民國叢書

第一編

·81·

歷史·地理類

中國經營西域史

曾問吾著

上海書店

中國經營西域史

曾問吾著



班超



宗　太　唐



后　武　唐



元太祖

明成祖



清世宗



清聖祖

序

西域一地，在吾國常人視之，以爲邊疆，無足輕重；而以亞洲全局觀之，實爲中樞。蒙古統一亞洲，先經營西域，迨二區在握，而後四征弗庭，前後左右，鞭笞裕如，其明證也。故欲統一亞洲者，蒙古西域，首爲兵事必爭之地，歐亞強國，苟欲爭霸亞洲，此二處必爲最要之戰場；然蒙古不過爲甲乙二國最初決定勝負之區，而欲控制全亞，與其他各國用兵，必以西域爲最要地矣。吾國新疆，爲西域最要區域，吾國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國得之，可以東取中國，南略印度，英國得之，可以囊括中亞細亞，縱斷西伯利亞，故在昔英俄二國，已各視此爲禁臠，今東方日本雄視亞洲，昔之與俄對峙於南北滿者，今因外蒙服屬於俄，日本遂擯斥俄於北滿之外，以與之對抗。今後俄國苟欲伸其勢力於新疆，以鞏固漠北蒙古，屏藩西伯利亞；則日本必由內蒙西進，北以控制外蒙，發展其軍事之優勢，南以屏蔽中國，保持其財政之外府，今察哈爾綏遠，形勢倉皇，則知新疆之形勢，亦必岌岌矣。苟俄國之潛勢力，由陝北達寧夏，以與外蒙通呼吸，則中國本部與新疆，必將隔絕，而陝甘垂危，建瓴東下，吾國財富之區，必又難保，是則賀蘭山與祁連山之間，又將爲兩大勢力必爭之地，此皆吾國至要之領土，寧可作壁上觀耶！是故吾國今日第一急務，宜能確保新疆，杜外力之侵入，則察綏危勢可紓：而欲確保新疆，則賀蘭山與祁連山之間，以及甘肅南部，必駐重兵，以遏秦蜀遊氛之西北進，（漢唐盛時，多用西北強悍之兵，以戰勝外族，勝於東南柔弱之民遠矣）使歐亞兩大勢力之決勝負，限制於東北一隅，則吾國所受損害，必可較

輕。故吾人今日苟欲救國，必宜傾注全力於西北，一切建設，必由此方向進，斷不宜自撤藩籬，供人宰割，退守西南，以陷於滅亡，此吾區區之愚見也。與寧曾君問吾，近著中國經營西域史三大編，其用意頗與吾同，曾君年富力強，畢業於中央大學政治學系後，專肄習回鶻文字，西域歷史，而又與新疆旅京人士交遊，以深探夫現狀，志趣弘遠，才識卓越，蓋先有此定見，而後成此巨著，將用以磨練己志，鞭策國人，以共達此鵠的。蓋漢弱匈奴，唐滅突厥，必先征定西域，鞏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則侵陵於遼金，滅亡於蒙滿，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嬰南服，終至退無可退，或亡於粵海，或亡於滇邊，立國之道，譬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勢使然也。漢唐之所以盛強，宋明之所以衰弱，雖非全關於西域之有無，蓋政治之得失，人才之用否，實爲最要條件，然舍土地以爲憑藉，則籌遣究厥[illegible]雖，孟子所謂三寶，所以以土地爲首也，今吾西域，苟決心保守，究尙易爲力，蓋保守己土，終不若侵奪鄰疆之難也。吾願讀是書者，審察西域最近之形勢，反觀歷代經營之艱難，保守勿失，則內可以保吾國半壁之疆土，外可以減亞洲全局之危殆，庶幾不負曾君之苦心。蓋西域者，不特吾國安危所繫，亞洲全部之安危，亦將繫之，曾君之爲是書，其所見者甚大，吾故揭而出之；若夫文章之簡嚴，材料之豐富，觀其凡例，即可知之，此猶其餘技者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八日，海鹽朱希祖作於南京桃源新村。

例言

一　本書之作，旨在發揚中華民族向西開拓之偉績，以期喚醒國人注意西域，共籌鞏固國防之策，而奠復興民族之基。

二　本書定名中國經營西域史，敍述自漢以來歷朝經營西域之史實，分為上中下三編：

上編　自漢至明之經營西域

中編　清朝之經營新疆

下編　民國以來之新疆

三　歷朝何故而經營西域？用何方法以經營西域？得失成敗如何？結果及影響又如何？凡此均有精密之探討，系統之敍述，顯明之答案。

四　引用書目，除文中寫出或脚註說明外，每章之後，列明主要參考書，以便讀者參閱。其下編史料，大部分採自政府之檔案公牘，最近發行之雜誌報章，或譯自回文刊物，未經他書引用者，頗堪珍視。

五　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教員羅香林先生將本書校閱一遍，指正多處。書中地圖，係陸地測量局製圖科前科長龍翼雲先生編製，書此誌謝。

六　史料之搜集，文稿之謄抄，多得力於內子侯慧芸之臂助。

七　鄙人學識淺陋，疏忽謬誤，當不能免，敬乞博雅之士，不吝指示。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曾問吾誌於參謀本部邊務研究所。

目錄

導言……………………一
（一）西域之界說　（二）西域之形勢
上編……………………一三
第一章　兩漢之經營西域……………………一三
第一節　漢初西域諸國之形勢……………………一三
（一）西域諸國之位置　（二）西域諸國與匈奴之關係
第二節　前漢通西域之目的……………………一七
（一）軍事關係　（二）經濟關係　（三）政治關係
第三節　前漢通西域之經過……………………一九
（一）張騫初使西域　（二）張騫再使西域　（三）張騫三使西域　（四）西域通道之保障
第四節　漢與匈奴爭西域……………………二四

（一）漢匈爭樓蘭　（二）漢匈爭大宛　（三）漢匈爭烏孫　（四）漢匈爭車師
第五節　西域諸國內屬於漢……………………………………二九
（一）西域內屬之主因　（二）西域都護屬國之概況　（三）西域內屬對於匈奴之影響
第六節　新莽時代西域之叛絕……………………………………三二
（一）焉耆之叛漢　（二）匈奴莎車之爭霸山南
第七節　後漢第一次通西域……………………………………三四
（一）竇固取伊吾車師　（二）班超收撫鄯善于闐疏勒　（三）西域之放棄
第八節　後漢第二次通西域……………………………………三七
（一）班超留居西域　（二）班超上書請通西域　（三）班超定疏勒　（四）班超平莎車　（五）竇憲大破北匈奴　（六）班超卻大月氏　（七）龜茲之來降　（八）班超平焉耆　（九）西域之再放棄
第九節　後漢第三次通西域……………………………………四二
（一）索班出屯伊吾　（二）班勇出屯柳中　（三）班勇破匈奴定車師焉耆　（四）北匈奴屢侵車師後部及伊吾　（五）漢廷威稜之淩替
第十節　漢朝統治西域屬國之政策……………………………………四六

(一)羈縻及監督　(二)屯田
第十一節　漢與葱嶺外諸國之往來……五一
(一)康居奄蔡　(二)大月氏大夏　(三)安息條支　(四)烏戈山離　(五)罽賓
(六)身毒　(七)大秦
第十二節　西羌叛服與兩漢經營西域之關係……六〇
(一)西羌服屬中西交通暢達　(二)羌人叛變西域交通阻塞
第十三節　兩漢通西域與中西經濟及文化之交流……六二
(一)中西通商之概況　(二)中西文化之交換
第十四節　佛教之傳入中國……六七
(一)佛教之開創及其發展　(二)佛教之入中國
第二章　魏晉至隋之經營西域……七一
第一節　天山北路遞爲強族所據……七一
(一)鮮卑　(二)柔然　(三)突厥　(四)鐵勒
第二節　葱嶺內諸小國之兼併及其一般情況……七七

(一)山南諸國之兼併 (二)山南諸國之概況
第三節 魏晉至隋經營西域之情形……八一
(一)魏晉時西域諸國之入貢 (二)前涼張駿之平定西域 (三)前秦時呂光之征討西域 (四)後魏之經營西域 (五)高昌王國之成立 (六)隋朝之經營西域
第三章 唐朝之經營西域……九一
第一節 唐取天山南路諸國……九二
(一)招撫伊吾 (二)略取高昌 (三)平定焉耆 (四)平定龜茲 (五)招撫疏勒
(六)招撫于闐
第二節 唐平西突厥……九八
(一)西突厥之強盛 (二)西突厥之內亂 (三)西突厥之蕩平
第三節 葱嶺以西諸國之內屬……一〇四
(一)識匿俱蜜護蜜諸國 (二)康國等昭武姓諸國 (三)拔汗那 (四)吐火羅
(五)波斯 (六)五天竺罽賓等國
第四節 唐朝統治西域之政策一——列置府州……一一〇

（甲）普通州　（乙）羈縻州

第五節　唐朝統治西域之政策二——建立軍府……一一八

（一）建安西大都護府　（二）置四鎮戍兵　○附錄　碎葉鎮治地之考證　（三）四鎮戍兵之恢復　（四）增置北庭大都護府　（五）置安西北庭兩節度使　○附錄　安西北庭兩節度使建置沿革

第六節　唐與突厥爭西域……一二四

（一）阿史那氏之叛服及其衰亡　（二）東突厥之復興及其侵擾西域　（三）西突厥突騎施部之興亡　（四）車鼻施部之興亡

第七節　唐與吐蕃爭西域……一三一

（一）吐蕃初通中國　（二）吐蕃初陷山南四鎮　（三）吐蕃要求罷戍割地　（四）吐蕃侵小勃律謀取四鎮　（五）吐蕃陷瓜州進犯安西　（六）吐蕃誘小勃律謀取四鎮

第八節　唐與大食爭西域……一三九

（一）大食之建國　（二）大食之鯨吞葱嶺外各羈縻府州　（三）唐救拔汗那諸國復內附
（四）高仙芝受挫於大食

第九節　唐失西域……一四八

（一）吐蕃陷隴石　（二）吐蕃陷北庭

第十節　唐室謀復西域……一五〇

（一）各族分割西域之形勢　（二）唐聯黠戛斯謀復西域　（三）唐復河湟再開西域之通道

第十一節　唐朝中西通商及文化之交流……一五四

（一）中西貿易之概況　（二）漢文教育之行於西域　（三）中國養蠶術及造紙術傳入於西域　（四）西方熬糖法棉花樂舞百戲之流行中土

第十二節　西方宗教之東漸……一六一

（一）祆教　（二）摩尼教　（三）景教　（四）伊斯蘭教　○附錄　回回教初入中國考

第四章　五代至宋與西域之關係……一七〇

第一節　回鶻之西奔及其發展情形……一七一

（一）回鶻西奔之原因　（二）回鶻在天山南路之發展情形　（三）回鶻在中亞細亞之建國

第二節　五代及宋與西域之往來……一七四

（一）高昌國　（二）龜茲國　（三）于闐國　（四）天竺

第三節　西遼之建國……一七七
（一）耶律大石之西奔　（二）西遼之建國　（三）西遼之疆域　（四）西遼之滅亡
○附錄　大食衰後亞洲西部諸朝之興亡
第五章　蒙古西征之偉績……一八三
第一節　太祖西征……一八四
（一）收撫畏吾兒及哈喇魯　（二）併西遼　（三）滅花剌子模　（四）伐欽察俄羅斯諸部
第二節　拔都西征……一九一
（一）長子出征之陣容　（二）平定欽察　（三）北破北俄羅斯　（四）北破南俄羅斯
（五）西陷波蘭　（六）南破匈牙利
第三節　旭烈兀西征……一九五
（一）滅木乃兮　（二）滅報達　（三）進伐天房諸地
第四節　蒙古統治西域之政策……二〇〇
（一）西域四大汗國　（二）西域三行省三宣慰司
第五節　蒙古西征對於中西文化之貢獻……二〇五

（一）萬國衣冠會於汗庭　（二）介紹中國文化於西方　（三）介紹西方文物入中國
第六節　蒙古西征對於中國民族之關係……二〇八
（一）西域名將助蒙古攻取中國　（二）西域軍隊分駐中原　（三）西域仕宦列居京內外
（四）西域商人分布各省　（五）西域人之華化

第六章　明朝之經營西域……二一一
第一節　明與瓦剌之交涉……二一二
（一）瓦剌部長之受封　（二）馬哈木之犯邊　（三）也先入寇京師
第二節　明與哈密吐魯番之關係……二一六
（一）哈密之內附　（二）吐魯番侵併哈密　（三）吐魯番入寇甘肅　〇附錄　哈梅里即哈密考
第三節　明朝西域諸國之入貢……二二一
（一）別失八里　（二）哈實哈兒　（三）于闐　（四）撒馬爾罕　（五）哈烈　（六）天方

中編……二二九

第一章　清朝取新疆及羈屬中亞各部……一三九

第一節　清初西北塞外之強大部落……一四〇
（一）準噶爾部　（二）回部
第二節　招撫哈密吐魯番……一四三
（一）哈密之內附　（二）吐魯番之內附
第三節　平定準噶爾……一四六
（一）準部侵略爾喀　（二）準部擾西藏　（三）準部再擾喀爾喀　（四）準部之消滅
第四節　平定回部……一五二
（一）回部之獨立　（二）庫車之戰　（三）黑水營之戰　（四）回部之平定
第五節　葱嶺外各部之內附……一五七
（一）哈薩克　（二）布魯特　（三）浩罕　（四）塔什干　（五）巴達克山　（六）帕米爾　（七）布哈爾　（八）阿富汗　（九）乾竺特
第六節　土爾扈特之東歸……一六〇
（一）東歸之動機　（二）東歸經過及其安插

第二章　乾隆朝統治新疆之政策……二六四
第一節　新疆之設官與駐兵……二六四
（一）軍府制度　（二）軍隊佈防　（三）地方行政
第二節　新疆之屯墾與牧廠……二七四
（一）屯墾之概況　（二）屯墾之利弊　（三）牧廠之概況
第三節　新疆之軍餉與賦稅……二八四
（一）歲出之軍餉　（二）賦稅之收入　（三）銅錢之鼓鑄
第四節　新疆各族之羈縻與懷柔……二九〇
（一）尊崇宗教　（二）錫封爵號　（三）免輕賦稅　（四）嚴禁漢回交通
第三章　回疆之多亂……二九八
第一節　烏什之民變……二九九
（一）事變之起因　（二）事變之經過　（三）亂事平定及其善後
第二節　張格爾入寇回疆……三〇二

（一）回疆吏治腐敗之一斑　（二）張格爾陷西四城　（三）清軍集中阿克蘇　（四）清軍克復西四城　（五）放棄西四城之議　（六）長齡計擒張格爾　（七）善後策略
第三節　浩罕入寇回疆……三〇八
（一）浩罕強迫通商　（二）漢回合力禦寇　（三）浩罕乞和　（四）回疆再籌善後
第四節　倭里汗等兩寇回疆……三一二
（一）七和卓之亂　（二）倭里汗之亂
第四章　同治間新疆之大亂……三一七
第一節　回亂之鳥瞰……三一八
（一）黃和卓據東四城　（二）妥明踞北疆及吐魯番哈密　（三）金相印等分踞西四城　（四）邁孜木雜特踞伊犂　（五）伊瑪木起塔城　（六）鎮西巍然獨存　（七）漢人義勇軍之戰績
第二節　阿古柏竊據新疆……三二五
（一）阿古柏乘亂入回疆　（二）阿古柏之外交
第三節　左宗棠戡定新疆……三二九
（一）西征政策之確定　（二）西征之營兵餉糧及其進兵計劃　（三）克復山北　（四）

克復山南　(五)俄人縱殘敵擾亂新疆

第四節　曾紀澤收回伊犁……三四四

(一)俄國之佔據伊犁　(二)崇厚之昏庸誤國　(三)左宗棠準備進攻伊犁　(四)伊犁之收復

第五章　新疆建省及其後之重要設施……三五二

第一節　建省之經過……三五二

(一)左宗棠倡議建省　(二)劉錦棠完成建省

第二節　政制之革新……三六一

(一)文武官系統　(二)阿奇木伯克之裁撤及吐魯番之改土歸流　(三)地方自治之籌備

第三節　軍制之變更……三六五

(一)旗營之概況　(二)標營之概況

第四節　財政之整理……三七〇

(一)各省之協餉　(二)賦稅之收入　(三)幣鈔之發行

第五節　交通之建設……三八一

(一)軍塘驛站之遞演　(二)郵政電報之設立

第六節　實業之發展……三八七
(一)復興農田水利　(二)提倡蠶桑　(三)開採礦產　(四)商業之推進
第七節　教育之辦理……四〇三
(一)開省前之教育　(二)建省後之教育　(三)新疆教育不發達之原因
第六章　新疆之界務……四一一
第一節　西北失地與勘界——中俄界務……四一二
(一)中俄北京條約　(二)中俄改訂伊犁條約
第二節　帕米爾問題——中俄英未定國界……四四七
(一)帕米爾之形勢　(二)帕米爾爲我國領土之證據　(三)英俄之私分帕米爾　(四)
國人應重視帕米爾
第三節　西南藩部之喪失——中英國界……四五四
(一)巴達克山併於阿富汗　(二)阿富汗淪爲英之保護國　(三)乾竺特兩屬於中英
(四)拉達克讓與英

第七章　新疆之對外商務……四五八
第一節　新俄之商務……四五八
（一）關於新疆之中俄通商章約　（二）新疆俄商概觀　（三）俄國之六項要求
第二節　新英之商務……四七五
（一）英人效尤享受權利　（二）英商放債盤剝華人

下編……四七九

第一章　新疆統一及其憂患……四七九
第一節　迪化革命……四七九
（一）革命前之驚擾　（二）起事之情形　（三）失敗之原因
第二節　伊犂革命……四八三
（一）革命之動機及其醞釀　（二）革命之經過　（三）臨時政府之組織及其中心人物
（四）新伊開戰及其議和　○附錄　新伊議和條件　（五）伊犂革命之價值

第三節　新疆之統一……四九四
（一）伊塔之歸併　（二）阿爾泰之歸併
第四節　哥老會之活動……四九八
（一）新疆哥老會之起源與發展　（二）哥老會在南疆之活動　（三）哥老會在北疆之活動
第五節　哈庫和之回變……五〇九
（一）哈密之回變　（二）庫車之回變　（三）和闐之回變
第六節　外蒙之侵犯新疆……五一二
（一）外蒙獨立及西陷科布多　（二）俄人阻止中國援科布多　（三）新疆之防備　（四）外蒙軍兩次失敗　（五）漢蒙戰爭之危機　（六）中俄訂約雙方停戰　（七）善後事宜
第七節　俄屬哈布竄擾新疆……五二六
（一）哈布人民竄新疆之起因　（二）哈布人民逃難之慘狀　（三）新疆處置難民之辦法
第八節　白俄之擾亂新疆……五二九
（一）白俄圖佔伊塔　（二）白俄敗兵竄入新疆　（三）阿連闊夫大鬧古城　（四）巴奇赤進佔阿山道

第二章　新疆大亂及其平定……五四〇

第一節　哈密之回變……五四二

（一）回變之起因　（二）變亂之暴發　（三）馬仲英之入新　（四）張培元解哈密之圍　（五）哈密變亂再起　（六）馬世明陷鄯善吐魯番　（七）馬世明圍攻迪化

第二節　迪化之政變……五五〇

（一）歸化軍之發難　（二）新政府之成立　（三）阿山區之失陷　（四）馬仲英再入新　（五）黃慕松入新宣慰　（六）羅文幹入新巡視

第三節　大亂波及南疆……五五七

（一）鐵木爾陷阿克蘇　（二）愛米爾帕下陷和闐　（三）鐵愛聯軍進佔喀什　（四）南疆建立偽政府　（五）偽政府之消滅

第四節　盛世才戡定新疆……五六四

（一）馬仲英之失敗　（二）南疆之收復

第三章　新疆之社會及政治經濟概況……五七〇

第一節　民族與戶口……………………………………………………五七〇
（一）維吾爾族　（二）蒙古人　（三）哈薩克族　（四）布魯特族　（五）漢回　（六）
漢人　（七）滿族　（八）其他各族
第二節　行政與司法………………………………………………………五八七
（一）行政區域　（二）吏治腐敗之原因　（三）吏治之刷新　（四）哈薩克之撫綏
（五）新疆之司法
第三節　禁鴉片……………………………………………………………六〇五
（一）鴉片之禁種　（二）俄國種煙嫁禍新疆
第四節　隊軍………………………………………………………………六一〇
（一）楊增新時期之軍隊　〇附錄　楊增新與漢回軍隊　（二）金樹仁改編後之軍隊
（三）大亂時之軍事狀況　（四）最近之軍事狀況
第五節　財政………………………………………………………………六二三
（一）賦稅之釐理　（二）歷年收支概況　（三）鈔票財政
第六節　教育………………………………………………………………六三七
（一）漢文學校之腐敗　（二）回文學校之查禁　（三）文化之封鎖　（四）維吾爾族青年來

京求學
第七節　社會經濟……六四六
（一）農業　（二）牧畜　（三）蠶桑　（四）森林　（五）礦產　（六）工業　（七）勞工就食俄屬中亞細亞
第八節　交通……六七三
（一）省內交通之新建設　（二）新疆與內地交通現狀　（三）新疆與蘇俄交通現狀　（四）新阿及新印之交通
第九節　商業……六八五
（一）漢人在新疆之商務　（二）新疆對蘇俄之商務　（三）新疆對印度及阿富汗之商務　（四）新疆商務之危機

地圖目次

一 漢代大西域形勢圖……一六—一七頁間

二 漢西域都護屬國詳圖……三二—三三頁間

三 後漢通西域圖……三六—三七頁間

四 唐代西域形勢圖……九二—九三頁間

五 唐平西突厥圖……一〇四—一〇五頁間

六 突厥遺衆侵擾北庭安西戰事圖……一三〇—一三一頁間

七 高仙芝伐小勃律圖……一三八—一三九頁間

八 元代西域形勢圖……一八四—一八五頁間

九 拔都西征路線圖……一九四—一九五頁間

十 明代西域形勢略圖……二二二—二二三頁間

十一 清代西北大勢圖……二四〇—二四一頁間

十二 平定準噶爾戰事略圖……二五二—二五三頁間

十三 平定回部戰事略圖……二五六—二五七頁間
十四 乾嘉時之新疆圖……二六六—二六七頁間
十五 伊犁駐防圖……二六六—二六七頁間
十六 新疆大亂略圖……三二四—三二五頁間
十七 平定新疆戰事圖……三四四—三四五頁間
十八 新疆省政治區域圖……三五四—三五六頁間
十九 塔城條約失地圖
二十 伊犁條約失地圖 ……四四六—四四七頁間
二十一 喀什噶爾界約失地圖
二十二 哈巴河條約失地圖
二十三 帕米爾圖 ……四四六—四四七頁間
二十四 新疆革命及哥老會活動詳圖……五〇八—五〇九頁間
二十五 禦蒙戰事略圖……五二六—五二七頁間
二十六 白俄竄新圖……五三八—五三九頁間
二十七 新疆省圖……六八四—六八五頁間

中國經營西域史

導言

（一）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二）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此唐人王昌齡出塞詩也。氣魄之雄偉，情緒之熱烈，聲調之悲壯，讀之可以喚醒吾國萎靡不振之青年。今日五族一家，漢胡不分，精誠團結，外禦同仇，前代自相殘殺之悲劇，固不致於重演也。惟海運未昌以前，中國之外患爲北方之胡人，先祖受胡馬之蹂躪，猶吾人被戰艦之威脅也！幸賴先烈，鼓舞金刀，殺退胡馬，擴吾土宇，繁我族姓。然抗胡事業，豈止金刀已也，遠交近攻之策，旁抄後襲之略，得失成敗，關係尤鉅，其策略爲何？即經營西域是也。

一　西域之界說

西域者中國西方或西部之疆域也，而其範圍在中國史上殊難求得顯明之界限，隨時代之地理智識，軍事勢力，政治勢力，使節僧侶商賈之足跡，而有遠近廣狹之不同。大抵言之，不出下列各區：

甲、天山南北路（卽今之新疆省）

乙、中亞細亞（Central Asia）

丙、印度（India）

丁、伊蘭高原(Iran Plateau)以西至阿拉伯（Arabia）及小亞細亞（Asia Minor）

戊、歐洲（Europe）東部及中部

試舉漢、唐、元、清四朝爲標準，以比較之：漢之西域有廣狹二義，狹義者僅指天山南路，廣義者包括天山南北二路及中亞細亞；他若印度，若歐洲東部，若伊蘭高原而至阿拉伯，皆使節僧商往來頻繁之地也。唐之西域與漢之西域，大約相當，而軍政勢力則又過之。元之西域，以其武力，並世無兩，除上述諸地皆被其征服外，更遠征歐洲之俄羅斯（Russia）、波蘭（Poland）、匈牙利(Hungary)故其範圍最廣。清代軍事力量祇佔天山南北路，政治勢力及於中亞細亞及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諸地，又視漢唐之西域爲狹。至於魏晉至隋及宋明之西域，皆不及漢唐之規模。此歷朝西域範圍之大較也。

二　西域之形勢

歷朝之西域範圍雖有廣狹，然有其基本區域，卽天山南北路是也，從中國經營西域之觀點言之，此區域佔最重要之地位，歷朝政府西進之目標集中於此，經營所費之力量亦集聚於此。其次爲中亞細亞，因其與前地毗連，居

民往來頻繁，故中國政府在天山南北之活動，直接影響於中亞細亞，而中亞人民對中國之叛服，亦直接影響於天山南北之安危。若以國防言之，天山南北爲中國之城垣，中亞細亞則爲中國之外郭。其他如印度地雖密邇，因峻嶺塞途，交通不便；亞洲西南部及歐洲東部，因山川修阻，道里遙遠，與中國雖曾發生諸種關係，但終不及上述二地與中國關係之密切。玆將各區形勢，述其大概，惟視其關係之大小，而有詳略之別。

甲、天山南北路（今之新疆省）

（子）自然地理　本區東界蒙古大漠及甘肅高原，西連中亞細亞，南接北印度及西藏、青海二高原，北鄰西伯利亞。其面積約數，以平方華里計算爲四百九十四萬七千七百七十八。以平方公里計算爲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以平方英里計算爲六十三萬三千八百零二。在中國各省中爲最大之一省也。在全國疆域上觀之，居於西部；從內地觀之，則處於西北塞外。

〔山脈〕　葱嶺盤結於西部，爲我國諸山之祖，其分支東南行者曰崑崙山脈，西北行者曰天山山脈，曰阿爾泰山脈，分述如次：

（1）崑崙山脈　自葱嶺之烏赤別里山，東南走，蜿蜒於本區西南境者曰喀喇崑崙山（一名喀喇闊魯穆嶺；東延而與西藏分界者爲崑崙正脈，東北爲托古玆達坂（一名冷嶺）又東北爲阿爾金山（一名阿勒騰塔格嶺）又東入甘肅、青海境內，連續於祁連山。

（2）天山山脈　自烏赤別里山東北走，爲廓克沙里嶺，迤邐而東有汗騰格里山，那拉特山、珠勒都斯山、博克

達坂諸名稱，統呼之爲天山，山陽爲天山南路，山陰爲天山北路。

（3）阿爾泰山　自天山之珠勒都斯山分支西北走，爲博羅霍洛嶺，轉東北爲阿拉套山、塔爾巴哈台山，復逾額爾齊斯河至奎屯山分二支，東南走者爲南阿爾泰，東北走者爲北阿爾泰。

（河流湖泊）　南路大川有塔里木河，上游有四大源，即葱嶺南河（葉爾羌河）、葱嶺北河（喀什噶河，）和闐河及阿克蘇河是也。四水會合而東流，渭干南河自北來匯，折而東南，有孔雀河自北來匯，注於羅布泊（古稱蒲昌海或鹽澤）。渭干河發源於汗騰格里山南麓，南流折而東，分爲南北二流，北河合於孔雀河。開都河上承珠勒都斯河之水，東注入博斯騰泊，復自泊之西北溢出爲孔雀河南流匯渭干北河而注於孔雀河，分流南匯於塔里木河。此外崑崙山北麓尚有甚多冰河，其較著者曰克里雅河，北流沒於大戈壁中，曰且末河東北流注於羅布泊。北路大川有二：

（1）爲伊犂河　古有伊麗、伊列、帝帝諸異稱。源二：西曰特克斯河出汗騰格里山北麓，東曰崆吉斯河，出那拉特嶺；合流而西，北岸納哈什河、霍爾果斯河，西北流入中亞細亞之巴勒喀什湖（Lake Balkash）。

（2）額爾齊斯河　出南阿爾泰之西麓，上源庫伊爾齊斯河，西南流轉西北流，北岸納喀拉額爾齊斯河，克林河、布爾津河、哈巴河、克別克河，下流注入中亞細亞之宰桑泊復溢出北流爲鄂畢河，注於北冰洋。此外，尚有注於布倫托海之烏倫古河，注於阿雅爾泊之洛克倫河、瑪納斯河，注於阿拉克泊之額敏河，注於額畢泊之奎屯河、博羅塔拉河等。湖泊除附見上述外，在天山東端北麓有巴里坤湖，古名蒲類海，湖雖小在歷史上頗負盛名。其他縱橫溝渠，

大小池沼，不勝枚舉。以上所述山南諸水皆東流，山北諸水皆西流，其中除額爾齊斯河注入北冰洋外，餘皆注入內陸湖泊。

〔地勢〕 地勢可分三種，即最高地、高地、盆地；盆地又可分沙漠及低地，分述於下：

(1)最高地 即葱嶺、崑崙、天山諸脈，皆在雪線一萬八千尺以上；而喀喇崑崙尤為龜隆險峻，最高峯超二萬七千尺，其間冰河之偉大，有過於喜馬拉雅山。天山山脈之汗騰格里高一萬二千尺，其主峯為木素爾嶺，木素爾回語即冰也。

(2)高地 即葱嶺天山阿爾泰山之麓，除南北盆地外皆是也。

(3)盆地 盆地有二，山南盆地及山北盆地，前者稱為塔里木盆地，高出海面二千五百尺至三千尺，東西長三千一百餘里，南北廣一千五百餘里，沙漠居其中心，沙漠東西長二千四百里，南北廣七百餘里，沙隨風流，常有移動，外周有河川流貫而為水草田，其形如馬蹄，水草田中，綠草如茵，雜樹成蔭，溝渠交錯，可資灌溉，不過面積甚小，僅占全面積百分之一又五而已。山南之沙漠有三，一在塔里木河之南，稱為塔里木沙漠；二在塔里木河之東，稱為白龍堆沙漠；三在白龍堆之東北，哈密之南，稱為哈順沙漠。山南低地在天山東部之南麓，如哈密西部，高出海面僅二百二十尺，吐魯番附近之魯克沁則在海面下四百尺，為最低之地，蓋太古之涸湖底也。山北盆地介於天山及阿爾泰山之間，以其在清初為準噶爾部所據，故稱為準噶爾盆地。東西長二千一百餘里，南北最廣處為一千四百餘里，中間有沙地稱為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山北低地，伊犂河，高出海面二千尺，額畢泊高出海面不及八百尺，此泊以東，

經阿雅爾泊、洛克倫河流域至奇台附近地勢尤低陷。總之本區地勢，西有葱嶺、天山之蜿蜒，東南有崑崙高峯之聳峙，西北有阿爾泰之盤結，而天山復橫貫其中，構成一大高原，又因四周之邊高，致中間降落成爲二大盜地，南盜地西部高而東部低，北盜地則東部高而西部低。

（丑）自然環境與民生　本區居亞洲大陸之中部，四面環高山，距海洋甚遠，海洋濕氣不易吹入，故爲純粹之大陸性氣候。然因有天山橫隔其中，雖同一大陸性氣候而程度方面大有差異。大抵天山北路因有北冰洋之寒風挾相當之濕氣吹來，故氣候甚冷，雨雪亦多，冬令冰雪封凍，行人絕跡，六、七兩月爲暑期，其熱至九十度以上者僅有半月光景。夏令冰雪融解，山谷曠野，茂草茸茸，爲廣大之優良牧地也，故自古以來爲遊牧民族馳騁角逐之場。其間河流所經之地雖有開渠引水，墾荒植穀，然農田之收益終不及牧畜之厚利，故迄今山北居民以牧業爲主。遊牧人民，不營居室，住於穹廬，夏季驅牲畜放牧於山陰曠野，謂之夏窩；冬季則驅牲畜於山陽谷內以避寒，謂之冬窩。羊馬牛駝騾等爲主要產品，食肉飲乳而衣皮毛，人之財富以畜數計，親友相見，則問其牲畜安否。天山南路因北阻於天山，南障於崑崙山，北冰洋及印度洋之濕氣皆不能吹入，氣候乾燥特甚，三大沙漠之生長此其要因也。寒暑表現極烈，一月冷至冰點下三十度，夏季熱至百度。吐魯番因地勢極低，終年不雨，入夏酷熱，故稱爲火州。二、三月間即服單衣，五、六月炎暑如焚，居民皆入居土室，富者遊山北以避暑；商旅於夜間行之；鳥類飛行，常爲日爍喪羽，故多羣集於湖濱河畔，以待秋臨。開都河及塔里木河一帶地勢較高，其北面之天山亦較高，故氣候頗爲溫和，然雨量仍極稀少。葱嶺東麓，地勢更高，且霑沐由克什米爾吹來之印度洋水氣，故氣候寒而雨量較多。和闐河、克里雅河一帶，因南

崑崙山，北臨大沙漠，氣候亢燥，暴風肆虐，每值風來，飛砂走石，拔屋揭樹，至爲猛惡，終年不雨，冬令偶然有雪，亦隨時融解，不似北路之積久不化也。沙漠中尤乾燥，雨雪俱無，夏季有熱風，爲人畜之大害。沙漠沿邊之水草田，皆賴山中積雪融解以資灌漑，若天雨地現鹵性，有害於植物，有雨反成災爲其特性也。居民以種植爲主，輔之以牧畜，文化程度頗高。聚處於河川附近，營城郭居室，其城自古著名者有：交河城，開都河之焉耆，渭干河之龜茲，葱嶺北河之疏勒，葱嶺南河之莎車，和闐河之于闐……等。總之山北氣候較寒，雨量較多，有廣大之牧場，適於遊牧民族之馳逐；山南氣候較熱，雨量較少，有少許之水草田，宜於農業民族之耕鑿。

因地理環境之不同，故民生狀況亦異，舉其著者分述於下：

（一）山北強族征服山南農人　遊牧民族性情強悍，工騎善戰，且以天惠甚薄，勢必侵略南方物產豐富之地，以塡其不足；故歷代山北之遊牧部族必威脅山南之農人。而山南農人較和善柔懦，不能抵抗，輒以財物供奉之。幸而水草田面積不廣，不利於馳騁，故歷來之遊牧強族，祇征服其人民，搾取其貨財，而不占有其土地，如自漢以來遊牧山北之強族最著者有：白種之塞人（Saka）、黃種之匈奴、大月氏、烏孫、鮮卑、柔然、突厥、鐵勒、回鶻、蒙古等皆不能占山南之水草田，惟珠勒都斯河流域水草豐美，最宜牧畜，歷來爲北方強族所盤據，迄今仍供蒙古人遊牧。然有一例外，卽唐季之回鶻，移居於山南，不過入居後棄遊牧而營耕稼耳。

（二）山北爲各族爭奪之場　山北旣爲優良之牧地，其東鄰漠北牧場又優於山北牧場，西鄰之吉爾吉斯草原（Kirgis）迤西，鹹海（Aral sea）裏海（Caspian sea）之北一帶，亦宜於遊牧，因此東自漠北西迄中亞之

西方，太古以來即為各族生育長大之區域，亦即各族爭競奪取之目標，勝者占河山為己有，敗者驅牲畜而他逃。史例甚多不勝枚舉。最著者如大月氏之驅逐塞種，匈奴之驅逐大月氏，匈奴迫於大漢而西奔；柔然敗於後魏而西走；突厥興於金山，東包大漠，西亙中亞，旋分為東西兩突厥，及其微也，同族之鐵勒、回鶻相繼崛起，互為雄長，無非爭奪此優良之牧場也。蒙古崛起漠北，掃蕩亞歐，領土龐大，固不局於一隅，然山北為蒙人西進之門戶，佔極重要之地位。明清時代遊牧山北者為瓦剌，蒙古之舊屬部也，清人滅之，乃移滿、蒙、漢、回諸族耕牧其地，以為西北之屏藩。總之山北一帶，自古迄今河山無恙，主人代易，失敗民族之未盡逃走者，則降附於新主，因此山北民族最稱複雜，尤其是伊犂地方，有「世界人種博覽會」之稱，此歷史上之淵源也。反之山南古代居民為白種之伊蘭系(Iranisch)人種，生活頗為安定，雖歷代有外族勢力之侵入，尚不變更其原有民族之地位，至多不過增加民族之新血液而已。惟自唐季回鶻族大部移入後，其民族始有一大變化，今日新疆之回人（俗稱為纏回新疆省府改其名為維吾爾、）即回鶻族與原始民族混合種之後裔也。回人自稱曰突厥族，因回鶻乃突厥族之分支也。

（三）牧子農夫兼營商務　天山南北，地處亞洲之中部，扼中西交通之樞紐，自漢以降，中西陸路貿易，必取道於此，故無論山北牧子或山南農夫皆兼營商務，因此關於中西經濟之流通及文化之傳播，皆有極大之貢獻，尤其是山南之定居民族，擔負此種責任更多。

乙、中亞細亞

〔境界〕　中亞細亞包括吉爾吉斯區域及西土耳其斯坦，而為世界最大之內陸流域。東以葱嶺、天山、塔爾巴

哈台山與天山南北路相接，西臨裏海，西北以烏拉嶺（Ural Mts.）與歐洲俄羅斯爲界，東南以帕米爾高原接英領印度，南與伊蘭高原接。

〔河流〕 東南多山，故河水多西北流，其最著者曰阿母河（Amu Darya），我國古書稱嬀水，或烏滸河，發源於帕米爾，下流昔注於裏海，十三世紀始改道注於鹹海。曰紫拉夫香河（Zarafshan R.）沒於沙漠中。曰錫爾河（Syr Darya）古名藥殺水，發源於天山西北麓，上源稱那林（Naryn R.）河，注入鹹海。曰潮河（Chu R. 或作楚河、吹河）古稱碎葉川，自天山西北麓伊斯色克湖（Issyk kul 義即熱湖）溢出，西北注於阿斜庫里湖。曰伊犁河，自我新疆西北流入巴勒喀什湖。曰烏拉河（Ural R.）承烏拉山南部之水南流入裏海。

〔氣候〕 中亞細亞爲純粹大陸性氣候，夏酷暑，冬嚴寒，雨量甚稀，每年不及十五吋，沙漠地帶或終年不雨。

〔地利〕 吉爾吉思草原位於西土耳其斯坦之北，分爲三帶，北爲黑土帶，中爲褐土帶，南爲沙漠，地味北部最饒，春季濕潤，野草蔓生，爲優良之牧場。愈南則乾燥磽确，爲沙漠之地。西土耳其斯坦因有阿母、錫爾、紫拉夫香三河之流貫，有水草田可供孳殖之用，惟面積祇十分之一，其他概屬磽确不毛之牧場，祇能供短時間之利用者。

〔種族〕 錫爾河、阿母河諸流域，爲印度雅利安（Aryan）民族及波斯伊蘭族之發祥地。唐以前葱嶺以西諸國如大宛、康居、大夏之屬，皆伊蘭族也。史記大宛傳謂：「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此明言大宛以西同一種人也。惟大月氏、嚈噠爲東突厥族之侵入者。唐以後，西突厥人、回鶻人、漢人、蒙古人遞相侵入，其地遂爲黃色人種之殖民地。晚近又有斯拉夫種之俄羅斯人之侵入。故其地人類至爲複雜。

〔城邑〕　水草田中有許多著名城邑，如潮河上游有脫克馬克（Tokmak）。錫爾河上游費爾干（Ferghana）地方順流而下，有安集延（Andjan），瑪爾伽蘭（Margilan），浩罕（Khokand），俱戰提（Khodjend），俱戰提之北有塔什干（Tashkent）位於錫爾河支流上。紫拉夫香河流域有撒馬爾罕（Samar kand），布哈拉（Bokhara）。阿母河下游有基華（Khiva）。木鹿泉地有木鹿城（Merv）南通波斯（Persia），自古爲通商要地。

丙　印度

印度，中國古書稱爲身毒或天竺。東北連緬甸，北以喜馬拉雅山，崑崙山與中國分界，西北與伊蘭高原接，其東西南三面皆印度洋也。西北部爲印度河流域，幹枝交流，賴以灌溉，地味膏腴，物產豐富。東部爲恆河流域，物產尤富，印度古文明卽產生於河之兩岸，婆羅門教、佛教皆發祥於此。中印度地勢甚高，土多磽确，不宜耕種，僅資畜牧而已。南印度爲德干高原（Dek Kan）多山少雨，多植棕梠樹，人煙稀少。北印度爲興都斯坦（Hindustan），克什米爾（Kashmir）諸地，甚早與我國有交通。印度民族有土著之黑種人，其後白種之阿利安人（Arya）侵入，始創造印度文化。

丁、　伊蘭高原及阿拉伯小亞細亞

印度斯河（Indus R.）以西，至體格力斯河（Tigris R.）以東，裏海、阿母河以南，迄於大海，其間高原卽伊蘭也。伊蘭高原古代全爲波斯國土，其民族爲白種中之伊蘭族自阿母河遷入其地。今爲阿富汗、波斯、俾路支（Ba-

luchistan）三國地。

阿富罕居高原東部之山地，興都庫什山脈貫其中央，北麓之水注於阿母河，南麓之水注於印度河。境內山地磽瘠，惟南方諸流域農牧頗盛。

波斯在阿富罕之西，境內大部分爲高山，而西北二部峻峭尤甚。東南部則低陷，氣候乾燥而含有鹽質沙漠，闃無人煙。裏海沿岸雨量較多，且其地高山地帶，可引山泉以供灌溉，農產頗富，牧畜亦盛。

俾路支斯坦位於阿富罕之南，東連印度，西接波斯。沙漠廣袤，水草田甚少。波斯之西爲美索不達米亞平原（Mesopotamia）即「兩河間」之意，兩河指體格力斯河與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皆發源於亞美尼亞（Armenia）之雪山，東西並流，至下游會合而入波斯灣。沿河一帶，農業發達，文化發生甚早，中古時代之報達城跨體格力斯河之兩岸。其南有古巴比侖（Babylon）之殘址，瀕幼發拉底河東岸。

阿拉伯爲一大沙漠之半島，全境地勢甚高，氣候乾燥。其內部高原之山谷間，往往有水草田，產良駒，以善馳、耐勞、壯美著名於世，稱爲世界馬中之王。半島西部之漢志（Hejaj）地濱紅海（Red sea），境內有二名城，一麥加（Mecca）是爲半島上最古之城，中國古籍上之天方，建於城之中心，爲伊斯蘭（Islam）教祖摩訶末（Mohammed）發祥之地。另一城名麥地那（Medina）摩訶末之陵墓在焉。阿拉伯民族爲白種中之塞姆人（Semitic）。

阿拉伯之北，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之東岸爲敍利亞（Syria）與巴利斯坦（Palestine）。巴利斯坦中部爲猶太高原（Judea），四面濱海，地低平，灌溉便利，地味肥饒。東面峻坡陡下，爲猶太荒野。希伯來教（He-

braic religion)及耶穌教皆發祥於此。亦卽善營商業之猶太人之祖國也。敍利亞之北爲小亞細亞高原，乃土耳其國(Turkey)亞洲之領土也。土耳其建國之祖，來自中亞之突厥族人也。

戊、歐洲東部及中部

自小亞細亞渡黑海(Black sea)而至南俄羅斯(South Russia)有士尼泊爾河(Dnieper R.)及頓河(Don R.)自北而南注於黑海；有窩瓦河（Volga R.）亦自北而南注於裏海。此三大流域，地味肥沃，水草豐美，自古爲遊牧民族馳騁之場，如奄蔡、可薩、欽察、康里等其著者也。今則爲農產最富之區，號稱歐洲穀倉。由此而西爲波蘭、德意志（Germany）、匈牙利、羅馬尼亞（Roumania）……諸邦，匈牙利是漢代之匈奴，見逐於漢人，輾轉逃入歐洲所建之國也。以上諸地，曾經蒙古征服。

上編

第一章　兩漢之經營西域

中國自黃帝立國，至漢初約經過二千五百年，惟自戰國以前形勢分裂，秦始皇始統一中原，然立朝不久旋即瓦解。及漢興，復合成統一之大國。是時去戰國未久，人民尚武風氣猶在，又經七十餘年之休養生息，戶口盛，財力足，適有雄才大略之武帝出而當國，故北破匈奴築塞垣於陰山，南併百越，置郡縣於安南；東北擴境至朝鮮；西南闢疆渡瀾滄，（註一）西北則通西域。其疆域之廣，大遠過於中華民國現有之領土。是為中國國力大擴張之時代。本書僅述其經營西域之事業。其他偉績，則不在本書範圍內。

第一節　漢初西域諸國之形勢

西域一名起自前漢。有廣狹二義，從廣義言，包括今新疆省天山南北及葱嶺外中亞、西亞、印度高加索、黑海之北一帶地方；從狹義言，僅指天山、葱嶺、崑崙三山間之塔里木盆地是也。西域與中國之交通，在夏以前不知如何，因無史料可以徵信。唯夏季有戎狄盤據涇水中流；周初放逐戎夷於涇洛之北；秦代逐西戎，西界亦不過止於臨洮（今甘肅岷縣。）故周秦以前甘肅省大半尚為野蠻族之西戎佔據。故中國與西域間，或無正式之交通。唯民間商

業上之往來，想有相當之發達。觀穆天子傳與山海經（二書作者至晚爲周秦以前人。）記載葱嶺以東之山川形勢頗詳。又如呂氏春秋云：「人不愛崐山之玉」讀此可知秦以前，兩地人民固有交通矣。又如中國特產物——絹絲等——輸出希臘、羅馬各地，易回其黃金；此必然由西域人爲媒介，或至印度，或入波斯，更至西方。波斯及印度輸入絹絲，在張騫旅行前，已經爲人所承認之事實。（註二）及至張騫通西域之後，中土人士對於西域之情形，更有較明確之認識也。茲將漢初西域諸國之形勢，略述於左：

（一）西域諸國之位置　西域國數甚衆，民族亦極複雜，爲明析起見，分天山南北及葱嶺外三柱敍述之。且限於後來屬於西域都護統治下，或與漢較有關係之諸國，其他概從省略。

甲、天山北路爲匈奴右部及烏孫國　漢代之北方大患是爲匈奴，匈奴之領土，包有今外蒙古、熱、察、綏、寧四省，及陝甘之北部，而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大部分亦爲匈奴之領土，歸於右方諸王將所遊牧。（註三）匈奴右部之西，伊犂河流域有大國，名烏孫，地方數千里，人口六十餘萬，地勢莽平，多雨，山多松樠，人民以遊獵爲生活，不事種植，與匈奴同俗。民族有烏孫人、大月氏人及塞種人（Saka），其建國之君號昆莫。名獵驕靡。昆莫之父本匈奴西邊一小部落之酋長，與大月氏同居於敦煌，當漢初，被大月氏所殺，（註四）昆莫年幼，爲匈奴單于所收養。及其長大，使之將兵，數有功績，旋借匈奴兵驅逐伊犂河流域之大月氏，轉踞其地，遂自立一國。初屬於匈奴。後來漸漸不與朝會。昆莫居於赤谷城。（在伊斯色克庫爾之東南岸。）（註五）

乙、天山南路諸小國　出玉門、陽關（二關均在今甘肅敦煌縣西部，廢址淪於沙漠中。）至白龍堆有樓蘭國

（今婼羌縣沙漠中）自樓蘭西南傍崑崙山脈北麓而西行，經且末（今且末縣境、）于闐（今和闐縣，）而至莎車（今莎車縣，）是爲南道諸國自樓蘭北至姑師（今吐魯番縣境）沿天山南麓而西走，經焉耆（今焉耆縣境，）輪臺（今輪臺縣，）龜茲（今庫車縣，）而至疏勒（今疏勒縣，）是爲北道諸國。三山之麓與沙漠沿邊，有水草田，山間積雪，夏季融解，引爲溝渠，以資灌漑。居民多以種植爲業，兼營牧畜有城郭廬舍，故稱爲「城郭諸國。」漢初有三十六國其後漸次分割，多至五十餘國。其民族有：氏（大月氏族、）羌（居於青海之羌人同族、）塞及匈奴等族類。人口合計約三十餘萬。各國中以龜茲人口最多，亦不過八萬餘人。以上均在今新疆省境內。

丙、葱嶺外諸國

（1）大宛　大宛在葱嶺西北，今俄領費爾干地方。烏孫在其東，康居在其北，大月氏在其西南。俗土著耕田，產稻麥、葡萄酒、駿馬等。有城郭居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人口三十餘萬。民族爲希臘人。據近世史家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伊雅安（Zaon）卽耶宛（Yavan）之轉音。故大宛者卽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註六）以上諸國，後來皆屬於西域都護治下。

（2）大月氏　大月氏初居於敦煌。漢初，爲匈奴所敗，老上單于又殺其王，以其頭爲飮器。大月氏逃於伊犂河流域。旋又被烏孫戰敗始踰葱嶺至阿母河流域，（註七）征服希臘人所建之大夏王國，轉據此地。地方二、三千里。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東則大宛，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之士可一、二十萬。大月氏爲漢代通西域之最要對象也。

(3)其他諸大國　大月氏之西有安息，當今波斯地方；大月氏之南，有烏弋山離當今卑路芝國。大月氏之東，有罽賓國，當今北印度克什米爾地。又俄領之吉爾吉斯荒原，有康居；康居西北有奄蔡；是皆後來與漢廷使聘往還之大國也。以上均不在今新疆省境內，第因關係密切，故併述於此處。

(二)西域諸國與匈奴之關係　烏孫爲匈奴西邊一大屬國，前既明言之。而天山南路諸小國，寡國少民，勢力渙散，農業民族，習性安居樂業而怯於戰爭；且其地富於五穀畜產，故匈奴垂涎之，以兵威收爲屬國，置「僮僕都尉」駐於焉耆、危須、(皆在今焉耆縣境)尉犂(今尉犂縣)間，往來諸國，賦斂其糧食馬牛羊旃罽之屬。故塔里木河流域者，匈奴之外府也；三十餘萬弱小民族者，匈奴之農奴與牧豎也！至於葱嶺外之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雖各爲遠離匈奴之大國；然徒因匈奴有驅逐大月氏之雄威，足使諸國聞風懾服。故每逢匈奴使者至其地，舉國上下歡迎奉送飲食，惟恐或後，不敢稍有留難。總之，諸國羈服於匈奴，使其經濟上國威上，皆獲得極大之資助也。

(註一)武帝時西南疆域已渡瀾滄江，漢書未明言，惟據華陽國志載，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粵相呂嘉宗族以實之。不韋縣在今雲南省瀾滄江之西保山縣境。

(註二)參看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之第二章「東西交通及西域。」

(註三)匈奴爲中國北方之強族，黃帝以來，世與中國爲敵，殷周之際，其根據地在今陝西之北部，戰國時，秦、趙、燕各築長城以拒胡。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命蒙恬北逐匈奴，築萬里長城。秦末漢初，匈奴單于冒頓東滅東胡，西破大月氏，統一大漠南北諸部落，巍然爲東亞一大帝國，駸駸南下，入寇中國，嘗圍漢高祖於白登城（今山西大同縣東。）後用劉敬和親策，以長公主妻冒頓單于。自此以後，經惠帝、呂后、文帝、景帝四朝凡五十餘年，中國歷妻公主，奉幣帛，許互市以事之，而匈奴寇掠始終未已。至武帝在位，始大張撻伐。

(註四)烏孫屬於何種族，學者例無定說。De Guignes 氏認爲韃靼種族，Neuman 氏則指爲芬種族，而 Klaproth 氏則根據漢書西域傳

顏師古註云：烏孫之容貌爲青眼赤鬚，遂考定其爲印度日耳曼種族之一派。近來俄國學者多謂烏孫爲突厥種族，日人白鳥博士亦採是說。烏孫與大月氏同居河西之地，烏孫當在東之甘州府，大月氏住地在其西方，卽安西一帶。（參看日人桑原隲藏著，張鵁西征考。）

（註五）赤谷據桑原隲藏之說當在那林河畔。惟最近俄人在伊斯色克庫爾之東南岸發現古蹟，故主張赤谷城位於此方。愚見以爲，赤谷乃是伊斯色克庫爾之省音也。

（註六）參看梁任公著，飲冰室文集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註七）大月氏有作月氏，月支。據逸周書王會篇之湯四方獻令列有月氏之名，但恐不足爲眞實之證據。王會篇中有禺氏之名，何秋濤著王會篇箋釋斷定禺氏卽月氏也。是周初，月氏已入貢於中國矣。月氏屬於何種族，學者亦異說紛紛，有云韃靼種族者，有云西藏種族者，有云G?[illegible]族者，亦有云是突厥種族者。月氏初期根據地在今安西，併有烏孫後，河西一帶皆其領土。月氏離河西往伊犂之年，當在文帝前八年至後元三年之間（民國前二〇八三年至二〇七二年。）自伊犂奔阿毋河之年當在武帝建元二年之後元光六年以前（前二〇五〇年至二〇四〇年。）（參照張鵁西征考及藤田豐八著，月氏故地及其西移年代。）

第二節　前漢通西域之目的

吾人已明瞭匈奴與西域之關係如此密切，然後始知漢代君臣之所以屢次派遣使節，動用大批軍馬，犧牲無數之金帛貨幣與糧械，去遠征萬里，經歷重險，——近則有必須擔糧負水始得通過之白龍堆；遠則有人畜到此往往身熱頭痛嘔吐而死之險地；又有怪石嵯峨，下臨深谷，兩山以繩相繫，行人緣繩而度之縣度。——以經營彼不能侵略我土地，殺掠我人民，劫奪我貨財之西域諸國。如非有求於西域，果何爲哉？班固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此言未免太夸。其實中國何嘗無求於西域耶？茲將漢代仰賴於西域者縷舉之，以說明漢代

通西域之主要目的也。

（一）軍事關係　漢與匈奴勢同水火，不能並立。蓋匈奴爲漢代之最大仇敵，每歲嚴冬，匈奴健兒，挾其弓箭，策馬南馳，攻陷郡縣，殺掠官民，搶奪畜穀。漢帝賜以貨財，寇掠如故；妻以公主，肆虐如故；結爲兄弟，許以互市，殺掠仍如故！敵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此寒地之遊牧民族所以必進攻暖地之農業民族也。如此兇殘之大敵不去，漢族豈能生存於中原耶？然而匈奴控弦百萬，天下莫強焉，漢欲抗拒匈奴，必須積數十年之國富，聚全國之精力，然後始能發動；尤必須藉助外援，採遠交近攻之策，方能奏效。故武帝初伐匈奴，聞降胡言：「西域有大月氏與匈奴爲世仇，常思報復，恨無與國。」即欣然使張騫通西域，以聯絡大月氏夾攻匈奴。其後匈奴戰敗，遁於大漠之北，漢騎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尤覺有通西域之必要。張騫復建議，招烏孫還居敦煌故地。故武帝復遣張騫使烏孫。其後烏孫歸漢，山南城郭諸國亦背胡內附，卒之用烏孫及諸國之兵馬，以收解決殘胡之功績。此軍事上有求於西域者一也。

（二）經濟關係　武帝窮追匈奴以來，士卒物故，馬匹幾盡。北望胡騎，依然跳梁於漠北；且時時乘間南下牧馬於陰山。故武帝聞大宛有駿馬，即甘心通西域。先之以金馬，繼之以大軍，務求必得而後已，使者相望，遠達於中亞、西亞各大國，以求珍奇異物。此乃中國仰賴西方供給之物品，尤以駿馬之需求最爲急切，而且裨益於國防者亦最大。又其時中國工業頗爲發達，亟求國外市場以資銷售工業出品，而其中之較貴者則爲絹絲。從古史記載，確有證據，可以證明武帝之向西開拓，原爲謀取國外市場，其派使出兵爲開發經濟市場之計劃，正不下於遠交近攻之軍事作用也。縱使無聯結大月氏烏孫共擊匈奴之意思，祇爲發展西方商務起見，已足使當時政府不得不向此方面

謀政治武力之進展。(註一)此經濟上有求於西域者二也。

(三)政治關係　武帝聞張騫報告西域諸國兵弱易擊，於是宣之以威德，利之以貨財，脅之以軍馬，皆欲使其內附，冀可開拓數百萬方里之土地。然後復用大包圍政策使匈奴就範，以博得邊境之安寧，而收一勞永逸之功效。試觀大宛服屬，西域震恐，武帝即下詔困胡，(註二)其故可深長思矣！此政治上有求於西域者三也。

總之，軍事上之遠交近攻，經濟上之充實國富，政治上之發揚國威，三者爲漢通西域之主要目的也。

(註一)參看 Sir Aurel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註二)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見史記匈奴傳。

第三節　前漢通西域之經過

漢通西域之目的已明，然後再述西通之經過。初次奉使節者爲歷史上赫赫有名之張騫氏。張騫先後奉使凡三次，茲分述如左：

(一)張騫初使西域　武帝初，募人使通大月氏，張騫以郎官應募，約在民國紀元前二〇五〇年(建元二年)(註一)偕堂邑氏故胡奴甘父等百餘人出隴西(郡名，治今甘肅狄道縣)時甘肅黃河以西，祁連山北麓一帶，尚爲匈奴所盤據。張騫等道經匈奴中，被執，送於單于。單于曰：『大月氏在吾北，漢使何以得往？我欲通南越，漢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妻，生有子。騫保持漢節不失也。旋乘間逃出，與其部屬向西行，跋涉數十日而至大宛。大宛聞漢富饒，

欲通而未得。見張騫來，大喜，問其何往。張騫告之故。大宛發譯人導騫抵康居，轉致大月氏。時大月氏太子爲王，君臨大夏，土地肥沃，而無外患安富尊榮；又以距漢太遠，竟忘復仇之志矣！因此，張騫淹留歲餘，不得要領而回。回時經南山(今崑崙山)欲取道羌中(在今青海)歸，復被匈奴所執。會單于卒，匈奴內亂，騫乃逃歸。初行時計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於前二〇三七年(元朔三年)還長安。武帝拜騫爲大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於是此赫赫有名之大冒險家張騫，雖則聯絡大月氏之直接使命未能完成，然而獲得甚多關於西域諸國之風土、民情、物產，以及匈奴中水草豐歉之地點，爲後來贊助衞青擊破匈奴，及再通西域之張本。後三年，騫從衞青伐匈奴有功，受封爲博望侯。

（二）張騫再使西域　張騫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時，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理形勢，及其物產，歸報天子。又謂；『臣在大夏時，見邛(邛徠山在四川省西部岷江大金川之間)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即於前二〇三三年(元狩元年)五月命張騫從蜀犍爲(郡名，治今四川宜賓縣)發使分數道並出，求通身毒。皆爲西南夷所阻，終不能通。然因此役始通滇國(今雲南。)其後平定西南夷設立七郡，今四川西南部及雲南、貴州皆入中國版圖，東南國境越瀾滄江之西。惟由此直接達印度之計劃終未實現也。

（三）張騫三使西域　張騫兩次無功，然其進取精神繼續不懈。前二〇三二年（元狩二年）漢軍擊破匈奴右部。渾邪王來降，奪取祁連、敦煌之地，於是往西域之大道爲之大通。張騫又建議：『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其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爲副使，便道分遣往旁國。騫既至烏孫，賜以金帛，致賜諭旨。時烏孫王年老，國力三分（昆莫與其子太祿，孫岑陬各將萬餘騎分處三方。）不能專制；烏孫貴人，不知漢大小，又懼匈奴脅迫，不願東徙；因此，昆莫不能與騫約決。騫分遣副使數十人多持金帛，以烏孫人爲導，分道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彌（或作拘彌）等國。烏孫遣使數十人貢馬數十匹，隨騫入漢報謝。因令窺漢。其使歸報，知漢廣大富庶，烏孫始有內附之意。騫還，拜爲大行。歲餘卒。又歲餘，騫所遣赴大夏之屬使者皆與其國人來獻。於是西域諸國始正式通聘於中國。時在前二〇二六年（元鼎二年）也。其後奉使西域者日衆，一歲中多至數千人。然因鑿空者是博望侯，故後之奉使者皆稱博望，以取信於外國。

案奉使者多攜金帛厚賜諸國，同時亦乘便購回西方物品。一方以貨賂博諸國之歡心；一方以發財機會，獎勵青年，熱心西行。此種策略大有益於通西域之事業。

（四）西域通道之保障　漢代通西域之唯一大道，即今甘肅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諸縣一帶地方，因其在黃河之西，故曰河西。其地原屬於大月氏及烏孫，後併於匈奴右部，自渾邪王來降，始入於中國版圖。武帝欲招烏孫，

而烏孫不來，乃於其地初置張掖、酒泉二郡（各治今縣，）徙內地人民充實之，其後分置武威、敦煌二郡（各治今縣，）是爲河西四郡。四郡南有祁連山，北接沙漠，地理家稱爲中原通西域之天然走廊。沙漠一邊，毫無屏蔽，易遭匈奴之襲擊。武帝將秦代之長城，自令居（縣名，今甘肅平番縣境）向西北展築至酒泉。漢代稱爲塞垣。沿河西四郡之東邊，至居延澤。澤旁築有受降城。折向西行，至敦煌之西，置玉門、陽關二關爲通西域之門戶。塞上多築堡壘，以駐戍卒。（註二）此項建設——置郡築垣——不第保障西域之交通，而且隔絕匈奴與西羌之聯絡，有功於西北邊防者甚大。後世歷朝經營西域與及籌設西北防務者，無不先注意於此。

保障西域之交通，除建設河西外，而平定西羌亦一重要之工作也。西羌人遊牧於青海、河湟一帶，前二〇二三年（元鼎五年）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故（縣名，今皐蘭縣南。）圍抱罕（今導河縣。）明年冬，武帝遣將軍李息統卒十萬平定之。置護羌校尉統領西羌。於是羌人棄湟水流域，西依西海（即青海、）鹽池（在青海西南。）若西羌不平，必東犯隴西，金城（郡名，治今皐蘭西北大河之北岸。）二郡若失陷，河西淪爲化外，則無從通西域矣！故歷朝經營西域者，必須設法制止青海之遊牧民族，而防其東犯。

總之，漢通西域之初期，是以富豐之財貨博取諸國之歡心。漢與諸國間，僅有聘問之禮節，尚未有從屬之關係。至保障通道，是爲通西域之基本事業，絕對不宜忽視之者也。

（註一）張騫初出使之年，史記、漢書均未明言，惟記去十三歲而還。還國之年據資治通鑑在元朔三年。由此上溯十三年，則爲建元二年也。

（註二）關於河西塞垣之建築，漢書中凡數見，綜合而觀之，可明白建築之情形。

（甲）令居以西至酒泉

漢書西域傳：『票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王、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

仝書張騫傳：『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臣瓚註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

仝書食貨志：『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

據上列可見築塞垣之卒有數萬人，但始於何時，未經明言，而「破匈奴右地」在前二〇三二年（元狩二年），築塞當在是年之後。至於四郡設置之年，據仝書地理志：

張掖郡
酒泉郡 均在太初元年即在前二〇一五年

武威郡 在太初四年即在前二〇一二年

敦煌郡 在後元年即在前一九九九年

按築塞必先於置郡，塞已成然後郡有可守，故此段塞垣工程當完成於太初元年以前。

（乙）酒泉以西至玉門鴻關

張騫傳：『明年（卽元封三年前二〇一九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仝書趙充國傳：『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

西域傳：『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事在太初三年前二〇一三年）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綜觀各記載，可見自令居以西至敦煌，沿四郡之北先後築有障塞亭隧，然敦煌西至鹽澤祇「往往起亭」而無障塞。關於塞垣之工料爲土石及木柴等，據

仝書匈奴傳侯應曾云：『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英人斯坦因氏曾至敦煌一帶

考察古長垣，發現保存完好之長垣及相隔數哩有一碉樓。其牆垣以一層打版黃泥，一層蘆葦束柴平鋪纍疊而成，全牆以鹽水澆透，使有凝結堅固。牆之外面，另以蘆葦束柴橫舖堆砌，與牆內束柴成直角，作爲牆垣之外壁。束柴每綑長約八呎，厚約八吋，長短一律。牆厚約八呎，高約七呎，因有鹽水之凝結，已儼然成爲化石矣。其牆垣碉樓之遺跡，自玉門迤邐趨東北，轉沿疏勒河，向東而行至於肅州之北。（見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案斯坦因之實際考察，可以證明漢書所載侯應之言爲不誣也。

第四節　漢與匈奴爭西域

西域諸國爲匈奴之外府，今竟通於漢，匈奴豈甘於心，故憤然出而爭執。漢如欲繼續通西域，則必不能不用武力爲後盾。於是漢匈兩大勢力在西域地方大起衝突。其衝突地點多在樓蘭、烏孫、大宛、姑師等地；衝突時間，先後互見，亙四十餘年之久。茲分地敍述，以明漢匈兩大勢力在西域互相消長之形勢。

（一）漢匈爭樓蘭　樓蘭、姑師當南北兩道之衝途，爲漢使必經之咽喉。兩國人民必須擔糧負水逢迎漢使於白龍堆中，故兩國苦之。且恃匈奴勢力而劫略漢使之慘劇，層見迭出。是以兩國不服，二道不平，西域諸國不可暢通也。前二〇一九年（元封三年）武帝命趙破奴率數萬騎威脅匈奴。匈奴北遁，大軍西征。是爲漢朝用兵於西域之始。亦即漢匈爭西域，短兵相接之始。時軍中有王恢者，前時奉使，數被樓蘭王所苦辱，至是，王恢率銳騎七百直馳樓蘭，生擒其王。大軍乘勢北破姑師。烏孫、大宛亦皆震恐。樓蘭王遣子入侍漢廷，同時並入侍子於匈奴。是爲漢匈共屬時期。自是列亭障自酒泉至玉門關以保通道。

當貳師將軍伐大宛時（詳見下段）匈奴與樓蘭謀截擊漢軍之後路以援助大宛。被漢軍發覺，生擒樓蘭王以歸。其王乞哀曰：「小國介居兩大間，不事二主，無以自存。願徙全國人民於內地！」天子憐其苦衷，仍送還爲王。其後嗣王繼位，仍爲兩屬。嗣王死時，匈奴先聞知，馳送侍子入繼爲王。新王親匈而仇漢。

前一九八八年（昭帝元鳳四年）大司馬霍光以樓蘭王先後殺掠漢使三人及截擊大宛、安息使者劫奪其財貨，故使傅介子前往，刺殺樓蘭王。改國名爲鄯善。冊立前時來降之故王弟尉屠耆爲王。配以宮女，賜以車騎輜重。復徇王請屯田於伊循城（鄯善國境內唯有此地肥沃宜種植。）置司馬一人（後改爲都尉）吏卒四十人以資保護。自是鄯善完全內附，南道通行矣。

（二）漢匈爭大宛　大宛都貴山城（今俱戰提Khodjend）本羈屬於匈奴。及漢使通大宛，知其產駿馬，匿於貳師城（西北距俱戰提二百里。）武帝欣然使千金及金馬，求換駿馬。大宛惜馬，不與，反而劫殺漢使。於是武帝大怒，於前二〇一五年（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六千，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稱曰貳師將軍。明年，漢軍出玉門關，經北道，諸國皆閉城拒守，不給軍食。攻之有下者則得糧；不下者數日則舍去。及至大宛東之郁成國。軍至者不過數千，皆甚飢疲。被郁成所敗，死傷極衆。李廣利引殘軍而還，至敦煌，士卒生還者不過十之一、二！遣使上書請罷兵待發大軍，然後去。武帝大怒，遣使至玉門關阻之，傳諭：「有敢入玉門關者，斬！」廣利惶懼，留駐敦煌。

初，武帝聞使者言大宛兵弱易擊，以故出兵，不意竟爲所敗。然業已出兵伐大宛，大宛小國也，而不能勝，則大夏

之國，必輕視漢人；大宛善馬，絕跡不來；烏孫、輪臺（今輪臺縣）易苦漢使。則通西域之事業，恐將因此而梗阻矣。其明年大赦囚徒，發郡國惡少年，及邊騎共六萬餘，負私從者，不在其中；牛十萬，馬三萬，驢橐駝以萬數，載糧械甚多。命李廣利率之，再伐大宛。因大宛城中無井，吸取城外流入之河水，故遣水工若干，預備決源徙流，絕其飲水。拜善相馬二人——一爲執馬校尉，一爲驅馬校尉——預備破大宛後，選擇駿馬。又加發甲卒十八萬於酒泉、張掖之北，置居延、休屠（居延縣屬於張掖郡，休屠縣屬於武威郡。）屯兵以衞通道。

匈奴聞漢伐大宛，急出騎謀截擊之，及見漢軍盛，不敢犯。又使騎兵助樓蘭擾漢軍之後路，亦不得逞。

此次兵多，所過諸國無不出迎，奉送飲食。至輪臺，獨不下，漢軍攻破，屠之！自是大軍西征，毫無阻難。及至大宛，兵至者三萬人。進圍大宛城，決其水流，困之四十餘日不下。大宛貴人殺其王，遣使乞降，願驅所有善馬，任漢選擇。是時廣利聞城中新得漢人已知穿井，且存糧尚多。廣利又懼康居乘我久戰罷困而來救大宛。乃許其降。廣利取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立前與漢使親善之昧蔡爲大宛王，與彼盟誓。引軍而還。又遣將伐郁成，殺其王。初、武帝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大宛馬曰「天馬」云。其後，大宛每年貢天馬兩匹。案此次爲有史以來中國用兵於葱嶺外之始。自是漢之威稜大震於中亞細亞，不第葱嶺內諸小國，紛紛遣子入侍，求爲屬國；即葱嶺外大邦如大月氏、安息等亦皆遣使貢獻，與漢和好。

漢復於玉門關至鹽澤（即羅布泊）往往起亭，以保通道。又於輪臺、渠犂（今尉犂縣北之庫爾勒設治局。）置屯田士卒各數百名，置使者校尉領護之。使種田積粟，以給漢使之糧食。自是漢在西域之勢力基礎益固。案屯田

政策，既不煩擾諸國，復不虞使者乏糧，以後經營事業着着成功者，大半皆得力於此。

（三）漢匈爭烏孫　烏孫自通漢以來，雖心慕中國廣大富庶，願來親附；然懼匈奴脅迫，亦不敢過於親密。其後匈奴恨烏孫通漢而發兵攻之。於是烏孫始專意內附。前二〇一六年（元封六年）貢馬千匹，求尚公主。武帝以王建女細君為江都公主下嫁於烏孫，厚賜乘輿衣服器用，官屬侍衛宦官等數百人。昆莫立公主為右夫人。匈奴亦以女配昆莫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餘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黃鵠歌以自悼。其詞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適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賜以帷帳錦繡。昆莫以己年老，命其孫岑陬配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以從其俗。於是岑陬配公主。昆莫旋卒，岑陬嗣位。公主生一女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女解憂為公主，以妻岑陬。岑陬卒，其季父子翁歸靡代立，是為肥王。肥王亦配楚公主。

烏孫與漢和親後，匈奴益發兵攻擊之。昭帝末年，匈奴屯田車師（詳見下段）合車師兵以伐烏孫。烏孫患之。公主與肥王屢上書求救。前一九八三年（宣帝本始二年）冬，漢徇烏孫之請，遣五將軍，發十五萬騎北度大漠；又遣校尉常惠持節發烏孫兵五萬騎，夾攻匈奴。匈奴聞漢兵來，驅人畜遠徙於西北，因此漢軍所獲極少。惟烏孫兵出其不意，突襲其西方，大敗匈奴，生擒小王以下男女四萬餘口，牲畜七十餘萬頭。自是匈奴始就衰弱。烏桓（居於今

熱河北部）攻其東，丁令（居於貝加爾湖濱）攻其北，烏孫攻其西。匈奴日弱，不復能寇漢邊矣！北邊塞垣戍卒，裁去其半。是爲漢通西域所收穫之最大功效也！大包圍政策之成功卽在於此！

（四）漢匈爭車師　車師原名姑師，都於交河城（今吐魯番西招哈和屯），當北道要衝，西去大宛，北赴烏孫，均取道於此。車師王以地接匈奴，恃其援助，不附於漢。雖經趙破奴擊破，仍屬於匈奴；漢誅大宛，諸國皆遣子入侍，唯車師負固不服。案此地之得失，關係於漢匈之勝敗，最爲緊要，故兩國兵力在此角逐亦最急烈。武帝二次命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伐車師，第一次在前二〇一〇年（天漢二年）被匈奴右賢王戰敗。第二次在前二〇〇〇年（征和四年）開陵侯將樓蘭等六國兵合攻車師，大敗之，車師始內附。昭帝末，匈奴復來爭車師，以四千騎屯田其地，大有積極維持西域勢力之雄圖。宣帝初，五將伐匈奴之役，屯車師之匈奴田卒驚去，車師復附於漢。其後車師王復與匈奴聯婚，教匈奴遮絕通路，劫殺漢使。

前一九七八年（地節二年）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屯田於渠犂。發諸國三萬餘人合田卒一千五百人大伐車師。車師王請降旋出奔於烏孫，匈奴招集其民而東徙，立前王弟兜莫爲王，居於東方。鄭吉還屯渠犂，分兵三百人屯田車師故地。匈奴以車師故地肥饒，漢兵屯田其中，大有害於己國，故屢發兵侵之。鄭吉將渠犂田卒，悉駐交河城以禦匈奴。匈奴亦發大兵圍鄭吉於交河城。鄭吉上書求救。前一九七五年（元康二年）宣帝遣常惠將兵救車師，迎鄭吉田卒還屯渠犂。車師地復爲匈奴所有。是年詔鄭吉護鄯善以西諸國。然以車師梗阻，未能盡護北道也。

鄭吉屯田渠犂積穀繕兵鎭撫諸國爲恢復車師之計，

綜觀上述，可知漢與匈奴，皆極重視西域，竭智盡力，鈎心鬬角，注重軍事力量，輔以外交手腕，角逐經四十四年之久，尚未知鹿死誰手也。

第五節　西域諸國內屬於漢

漢室經營西域，歷武、昭、宣三帝，繼續不懈，與強大之匈奴族角逐於西域達四十餘年之久，軍事雖佔優勢，然祇能護南道諸國，未能盡護北道也。迨匈奴內亂，其勢中落，西域始全屬於漢，乃置西域都護以統治之。自是以後，匈奴在經濟及軍事兩方面益發蒙極大之損失。是爲經營西域之大收穫。

（一）西域內屬之主因　前一九七一年（神爵二年）匈奴內亂，其西部日逐王先賢撣率其衆來降漢，遣使至渠犂，通知騎都尉鄭吉。鄭吉發田卒及龜茲諸國兵五萬人往迎之，日逐王率衆一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來歸於漢，受封爲歸德侯，自是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所置僮僕都尉由此罷之。天山南路之南北兩道完全服屬於漢。宣帝封鄭吉爲安遠侯，並護車師以西北道諸國。因爲兼護南北二道之屬國，故號都護西域都護之置始於鄭吉都護建幕府於烏壘城（今輪臺縣布古爾莊）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居於西域之中，故都護治焉。於是漢廷號令頒行西域矣！

溯自張博望鑿其空，鄭安遠成其功，先後經營凡七十餘年。自後西域服屬於中國者凡六十八年。

（二）西域都護屬國之概況　天山南路，武帝時有三十六國。其後漸自分割爲五十餘國，皆屬於西域都護。

此外伊犂河流域之烏孫；天山北路之車師後部等六國；葱嶺外之大宛、休循、捐毒、桃槐、烏秅等國亦皆屬於西域都護。人口約一百二十餘萬人。茲爲簡明計，根據漢書西域傳編成西域都護統屬國一覽表於下。其明言「不屬都護」之大國，則另於第十一節漢與葱嶺外諸國之交聘中敍述之。（觀插表）

觀上表，可見西域都護之屬國領土包有今天山南路全部山北自鎮西縣以西至伊犂河流域；葱嶺之西北有費爾干，西南有拔達克山諸地。中國西疆之遠闢，開史上空前之盛況也。

（三）西域內屬對於匈奴之影響　漢通西域之最主要目的在於聯絡西域諸國以夾攻匈奴。今西域諸國不惟交通中國而且內屬於中國，匈奴所蒙受之惡影響自不待言矣。匈奴所蒙受之損害爲何？可從經濟、軍事兩方面觀察之：

（1）經濟方面　匈奴被武帝窮追，退處漠北，失去水草豐美之祁連山、陰山一帶，經濟既受一大打擊。故匈奴悲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又匈奴失陰山後，過之未嘗不哭也。觀此匈奴喪失兩山，經濟之損失，生活之困苦，蓋可知也。然尙有塔里木河流域穀畜豐富之外庫，源源接濟其貨財，經濟上增益不少。迨至日逐王降漢，匈奴之僮僕都尉取消，則外庫喪失，經濟益形缺乏，民生益形憔悴矣！部內既窘，爭奪斯起，卒釀成匈奴之內亂。故漢取西域，直接絕其財源，間接促其分裂。

（2）軍事方面　漢常利用西域諸國之軍馬以制匈奴，其重大者凡三次。第一次在宣帝時，常惠持節發烏孫騎襲攻匈奴西方，大破之。第二次鄭吉發諸國兵以迎日逐王。均旣述於前節。第三次在前一九四七年（元帝建昭

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發諸國兵入康居斬西匈奴郅支單于是也。

先是匈奴發生內亂，日逐王來歸，其國先後有五單于爭立，互相攻擊，最後唯餘呼韓邪與郅支兩單于。呼韓邪見敗於郅支，於前一九六三年（甘露二年）款五原塞（今綏遠省河北之塞垣）入朝於漢。郅支亦遣使貢獻。漢待呼韓邪之使禮意較隆。郅支知之，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地，乃益西徙，破烏孫，乘勝北破呼揭、堅昆、丁令三國，留都於堅昆。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在今唐努烏梁海北之多木斯克。）會康居見敗於烏孫，遣使乞援於郅支單于。郅支大喜，入居於康居。郅支在康居，傲視其王，殺戮其民，及強迫大宛、奄蔡諸國歲納賦稅。及屢侵略烏孫、大宛等國，思欲併呑之。時西域副校尉陳湯見郅支如此兇殘，將滅烏孫、大宛，危害必及於城郭諸國，乃與都護甘延壽商討。矯詔發十五國兵及車師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田卒，合四萬餘人，分二路伐郅支單于，南路踰葱嶺，經大宛入康居南部；北路發溫宿越天山至烏孫入康居東部。大軍入康居界不驚擾其人民，且暗通康居貴人，使爲我內應。大軍進至去單于城三十里地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者往來報答。延壽、湯責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主客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至郅支城都賴水（今塔拉斯河）上，離城三里，止營布陣。望見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於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作魚鱗陣，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其城內爲土城，外有重木城。漢軍擊鼓攻之，發箭射城樓上敵，縱火燒木城。射中單

于之鼻單于退入土城。漢兵奪城爭入，逐斬單于首。降虜千餘人，以賜從軍之十五國王。自是西匈奴亡。

郅支已亡，呼韓邪且喜且懼，事漢益恭謹。自後北方無邊警，西域亦無變亂，繼續太平直至前漢之末年。在此期間，東西交通暢達無阻，中外人士往來頻繁，而經濟之貿易，文化之交流，亦因之而大盛。

第六節　新莽時代西域之叛絕

西域之叛漢，全受匈奴之煽誘，故先述匈奴叛變之略歷。先自呼韓邪歸漢，北方無警者垂六十餘年。王莽篡漢，擾動戎夷，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侵擾北邊。光武中興，致力安內，不欲啓釁邊外，匈奴益驕縱，歲劫北邊郡縣。其橫暴情形不下於武帝未出兵以前之匈奴！前一八六六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蒲奴單于立，右奧鞬日逐王比領南邊八郡，與蒲奴有隙，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求內屬。於是匈奴分為南北兩部。南匈奴居於西河美稷（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助漢扞衛北邊。北匈奴居於漠北，常脅制西域共犯河西。因此後漢亦嘗三次經營西域，以抗北匈奴。玆述其經過如下：

（一）焉耆之叛漢　西域自設都護以來，諸國帖服，無大變化。王莽時，匈奴勾引西域，西域因而瓦解。焉耆國接近匈奴，首先叛變。前一八九九年（新莽建國五年）殺都護但欽。至前一八九六年（天鳳三年）王莽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焉耆復殺王駿，郭欽引兵還，李崇收餘衆，保於龜玆。後數年王莽死，中國亂，李崇竟歿於西域。自是西域不通。

（二）匈奴莎車之爭霸山南　西域絕漢之後，北道諸國爲匈奴所略屬；而莎車則統率南道諸邦與匈奴對抗。莎車王延，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樂慕中國，嘗誡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恩」。延卒，子康繼位，領旁國，抗匈奴，如故。保護漢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河西四郡，武帝所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時東漢光武旣興，乃於前一八八三年（建武五年）立康爲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葱嶺以東諸國，悉聽號令。康卒，弟賢代立，莎車益強。是時，北道諸國，苦匈奴賦斂煩重，皆願屬漢。前一八六七年（建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前王、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請復置都護。光武以中國初定，無暇顧外，厚賞賜之，還其侍子。

莎車王賢自負兵強，欲併西域。戰勝攻取，武功頗著，如：東破鄯善，鄯善附於匈奴；北亡龜茲，自立己子爲王，被國人所殺，匈奴另立龜茲貴人爲王，龜茲亦屬於匈奴；西踰葱嶺滅大宛，另立新王，收爲屬國；又懼于闐、扞彌、姑墨、子合諸國將叛變，故召各國王來盡殺之，不復置王，而遣將鎮守其地。是爲莎車極盛時期也。

既而于闐人恨莎車守將暴虐，於前一八五二年（明帝永平三年）起而殺之，于闐大人休莫霸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兄子廣德繼位，與莎車言和。其後廣德殺莎車王賢而并有其國。匈奴聞于闐兼有莎車，乃遣五將發焉耆、尉犂、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攻于闐。廣德乞降，以太子爲質，歲給罽絮。於是山南諸國完全屬於匈奴。以上是後漢初年未通西域以前山南諸國之概況。

第七節　後漢第一次通西域

後漢第一次通西域，在光武子明帝時，其主要事績，一是竇固等伐北匈奴，取伊吾盧；二是班超用刺客式之手段以脅服西域諸國。

（一）竇固取伊吾車師　明帝時，北匈奴脅西域諸國，寇掠河西，郡縣城門晝閉。漢廷以為要保河西，必須通西域；要通西域，必須驅逐遊牧於伊吾（今哈密縣）之呼衍王，而收撫車師。乃於前一八三九年（永平十六年）二月命竇固耿忠等，統兵出酒泉塞，至白山（即天山）擊破匈奴呼衍王，追至蒲類海。（今鎮西縣北巴爾坤湖。）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其中。

其明年十一月，竇固耿忠復出敦煌北昆侖塞，先擊破匈奴部兵於蒲類海。耿忠等更沿山北而西進以攻車師後王。後王投降。車師前王是後王之子，見父降，亦來歸。於是車師內屬。

（二）班超收撫鄯善于闐疏勒　竇固第一次出塞時，遣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超行至鄯善，其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數日忽然疏懈。超意度必有匈奴使者來，乃召侍胡詐詰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禁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才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

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馳往襲擊匈奴使營。會天大風，超令十八人持鼓伏舍後，約曰見火起，卽鳴鼓大呼；其餘諸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敵衆驚亂。遂殺匈奴使者及其隨從百餘人。天明，以使首示鄯善王，一國震怖。超告以大漢威德，自今以後，勿與匈奴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

明帝嘉獎班超之功績，升爲司馬，復令使西域。超仍率三十六人前往。從南道越沙漠而至于闐。時于闐王廣德，屬於匈奴，匈奴派使監護其國。及超至，廣德禮意甚疏。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取以祠我！」廣德使人向超求馬。超佯許之，令巫自來取馬。及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廣德已聞知超在鄯善之壯舉，大惶恐，乃斬匈奴監護使者而來降。超重賜王以下。于闐復內屬，遣子入侍。西域自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按此從前漢末年起算，若從焉耆殺王駿之年起算，止有五十七年。）

其明年超又復立疏勒。初、龜茲倚仗匈奴，雄張北道，攻殺疏勒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王。超知疏勒國人不服，從間道往疏勒，行至去兜題駐城九十里地，遣屬吏田慮先往說兜題來降。並喻田慮，若兜題不降，可乘機執之。田慮既到，兜題見田輕弱，殊無降意。田慮因其無備，向前縛之。兜題左右，出於不意，大驚奔走。田慮馳報於超。超卽前往，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

於是漢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校尉屯田車師後部金蒲城（今孚遠縣，）關寵爲己校尉屯田車師前部柳中城（今鄯善縣魯克沁，）屯各置數百人。

（三）西域之放棄　匈奴失西域，事勢所必爭。其明年三月大發二萬騎圍攻車師後部。耿恭救車師，以毒藥傅矢射敵人。先告匈奴曰：『此是漢家神箭！』敵卒中矢者，創口大沸。果大驚，解圍而去。七月匈奴圍耿恭於疏勒城（非天山南路之疏勒國。）初、耿恭於匈奴解圍後，以疏勒城澗水可資爲固。五月乃引兵據之。及匈奴來圍疏勒，壅塞城外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拜井，水泉奔出。衆皆歡呼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人。敵人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而去。八月，明帝崩，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能至。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車師後部亦叛，連匈奴兵共圍耿恭於疏勒城。（註一）後部王夫人之先世爲漢人，常私以敵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恭被困數月，糧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生死，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人說降，謂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殺其使於城上，以示決絕。單于大怒，益發兵攻之，終不下。

章帝新立，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四夷。乃於前一八三六年（建初元年）派兵七千擊破車師交河城，北匈奴兵驚走。會關寵已歿。范羌率二千人從山北迎耿恭還玉門。於是罷都護戊己校尉。下詔徵班超還。明年又罷伊吾盧屯田。匈奴復發兵守其地。自是西域又不通。

（註一）西疆雜述詩（清徐陽翰雄撰）有耿恭井詩，註云：『井在喀什噶爾回城內。』耿恭所守之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山南之疏勒國。胡三省註資治通鑑已辯之詳矣。案疏勒二字突厥語是有水之義，疏爲水，勒爲有，今新疆回語尚如此也，證以『疏勒城旁有澗水』之句而益明。清時，有人於喀什噶爾回城（今疏附縣）內之井構亭覆之，命曰耿恭井。其以喀什是古疏勒國，乃誤認耿恭所守之城即此地歟？抑崇拜先賢藉此以爲紀念歟？

第八節　後漢第二次通西域

後漢第二次通西域，以班超爲首功，竇憲間接贊助之。班超成功之要訣，將西域之兵，食西域之糧，以制服西域。復加以竇憲之大破北匈奴，使西域頑強之叛王失其靠山，不能不稽首乞降於馬下。

（一）班超留居西域　都護陳睦既被覆歿，司馬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盤槖城，與疏勒王忠相犄角。士吏單少，拒守歲餘。章帝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還。超起程返時，疏勒全國憂恐，懼復爲龜茲所滅。其都尉黎弇竟引刀自殺。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之馬足，不得行。超恐于闐決不放己東歸，兼之自己亦欲發展志願，（班超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就決意留居，勒轉馬頭再往疏勒。時疏勒有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至，捕斬反者，擊破尉頭軍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二）班超上書請通西域　班超留居疏勒，與諸國聯絡。前一八三四年（建初三年）因姑墨黨於龜茲。超率疏勒、康居、于闐、扜彌兵一萬餘人，攻破姑墨石城，斬首七百級。超於是欲乘機平定諸國，乃上書求通西域，建議以「夷狄制夷狄」之策略。其策略要點有二：

（1）扜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等皆願歸附，惟龜茲、焉耆未下。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王，以兵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共平龜茲，册立新王。

(2)涉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總之，是用西域之兵食西域之糧，以制服西域之叛者。章帝閱疏，知其功可成，議欲發兵往助。會有徐幹者，素與班超同志，願奮身佐超。帝乃以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義從兵千人前往。旋又升超爲將兵長史，幹爲軍司馬。

（三）班超定疏勒　先是，涉車以爲漢兵不出，叛超而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兵至，超遂與幹擊破番辰，斬首千餘級，獲生口甚衆。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國大兵強，可資利用。乃上書請遣使招慰。帝從其計，遣使攜錦帛賜烏孫大少昆彌以下。烏孫遣子入侍。

前一八二八年（元和元年）章帝復遣和恭等將兵八百西行助超。超因發疏勒、于闐兵擊涉車。涉車王使人以重利賄疏勒王忠，忠遂反叛。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王，發不反者以攻忠。康居發精兵救忠，故超攻不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和親。超乃遣使厚齎錦帛賜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還其國。後二年忠又借康居兵入據損中（在今英吉沙爾縣北，）密與龜茲聯絡。遣使來詐降。超佯爲應許。忠大喜，輕騎來會。超伏兵以待，供張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乘勢擊破其軍，殺七百人。於是南道遂通。

（四）班超平涉車　超既定疏勒，無後顧之憂。乃於前一八二五年（章和元年）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涉車。而龜茲王則發溫宿、姑墨、尉頭兵五萬人以救涉車。超會將校及于闐王商議，超曰：「兵少不能敵衆。各自散去乃爲上策。于闐從是而東去，長史亦由此而西歸。可待今夜鼓響，即分頭退兵。」議畢，暗中故意放縱俘虜。俘虜逃歸，報告於龜茲王。龜茲王大喜，信以爲眞。自率萬騎伏於西界以截攻超軍；命溫宿王領八千騎伏於東界以遮

攀于闐軍。超探知二王已出發，密召諸部整隊，雞鳴時，疾馳突攻莎車營。莎車兵大驚，亂竄奔走，追斬五千餘級。獲馬畜財物甚多。莎車王投降。龜茲等國亦各自散去。自是威鎮西域！

（五）竇憲大破北匈奴　班超自到疏勒以來，運用外交兼用武力，雖然着着勝利；但北道之龜茲、焉耆諸國依然負固不服，超亦無如之何。求其原因，一則班超軍隊主力不足，即漢兵太少；二則龜茲、焉耆倚匈奴爲後盾。前一八二三年（和帝永元元年）六月竇憲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今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杭愛山），刻石紀功。其明年五月，竇憲復遣閻槃將二千騎襲破遊牧於伊吾盧之匈奴部落，復取其地。車師前後王復內屬。明年二月，竇憲復遣耿夔等出居延塞（今寧夏省居延海附近）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在今外蒙古之西北，即阿爾泰山也。）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四千餘人。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從未有如此次之遠者。自是北匈奴西徙，不敢復居漠北。故地爲鮮卑族所佔。北匈奴已失敗，龜茲、焉耆等亦失其靠山，不久爲班超所降服或平定。由此可見上述三戰，間接贊助班超之平定西域者，其功甚大！

（六）班超卻大月氏　初、大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遣使貢珍寶、符拔（形似麟而無角、）獅子，因求婚於漢。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前一八二二年（永元二年）五月，大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兵少，衆皆大恐。超曉諭軍士曰：『大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而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待敵飢窮，必自投降。不出數十日即可解決。』於是堅壁清野以待之。及謝軍來，攻超不下；抄掠又無所得。超料其糧食將盡，必求糴於龜茲。乃派兵數百伏於東界要道。謝果遣騎攜金銀珠玉以賂龜茲。伏兵邀而殺之。持其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求和。超

許之。大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七）龜茲之來降　匈奴敗於前，大月氏退於後，大漢威令益振，龜茲諸國形勢益孤。前一八二一年（永元三年）十月，龜茲率姑墨、温宿來降於超。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鎭於龜茲，幹屯於疏勒。置戊校尉，領兵五百，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今吐魯番東南一百里哈剌和卓又名火州）；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又册立龜茲侍子白霸爲王，而廢其前王尤利多。

（八）班超平焉耆　是時諸國皆已平定，唯焉耆、危須、尉犂三國因前時攻沒都護，猶懷二心不敢內附。後三年秋，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共七萬人，及吏士賈客一千四百人討焉耆。進至尉犂（今尉犂縣）界，使人說三國王曰：「都護來者，欲鎭撫三國。如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北鞬支曰：「汝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而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復賜而遣歸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據回疆通志：葦橋在布古爾之東，有葦湖，湖水深淺不等，蘆葦茂密，不通路徑，唯有土橋一座可通行人。爲自阿克蘇、庫車、沙雅等地向東北往焉耆必由之咽喉。）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渡，（涉水在帶以上曰厲）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驚，乃欲驅其人民共入山保守。焉耆左侯元孟先嘗入質於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約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來會。其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亡入海中（今博斯騰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

亡?」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縱兵平定焉耆等三國。更立元孟爲焉耆王。危須，尉犂亦皆更立其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其明年，和帝封超爲定遠侯，食邑千戶。

前一八一五年（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古羅馬國）抵條支（今阿拉伯），臨大海欲渡，爲安息西界船人所阻而未渡。於是葱嶺外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班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求歸，帝許之。於前一八一〇年（永元十四年）八月至洛陽，九月卒。年七十一。超在西域凡三十年。

（九）西域之再放棄　初，和帝徵班超還，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尚求教於超。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淸無大魚政察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任尚不能從其言，果以峻急失諸國歡心。其後四年（殤帝延平元年）九月，諸國叛，攻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西域副校尉梁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赴援。慬未至，尚既得解圍。徵任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繼任都護，段禧梁慬合兵八、九千人，與龜茲王白霸共保於龜茲。龜茲吏人，反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聯兵數萬來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斬首萬餘級，生擒數千人。龜茲復安。適先零羌叛，斷絕隴道（陝西往甘肅之要道）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遂於前一八〇五年（安帝永初元年）六月罷西域，迎還都護，及屯田吏卒。西域又不通。

第九節　後漢第三次通西域

第三次通西域之主要人物是饒有父風之班勇。惜因漢廷不明，班勇含冤下獄，以致事業無大造就。自此後，不置西域都護，祇有西域長史，漢之威稜，於是乎不振於西域矣！

（一）索班出屯伊吾　漢已罷西域，北匈奴（時遊牧於天山北阿爾泰山南，西至中亞細亞以西。）復略取伊吾，幷以兵威役屬山南諸國，連合入寇河西。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乃於前一七九三年（元初六年）奏准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出屯伊吾，以招撫諸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明年三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王來攻殺索班，擊走前王，略有北道諸國。鄯善被迫，求救於曹宗。曹宗因此上書請出兵五千以伐匈奴。朝中大臣多以爲通西域費用甚大，（註一）故主張閉玉門陽關，以絕西域。

（二）班勇出屯柳中　時鄧太后臨政，聞班超之子勇有父風，故召勇詣朝堂與公卿共議曹宗上書請兵事。勇與大臣反覆辯論，建議二事：

(1)恢復敦煌故有營兵三百名。復置西域副校尉駐於敦煌。

(2)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於樓蘭。西扼焉耆、龜茲之咽喉，南壯鄯善、于闐之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

朝廷採用第一策，唯未能出屯。其後匈奴又數與車師入患邊境，河西大被其害。朝中大臣又高唱閉關政策。前一七八九年（延光二年）四月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臣在京師時，亦以爲西域可放棄；及親臨此地，始知·

矣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

上策　北匈奴帳轉蒲類秦海（西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宜出兵二千人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然後發鄯善諸國兵收復車師後部。

中策　如不能出兵，宜置軍司馬將五百人，出屯柳中。河西四郡供給其犂牛穀食。

下策　收撫鄯善諸國人民徙入塞內。

朝廷下其議。尙書陳忠亦上疏主張：「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於是安帝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出屯柳中。

（三）班勇破匈奴定車師焉耆　班勇於明年正月至鄯善，以鄯善王歸附，大加獎賞。而龜茲王亦率姑墨、溫宿來降。勇因發其兵萬餘人到車師前部擊走匈奴伊蠡王，收得前部五千餘人。自是車師前部始復開通。班勇還屯於柳中。

其明年七月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三郡兵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王兵共伐車師後部，斬首八千級，獲馬畜五萬餘頭，捕得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斬於索班被害處以雪其恥。前一七八六年（順帝永建元年）十月，班勇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又使別校誅東且彌王而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更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使車師結怨於匈奴。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擊之，單于引去。於是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漢人佔據車師後部及伊吾盧，

扼守自山北入山南及侵河西之要衝。自是以後，今哈密、鎮西、奇台、迪化、吐魯番諸地，皆無匈奴之踪跡。故山南諸國得以安居樂業，永不患匈奴之侵暴。此非實行張璫上中兩策之效果乎！

是時惟焉耆王元孟未降。明年六月，班勇發諸國兵四萬餘人，會敦煌太守張朗將郡兵三千人，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儌功自贖，遂先期至焉耆境，破焉耆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乞降，遣子入貢。朗得免罪，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內附；而烏孫及葱嶺以西遂絕。自後僅置長史，不復置都護。漢在西域之威稜不及前世之顯赫矣！

順帝以伊吾土壤膏腴，接近西域，匈奴屢據其地以威脅諸國共寇河西。故復置司馬一人，屯田其中。

（四）北匈奴屢侵車師後部及伊吾　北匈奴喪失伊吾及車師後部之後，常發兵來侵，欲恢復失地。然其勢力不大，似是強弩之末。大概非北匈奴之主幹，而是其殘留之部落。（註二）前一七七八年（陽嘉三年）四月，車師後部王發兵千百人襲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壞其廬落，斬首數百級，獲單于季母及婦孺數百人，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輛，兵器什物甚衆。案匈奴覺爲小國之車師所襲破，其勢力之弱小可知也。

其明年春，呼衍王來侵後部。順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匈奴，爲西域屏藩，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六千三百騎赴援，掩擊呼衍王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侵車師後部。

前一七七五年（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敗呼衍王於蒲類海，立碑記功。碑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

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案此事不見於史書。徐松西域水道記載，此碑尚存巴里坤城西關聖廟中。）

前一七六一年（桓帝元嘉元年）四月呼衍王將三千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率五百人迎戰於蒲類海東，全軍覆歿。呼衍王遂南攻伊吾屯城。敦煌太守司馬達率郡兵四千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自是以後，北匈奴之活動不見於中國史乘。以上是北匈奴屢侵車師後部及伊吾均不得逞，故山南及河西高枕無憂。

（五）漢廷威稜之淩替　自班勇免官之後，經營西域之事業日就衰落。其後匈奴殘部雖既遠卻，而諸國時生事端，漢亦不能制止，舉其大者三事如下：

前一七六〇年（元嘉二年）正月，西域長史王敬，誤信拘彌王之讒言，貪立功名，而殺于闐王建。于闐將亦發兵圍殺王敬。敦煌太守不能出討。于闐恃此，遂日驕恣。

前一七五九年（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和，圍攻屯田。後逃於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奏立車師故王質子卑君爲王。其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歸與卑君爭國。人民多附之。戊校尉嚴詳恐其招引北匈奴爲亂於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來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前一七四四年（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後二年西域長史張晏等將敦煌郡兵及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圍攻四十餘日不能下。引而

還。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不能制。由是觀之，一寬縱於于闐，再遷就於車師後部，三坐視疏勒之自相殘殺而不能救，漢之威稜於是乎不振於西域矣！案威稜不振之要因，直接由於不設都護；間接由於西羌擾亂於秦隴一帶，爲後漢衰亡之源。待於第十二節略述之。迨至靈帝之季，黃巾倡亂，中原雲擾，無暇顧外，西域情形之變化有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矣！

（註一）資治通鑑和帝永元三年，袁安上封事曰：『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云。

（註二）北史西域傳：『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案後漢中葉後常擾車師，伊吾之北匈奴卽悅般之祖先也。

第十節　漢朝統治西域屬國之政策

漢朝之經營西域，其進取方略，不外是派使節，遣將帥兩大端，均見述於前矣。然其統治西域屬國之政策又如何耶？昔范曄有云：「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藏金而賜龜綬（漢制，銀印皆龜紐。）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地，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雖僅寥寥數句，而進取及統治之各種方策大都已歸納在內。茲再根據史籍，將統治方策，補充如下。各項事實既見於前者不贅錄；未見者則舉實例以資參證。

（一）羈縻及監督　漢朝平南越，伐朝鮮，取漠南，略河西，通西南夷諸地，皆以新得之領土，置爲郡縣，設官以治理之。惟對於西域不設郡縣，依其舊制，撫爲屬國，立其本國人爲王，用其本國人爲官，治理其土地，統率其人民。漢與諸國間，有宗主與從屬之關係。是爲懷柔遠人之羈縻政策。

漢對於屬國之措施，主要者有四事：

（1）册封國王　諸國國王卒，或因故被廢，皆由漢廷册立新王。新王人選，多以侍子，親漢之王族或貴人充任之。賜國王以銀印龜紐。

（2）授予官號　屬國國王之下，設置各級官吏，皆以西域人充任之。由漢廷加授官號，以示寵異。其官有：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侯，皆佩漢印綬。前漢時各屬國官吏共有三百七十六人。後漢未詳。

（3）保護安寧　屬國若被匈奴侵伐，或遭其他強國攻擊，漢必出兵救援之；諸國間若有戰爭，漢必以實力阻止之，屬國如有內亂，漢必代爲調解，或用武力戡定之。凡此皆所以保護屬國之安寧，而爲宗主國應有之責任。漢力能勝此責任時，諸國肅然，誠心內附；否則，威稜日落，諸國瓦解。

（4）掌握軍事外交　屬國之內政雖由其國王及屬官治理，然其軍事外交兩大權則操於漢，而代表漢廷運用此二權者則爲西域都護。都護對於屬國居於統監地方，不許屬國交通匈奴，亦不許諸國妄動干戈。都護之職權爲：總護南北兩道諸國；督察烏孫、康居及其他外國動靜，有變奏聞於朝；可安輯，則安輯之；可擊伐，則擊伐之。西域之屯田校尉亦屬於都護。故都護爲統治西域及監督西域之最高長官，相當於內地之郡守。有副校尉、丞、司馬、侯、千人、

諸官以佐之。後漢第三次通西域，不復置都護，僅有長史。而長史爲邊地郡守下之屬官職掌兵馬。故自此以後統監西域屬國之權操於敦煌太守，而西域本地無最高統監機關矣。

屬國對於漢履行之義務，主要者亦有四事：

(1)納質子　屬國均納質子入侍漢廷。納質子之作用，一則羈縻國王免懷攜貳之心；二則侍子在漢，享受優遇，多誠心內附。例如武帝命開陵侯伐車師時，危須、尉犂、姑師等六國子弟之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以迎漢軍。又如莎車王延之慕樂中國，誡諸子不可負漢；焉耆左侯元孟之告密於班超。此皆優遇質子之效也。

(2)助兵馬　漢用兵以伐匈奴，或擊西域諸國時，常徵發屬國兵馬以助戰。屬國王常親自將兵前來。因爲屬國人民對於漢有服兵役之義務，故漢可不須多發漢兵，往往亦能應付事變。班超之定西域十九得力於此。

(3)助糧茭　漢用兵時，漢使者都護過境時，屬國必助以牛羊穀芻茭。(用以飼畜之乾草曰茭。)例如前一九〇二年(王莽建國二年)王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部王以依故事須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前五威將軍過境，所給尚未能備；今國益貧，恐不能副所求，故欲亡入匈奴云。

(4)貢方物　屬國時常遣使入朝貢獻方物，漢則賜以金帛。所貢之方物：前漢時大宛歲貢天馬兩匹。後漢時疏勒王曾貢獅子封牛。其他未詳。然于闐產玉必爲貢品之一。以上四事是西域屬國對於漢經常履行之義務。

城郭諸國對於漢雖有各種負擔，然較附屬於匈奴時之負擔爲輕，因匈奴地方天惠甚薄，穀物全無，對於西域，橫徵暴斂，諸國不堪其苦。故諸國君民咸願爲漢之屬國，而遠離匈奴之支配。觀於後漢時諸國之屢屢遣使貢獻，乞

通西域者可爲明徵也。又班勇有言曰：「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欠租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此語對於西域諸國之服叛誠爲探本溯源之確識也！

綜而觀之，漢對屬國以恩德懷柔之，以威嚴鎮撫之，則諸國納質奉貢，助兵助餉，以事上國，共拒匈奴。

（二）屯田　漢朝西域屯田之宗旨，非如後世之所謂移民殖邊；亦非如一般所謂開發地利以富祖國。實別有其特殊之目的，以求實際之功效。屯田之目的爲何？其主要者有二：

（1）積穀供軍餉備使糧　自伐大宛之後，奉使西域者日衆，皆有大批人馬同行，少者百人，多者數百人，一年中，多者十餘批，少者五六批，各批使團之人馬，必需糧食；又有時用兵伐匈奴或擊諸國，亦必需糧食。此必需之大宗糧食，若完全徵取於屬國，則因諸國天賦不厚，難以負擔，必引起諸國之反叛；若運自邊郡，則河西四郡爲新闢土地，地曠人稀，恐不能完全供給；（註一）若運自內地，一則轉運艱難，二則不合經濟原則。唯有擇地屯種，則可不擾諸國，不勞運輸而使糧食充足。

（2）屯卒固邊防　屯田士卒平時操耒耜爲農夫；遇警執干戈爲戰士。不須國家常年多數支出，亦可足食足兵，且可爲經常持久之計。又當時所派之屯卒，多是弛刑之罪人，（註二）此輩人物，有壯健之體魄，有強悍之性質，有勇敢進取之精神，更有免罪立功之前程，所以利用之以抗拒匈奴，鎮撫諸國，頗爲得力，此其利也。然其弊則常有侵擾西域人民之舉動，因此輩多屬勇黠之人也。

適宜於屯田之地，必須具有兩種條件：一是地利，即水泉充足，土壤膏腴之地方。二是位置與形勢，或地處西域中央，如輪臺、渠犂等處是；或地扼匈奴入侵之要衝，如車師前部、後部等處是；或地處西域之門戶，如伊循城、伊吾盧等處是；或地連屬國之都城。如烏孫之赤谷等是也。茲爲簡明起見，列一屯田概況表如左。

兩漢西域屯田概況表（註三）

漢地名	今地名	地利地位	置屯略歷
渠犂	庫爾勒西南	渠犂與輪臺相連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地居西域之中央	(1)武帝太初三年(前二〇一三年)伐大宛之後始屯田渠犂輪臺各有田卒數百人積穀以供使者 (2)宣帝地節二年（前一九七九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屯田渠犂積穀以安諸國屯卒一千五百人
輪臺	輪臺縣	同上	(1)武帝時與渠犂同時開屯其後搜粟都尉桑宏羊等奏請遣田卒詣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之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種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家屬而願徙者屯田其中就積蓄爲本業多開渠墾田是欲由兵屯轉爲民屯武帝不用其策 (2)昭帝元鳳四年(前一九八八年)用桑宏羊前議以扞彌

			太子賴丹爲校尉將卒屯田輪臺龜茲王以賴丹前爲質子於龜茲今佩中國印綬來迫近吾國屯田恐有害於己故攻殺之而遣使謝罪於漢
伊循城	鄯善縣境	鄯善境內惟此地肥饒可資耕種 地當南道咽喉且近鄯善王都	昭帝元鳳四年霍光以樓蘭王數劫殺中西使者遣傅介子刺殺之改國名爲鄯善立尉屠耆爲王復准王請置司馬一人（後改爲都尉）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城以資保護
車師前部交河城	吐魯番招哈和屯	水出金嶺交流城下土地肥沃 地當北道咽喉兼扼天山南北要衝	(1)宣帝地節三年（前一九七八年）鄭吉使田卒三百人分屯交河城以拒匈奴 (2)元帝初元元年（前一九五九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屯田校尉所以撫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爲金匈奴在北爲水戊己生金而制水故以名官）
車師前部柳中城	鄯善縣魯克沁	同　上	(1)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前一八三八年）漢軍敗匈奴車師內附以關寵爲己校尉屯田柳中田卒數百人 (2)安帝延光二年（前一七八九年）因北匈奴餘衆略西域諸國共寇河西四郡故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出屯柳中

車師前部高昌壁	吐魯番哈喇和卓	同上	和帝永元三年(前一八二一年)漢軍敗匈奴車師內附置戊校尉領兵五百人屯田高昌壁
北胥鞬	未詳		宣帝神爵三年(前一九七一年)匈奴日逐王來歸漢徙屯田於此
車師後部金蒲城	孚遠縣	土壤肥美當匈奴入侵天山南路之要衝	明帝永平十七年漢軍敗匈奴車師內附以耿恭爲戊校尉屯田車師後部金蒲城以拒匈奴
車師後部且固城	未詳	同上	和帝永元三年漢軍敗匈奴車師內附置戊部候屯田於此
烏孫赤谷城	伊斯色克庫爾東南岸		宣帝甘露元年(前一九六四年)長羅侯常惠將三校屯田赤谷城爲烏孫大小昆彌分割地界人民
伊吾盧	哈密縣	土地肥饒當西域門戶兼爲河西四郡之北方屏藩	(1)明帝永平十六年敗匈奴取伊吾盧置宜禾都尉屯田於此以拒匈奴 (2)安帝元初六年(前一七九三年)敦煌太守曹宗因匈奴屢寇河西故遣長史索班將千人出屯伊吾盧 (3)順帝永建六年(前一七八一年)上以伊吾盧土壤膏腴接近西域匈奴屢據此地以寇河西故復置司馬一人屯

田於邊

屯田政策，既不煩擾諸國，又可足食足兵，以衞屬國，而固邊防。漢代經營西域事業之成功，屯田之力也。後世如唐之經營安西北庭，清之經營新疆，皆採用屯田政策，師漢之故智也。

漢朝統治西域之兩大政策——羈縻監督及屯田——正與其經營西域之主要目的相適應，若此二策能貫澈始終，則可得西域之助以逐匈奴；可通西域之路，以裕國富。目的卽既達到矣，至於地方民政，似無染指之必要；且以民族不同之故，勉強治理，恐害多而利少；故地方民政仍其舊俗由其國王及官吏行使之。

(註一)郭欽上言請絕康居，有云：『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見前漢書西域傳）可見河西糧食之缺乏。

(註二)西域屯卒多用弛刑之人，其例甚多。茲舉三證如下：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郞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又後漢章帝建初五年，以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佐班超。又班超返國時謂任尙曰：「塞外吏士，皆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讀此可見一般矣。

(註三)表列各事皆見於兩漢書西域傳，惟戊己校尉始置於元帝初元元年，見於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常惠屯田赤谷事，見於辛慶忌傳。

第十一節　漢與葱嶺外諸國之往來

以上所述，皆是西域都護所屬諸國有關之史實，至於葱嶺外諸大國與漢廷使節往還者，尙未述及。考兩漢時，葱嶺外諸國，以朝貢爲名，通商爲實者絡繹於途。漢廷爲招徠遠人，羈縻勿絕計，亦屢遣使報答之。茲將此等之國如

康居、奄蔡、大月氏、大夏、安息、條支、烏弋山離、罽賓、身毒、大秦等分述於左：

（一）康居奄蔡　康居爲遊牧民族，居於今中亞之吉爾吉斯荒原。有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蓋一大國也。其王冬居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夏居蕃內，（皆不詳今地）漢初羈事於匈奴。武帝時，張騫始從大宛至其國，張騫使烏孫時，復分遣副使至康居。自是康居通於漢。宣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發兵入康居斬郅支單于。康居欲與漢通市，故於前一九二二年（成帝元延二年）復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拜漢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西域都護郭欽數上書請「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在今黑海及高加索山之北。控弦十餘萬人，民俗衣服與康居同。武帝伐大宛後，遣使至其國。後漢時，改名爲阿蘭聊國。屬於康居。

（二）大月氏大夏　大月氏原居敦煌，爲匈奴所逐，西遷伊犁；後被烏孫所破，踰葱嶺至阿母河，（古稱嬀水或烏滸河）征服大夏而爲其君。都阿母河北爲王庭。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張騫初至其國，後又遣副使前往，自是始通於漢。前漢之季，大月氏爲其屬國貴霜王所滅。

大夏之建國始於狄奥多托第一(Diodotos I)。先是，馬其頓亞歷山大王東征波斯及印度，略有伊蘭高原及印度斯河流域地方。王卒，部將各擁衆自立，有錫留哥（Seleukos Nicatar）者，於前二二四三年（周赧王三年）佔領巴比倫，建立敍里亞王國，即條支也。傳至後世，其東方屬地巴克特里亞（Baktria）之總督狄奥多托於

前二一六一年（秦莊襄王元年）宣布獨立，自號爲王。鑄錢幣，面爲王像。此即張騫西使之大夏國也。大夏王朝存留至前二〇三七年（武帝元朔三年）爲大月氏所滅。（註一）

大夏有五翖侯：一曰休密，二曰雙靡，三曰貴霜，四曰肸頓，五曰都密。其地略當阿母河上流南岸至興都庫什山脈之間。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來，皆臣屬之。張騫從大月氏至其地。

前漢之季，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西破安息，南併高附（今阿富汗之喀布爾(Kabul)）。又滅濮達（即巴克特利亞之譯音，今之巴而黑城(Balkh)也）、罽賓。其子閻膏珍繼位，復滅天竺，置將監領之。自是最爲富盛。爲葱嶺西南之一大文明強國也。西域人皆稱之爲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貴霜王朝世與漢廷交聘。天竺之佛教由貴霜王朝君主之尊崇大放光明於中亞細亞，及傳入於中國。後漢班超卻月氏副王謝之兵，自是歲奉貢獻。

（三）安息條支　安息在今波斯國地。安息朝代之名起於阿薩克斯(Arsakes)，中國人依漢俗以朝代爲國名，故譯爲安息。阿薩克斯者帕提亞(Parthia)人也，在伊蘭高原之北麓，裏海東南角。其人民以遊牧爲生活。屬於敍里亞王。王派將鎭守其地。當狄奧多托叛敍里亞王而獨立之年，阿薩克斯亦起兵殺帕提亞之敍里亞守將，自稱爲帕提亞王。是爲安息立國之始。（註二）

安息之四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山離罽賓同。亦以銀爲錢。

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阿母河。商賈車船，行於旁國。有文字旁行，書於皮革。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其東界有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卽今之木鹿(Maru)也。）又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大鳥卽大爵，形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翼長丈餘。其卵大如甕。又名駝鳥。）及黎軒（埃及之亞歷山大里亞城屬羅馬）眩人（善爲幻術之人）獻於漢。天子大悅。時前二〇一六年武帝元封六年也。

前一八二五年（後漢章帝章和元年）安息遣使獻獅子符拔。其後十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卽羅馬，）抵安息西界，臨大海（波斯灣）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註三)因此中歐直接交通，將通而又阻，誠一憾事也。是時，大秦王亦欲通中國，惟安息人欲專操漢繒綵之販賣權。與大秦人交市，故遮斷之，使不得自達。前一八一一年（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遣使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

條支或作條枝，自敍里亞王國亡後，爲大秦安息競爭之地，爲安息西界。前漢使者皆自烏弋山離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後漢甘英始至其境。

（四）烏弋山離　又名排特。今俾路支國地。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符拔）獅子、犀牛。其俗仁愛，不行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

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五）罽賓　罽賓治循鮮城，東至烏秅，東北至難兜，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其疆域凡印度河通南通東各地皆其所轄，實有今克什米爾及阿富汗一部分之地。（註四）罽賓王塞人也，初居伊犂，爲大月氏所逐，南徙於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武帝時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予印綬。其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失和。陰末赴鎖繫趙德，殺副使以下七十餘人。遣使上書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前一九三六年（成帝河平四年）復遣使獻謝罪。漢遣使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罽賓王……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以上言糧食乏。）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以上言氣候惡。）又有三池盤石阬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以上言道路險。讀此可見葱嶺南道之艱險情形。）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治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謂中國之人）以事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王鳳奏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

（六）身毒　身毒又名天竺。今印度地。其人乘象而戰。修浮圖道（即佛教）不殺伐，遂以成俗。境內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武帝嘗遣張騫從西南夷通身毒，而未達。其後遣使至其國。貴霜王朝興，併有身毒。和帝時（即班超爲都護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絕。以上中印交通皆取道天山南路。

前一七五三年（桓帝延熹二年）及其後二年，身毒頻從日南（郡名，今安南地。）徼外來獻。是爲中印海上交通之始。

（七）大秦　大秦，古羅馬國也。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云。當時中國與大秦交通道有三：

（1）從安谷城（今敘里亞之安提阿(Antioch)乘船直截海西（今地中海。）

（2）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到其國。（由小亞細亞沿黑海北岸赴君士坦丁之路。）此路有猛虎獅子爲害，行人非大羣不得過云。（註四）

（3）波斯灣海道前一七五〇年（延熹五年）大秦破安息兵，取波斯灣之地。大秦王安敦遣使從波斯灣乘船經印度洋，於前一七四六年（延熹九年）至中國。獻象牙、犀角、玳瑁等。是爲中歐海上交通之始。所謂安敦者即羅馬皇帝 Marcus Aulerius Antoninus 其人也。（註五）羅馬使之入漢，唯此一次；而漢使則未嘗入羅馬也。

葱嶺西南諸國入漢之道路，除海道外，陸路皆以玉門、陽關爲必經之咽喉。出玉門關經北道至疏勒西北越葱嶺北端，至大宛而赴康居、奄蔡諸國。出陽關經南道至于闐西南踰葱嶺南麓度縣度而達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山離、身毒諸國，南道北道爲前漢之交通路。前漢末發現一北新道自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避白龍堆之險，出五船(註六)至車師前部。至此或西行經焉耆至龜茲與原有北道合。或北行踰天山至車師後部，折而西達烏孫，赴康居。

諸國之遣使皆以互市爲實，朝貢爲名。漢亦明知其意思，故多方夸示中國之富厚以誘之。如武帝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偏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此種炫示富厚之舉，後世如隋煬帝、唐太宗等對於西域使者亦嘗行之。

(註一)大夏卽唐書之吐火羅，其居地在阿母河南岸，希臘人稱其地爲巴克特里亞。秩奧多託建國事，中國史不詳，可參看張星烺撰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册第一節伊蘭高原狀況。

(註二)仝上。

(註三)甘英所臨之大海，據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146－156 云，是波斯灣。考證精審，學者多信之。

(註四)參看三國志魏書引魏略文。

(註五)見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註六)漢時出北路安西之道未開通，須先行抵鄯善，然後直北行，越白龍堆大磧，始至伊吾屯田處也。安西驛路卽元始中所議開未成之五船新道也。徐松補注曰：今小南路有小山五，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皺立，或謂之五船也。考今安西至哈密十一站，計九百里，小南路在驛路之東。(以上參照丁謙著西域傳地理考證) 案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竇固等出敦煌崑崙塞伐匈奴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後部。其行兵

路綫即五船道也。

第十二節　西羌叛服與兩漢經營西域之關係

匈奴之盛衰，與漢通西域之成敗，有密切之關係，常常互爲因果，以前各節已屢言之矣。而西羌之叛服亦常常影響於西域事業之得失者甚大。其故何在？因西羌居地接近中原赴西域要路故也。茲將西羌叛服對於經營西域之影響情形略述如下：

（一）西羌服屬中西交通暢達　自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人與匈奴之交通，又命李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已略述於第三節。宣帝時西羌先零族擅入湟中遊牧，郡縣不能制止。前一九七二年（神爵元年）諸羌大叛，侵犯邊塞。時有七十餘歲老將趙充國，自請擊之。果奏大功，屯田河湟一帶。旋即罷屯。西羌懾服無異動者二十年。至前一九五二年（元帝永光三年）西羌彡姐等七種又寇隴西，遣右將軍馮奉世襲破降之。自是無羌亂者六十餘年。故前漢時，中原赴西域之大道，暢達無阻者，李息、趙充國、馮奉世等先後血戰之功也！

王莽時，西羌獻西海之地，莽置爲西海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莽末，中國大亂，羌人復居西海地，幷侵入塞內，後漢初年，西羌燒當種占據大允谷及大小榆中一帶（今平番、導河諸縣境）水草豐美之地，部落日盛，大爲邊患，漢出師大張撻伐，至前一八一一年（和帝永元十三年）始得平定，重立西海郡。且夾黃河開屯田。自是從大小榆中至西海，無復羌患。以上時期，羌人未嘗妨害西域之交通。

（二）羌人叛變西域交通阻塞　先是羌亥擊西羌，來降者皆處於內地郡縣。羌人繁殖力甚大。至後漢中葉以後，在今陝甘北部一帶有羌人甚多，與漢人錯處，漸亦已化牧爲農矣。惟中國官吏及豪右，常有侵凌之者。故羌人積怨極深。前一八〇五年（永初元年）因上年西域諸國圍攻西域都護任尚（即繼班超任者）詔梁瑾發羌人援之。而羌人懼遠征，中途逃歸者甚衆。郡縣邀截，騷擾殊甚。於是各地羌人同時驚潰，大起叛變。東犯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今陝西之涇渭洛三流域地。）南略益州（今四川省、）涼州（今甘肅省），守令皆內地人，見羌勢已盛，無心戰守，放棄土地，將州縣僑遷於內地。百姓不願徙者則強迫發遣，因此死亡流離者不知凡幾。是時西域交通斷絕，罷置都護及屯田。

三輔至前一七九四年（安帝元初五年）始告肅清，涼州尙未平定，而軍費已用二百四十餘億。至前一七八六年（順帝永建元年，與班勇立車師後部王同年）。涼州亦平定，始將內徙州縣，回復原地。不久西羌又變，用兵十餘年，至前一七六七年（冲帝永嘉元年）始肅清，軍費又用八十餘億。後十餘年，羌人又亂，桓帝用段熲爲護羌校尉，大施殺伐，自前一七五三年（延熹二年）起，至前一七四三年（靈帝建寧二年）止，血戰凡十一年，始將居於今甘肅一帶之西羌追至河首積石山；居於今陝北一帶之東羌，遷至西縣（今甘肅泰安縣）山中，幾乎完全殺死！此六十餘年之羌亂爲後漢最大之邊患。靡費國庫，糜爛地方，死傷人口，促成後漢衰弱之大原因。而變亂之地適當西域孔道，尤爲經營西域者之致命傷！唐代吐蕃陷河隴，安西扎庭終不可守，其形勢與羌亂如出一轍！

總之，西羌之叛服，影響於經營西域事業之成敗，有重大之關係，茲以地理，證以史實，毫無疑問也！

第十三節　兩漢通西域與中西經濟及文化之交流

凡異域人類互相往來之後，則各地產物必循以有易無之原則，而互相交換；各民族中流行之文化亦必按優勝劣敗之公例，而彼此傳播。此乃人類進化必然之程序也。漢代之經營西域，論時期不爲不久；中西人士往來僑寓者，亦不爲不多。故當時中西商業頗爲發達；中西文化亦彼此仿效。茲分述如下：

（一）中西通商之概況　關於通商事件，因爲古代史家忽視此類史料，不加記載，故吾人殊難認識其詳細情形。惟匯集各書之零星記錄，亦可窺見一斑。茲先舉漢人經商於西域者。據史記大宛傳：「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返。……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市私其利外國。」由此可知出使絕域之吏士十有九皆抱發財主義而應募，使者營商事，商人持使節，是商人即使者，使者即商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與西域之使節兼商人者有何異乎？然此畢竟是使而兼商者，究非純粹之商人也。純粹之商人亦有之，例如班超伐焉耆時，發吏士賈客千四百人。以此度之，漢代中國商人懋遷於西域者爲數當不少也。又張騫初至大夏，旣見卭竹杖蜀布，是未通西域以前，滇蜀與印度間旣有商旅往來。至通西域之後，行商可倚漢使及西域漢官吏以爲保護。且葱嶺山道亦非險於希馬拉雅山脈及雲南西部之橫斷山脈。故謂漢代無商人遠征於西域者決無是理也。

反觀西域諸國亦樂與中國通有無。如西域傳所記：「渠犂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又云：

「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知曉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顥，善賈市，爭分銖。……漢使至，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漢遠，而漢使多財物。」至於康居爲求商而納侍子；罽賓爲互市而奉貢獻；安息之遮道爲擅繒綵之利也；身毒、大秦之汎海亦無非款關求市也。讀後漢書「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之句，可想像昔日之塞下無異今日之海上也。

當時由西域輸入中國之貨物，有寶石、藥劑、香料之類。中國貨輸出西域者，以繒綵爲主。其次是漆器、鐵器、黃白金等。尤以絲織品及漆器最博西域人之歡迎。（註一）西域各地發現之古遺物，屬於此類者爲數甚夥。西域考古家斯坦因氏嘗言：「通中亞大道一帶之軍事進步，隨之以中國使團之組織，使遠至塔里木盆地內外諸國，遠至大夏、波斯。漢使所至，常能表現中國兵威及工業之盛。中國出品中爲使臣攜至西方者，以細絲爲最著。自是以後，希臘及羅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織絲之西利斯人」(Silk-Weaving Seres)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羅馬語，對於中國人之稱呼也。其後數世紀間，西方絲業皆爲中國所專利。可知絲織品通商與中國關係之重大矣！」（註二）絲織品當時在羅馬市上，其價格高至與同量重之黃金相等，羅馬人歡迎之風氣由此可知。近代西人在山西掘地得羅馬古錢，（註三）尤足證明當時中西商販往來之繁盛也。

凡此皆足以證明漢通西域後，中西商務有相當之發達，而且遠及於歐洲。

（二）中西文化之交換　漢人與西域人接觸頻繁，故中西文化亦隨之而互相交換。如葱嶺內有漢人屯戍各地，漢人攜帶各種文化行使於其間。近來探檢發掘事業之進步，發現漢文化之重要資料甚多。如斯坦因氏在敦

煌及于闐間之尼雅（Niya）廢墟中，及敦煌北方烽臺中，獲得漢代木簡不勝枚舉。其中最古者是武帝天漢三年（前二〇〇九年）出納米粟之公文。此種木簡由內容而區別之，可分為書籍及記錄二種。前者少而後者多。書籍斷簡之種類，有關于占卜者，關於輿方者，關於兵法者，關於算學及曆法者，關於小學者，凡此皆為其日常實際生活所必要；至若倫理、道德、教訓以及詩歌文章之類，殆無有焉。除木簡之外又有絹書之信件，及後漢時代寫於紙上之戰國策。（此項發現於羅布泊北方。）其他記錄文書亦有之。（註四）凡此皆漢文化流行於天山南路之實證也。然行使此文化者屬於漢人，對於西域人民有何影響乎？換言之，即西域人有學習漢文書者乎？漢文流行後，西域文化有轉變乎？此乃尚未猜破之啞謎也，惟依常理度之，漢人西域人雜居，彼此模仿之事在所不免，模仿結果，逐漸趨於同化。但同化之程度如何，則又不得而知也。茲將有正史可考者，略舉數則如下：

江都公主在烏孫自治宮室以居，官屬侍從數百人。解憂公主女為龜茲王夫人，王與夫人數次入朝，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學漢家儀。外國胡人皆笑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贏也！」龜茲王之學漢家儀，雖然遭胡人嘲笑，然西域有貴族醉心漢化，自是事實也。由此例而推及於其他諸國之侍子，久處文物之邦，薰陶漸染，亦必有相當之漢化。例如莎車王延，元帝時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法典。延卒，諡曰忠武。立諡之法，必學自中國也。又都護統治之諸國，國王由漢冊封。王之下有各種漢官。此亦西域人漢化之一端也。此外又有兩事，對於西域人生活之改進，文化之發揚大有關係者。其一是漢人教大宛穿井之法。沙磧地帶，河流較少，飲水溉田均感困難。自穿井法行，即可補此缺點。其二自大宛以西諸國人初不知鑄鐵器，漢使及亡卒降者

教鑄鐵作兵器，已知作兵器，必能鑄鐵作農工器具。此二事皆見於漢書，若果確實，則對於西域民生之改進，文化之發揚，大有贊助也已！以上是中國文化傳播西域之事實。

西域文化之輸入中國，有史可考者亦甚多。茲分述如下：

（1）土產物　漢書西域傳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四駿馬名）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上述各物，除駿馬外，餘皆供人玩賞之物，對於國計民生，似無若何裨益。西域植物移植漢土者其數尤多。如葡萄、苜蓿來自大宛，胡椒來自天竺，石榴來自安息。又如紅藍花、胡麻、胡豆、胡蒜、胡荽、胡瓜、胡桃、胡葱、酒杯藤等以上各植物皆由張騫或其後之漢使自西域取其實移植於中國者，（註五）而爲社會上日常需用之物。

（2）音樂　崔豹古今注載：「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樂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班超爲將兵長史曾假用此樂。

（3）藝術　自亞歷山大遠征波斯，深入中亞細亞錫爾河上流，後越興都庫什山而至印度北部（事在西紀三三一年，周顯王三十八年）之後，希臘商人散布於波斯、中亞細亞、印度諸地方，所以希臘文化亦由是而傳播於上述各地。及張騫通西域，希臘文化次第輸入中土，希臘藝術亦包含其中。試觀漢以前之繪畫雕刻，簡單幼稚。莊重古樸，陳陳相因。及武帝以後，美術界忽現異彩。古代樸陋生硬之風盡脫，漸臻自然精緻之域，往往表現漢以前未有

之畫象。其至今尚存者，爲漢代之古青銅鏡及山東嘉祥縣南紫雲山之漢武氏祠石刻畫象，頗有昔日之歐風焉。(註六）此受希臘文化輸入之影響也。後漢時代，大月氏貴霜王丘就卻臣服大夏，侵略安息，併有罽賓。其子閻膏珍，復滅天竺。迦膩色迦王繼位，國勢益振，其東境越葱嶺至於于闐。是稱爲佛陀羅國。迦膩色迦王皈依佛教，建立廟塔，廣派布教師於四方。其時建築廟塔彫刻佛像，皆使用居於大夏地方之希臘匠師，於是造形藝術，大告發達。此即所謂犍陀羅藝術。自有此種藝術之後，始有佛像之雕刻。因爲最初雕刻佛像者爲希臘藝術家，故佛像之面貌服裝，完全希臘風尚。佛陀像頗似阿玻羅(Apollo)神像，至其頭髮、面容、衣服等完全希臘羅馬風。而廟塔之建築式，亦爲希臘型。所以犍陀羅藝術，亦可稱爲希臘藝術也。是時佛教由大月氏盛傳入中國，故犍陀羅佛教藝術亦隨佛教而入中國。犍陀羅藝術復南下至印度，與印度藝術融合，化成所謂希臘印度藝術。其後形勢逆轉，又踰葱嶺而波及於中國。此種希臘印度系藝術，其傳入中國之動機，完全隨佛教而東流，在東方藝術史上，非常重要。(註七)

(4)百戲　武帝時。安息獻黎靬眩人。此爲西域百戲輸入中國之始。漢天子臨軒作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安帝時，天竺獻技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註八) 安帝嘗罷魚龍曼延（巨獸也）百戲，自漢迄今，江湖間流行之幻術，俗稱爲玩把戲者，蓋卽濫觴於此。

(註一)參看高桑駒吉著中國文化史第三章兩漢時和外國之通商。及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第七「西域中之漢文明」。

(註二)見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註三)見張星烺撰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一册第一節「兩漢時代中西交通總序」。

(註四)參看西域文明史概論第七「西域中之漢文明」。

(註五)參看張騫西征考。

(註六)參看王桐齡著東洋史上册第二編。

(註七)參看關衛著古代西方藝術東漸考。

(註八)參看史記大宛傳，舊唐書音樂志二。

第十四節　佛教之傳入中國

佛教發源於印度，化被乎中土，更廣播於朝鮮、日本。其傳播途徑，由北印度而至阿母河流域，轉向東經天山南路而入於中國。復由中國傳於朝鮮及於日本。惟佛教之入華，則因漢通西域，交通便利有以使然。故附述之於此。

（一）佛教之開創及其發展　佛教祖爲釋迦牟尼，姓喬答摩名悉達，一作瞿雲。後世稱爲佛佗。乃中印度迦比羅衞城（今尼泊爾附近森林中）右族淨飯之子也。生於前二四六八年（周靈王十五年）先於孔子降生者六年。卒於前二三八八年（敬王四十三年）後孔子逝世者二年壽八十歲。七歲受學於婆羅門教師，通達諸經學藝。十八歲與淑美之表妹結婚。田獵嬉戲，享盡人間幸福。唯見世間生老病死，人不能離。以此抱厭世思想，又惡婆羅門教階級太嚴，壓制過甚。（當時印度人分爲四級：第一級婆羅門，世掌宗教祭祀。第二級刹帝利，世掌軍政民政。第三級吠舍，世業農工商，是爲平民，皆阿利安族人也。舊有土人列於第四級稱爲首陀羅，世執賤役，是爲奴隸。）惡有

以矯正之。二十九歲生一子，釋迦恐俗累牽纏，益增煩惱。是年十二月辭別家人，馳馬出城。削髮易衣，至王舍城（Rajagir）外由頻闍訶山（Vindhyam.）仲入孟加拉之小山中，仙人棲隱處。訪問高僧，修煉數年。大澈大悟。嘗靜坐於菩提樹（無果科植物）下以悟道。三十五歲始自創一宗教。其教旨以慈悲忍辱爲主排斥階級制度，提倡平等主義，教人鍊心修行，超脫死生輪迴之苦界，入於寂滅無爲之妙境，以臻道德之圓滿。是謂涅槃。涅槃者靈魂恬靜之謂也。佛祖出山說法，普渡衆生，聽衆悅服。經四十餘年之宣化，印度四級人大半皆皈依我佛。

前二二三二年（周顯王四十八年）印度人旃陀羅麴多（Chandragupta）驅逐馬期頓守兵，建立孔雀王朝。王與婆羅門教徒發生衝突，故極力奬勵佛教以抵制之。於是佛教益見昌明。下傳至阿育王（前二一七五年至二一三八年）定佛教爲國教。國中樹立碑刻，載佛祖之教訓。所敍者皆簡單順人情之訓言，而非後世乖謬之鋪張也。此項碑刻遺留至今日者，尚有三十五件。復派高僧佈教於四方：東至緬甸、馬來半島，西至大夏，北至罽賓，南至獅子國。（今錫蘭島。島中有一株世界最古之歷史樹，其名曰菩提樹。確爲當年傳教士將佛祖坐憩之菩提樹分枝移植於此者。佛教徒自古迄今，殷勤保護，）於是佛教傳佈益廣。

大月氏（卽貴霜王朝）王閻膏珍滅罽賓，併有北西兩印度地，亦皈依佛教，爲佛教之護法王。此時婆羅門教已復興其勢力，佛教漸見不振，因此佛教徒往投大月氏者甚衆。北印度遂成爲佛教中心地。次傳至迦膩色迦王，深信佛教。於前一八三二年（章帝建初五年）召集第四次佛教徒大會於罽賓。規定以梵語編訂佛典。此爲北派佛教而爲大乘教。由大月氏傳佈於中亞細亞，踰葱嶺入天山南路，以至於中國、朝鮮、日本。未曾參與此會之佛徒別以

獅子國爲中心，是爲南派佛教，傳播於南洋羣島一帶。(註一)

(二)佛教之入中國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何時？是有三說，玆分別介紹於下：

(1)秦始皇時　相傳始皇時，阿育王藏佛舍利(佛骨也)八萬四千塔。震旦(中國也)之境，有十九處。前二一二九年(始皇二十九年)癸未歲，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齎佛經來宣化。始皇惡其異俗，以付獄。(註二)然據錫蘭傳說，謂阿育王於西紀前第三世紀中葉，嘗派宣教師於四方，其中有赴緬甸及馬來半島者，但未有往中國傳教之說。(註三)

(2)漢武帝時　武帝時霍去病伐匈奴，過焉支山千餘里，渾邪王率衆來降，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列於甘泉宮(秦宮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甘泉山。)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註四)有人遂謂此金人即是佛像。佛像入華，即始於此時。然武帝時，印度亦尚未有鑄造雕刻佛像之事實。故此金人不能武斷爲佛像。(註五)以上兩說，或出於佛教徒之杜撰，未可據爲信史也。

(3)哀帝時　前一九一三年(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或作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註六)(即佛陀經)此乃中國史記載佛經傳入中國，及中國人學習佛經之始。是時大月氏即貴霜王朝。佛教由大月氏傳入天山南路，當起於是時。後漢明帝嘗使蔡愔前往西域求經。蔡愔至大月氏得佛經佛像，及得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乃用白馬馱經像於前一八四五年(永明十年，班超使西域前六年。)還至洛陽。(註七)明帝詔建白馬寺以居之，命二僧以漢文譯佛經四十二章。此爲中國設立佛寺，翻譯佛經之始。佛教由是漸流行於中國。

皇帝楚王英崇信佛法，繪像供奉。（註八）

明帝通西域之後，漢威復振於西域，因之交通便利。於是西土高僧相繼來華。如支婁迦讖、支曜、支謙從大月氏；安世高、安玄從安息；竺佛朔從天竺；康孟祥從康居；（註九）先後東遊從事譯經。佛教流行中國，日見興旺矣。桓帝亦崇佛教，於宮中建祠奉祀。（註十）獻帝初平中（前一七二二至一七一九年）徐州刺史陶謙之運糧官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布席方四五里。）就食及觀者千萬人！（註十一）由此可見後漢之季，佛教宏通之盛況也。然漢時，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其神，而中國人不得出家為僧。（註十二）下至魏文帝始開此禁。自是中國之名僧輩出。

自佛教哲學輸入中國後，士大夫頭腦煥然一新。中國之學術思想為之大變。胡適曾云：『世界上哲學大概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系。西支亦分希臘猶太兩系。初起時四系獨立發生。漢以後，猶太系加入希臘系，成為歐洲中古哲學。印度系加入中國系，成為中國中古哲學。』（註十三）可見佛說之輸入，影響於中國哲學之演化，何等重大！然佛教之輸入中國，則漢通西域所結之一果也。

（註一）參看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第二十五章「佛教之興起與傳布」梁啓超著佛教之初入中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印度佛教之輸入中國」中國文化史第三章「大月氏興隆佛教」及「佛教」。

（註二）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五，及佛祖統記三十五卷。

（註三）參看中國文化史第三章「佛教」。

（註四）見魏書釋老志。

（註五）參看羽溪了諦著休屠王金人考（載史林第卷三第四號。）

（註六）見三國志魏書引魏略。

（註七）見釋氏稽古略。

（註八）見後漢書楚王英傳。

（註九）參看梁慧皎撰高僧傳。

（註十）見後漢書襄楷傳。

（註十一）見後漢書陶謙傳。

（註十二）高僧傳石虎時著作郎王度稱：「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

（註十三）見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篇導言。

本章主要參考書

史記之漢高祖本紀，孝武帝本紀，匈奴傳，張騫傳，西南夷傳，大宛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傳。

前漢書之武帝紀，張騫傳，李廣利傳，傅介子傳，常惠傳，鄭吉傳，甘延壽傳，陳湯傳，匈奴傳，西南夷傳，西域傳。

後漢書之光武帝紀，明帝紀，章帝紀，和帝紀，安帝紀，耿恭傳，竇固傳，竇憲傳，班超傳，班勇傳，段熲傳，西羌傳，西域傳，南匈奴傳。

第二章　魏晉至隋之經營西域

後漢之季，黃巾亂息，羣雄蜂起，互相吞噬；演成三國。至晉武帝統一中國，承平廿餘載，復有「八王禍晉」「五胡亂華」相繼而起。元帝避亂南遷，偏安江左，是爲東晉。其後遞演爲南北朝對峙之局，至隋文帝統一南北，中國復合爲一。然亦不過廿餘載而隋朝土崩瓦解。自後漢末以至隋亡，中間凡三百九十七年，是爲中國社會紛擾時期，亦即漢族式微時期，國威大損，四夷交侵。其時外患之尤急者是爲北方之鮮卑，柔然，突厥諸強族，相繼稱雄於大漠南北及天山北路一帶。此等強族無時不思躍馬南下，染指中原，而鮮卑竟侵入華北，建立後魏朝。同期間內，凡統一中國或割據華北之諸朝，則繼續與北族抗戰，防止其南下，如魏晉之對抗鮮卑，後魏之對抗柔然，北周、北齊及隋朝之對抗突厥皆是也。諸朝爲對抗北族計，皆師「漢通西域，斷匈奴右臂」之策，派使節，發兵馬以經營西域。雖然，其得失成敗，固不能一概而論也。

第一節　天山北路遞爲強族所據

兩漢時代，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除烏孫及車師後部等國外，大部地方盡爲匈奴所佔領。迫北匈奴向西遠走以後，繼之而遊牧斯土者，有鮮卑、柔然、突厥三大國。而鐵勒諸部亦於其間，時露頭角。茲分述於下：

（一）鮮卑　鮮卑在古代遊牧於今西伯利亞地方。東漢和帝時，竇憲擊破匈奴，北單于西走，漠北空虛，鮮卑轉據其地。匈奴八留居者尙有十餘萬落，自號鮮卑。於是鮮卑漸盛。東漢之季，鮮卑有英主檀石槐者出，國勢大振。約在前一七五六年（桓帝永壽二年前數年）檀石槐南略漢邊，北拒丁令，（在今貝加爾湖濱）東卻扶餘（在今遼寧省北部及吉林省），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分爲東中西三大部，各置大人領之，而總轄於檀石槐。如此，天山北路在其西部範圍內。

魏晉時代，鮮卑拓拔氏（是否檀石槐之後裔，於史無徵）頗爲強盛。前一五九七年（晉愍帝建興三年）晉愍帝封拓拔祿官爲代王。其後三年，祿官子鬱律西兼烏孫故地。後二十餘年什翼犍在位，國勢益振，東自濊貊（今朝鮮北部，）西及破洛那（今費爾干），莫不款附。東晉之季，前秦亂亡。拓拔氏乘機統一華北，建立後魏國。繼起而佔領漠北及天山北路者有柔然族。

（二）柔然　柔然部落起於後魏始祖之騎卒木骨閭。木骨閭有罪逃匿山谷，糾集逋逃百餘人。其子車鹿會繼之，始成部落，自號柔然。七傳至社崙，柔然始強盛。社崙於前一五一〇年（東晉安帝元興元年）爲魏道武帝擊敗，北渡大漠，擊破高車（在外蒙北烏梁海一帶），深入其地，兼併諸部，國勢大振。隨草畜牧。其領土東起朝鮮，西迄焉耆，北窮瀚海，南臨大磧。自號豆代可汗。（可汗漢譯爲皇帝。）烏孫國亦被其屢侵，西遷於葱嶺山中，自是天山以北，阿爾泰以南，完全爲柔然所佔。而天山南路之高昌（詳後節）、焉耆、于闐等國亦爲柔然之屬國。柔然在西域之勢力與在張騫未鑿空以前匈奴在西域之勢力不相上下。此是柔然初盛時期。

前一四八三年（宋文帝元嘉六年）魏太武親征，大破柔然可汗大檀。高車諸部爭叛柔然而降魏者三十萬衆，戎馬百餘萬匹。自是柔然國勢稍弱。大檀憂憤而死。子吳提立，入貢於魏。西域諸國亦紛紛貢獻。此是柔然微弱時期。

其後數十年，柔然勢復振。前一四五二年（宋武帝大明四年）擊破高昌，立闞伯周為高昌王，前一四四二年（宋明帝泰始六年）柔然攻于闐。于闐求救於後魏。于闐使者曰：「西域諸國皆已屬於柔然」。可見此時柔然又為天山南北之霸主。下至魏分東西時期，柔然益見強盛。兩魏爭以幣帛公主供奉柔然。唯恐或後，此是柔然復興時期。至前一三七五年（梁敬帝紹泰元年）柔然為突厥所滅。

（三）突厥　突厥是匈奴支族。舊居金山（今阿爾泰山）南，世臣屬於柔然，為柔然鍛鐵。迨其部長土門姓阿史那，部衆漸盛，始與西魏通婚。前一三六〇年（梁元帝承聖元年）土門攻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兵敗自殺。於是土門自稱伊列可汗。後三年，土門滅柔然餘衆，盡有其地。同時土門之弟室點密統率十大首領，有衆十萬，往平西域諸國，自為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突厥之官名）是為西突厥可汗及十姓部落之始祖。

土門子木杆可汗在位時國勢益振。其疆域東至遼東，西達西海（今裏海），廣萬里；南臨大漠，北濱北海（今貝加爾湖），縱五六千里。木杆自居東方都斤山（在今外蒙三音諾顏部境內），統領東方諸部。而命室點密之子達頭可汗居西方千泉（今塔什干北，塔拉斯河附近。南有雪山，三垂平陸，多泉地。）管轄西方各部。如此，天山北路在達頭可汗勢力範圍之內。

突厥強盛時代，適當南北朝末年，是時割據北方之北周、北齊，爭以幣帛公主以事突厥，與東西魏爭事柔然之情形相似。木杆死，其弟佗鉢可汗立。佗鉢益驕，常曰：『但使我在南面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未幾突厥分為東西。初、佗鉢卒子菴邏立。而木杆子大邏便不服。菴邏懼之，乃讓位於伊列可汗子攝圖，是為沙鉢略可汗，居於都斤山。菴邏降居於獨洛水（今外蒙古土拉河），為第二可汗。沙鉢略可汗懼大邏便驍勇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附之。

當是時，隋室勃興，（北周滅北齊，隋代北周，而有華北。（文帝待突厥禮薄，沙鉢略之妻北周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痛周祀絕滅，日夜慫恿沙鉢略為周復讎。於是沙鉢略將率衆入寇。文帝勅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屯兵數萬以備之。又用長孫晟之策，遣使詣達頭可汗賜以狼頭纛（突厥之先狼種也，子孫為君主，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達頭之使來，引居沙鉢略之使上。長孫晟間道至處羅侯（沙鉢略之弟）深布腹心，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前一三三〇年（文帝開皇二年）沙鉢略統四十萬衆，分道入寇，大破邊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沙鉢略亦迴兵出塞。其明年，沙鉢略又入寇隋兵大破之於白道川（在長城之北，今綏遠省陰山之北）。沙鉢略脫所服金甲潛藏草中，敗遁於漠北。沙鉢略素忌阿波驍勇。至是又聞阿波兵敗通使於隋，故出兵攻之。阿波失敗西逃於達頭可汗。達頭發大兵助之，與沙鉢略相抗。自是突厥分為東西。自相水火，殺伐不休。各通使於長安。沙鉢略旋即稱臣於隋。沙鉢略卒，弟處羅侯立，是為莫何可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

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莫何卒，都藍可汗（沙鉢略之子）立。以莫何子染干爲突利可汗，居於北方。

前一三一九年（開皇十三年）都藍遣使求婚。時隋已滅後梁及陳，盡有長江流域，中國統一，兵威頗盛。又慮都藍得尙公主，承藉威靈，達頭突利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故不許其請。而以宗女安義公主妻突利，以離間之。都藍大怒，與達頭聯盟襲攻突利。突利來奔，詔拜爲啓民可汗。其後都藍爲下所殺。達頭亦敗，出奔於吐谷渾（居於靑海）。隋助啓民還居漠北。啓民事隋，甚爲恭謹。

西突厥自阿波被擒後，國人立泥利可汗。泥利卒，其子處羅可汗繼之。前一三〇三年（煬帝大業五年）煬帝西巡至燕支山（在今山丹縣東南），使召處羅可汗來會，可汗不至。帝大怒，然亦無如之何。其後二年，西突厥西方小可汗射匱（達頭之孫）遣使入朝求婚。煬帝復用離間之策，對使者曰：「射匱有好心，吾必立彼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又取竹桃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歸報，射匱大喜，果出兵襲擊處羅。處羅大敗，入朝於隋。

射匱自立爲大可汗，開擴土宇，東至金山，西達西海。玉門以西諸國，皆爲其所役屬。建牙於龜茲北三彌山（今庫車縣北汗騰格里山）。

（四）鐵勒　鐵勒是古代之丁令。漢時居於匈奴之北北海濱，匈奴敗後，其族向西南分散遊牧，分布區域甚廣。在金山西南者有薛延陁，在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天山）有契苾等部（其他從略）各無君長，而臣於突厥。

西突厥處羅可汗，暴弱無道，脅制鐵勒諸部，賦斂煩重。又懼其反叛，殺頭目數百人，於是鐵勒諸部羣起反抗，於前一三〇七年（大業元年）擁立契苾部歌楞爲莫賀大可汗，薛延陀部也咥爲小可汗，屢破處羅之衆。莫賀勇毅絕倫，甚得衆心，兼服鄰國。伊吾、高昌、焉耆諸國皆歸附之。前一三〇五年（大業三年）鐵勒寇邊，帝遣將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遣裴矩往撫慰之。及處羅失敗，射匱大可汗繼興，莫賀、也咥皆去可汗號，復臣屬於西突厥。

上述鮮卑、柔然、突厥皆以漠北爲根據地，天山北路爲其西方領土之一部，與漢代匈奴之形勢相同。西突厥及鐵勒則以天山之北爲根據地。然無論山北任何強族出現，而山南之城郭諸國必被其所役屬，與匈奴之役屬諸國，先後如出一轍！

第二節　葱嶺內諸小國之兼併及其一般情況

北方強族既役屬山南城郭諸國，挾其貲力，侵寇中原，故歷朝經營西域之主要對象，即在於此等小國，恩撫有之，以去敵人之羽翼。因此，未述經營事業之前，對於諸國之兼併及其一般情形，有先述之必要。

（一）山南諸國之兼併　山南諸國自東漢初年以來，互相攻伐，逐漸兼併，魏晉以後，變遷尤大，合成數國。然此數國名稱雖然仍舊，而其王姓，則有變革者。玆將各國兼併之情形，略述如左：

甲、鄯善　併有且末、小宛、精絕等國（奄有今婼羌、且末兩縣，及于闐縣東北之一小部。）亡於後魏太武帝。

詳見於下節。

乙、于闐　併有戎盧、扜彌、渠勒、皮山等國。（奄有今和闐、于闐、皮山三縣。）下至宋朝，尚存在。

丙、焉耆　併有尉犂、危須、山國等國（奄有今焉耆尉犂兩縣。）下至唐朝，尚存在。

丁、龜茲　併有姑墨、溫宿、尉頭等國。（以庫車爲中心。東至輪臺，西至烏什諸縣皆是其領土。）下至宋朝，尚存在。

戊、疏勒　併有莎車、西夜、依耐、蒲犂、捐毒、休循等國。（以疏勒爲中心，東至巴楚，西至葱嶺，西南至蒲犂，東南至葉城諸縣皆是其領土。）下至宋朝，尚存在。以上諸國皆在天山南路。

己、車師後部　併有東且彌、西且彌，單桓、卑陸、蒲類、烏貪訾離等國。（以迪化爲中心，西北至沙灣，東至奇臺，鎭西諸縣皆是其領土。地在山北）。此國何代滅亡，於史無考。唯後魏時其地屬於柔然。

此外尚有車師前部（在今吐魯番縣），後併入於高昌。高昌之沿革，另詳於下。

漢代三十六國，今已合而爲六大國，漸有統一之趨勢。然其後來終未嘗統一爲大國，此何故耶？詳考其要因有三：（1）塔里木大戈壁，橫亘中央，且有山河阻隔，交通困難。兼併不易，統治尤難。此限於地勢不利統一者一。（2）城郭諸國，種植爲務，物質較富，文化較高，生活安逸，習性柔懦，而區域觀念太深，不能結成偉大之力量。此困於人力不能統一者二。（3）山北強族遞興，世世役屬諸國，課以重稅繁役，使無餘力以自強；且役屬者亦不容許其兼併。此限於外患，不能統一者三。

（二）山南諸國之概況　山南諸國之人民，城郭以居，種植爲業，文化程度頗高，物產風俗有足觀者，茲舉數國以見一斑。

甲、于闐　于闐地方亙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城東三十里有河（今和闐河）出玉石。土宜五穀並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洒掃饋食。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云。

乙、焉耆　焉耆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無綱紀法令，兵有刀弓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皆焚而後葬。其制服滿七日，則除之。丈夫并剪髮以爲首飾。文化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即祆教詳見下章），並崇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全國人依釋教齋戒行道。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葡萄酒，兼愛音樂。南十餘里有海（今博斯騰泊），魚鹽蒲葦頗富。

丙、龜茲　龜茲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民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王坐金獅子床。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惟氣候較溫和。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麖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宮（按即公娼制度）。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恆有千餘隻云。

丁、疏勒　疏勒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土產多稻粟、麻、麥、銅、錦、雌黃云。

此外如鄯善、車師前部、車師後部，於史無徵，故從省略。以上是中國古史所記之大概情形，近數十年來，經英國斯坦因（Stein）氏、瑞典海定(Hedin)氏，及其他東西學者，先後前往新疆探檢發掘搜集，獲得古代西域居民遺物、書畫、骨骼等甚多。復經漢學家苦心研究之結果，對於古代西域土著之語言文字，及種族宗教等，均有較顯明之答案。茲轉述其大要如左：

古時西域土著，照其日用言語之各種記錄，大別之可分爲三種：第一種爲吐火羅(Tokhara)語，行於龜茲、焉耆一帶；第二種爲和闐(Khotan)語，或稱爲東方伊蘭語，行於和闐、于闐一帶；第三種爲索格底（Sogd）語（索格底卽康國都撒馬兒罕之古名）廣布西域各處，因康國人習商賈業，分散各都市之故。此三種語言之性質，實際屬於印度歐羅巴語；其中和闐語及索格底語則爲印度歐羅巴之東方系統，同屬於伊蘭語之部類；吐火羅語之外形雖似是西方系統上之拉丁語，而實質是否不屬於東方系統，卻是疑問。但是三者皆屬於印歐語，乃是判然之事實。由此以觀，古代西域之土著實是雅利安(Aryan)人種，尤其是住在波斯高原人，是屬於伊蘭人種系統也。除根據語文外，更研究其骨骼，尤其是頭蓋，發現在鄯善及車師地方住民，頗適合於伊蘭人種型。就是該地現在之住民，行各種人類學之調查結果，亦證明其中一部份是屬於伊蘭人種也。又斯坦因氏在于闐國境內檀檀·威利克（Dan-dan-vilig）寺院板壁上發現一畫，畫中有王、王妃、侍女及盛飾之寵、諸人之容貌服飾，均屬於「伊蘭」人型。總之根據語言文字、骨骼、古畫，皆足以證明古代西域土著，是雅利安種人云。案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有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又可見于闐人與其他西域人，顯然不是同種。

西域古代之宗教有佛教、祆教（波斯之拜火教）、摩尼教（亦自波斯傳入）、景教（基督教之一派納司托留司教）等。其中以佛法爲最風行。中國古史如北史、魏書、隋書、唐書中各西域傳均有簡略之記載。惟西域諸國究竟何種經典用何種語言文字以行佛典古史記錄殊不詳悉。據近來探檢發掘之結果，關於佛教者，有梵語經典，有于闐、龜茲、焉耆等處方言翻譯之經典，以「索格底」語及「突厥」語譯出之經典發現尤多。就所獲經文及自古記錄而觀，可知行於西域之佛教性質，大體於龜茲，焉耆一帶地方爲「小乘」教之勢力；而於于闐爲中心之南道諸國，則流行「大乘」教。摩尼教及景教之漢譯經文在敦煌千佛洞中已有發現；又高昌寺院廢墟中亦發現多數中世波斯語、索格底語、突厥語書寫之兩教經文斷簡。惟祆教之經文，尚未有發現，殊出人意外云。（註一）

以上是天山南北諸國之大概情形，此外葱嶺以西諸國，此期內與中國發生關係甚少，故略而不述。

第三節　魏晉至隋經營西域之情形

魏晉至隋嘗派使節以招撫西域，發兵馬以征伐西域，前已言之矣，茲述其詳情於下：

（一）魏晉時西域諸國之入貢　三國鼎峙，魏據華北，國勢頗強，聲威遠播。當時西域諸國雖不能盡至，而諸大國則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計天山南路有龜茲，疏勒、于闐、鄯善。車師，而焉耆獨不與焉，此何故耶？山北有車師後部（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及烏孫兩國。葱嶺以西祇有康居，大月氏兩國。魏置戊己校尉以護西域。

司馬氏代魏，是爲西晉武帝時，聲威頗振。前一六三七年（咸寧元年）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卑。其明年又用兵討鮮卑。其後四年，卽有西域之車師前部、鄯善、龜茲、焉耆諸國遣子入侍。葱嶺外大宛、康居亦遣使貢馬（考其時天山北路爲鮮卑之西部，車師後部之名不復見於史籍，或亡於此時歟？烏孫尙存在，未與晉通。山南之疏勒、于闐亦未通貢。車師前部等四國之入貢，在鮮卑被討之後，則諸國爲鮮卑役屬之故也。）

未幾五胡亂華，華北糜爛。元帝渡江，是爲東晉。

（二）前涼張駿之平定西域　東晉初年，據有涼州（今甘肅皋蘭以西至敦煌。）者，是漢人張駿。史稱爲前涼。其時華北大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惟涼州平靖，勢力頗振。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品。前一五八八年（東晉明帝太寧二年）（註二）駿命其部將楊宣越流沙，討平鄯善、龜茲。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美女。焉耆、車師前部、于闐諸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有文曰「執萬國建無疆」。

西域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前一五八五年（成帝咸和二年）（註三）駿發兵擒趙貞，將戊己校尉所治地置爲高昌郡（今吐魯番東南喀喇和卓。）是爲中國在天山南路設立郡縣之始。其後，前秦苻堅統一華北，前涼亦爲其所併。

（三）前秦時呂光之征討西域　苻堅統一華北之後。不第欲南併東晉，而且欲西通西域。前一五三〇年（東晉孝武太元七年（車師前部王、鄯善王入朝。苻堅賜以朝服，引見於西堂，兩王見宮室壯麗，儀威嚴肅，甚爲震驚，因請年年貢獻。苻堅以西域道遠，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永爲定制。兩王又謂：「大宛諸國，雖來入貢，而不忠

純。今依漢制，復設都護。若王師出關，願爲鄉導。」苻堅命呂光爲持節都護西討諸軍事，統兵七萬五千，以征西域。令鄯善車師兩王爲前驅。呂光進兵至高昌郡，聞苻秦攻東晉，欲頓兵不進，部下入諫，故繼續西行。呂光至焉耆，焉耆王開城降。復西攻龜茲，龜茲據城拒戰。卒爲呂光攻破，更立新王。於是威名大振，西域諸國之貢款使節相率於道。諸國又將漢朝所賜符節奉上。呂光奏請易以新符節。

苻堅攻東晉，大敗於淝水，前秦瓦解，華北又成四分五裂。其時呂光以龜茲富饒安樂，欲留居其中。而光得天竺沙門鳩摩羅什。羅什者父天竺人，母龜茲王妹。性聰慧，七歲隨母出家，從師受經。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西域諸國，信仰備至。苻堅嘗聞至大名。呂光出師時，堅命之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歸。」及破龜茲，果獲羅什。羅什立志傳教於東土，故勸呂光東歸。呂光乃大會文武共議歸留大計，部衆亦主張東歸。於是用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駿馬萬餘匹而還。呂光入玉門關，攻取涼州，建立後涼國。光命其子覆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守高昌郡。焉耆、龜茲諸國朝貢於呂光。後涼建國十五年，被沮渠蒙遜所奪，稱爲北涼。北涼亦屬有高昌郡，並控制西域諸國。

（四）後魏之經營西域　前秦亂亡之後，鮮卑拓跋珪（翼什健之孫）入據華北，建朝號後魏，是爲道武帝。道武之孫太武時大破柔然，威震西域。前一四七七年（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疏勒、龜茲、焉耆、車師、鄯善、烏孫、悅般（在烏孫西北，是匈奴之遺衆。後漢北單于敗走後，尚有匈奴部衆屢次侵擾伊吾及車師後部，此部人或即悅般之祖先）渴槃陀（在葱嶺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今蒲犂縣。）、粟特（在康居北，古奄蔡國。）九國，遣使貢獻。魏太武

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往報。恩生等始度流沙，爲柔然所執。太武遣人切責柔然可汗吳提。（吳提之父大檀爲太武所敗。此時吳提入貢於魏，）吳提始放還恩生等。竟不能達西域。後二年，太武復遣侍郎董琬等多攜金帛出鄯善招撫九國。董琬至烏孫（此時被柔然所侵，西遷於葱嶺山中。），烏孫發使爲鄉導，西至破洛那（古大宛，今費爾干）者舌（古康居地，今塔什干）。於是西域使節隨董琬入貢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者不間於歲。（國名見後表）而魏使亦多至數十人。

魏太武時，除派遣使節招撫外，又嘗兩度用兵於西域。

(1)伐鄯善　初，太武滅北涼，北涼王弟無諱使其弟安周投於鄯善，教鄯善王絕魏。鄯善王亦以爲北涼已亡，與魏爲鄰，若與通使，其使知我虛實，取亡必速。因此，杜塞道路，刼殺往來使者。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前一四六七年（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武命周公萬度歸發涼州兵襲攻鄯善。鄯善王降。太武以韓拔爲鄯善王，護西域校尉，鎭守鄯善。賦役其民，比於郡縣。古鄯善國亡。

(2)伐焉耆龜茲　焉耆恃地多險，常剽刼魏使，太武命萬度歸領五千騎征之。前一四六四年）元嘉二十五年）九月，攻下焉耆。焉耆王逃於龜茲。萬軍又西進，討平龜茲。自是以後，諸國貢獻不絕。

敍述至此，將歷朝經營西域之情形暫且按住，先將此時期內天山南路新興之王國加以說明，以淸眉目。此王國爲誰？卽高昌國是也。

（五）高昌王國之成立　高昌原是車師前部之轄地。後漢之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昔漢武遣兵征

西，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於此。其地有漢時高昌壁，故名高昌。或謂因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故稱高昌。晉之戊己校尉亦駐於此。前涼張駿始於此地設立高昌郡。其後歷朝皆置太守鎮之。（車師前部亦仍存在，在高昌西北之交河城今吐魯番西招哈和屯。）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境內有八城皆有華人，漢魏之遺黎也。當北涼亡時，王弟無諱渡流沙，襲據高昌郡。又侵略車師前部地，取其三分之二。至前一四五二年（宋武帝大明四年）柔然擊破高昌郡，立漢人闞伯周為高昌王。是為高昌建國之始；亦即中國人在天山南路立國之始。然其後王姓時易由闞而張而馬。至一四一五年（齊明帝武建四年）國人殺王馬儒，而擁麴嘉為王，稱臣於柔然。麴氏本金城（今皋蘭縣）人也，亦為中國人。

麴氏朝高昌之官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文字亦同，兼用胡書。有五經諸史，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王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又麴氏一代共制定有重光、章和、永和、建昌、延昌、延和、義壽等年號。（註四）凡此種種，皆是中國文化所被，與其他西域諸國大異。又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被髮左衽，屈從胡俗。歷朝世事柔然、突厥及鐵勒。亦有時入貢於中國。其疆域在後魏時有八城，北周時有十六城，隋時有十八城。城數漸多，領土亦必漸擴。車師前部不知何年併入於高昌。高昌有二公：一為交河公，駐交河故地也；一為田地公，駐柳中城故地也。高昌可視為漢人之殖民地，一方面保持漢文化；一方面則在政治上社會上又受北方及西域之影響而成一種複雜之文化也。

（六）隋朝之經營西域　隋文帝帝統一中國，又北服突厥，國富民殷，海內晏平。煬帝繼之，乃有志於通西域。

其時西域商人多至張掖（今縣名）與華人互市，帝命侍郎裴矩管理胡商事務。裴矩知帝志勤遠略，乃探訪胡商，詳悉各國之風俗、山川、險要，撰西域圖記三卷上於天子。煬帝大悅，命裴矩招致西域諸國。

前一三〇四年（大業四年）帝以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東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其時伊吾屬於鐵勒。師出玉門，而啓民可汗之師不至。世雄孤軍度磧（當指今星星峽至哈密之沙磧）。伊吾初以爲隋軍不能至，故不設備。聞世雄已至，大懼請降。世雄乃於漢伊吾城之東築城，留卒千餘人戍之。

明年六月，煬帝西巡至張掖。出巡之先，命裴矩出西域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官名），啗以厚利，召使入朝。駕幸燕支山，伯雅，伊吾吐屯設及西域二十七國使皆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麗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嗔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富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其後諸國相率入貢者三十餘國，煬帝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當時山南除高昌、伊吾外，尚有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等四國皆遣使入貢。山北鐵勒及西突厥亦皆通好於隋。葱嶺外入貢者有二十餘國，參看後之附表。

煬帝招致西域，常誇示富庶以誘之。茲舉二例於下：出巡之月，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之使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煬帝立淸樂、龜茲、西涼、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大業六年正月十五日，於端門街（洛陽皇城端門外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光火燭天地，終月而罷。

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元霄行樂，迄今猶然。）諸蕃請入豐都市（東部之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龍須草織成之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纏樹何爲！」市人慚，不能答。案煬帝此舉，蓋深知西域人嗜利，故以利爲餌也。

隋又嘗於今婼羌、且末兩縣地方，設置鄯善、且末兩郡。欲知設郡之緣起，須明隋破吐谷渾之事實。吐谷渾者遼東鮮卑族人也。父涉歸，弟慕容廆。廆後來進據華北，建國號前燕，爲五胡十六國之一。吐谷渾初與廆不協，度隴山，入據青海，征服諸羌。其後人以吐谷渾爲國名，下傳至呂夸，自號可汗。都於青海西十五里之伏俟城。其部落有城郭而不居，逐水草以牧畜。煬帝時，鐵勒犯邊，旋遣使謝罪。命裴矩往撫之。裴矩說鐵勒擊吐谷渾以爲報効。鐵勒果於前一三〇四年（大業四年）七月，襲破吐谷渾之衆。明年隋軍又大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南奔於雪山（今西康省雪山）。其衆來降者男女十餘萬口。自臨羌（今湟源縣）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於是置爲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後兩郡，古鄯善國之地，魏太武曾倂有其地。不知何時入於吐谷渾，今則爲隋之郡縣。中國於天山南路設置郡縣，以此爲第二次。

煬帝又於磧石鎭（今磧石山）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保障通西域之大道，規模頗爲宏遠。可惜不出十年，天下大亂，隋朝覆亡。經營西域之事業，亦如曇花一現！

後魏及隋葱嶺外貢使國一覽表

後魏時	隋時	今地名
悉萬斤	康國	撒馬爾罕
米國	米國	馬江 (Maghian)
史國	史國	碣石城 (Kash)
忸密	安國	布哈爾
曹國	曹國	米塘 (Mitan)
何國	何國	喀沙尼亞 (Kashania)
者舌	石國	塔什干
吐火羅	吐火羅國	阿母河南（古大夏地）
嚈噠	嚈噠	阿母河以南至印度（匈奴種自金山南徙於此）
破洛那	鏺汗	費爾干
悅般	匈奴之遺衆在烏孫西北	巴勒喀什湖之東北
粟特	古奄蔡國匈奴西徙殺其王而有其地	高加索山及裏海北
大月氏		阿母河南
罽賓	漕國	克什米爾

南天竺		印度南部
波斯	波斯	波斯國
	烏那曷	巴里黑 (Balkh)
	穆國	木鹿城

附註：據北史西域傳，魏時葱嶺外通使國尚有數小國，茲未錄。

綜觀上述歷朝之統一或割據政府，當其國勢稍振時，必征討北族，且常有事於西域；然必須先制服山北之遊牧強族，然後山南及嶺外之諸國始能暢通無阻。如漢代之通西域，必先克伐匈奴之情形完全相似。然歷朝建號不長，勢力不充，經營時間亦暫，論其成績無大起色也。假如當時有強大持久如匈奴者雄視於山北，吾恐歷朝不能伸張其勢力於西域諸[illegible]矣！

(註一)參看 Le Corp: Die vierte deutsch Turfan-Expedition. Stein: Ancient Khotan。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古代西域人種」。

(註二)張駿取高昌據晉書張駿傳與失河南之地同年，而失河南事，據成帝紀在咸和二年。

(註三)張駿伐龜茲據張駿傳在建興十二年，然建興祇有四年，十二年即東晉第二代皇帝明帝永寧二年，蓋前涼猶用愍帝年號也。

(註四)高昌之年號，中國史未載，乃是近代吐魯番掘出之遺文中見之。

本章參考書

後漢書之鮮卑傳。

魏志之鮮卑傳，及其所引魏略。

晉書之武帝紀，地理志，西夷傳，張駿傳，苻堅載記，呂光載記，沮渠蒙遜載記，鳩什摩羅傳。

魏書之道武帝紀，太武帝紀，蠕蠕傳。

北史之蠕蠕傳，突厥傳，西域傳。

隋書之煬帝紀，地理志，裴矩傳，薛世雄傳，突厥傳，鐵勒傳，西域傳，吐谷渾傳。

第二章 唐朝之經營西域

隋煬帝荒淫無度，以致天下困窮，豪傑蜂起。神州鼎沸、唐高祖起義師、入據長安，掃盪羣雄，天下復歸於一。太宗繼位，政治昌明，國民康樂。高宗嗣立，繼續昇平，國勢益盛。二帝功業。外征較內治尤宏。其武功之著者有如：

東北滅百濟，高勾麗，

北方平東突厥，滅薛延陀。

西北取高昌等國，平西突厥，撫葱嶺外諸國。

西方服吐谷渾，和吐蕃。

南方服嶺南、黔中諸酋。

於是黃海東海以西，鹹海裏海以東，貝加爾湖以南，安南以北，完全內屬。亞洲中東南三部之主權，皆入於大唐之手。漢族第二次大帝國復成立。中國聲靈，於斯爲烈。然本章所述，祇限於西域，卽玉門關以西之武功；而北方西方與西域有直接重要之關係者，亦隨時附及之。若東北及南方之事，則略而不論。

唐初、中亞細亞之霸主是爲西突厥，西突厥之東大漠南北有東突厥，青海地方有吐谷渾，皆與中國爲鄰，屢犯邊境。尤以東突厥爲最橫暴。太宗時，東突厥頡利可汗嘗自領前鋒，進至渭水便橋之北。故當時，中國之大患，北爲東

突厥，西突厥不與焉西爲吐谷渾，西突厥亦不與焉；何也？因二國介居中國與西突厥之間故也。

太宗先滅東突厥，（在前一二八四年卽貞觀四年）取漠南，漠北爲薛延陀所佔。繼平吐谷渾，又與吐蕃和親。又乘西突厥之內鬨，而略有天山南路之高昌諸國。高宗承志，先翦薛延陀，次平西突厥，葱嶺以西諸國亦梯山度磧，稱臣奉貢。以安西都護府統治之。後罹武韋之亂。國威大損，而突厥遺衆，吐蕃，大食乘機與唐爭西域。玄宗繼位，政治革新，聲威復振。置安西北庭兩節度使以經營西域，政治勢力遠達於裏海之南。不幸晚年荒淫，旣寵楊貴妃，又信楊國忠。卒致安祿山造反，兩京失陷，萬乘蒙塵。吐蕃躡之，奪取隴右。中原與西域之交通，爲之阻絕。北庭安西之官民，雖竭智盡忠，爲國守土，奮鬬達三十餘年之久，然終之難逃吐蕃之虎口！其後至宣宗時，雖嘗恢復河隴，復開西域之大道；然斯後內亂頻仍，國基動搖，雖有志以復西域，其如力不從心何！此乃唐代經營西域之得失情形也。至其詳細事蹟，容於下分述之。

第一節　唐取天山南路諸國

唐初、天山南路較大者有一城五國，卽伊吾城。及高昌、焉耆、龜茲、疏勒、于闐是也。伊吾爲西突厥之領土，諸國爲西突厥之屬國。然亦嘗入貢於中國。太宗乘西突厥之內亂，伸其鐵腕於玉門關外，由近而遠，自東徂西，將諸國次第收入於版圖。茲述其經過如左：

（一）招撫伊吾　伊吾城（今哈密縣）是漢朝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一千。人民驍悍，土地良沃。隋

時內附，於漢城東築城爲伊吾郡。隋亡，爲胡人所據，附於西突厥。前一二八二年（貞觀四年）七月，太宗詔涼州（今武威縣）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當指今甘新兩省交界之處）貯糧，賑給西突厥人之散在伊吾者。招慰使節，相望於道。大亮上言：「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給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屏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其言。九月，伊吾城主入朝，率所屬七城來降。太宗以其地置西伊州。後二年改爲伊州。自是大唐之鐵蹄已跨入西域門內矣！

（二）略取高昌　高昌王都交河城。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有草名白疊，採花可織爲布（卽草棉，由印度傳來。）俗辮髮垂後。其王麴伯雅卽後魏時麴嘉之六世孫也。煬帝時，伯雅入朝。帝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唐高祖初年，伯雅卒，子文泰嗣，亦數遣使朝貢。西域諸國如有動靜，輒以奏聞。前一二八二年（貞觀四年）文泰入朝。太宗賞賜甚厚。賜宇文氏女姓李，更封爲常樂公主。然文泰歸國之後，態度突變，種種措施，顯示叛唐。有如西域諸國入貢通商，道經高昌者，文泰稍稍留難之，後來又完全斷絕之；見伊吾內附，與西突厥聯兵共擊之；隋末中國大亂，華人投入東突厥者甚衆，及東突厥亡，有西奔於高昌者，太宗令其放還，而文泰不從；文泰又與西突厥聯兵共破內附之焉耆，虜略其人民；又遣使告薛延陀曰：「旣稱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謁其使者？」又貢獻疏略，奉詔不朝；增築城池，準備攻守。太宗嘗遣使責問。文泰答曰：「鷹飛于天，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室，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耶！」負隅不服之心，完全暴露。文泰之所以如此決心反唐，究有何特而不恐耶？蓋有重要之原因三：一是文泰入

朝時，見秦隴以北，城邑蕭條，不及隋時之富庶，逆料唐不能發大兵；是以爲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何能致大軍？三是高昌前與西突厥聯婚，葉護可汗之長子卽文泰之妹夫也。（註一）此時又以金帛厚賂西突厥，相約有危急則來援，總之，料唐弱，恃大磧，倚外援三種謬見，鑄成反唐之大錯。是時會薛延陀自請爲先鋒以伐高昌。太宗命唐儉北行，與薛延陀共商進兵事宜。又冀文泰能悔過，下璽書曉示禍福，促令入朝。而文泰稱疾不至。用兵之意始決。

前一二七三年（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以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突厥、契苾之衆數萬討之。羣臣爭諫，以爲兵行萬里，難以得志；且天界絕域，雖得之亦不可守。太宗不聽。大軍進至磧口，文泰病死，子智盛立。明年八月唐軍襲攻田地城（今鄯善縣西南魯克沁）。契苾何力爲前鋒，拔其城，虜七千人。唐軍以勁騎夜逼交河城。智盛致書乞降。君集答以「如能悔禍者，當面縛軍門也！」智盛不應。大軍進撲，塡塞城池，用衝車以撞城堞，用飛車以擲石子，石如雨點，城中大沸。智盛詣軍門，流汗伏地乞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其地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卽今鄯善、吐魯番二縣地。

先是其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手自消滅！」（案用月字不通）文泰下令捕造謠者，不能得也。

太宗以其地置西州。魏徵進諫曰：「今利其土地，屯守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出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不納。旋又置安西都護府。

初、文泰以金厚賂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可汗令葉護屯於可汗浮圖城（在今孚遠縣北二十里）與高昌相影響。唐軍取高昌時，葉護未來救。不救之原因，史未明言，唯考其時，正值咄陸可汗與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攻擊最激烈之時，或者忙於內戰，不暇救高昌歟？其後二年，咄陸滅葉護可汗，乃發兵侵伊州及天山縣。（參看下節）

（三）平定焉耆　焉耆、漢時故國，今焉耆尉犂二縣地。勝兵二千，戶四千。其地良沃，宜黍蒲萄，饒魚鹽之利。俗斷髮，喜遨遊。其王姓龍氏。常役屬於西突厥。前一二八〇年（貞觀六年）七月，焉耆王始遣使入貢，自隋亂以來，大磧路（自玉門關度白龍堆往焉耆之大路）閉塞，西域之商人使節，皆取道於高昌。焉耆王請復開大磧路。太宗許之。高昌王怒，大掠其邊。又嘗破其五城，掠一千五百人，大焚廬舍。唐軍取高昌時，告知焉耆。焉耆王大喜，請為聲援。高昌既平，放還焉耆人七百，及所佔之城。焉耆王大喜，遣使貢謝。

未幾，焉耆附於西突厥，不入朝貢。太宗命安西都護郭孝恪觀察動靜，相機進取。會焉耆王弟頡鼻、栗婆準、葉護等三人來降。郭孝恪奏請進討。詔郭孝恪為西川道總管，於前一二六八年（貞觀十八年）發步騎三千，以栗婆準為前導，自銀山道（在焉耆東三百餘里）進兵。初、焉耆王以都城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博斯騰泊）繞其外，故恃而不備。郭孝恪倍道前進，乘夜渡水，撲城下，天將明鼓噪登城，執其王突騎支以歸。令栗婆準攝理國事。唐軍撤退後三日，西突厥之兵至，囚栗婆準，而使吐屯（西突厥派往監督屬國之官名）理國事。吐屯遣使來告。太宗嚴責之。吐屯不敢為王。國人立栗婆準為王。其從兄阿那支自立為王，執栗婆準送於龜茲，殺之。其後唐平龜茲。先擒阿那支，更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為王。後以其地為焉耆都督府。

（四）平定龜茲　龜茲、漢時故國也。都伊邏盧城（今庫車縣）。其王姓白氏。（漢班超立白霸爲龜茲王）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學胡書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錦蒙項，着錦袍金寶帶，坐金師子牀。有良馬封牛。饒蒲萄酒，富室多至數百碩。高祖太宗朝皆遣使貢獻。然臣屬於西突厥。唐伐焉耆時，龜茲助焉耆。自是職貢頗闕。前一二六五年（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太宗以阿史那社爾（處羅可汗之子，前時來降者）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率安西都護郭孝恪等，統鐵勒十三部，十餘萬人，以伐龜茲。明年九月，社爾由今奇台、阜康西進，破處月處密部落（西突厥之屬部）。十月由焉耆之西，進至龜茲之北。龜茲王訶黎布失畢棄城，西奔於撥換城（今阿克蘇縣）。社爾擒之。西突厥援兵至，郭孝恪戰死。西突厥之兵，卒爲社爾所敗。於是龜茲悉平。立王弟葉護爲王。勒石紀功。旋徙安西都護府治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龜茲，號爲四鎮。是爲山南設置四鎮之始。

前一二六二年（高宗永徽元年）命有司罷四鎮，以前王訶黎布失畢爲龜茲王。（註二）明年移安西都護府治於高昌故地。

前一二五六年（顯慶元年）其大將羯獵顚與訶黎布失畢不和，拒其返國。又降附於西突厥賀魯。後二年唐軍平龜茲，更立白素稽爲王。復移安西都護府於此。以高昌爲西州都督府，拜智盛弟智湛爲都督。

（五）招撫疏勒　疏勒、亦漢時故國，都迦師城（今喀什噶爾）。勝兵二千。俗事祆神有胡書文字。其王姓裴氏。貞觀中，西突厥以女妻王，自是屬於突厥。

前一二七七年（貞觀九年）遣使貢名馬。自是朝貢不絕。高宗時，以其地置疏勒都督府。

（六）招撫于闐　于闐都西山城（今和闐縣治西）。勝兵四千人。其國有玉河，出美玉。俗多機巧，好事祆神，崇佛教。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爲筆，以玉爲印。凡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自漢武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績。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於東國。東國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之，置蠶種帽絮中。關吏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蛾。蛾飛盡，乃得治繭。王姓尉遲氏。臣於西突厥。

前一二八〇年（貞觀六年）遣使貢玉帶。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時，其王伏闍信獻橐駝三百以犒軍。社爾命長史薛萬備至其國，陳說大唐威德，勸伏闍信入朝天子。明年七月，入朝。高宗時，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

綜而觀之，山南諸國皆西突厥之屬國也。諸國之背，唐有西突厥爲後盾；唐軍之進取，有西突厥來抗拒。然其時西突厥內訌正熾，勢力分散，終不敵新興之唐軍。且太宗所用以取諸國之士卒，多是突厥及鐵勒之健兒；參與各役之名將，如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等，皆來自鐵勒、突厥之大英傑。所以太宗朝能將山南主要地域次第收入於版圖也。

伊州、西州、唐書地理志列於內地州縣中。焉耆、龜茲、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列於羈縻府中，屬於安西都護府。

山南除上列各地外，尚有四地：(1)朱俱波（今葉城縣）前一二七四年（貞觀十二年）入貢。(2)喝盤陀（後魏譯作渴槃陀。今蒲犂縣）開元中（前一一九九年至一一七九年）始取其地，置葱嶺守捉。（唐制：邊境戍

兵，大者曰軍，小者曰守捉，曰鎮。）爲安西極西之邊戍。地扼四鎮往葱嶺西南之咽喉。故開元後頗重視此地，(3)折摩馱那（今且末縣）高宗時更名播仙鎮。(4)納縛波（今婼羌縣）。考且末、婼羌二地，漢代爲且末、鄯善兩國地；魏晉以後併入鄯善；隋時，置且末、鄯善二郡。自漢至隋，此地頗令人重視，以其扼玉門關往于闐之要衝也。隋以後，沙漠日擴，水草日乏，交通益見困難。故此地淪爲荒僻，不能復引人注意矣！

（註一）唐僧玄奘往西域求經至活國（即孔度斯 Kunduz）即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設者官名）所居之地，呾度設又是高昌王妹壻。（玄奘事蹟詳載於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及辯機撰大唐西域記）。

（註二）高宗復立阿黎布失畢爲王之年，唐書西域龜茲國條中未明言，據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在永徽元年，蓋高宗罷四鎮乃復立其故王也。

第二節　唐平西突厥

西突厥爲中亞細亞之霸主數世於茲，唐高祖初欲聯之以制東突厥，及太宗繼位，適西突厥內亂，唐乃略取其天山南路之屬國，以撤其南面之藩籬；同時又滅東突厥，以去其東面之屏蔽。於是西突厥唇亡齒寒，若能團結內部，或可自保，然而猶自鷸蚌相爭，不知覺悟。卒爲唐軍所乘，而收漁人之利。茲述其經過如下：

（一）西突厥之強盛　西突厥脫離東突厥而獨立。及射匱可汗襲敗處羅可汗而自代，稱雄於西域。既見於上章。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於攻戰。北併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控弦數十萬。初建庭於伊黎河流域，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其疆域北起阿爾泰山，南踰阿母河與波斯相接；東自巴爾坤湖，西跨裏海

與東羅馬爲鄰，爲有史以來，中亞第一強大之汗國。對於所屬之諸國王，悉授以頡利發，并派一吐屯以監統之，督其征賦。

前一二九二年（高祖武德三年）統葉護可汗遣使貢條支（阿拉伯）巨卵，當時正苦東突厥大爲邊患，故高祖對於西突厥特加優渥，約彼聯兵共破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許之。東突厥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未幾，統葉護又遣使求婚。高祖志欲實施「遠交近攻」之策，許其所請。又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會東突厥連年入寇，西北路阻，以故通婚未成。前一二八五年（貞觀元年）統葉護遣使與高平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

時統葉護自負強盛，不以恩德待國人，部衆多背叛。其明年被其伯父莫賀咄侯所殺。莫賀咄侯自立，是爲屈利俟毘可汗。自是西突厥始生內亂。

（二）西突厥之內亂　西突厥自統葉護被殺，內亂紛紛，甲仆乙興，你爭我奪，情形甚爲複雜。玆述其概略如左：

屈利俟毗可汗，初爲小可汗，今殺統葉護而自立爲大可汗，國人不服，更立統葉護子爲肆葉護可汗。於是始有兩可汗，互相攻擊，殺伐不已。前一二八二年（貞觀四年）俟毗可汗，遣使求婚。太宗以其內亂，不許。肆葉護因是舊主之子，得國人擁護，卒將俟毗可汗撲滅。西突厥復歸於統一。惟肆葉護北伐薛延陀（在大漠北）爲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又猜愎，待下苛酷，被部衆所逼，走歿於康居。國人迎立泥孰，是爲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之父莫賀設，本隸於統葉護可汗者，高祖時來朝，太宗（時爲世子）與莫賀設結爲盟兄弟。至是咄陸既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太宗乃於前一二七九年（貞觀七年）遣使册立爲呑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賜以鼓纛段綵巨萬。是爲大唐册立西突厥可汗之始。其明年咄陸可汗卒，弟沙鉢羅咥利失可汗立。

沙鉢羅咥利失可汗立之明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不久，其國分爲十部，每部置一統領，號爲十設。每設賜箭一枝，故又稱爲十箭。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管五箭。其左廂號五咄陸部，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廂號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五咄陸部居於碎葉（瀨河）以東，五弩失畢部居於碎葉以西。左右兩廂，合稱爲十姓部落。自是以後，五咄陸與五弩失畢常常各擁可汗，互相對峙。不久，沙鉢羅咥失利可汗，爲部下所逐，逃於焉耆。五弩失畢部迎之歸國，光復故土。

前一二七四年（貞觀十二年）國人更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咥利失相對抗。於是西突厥又分爲二。

乙毗咄陸可汗建庭於鏃曷山（未詳所在）西，稱爲北庭。其明年，乙毗咄陸可汗誘通沙鉢羅咥利失之部屬，將咥利失迫逐於拔汗那（今費爾罕）而死。弩失畢部更立咥利失弟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此可汗建庭於睢合水（未詳所在）北，稱爲南庭。東以伊犂河與北庭乙毗咄陸可汗分界。前一二七一年（貞觀十五年）太宗遣使加以册封，賜以鼓纛。但不久，乙毗咄陸可汗殺葉護可汗，而併其地。弩失畢部叛去。

乙毗咄陸可汗既併南庭，又南取吐火羅。（阿富汗北部。）勢力大振，專擅西域。乃於前一二七〇年（貞觀十

六年）遣兵入寇伊州，爲安西都護郭孝恪所敗。又使處月處密部來圍天山縣。（西州屬縣。今吐魯番縣屬托克遜城。）郭孝恪又大敗之，乘勝逐北，進破處月所居城，（在今阜康縣境）更西追至遏索山（今綏來縣南哈屯博克達鄂拉。）斬首千餘級，降伏處密部。考是役在唐滅高昌後二年，乙毗咄陸此舉可視爲應文泰前約而來援救，亦可視爲忌唐得伊西二州，而來爭奪。是爲大唐與西突厥直接交兵之始。

弩失畢部既不服乙毗咄陸，乃遣使來朝，求册立新可汗。太宗果應其請，遣使册立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發兵攻乙毗咄陸，咄陸失敗，出奔於吐火羅。乙毗射匱優待被咄陸所拘留之唐使，送歸長安。又於前一二六六年（貞觀二十年）貢方物，且求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疏勒、于闐、朱俱波、葱嶺（即喝盤陀。今蒲犂縣）五國爲聘禮。（此時未伐龜茲，故此五國尙屬於西突厥。）但婚未成，而乙毗射匱，被賀魯所併。

賀魯原是乙毗咄陸可汗之葉護，居於多邏斯川。（額爾齊斯河）乙毗咄陸出奔吐火羅後，賀魯亦被乙毗射匱壓迫，不能安居。乃於前一二六四年（貞觀二十二年）四月率衆數千帳，求內屬。始置瑤池都督府，屬於安西都護府。以賀魯爲瑤池都督，處其部衆於庭州莫賀城（在今阜康縣東一百九十里。）

綜觀上述，自前一二八四至一二六四年爲西突厥「鷸蚌相持」最激烈之時期。唐太宗利用此機，助順制逆，扶弱抑強，終收「漁人之利」。

又在此良機期中，太宗取天山南路以去其南藩，既見於上節。復取大漠南北以撤其東面之屏蔽，此事關係重大，不可不略述之。

唐初、東突厥屢爲邊患，高祖太宗都曾圖謀利用西突厥統葉護可汗以攻之，但無結果。太宗乃利用居於金山西南之薛延陀以圖東突厥。前一二八三年（貞觀三年）太宗遣使册立薛延陀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其明年，太宗遂平東突厥，漠南屬於中國（仍爲突厥遺衆所居，置爲府州）。漠北爲薛延陀所佔。薛延陀擁衆二十萬，橫行漠北，窺伺漠南，欲併呑突厥遺衆而侵略中國邊境。前一二六七年（貞觀十九年）夷男卒，二子爭立，國中大亂。明年六月，太宗命李世勣滅之，虜三萬人。唐又乘勢收撫鐵勒八十一部，其中有回紇部，又名袁紇，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今外蒙色楞格河）上。回紇後來贊助唐取西突厥，勞績卓著。唐置郵遞六十八所，通於北荒，將其地置爲府州。於是大漠南北全屬於中國。而西突厥失去東面屏藩矣。

（三）西突厥之蕩平　賀魯內附之後，祕密招撫散亡部屬漸衆，羽翼日豐。前一二六三年（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高宗立。賀魯即欲乘中國有大喪而奪取西伊二州。幸中國有備，故不敢發。後二年（永徽二年）正月賀魯擁衆西徙，建牙於雙河（今博羅塔拉河）及千泉。自號爲沙鉢羅可汗。統有十姓部落，西域諸國歸附者甚衆。勢力大振。七月，命其子咥運入寇庭州（今孚遠縣北），又攻陷金嶺城（在今博格達坂）及蒲類縣（今巴里坤或木壘河），殺掠數千人。賀魯已叛，高宗凡三次命將發師以討之。

高宗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大總管，發府兵三萬人合回紇五萬騎以討之。明年正月，擊破處月部於牢山（在今孚遠縣之北），斬首九千，虜其帥六十。後二年，罷瑤池都督府。

前一二五七年（永徽六年）五月詔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賀魯之衆。其明年（顯慶元

年）七月程知節擊破葛邏祿（在今額爾齊斯河）及處月部，斬首千級，收馬萬匹。副總管周知度攻下處木崑部咽城（在今額敏縣）。十二月中郎將蘇定方擊鼠尼施部於鷹娑川（今焉耆北珠勒都斯河）斬獲甚衆。唯副總管王文度不願戰，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被甲跨馬，結陣自固。由是馬多瘦死，士皆疲懈，無有戰志。

其明年閏正月，又發大軍分南北兩道進攻。北路以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回紇及漢兵，由金山（今阿爾泰山）進兵；南路以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眞為流沙道安撫大使，自西州進兵。（此二君為西突厥可汗之族人，世為莫賀咄葉護。前時來降於唐。故用為安撫大使以資號召。）南北兩路期會於雙河。十二月蘇定方至金山北，大破處木昆部，其俟斤嬾獨祿等率萬餘帳來降。定方進至曳咥河（在伊犂河之東）西。賀魯統十萬騎來拒戰。定方以步騎一萬進攻之。賀魯欺定方兵少，直向前包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持長矛外向；自將騎兵列陣於北原。賀魯先攻步軍，三次衝鋒，屹然不動。定方乘勢反衝之，敵人大敗，奔追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賀魯狼狽逃於雙河。五弩失畢部來降於定方，五咄陸部向南奔逃於步眞。所至蕃人相率來歸於步眞曰：「我舊主也！」適遇大雪，平地深二尺。定方引軍冒雪前進，與步眞彌射，會師於雙河。斯時也，大軍士飽馬騰，距賀魯牙二百里，列陣前進，至金牙山（當在博羅搭拉附近，）見賀魯部將出行獵。定方乘其不備，縱軍奮擊，大破之，虜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跳渡伊犂水而逃。逃至石國蘇咄城，人困馬乏。不能再行，乃入城中，為城主所執。來獻於軍。於是西突厥平定。（註一）

定方令諸部各歸原地。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劃疆場，復生業。凡被賀魯所掠者，皆送還之。十姓部落，安

堵如故。

是役經時凡五載，任命大總管凡三次，調動兵馬先後不下數十萬人。卒賴蘇定方統領漢回紇之衆，削平大難，克奏殊功。而阿史那步眞、彌射之招撫，功績尤大。

西突厥已平，其領土自天山北路西達裏海之北，唐於此置崑陵、濛池兩都護府。府下領各州，詳於第四節。

(註一)蘇定方與阿史那彌射，步眞分道伐賀魯事參看册府元龜卷九七三，及資治通鑑顯慶二年。

第三節　葱嶺以西諸國之內屬

唐平西突厥，雄威大振於中亞，於是西突厥之屬國除裏海西北之可薩外，餘皆內附於中國。授其君以封號，析其地爲府州。且西突厥未克服或勢力未達到之若干國。如波斯，天竺等亦與大唐發生密切之關係。嶺外諸國，若以自然區域爲標準，可分爲四大區。

(1)帕米爾高原爲一區　此區內有識匿、俱蜜、護蜜等國。

(2)錫爾河以南至阿母河爲一區　此區內有康國等昭武諸姓國，及拔汗那國。

(3)阿母河以南爲一區　此區內有吐火羅所屬諸國，及波斯國。

(4)印度河恆河流域爲一區　此區有五天竺等國。

茲將主要諸國之內附經過，略述於下。其餘則從省略。

（一）識匿俱蜜、護蜜諸國　識匿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今蒲犂縣），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其族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或云九識匿國）。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戰，剽刼商賈。播蜜川（即今帕米爾河）四谷稍不用王號令。其俗窟室以居。前一二六六年（貞觀二十年）與似蜜、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中授其王布遮波資金吾衞大將軍。天寶間其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衞大將軍，給祿居蕃。

似沒者北接石國，土俗與康國同。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二國當在帕米爾高原之北麓也。

俱蜜治山中今拉背忒(Rasht)流域。其王突厥延陀種。前一二七〇年（貞觀十六年）遣使入朝。高宗時以其地置至拔州都督府。玄宗時，獻胡旋舞女。其王訢爲大食暴賦。天子但慰遣而已。天寶中，遣使貢馬。

護蜜今帕米爾南瓦汗地(Wakhan)橫千六百里，縱四五百里。地氣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禾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其地爲烏飛州，授其王爲刺史。地當四鎭入吐火羅之要衝。吐蕃嘗役屬之。開元中，數册封其王。天寶初王子絕吐蕃，玄宗賜以鐵劵。乾元初，又賜其王姓李。

以上諸國皆在帕米爾高原內。地雖貧瘠荒凉，然扼嶺內外之交通咽喉，故唐與吐蕃大食皆重視之。

（二）康國等昭武姓諸國　康國又名薩末鞬（今撒馬兒罕）。有大城三十，小城三百。君姓溫，月氏人。始居祁連山北昭武城（今甘肅高台縣境）。爲匈奴所逐，西踰葱嶺，來居於此。支庶分王各國：如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等，世稱爲昭武九姓。隋煬帝時，康國王娶西突厥女，遂臣於西突厥。

前一二八五年（武德十年但武德祇有九年此云十年者當是貞觀元年）康國始入貢於唐後四年請求內附。太宗以道遠不許。（其時西突厥尙強盛天山南路諸國未平服唐不能飛踰葱嶺而有其國。）至前一二五四年（顯慶三年）高宗以其地置康居都督府授其王拂呼縵爲都督。其餘昭武諸國亦內附。

安國一曰布豁（今布哈爾）。治阿濫謐城。武德時，遣使入貢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云。東安治喝汗城（今克密內 Kermine 城）。顯慶時，以阿濫謐爲安息州以安王昭武殺爲刺史。喝汗城爲木鹿州。以東安王昭武閉息爲刺史。自後朝貢不絕。

曹國有三：一曰東曹，又名率都沙那，漢代大宛貳師城也，（今烏拉塔柏 (Ura Tape)，在俱戰提西南四十英里。）武德中，與康國同遣使入朝。二曰西曹，隋之曹國也（今米塘）。武德中入朝。三曰中曹，居西曹之東，康國之北。

石國或曰柘支，漢代康居之故地也，（今塔什干）。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中以其地置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爲都督。自是朝貢不絕。

米國或曰彌末，（今馬江）。顯慶中，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王爲刺史。自是常入貢。

何國或曰屈霜你迦，（今喀沙尼亞在撒馬兒罕西六十英里。）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羅馬國）等君王。其君旦詣拜則退。貞觀時，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討西突厥）願

輸糧於軍。」顯慶中以其地置貴霜州，授其君爲刺史。

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今之基華）貞觀中，遣使貢方物。

戊地當作伐地國，（今拜帖克 Betik ）內附事未詳。

史或曰佉沙，（今之碣石城，又稱夏兒城 Shehr ）其南有鐵門關（在撒馬兒罕西少南三百六十餘里。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之爲門扉。又鑄爲鈴，多懸於上。因其險固，故以爲名。）與吐火羅分界。貞觀中，遣使獻方物。顯慶時，以其地置佉沙州，授其君昭武失阿喝爲刺史。

（三）拔汗那　拔汗那，漢代之大宛，後魏之破洛那，今之費爾干也，在眞珠河（錫爾河上流）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顯慶中，以其渴塞城（今柯傷(Kasan)或卽貴山之轉音）爲休循州都督府，授其王阿了參爲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中，助平吐火仙有功，册封爲奉化王。天寶中，改其國名爲寧遠。以外戚姓竇姓賜其國王，又嫁以和義公主。其王又遣子入侍留宿衞，學習華禮。其事唐最恭謹。按拔汗那扼葱嶺北道之衝途。故唐以優禮寵之，堅其內向之心。

（四）吐火羅　吐火羅又曰土豁羅，曰覩貨邏，漢代之大夏也。先是吐火羅乘大月氏衰微，恢復故地，初都縛喝（今巴里黑城）領城甚廣，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抱葱嶺，西接波斯，南距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北據鐵門關。其後王族乏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劃野分區，總役屬於突厥。自後魏至齊皆入貢於中國，唐初、高祖太宗高宗朝亦先後貢獻。前一二五一年（龍朔元年）以其都阿緩城（今阿富汗之昆都

斯城）爲月氏都督府。仍於吐火羅立碑紀念。析小城爲二十五州。授其王阿史那烏濕波爲都督。自後朝貢不絕。

（五）波斯　波斯在裏海南，今波斯國地，漢代之安息國至前一六八五年（魏明帝大和元年）爲其諸侯阿爾達希爾（Ardeshin）所滅，新建薩珊王朝（Sasaniden）。薩珊朝嘗西拒羅馬，東擊大月氏，領土大擴，盛極一時。有大城十餘，人口數十萬。隋季，東羅馬與西突厥聯兵夾攻波斯。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討殘其國，遣部帥統監之。未幾，波斯復不附於西突厥。

前一二七九年（貞觀七年）波斯始受大食侵略，血戰十餘年，波斯全失。其王伊嗣俟，出亡於木鹿城，於前一二六五年（貞觀二十一年）遣使乞援於唐，太宗以道遠，未許。後四年，伊嗣俟被其下所弒。其子卑路斯，出奔吐火羅，得免於禍。遣使者告難。高宗以道遠，不能出師。會大食兵解而去。吐火羅以兵送卑路斯返國爲王。前一二五一年（龍朔元年）又訴爲大食所苦。是時適天子令王明遠赴西域，分置州府，遂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爲都督，明年又册立爲波斯王。其後爲大食所滅。卑路斯及其子尼涅斯入居於長安。

（六）五天竺、罽賓等國　天竺，漢代稱爲身毒，今之印度。分東西南北中五部，稱爲五天竺。武德中（前一二九四至一二八六年）國中大亂。中天竺王尸羅逸多（玄奘西域記稱爲戒日王。即位於煬帝大業二年，卒於貞觀二十二年）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弛鞍，士不釋甲。討平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僧玄奘至其國。（玄奘於貞觀初，發足長安，經涼州瓜州而度沙磧至伊吾。高昌王文泰邀請至其國，厚賜衣糧，并作介紹書二十四封，致沿途各國國王，及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請可汗勅以西諸國，給驛馬遞送出境。可汗派一通漢語之青年送法師至迦畢試國

（在興都庫什山之南。今喀菲利斯坦 Kafiristan ）。渡信度河（印度河上流）而至中天竺。）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前一二七一年（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上書。太宗命梁懷璥持節往撫之。其王膜拜受詔書，戴之頂上。復遣使隨入朝。太宗復遣李義往報之。大臣郊迎，百姓縱觀，道上焚香。王率羣臣東面拜受詔書。復獻大珠鬱金、菩提樹。

前一二六四年（貞觀二十二年）遣長史王玄策往天竺，蔣師仁爲副使。未至，而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爲王。發兵拒玄策。玄策之從騎三十餘人皆被擒，諸國貢品亦被掠，玄策挺身奔還吐蕃西鄙（今西藏西邊），檄召鄰國兵。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泥婆羅（今尼泊爾）發七千騎，玄策領軍進戰，大破之，斬三千，溺水死者萬人！阿羅那順出走。復率衆至，蔣師仁擒之。又進破其餘衆，虜王妃以下萬二千人。雜畜三萬。天竺大震。奉城邑來降者，五百八十餘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來犒軍。執阿羅那順獻於闕下，中國與印度兵戎相見，歷史上只有此一次，且其所用亦非中國之兵。自後五天竺，常遣使貢獻。

前一一九二年（開元八年）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並請賜其軍名。玄宗賜名爲懷德軍。同年南天竺爲國建寺，上表乞寺額。勅賜歸化寺。其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玄宗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幷七事賜之。又遣使册尸利那羅僧伽爲南天竺王。其後五天竺，常常入貢。天寶亂後，始絕。唐末於其地置府州，與其他西域各地有別。

罽賓、唐代之罽賓卽迦畢試。武德朝，始遣使貢獻。貞觀中，亦獻名馬。顯慶時，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龍朔初，拜其王爲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自後朝貢不絕。

綜觀三節，可知天山南北，葱嶺西及南，皆已入於大唐版圖。溯自前一二八二年初取伊吾，以至前一二五一年收撫波斯，先後經營凡三十一年。不知費若干兵費，始造成超軼兩漢之西域大屬土。然而得之不易，守之尤難。今後唐之統治西域又何如耶？

第四節　唐朝統治西域之政策一——列置府州

大唐已取得西域各地，乃考慮對於此區域內諸部落或國家，如何可使之誠心內向？如何可制其離心反側？於是採用兩大政策其一是以其地設立府州，用其首領爲都護、都督、刺史。其二是建立軍府，駐戍重兵。前者乃民政歸屬地方政府管理，是爲懷柔政策。後者乃國防由中央政府布置，原於鎭攝政策。兩種政策，分節詳述之。

唐在西域開置之府州，至今有名可考者，共有四十五府一百一十五州。按其性質，大部分爲羈縻州，少數爲普通州。

甲　普通州　所謂普通州者，唐書地理志中無此名詞。玆特爲杜撰，以便別於羈縻府州。普通州與羈縻府州相比較，不同之點有三：（1）普通州之刺史非世襲，而羈縻府之都督州之刺史則皆爲世襲。（2）普通州之戶口及賦稅上於戶部，而羈縻府州則否。（3）普通州之施政應稟承京師之詔令，而羈縻府州之內政則自由設施。西域普

通州甚少只有伊、西、庭三州。分述於下：

（1）伊州 （註一）前一二八二年（貞觀四年）初置西伊州。後二年更名爲伊州。本州土貢：香棗、陰牙角、胡桐律。戶二千四百六十七，口一萬零一百五十七。領縣三：伊吾縣、（今哈密縣）。納職縣、（今哈密西南一百二十里之拉布楚克）。懷柔縣、（今哈密縣境）。

（2）西州 前一二七二年（貞觀十四年）滅高昌置西州。其後嘗更名金山都督府，又更爲交河郡，最後仍復爲西州。本州土貢：絲、氎布、氈、刺蜜、蒲萄酒漿煎皺乾。戶一萬九千零一十六，口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領縣五：前庭縣、（今吐魯番東南哈喇和卓）。柳中縣、（今鄯善縣西南魯克沁）。交河縣、（今吐魯番西北招哈和屯）。蒲昌縣、（今吐魯番南稍東勒木丕）。天山縣、（今吐魯番托克遜城）。

（3）庭州 前一二六四年（貞觀二十二年）賀魯內附置庭州。本州土貢：陰牙角、速霍香、阿魏、截根。戶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九千九百六十四。領縣四：金滿縣、（後改稱後庭縣，與庭州同治，在今孚遠縣北二十里）。輪台縣、（在今迪化稍東）。蒲類縣、（東南有舊蒲類海，唐名婆悉海，今木壘河）。西海縣、（未詳今地）。以上各州均有甚多漢人雜居。如前一二七〇年（貞觀十六年）正月太宗遣使安撫西州，又募戍西州者，前犯流罪死罪，亡匿者聽其自首以應募，徙天下（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徒，發配西州爲戶；流人未達前所者，徙防西州。但其數目不詳。又庭州亦有漢戶，是高宗龍朔（前一二五一年至一二四九年）以後，移往者。（註二）新疆近代發現史料中有開元四年（前一一九六年）柳中縣戶籍殘頁，蓋有官印。該戶籍所記有各戶戶主、家族、年齡、及分別等級課租稅之戶及

不課戶，更記有永業田地居住園宅等畝數與所在地。凡唐內地之制度，盡量施行於西域。故知史籍所載「分置州縣而治」之言決非虛文（註三）。是則永住西域之漢人，爲數當然不少。

乙　羈縻州（註四）　羈縻州者，即是將所平定或內附之諸國地方，置爲府州，以處其部落。即用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貢賦戶口，不上於戶部。有如後世之「土州縣」。茲以自然區域爲標準，分列其羈縻府州如左：

（子）天山南路

（1）焉耆都督府　前一二六八年（貞觀十八年）平焉耆。前一二三八年（高宗上元中）置都督府。

（2）龜茲都督府　前一二六四年（貞觀二十二年）平龜茲。前一二五四年（顯慶三年）置都督府。領州九，闕名。

（3）疏勒都督府　前一二七七年（貞觀九年）內附。與焉耆都督府同年置。領州十五，闕名。

（4）毗沙都督府　前一二六四年（貞觀二十二年）于闐內附。初置五州。前一二三七年（上元二年）置都督府，析州十，闕名。

（丑）天山北路西至潮河

前一二五五年（顯慶二年）平西突厥，分其本部地爲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崑陵都護府屬地適當天山北路北至阿爾泰山，南至珠都勒斯河，東起巴爾坤湖，西止於中亞潮河，分列如左：

（1）匐延都督府　以處木昆部置，今額敏縣境。

（2）鹽泊都督府　以胡祿屋部置，今庫爾喀喇烏蘇及阿雅爾淖爾。

(3)雙河都督府　以攝舍提部置，今博羅塔拉及額畢淖爾。

(4)鷹娑都督府　以鼠尼施部置，今硃勒都斯河流域

(5)嗢鹿州都督府　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置，今伊犂流域。

(6)潔山都督府　以突騎施阿利施部置，今伊犂西薩米爾省(Semiretchie)。

以上五部就是西突厥之五咄陸部。又稱爲左廂五箭。

(7)陰山都督府　以葛邏祿謀落部置，今額爾齊斯流域及齋桑泊與烏倫古湖之間。

(8)大漠州都督府　以葛邏祿熾俟部置。今烏隆古湖之西。

(9)玄池州都督府　以葛邏祿踏實部置。今塔爾巴哈臺。

(10)金附州都督府　析大漠州置。(以上爲葛邏祿三部，自號三姓葉護。)

(11)輪臺州都督府　未詳以何部置。或與庭州輪臺縣同治。

(12)金滿州都督府　以處月部置。在今巴爾坤東北三百里尼赤金山南。

(13)憑洛州都督府　未詳以何部置。今迪化與古城之間。

(14)沙陀州都督府　以沙陀部置。今巴爾坤湖東。

(15)咽麵州都督府　以咽麵部置。當在今伊斯色克庫爾附近。(王方翼與咽麵部戰於熱海附近。突厥語伊斯色克是熱，庫爾是湖。慈恩傳：「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周千四百餘里。東西長，

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

(16)鹽祿州都督府

(17)哥係州都督府

(18)孤舒州都督府

(19)西鹽州都督府

(20)東鹽州都督府

(21)叱勒州都督府

(22)迦瑟州都督府

(23)答爛州都督府　自十六以下未詳以何部置，亦未知其地何在。新唐書地理志全列於崑陵都護府下。但恐有誤。其理由見於下段。

（寅）瀚河西至裏海北

濛池都護府，押五弩失畢部。五弩失畢就是：

(1)阿悉結闕部

(2)哥舒闕部

(3)拔塞幹暾沙鉢部

(4)阿悉結泥孰部

(5)哥舒處半部　此五部又稱爲右廂五箭。

五部共置若干州，州名爲何，皆無可考。惟上段崑陵都護府下有哥係州及孤舒州。而五弩失畢中有哥舒闕及哥舒處半二部。譯音相近，故懷疑上列二部，是哥舒闕或哥舒處半部所置，應屬於濛池都護府。

又濛池都護府之屬地範圍，當在潮河之西。至裏海之北。因五弩失畢部居碎葉(潮河)以西，故濛池屬地亦必在潮河之西。但何以云濛池西境止於裏海之北?據新唐書波斯傳「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又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突厥盛時……極西部曰可薩，亦曰曷薩。西國古籍，載此部名哈薩克，卽曷薩轉音。裏海、黑海之北，皆其種落屯聚。」由此可見，可薩與波斯相鄰處，必在裏海之西北。居於裏海之北者爲突厥可薩部，而可薩部非五弩失畢之一，故五弩失畢部之西界不能越過裏海之北，故濛池之屬地亦祇能西至裏海之北。

弩失畢諸部中有兩大中心地，其一爲碎葉城，卽今潮河南岸之脫克馬克。其一爲怛羅斯城，卽今怛羅斯(Talas)河上之奧里阿塔(Aulie-ata)。

(卯)錫爾河至阿母河

唐朝在錫爾河至阿母河北，所置之府州，其名傳於今者甚少。茲將其可知者，列舉於左。其設置之年，在前一二五四年(顯慶三年)。

(1)康居都督府　以康國內附置。今撒馬兒罕。

(2)大宛都督府　以石國內附置。今塔什干。

(3)南謐州　以米國內附置。在康國南百里。今馬江。

(4)佉沙州　以史國內附置。在米國南二百里。今夏兒城。

(5)貴霜州　以何國內附置。今撒馬兒罕西喀沙尼亞。

(6)安息州　以安國內附置。州治在阿母河東岸河濫謐城。今布哈爾。

(7)木鹿州　以東安國內附置。在康國東四百里。今克密內(Kermine)。

(8)休循州　以拔汗那國內附置。今費爾干。

（辰）阿母河南

前一二五一年（龍朔元年）高宗命王名遠爲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葱嶺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爲都督府，以其部屬爲州縣。凡州八十八，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其名存至今者，府十六，州七十二。立碑於吐火羅，以爲紀念。茲將十六都督府列於左，州名省略。

(1)月支都督府　以吐火羅內附置。其中心爲阿緩城。卽玄奘所至之活國，今昆都斯城。屬州二十五。

(2)大汗都督府　以嚈噠國內附置。府治似在今巴爾克(Balkh)。領州十五。

(3)條支都督府　以訶達羅支國置。西域記稱爲曹矩吒(Tagudo)。

(4)天馬都督府　以解蘇國數瞞城置。在巴里黑南山中一日程。領州二。

(5)高附都督府　以骨咄斯沃沙城置在庫拉伯(Kulba)之東北。領州二。

(6)修鮮都督府　以罽賓國置。今喀菲利斯坦境內。領州十。

(7)寫鳳都督府　以帆延國羅爛城置。今巴緬城(Bamian)領州四。

(8)悅般州都督府　以石汗那國豔城置。似卽今鐸汗那(Dagana)領州一。

(9)奇沙州都督府　以護時犍國遏密城置。在Balkh及Merw-er-roudh)之間。領州二。

(10)姑墨州都督府　以怛沒國怛沒城置。其城似爲阿母河北之忒耳迷(Termed)。領州一。

(11)旅獒州都督府　以烏拉喝國置。都於烏滸河西。今巴里黑。

(12)崑墟州都督府　以多勒建國置。今塔里干(Talekan)。

(13)至拔州都督府　以俱密國置。今拉胥忒(Rasht)流域。

(14)烏飛州都督府　以護密多國置。今帕米爾西南瓦罕。領州一。

(15)王庭州都督府　以久越得犍國置。今昆都斯南之喀塔干(Kataghan)。

(16)波斯都督府　以波斯國疾陵城置。今賽夷斯坦(Sejistan)首都紫蘭叜(Zaranj)。

以上各府州，均隸於安西大都護府。據新唐書地理志山南焉耆等四都督府，及月支等十六都督府，均隸於安西大都護府。崑陵濛池二都護府，隸於北庭大都護府，康居、大宛二都督府，則遺漏未載。又據同書西突厥傳：「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由

此，可知崑陵、濛池、康居、大宛等皆隸於安西大都護府。但其後昇庭州爲北庭大都護府後，崑陵、濛池則割隸於北庭。又關於安西及北庭之建置沿革，另述於下節。

以上各羈縻府州，皆用原部落或國家之首領爲長官，以治理其內政。唐對於各部落或國家僅有宗主國與屬邦之關係，非如內地府州有直接統治權者可比。唐室羈縻屬國首領之方略主要者計有四事：(1)册封汗王。封西突厥首領爲汗，其他各國君則封爲王。(2)授予官職。各汗王兼受官銜，(例如右衛大將軍，右玉鈐衛將軍，太僕卿等。)並理實職。(例如都護、都督、刺史等。)(3)賞賜器物。賞賜物品如金銀器皿、錦帛、袍帶諸事。(4)保護安寧。屬國被鄰國侵陵，應予實力保護。屬國對於大唐履行之重要義務亦有四事：(1)稱臣奉貢。(2)遣子侍宿衛。(3)助兵馬。唐如用兵，可徵發諸國兵馬。西蕃部落，所置府州，各給以印契，以爲徵發符信。(4)助軍用。屬國常助軍用品。例如郭虔瓘入數汗那稅甲稅馬。又有箇失蜜國(今克什米爾)願助軍食以討吐蕃。由此可見唐與西域屬國之關係，與漢代與西域屬國之關係相比較，大致相同。惟唐多置府州名號而已。

(註一)伊、西、庭三州及其屬縣，可參看乾隆朝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及寇田著唐代西域州縣考(見新亞細亞五七號)。

(註二)見元和郡縣志。

(註三)柳中縣戶籍殘頁爲日人中村不折氏所藏。(見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

(註四)參看唐會要及張星烺撰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册十一，十二節第五册三十一，四十七節。

第五節　唐朝統治西域之政策二——建立軍府

太宗高宗兩朝，統治西域之最高機關，是爲安西都護府。而安西都護府之職權，一面統攝蕃部諸府州，一面管理當地之駐兵。駐兵分佈於衝要地方，以鎭蕃部而固國防。至武后臨朝，增置北庭大都護府，分掌山北諸府州。玄宗朝又增設安西、北庭兩節度使，委以兵馬財賦大權，使經略西域。又關於駐兵，歷朝亦有興革。茲略述於下：

（一）建安西大都護府　前一二七二年（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太宗以其地置西州，又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是爲安西都護府設立之始。其時安西都護兼任西州刺史（如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後八年平龜茲，安西都護治所移於其都（今庫車縣）。前一二六一年（永徽二年）高宗移安西都護於高昌故地。至前一二五四年（顯慶三年）楊胄再平龜茲，復移安西都護治於龜茲。自是永治於此。此是安西大都護府建置移治之略歷。

唐朝官制都護府分大都護府，上都護府兩級。前者置大都護一員，副都護四員；後者置都護一員，副都護二員。安西都護府初爲上護都府，（普通省「上」字）例如：郭孝恪「行安西都護」，及戰死受追贈爲「安西都護」，其後昇爲大都護府，例如：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兩書地理志，皆稱爲安西大都護府。

又關於大都護之職掌，是「撫慰諸蕃，輯寧外寇，覘候姦譎，征討攜貳。」其責任何等重大！欲使都護實行其職權，必須賦以相當之武備，若光頭都護，何能爲力？故當時西州每歲調千人，並謫罪人以戍。此外又設山南四鎭兵，亦歸都護統率。

（二）置四鎭戍兵　太宗平龜茲，徙安西都護府於其都，兼統于闐、碎葉、疏勒，號爲四鎭。此四鎭之治地在龜

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之國都，（參看附錄）但與龜茲等四都督府有別，不能混而爲一。四鎭是駐兵地，有將及鎭副各一員，屬於國防機關。都督府是就其國以置府，用其王爲都督，所以羈縻屬國者，是地方政府。四鎭是太宗所置至高宗嗣位，以其勞民傷財而罷之，但同時高宗又置四都督府。由此可見四鎭與四都督府，完全不相同之機關。

附錄　碎葉鎭治地之考證

四鎭治地，龜茲在今庫車，疏勒在今喀什噶爾，于闐在今和闐，均已無問題。惟碎葉鎭治在何地耶！據新唐書焉耆傳有『開元七年（前一一九三年）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鎭。』之句，因此不免令人懷疑碎葉鎭在潮河南岸之碎葉城。其實碎葉鎭，就在焉耆國。其證據有五：（1）新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註云：『貞觀十八年（前一二六八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調露元年（前一二三三年）都護王方翼築四面十二門。』因有碎葉城，故建鎭於其城，稱爲碎葉鎭。（2）四鎭置自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前一二六四年。）此時西突厥未平，唐何能越境而置鎭於潮河南岸耶？（2）舊唐書龜茲傳：『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鎭。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茲等四鎭，移安西依舊於西州。其後吐蕃大入，焉耆以西四鎭城堡，並爲賊所陷。』由此觀之碎葉，就是焉耆。資治通鑑謂吐蕃所陷四鎭，爲龜茲、于闐、疏勒、焉耆。此說確有根據。（4）新舊唐書郭元振傳『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乃陷安西，四鎭路絕。』案娑葛是突騎施部酋長，此時建牙於潮河南岸之碎葉城，陷安西之役，據中宗紀在景龍二年（前一二〇四年）此時碎葉鎭尙未改名焉耆，故娑葛所攻之四鎭中，必有一碎葉。

鎮，而且此碎葉鎮，必然不在潮河南岸之碎葉城，應是焉耆之碎葉城。(5)資治通鑑紀開元五年七月，突騎施（骨長爲蘇祿）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發十姓可汗阿史那獻及葛邏祿部擊之。由此可見開元七年請居碎葉之十姓可汗必爲阿史那獻，毫無疑義。是年封以突騎施蘇祿者爲忠順可汗，而非十姓可汗。請居碎葉者既是阿史那獻，則核以當時形勢，獻祇能居於焉耆之碎葉，絕對不能與其仇人蘇祿共居於潮河南之碎葉。綜觀各事實，可斷定碎葉鎮治於焉耆都城附近之碎葉城。

關於四鎮之駐兵制度及其兵額，史料缺乏無從詳考。惟據舊唐書吐蕃傳上有云：「貞觀中，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前王之所未伏，盡爲臣妾，秦漢之封域得議其土境耶！於是歲調山東（指華山以東）丁男爲戍卒，繒帛爲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娩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卻於強敵。」又新唐書吐蕃傳下亦云「太宗破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或作積石。指哥舒翰破吐蕃，收河西九曲地，另詳於第七節）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台、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隋朝名開遠，唐更名安遠）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玄宗時，中國彊盛，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讀此片斷記載，可窺當時四鎮戍兵之一斑。又有屯田牧場與戍兵相輔而行。可惜不得悉其詳情也。

（三）四鎮戍兵之恢復　高宗已罷四鎮戍兵，山南守備空虛，吐蕃乘隙而入，攻陷四鎮，直至前一二一九年（武后長壽元年）王孝傑始克復四鎮。（其詳另述於第七節）朝廷始悟從前罷四鎮戍兵，乃是失策。故恢復四鎮，駐重兵三萬人。復置安西大都護府於龜茲。於是沙磧荒絕，民供貲糧，甚以爲苦。大臣爭請罷四鎮。惟右史崔融獻

議曰：「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今甘肅敦煌縣境）絕莫賀延磧，（由今星星峽至哈密之沙漠）以臨敦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於是，武后納其言，不罷四鎮。後數年吐蕃力請罷四鎮兵。中國不許。案其後吐蕃屢圖侵擾四鎮，均不能逞。乃是恢復四鎮戍兵之功效也。

（四）增置北庭大都護府　自太宗以來，對於西域之建制，重視山南而略於山北，至葱嶺以西更不暇顧及。例如：安西大都護府治於山南，四鎮皆在山南，謫罪人於山南，開屯田亦於山南。（但輪臺屯田則在山北）此皆顯而易見者。及武后增設北庭大都護府，經制規模，為之擴大。

武后朝，西突厥有突騎施部甚為猖狂。又東突厥亦復興，屢屢侵犯山北諸蕃部。（其詳見於第六節）故於前一二一〇年（長安二年）將庭州昇為北庭大都護府，府治在庭州。以阿史那獻為大都護，使經略山北。崑陵濛池二都護府，改隸於北庭。於是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為西域之兩個最高統治機關。

（五）置安西北庭兩節度使　武后韋后，先後作禍，國威傾微，外夷入侵。北方有回紇，西方有吐蕃及大食，騷擾邊境，民無安居。玄宗嗣位，乃於邊陲要地置十節度使，委以兵馬財賦大權，使經略四方。其中經略西域者有安西節度使，與北庭節度使。兩節度使之任務及兵馬，略述於左：

（1）安西節度使　撫寧西域諸國，統龜茲、焉耆、疏勒、于闐四鎮。與安西大都護府同治於龜茲都城內。管戍兵

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衣賜六十二萬疋段。

（2）北庭節度使　防制突騎施，及堅昆斬（省稱堅昆。又稱黠戛斯。在北庭府北七千里，在今西伯利亞多木斯克。）治所在北庭都護府內。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管兵一萬二千人，馬四千二百匹。

天山軍在西州城內，管兵五千人，馬五百匹。

伊吾軍在伊吾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馬三百匹。

三軍共有兵二萬人，馬五千匹。衣賜四十八萬疋段。

安西北庭合計管兵四萬四千人，馬七千七百匹，衣賜每年一百一十萬疋段。軍食每年約一十六萬七千二百石。（以上各項數目，是天寶中調查）當時駐重兵，需鉅費，度支頗窮，乃於前一一九三年（開元七年）詔南路於四鎮，北路於輪臺，徵收西域賈人商稅。又據新唐書食貨志有云：『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今幾爾吉特），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和糴是用官錢買賤穀，待價而沽，以博盈利。）由此可見當時需費之浩繁。然而費財雖鉅，收效亦宏。如唐在西域之主權，能維持數十年而不失者在此；能制突厥遺衆擾亂山北者在此；能拒絕吐蕃再侵入山南者在此；能振威於葱嶺外，暫殺大食北侵之兇燄者亦在此；而祿山亂後，秦隴失陷，西域與中原隔絕，安西北庭能於絕境中爲中國死守數十年者，全在於此！要知其詳，請看下節。

○附錄　安西北庭兩節度使建置沿革

關於安西、北庭兩節度使之建置，唐會要有簡明之記載，茲轉錄之，以供參考：

安西四鎮節度使，開元六年三月楊嘉惠（案舊唐書焉耆傳作湯嘉惠）除四鎮節度經略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之號。十二年以後或稱磧西節度使，或稱四鎮節度使。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鎮節度，遂爲定額。

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獻除伊西節度使兼瀚海軍使。自後不改。至開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爲兩節度使。至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移隸伊西北庭都督四鎮節度使。（此句語意欠明）天寶十二載三月始以安西四鎮節度使封常清兼伊西北庭節度瀚海軍使。

第六節　唐與突厥爭西域

唐代統治西域，最重要而又最困難之工作，在於捍禦外患，安撫反側。因爲大唐自西突厥手中奪取西域統治權之後，未幾即有三大民族出來對唐競爭。其一是復興之突厥餘衆，此族分爲西突厥及東突厥，擾攘於山北。其二是崛起於西藏高原之吐蕃，攻陷山南四鎮。其三是新興於亞拉伯之大食，蠶食葱嶺以西諸國。於是四大民族在葱嶺周圍大顯身手，各逞才能。而西域諸國亦隨機應變，或從強叛弱，或歸仁禦暴。演成一幕諸族互鬬之大武劇，誠爲歷史上之一大奇觀。其互爭之形勢，分三節詳述之。本節先敍突厥餘衆擾攘山北之事。

（一）阿史那氏之叛服及其衰亡　初、高宗平賀魯，即拜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押五咄陸部；又拜阿史那步眞爲繼往絕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匹。兩可汗得

自行補放所部刺史以下。案分兩可汗者，就是衆建以分其勢之政策。

前時逃於吐火羅之咄陸可汗卒於前一二五九年（永徽四年）其子眞珠葉護繼立，見賀魯已亡，欲來爭地。前一二五三年（顯慶四年）與彌射戰於雙河，彌射擒而殺之，可惜彌射步眞無取衆才略，部下多怨望者。於是有思結闕俟斤都曼（當是弩失畢部之一，疑卽阿悉結闕俟斤，「阿悉」快讀爲「思」）先爲部長，擁有兵衆，是年十一月率疏勒、朱俱波、喝盤陀三國叛亂。擊破于闐國。都曼兵保馬頭川（未詳今地）蘇定方選精卒萬人，馬三千匹，由葉葉水（卽藥殺水今錫爾河）馳進襲擊，都曼兵敗，自縛來降。於是葱嶺以西悉定。

前一二五〇年（龍朔二年）二可汗率兵從驄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眞素怨恨彌射，又欲併有其部衆，乃誣告彌射謀反。海政不加詳察，卽用計擒殺彌射。於是西突厥諸部離心，時有變亂。幸而唐兵尚強，先後平定。後數年步眞亦死。於是西突厥諸部無共主，崑陵濛池二府亦無都護。

前一二四一年（咸亨二年）高宗以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匐延府（今額敏縣）都督，使安輯五咄陸部及咽麪部。而都支收集部衆，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入寇安西。朝廷議將進討。吏部侍郎裴行儉建議，大意是：『吐蕃勢力方熾，不宜更於西方生事。今波斯王卑路斯死，其子泥涅師師質於京師，宜遣使送波斯侍子返國爲王，道經西突厥境，卽相機行事，可不勞而獲。』高宗卽詔行儉册送波斯王，兼撫大食使前一二三三年（調露元年）行儉度莫賀延磧而至西州。諸蕃出郊歡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隨行。對外揚言：『時方炎熱，未可涉遠。須待秋涼，乃可西上。』都支可汗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曾爲西州長史，深得諸蕃部之歡心。至是又召四鎭諸酋長謂之曰：『昔

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行儉祕密整頓部伍，倍道前進。數日卽至去都支帳十里之地，先使都支所親信者去請安，外示閒暇，非來襲擊者。又使人催請都支來相會。都支原與李遮匐（與都支同謀叛唐之人）商定待秋中拒絕漢使。已聞行儉軍至，倉卒不知如何應付，不得已率子弟五百人來迎。行儉遂擒之，卽發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來會，及至，皆執之送於碎葉城（焉耆），又捕得李遮匐之使者，釋彼歸去，轉諭遮匐。遮匐亦來降。於是執都支等共獻於京師。將吏爲刻石於碎葉城以紀其功。高宗勞行儉有云：「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自是阿史那氏日見衰弱，部衆日益離散。是時西突厥又無共主。

前一二三〇年（永淳初）二月，阿史那車薄啜叛，圍弓月城（在伊犂河北）。四月，庭州刺史王方翼大敗車薄於伊麗河（伊犂河），斬首千級。未幾，有咽麵（崑陵都護府下有咽麵都督府）兵十萬繼至。王方翼進至熱海（今伊斯色克湖）。臂中流矢，拔佩刀斷去，左右亦不知也。惟所部雜有胡虜，彼輩謀執方翼以應敵人。形勢異常危險。方翼佯爲不知，召集彼輩入帳會議。以財物分賜諸人，令各人領訖，以次出帳。出至帳外，伏兵突起，縛而殺之。適遇大風呼號，雜以金鼓喧騰，故衆人無聞之者。共殺七千人（千字疑是十字之誤）。內奸已除，卽發精騎，分道襲擊咽麵部。敵衆大驚，潰散。擒其首領數百人。於是西域震服。

前一二二七年（睿宗垂拱初）十一月，武后擢彌射子元慶爲興昔亡可汗，崑陵都護，押五咄陸部；步眞子斛瑟羅爲繼往絕可汗，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然唐室雖欲扶植二可汗，惜二可汗不能愛衆，無以自存。且其後二年東突厥骨咄祿復強盛於漠北，常來侵略崑陵府，而元慶不能抵禦；西突厥突騎施部勃起於潮河西北，常來騷擾濛

池府而斛瑟羅不能鎮壓。後八年元慶因案被殺。前一二一三年（武后聖曆二年）武后以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鎮守碎葉城。（潮河南）。然斛瑟羅政刑殘酷國人離心。加以突騎施部勢甚兇猛，故斛瑟羅不敢歸國，率所部六、七萬人，徙居內地。其後老死於長安。西突厥又無共主。

前一二一〇年（長安二年）武后以元慶子獻爲興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護，是爲北庭大都護府設立之始。後二年又以斛瑟羅子懷道爲十姓可汗，濛池都護。未幾又擢獻爲磧西節度使。雖曾偶立戰功，終難保有封域。案唐室對於阿史那氏，屢錫以高位，且授以大權，無非是培植弱藩以抗強鄰，無如積弱之殘部，不敵兩強之夾攻，終於不能負起「興昔亡」或「繼往絕」之重任，而先後歸死於長安。回想達頭可汗之雄風，統葉護可汗之偉績，而今安在哉！

（二）東突厥之復興及其侵擾西域　先是太宗滅東突厥頡利可汗，以其地置府州。雲中都督府（僑治朔方境今陝西懷遠縣境）。屬下有一首領名骨咄祿者，初聚衆於山谷爲強盜，部屬漸衆，自稱可汗。於前一二三〇年（永淳元年）十月開始入寇邊境。前一二二五年（垂拱三年）七月又寇朔州（今山西朔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大破之，於是退據漠北。十月中郎將爨寶璧圖邀功，自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度漠窮追，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覆沒。於是東突厥復強盛於漠北。開始西侵西突厥。其謀士阿史德元珍深入至潮河西北，被突騎施部戰死。十姓部落被其蹂躪，死亡極多。前一二二二年（天授初）骨咄祿死，弟默啜代立。向武后要求賜以粟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千斤。又割居於河曲六州（豐、勝、靈、夏、朔、代今綏遠河套及晉陝北部）之突厥降戶，歸其管轄。自是東突

厥益強盛。大爲中國之邊患。前一二一三年（聖曆二年）以其子匐俱統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爲拓西可汗。前一二〇一年（景雲二年）滅突騎施部，於是併有葛邏祿三姓及西突厥十姓諸部，自阿爾泰山以西至裏海，屬於東突厥所有。默啜曾令其姪闕特勤，（骨咄祿之子）討康國等。又曾逾眞珠河（藥殺河上流，今那林河。）遠征至於鐵門關。（註一）但不敵大食之勢力，故不能佔領其地。幸而此時北庭大都護府府治，及庭州所屬各縣，（今迪化以東至鎮西諸縣地。）尙爲唐所有。其後戰敗東突厥，卽以此等碩果僅存之諸府縣爲根據地。此乃武后設立北庭大都護之功效也。

前一一九八年（開元二年）二月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同俄特勤，女壻火拔等率精騎來圍北庭大都護府。大都護郭虔瓘據城固守。同俄特勤軍騎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旁，突起而刺殺之。及敵軍大部到，不見同俄特勤，齊來城下乞降，請以全軍所有衣資器仗以贖同俄特勤。及聞同俄特勤已死，全軍痛哭，解圍而去。又同時以敵人分兵侵擾金滿及柳中，（鄯善縣西南魯克沁）被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郭知運所敗。火拔因同俄特勤被殺，懼不敢歸，率妻來降。唐封彼爲燕山郡王，妻爲金山公主。

是時默啜年老昏暴，部衆怨叛。是年九月葛邏祿三姓，五咄陸部，五弩失畢部，皆來降唐。而默啜常發兵擊葛邏祿部。未幾默啜戰死，國勢大衰，自後不再侵擾西域矣。其後國中大亂，互相殺伐，餘衆於前一一七〇年（天寶元年）入降於京師。故地爲鐵勒族之回紇人所有。

（三）西突厥突騎施部之興亡　突騎施是五咄陸部之一，其部長烏質勒隸於繼往絕可汗斛瑟羅部下，爲

莫賀達干（官名）。其時斛瑟羅爲政殘暴，國人怨恨。而烏質勒能以威信撫輯部人，諸胡順附，帳落日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川西北，稍攻得碎葉城，卽建大牙於碎葉川，又以弓月城伊犂水爲小牙。其疆域東鄰北突厥，西南接康國，東南界庭州、西州，南界疏勒、龜茲、焉耆。

前一二一三年（聖曆二年）烏質勒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撫慰。前一二〇六年（神龍二年）正月封烏質勒爲懷德郡王。是年十二月烏質勒死，其子嗢鹿州（在今伊犂河流域）都督娑葛繼位。封爲金河郡王。賜以宮女四人。既而娑葛與部將闕啜忠節不和，互相攻伐。金山道大總管郭元振奏准徵忠節入朝宿衞，移其部衆居於瓜、沙等州。行至中途，逗留不進。使人懷金納賂於宰相宗楚客紀處訥，請發安西兵，幷引吐蕃，以攻娑葛。宗楚客受賄，卽建議派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付以手書商議進軍事宜；又以呂守素處置四鎮。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娑葛之貢馬使者，聞知其計，馳歸告之。娑葛聞警，先發制人。於前一二〇四年（景龍二年）十一月自立爲可汗，卽發騎二萬分四路，入寇安西。——五千騎攻安西，五千騎攻撥換，五千騎攻焉耆，五千騎攻疏勒。——生擒馮嘉賓及忠節於計成河（卽塔里木河）口，害呂守素於僻城，（未詳），殺牛師奬於火燒城，（在今庫車西北）。遂陷安西，四鎮路絕。上表索楚客之頭以徇軍中。郭元振上表稱娑葛理直，宜赦其罪。明年七月，娑葛遣使來降。睿宗封爲歸化可汗。（或作十四姓可汗）。娑葛兵退，四鎮始安。是年遮弩恨其兄娑葛分割部屬已得較少，故叛逃於東突厥默啜，請爲鄉導以伐娑葛。默啜留之。後二年發精兵二萬，以其左右爲前導，進破娑葛，生擒以歸。默啜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能忠心事我乎」？遂兩殺之。

（四）車鼻施部之興亡　車鼻施是突騎施之別部。當娑葛敗亡後。車鼻施酋蘇祿鳩集餘衆，善加撫慰，因此十姓突厥，漸來歸附，衆至二十萬人。遂雄視西域。

前一一九七年（開元三年）玄宗以蘇祿爲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蘇祿詭猾不忠於唐，且部屬日衆，野心益熾，雖貢獻未曾缺略，而時時陰圖入犯邊地，嘗與大食吐蕃連兵，侵略安西者凡三次。

前一一九五年（開元五年）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以蘇祿形將犯邊，請發葛邏祿部以討之。上不許。七月蘇祿引大食，吐蕃兵謀取四鎮，圍撥換及大石城。（今烏什縣）。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發葛邏祿及阿史那獻等，擊退之。其後二年十月，玄宗册蘇祿爲忠順可汗，以羈縻之。後又以阿史那懷道（斛瑟羅子）之女，爲金河公主，下嫁蘇祿。蘇祿又娶吐蕃及東突厥之女，立三國女子爲三可敦（卽皇后）

金河公主使牙官驅馬千匹來安西互市，使者致公主教於安西大都護杜暹。杜暹大怒曰：「阿史那氏女，敢宣教於吾節度耶！」杖責使者，并拘留之。驅來之馬，全數凍死。蘇祿大怒，於前一一八六年（開元十四年）十二月，進犯四鎮，圍安西城。杜暹已於九月中入朝爲相，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據城拒守。及蘇祿聞杜暹已入朝，始行引退。於是四鎮之貯積人畜，並爲蘇祿掠去。僅安西城保全而已。明年閏九月，蘇祿與吐蕃連兵圍安西城。亦經趙頤貞擊破。

初，蘇祿性甚清儉，每戰所獲，悉以賞賜部屬，部屬皆愛戴。惟其後立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而從前既未積蓄，晚年所得，乃不分與部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諸部人心，始生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及都摩支兩部落最爲強盛。而百姓又分黃姓黑姓兩派。黃姓是娑葛部之後裔，黑姓是蘇祿之部屬。

前一一七四年（開元二十六年）六月莫姓達干乘夜攻殺蘇祿。都摩支初本與莫賀達干同謀，後來又相反；自擁立蘇祿子吐火仙為可汗，居於碎葉城；又引黑姓可汗你徵特勒保怛邏斯城。（在潮河西三百餘里，今塔拉斯河上奧里阿塔城。）與莫賀達干相抗。莫賀達干求救於中國。明年八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率石、史等國共擊吐火仙於碎葉城，吐火仙出走，生擒以歸。又使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挾銳兵與拔汗那王襲擊怛羅斯城，斬黑姓可汗。收金河公主而還。玄宗欲立阿史那懷道子昕為十姓可汗，而莫賀達干不願，誘衆叛變。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

其後黃姓黑姓各立可汗，互相攻擊，亦各遣使朝貢。後遇中國發生內亂，無暇過問。

綜觀上述，自高宗平賀魯以後，始則阿史那氏中時有出而叛亂者；繼則東突厥攻於東，突騎施擾於西，阿史那氏雖蒙唐室殷勤培植，無如諸可汗無才無德，以致衆叛親離，終耐不住狂風暴雨之摧殘而至於滅亡！既而東突厥撲滅突騎施，併有十姓部落，統一東西突厥，幸經郭虔瓘迎頭一擊，東突厥之鐵蹄始退出於西域，不料又有蘇祿收拾餘燼，復燃火燄於碎葉川。然而分贓不及於部下，反戈卽起於帳前，其子吐火仙竟作階下囚！黃姓黑姓繼續內訌。其後乘機取得伊犂碎葉之主人地位者，是為葛邏祿部。

（註一）參看沙畹著西突厥史料四篇之九。

第七節　唐與吐蕃爭西域

吐蕃之根據地在今之西藏，其建國之起源，史不記其詳。當唐太宗之世，吐蕃之勢力已東進佔有今之西康省，

遣使求婚於唐，唐以文成公主下嫁之。高宗時，吐蕃又併吞遊牧青海之吐谷渾，東犯隴右，西侵西域，屢與唐軍發生激烈之鬬爭。爲唐代西邊之最大外患也。然而唐吐和親，中印文化藉此溝通，吐蕃亦因此而草昧日啓。茲分述於下：

（一）吐蕃初通中國　吐蕃是圖伯特種居於西藏高原，建庭於邏娑（今拉薩）。前一二七八年（貞觀八年）吐蕃贊普（即君主）棄宗弄贊始遣使通於中國，請尙公主。太宗不許。後四年八月，弄贊統衆二十萬，頓於松州（今四川松潘縣）西境，遣使貢金甲，並迎公主。又進攻松州，殺都督韓威。邊人大擾。太宗命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九月，君集大破蕃人於松州城下。斬首千級。弄贊乃引而退。未幾又遣使謝。並求婚。太宗許之。弄贊貢金五千兩，及其他寶玩爲聘禮。前一二七一年（貞觀十五年）以文成公主下嫁於吐蕃。自是唐吐交歡，兩國人民共慶安寧。吐蕃始輸入中國文化，唐則因吐蕃而通於天竺。其後七年。王玄策平定天竺，即得力於此也。高宗即位（前一二六三年）擢弄贊爲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其明年弄贊卒，孫立，年幼。祿東贊爲相秉國政。祿東贊卒，其子欽陵代爲相。欽陵之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等皆統兵分駐各地。欽陵昆仲皆有才略，而贊婆專主東境幾三十年，野心甚熾，侵犯唐境，和平始敗。東犯隴右（今甘肅省），西爭西域。以下詳述其後者，而略其前者。惟與西域事業有直接關係者，亦附及之也。

（二）吐蕃初陷山南四鎭　前一二五一年（龍朔初）以來，吐蕃屢侵居於青海之吐谷渾。兩國各上奏章，互爭曲直。高宗依違兩可，未能切實調判。吐蕃竟以武力進攻吐谷渾。吐谷渾大敗，投奔於涼州（今武威縣）。告急於天子。於是青海之地爲吐蕃所踞。不但此也，前一二四二年（咸亨元年）吐蕃又分兵西上，率于闐取龜茲之撥

撥換城（今阿克蘇縣）。因此，安西四鎮幷廢。案此時撥換雖失，四鎮雖廢，而龜茲、疏勒，焉耆三國尚未失守。且于闐旋即內附，反擊吐蕃。茲援三證於下：（1）新唐書吐蕃傳：「上元二年（前一一二三七年）吐蕃與西突厥（即被裴行儉所擒之都支）連兵攻安西。」又據同書龜茲傳及册府元龜：「上元二年龜茲王白素稽獻銀婆羅。又貢名馬。」（2）册府元龜：「上元二年正月。以于闐國爲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爲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闍雄爲毗沙都督，擊吐蕃有功故也」。（3）舊唐書地理志，疏勒，焉耆二都督府，均在上元中置。由此觀之，四國不但未失，而且置爲都督府。置府之作用，無非是羈縻蕃屬，共禦吐蕃而已。然而唐軍進攻吐蕃者在青海方面，屢遭敗北。故不能發大軍以援西域。因此吐蕃軍在山南者，日見猖狂。其後焉耆以西四鎮，盡爲所陷！至前一二二三年（睿宗永昌元年）武后以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副之。進討吐蕃。吐蕃已有備，一戰而退。唐師追至焉耆，糧餉不繼。爲吐蕃所敗，退頓於高昌。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集餘衆以安西士。是時西州以東及山北尚爲唐有。此太宗朝置州駐軍之功效也。

自韋閻失敗之後，安西都護府似即罷廢。武后授唐休璟爲西州都督。休璟上表請收復四鎮。前一二一九年（長壽元年）武后命王孝傑爲武威道大總管，率兵進復四鎮。十月，大破吐蕃。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而還。武后復置安西大都護府治於龜茲。駐兵三萬以戍四鎮。自是戍兵足而邊圉固。

（三）吐蕃要求罷戍割地　克復四鎮之明年，吐蕃與西突厥僞可汗阿史那俀子侵安西，王孝傑拒戰於冷泉（在焉耆東南）。俀子敗退。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吐蕃於泥執沒斯城（未詳何在。貞觀中，西突厥泥執出亡焉

者。後國人迎立爲咄陸可汗。或與此城有關）。

前一二一六年（萬歲通天元年）王孝傑爲肅邊道大總管與吐蕃大戰於素羅漫山（今哈密北之天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九月吐蕃四萬衆掩至涼州城下，執都督許欽明。吐蕃又遣使請和。武后許之。於是吐蕃提出兩條件：

(1)唐罷四鎭戍兵

(2)唐割讓五弩失畢部地與吐蕃。（卽濛池都護府地。在潮河以西。）

武后命郭元振使吐蕃商議。時吐蕃大將欽陵當國，與元振反覆辯駁。元振要求，吐蕃歸還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與唐。唐則讓與五弩失畢部地。爭持甚力，議而不決。元振還國，奏請勿許。元振又建議云：吐蕃人民，久已厭戰，切望和平。唯欽陵專國，圖奪四鎭，專制一方。故和議不從。爲今之計，宜常常遣使言和。若欽陵不從，必爲衆人所怨。久之可使其國上下猜疑。其後數年，吐蕃君器弩悉弄（棄宗弄贊之曾孫）年長欲專國政，乃發兵自討欽陵。欽陵兵潰自殺。其弟贊婆等率衆投奔於唐。自是吐蕃內亂。西邊暫安。

（四）吐蕃侵小勃律謀取四鎭　前一二〇三年（景龍三年）中宗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吐蕃請以河西九曲地（今青海貴德縣以南）爲公主湯沐邑。此地水草豐美，宜於牧畜。自是吐蕃復盛。吐蕃又於其地黃河上架橋築城，以利往來，而資攻守。後爲唐軍所拆，仍以河爲界。此時期中，吐蕃屢從青海方面東犯隴右，勝負相當，不能逞志。乃移其鋒以西向，銳意再謀奪取四鎭。

吐蕃入侵四鎮，嘗分東西兩道，東路由今青海赴祁連山向西北進至哈密。此路沿途唐之府州軍鎮林立，不易通過；西路由今西藏西行至克什米爾之北，越喀喇崑崙山脈，而抵蒲犂和闐一帶。克什米爾之北有小勃律（今吉爾吉特 Gilgit 在克什米爾之北）為吐蕃入四鎮天然之要道。小勃律東稍南三千里距吐蕃庭邏娑，東南三百里有大勃律（今巴爾剔斯坦 (Baltista) 在克什米爾東北）北五百里當護蜜國之娑勒城（今名 Sarhad 為阿母河最上流之村落）。前次吐蕃陷四鎮，觀其佔地由西而東，或即由此路進兵也。唐室君臣，深知此地之重要，故於前一一九九年（開元初）小勃律王沒謹忙入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置綏遠軍。又取喝盤陀（今蒲犂縣）設葱嶺守捉。此皆所以鞏固四鎮西南之門戶，亦即扼守吐蕃出入之咽喉也。前一一九〇年（開元十年）吐蕃果發兵侵小勃律。謂小勃律曰：『我非謀汝地；假道以入四鎮而已。』久之，竟奪取九城。沒謹忙寄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有云：『勃律是大唐之西門。若勃律失守，西域必陷於吐蕃！』於是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銳騎四千，晝夜馳進。與勃律夾擊吐蕃。大敗蕃人，獲人畜甲仗甚衆。克復九城。詔冊封沒謹忙為小勃律國王。於是吐蕃從勃律謀四鎮之計劃，初告失敗。

（五）吐蕃陷瓜州進犯安西　前一一八五年（開元十五年）九月，吐蕃越祁連山陷瓜州（今安西縣東南），執刺史田元獻，毀瓜州城，盡掠貲糧而去。復乘勝擁衆攻常樂縣（今敦煌縣西部）。縣令賈師順率衆拒守。吐蕃攻之，不能下；使人說降，又不從。吐蕃引而去。是年突騎施蘇祿與吐蕃共約連兵犯安西。故吐蕃陷瓜州後，即急入安西，以圖南北夾攻。幸而是年蘇祿退兵，安西解圍。明年正月，安西副都護趙頤貞大敗吐蕃於曲子城（未 詳 今

地）。七月，吐蕃又犯瓜州。上年瓜州被燬，玄宗以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守珪到任，修復城池，招撫流亡。城方告成，而吐蕃兵至。部衆失色，人心惶惶。守珪故作鎮靜，表演「空城計」於城上陳設酒筵，與諸將飲酒作樂。吐蕃將見之，疑有防伏。不敢攻城。引兵而去。是月，隴右節度使張忠亮攻破吐蕃之大莫城門（在河西九曲地），焚其駱駝橋，獲其資畜而還。九月，河西節度使蕭嵩使副將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大敗吐蕃於祁連城下。殘敵奔走山谷，哭聲四合。明年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刺史賈師順率師大敗吐蕃，取大同軍（在今敦煌縣西南）。同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褘攻破吐蕃石堡城（今西寧縣西南）。此城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曲，極爲險要。吐蕃留兵鎮守，爲侵擾河西之後方根據地。至是爲唐所佔。分兵據守要險。使吐蕃軍不得再出東犯。阿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註一）於是吐蕃後方失據，取瓜州攻安西之計劃，完全失敗。

明年，吐蕃請和。上表自稱爲甥。玄宗許之。

（六）吐蕃誘小勃律謀取四鎮　前一一七六年（開元二十四年）吐蕃又西攻小勃律。小勃律王沒謹忙告急於朝。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聽，竟破殘小勃律。明年二月，河西節度使崔希逸乘吐蕃不設備，發兵襲擊吐蕃軍於青海西，斬獲極衆。自是吐蕃怨恨，不入朝。兩國兵馬又大戰於青海一帶。沒謹忙卒，三傳至蘇失利之。吐蕃誘之，妻以女子。小勃律附於吐蕃。故西域二十餘國皆臣屬於吐蕃。貢獻不入於唐。安西都護三次進討，皆無成功。

前一一六五年（天寶六年）玄宗詔安西副都護高仙芝（高麗人）統步騎萬人往討。自安西出發經疏勒、葱嶺守捉、播密川（卽今帕米爾河）、計行百餘日始至五識匿國。乃分兵三路，約於七月十三日會合於連雲堡。連雲

堡在娑勒城之北十五里。有吐蕃守兵千人。娑勒城據山傍水，斬斷崖谷，編木爲城，有吐蕃兵八九千人。仙芝於黑夜引軍渡娑勒河，登山大破之。據其城。分老弱三千守之。仙芝復引軍前進，三日至坦駒嶺（與都庫什山之大谷山口海拔一萬五千四百呎，爲葉爾羌河、阿母河、印度河三大河流之分水嶺。（註二）嶺之南面，直下峻峭，四十餘里。仙芝預料兵士登至山頂，必懼艱險而不願下嶺。故先使三十餘騎扮裝山南阿弩越城之胡人。大軍旣登山頂，兵士果不願下嶺。忽見有廿餘胡服騎兵，自山之南面上來，曰：「阿弩越城胡人，赤心附唐。特派我等來歡迎大軍。」仙芝佯喜，據以布告全軍。兵士始踴躍下嶺。下嶺三日，阿弩越城胡人果來迎，明日至其城。仙芝使將軍席元慶領千騎突入小勃律。王及大臣皆逃匿於山谷。元慶出示勅命賜綵物，誘出諸大臣，縛之以待大軍。惟王未出。仙芝繼至，急令元慶斫斷通吐蕃之娑夷河藤橋。（娑夷河又名弱水，卽吉爾吉特河。先是小勃律允許吐蕃假道，故吐蕃架此藤橋，以利進軍。闊一箭道，費時一年。距小勃律城六十里）至黃昏時分，橋方斫斷，而吐蕃之援兵卽至，然已無及矣！於是仙芝斬依附吐蕃者數人。約王歸降，獻於京師。詔改其地爲歸仁軍。募三千人守其中。自是小勃律復歸於中國統治。

案護蜜扼四鎭往吐火羅之咽喉，吐蕃於護蜜之連雲堡、娑勒城，築城駐重兵，故西域二十餘國貢獻不入於唐。經智勇兼備之高仙芝出師再捷，南赴印度，西抵阿母河，南皆暢通無阻。擴疆振威，功績偉大。

唐與吐蕃旣常常爭奪小勃律，因此與小勃律爲鄰之箇失蜜、及羯師兩國，亦與唐吐間發生聯盟攻守之關係。前者始終事唐以抗吐蕃；後者有時助吐蕃以困小勃律。玆述其經過於下：

（一）箇失蜜　箇失蜜北距小勃律五百里，卽今喀什米爾地。前一一九九年（開元初）遣使入朝。後七年，詔

册其王眞陀羅祕利爲王。前一一七九年（開元二十一年）册木筆多爲王。木筆多上書云：「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太宗平東突厥西北諸蕃族上尊號爲天可汗。自是唐以璽書賜西北各蕃，皆用此稱）。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阤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自是貢獻不絕。

（二）羯師（羯師或作揭師，或作劫。（今之 Kashkan）。在小勃律與箇失蜜之間。前一二九三年（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璃、水精杯。其後爲吐蕃所誘歸附於吐蕃。小勃律地狹人稠，無多田種。鎭軍駐彼，糧食、不足。必於箇失蜜市易鹽米，然後得濟。惟商旅往來必取道於羯師。因此，吐蕃用財物買通羯師王，於其國內置吐蕃城堡，扼住小勃律之要道。以致小勃律發生糧食恐慌。前一一六三年（天寶八年）十一月，吐火羅上表請伐羯師。明年二月，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敗羯師，擒其王勃特沒。三月册立其兄素迦爲王。自是羯師復內附。大唐可由此以通箇失蜜及諸天竺，可聯絡諸蕃以抗吐蕃，可購運糧食以濟歸仁軍。於是吐蕃從小勃律謀四鎭之計劃再告失敗。

綜觀各役，吐蕃取東西二路，復謀四鎭。初侵小勃律，繼犯瓜州、沙州，三佔小勃律，戰箇失蜜，誘羯師國。先後經營凡二十八年，再接再厲，雖敗不休。幸而大唐對於小勃律諸國或用政治手腕，或用軍事力量應付得策，經營成功，諸國內附之時期爲多。又隴右、河西軍備森嚴。因此，西門鞏固，東路暢達。安西四鎭，高枕無憂。

前一一五九年（天寶十二年）五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西突厥哥舒部人）大破吐蕃。收回河西九曲地，置郡州，駐軍其中。自是吐蕃東犯隴右，西爭西域之野心，似乎可以暫時歛跡矣。豈知事出意外，變生國內，其後二年安祿山造反，吐蕃陷隴右，西域局面，完全破壞！

(註一)參看資治通鑑開元十五，十六，十七年。

(註二)參看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第八節　唐與大食爭西域

大食發源於今之阿拉伯，其建國時期，適當唐太宗初年。大食以宗教武力爲工具，分向四鄰發展其勢力。高宗時，大食東北進取波斯，佔有伊蘭高原地方。更北進侵入中亞細亞，於是阿母河錫爾河二流域間凡唐之羈縻府州，皆先後折入於大食。玄宗時，中國勢力復振於西域，嘗與大食角逐於葱嶺之外，然其結果，終爲大食所敗，唐威不復飛度葱嶺之西矣！詳述於下：

(一)大食之建國　大食之發祥地在今之阿拉伯。漢代之條支也。(條支與大食皆波斯語 Tajik 之譯音。)大食國始造於摩訶末(或譯謨罕默德 Muhammed)摩訶末於西紀七五〇年(陳宣帝大建二年)生於阿拉伯都城麥加(Mecca)。及長，參酌猶太、基督二教而創立伊斯蘭教(Islam)。其經典爲可蘭(Koran)。麥加人斥之爲異端。因此，摩訶末不能安居於都城。於西紀六二二年(唐武德五年)出奔於麥地那(Medina)建立大教堂以佈其教。伊斯蘭教曆書即於是年爲紀元之始。摩訶末出奔之第八年(貞觀三年)領兵萬人攻取麥加城。其後二年又平服阿拉伯。全境皆信從其教。示諭門徒；『若天主教、猶太教不從我者，厚取其賦斂，不必強制，以其皆事上帝同一根本也。此外之教，必脅之伐之滅之而後已！』出奔之第十一年，摩訶末卒。無子嗣位。其老友兼岳父

名阿布伯克（Abu Bekr）爲衆所推，繼位稱爲哈里發（Chalife）。哈里發者上帝使人之牧師（Vikar der Gesandten Gottes）之義也。

阿布伯克東伐波斯西征羅馬，皆大勝利。國勢大振。前一二六一年（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通於唐。其時是第三代哈里發奧自蠻（Othman）在位。奧自蠻卒，阿里嗣。阿里傳子哈山。哈山卒，讓阿費牙嗣。（在前一二五一年，高宗龍朔元年）是爲倭馬亞朝。衣尙白。中國人稱爲白衣大食。教徒有不服者，別立阿里後人爲伊馬姆（亦教主，權勢小於哈里發。）是爲十葉教派，衣尙綠。倭馬亞朝歷代哈里發虐待其下。阿剌伯人不忘摩訶末之功德，於前一一六三年（玄宗天寶八年）擁立摩聖族裔阿拔斯爲哈里發。逐倭馬亞朝之末而換第二於埃及。是爲阿拔斯朝。衣尙黑。中國人稱爲黑衣大食。其後遷都於體格力斯河畔之報達城（註一）

（二）大食之鯨吞葱嶺外各羈縻府州　高宗收撫葱嶺外各蕃部，置爲府州之日，同時大食亦滅波斯，其勢洶洶向阿母河而北進。故當時諸國之樂於附唐者，亦迫於大食威脅之故也。惟其時唐威尙振，故能維持十數年。高宗中葉以後，山南四鎭爲吐蕃所攻陷。嶺外各府州，亦先後爲白衣大食所鯨吞。前一二三六年（儀鳳元年）大食王子栢濟特將兵攻下撒馬兒罕。前一二二八年（中宗嗣聖元年）大食又北侵康國。康國出兵抵抗，先後苦戰凡三十五年。中國未嘗出兵去援助（註二）此時武后臨朝，國威不振。又山南亦爲吐蕃所佔。交通不便，實不能赴援也。前一二〇三年（中宗復位景龍三年）大食大將屈底波（Kutaiba）降服安國。前一二〇〇年（先天元年）屈

底波領兵國康國康國王烏勒伽求救於石國及拔汗那。二國王與一可汗（此可汗據 E. Chavannes 之考證斷爲東突厥默啜可汗之姪名闕特勤）率大兵往援康國。然救兵爲大食所敗，康國遂降服於大食。（註三）於是大食併有阿母河、錫爾河各部族，及西印度之信地。從前爲唐之府州者，至是完全變爲大食之屬國矣！開元初有慧超（或作惠超）往五天竺。於前一一八五年（開元十五年）歸至安西。撰有往天竺傳。（註四）據是書所記：西天竺、波斯均屬大寔（大食之異譯）所管。吐火羅都城，有大寔兵在彼鎭壓。吐火羅王被迫，向東走一月程，在蒲特山住，屬大食所管。胡蜜（卽護蜜）兵馬少弱，現屬大食所管，每年輸稅絹三千疋。安國、曹國、史國、石騾（或卽石國）、米國、康國雖各有王，並臣屬於大寔。拔汗那（拔汗那）河南一王屬大寔，河北一王屬於西突厥。由此可見當時大食在葱嶺外勢力擴張之範圍矣。然諸國君民，原奉佛教或祆教或其他宗教，而大食迫之改奉伊斯蘭教；又大食政府橫征暴歛，人民不堪其苦。因此諸國雖迫於暴力，不能不服，然非心悅而誠服也。常常仰望天可汗去援救。惜其時山南失守，山北擾攘。且武后臨朝，淫刑濫殺，政治紛亂，國勢大降，安有餘力以保護葱嶺外之屬地臣民也耶！

（三）唐救拔汗那諸國復內附　唐克復四鎭後，天山南北復駐重兵。玄宗卽位，內政整肅，國勢復興。西域有兩節度使，以控制諸蕃。故是時對於葱嶺外諸國，曾加以相當之實助。前一一九七年（開元三年）大食吐蕃以阿了達爲拔汗那王，以兵攻拔汗那王。王敗，來奔於安西求救。時監察御史張孝嵩出巡安西。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不能號令西域矣』！卽統萬餘人出龜茲數千里，十一月大敗阿了達，逃入於山谷。（註五）唐威復振於嶺外。於是

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修好。

據塔巴里（Tabari）史記所載：『西紀七一五至七一七年間（開元三年至五年）屈底波自拔汗那越葱嶺佔領喀什噶爾。遣使貢馬於中國皇帝。令來臣服。並告知屈底波已立誓，必踐中國土地。中國皇帝令取土一包與之，以應其誓。』（註六）此事唐書未載。考此時突騎施部酋蘇祿曾引大食吐蕃兵，謀取安西。既見於上節。證以西史而益信。可見大食勢力曾一度越入葱嶺之東也。惟此時大食內亂發生。屈底波被殺。故此後唐在嶺外之聲威為之復振。陷於水深火熱之諸國，紛紛內附，或請兵討大食，或助唐伐突騎施。茲分別述之：

（1）安國之求援　前一一九三年（開元七年）安國王篤薩波提上表論事曰：『自有安國以來，臣種族相繼作王不絕，并軍民等並赤心奉國。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伏乞天恩慈澤，救臣苦難。仍請勑下突騎施令救臣等。臣即統領本國兵馬，計會飜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請！』（案此時突騎施蘇祿，不忠於唐，豈肯奉詔去救安國？）

（2）康國之請援　同上年康國王烏勒伽上表曰：『臣種族及諸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曾反叛，亦不侵損大國。為大國行裨益土。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食賊鬭戰，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經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將異密屈底波領衆軍兵來此，共臣鬭爭。臣等大破賊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損。為大食兵馬極多，臣等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圍城，以三百拋車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國。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苦難。其

大食只合一百年強盛，今年合滿。如有漢兵來此，臣必是破得大食。」（由摩訶末出奔至開元七年依回曆計算正合百年。）

（3）俱蜜國之請援　同上年，俱蜜王那羅延上表曰：「臣曾祖父叔兄弟等，舊亦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並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部落百姓物，並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令免臣國徵稅。臣等卽得久長守把大國西門。伏乞照臨，臣之願也。」

（4）吐火羅之請援　前一一八五年（開元十五年）吐火羅上奏曰：「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統押，應徹天聰。頡奉天可汗進旨云，大食欺侵我，卽與你氣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稅，欺苦實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國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門，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憫，與奴身多少氣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處分突騎施可汗云：「西頭事委你，卽須發兵除卻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卻垂處分奴身。緣大食稅急，不救得好物奉進，望天可汗炤之。所欲驅遣奴身，及須已西方物，並請處分奴身。一一頭戴，不敢怠慢！」

觀上各文，可見諸國，受大食之武力壓迫及賦稅搾取，其痛苦不堪言狀。惜大唐在葱嶺西無軍事根基，雖有時勞師遠出，究不能經常控制。故坐視屬國被大食宰割。亦無可如何！

玆接述諸國助唐以制突騎施之事實。當時突騎施首領蘇祿，玄宗曾封之爲忠順可汗，但蘇祿奸滑，不忠不順，故雖經安國，吐火羅皆請求令突騎施去赴救，而中國實無法以應其請。其後蘇祿被部下所殺，其子吐火仙繼位。又有黑姓可汗居於怛邏斯城，與吐火仙相犄角。前一一七三年（開元二十七年）石、史二國助磧西節度使蓋嘉運

擒吐火仙，拔汗那助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斬黑姓可汗。自是中國在葱嶺西之聲威益振。後二年石國王又請願曰：『突厥已屬天可汗，唯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玄宗不許。是時不第錫爾、阿母兩流域諸國皆內附，即遠至裏海南之陀拔斯單國亦來歸。（陀拔斯單國，三面阻山，北濱裏海。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巳亡，不肯臣於大食。前一一六八年（天寶三年）內附，受封爲恭化王。）是爲大唐聲威在葱嶺西最隆盛之時代。玆將當時錫爾河以至阿母河以南諸國，內附於唐，有史可考者，列成兩表，以資參證。

唐代葱嶺西諸國封王表（註八）

國名	唐置府州名	封王號	紀年	備註
康國	康居都督府	册篤娑鉢提爲康國王	萬歲通天元年	歷抗大食自康至西曹皆姓昭武
		册泥涅師師爲康國王	聖歷元年	嗣其父位
		册咄曷爲欽化王	天寶三年	嗣其父烏勒伽
石國	大宛都督府	册莫賀咄吐屯爲順義王	開元二八年	助討吐火仙有功又請討大食
		册車俱鼻施爲懷化王	天寶一二年	順義王子
米國	南謐州	册默啜爲米國王	開元一九年	康國王烏勒伽請册其子默啜爲王
		册米國王爲恭順王	天寶三年	
史國	佉沙州	册忽鉢爲史國王	開元二六年	嗣其父延屯助討吐火仙
		改爲來威國	天寶中	
安國	安息州	册屈底波爲歸義王	天寶四年	請令突騎施助安攻大食

曹國	未詳	册咄褐爲曹國王	開元一九年	康國王烏勒伽請册其子咄褐爲王
西曹國	未詳	册曹國王爲懷德王	天寶三年	隋時之曹國在史國之北
拔汗那	休循州	册拔汗那王爲奉化王	開元二七年	乞兵討亡大食所立之王助斬黑姓可汗有功唐復賜以和義公主

以上是錫爾河以南諸國

吐火羅	月氏都督府	册骨咄祿頡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悒怛王	開元一七年	請發兵助攻大食
罽賓	修鮮都督府	册葛羅支達特勒爲罽賓王	開元八年	屢抗大食
		册拂林罽婆爲罽賓王	開元二六年	
		册勃匐準爲罽賓王	天寶四年	
骨咄	高附都督府	册其王爲骨咄王	開元八年	不附大食
護蜜	鳥飛州都督府	册羅旅伊陀骨咄祿多吡勒莫賀達摩薩爾爲護蜜王	開元八年	今帕米爾西南瓦罕當四鎮入吐火羅道
		册護眞檀爲護蜜王	開元二〇年	天寶初吐絕蕃賜以鐵券
烏萇	未詳	册其王爲烏萇王	開元八年	在小勃律西六百里不附大食
俱位	未詳	册其王爲俱位王	開元八年	在勃律河北不附大食
謝䫻	條支都督府	册葛羅達支頡利發誓屈爾爲謝䫻王	開元八年	屢抗大食又名阿達羅支
		册如沒拂達爲謝䫻王	開元二六年	嗣其父發誓

國名	唐置府州名	入貢	紀年	備註
陀拔斯單	未詳	册其王爲恭化王	天寶三年	世爲波斯將不臣於大食
		册忽魯汗爲歸義王	天寶六年	

以上是阿母河以南諸國

葱嶺西諸國貢獻表

國名	唐置府州名	入貢	紀年	備註
火尋	未詳	獻黑鹽	天寶一〇年	昭武九姓之一在阿母河北
悒怛	大汗都督府	朝貢	天寶七年	悒怛卽嚈噠
解蘇國	天馬都督府	獻方物	天寶二年	
石汗那	悅般州都督府	獻馬	開元二一年	
俱蜜國	至拔州都督府	獻馬	天寶中	上表請處分大食免徵其稅

悒怛以下四國在阿母河以南，表中所錄以在玄宗朝曾入朝貢，而未受封王者爲限。當時入貢不止一次，任取一年爲準。

表中錫爾河以南受封王號者有昭武姓七國，拔汗那一國，而拔汗那得尙公主，寵異無比。朝貢者有火尋一國。高宗朝曾置府州者僅有何、東安二國未見。阿母河以南受封王號者有吐火羅等八國。入貢者有悒怛等四國。前朝所置十六都督府，除波斯外，僅有五都督府未見。其未見之諸國，或已兼併，或已易名，或附於大食，則不得而詳。又內

附諸國中除極少數外，大部份均明白請討大食或不附大食者可見唐威一振，大食之勢力就暫時殺住！

（四）高仙芝受挫於大食　高仙芝雖是擴土揚威之勇士，可惜又是貪利無信之小人！前一一六二年（天寶九年）仙芝彈劾石國王無藩臣禮，請進兵討之。十二月詐約石國王來降。獻於京師，斬之。又殺其老弱，虜其少壯。掠取大瑟瑟（寶石）數十石，眞金五、六駱駝名馬寶石亦甚多。國人大號哭。諸蕃皆憤怨。石王子乞師於大食（黑衣大食）合九國胡（當卽昭武九姓）兵，將進攻四鎭。其明年四月，仙芝領漢蕃兵三萬人，深入七百餘里，至怛邏斯城。與大食兵相持五日。會葛邏祿部倒戈，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兵士生存者，不過數千人！部將李嗣業勸仙芝乘夜棄衆偸生遁歸。適遇道途狹隘，人馬魚貫而行。拔汗那之衆在前，壅塞道路，不得通過。而後方敵追又急。李嗣業取出黑心放開毒手用大棒亂打。人馬應棒而倒。始打開一條血路。仙芝得免於死。是夜別將段秀實於黑暗中聞李嗣業之聲，厲聲罵之曰：『避敵先逃，全己棄衆，幸而得生，豈不愧死？』自是以後，諸國復附於大食。此是昔賢所謂：『爲淵歐魚』！自是以後，大唐兵馬絕跡於嶺外。故怛邏斯之役，斷送國威之舉也！雖然如此，嶺外諸國，仍未脫離中國，斷絕中國入華貢獻之使，依然絡繹於道．黑衣大食亦通使於唐。册府元龜記之詳矣。前一一五四（肅宗乾元元年）吐火羅葉護烏那多及九國首領入朝。請助天子討賊。（賊指安祿山之子慶緒）肅宗詔其兵隸於朔方行營。當唐之盛世竭天下之力以經營邊疆。迨其衰也，用藩屬兵以平內亂，光榮耶？恥辱耶？及至吐蕃陷隴右之後，西域諸國之使節始絕跡於中原！

（註一）參看洪鈞著元史譯文證補報達補傳及續西學大成之西域回教考略。

（註二）參看册府元龜卷九九九康國王上表文。

（註三）參看沙畹著西突厥史料第四篇之九。

（註四）往五天竺國傳見敦煌石室遺書。

（註五）參看資治通鑑開元三年。

（註六）見元史譯文證補報達補傳。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11, P.26

（註七）安國俱蜜國吐火羅等諸援事與上註二同。

（註八）參看册府元龜及新唐書西域傳。

第九節　唐失西域

唐朝西域之喪失，喪失於內亂；然祇有內亂，而無外患，西域或不致於喪失，因西域經唐之數世經營，有相當之武備，有多數之殖民，其勢力尚可自保也。其外敵爲何？卽吐蕃是也。吐蕃企圖佔隴右，奪西域已歷數十年矣，適中國承平，勢力復振，故不得逞其志。不幸安祿山造反，中原大擾攘，吐蕃乘之而佔隴右，隔絕西域之交通，復發大兵撲滅西域之唐軍，屠戮西域之唐人，而佔有其地。玆略述於下：

（一）吐蕃陷隴右　前一一五七年（天寶十四年）十一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造反於范陽（治幽州，今北平）擁十五萬衆，號稱二十萬，引而南下，十二月陷東京（今河南洛陽縣）。自號大燕皇帝，長安震動。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調河隴兵東扼潼關。而諸將亦各率所鎭兵討難，始號行營。精壯內徙，邊候空虛。於是吐蕃乘機入犯邊境，

明年取石堡城。自後吐蕃一面遣使請助唐討賊，一面進陷隴右州縣。至前一一四九年（代宗廣德元年）隴右完全爲吐蕃所有。是年吐蕃入犯長安，爲郭子儀擊退。自是中原通西域之道路隔絕，音問不通。

其時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鎮留後（節度使有事故，其部屬或後嗣，用留守名義，代轄其衆，故稱爲留後。）郭昕，（郭子儀之弟）率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能達。聲問不通者十餘年。至前一一三一年（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李郭二君，遣使走間道，自回紇中（當時大漠南北全爲回紇所佔）入朝。德宗大喜，加李元忠爲北庭大都護賜爵寧塞郡王，以郭昕爲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將士皆遷七資。（註一）（案中國政府封西域之中國官爲王者，以此爲初見。）又據郭昕使者報告：「吐蕃陷河隴後，西犯伊州。刺史袁光庭，堅守累年，吐蕃百方威誘，不下。卒之糧盡兵乏，城池危急，光庭先殺妻子，然後自焚。」爲悲壯熱烈之犧牲，眞不愧爲愛國之忠臣，殉土之烈士。德宗追贈袁公爲工部尙書，以慰忠魂。

前一一二八年（興元元年）因大尉朱泚造反，據長安。故約吐蕃共攻朱泚，許以功成之後，讓以北庭、安西。吐蕃進至邠州，（今陝西邠縣）受朱泚厚誘，陰持兩端。會唐軍破武功，（今武功縣），吐蕃大肆刼略。適吐蕃軍中染疫，自引而去。及唐復長安，吐蕃遣使來求地。德宗欲履約。左散騎常侍李泌進諫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力，使不得併力東侵，奈何拱手讓與敵人？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今一旦棄之，陷於戎狄，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且前日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註二）」衆議亦以爲然。上乃不以地與吐蕃。

（二）吐蕃陷北庭　北庭安西既假道回鶻（是時回紇請改名爲回鶻）以奏事，故與回鶻連和。惟回鶻貪暴，誅求無厭，凡生活所需之物，肆意勒索。而北庭近於回鶻，受累尤甚。有沙陀部落（前置沙陀州都督府）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被回鶻徵發，痛苦不堪。又有葛邏祿三部及白服突厥（新唐書作白眼突厥）原屬於回鶻，亦數被回鶻刦掠，吐蕃乘機誘以厚利。使反回鶻。於是吐蕃利用葛邏祿等爲內應以謀北庭。而北庭益危。前二一三年（貞元五年）十二月吐蕃進犯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來救。明年五月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既苦回鶻誅求，遂與沙陀部同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率麾下二千人南奔於西州。於是北庭失陷！七月頡干迦斯復領數萬騎，召楊襲古共圖克復北庭。又被吐蕃所敗，死亡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爲頡干迦斯所騙，入其牙帳，其後被殺。自是安西遂絕，不知存亡；而西州尙爲唐固守。其後西州。安西不知何年，爲吐蕃所陷。

北庭失陷之後，唐與西域之關係完全斷絕，卽音問亦無聞知。案自安祿山造反至北庭失陷凡三十五年，在此期中，北庭、安西之唐人與祖國隔斷，孤守絕域至如此之久。實足以表現中國民族堅苦卓絕之精神，爲拓邊史上放一異彩！

（註一）參看資治通鑑德宗建中二年。

（註二）同上興元二年。

第十節　唐室謀復西域

唐失西域後，角逐於中亞細亞之各民族，葱嶺西有大食，天山南有吐蕃，又原牧於漠北之回紇及阿爾泰山以北之黠戛斯亦先後乘機來爭奪天山北路之牧場。其後宣宗時吐蕃內亂，沙州之漢人據數州之地而納還於中朝，於是赴西域之大道復通。然國勢萎靡不振，無力量恢復西域之地矣。分述於下：

（一）各族分割西域之形勢　西域自脫離唐室統治之後，北庭以南至伊州、西州為吐蕃勢力範圍。焉耆以西，情況不明，大概亦役屬於吐蕃。北庭之西至潮河流域為葛邏祿所有。葱嶺以西，則服屬於大食。此乃當時各族分割西域之大概情形也。前一一二七年（貞元中）以後，大食屢與吐蕃相攻擊，吐蕃兵馬大半調往西方以禦大食。故中國西方邊患較少。前一一二一年（貞元七年）回鶻擊破葛邏祿、吐蕃於北庭，來獻捷於唐室。由此可見，大食企圖越葱嶺而東進；回鶻亦不忘懷於天山南北。在此東西夾攻下之葛邏祿及吐蕃，勢必聯合以對抗之。唐室自安祿山叛變以來，繼以史思明之長亂，繼以吐蕃回鶻之入寇，繼以朱泚之造反，內憂外患風起雲湧，雖幸平定，暫獲苟安，而喘息未舒，豈有餘力以過問既失之西域？惟有任他族宰割而已！

（二）唐聯黠戛斯謀復西域　黠戛斯古名堅昆國，在匈奴西鄙，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其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有黑髮黑瞳者，必目之為李陵後裔（因漢武帝時李陵降於匈奴，單于封陵為右賢王。故李陵及其部衆後裔雜於堅昆國中。）唐初訛為結骨，或稱黠戛斯。其君曰阿熱，駐牙於青山。青山之東有劍河，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綜合而核其居地，必在今唐努烏梁海以北至西伯利亞之多木斯克一帶，所謂青山即今唐努山北之騰格爾山；劍河者，即今葉尼塞河上流。（註一）黠戛斯與唐發生關係，始於前一二六四年（貞觀二

十二年），當時其君俟利發闕鐵勒十一部已內屬，亦親自入朝，並奏請願得持笏。太宗以其地爲堅昆都督府，拜俟利發爲左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其後歷朝貢獻無闕。乾元中（前一一五四——五三年）爲回鶻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黠戛斯人性最驍勇，喜於攻戰，常與大食、葛邏祿、吐蕃相依仗。吐蕃人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邏祿中，以待黠戛斯人護送。各國或奉以錦帛，或嫁以女子。回鶻亦授其君爲毗伽頓頡斤（官名）。及回鶻稍衰，阿熱自稱可汗。回鶻宰相伐之，相鬬二十年，不解。至前一〇七二年（文宗開成五年）黠戛斯大破回鶻，殺其可汗，焚其牙帳，並得唐太和公主。回鶻新立可汗率衆南奔於天德軍（今綏遠省烏拉特旗西北）貿易糧食，且求內附。另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枝奔吐蕃，一枝奔安西。是爲天山南北有回鶻之始。

黠戛斯已破回鶻，南徙牙於牢山（又名賭蒲山今唐努山與杭愛山交接處之一峯）。遣使護送太和公主還朝，復爲回鶻所獲。黠戛斯又遣將入朝，行三歲至前一〇七〇年（武宗會昌二年）十月始至中國，探問公主下落。又云將徙於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武宗大喜，命使持節安撫之。又欲要求奉還安西、北庭。宰相李德裕上言：『假如復得此地，當復置都護，戍以唐兵萬人，不知此兵從何處出發？糧餉從何處運往？此乃用實費以博虛名。非得計也』。（註二）因此而止。武宗又以西域久陷，欲利用黠戛斯以制回鶻，伏吐蕃，企圖克復失地。故遣使册其君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使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乃於前一〇六七年（大中元年）遣使册立爲英武誠明可汗。自是常入朝貢。但唐室之願望終不能達到也。案昔太宗利用薛延陀以謀東突厥，利用鐵勒諸部以謀薛延陀，高宗利用回紇以取西突厥，皆有成功；而武宗想聯黠戛斯復西域，獨歸泡影，此何故耶！蓋前者自己有威勢，指揮他人爲我助；後

者自己無力量，徒仰他人成就我；故結果判然不同。

黠戛斯之強盛，有如疾風暴雨，轉瞬卽逝。稱雄於山北者，猶是回鶻人。

（三）唐復河湟再開西域之通道　自吐蕃陷隴右，而西域道不通。前一〇七〇年（會昌二年）吐蕃贊普死，內亂復起。宰相恐熱與其鄯州（今青海樂都縣），節度使尙婢婢，互相攻戰。前一〇六三年（宣宗大中三年）二月尙婢婢敗，退保鄯州。於是有秦（今甘肅秦安縣）原（今固原縣）安樂（今中衞縣）三州及石門（在原州界）等七關來降。唐乘機出師收復隴右州縣。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歡呼舞躍，解去胡服，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於是募墾民，遣流犯，開營田，修道路，置堡柵，邊備大修，氣象一新。

明年九月，尙婢婢留將守鄯州，自領部衆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今張掖縣）。恐熱自將輕騎五千，追至瓜州，戰死尙婢婢。恐熱大掠河西各州——瓜、肅、甘、沙、伊、西、鄯、廓——捕殺壯丁，積尸盈野；將老弱婦人，割鼻斷足；又以長矛貫嬰兒以恣笑樂。所過室廬，焚掠一空，五千里間，盡成赤地！（註三）此是亡國之河西百姓所遭之一大浩劫！

是時沙州有漢族英雄張義潮，乘吐蕃紛亂，陰結豪傑謀復土地，歸於祖國。一日聚衆披甲，大噪於州門，唐人全體響應。吐蕃守將大驚逃去。於是光復沙州，於明年正月奉表入朝。宣宗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義潮又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河、鄯、岷、廓等州，十月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但實際上，伊、西仍爲吐蕃所據）自是河湟以東各地，完全收復。置歸義軍於沙州，以潮義爲節度使。於是中原赴西域之大道復通。

前一〇四六年（懿宗咸通七年）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僕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註四）

（北庭都護府西百里之清海鎭。）此是天山南北吐蕃與回鶻勢力消長，實際上與唐室無關。因爲此時唐室衰微，大道雖通，無力西進。譬如微弱之小河流，穿不過廣漠之大沙磧也。

唐朝自安史亂後內憂外患，相繼而起。如外有回鶻，吐蕃等之入侵；南詔（雲南），安南等之叛變；本部各州有藩鎭之跋扈；宮禁內有宦官之橫暴；朝中大臣有朋黨之爭競；草澤中有黃巢之造反；又有黃巢部將朱溫之來降；及至前一〇〇五年（梁開平元年）朱溫廢唐昭宗自卽帝位，而有天下，是爲梁朝。自高祖至昭宗，凡二十代二百九十年而亡。其中自祿山造反，至唐亡佔一百五十年，在此期中卽上述內憂外患，風起雲湧之時期。國基不固，自保不暇，自無力量以恢復西域，於是西域河山，繼續淪爲化外者，九百有餘年。

（註一）丁謙著唐書回紇傳地理考證

（註二）參看資治通鑑武宗會昌二年。

（註三）同上宣宗大中三年四年。

（註四）同上懿宗咸通七年。

第十一節　唐代中西通商及文化之交流

漢代中西陸路交通，盛極一時。前章已言之詳矣。三國至隋歷代與西域之交通，時斷時續。唐室勃興，開疆拓土，遠及於中亞細亞。於是中西交通，復見昌明。此期中中外貨物，運轉不息：華蕃販客。絡繹於途。中西文化互相傳播者亦不勝枚舉。其中對於人類生活之增益，社會文化之發揚大有贊助者，有如中國養蠶術，造紙術之流行西方。以及

西方之棉花，熬糖法，樂舞百戲等之輸入中國。茲分別敍述如下：

（一）中西貿易之概況　先是南北朝後魏勢盛之時，大敗柔然，與西域交通甚繁。西域賈人羣集京師。有月氏商人，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五色瑠璃。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隋煬帝時代，武威，張掖等河西諸郡，則已成為東西貿易之中心點。西賈之來售於此者，達四十餘國之多。唐初，中西陸路貿易，繼續盛行。其時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迨至唐取天山南路，平西突厥之後，剷去國界之隔閡，交通更為便利，西賈前來貿易者更形踴躍。而中國商人之赴中亞細亞，波斯，印度等地通商者亦絡繹於途。尤其是熱達商業之猶太人，則更利用此良好機會，或自紅海航印度洋而至中國南方海港，或由地中海東岸之安第阿哥亞（Antiocra），通波斯，經呼羅珊（Korasan）中亞細亞，天山南路而達中國之長安。至大食勃興後，阿拉伯商人亦逐漸擴張其通商範圍。西抵歐洲，非洲，東通中國，印度，俱掌握海陸通商權。(註一)

中西貿易既如此興旺，唐乃置互市監，掌蕃國貿易事務，徵收關稅。又於西域山南之四鎮，山北之輪臺等處，亦各徵收西賈商稅。

玄宗朝兩下勅令，禁止與西蕃互市。如前一一九八年（開元二年）三月勅令云「諸錦綾羅縠繡織成紬絹絲，氂牛尾，眞珠金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攜帶）入蕃金鐵之物，亦不得將度西北諸關。」又如前一一六九年（天寶二年）十月勅令云：「如聞關以西諸國興販往來不絕。雖託以求利，終交通外蕃因循頗久，殊非穩便。自今以後，一切禁斷。仍委四鎮節度使及路次所由郡縣，嚴加捉搦，不得更有往來。」(註二)以上兩次勅詔，是對西域

諸國之經濟絕交。

吐蕃陷隴右隔斷西域之交通。然中西陸道貿易，還未因此而全絕。是時中西商人假道回紇，求回紇人保護，繼續經營商務。此說有何根據？如前一一二五年（貞元三年）唐與回紇和親，唐提出五條件，其中之一是「回紇不得攜帶中國人及商胡出塞。」（註三）可見當時回紇攜帶漢胡商人出塞者必甚多，故有此項要求。此輩爲回紇所攜帶之漢胡商人，郎販物求利爲其職志者也。

（二）漢文教育之行於西域　唐代之於西域，置郡設官，開屯列戍，復有遣謫之犯人，懋遷之商賈，雲遊佈道之僧侶，因此漢人之流寓西域者，實繁有徒；因此，漢文教育亦會推行於其地。雖其詳情，無可稽考，然讀片斷記載，可證斯言不謬。茲舉數例如下：

（1）新唐書封常清傳云：「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少歷覽。」流人子弟尚讀書，則官吏子弟之讀書者必更多無疑也。

（2）近代在新疆出土之唐代文獻，其數量及種類甚多，佛典外，凡經史詩文之斷片，道教典籍，莫不有之。如日人羽田在吐魯番獲得鄭玄註釋之論語斷片，又在庫車附近之庫木吐喇獲得漢書張良傳斷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註四）皆係唐代寫本。經各方面發現多數唐代典籍之後，則漢文教育推行於西域，更可證實矣。其次再考查西域人之能讀漢文經典，或以文章名傳中國史册者亦不乏其人。更可證明漢文教育不第行於西域之漢人，而且推及於西域之士著。

(3)新舊唐書有『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世居安西。……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

(4)宋高僧傳載有多數西域僧人來華傳教，翻譯經典甚富。如：高昌之釋玄覺，于闐之釋實叉難陀，釋提雲般若，釋智嚴，釋尸羅達摩，龜茲之釋勿提提犀魚，疏勒之釋慧琳等皆是也。其所譯之經典名不具錄。讀者如願知其詳，請讀高僧傳可也。

綜而推之。唐代西域之漢文教育之成績斐然可觀矣。清乾隆迄今，一百七十餘年，新疆與本部同隸於一政府之統治，建省後復推行漢文教育於土著亦歷四十餘年，然新疆土人能來中國以文章著名者，尙無一人也。唐治西域。爲期尙短，然與中亞細亞人發生如此關係，然不得不謂爲唐人治理西域之偉績也。

（三）中國養蠶術及造紙術傳入於西域　我國發明養蠶，相傳始於黃帝時代。惟何時傳出於西域？先傳至何地？於史無徵。西域之有蠶桑見於載籍之最古者當推玄奘之西域記所記于闐國王向東國求婚傳入蠶種之說。以及北史載：高昌國土宜蠶。又記：焉耆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又云：于闐土宜桑。夷考于闐王求婚之「東國」從古籍觀之，不能確認爲中國。又從斯坦因在檀檀威利克寺壁上發現傳入蠶種之故事畫中之王妃侍女，觀其容貌服飾，必非中國人也。由古畫觀之，更不能確定東國卽中國也。吾意養蠶術之西傳，當先起於高昌。因爲高昌人多是漢魏之遺黎，輸出中國文化指不勝屈。毛詩、孝經、論語等爲精神文明尙置學官以相教授；（註五）況蠶桑爲生活必需之物質文明，必先事傳習，亦理之當然也。高昌、焉耆均在于闐之東北，所謂「東國」，指高昌焉耆亦無不通。然尙無充分證據。姑標一說，以俟博雅之士指正焉。養蠶術旣流行於天山南路，其後逐漸西行，越葱嶺而傳於波斯云。

造紙術是後漢和帝時（前一八二三至一八〇七年）蔡倫所發明。自是造紙業爲中國所專利。前一一六一年高仙芝被大食大敗於怛邏斯之役。大食將中國俘虜至康國開始造紙。自是造紙術傳布於伊斯蘭教諸國。而流傳於西方。自康國造紙業興，遂使埃及之草紙及舊用之皮紙一概消滅。蓋紙之爲用較之更爲美觀而便利也。(註六)

絲絹爲吾人章身衣服之美麗原料；紙爲書寫文字傳布文化開通民智之優良工具。此二業之西行。改進西方人類之生活，發揚西方社會之文化，功勞自甚偉大也。又杜佑族子杜環參與高仙芝怛邏斯之役，兵敗被虜於大食，漂流異域，凡十餘年，後附商賈船返國，著經行記，原本久佚，杜佑通典中保存數條。其中有記大食云：『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隱呂禮』此是中國繪畫織繡傳入西域之證。

（四）西方熬糖法棉花樂舞百戲之流行中土　熬糖法傳自天竺之摩揭它（又名摩伽陀。在恆河下流。今孟加拉之西部）。貞觀中摩揭它遣使朝貢。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是爲蔗糖製法傳入中國之始。

棉產於印度。名古貝草，績其花以作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今新疆回語稱棉花尙與「白氎」字音相近。）前一四八二年（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有阿羅單國都闍婆洲（今爪哇島）遣使入宋獻天竺國白氎，古貝。是爲棉布入貢中國見於正史之始。棉種何時始入中國？據本草綱目草綿注，謂宋末始入江南。然考唐時，高昌國已有白氎。平高昌所置之西州其土貢有氎布一項可以證明。今吐魯番尙爲著名產棉區域。稱謂華北傳入棉種至晚當在平高昌之後不久之時日也。因其地內屬之後，唐人必取棉種移置東土，此以常識推之可無疑也。蠶桑西去，

棉花東來，皆爲解決人類之衣服問題。語云投桃報李，其此之謂乎？

西方之樂舞，自南北朝至唐，輸入中國者頗多。茲將各國樂輸入之源流略述於左：

(1)西涼樂　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而成之，號爲秦漢伎。後魏太武平河西得此樂，稱爲西涼樂。至魏周之際，稱爲國伎。其樂器有：鐘、磬、彈箏、搊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絃、笙、簫、篳篥、小篳篥、笛、橫笛、腰鼓、齊鼓、檐鼓、銅鈸、貝等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其中鐘、磬爲中國舊樂；曲項琵琶，豎箜篌出自西域。此是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胡羌音聲。自後魏至隋，爲世人所重云。

(2)龜茲樂　呂光滅龜茲，始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諸樂大聚於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至隋時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王公貴人亦爭相慕尚云。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絃、笙、橫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

(3)疏勒樂　後魏通西域得疏勒樂。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4)康國樂　康國樂始自周武帝聘突厥女時。樂器有：笛、正鼓、和鼓、銅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舞人急轉如風，俗稱爲胡旋舞。

(5)安國樂　安國樂亦起於周武帝聘突厥女時。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雙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6)高昌樂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樂。隋煬帝時，高昌獻聖明樂曲。唐太宗平高昌，盡收其樂。其樂器有豎箜篌、毛貞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笙、簫、橫笛、篳篥、琵琶、五絃、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

(7)天竺樂　前涼張重華據涼州，天竺重四譯來貢其樂。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貞鼓，都曇鼓、銅拔、貝等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二人。

以上七國樂唐朝極爲流行。或稱爲伎，如西涼伎，天竺伎等。凡大燕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中外。所謂十部伎者，除上列七樂外，加燕樂伎，淸樂伎，高麗伎三種是也。

西域傳來之幻術百戲，名目甚多，不勝枚舉。相傳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令，不令入中國。茲將百戲名列舉一部如下：魚龍爛漫、俳優、朱儒、仙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黃龍變、舞女過繩、夏育扛鼎、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吞火、挂樹、白雪、畫地成川、倒舞伎、舞盤伎、長蹻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以上各種遊戲，至今尚流行於江湖術士之間。俗稱爲「玩把戲」。

歌舞遊戲，動人最易，感世最深，上自帝王貴人，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受其薰陶與影響。社會心理，無形之間變化極大矣。

（註一）參看高桑駒吉著中國文化史「唐代東西陸路交通及貿易」。
（註二）參看唐會要之「互市」及「市」二條。
（註三）見資治通鑑貞元三年。
（註四）參看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中之漢文明」。
（註五）見北史西域傳高昌國。
（註六）參看西突厥史料第四篇之九註十八。

第十二節　西方宗教之東漸

西方宗教傳入中國者，除漢代有佛教外；在後魏時有祆教，在唐朝有摩尼教，景教，及伊斯蘭教。各教勢力之發展，有由於教士熱心宏布宗法者；有由於商賈遠征，爲宗教先鋒者；有由於武力或政治力爲宗教後盾者。茲將各宗教之源流及入華經過略述於下：

（一）祆教　祆教是伊蘭西部阿忒羅伯敦(Atropatene)人左羅阿士德(Joroasten)所創。左羅阿士德生於西紀六〇〇年（周定王七年）至五二〇年（景王二十五年，與孔子同時。）其經典曰善德阿勿斯他，(Zend Avesta)乃波斯薩贊朝初期所集成者。其教旨謂創造萬物者爲上帝，有陰陽二神司之。陽神淸淨，爲衆善之本；陰神穢惡爲萬惡之門。陽神得勢，則羣生幸福，人民安樂，天下太平；陰神得勢，則衆生凋敝，人民死喪，天下大亂。善惡兩神，自太古以來卽互相爭軋，雖勝敗尚未分曉，而將來必趨於善神勝利，惡神消亡。故勸世人避惡神就善

神。人人將自己胸中一切惡念完全斷絕。開拓荒野，令成良田，以火代表陽神而崇拜之，故外人稱爲拜火教。又以日爲光明之原而崇拜之，故又名太陽教。傳至中國，稱爲祆教。（祆字从示从天）自古以來，卽通行於波斯及中亞細亞一帶，波斯薩賫朝定祆教爲國教。（註一）玆將中國史所載西域諸國奉祆教之情形如左：

（1）波斯國　俗事火祆神。西域諸國俗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註二）是波斯爲祆教之中心，如印度爲佛教之中心，中國僧侶求經於天竺者相似。

（2）滑國　滑國是阿母河流域之小國，曾屬於柔然。事天神，火神。（註三）（陳垣云：「天神以其拜天也。其實非拜天，不過拜日月星辰耳。日月星辰麗於天，拜日月星辰，無異拜天，故從中國名謂之拜天。又因其拜火，又謂之天神火神。」）（註四）

（3）康國等昭武姓諸國　康國祠祆神，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又開元中慧超所記，康、安、曹、史、石、米等國總事祆神。（註五）

（4）疏勒國　俗事祆神。

（5）于闐國　好事祆神，（註六）

（6）焉耆國　俗事天神。（註七）

（7）高昌國　俗事天神。（註八）

由此可見葱嶺外阿母錫爾兩河流域，及天山南路，凡波斯人足跡所屆之地，皆祠祆教。

祆教之傳入中國始於南北朝時代，北朝之後魏實代表中國與西域交通，故祆教卽於是時由陸道傳入華北一帶。後魏靈太后曾登嵩高山，廢諸淫祀，而胡天不在其列。(註九) 北周北齊亦盛行祆教。北齊後主至於躬自鼓舞，以事胡天。(註十) 及至唐初大食勃興，壓迫波斯。波斯人亡命中國者甚衆。故祆教亦隨之而盛行於中國。高祖時長安已建有祆祠。太宗時有波斯人何祿於前一二八一年（貞觀五年）來長安，從事布教。太宗許之，建祆祠於長安。置祆正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以胡祝充任之。(註十一) 至玄宗雖嘗排斥，然未久卽仍復興盛。直至武宗時又遭壓抑，祆教始衰。(註十二) 案唐太宗以宗教羈縻波斯人，如清代尊崇黃教，以羈縻蒙藏人，同一作用。長安之有火祆祠，如清朝北京及各處有喇嘛廟相似。又唐代兩京及諸州祆祠，歲再祀，而禁民祈祭，有如後世之官廟性質，尤類清朝之喇嘛廟。(註十三)

（二）摩尼教　摩尼（Mani）於西紀二一六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降生於體格力斯河東岸之馬達奴（Mardinu）。及長學成，取祆教學說爲基礎，參酌基督、佛祖諸教哲理，自成一教。摩尼先得波斯王沙普爾（Shapur）一世之尊信，而後至四方布教。後返波斯，卒被異教徒所捕焚。摩尼已死，信徒四散，布教於小亞細亞、東羅馬及亞非利加北部。(註十四) 摩尼教在波斯被禁絕，教徒北走索格底（康國都城，卽撒馬兒罕），由此傳入天山南路。唐武后時，羅布泊附近有索格底人聚居於此，以摩尼教師爲首領。(註十五) 前一二一八年（武后延載元年）有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摩尼教經）入華傳教。(註十六) 是爲摩尼教入中國之始。是時西北回紇亦崇信摩尼教。回紇以摩尼教爲國教，君臣上下，一致尊敬。摩尼教師皆是西域康國人，常與回紇議政。又常偕回紇使者入朝

於唐。(註十七)自天寶末年安史之亂，回紇助唐戡亂有功。唐為牽承回紇計，曾徇回紇使者之請，於前一一四四年(代宗大曆三年)勅令於長安為摩尼置寺，賜額大雲光明。後三年又許於荊(今湖北江陵縣)揚(今江蘇江都縣)洪(今江西南昌)越(今浙江紹興縣)等州，建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前一一〇五年(憲宗元和二年)回鶻使者又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兩所。(註十八)可見當時黃河大江兩流域，皆許回紇摩尼教徒在彼傳教。有如清季被列強壓迫承認外人在國內布教者相似。前一〇七一年(會昌元年)武宗乘回鶻衰微，令江淮各州摩尼教師權停傳教，摩尼教師移於兩京及太原行教。又嘗令摩尼教徒在二京者，穿戴中國冠帶。有司收摩尼教書及像燒於道，貲產入官。(註十九)於是摩尼教始衰。

(三)景教　景教屬於基督教別派納司托留司(Nestorius)宗，其開祖為納司托留司，以西紀四二八年至四三一年為東羅馬京城君士坦丁之東方教會總長(Patriarch)。先是基督教正統派公認：基督為眞神，基督為眞人，基督為神人合一之一人格者，基督身上神人兩性依然存在，但後來教徒議論，時生分裂：有偏重基督神性而立說者，有偏重其人性而立說者，又有倡基督二人格說者，納司托留司主張神與基督為兩位，人神兩性，因此在西紀四三一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愛忽所司(Ephesos)統一會議中，被高僧奇里耳(Cyril)派視為異端而力加排斥。後四年東羅馬皇帝下令斥逐納司托留司，焚其著述，放於境外。納司托留司偕信徒亡命小亞細亞。便欲在彼傳布其教。但為東羅馬帝迫害不已，遂四方遁避，不知所終。其教徒逃奔波斯者，蒙薩贊朝歷代君王之保護，乃更進而入印度及中央亞細亞。教勢日見興隆。西紀四九八年(南朝齊明帝永泰元年)與基督教分離，自

稱加爾底亞(Chalder)教會。後來大食勃興，滅薩賫王朝併有波斯地。當時納司托留司教主受大食哈里發之信任，移總教會於報達(Bagdad)。又賴其援助教勢一時興隆達於極點。其後傳入中國，稱為景教。其稱景教之由來，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記：「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由此可知命名景教者，是取光輝發揚之意義。

唐太宗時，波斯人阿羅本齎景教經典至長安，時在前一一七七年（貞觀九年）太宗命房玄齡賓迎之。並留阿羅本於宮中，令其翻譯經典。後三年命有司於長安造波斯寺，度僧二十一人。(註二十)繼及高宗，諸州置景寺，以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由是景教漸見流行。玄宗亦極其尊崇，命寧國等五王臨波斯寺建立壇場。繼又召景教僧佶和等十七人於宮中修功德。又因已知景教發源於大秦（即羅馬）而非創於波斯，故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德宗時更於靈武等五郡建立景寺，代宗亦崇尚景教。知郭子儀亦皈依而修其寺院。景教之勢，遂大趨隆盛。前一一三一年（德宗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等豎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至武宗以崇信道教，故景寺乃隨佛寺摩尼寺等共被廢毀。命其僧侶還俗。景教於是衰頹，碑亦埋沒地中。至宣宗時，雖解除舊令，而已不能恢復舊觀，卒至於廢絕。至明末天啓五年（前二八七年）陝西西安府掘出景教碑，後人藉以略識景教在唐時流行之狀況。(註二十一)

（四）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是嚴肅之一神教，本於猶太及基督二教之處甚多。可蘭經所載各條，作為千載不變之法規，凡屬信徒，皆當遵奉。伊斯蘭教隨大食兵力之發展，唐開元初已入於中亞細亞，惟何時傳入中國，則異說紛紜：有謂隋開皇中流傳中華者，亦有謂唐貞觀二年始入中土者；然經史家考訂，二說皆不足信。其確實時代，當

自前一二六一年（永徽二年）大食初次通聘中國之後，南方則有大食商人由海道至廣州及其他海港，請於朝廷，得在該地建立教堂傳布其教。北方自天寶亂後由中亞細亞陸路傳來。至武宗信道教，嚴禁其餘諸宗教，伊斯蘭教亦因之而中落。後世中國人以此教爲回紇人所崇奉，稱回紇人爲回回，故稱此教爲回回教，或簡稱回教。

以上四教合以漢代傳入之佛教計五大宗教皆自西方傳來，其中傳佈最廣，信徒最衆，時期最長，影響最大者當推佛教與回教。

〇附錄　回回教初入中國考

關於回回教初入中國之時期問題，有謂隋開皇中者，亦有謂唐貞觀二年者，究其實際皆屬不確。而其致誤之由，原於對算中曆回曆時發生謬誤之結果。新會陳圓菴先生著回回教入中國考，考核精確，玆節錄其要點如下：

欲知回回教進中國之源流，應知中回曆法之不同。回曆以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爲一年，並無閏月。若與中曆與之對算，則每經三十年，卽差一年，百年則差三年，一千年應差三十年。故摩訶末之生卒，創教時代，與乎回教在華情形，若照中曆計算，則無不錯。又回曆紀元，明以前皆謂始於開皇十九年己未（西五九九），其誤因洪武十九年甲子採用回曆時，爲回曆七百八十六年，由此按中曆上推七八六年則爲開皇十九年，故有此說。若按回曆上推，實爲唐武德五年壬午（西六二二）與開皇己未說，相差至二十三年。此二十三年，爲硏究中國回教源流者之一大癥結。

主張回教在開皇中始入中國之說者爲陝西西安府禮拜寺碑文，此碑題天寶元年立，其實爲明人所僞托。碑

文語意，純是宋明以後語，與唐人語絕不類；其書法亦非宋明以前書法。唐代稱大食，碑文則代以天方。唐代稱摩訶末，碑文譯作謨罕默德。皆宋明以後之譯語。援回曆入華曆始自明初，此碑亦當立自明初云。

開皇中爲西紀五八一至六〇一年，摩訶末自麥加出奔在西紀六二二年。是年以前，回教基礎尙未成立，何能傳入中華耶？

主張貞觀二年（西六二八）回教始入中土之說者爲回回原來又名西來宗譜一書。此說實由於誤算年數，非有意作僞。所謂貞觀二年即永徽二年（西六五一）二者相差適爲二十三年。據舊唐書本紀，及册府元龜均載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故其說本不謬特推算有誤而已。

根據以上論斷，回教始入中國當在永徽二年之後云。（註二十二）又西人 Issac Mason 著回回教入中國考，此文之結論，亦斷定大食之初次通聘中國，在西曆六五一年。又謂，大食征伐之進展於中亞細亞，旋由陸道達中國之邊疆，自不難深入內地。謂其大夥人數由陸而入，亦非無因。相傳有若干伊斯蘭教之西地族（Zaides）逃出伊斯蘭教之（Omeyyeds）或入於中國。約在八世紀中葉，伊斯蘭教軍人分隊而來，遂居於中國。蟬嫣不絕，其數量必不少也云。（註二十三）

案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年（前一一五五年西七五七年）「廣平王俶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東向討賊」（安祿山）。可見當時，中國北部有多數伊斯蘭教也。

（註一）參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册第二十六節默數。

（註二）參看北史、魏書、兩唐書之西域傳波斯國。

（註三）見南史西域傳滑國。

（註四）見陳垣著火祆教入中國考。

（註五）參看魏書、隋書之西域傳康國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註六）參看兩唐書西域傳疏勒國，于闐國。

（註七）見北史西域傳焉耆國。

（註八）見隋書西域傳高昌國。

（註九）見魏書靈太后傳。

（註十）隋書禮俗志『後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又『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

（註十一）見通典職官典。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

（註十二）新唐書食貨志，『武宗即位，廢浮屠法，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又資治通鑑，『會昌五年七月，上惡僧尼耗蠹天下。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各留一寺，上等留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

（註十三）同註四。

（註十四）參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册第一節。

（註十五）參看羽田著漠北地方及康國人（見支那學第一卷第五號）。

（註十六）見佛祖統記卷三九。

（註十七）李肇國史補卷下『迴紇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新唐書迴紇傳及佛祖統記卷四一皆載摩尼至京師事。

(註十八)參看佛祖統記卷四一，僧史略卷下，册府元龜卷九九。

(註十九)參看會昌一品集賜迴鶻可汗書，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三年，新唐書迴鶻傳。

(註二十)見唐會要四九卷。

(註二十一)參看日人高桑駒吉著中國文化史唐之景教，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册二十三節景教。

(註二十二)見陳垣著回回教入中國史略（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一號）

(註二十三)載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月刊第二卷三、四期。

本章主要參考書

舊唐書之高祖紀，太宗紀，高宗紀，則天皇后記，玄宗紀，肅宗紀，音樂志，地理志，職官志，李大亮傳，侯君集傳，郭孝恪傳，蘇定方傳，裴行儉傳，王孝傑傳，唐休璟傳，崔融傳，郭元振傳，郭虔瓘傳，郭知運傳，張守珪傳，高仙芝傳，封常清傳，哥舒翰傳，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李嗣業傳，良吏上王方翼，方伎僧玄奘，突厥傳，迴紇傳，吐蕃傳，西戎傳，北狄傳，安祿山傳。

新唐書之高祖紀，太宗紀，高宗紀，則天皇后紀，玄宗紀，肅宗紀，德宗紀，禮樂志，地理志，百官志，侯君集傳，李大亮傳，裴行儉傳，宗楚客傳，阿史那社爾傳，契苾何力傳，郭孝恪傳，王方翼傳，蘇定方傳，王孝傑傳，唐休璟傳，崔融傳，杜暹傳，郭虔瓘傳，張守珪傳，哥舒翰，高仙芝傳，封常清傳，郭昕傳，李嗣業傳，突厥傳，吐蕃傳，回鶻傳，北狄傳，西域傳，安祿山傳。

第四章　五代至宋與西域之關係

中國自唐亡之後，羣雄割據，四分五裂，稱王稱帝者不下數十人，其中以梁、唐、晉、漢、周五朝興衰繼承，皆在中原，史家稱此五朝爲五代。其間凡五十三年。前九五二年趙匡胤被部將黃袍加身，受周禪爲天子，是爲宋太祖，奠都於汴。以次取蜀，克南漢，併南唐。其弟太宗繼之，又滅北漢，中國已統於一，惟契丹人所建之遼國雄視於東北，項黨人所建之西夏勃興於西北。遼夏聯合，屢苦邊境。宋納歲幣銀茶絹以求和。其後女眞人勃起於黑龍江，建國號曰金，數敗遼人之兵。徽宗時，宋與金連盟伐遼。前七九〇年（宣和四年）金兵破燕京。遼國已亡，金遂輕宋，大舉入寇。徽宗傳位於欽宗。前七八六年金兵陷汴京，虜徽宗及欽宗北去。因爲年號靖康，故稱「靖康之難」。欽宗之弟高宗卽位，因避金兵，奠都臨安，偏安江左，是爲南宋。理宗時，重蹈覆轍，與蒙古連兵伐金。前六七八年（端平元年）金亡。未幾，蒙古大舉入寇，陷臨安。二王昰與昺奔閩廣，卒保崖山（廣東新會縣南），兵敗國亡。宋自太祖至是凡十八代三百二十年而亡。中國亡於異族，此爲初次，自後漢族被征服者凡九十年。

五代與宋，爲積弱時期，中國與西域，壤地不相連，經營事業，毫無足言，惟中西間，亦偶然有信使往返之事。本章不標題「經營西域」而曰「與西域之關係」，卽此之故也。又唐季有回鶻之西奔，北宋時有契丹人之建立西遼國，此二事關於東方民族之西遷問題，本章敍述其始末。

第一節　回鶻之西奔及其發展情形

回鶻西奔之事，前章既略言之，茲據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補述一趣事。西奔後之發展，史有闕文，惟參考宋史外國傳，及回教著作家之記載，可推見其大概情形。

（一）回鶻西奔之原因　回鶻原居於和林山，娑陵水上。唐太宗時滅薛延陀而歸服於唐。安史亂後，唐室淩微之際，嘗助唐平亂，娶公主。受金帛，驕橫至極。其後，回鶻屢求尚公主。前一〇八九年（長慶元年）穆宗以己妹爲太和公主下嫁回鶻可汗，回鶻稱之爲金蓮公主。和林有山名天靈山，山之南有石山名福山。唐使及相地者至其國，見和林之強盛以有此山也，盍壞其山，以弱其國。乃謂其可汗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汝，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唐人願見。』可汗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自後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此事未必確實，唯以其有趣而錄之。）前一〇七二年（文宗開成五年）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可汗被殺，公主被虜。其衆西奔者凡三支。（註一）

（1）一支奔葛邏祿，是時葛邏祿游牧於伊犁河以西至潮河。

（2）一支奔安西，居於北庭及西州。五代時稱爲西州回鶻，宋時爲高昌國，遣使朝貢，沿唐制，稱中朝爲舅，自稱曰甥。元初稱爲畏兀吾，或稱高昌。

（3）一支奔吐蕃，居於甘州，五代及宋，常與中朝通使。稱中朝爲舅，自稱曰甥。（註二）前八八四年（宋仁宗天

聖六年）爲西夏主太子趙元昊所併。（註三）

（二）回鶻在天山南路之發展情形　西州回鶻，逐漸向西發展其勢力。天山南路之龜茲、于闐二國皆回鶻種人。其西漸之年代，亦約略可推。

(1)龜茲　據宋史龜茲傳：『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天聖中（宋仁宗年號前八八九年）始入貢。』可見龜茲回鶻即西州回鶻之支族，其據有龜茲地方，在前八八九年以前之時也。

(2)于闐　據宋史于闐傳：「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晉天福中（高祖年號，前九七六至九七〇年）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鄴持節册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建隆二年（宋太祖年號前九五一年）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押玉枕一。其國摩尼斯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大中祥符二年（眞宗年號前九〇三年）其國黑韓王（即可汗之異譯）遣回鶻羅厮溫等以方物來貢。……元豐四年（神宗年號前八三一年）上書稱『漢家阿舅』。」宋太祖時，李聖天尙爲王，回鶻未佔其地，可知也。眞宗時，其王稱可汗。所遣使者爲回鶻羅厮溫；神宗時，稱中朝爲漢家阿舅。凡此皆足以證明，于闐地方已爲回鶻族所佔據矣。其他各地如焉耆、疏勒等，則無可考焉。

案天山南路，在隋唐以前，數爲山北之遊牧民族管轄，而各小國仍然有半獨立之主權；自回鶻族入佔以後，當地之古民族——伊蘭人種即生極大之變動；其集團或被殺戮，或被驅逐，遺存者又與新來人種雜婚，於是漸次失

其特質，回鶻人亦放棄其遊牧生涯，漸成爲土著之人。因回鶻爲突厥族之一支，故西人稱山南爲「土耳其斯坦」或稱曰東土耳其斯坦，以便與葱嶺西之西土耳其斯坦區別也。

（三）回鶻在中亞細亞之建國　奔伊犂河以西地方之回鶻，其後來活動不見於中國史籍，惟回教著作家多記載之。當西曆十世紀中葉，即中國周、宋之際，西土耳其斯坦有喀拉汗朝（Karakhanids）即回鶻人種所建之國也。此朝之始祖爲撒吐克喀拉汗（Satuk Karakhan），崇拜回教。其最著名之君主曰博格拉汗（Boghra Khan）建都於拜拉薩貢（Belasagun），疆土東至秦國（即中國），轄有喀什噶爾（古疏勒）、和闐（古于闐國地）、怛羅斯（在塔拉斯水上）、訛打剌城（Otrar 在錫爾河畔）等處。博格拉汗嘗率師攻下阿母河北岸之布哈拉城。嗣其位者爲伊列可汗（Ilek Khan）於前九〇四年（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滅阿母河北之波斯薩曼王朝，盡有其地。傳至靡哈美德汗（Mahmud Khan）時，喀喇契丹（即西遼）人征服土耳其斯坦，陷拜拉薩貢及喀什噶爾諸城。喀拉汗朝仍保有撒馬爾罕及布哈爾諸地，稱臣納貢於西遼。前六九九年（宋寧宗嘉定六年）此朝最後汗鄂斯曼（Osman）爲花剌子模國所併。（註四）

（註一）參看兩唐書回紇傳，資治通鑑穆宗長慶元年，文宗開成五年。

（註二）參看舊五代史外國傳，新五代史四夷傳。

（註三）參看宋史夏國傳。

（註四）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1, P. 252–253)

第二節　五代及宋與西域之往來

五代至宋，與西域之交聘事蹟，原甚簡單，無足述者。宋朝祇見太宗時遣王延德使高昌。茲列一通使表如左：

（一）高昌國

年代	事蹟
宋太祖建隆三年（前九五〇）	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
乾德三年（前九四七）	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前九三一）	其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汗）遣麥索温來獻。太宗遣王延德使高昌。見其國中有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所賜額。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
太平興國八年（前九二九）	高昌使百餘人隨王延德來謝恩，
眞宗景德元年（前九〇八）	遣使金延福來貢。

此後，不見於史，然較遠之于闐國至徽宗末尚朝貢不絕，則高昌亦必繼續貢獻無疑也。

（二）龜茲國

年代	事蹟
仁宗天聖至景祐四年（前八八九至八七五）	龜茲國入貢五次。最後賜以佛經一藏。
神宗熙寧四年（前八四一）	使李延慶、曹福入貢。
熙寧五年（前八四〇）	使盧大明篤都入貢。

哲宗紹聖三年（前八一六）　使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以表章及玉佛至。邊官以其罕通使，請令其邊州博買，賜還物價從之。

自是不見於史册。

（三）于闐國

晉高祖天福中年（前九七六至九七〇）　其王李聖天遣使朝貢。晉高祖册爲大于闐國王。

宋太祖建隆二年（前九五一）　李聖天遣使入貢。

乾德三年（前九四七）　于闐僧善名、善法等來朝。其宰相致書求通中國。

乾德四年（前九四六）　遣其子德從貢方物。

開寶二年（前九四三）　遣使直末山來貢　善名復至，賜號昭化大師。

開寶四年（前九四一）　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得象一，欲以爲貢。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前九〇三）　其國可汗王遣回鶻羅斯溫來貢。

仁宗天聖三年（前八八七）　遣羅面于多來貢玉鞍等物。

嘉祐八年（前八四九）　遣羅廝溫貢方物。册爲歸忠保順金翅烏可汗。其後奉使益多，私與商賈弁利。不售。歸諸外府，益得善價。

神宗元豐四年（前八三一）　上表稱漢家阿舅。

元豐八年（前八二七）　遣使入貢。

後至徽宗宣和中朝貢不絕。

（四）天竺

周太祖廣順三年（前九五九年）　西天竺僧薩滿多等來貢名馬。

宋太祖乾德三年（前九四七年）　滄州僧道圓於晉天福中往五印度，是年還國。

乾德四年（前九四六年）　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許之。

開寶元年（前九四四年）以後　天竺僧持梵筴來獻者不絕。

開寶八年（前九三七年）　東印度王子穰結說囉來朝貢。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前九三〇年）　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

太平興國八年（前九二九年）　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

雍熙中（前九二八至九二五年）　僧辭瀚自西域還，奉北印度王書來。

至道二年（前九一六年）　天竺僧隨舶至海岸。

仁宗天聖二年（前八八八年）　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

天聖五年（前八八五年）　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

景祐三年（前八七六年）　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註一）

（註一）參看宋史外國六，高昌龜茲，于闐，天竺。

契丹種人原居於今內蒙古東部一帶之地，歸服隋唐。既而乘唐之衰而獨立。傳至耶律阿保機在位，國勢益盛。前九九六年（梁末帝貞明二年）自稱皇帝，都於臨潢（今熱河林西縣。）是為契丹太祖。其子太宗乃援石敬瑭而滅後唐，得燕雲十六州之地。（今河北省河間以北，察哈爾省南部，山西省雁門關以北大同一帶。）自是中國形勢如背負疽，東北外患益形急迫矣！契丹太宗建國號曰遼。宋太宗統一中原後，與遼搆兵，失敗而還。其後宋遼常以河北作戰場，而宋常處於劣勢之地位。遼傳至天祚帝，於前七八七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國亡，其時有皇族耶律大石西奔中亞細亞建立西遼國，或稱為喀剌契丹。

（一）耶律大石之西奔　大石乃阿保機之八世孫。字重德，通遼、漢文，善騎射。嘗登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契丹語稱翰林為「林牙」，故稱為大石林牙。大石舉進士後，歷任泰、祥二州刺史，及遼興軍節度使。前七九〇年（宋宣和四年）遼天祚帝為金兵所逼，西走天德軍入夾山（今綏遠薩拉齊縣西北）。燕京留守宰相李處溫與大石等合謀共立秦晉王淳為帝，數月即卒，大石等議立其妻蕭德妃為皇太后稱制。及金兵至，大石被虜，蕭德妃歸天祚，被誅。其後大石自金逃歸，天祚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人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天祚無以答，乃赦其罪。然大石不自安。前七八八年（宋宣和六年）七月，大石自立為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或云今甘肅之黑河源發張掖，流入

居延澤。或云今綏遠茂明安旗內之錫拉木倫河。以「北行」二字推之，以後說為確。）見白達達（即元初之汪古部）詳穩（遼官名）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鄂爾渾河上源北岸）駐北庭都護府（唐之北庭今之孚遠縣。或云漠北之單于庭。）大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其七州為：(1)威武 (2)崇德 (3)會蕃 (4)新 (5)大林 (6)紫河 (7)駝。十八部為：(1)大黃室韋 (2)敵拉 (3)王紀剌 (4)茶赤剌 (5)也喜 (6)鼻古德 (7)尼剌 (8)達拉乖 (9)達密里 (10)密兒紀 (11)合生 (12)烏古里 (13)阻卜 (14)普速完 (15)唐古 (16)忽母思 (17)奚的 (18)糺而畢。既會集，大石諭其衆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令畢，由各部精兵萬餘，乃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前七八二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二月甲午，乃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祖宗。整旅西行。先致書於回鶻（即宋王延德往使之高昌國）王畢勒哥要求假道。回鶻王，親迎大石至其邸，大宴三日，大石啓行而西。回鶻王獻馬六百、駝一百、羊三千，並願質子孫為附庸，親送大石至境外。

大石於是西行，所過國家，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後至尋思干（即撒馬兒罕）。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爾珊（Khorasan 即呼拉商，波斯東北大省名，時辟勒主克朝王建都於此。西域人每以地名為國名，故號忽爾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大石審其軍多無謀，攻之首尾必不能相救。乃分軍三路。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

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木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率衆攻其中，三軍並進。忽爾珊大敗，僵尸數十里。大石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回回國之名始見於遼史天祚本紀，即阿母河下游之花剌子模也。參看附錄。）

（二）西遼之建國　大石又西至起兒漫(Kermaneh)在撒馬爾罕與布哈爾之間），文武百官遂共奉大石為帝。時大石年三十八歲。

前七八〇年（宋高宗紹興二年）二月五日，大石即帝位於起兒漫，號葛兒汗（Gurkhan 華言普遍汗也）。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前七七八年（延慶三年）師班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在潮河之南，阿力山大山之北）。並改延慶為康國元年。

是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為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為都部署，護衞耶律鐵哥為都監，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師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又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爾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敗禍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

前七六九年（宋紹興十三年康國十年）大石卒，共在位二十年（自即王位起算），廟號德宗。其子夷列年幼，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淸，在位七年（前七六八至七六二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宋亦紹興，可謂東西兩

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前七六一至七四九年）卒，廟號神宗。其子年幼，遺詔以妹普速滿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普速滿與夫弟通，而殺其夫。其夫之父都元帥蕭斡里剌射殺之而立仁宗次子直魯古，改元天禧，時在前七三四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也。（註一）

（三）西遼之疆域　西遼建都於潮河之南阿力山大山之北，其疆域東北至葉密河（今塔城額敏河）遊牧伊犂河以西之葛邏祿部為其所屬。東及東南自高昌國以西至焉耆、庫車、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地。迤南為浩罕各城地。迤西為撒格納、八兒眞、訛的等地。其西南屬國如西回鶻、花剌子模、薛勒主克皆稱臣納貢。（註二）當時為西域之大國。

（四）西遼之滅亡　蒙古成吉斯汗滅乃蠻部，殺其部長太陽汗，太陽汗之子屈出律，西奔於西遼（詳見於下章）。欲晉謁遼主直魯古。又恐不見容，令從者一人冒為己名先入，己則偽為從者侍立於戶外，適遼后格兒八速自外至，偉其狀貌，疑非常人，延之入見，詢問之下，始露實情。遼主大喜，認為義子，命尚公主，三日而成婚。公主名晃忽，時年十五，性慧黠，知父年老奸譎，導其夫逢迎之術。於是直魯古寵信屈出律。當是時，遼主盤於遊田，不恤國政，東方屬國畏吾兒（卽高昌國）新叛附於蒙古；西方西回鶻及花剌子模二屬國先已舉叛旗不受約束矣。屈出律本欲藉西遼勢力以復仇蒙古，今見遼主衰弱，乃萌篡奪之志。先折節結交契丹諸將，使之附己。又聞父之舊部亡匿山谷者所在多有，設召集成軍而已為首領。乃請於遼主曰：「聞蒙古南征金人，正宜乘此時機，往東北境上招集臣父舊部，為國宣勞，誓無貳心。」遼主大喜，厚賜貲財而遣之，並賜以屈出律汗號。屈出律既至東北，乃蠻遺民從者甚衆，各

地羣盜，亦蟻附之。聲勢大盛。屈出律欲取遼，惟念勢力不能自勝，乃遣使與花剌子模相約夾攻之策。花剌子模王應之。屈出律攻入西遼都城，執其岳父而奪其位，尊為之太上皇。時在前七〇一年（宋寧宗嘉定四年）秋。西遼自大石建國，凡五主，八十有八年，至是而亡。（註三）

○附錄　大食衰後亞洲西部諸朝之興亡

蒙兀兒史記西域傳載：大食既滅波斯、昭武九姓及其旁吐火羅等國，分遣大酋轄治之。末及三百載，主權日替。東方諸酋，各據地自擅，其間有若：

(1)塔海耳朝　塔海耳、突厥人，唐憲宗元和九年（前一〇九八年）建國於呼羅珊（波斯東北之省）。

(2)薩法耳朝　薩法耳、波斯語冶金也。波斯人以冶金起家。唐懿宗咸通九年（前一〇四四年）滅塔海耳朝，建都於布哈爾。

(3)薩曼朝　波斯人薩曼之曾孫亦思馬兒，唐僖宗時（前一〇三八至一〇二四年）滅薩法耳朝，卽都於布哈爾。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前九〇四年）為西回鶻伊列可汗（唐代犇葛邏祿之回鶻之後裔）所滅。

(4)賽布克的斤朝　（Sabaktigin）突厥人，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前九三六年）叛薩曼朝而獨立於哥疾寧（在今阿富汗都城之西南），又稱哥疾寧朝。傳其子馬摩特，至道三年（前九一五年）為郭爾種人所滅。

(5)蒲牙惕朝　（Bujide）波斯人，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前九七九年）立國於亦思法杭。後為薛勒主克(Seldschukiden)所滅。

（6）薛勒主克朝　薛勒主克者，突厥烏孫之部長也（漢書烏孫遺種）。其始遊牧於裏海，錫爾河之間，連亘沙漠，逐水草無定居。北宋中葉據地自主。其孫禿格魯兒別乞（Toghrulbek）率種人滅蒲牙惕朝擴地西至地中海。大食哈里發錫以蘇丹之號，哈里發僅爲宗教首領，國中政權，全操於蘇丹。

其後有宮庭隸人那失的斤者受寵任，累擢至花剌子模（阿母河下游地）鎮守。其子古脫拔丁(Kutbddin)即位於前八一五至七八五年（宋哲宗紹聖四年至高宗建炎元年）乘薛勒主克朝之衰自稱花剌子模沙（沙猶言皇帝），都於烏爾根赤（或譯玉龍傑赤，今基華）。

大石西來時，戰敗薛勒主克朝呼羅珊之兵。降西回鶻可汗（伊列可汗之後，本唐代奔葛邏祿之回鶻後人也）。遣別將降花剌子模沙阿切斯）古拔丁之子）。於是薛勒主克、西回鶻、花剌子模皆事西遼爲上國。

花剌子模沙阿切斯之子阿斯蘭，孫塔伽施，先後用兵併有薛勒主克朝之全土。受大食哈里發之封號。傳至阿剌哀丁與西回鶻聯合敗西遼之兵。旋又滅西回鶻，併有其地，遷都於撒馬爾罕。後爲蒙古成吉斯汗所滅。

（註一）參看遼史天祚本紀。梁園東譯註西遼史，年代悉從之。

（註二）參看丁謙著西遼建國始末記（見古學彙刊）

（註三）參看屠寄著蒙兀兒史記西域傳。

第五章　蒙古西征之偉績

中國歷朝之經營西域，以中原爲根據，惟蒙古之經營西域，則以漠北爲根據，其形勢與突厥之西侵相似。惟蒙古西進勢力擴展之範圍遠甚於突厥，且其後復資西域之兵實以掠取中原，此實開往古未有之偉業也。

漠北自回紇西徙後，無強大之部族，至南宋之季，始有蒙古之崛起。蒙古爲唐代契丹散處西北之蒙兀室韋，原遊牧於斡難、克魯倫兩河河源之不兒罕山邊（今肯特山支脈必爾喀嶺）世世隸屬於遼、金。及至部長哈不勒始自稱汗逮其孫也速該乃併合附近諸部，勢遂強大；然其後卒爲韃靼兒（居於興安嶺下）所毒殺。其長子鐵木眞嗣立，年方十三歲，時在前七四五年（宋孝宗乾道三年）也。鐵木眞長成，有勇略，以次併吞大漠南北諸部，前七〇九年（宋寧宗嘉泰三年）諸部族共推鐵木眞爲蒙古部長，號成吉思汗。蒙古語，「成」爲勢力強固，「吉思」意爲多數。是時其西鄰有乃蠻部，其部長亦難察可汗生二子，長爲太陽可汗，次爲不易魯汗，兄弟不和，分地而居；兄居金山之陽勿里牙速兀（卽烏里雅蘇台河）札八兒（卽匝盆河）二水之間，南近沙漠，弟居兀魯黑塔里之地，南近金山。太陽汗嫉蒙古勢強，興兵伐之，成吉思汗大破之於康海山（杭海山）太陽汗敗死，其子屈出律逃亡依其叔父。蒙古又襲敗之，殺不亦魯汗。屈出律窮無所歸，茫茫然如覆巢之雛，輾轉亡命至於西遼。遼主招爲駙馬。旋復乘遼主之衰弱，奪其位而有其國。此事既述於上章第三節。乃蠻部既亡，蒙古疆域已包有阿爾泰山。前七〇六年（宋

開禧二年），成吉思汗大會諸部於斡難河源，開庫利爾台，而卽大汗位，是爲蒙古之太祖。

第一節　太祖西征

從來住居瘠土之民族，必欲向物質豐富之地方侵略，此是自然之理也自成吉思汗平定漠南漠北之後，於前六九七年（嘉定八年太祖十年）盡全力以伐金，取燕京，幾囊括黃河以北之地，剽略汴京附近而還。本意欲併有中原，西征原非其始願，顧有種種事情，引起成吉思汗不能不西征，其事爲何？卽太陽汗之子屈出律竊據西遼東進報仇，及花剌子模刼殺蒙古派遣之商隊是也。太祖未出征西域之前，先招降畏吾兒及哈剌魯二部，擴地至於天山南路及潮河流域。茲先述如下：

（一）收撫畏吾兒及哈剌魯　畏吾兒（又作輝和爾）卽唐代之回鶻，被戛黠斯所破，西奔於安西者，宋時稱爲高昌國。是時畏吾兒之疆土，北兼有別失八里（唐之北庭，今孚遠縣），以阿尤河（孚遠西之阿察果勒）爲界；南接西夏之肅州邊東至兀敦甲石哈（在哈密之東）；西臨西蕃。都於哈剌和卓，臣屬於西遼。西遼主直魯古使契丹種人太師僧少監監其國。少監恣睢自擅。畏吾兒亦都護（其君之稱號）巴而尤阿爾忒不能堪。是時聞蒙古滅乃蠻，降西夏，稱雄於大漠南北，乃殺西遼之少監而通款於蒙古。是時蒙古伐篾兒乞（居於鄂爾坤河及色楞格河間）流矢殺其首脫脫阿。其子忽禿輾轉西逃，欲入畏吾兒國。亦都護拒戰於嶄河（或云昌吉河，或云交河），敗卻之，而告捷於蒙古。適蒙古遣使至其國，且徵貢獻。亦都護遣使貢方物，並奏云：『願率所部以効犬馬之勞。』太祖

大喜，賜大紅衣金帶以寵之。自是天山南路之一部屬於蒙古。時在前七〇三年（宋嘉定二年，太祖四年）也。其後二年入朝，太祖賜以公主。其後嗣屢從蒙古出征，伐西域，滅西夏，滅金，滅宋……無役不與焉。

哈剌魯（又作柯耳魯）即唐代之葛邏祿，唐失西域後，伊犂河以西至潮河之地為葛邏祿部人所有。大石西徙後，臣屬於西遼。太祖命虎必來征哈剌魯，其主阿而斯蘭來降附，太祖賜以女，時在前七〇一年也。其後常從蒙古征戰。於是潮河以東，已屬於蒙古矣。

（二）併西遼　先是乃蠻部太陽汗之子屈出律奪取西遼而有其國，又以暴力克復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諸地。旋以宗教事卒致失敗。原來西域自唐中葉以來，盛行伊斯蘭教。遼起松漠，舉國事佛。大石西來，契丹種人仍守釋教，不改其俗，然與土著之伊斯蘭教徒雜處，信仰自由，政府並不干涉，以是八十年來，上下相安。屈出律本信景教，幼受洗禮，自入西遼，尚公主，公主信仰佛教；及即位，納一妃，前宰相之女也，貌美，亦信佛教，與公主同勸其夫屏棄二約，皈依三乘。屈出律從之。自此深信佛法，斥伊斯蘭教為異端而痛惡之。當其兵下和闐時，迫令人民宣誓，舍伊斯蘭教，於景教、佛教任取其一而信奉之。又擇一廣場召集教民大會，宣布無論何人，得就所奉教旨發議論，舌戰以決勝負。有教長謨罕末德者出而與屈出律辯論，良久，屈出律為其所屈，老羞成怒，指斥及於至聖謨訶末。教長憤然曰：「咄！你言糞土也！嗚呼穆斯民（伊斯蘭教徒之總稱）之仇也！」屈出律命縛而刑訊之，令放棄其信仰，不從，殺之於其禮拜寺前。又其時橫徵暴歛，每一鄉長家，置一卒監視之。當地居民，如受桎梏之苦，無力自脫，引領以望蒙古之兵來矣！

太祖對於屈出律之西逃也，未嘗忘於懷，既聞其奪取西遼，與蔑兒乞部遺孽忽禿合勢，將同復父仇。又聞其以

宗教失民心，乃決策西征。

前六九五年（宋嘉定十年，太祖十二年）太祖命哲別、速不台各統兵二萬，分別進攻屈出律及忽禿。速不台大敗忽禿於潮河。忽禿逃於欽察部（在烏拉嶺西，裏海黑海以北。）太祖遣使索之，曰：「汝何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鐵騎伐汝！」欽察部酋曰：「逃鸇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遂爲後來蒙古伐欽察之張本。

哲別至潮河，宣言人民信教自由，百姓望風歸附，屈出律聞聲先遁，葱嶺北原之西遼列城不戰而下。

是時屈出律避地喀什噶爾，明年哲別踰葱嶺跡之，傳檄各地，申明信仰自由。人民大悅，爭殺乃蠻守卒以應之。屈出律知已失民心，不敢戀戰，先哲別未至，棄喀什噶爾而遁，走向西南欲越葱嶺而入巴達克山（在帕米爾之西南），從者僅三人，沿途居民無納之者，馬不解鞍，士不宿飽，忙忙奔至色勒庫爾（今蒲犂縣），匿於一窮谷中。其地險峻，饒林木，追者迷所向，蒙古軍詢一牧羊人，得悉其踪跡，哲別分軍包圍谷口，令獵人入山搜捕，獲而斬之。命降將持其首徇下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各城。屈出律盜據西遼凡八年，至是而亡。於是葱嶺南北原之西遼故壤，悉入於蒙古，蒙古疆域始與花剌子模接壤。

（三）滅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之疆域，東北跨錫爾河，東南抵印度河，北至裏海，西北界阿在兒拜展（卽亞塞爾拜然之異譯）西鄰報達，南瀕阿灆謐海，東限帕米爾高原，國勢汪洋，奄有波斯昭武九姓及吐火羅之故地。其王稱蘇丹，名阿剌哀丁謨罕默德，都於撒馬兒罕；王母都於舊都烏爾根赤。有兵四十萬，然皆康里（在鹹海、裏海之北，人性強悍，花剌子模招之爲兵。）、突厥人，與本國土著人民不和洽，恃功驕恣，奸虜焚刦，無所不爲，百姓恨之，然懾

於強暴，敢怒而不敢言。阿剌哀丁對彼驕將悍卒，亦自慚不克制止。王母爲康里部酋之女，戚屬旣衆，天姿強敏，威武復盛，自署徽號曰宇宙之女皇。諸將倚王母之聲勢，王母用諸將爲爪牙，常與其子爭權柄。因此臣下分派別，內政極紊亂，國雖大，本不固也。

前六九四年（宋嘉定十一年，太祖三年）太祖集議征花剌子模。初、有西域商人入蒙古，太祖因之貽書修好於花剌子模，請通商保界。阿剌哀丁遣使還報如約。未幾，又有西域商人三名運絹布來蒙古，太祖厚待之，於其將歸，令親貴各出貲遣信僕一兩輩齎隨以往，購彼土珍品，有衆四百五十人，皆伊斯蘭教徒也。行至錫爾河畔之訛打剌城（或譯兀答剌兒或作兀提剌耳，據丁謙說即塔拉斯河上之奧里阿塔城）城守伊那兒只克，王母之弟也，貪其財，指爲蒙古奸細，拘捕之以聞於王。國王不察，遽命殺之。逃者只一人，歸報太祖。太祖驚怒而慟，登山絕頂，免冠解帶，跪禱於天，誓雪讎恥。其時屈出律尚在天山南路之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一帶。迨屈出律已平，太祖始集議征花剌子模。先派一西域人波哈拉偕蒙古官二人往質之曰：「已許通商，何以背約？如非汝意，可歸還所奪貨物，並殺兇手以償命。否則鐵騎相見！」阿剌哀丁箠死波哈拉，薙二蒙古官之鬚髮，釋歸以辱之。於是西征之議始決。

前六九三年（宋嘉定十二年，太祖十四年）夏，太祖避暑也兒的石水（額爾齊斯河）畏吾兒、哈剌魯、阿力麻里克（「有蘋果」之義，在今伊犂西霍爾果斯之地。）三部酋長各率衆來會。蒙軍共號六十萬。秋涼，進軍。

時阿剌哀丁懼康里軍人，太祖偵知之，遣人假作康里軍官之書，書中備述其蘇丹之不孝無道，表示歡迎蒙軍之意。其書故意落於蘇丹之手。阿剌哀丁果信之。又據偵探回報：「蒙古兵漫山遍野，不計其數，飢餐牛馬之乳，渴不

得水，則宰牛馬而飲其血，行不齎糧，戰不返旆，萬衆一心，有前無卻。」蘇丹大懼，不知所出。旋從部下之議，以爲蒙古人志在掠奪，命諸將固守城池，深溝高壘，任敵人飽掠颺去。因此，蒙古兵經伊犂向西南浩浩蕩蕩，直奔錫爾河，如入無人之境。九月進逼訛打剌城。太祖分軍爲四：

(1)皇子窩闊台察合台　留攻訛打剌城。

(2)皇子朮赤　順錫爾河而下，掃蕩西北一帶。

(3)諸將托海等　溯錫爾河而上，掃蕩東南一帶。

(4)太祖率四子拖雷　渡錫爾河攻布哈爾，以絕其援兵，并斷新舊兩都之交通。

第一軍破城生擒伊那兒只克。其後檻致之撒馬兒罕，太祖令熔銀鉛灌其口耳，以懲彼貪悋之慾壑。二三兩軍亦所向無前，迭下名城。太祖一軍於明年春三月。進逼布哈兒城。攻破之，入城，過一禮拜寺，見其建築莊嚴，騎而入，問曰：「此蘇丹之宮乎？」曰：「上帝之享殿也。」遂直至祭壇下馬躐級而升。斥言：「野無青草，其速爲吾屬飼馬」士人入市求芻粟，蒙古兵取可蘭經櫝爲馬槽，將伊斯蘭教徒視爲神聖之經典，散棄馬蹄下任其蹴踏。又齎遊牧人盛酒之革囊入寺，廣徵謳者侑酒，高唱俚歌，四壁反響。蒙兵亦高歌笑樂，而明德博士，有道高僧，執市井奴隸之役，爲之護視鞍馬。既而太祖盡驅居民出城，縱兵入城，大肆搜刧，復縱火焚之。擇出城之壯丁以從軍。布哈爾城之煙焰未息，太祖卽向都城撒馬爾罕前進。五月進至城下，朮赤等三軍亦齊傳於此。

阿剌哀丁原居撒馬兒罕，見蒙軍勢盛，先自遁去。而命部將阿爾瀫汗統康里兵六萬。波斯兵五萬，大象二十頭，

嬰城固守。太祖自統諸將圍困撒馬兒罕；另派哲別、速不台輕騎追躡蘇丹。城中康里兵，以蒙古爲同種，懷攜貳心。太祖偵知，致書招之。波斯兵出戰，中伏大敗，康里兵開城乞降。守將突圍逃去。太祖惱康里兵反覆，誘而盡屠之。蒙兵入城，屠殺極慘，此城承平時，戶口繁盛，遭此大刧，孑遺甚稀。太祖就存民中擇藝士巧工三萬人，汗及后妃、皇子、諸將分取之。編壯丁三萬爲攻城隊。餘民五萬一千出贖金二十萬底那，許復舊業，命降將掌收賦稅。以大師國公耶律阿海監治之。

初，蘇丹棄都城出走也，部有下謂：「錫爾河之外險雖失，阿母河之內防猶存，宜守呼羅珊各城以拒敵。」阿剌哀丁猶豫不能決。其長子札蘭丁亦請曰：「國威已損，民有責言，皆云：『吾儕平日上賦稅，爲冀主上保護也，今一任韃靼人蹂躪，主上棄而不恤！』兒實不忍聞。乞假兵權，扼阿母河以拒敵，建尺寸之績，以謝國人！」阿剌哀丁斥其少不經事。繼聞都城已失，倉皇棄呼羅珊諸城，向西南而逃。哲別、速不台二將奉命追擊阿剌哀丁，師次縛爾克欲渡阿母河而無舟，乃編樹枝，裹以牛革，械藏其中，身坐其上，手握馬尾，隨以泳水，截流而渡，長驅深入。所過諸城，望風降附，二將在途不久留，過城亦不取，惟取衣糧牲畜以行，風馳電掣，晝夜不休，緊緊追躡之。阿剌哀丁窮促，遁入裏海東南隅小島上。已得肋膜炎病，自知大命將盡，嘆曰：「提封萬里，乃無尺寸之地，可作邱墓耶？」哲別、速不台跡之不得。乃乘勝向西北進攻欽察部。阿剌哀丁是年十二月病死，臨終命諸子宜誓助長兄札蘭丁，復父仇。

太祖攻破撒馬兒罕後，分命朮赤、窩闊台、察合台攻下花剌子模故都烏爾根赤，拖雷攻下阿母河南呼羅珊諸城。太祖亦略定巴達克山。阿母河南北粗定。

既而聞花剌子模嗣君札蘭丁據哥疾寧（今阿富汗屬城，在都城喀布爾南偏西。）集衆數萬謀恢復。時朮赤留駐鹹海、裏海之間，鎮守西北；三子皆與太祖會兵，南踰印度固斯山進攻哥疾寧，前鋒爲札蘭丁所破。大軍兼程前進，破其城。前六九一年（宋嘉定十四年太祖十六年）十月，札蘭丁率殘卒七百逃至印度河畔。太祖欲生擒之，命軍中毋放箭。遙望札蘭丁策馬自數丈峭崖飛躍入河，泅水而逸。太祖戟指謂諸子曰：「凡爲將者皆應如此也！」使人渡河追之，不及而返。此是太祖自統之大軍。

（四）伐欽察俄羅斯諸部　哲別、速不台二將既將阿剌哀丁逼上海島後，奉太祖命，乘勝西北進，到欽察，諭令交出蔑兒乞酋忽禿，欽察人不聽。前六九一年，二將逾裏海，踰太和山（卽高加索山）北進，欽察、阿速（漢代之奄蔡，在裏海以西，黑海以北。）撒爾柯斯（在高加索山北，順河下流。）合兵來禦。哲別以衆寡不敵，又迫於險。乃以甘言誘欽察曰：「我等同類，無相害意，勿助他族。」欽察引退。既出險，戰敗阿速及撒爾柯斯。出其不意，又敗欽察之衆。明年冬，平阿速、撒爾柯斯二部，又擊退欽察。欽察逃亡諸酋中有柯梯案（Kotian）者，求救於其壻俄羅斯格力赤(Galich)城之王穆斯提拉夫(Mstislav)。明年夏，南俄羅斯諸王公聯兵來攻。蒙古兵迎戰，大戰於阿里吉河（今入阿速海之喀勒喀河）畔之鐵兒山（地名）。南俄羅斯之兵大敗，死六王七十侯，兵士十喪其九。列城皆無守備，只待蒙軍至卽納降。幸而二將不復深入，向東歸平康里部而還。哲別卒於歸途中。

前六九〇年（宋嘉定十五年太祖十七年）太祖以西域大定，設達魯花赤（掌印辦事之官）監治之。六月，太祖統大軍取原道東歸。

第二節　拔都西征

太祖崩，蒙古諸王將相會，開庫利爾台，擁戴窩闊台卽大汗位，是爲太宗。時在前六八三年（宋紹定二年）也。奠都於喀喇和林。是時有曩日爲太祖所逐逃亡印度之札蘭丁，回歸舊地，招集部衆。謀復失地，侵略西方。其明年，太宗遣綽馬兒罕率兵三萬人西征，諸城皆降。札蘭丁逃入山中，爲怨家所殺，花剌子模朝亡。蒙古勢力直達黑海之南。其地有羅姆國臣服於蒙古。後四年，太宗又滅金，而有黃河流域之地。惟當太宗經略南方之際，西北朮赤封境之欽察諸部不靖，乃有長子西征之壯舉。大軍所至，鋒利無阻，攻破俄羅斯諸城，轉鋒西南，蹂躪波蘭、德意志、匈牙利、奧大利諸國，而至亞德里亞海之北岸，歐洲大震。至今歐洲人視此役爲「黃禍」，談之猶有餘悸焉。

（一）長子出征之陣容　前六七七年（宋端平二年太宗七年）以欽察、俄羅斯等不服，將擾邊，議對付之策，從察合台汗之議，命右手諸王、將、駙馬、萬戶、千戶各以長子從行，是爲長子出征。因爲所征皆是強部，長子出征，則兵強而多也。大軍號稱五十萬。諸王長子如下：

(1)朮赤位下　拔都（朮赤之次子，其兄斡魯朵讓拔都爲世子。）

(2)察合台位下　不里（察合台之孫，其父已死。）

(3)窩闊台（太宗）位下　貴由（後繼太宗位爲定宗）

(4)拖雷位下　蒙哥（後繼定宗位爲憲宗。）

諸王中以拔都爲長任元帥。用名將速不台爲先鋒。因其前次旣出征也。

（二）平定欽察　前六七六年夏，大軍由和林出發，沿鄂畢河上流，出阿爾泰山西麓，前行至烏拉嶺，嶺之東南，曠野千里，牧草豐富，拔都乃放諸軍休養馬匹，且牧且進。旣踰烏拉嶺，直逼俄疆。駐師窩瓦河，先鋒速不台侵略上流布拉加里亞人之牧地，俘其首府，俘虜甚多。又令兵渡窩瓦河而西，侵入欽察之地，時値秋季，草木方長，更放諸軍遊牧頓河下游，以休養士馬。

明年，蒙哥擒欽察酋八赤蠻。初、蒙哥將左翼軍大破欽察之衆，其酋有八赤蠻者爲欽察諸首領中最有才能者也。先行敗逃，匿於窩瓦河畔深林中，嘯聚散卒流寇，漸復成軍，常常乘間出掠蒙軍，出沒無常，不易擒獲。蒙哥令備船船二百艘，每艘載戰士一百人，自將一隊，沿窩瓦河畔，抄掠其森林。令弟撥綽將別隊，抄掠河之他岸。至一地，見一新棄之軍營遺址，有一老嫗在，老嫗告知蒙古人八赤蠻退藏裏海島內。蒙哥亟進至其地，忽大風括海水去，其淺可涉，蒙哥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不肯，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爲」！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入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迴期且至，宜早還。」蒙哥聞之卽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欽察旣平，鄰近諸部，皆震驚懾服，裏海以北悉定。是年冬，大軍攻入北俄羅斯。

（三）北破北俄羅斯　前六七五年（宋嘉熙元年太宗九年）冬，拔都長驅西進，沿頓河上游，直趨北俄，兩破俄軍，長驅而圍烈也贊城（Riajan），用圍豕法環攻之。圍豕法者，築長圍外，護木柵，使城破後無一人得脫。毆攻五日未下，因城是木城，令壯士擲火罐，冒煙呼噪，奮勇而入，焚其城，屠其民，其王玉里（Yury）全家殉難。大軍北進，

破莫斯科城（Moscow）更冒雪北進逼其首都烏拉的迷爾城（Vladimir）先是烏城大公爵玉里聞莫斯科陷，大驚，自去都城北上西梯河（Siti）畔督軍待諸路之來援，而令其子守都城。明年二月，烏拉的迷爾城降，蒙軍屠之，大公爵全家死難。以後蒙古軍分為數隊，遊擊四方，抄掠城邑。三月進攻大公爵玉里，殺之。至今西梯河畔謀里村尚有昔年蒙古鏖戰之遺跡焉。拔都復會師西行，欲攻諸夫哥羅特（Novgorod）進至距一百俄里之地，因時屆三月，積雪漸解，水澤澎漲，行軍不便，乃班師向東南而歸於欽察之地，放牧於頓河下游，休兵息馬，以圖再舉。

（四）北破南俄羅斯　前六七三年（宋嘉熙三年太宗十一年）冬，拔都部署大軍，起頓河下游，由古羅斯克入南俄境，燬拍來斯拉夫城（Pereslavl）。拔都自領本軍沿的斯那河右岸南下，乘堅冰渡士尼泊爾河進攻基輔城（Kiev），陷之，基輔王邁克爾（Michael）奔於匈牙利。基輔當南俄要衝，夙稱天府，今一舉而粉齏之，於是南俄沃野，馬足所至，無不風靡。若加里細亞（Galicia）波蘭等無不震讋駭汗，奔走相屬。

是時拔都重組大軍分三路西征：貝達爾（察合台之子）任北路，入波蘭；拔都自任中路，入匈牙利；速不台與合丹（窩闊台之子貴由之弟）同任南路，取道今羅馬尼亞國之莫爾達維省（Moldvia）。三路張翼而進，勢將一舉而掃蕩全歐洲矣。

（五）西陷波蘭　前六七一年（宋淳祐元年太宗十三年）拔都命貝達爾任北路入波蘭，三月與波蘭軍大戰於錫德路（Sjydlow），波蘭軍大敗。其王博雷斯老斯第四世（Boleslaus IV）與諸貴族皆出奔於摩拉維亞（Moravia）匈牙利日耳曼三國。蒙軍所過，惟見空城。西進至鄂屯河（Odor）橋樑已為士人所壞，蒙軍或泅水，或搭

浮橋而渡。至華爾斯達脫(Wahlstatt)太平原上，與波蘭德意志之聯軍大戰。波德聯軍全師覆沒，伏尸盈野。割敵尸之耳數之，凡九巨捆。世界史上有名戰爭，此爲其一。貝達爾駐兵不久，卽南行向摩拉維亞進發，攻俄爾米資城(Olmity)，不能下。乃南入匈牙利與拔都合軍。

（六）南破匈牙利　前六七一年，拔都自任中路向匈牙利進發。先遣使招降匈牙利王拜拉第四（Bela IV）拜拉不附，亦不設備。三月，拔都自喀拍吞山（Garpathian）之俄國關(Russian Gate)入匈牙利境。稍後貝達爾及速不台兩軍亦先後侵入匈牙利境內。拔都軍所過無阻，直抵匈國都城派斯德(Pesth)在多腦河東岸。）匈王堅守不出戰。拔都忽向原路後退，匈軍傾城出追之。拔都退至薩約河(Sayo 東岸而止。匈軍亦止營於河之西岸。兩軍之間，河上有橋，地多沮洳，匈王以爲蒙軍僅能由此橋過河，派一千人固守之。拔都一面用強弩大礮猛攻橋上敵軍；一面派隊黑夜泅水而過，抄出匈軍後路。黎明，匈牙利人腹背受敵，大敗，死傷過半。匈王逃於喀拍吞山內一寨堡中。閱數日，蒙古軍陷派斯德都城，屠之。

合丹一軍，當拔都軍鏖戰於匈牙利腹地時，自今羅馬尼亞境踰山入林而逼魯丹城(Rudan)，城中民兵，出禦。合丹佯退師，城兵以爲怯，還城燕樂，不登陴，不閉城。蒙軍掩至，長驅直下。選日耳曼人勇敢者六百爲先鋒，破蝸拉丁城(Varadin)殺戮無算。再進攻聖托瑪斯(St. Thomas)不勒克(Perg)諸城，皆以俄羅斯、匈牙利、欽察之俘虜爲前鋒，蒙古兵自後督攻，積尸滿城壕，卽於尸上仰登，軍鋒所及，靡不殘破。既而與拔都大軍合。

是時大軍合駐於多惱河東岸休息，欲渡河而無舟。拔都令土人分主各城，斂民賦，供軍食。

是年冬河凍冰，河西岸格蘭城（Gran）守兵撾鑿冰凌，以阻蒙軍西進。兩方數鏖戰於冰上、旣而寒甚冰合，蒙古軍欲驗冰是否堅牢，乃放牛馬於河畔，移軍他駐，隔岸軍來奪，驅以過河。於是拔都、合丹過河，其餘仍駐河東。萬騎齊進，所向披靡。拔都自攻格蘭城，遣合丹追匈王拜拉。時拜拉在奧大利邊境，聞合丹至，輾轉奔命，最後竄入亞得利亞海島中。合丹坐守對岸不能得。拔都攻破格蘭城，又分兵西徇，一軍直至亞得利亞海西北岸威尼斯界；一軍直至距奧大利都城維也納三十里之地皆旋退。適驛騎送太宗訃聞至。前六七〇年春，拔都下令班師，凱旋東歸。

綜觀拔都西征，北破俄羅斯；西陷波蘭，而迄德意志之東境；南破匈牙利及於奧大利、意大利之邊境，又達於亞得利亞海之北岸。舉歐羅巴疆土之大半悉歸版圖。旋軍窩瓦，奠都薩來（Sarai），建金黨汗國，卽欽察汗國也。歐洲諸侯王震懾於金帳殿之下者且二百五十年。倘使經國多謨，殖民有方，則席捲全歐，早已無復白人捲土重來之機會。何至堂堂大地，竟無我黃人插足之所哉！（註一）

（註一）參看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1. P. 310—326.

第三節　旭烈兀西征

太宗崩，皇子貴由歸自西征，爲庫利爾台所推，於前六六六年（宋淳祐六年）卽大汗位，是爲定宗。然體弱多病，在位僅三年而殂。皇后及太宗一族等謀立太宗之孫失烈門；而諸王大臣大半不聽。於是由拔都主持，推拖雷之子蒙哥爲大汗是爲憲宗，卽位於前六六一年（宋淳祐十一年）。太宗之子孫不服，由此而生內鬨，是爲嗣位之爭。

憲宗誅其首領，分封太宗之子孫，衆心漸定。憲宗朝在南方之武功，滅雲南之大理，康藏之吐蕃，又降服交趾，皆略而不述。僅述其遣皇弟旭烈兀西征阿母河以南木乃兮及報達之偉績。惟未入本題之先，略敍報達及木乃兮之沿革。

報達城名，伊斯蘭教主哈里發之所都也。唐初，阿剌伯人摩訶末創伊斯蘭教及大食國，其後遞演爲倭馬亞（白衣大食），及阿拔斯（黑衣大食）兩朝。阿拔斯朝都於報達城，臨體格力斯河畔。其後嗣漸衰，替徒擁虛號。然凡伊斯蘭教之國君，非受哈里發之册封，卽無以自立於臣民之上。歷唐、五代、宋，尙存在，凡六百餘年。

木乃兮出自伊斯蘭教別派之十葉教。第五世伊瑪姆於非而沙體，初以長子伊思馬哀耳爲嗣，旣又廢之改立次子，十葉教派徒不服，擁立長子之子是爲伊思馬哀耳派。同教人目之爲木乃兮。卽「舍正義入迷途」之義也。（參看第三章第八節。）

（一）滅木乃兮　北宋中葉，木乃兮徒衆走至波斯佔據裏海南岸一帶，其首領爲哈山沙巴哈，居於低廉（裏海西南濱）。分遣黨徒於裏海西南各山險築堡而居；海之東南苦亦斯坦亦如之。哈山沙巴哈教規：凡黨徒，必應奉教，殺仇人陰謀行刺，必致死乃已，其畜刺客之法，在頭目所居堡內，築爲宮室苑囿，務極華美，音樂佳麗，供奉奢侈，肯爲出力殺人者，乃得入。蓄童子自十二歲至二十歲，皆擇有膽略，誓不畏死者。日喩以天堂福地享用之樂，旣而醉以異釀（麻醉品），乘昏迷時載之入，縱恣所欲。其後復飲醉，仍載之出。醒後，詢所遇，則摩訶末所言之天堂福地，殆無以過。終老是鄉，庶幾大快。乃令往殺某某事成復其故處；不幸身喪魂升於天，樂亦如是。於是皆踴躍用命，或爲商賈，或爲奴僕，不遠千里，以行其志。

太祖西征，大軍既渡阿母河，木乃兮頭目，遣人輸款。太宗初年，其主曾入朝。憲宗即位之第二年，以木乃兮兇悍無道，命皇弟旭烈兀統軍征之。

旭烈兀以乃蠻部人怯的不花統二萬爲先鋒。又有漢族名將郭侃（郭子儀之後）亦與斯役。次年，怯的不花至苦亦斯坦，木乃兮塹道，置毒水中。蒙古兵進擊敗之，攻破數堡，其後旭烈兀至，督諸將盡平苦亦斯坦各城堡。旋又分兵三路進逼之。其主兀克乃丁庫沙出降。時前六五六年（宋寶祐四年憲宗六年）多也。盡獻其寶貨。其居於西里亞之木乃兮，亦遣人往招降之。事平欲殺兀克乃丁庫沙，而已與約誓，不可背盟。未幾自請入朝，殺之於途中。憲宗曾諭令旭烈兀盡除木乃兮人，故分其人於各營中，俟其酋行，下令無少長悉誅之。在苦亦斯坦殺一萬二千人，他處亦如之。間有得脫者，逃匿山谷中。

（二）滅報達　旭烈兀既滅木乃兮，乃謀取報達。其時哈里發木司塔辛在位。木司塔辛無才，喜聽音樂歌劇，患頭痛，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國事皆決於下。正副宰相各一人，大將曰素黎曼沙，其管財賦官曰謨牙代丁，皆用事。報達城有十葉教人聚居一處，木司塔辛縱兵劫掠，謨牙代丁亦奉十葉教，怨哈里發殘其同類，不惟不懲治部兵，反謂盡滅十葉教人，庶不生事。因此輸誠於旭烈兀，願爲蒙古臣僕。旭烈兀初不信，責以要約實據。謨牙代丁復具書悉以國事相告，勸進兵。又勸哈里發裁兵以節餉糈；有警則調屬國之兵爲衞。哈里發吝於財，從其言。副宰相哀倍克與哈里發不協，謀廢立，謨牙代丁知其謀，以告。哀倍克亦知其通蒙古，亦以告。木司塔辛皆不究。旭烈兀致書招降云：「我征木乃兮，令汝助兵，非有他意，欲締好也。而兵不至。汝席祖業，迪前光，但日入之後，月始照耀；日出，則

月沒矣！今我蒙古，自我祖征滅花剌子模，滅木乃兮諸國，諸國人入汝境者，汝開門延之。我蒙古人至，則稱兵以拒。今我自至，汝如見機，毀平城壘，親來納降；或先遣將相大臣來議，汝位得保，我兵不入。如欲戰，則速集兵以待，屆時飛走路窮，汝無後悔！」

木司塔辛亦復以書曰：「汝少年偶然得志，便藐視天下。自西徂東，凡信上帝崇正教者，皆我管屬。我一震怒，則義而蘭（波斯地之古名，即地勢高朗之意）之人，皆羣起而逐汝蒙古以歸土而安（土耳其斯坦之古名。）特我不願衆庶罹鋒鏑，故相容耳。汝安得令我平毀城壘哉！」蒙古使者出城，百姓聚目視，幾欲加刃，謨牙代丁以兵護送，未被害。旭烈兀得書議進兵。木司塔辛問計於謨牙代丁，則勸以納賄行成。而哀倍克不允。議久之，始令素黎曼集兵。謨牙代丁不迅籌餉。踰五月兵始集，餉仍遷延不發。木司塔辛復遣二使往說：自來列邦攻報達者，無不受天譴。歷舉薛勒圭克、花剌子模等國故事爲證。旭烈兀斥其妄。

報達東界有山，山上有堡壘，其守將怒哈里發，旭烈兀使人招之，初來見，願爲前驅；歸而後悔。旭烈兀令怯的不花誘出殺之，誅其兵而平其堡。是時，憲宗遣星者至，旭烈兀叩以進兵事。星者奉伊斯蘭教，曰：「如攻報達，日不出，雨不降，士馬亡，年歲荒，風霾地震，國有大喪！」詢之佛教徒及其他惡哈里發者，皆云無此六殃。旭烈兀遂決計進兵。於是分兵三道：

(1)貝住等爲右翼，渡體格力斯河繞出報達之西北進攻。

(2)怯的不花等爲左翼，自報達東南進攻。

（3）旭烈兀自將中軍，郭侃等佐之，自報達東境進攻。

前六五五年（宋寶祐五年憲宗七年），多三路兵皆到，合圍報達。城跨體格力斯大河，分東西二城，西城外環市廛，內有子城；東城壁壘峻厚，牆上築敵臺百六十三座。河西爲貝住等軍，河東爲旭烈兀、怯的不花等軍。河上下游皆架浮橋，泊舟置礮，以防其逸。築牆掘壕，一晝夜工畢，近城無石，運於遠山，撤民居屋甓爲礮臺。攻具畢備，約齊進攻。哈里發懼，遣譲牙代丁乞降，不許。明年正月，哀倍克、素黎曼出城乞降，誅之。次日哈里發出降。蒙兵入城大殺掠，惟天主教人（納司托留司派）及他國人居屋不入。凡七日，民求免，下令停刃，被殺者已八十萬人。旭烈兀入哈里發之宮，令畢獻庫儲。復詰其窖藏，目於井，而出之黃金珍異，充牣其中。搜宮中得婦女七百人，皆漢人也。內監千人。旭烈兀以城中伏尸積穢，移住於鄉。殿宇皆構以沉檀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其七十二絃琵琶，及五尺珊瑚燈檠。旋殺木司塔辛阿拔斯朝傳三十七代至是國亡。

（三）進伐天房諸地　報達已下，郭侃奉命西征。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卽天方，阿剌伯半島），其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以住石之請爲信然，易之不爲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擊蒙軍。侃與戰，大敗之。巴兒算灘（蘇丹之異譯）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埃及。阿剌伯稱埃及曰 Misr）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下令軍中銜枚轉箭。敵不知也，潛兵夜來襲，殺病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今地中海之塞普洛斯島），諭以禍福。兀都算灘曰：「吾昨所夢神人，乃將軍也」！卽來降。師還，西城平。憲宗訃音至。

旭烈兀建國於阿母河之南，是爲伊兒汗國。領有波斯、敍利亞、小亞細亞之地。前六五二年（宋景定元年世祖中統元年）埃及蘇丹庫吐斯（Kulluz）徵集全國兵，及敍利亞、阿剌伯、突厥曼、花剌子模等國避難者，凡十二萬人，向敍利亞進攻蒙古。怯的不花失敗而死。蒙古長驅入非洲之勢完全沮挫。埃及得安，保全爲伊斯蘭教文化之中心地。

綜觀上述，蒙古之武功實超越前代，考其所以能立如此大功者必有主要之優點，歸納之至少有左列幾項：

（1）蒙古國典大汗必須由諸王族、將帥及所屬部酋長等，聯合開庫利爾台大會於斡難、克魯倫兩河源，公同推選，所以蒙古大汗必是智勇兼備，負全國重望之人。

（2）蒙古人自幼便習騎射襲獵，故騎兵最精銳，人各有馬三、四匹，輪班休息，彼此互代可以終日馳騁，絕少勞頓困憊發生。

（3）騎兵行軍緊急時，飢飲牛馬之乳，渴則喝牛馬之血，軍中無需多備糧食，進行可以迅速，所向無前。

（4）蒙古兵制，以十遞進，每十人爲一隊，置十戶長領之，十戶以上有百戶、千戶、萬戶直隸於大汗，事權統一，系統整齊，凡大小戶長皆應各率所部，以供上命，部下對於上官絕對服從，違者無貴賤皆罰之。此蒙古騎兵之所以縱橫亞歐，無敵於天下也！

第四節　蒙古統治西域之政策

蒙古自太祖西征以來，凡三次發大兵，疆宇隨馬蹄而擴大，凡中亞東歐盡爲所有，開空前未有之新局面。其統治西域之政策，爲封建制及行省制兩種。分述於下：

（一）西域四大汗國　分封皇子於西域，始於太祖。大抵就其馬蹄所至之地而封之。前六八七年（宋理宗寶慶元年太祖二十年）太祖歸自西征，至於和林行宮，大封子弟，其和林舊壤封於幼子拖雷，依蒙古風俗，稱幼子爲「斡赤斤」，義爲守竈，即承襲家產之意，故封以和林。其西域之地封與長二三三子爲三汗國。

（1）欽察汗國　封長子朮赤於鹹海、裏海以北之地，即康里及欽察舊壤。是爲欽察汗國。拔都西征以後，俄羅斯諸國亦屬於欽察汗國管轄。

（2）察哈台汗國　封次子於阿母河以北，伊犂河西南，跨錫爾河上游，包葱嶺內外，即西遼之故壤。是爲察合台諸國。至元以後，併有畏兀兒，天山南路全屬之。

（3）窩闊台汗國　封三子窩闊台（太宗）於金山之東西，天山之北，巴爾喀什湖以東南之地，包有額爾齊斯及葉密立（今額敏河）諸流域，即乃蠻之故壤。是爲窩闊台汗國。後至武宗時併於元室。

（4）伊兒汗國　憲宗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成功以後，始建伊兒汗國，轄阿母河以西南至於阿剌伯、小亞細亞之地。（阿母河以南在旭烈兀未西征以前，屬於阿母河行省管轄。）

（二）西域三行省三宣慰司　元之內外官制，京師以中書省爲總攬政務之所，樞密院（沿宋制）爲掌兵柄之所，御史臺爲掌黜陟之所；其外官職，則爲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等官。其在西域除封汗之地外有三行省三

宣慰司。

(1)阿母河行省　轄阿母河以南之地。

(2)別失八里行省　轄天山南北畏兀兒之地。

(3)阿力麻里行省　轄伊犂之地。

據元史百官志：「行中書省凡十秩從一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爲表裏。國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爲某處行中書省。凡錢糧、兵甲、屯糧、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讀此可明白行省制之沿革及其職權。（明、淸以迄今通行之省制卽肇端於此。）玆申述西域設省之經過。

前兩省皆設於憲宗之初（前六六一年，宋淳祐十一年）太祖分封諸子，惟阿母河以南之地未分，視爲公產，設官治之。至憲宗始立行省。伊兒汗國成立後，阿母河省廢。阿力麻里克省建設於世祖時。世祖名忽必烈卽大汗位於前六五二年（宋景定元年）建元中統，第五年改爲至元，至元八年窩闊台後汗海都，及察哈台後汗篤哇，不滿於忽必烈之爲大汗，故聯兵叛，屢侵犯天山南北之地。世祖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鎮西北邊，建牙於阿力麻里克。皇子闊闊出，河平王昔里吉、諸王脫里帖木等各率所部以從。後五年（至元十二年）世祖命丞相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似淸代之總督）出鎮阿力麻里克，以輔北平王。其明年，河平王昔里吉等叛，執北平王及安童等送於海都。自是阿力麻里克省廢，其地後屬於察哈台汗國。

阿力麻里克失守之後，元兵退守於別失八里及天山南路一帶之地。故世祖於前六三一年（至元十八年）命諸王阿只吉出鎮別失八里，又置三宣慰司，隸於別失八里省之下。其名爲：

(1)別失八里宣慰司都元帥府

(2)哈喇和卓宣慰司都元帥府

(3)和闐宣慰司都元帥府

又改畏吾兒斷事官爲北庭都護，以脫脫木兒領其事。復以阿必失合行御史臺事。合文武之力，以備海都。宣慰司都元帥府之職權，據元史百官志：「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爲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其職權略似清代之兵備道。）以上爲元初以前西域之建制概略，其詳則無可稽也。

此外關於西域之重要設施，如定賦則，置驛，屯田，設交鈔庫，設染織局等，亦略有可考者。

(1)定賦稅　太祖以來，視阿母河以南爲公產，令四子各出兵千人駐守河南諸城，所收賦稅，四子均分。太宗初立（前六八三年宋紹定二年）始定賦稅：蒙古人以畜計納稅；中原（伐金所得之地）人以戶計，出賦調，命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命麻合沒的牙剌瓦赤主之。憲宗初，阿母河行尙書省事阿兒渾奏請：西域賦則，按貧富分則，（極富者人出十的那，極貧者人出一的那。）此外一切苛斂，悉予禁革。又牛馬稅百取一，不及百者免。憲宗報可。丁賦所入，惟備兵餉，郵驛及使臣馳傳，此外毋應付。毋聽諸王濫發勅令。四皇子後人各遣一人司其位下

分賦。迨其後旭烈兀建伊兒汗國，行省始廢，地併於汗國。賦入亦爲伊兒汗國獨有。

又畏兀兒之地，世祖時亦規定，計畝輸稅之制。

(2)置驛　元制，稱驛傳爲站赤，所以通達邊情，宣布號令者也。凡站陸則以馬以牛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蒙古人之爲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辯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簽補，且加賑恤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飢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此外又有急遞鋪兵之制，凡關於邊務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鎖，交鋪卒按站急送，每站十里乃至二十五里。凡鋪卒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賚文書以行。夜則持巨火，道狹則車馬者，負荷者，聞鈴避諸道旁，夜亦以驚虎狼也。及所之鋪，則鋪人出以俟其至。蓋元有天下，疆輿廣遠，郵傳之置，特備於前代，所以速消息也。元史兵志關於內地及遼東諸省之水陸各站均有詳載，而於西北各藩地及行省則付缺如。然綜合各紀傳之零星記載，可略窺一二也。世祖時，察合台後王篤哇犯天山南路，廷議備邊之策，乃立和闐、葉爾羌水驛十三，沙州北陸驛二。又自太和嶺（山西雁門關之山）以西至別失八里置驛三十。又立畏兀兒地四驛。皆所以速軍報也。

(3)屯田　世祖時，以別失八里戍回、漢軍及新附軍（宋人降附者）五百人屯田哈密力（即哈密）玉速曲之地（未詳今地）。又遣侍衛新附兵千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即其地總之。又嘗給騰格里（當是天山籠）回回屯田三千戶牛種。又依元師綦公直之請，於別失八里設立冶場，鼓鑄農器。可見當時山北嘗開採鐵礦。

(4)設交鈔庫　世祖初，始造中統鈔，後又改造至元鈔，與中統鈔通行。凡鈔之昏爛者，可就交鈔庫倒換。是時於畏兀兒地設交鈔庫，可見元代鈔票通行於西域。

(5)設染織局　元代有官營工業之制，如設梵像提舉司(掌雕刻繪畫)出臘提舉司(掌出臘鑄造之事)等機關。各地設立染織提舉司，管理各染織局，當時西域屬於元室直轄之地，如別失八里又忽丹八里(忽丹當卽和闐之異譯，八里是城)均設有染織局，以經營絲布染織之業。

第五節　蒙古西征對於中西文化之貢獻

蒙古以文化幼稚之民族，崛起大漠，奮其武威，混一亞歐。東起太平洋，西迄地中海、多腦河、波羅的海，北至北冰洋，南臨印度洋，皆隸版圖。幅員之廣，古今未有。征服之民族，難以數計。通蒙古語，卽可由歐洲至中國，毫無阻障。驛站遍於全國，交通頗為便捷，使中西交通之盛況，開古往未有之偉觀。於是東西兩大文明——中國系與希臘羅馬系——實行接觸，發生複雜之關係。

(一)萬國衣冠會於汗庭　前六六六年(宋淳祐六年)秋，太宗子貴由卽大汗位於翁金河，遼遠屬國，如歐洲之俄羅斯，西亞之木乃兮，羅姆(在黑海之南)諸國，其主或自來相，或遣子弟入賀。世界兩大宗教之教主，若羅馬教皇，若報達哈里發，亦各遣使來陪位襄事。數月之內，王會衣冠之盛，從古未之有也。蓋是時正值拔都西征之後數年，故有如此空前之盛況。

其在平時，西方人士來中國者尤衆。法國前世紀之東方學者萊麥撒(Abel Remusat)有云：「蒙古人西征，將從前閉塞之路途完全洞開，將各民族集聚一處。其最大結果，即將全體民族，使之互換遷徙。不獨堂皇使命，東西往來如織，其不知名之商賈教士，以及隨從軍隊者，尚不知凡幾也。王公大人，往亞洲之中心者，有仙德柏(Sempad)，小亞美尼亞王海敦(Haithon)，卓支亞國兩大展(Dsuid)王，俄國大公爵雅羅斯拉夫(Yaroslave)等。意大利、法蘭西、福雷銘(Flemings法國西北部)皆有充大使往蒙古大汗都城者……」其他阿拉伯、波斯、中央亞細亞等地之學者、軍人、技術家，意大利、法蘭西之學者、畫家、技術家、職工等之來仕於元室者尤衆。其中以意大利威尼斯之馬哥波羅(Marco Polo)隨其父尼可羅波羅(Nicelo Polo)及叔馬護波羅(Moffeo Polo)俱來中國，仕於世祖。先學蒙古之語言風俗，次出使於喀喇和林、大理、緬國、占城、南印度等地，旋任揚州都督，在職三年，益見信用，累進至樞密副使。波羅等逗留中國凡十七年之久。屢乞歸，不許。後以世祖嫁女於伊兒汗，命波羅由海路護送公主赴波斯。於前六二〇年（至元二十九年）發塞東（即泉州）赴波斯。任務已畢，歸於故鄉。已而熱那亞與威尼斯搆兵，馬哥波羅出與熱那亞軍戰，戰敗被擒，囚於獄中者一年，爲遣其憂鬱起見，乃以其在東方所見聞者，向一著作家路司諦其阿諾(Rusticiano)譯述之，乃寫成一書行於世，此即有名之馬哥波羅遊記也。（中文有張星烺先生譯本。）是書介紹東洋各國事情，道及中國之人口錢鈔，動輒數百萬，故時人因戲號之爲「百萬君」云。是書始張威尼斯人之眼，繼轟動全歐，引起歐洲人之冒險心，復以通商、傳教、及其他種種目的，爭赴東方。遂成爲十五十六世紀海陸發現之動機。世界最著名探險家哥倫布，其本志願赴東方大汗國，不期乃發現西半球新大陸。因

此吾人不能不承認此書影響於世界文化者，其功績至爲偉大。

（二）介紹中國文化於西方　中國人發明之羅盤針由蒙古而輸入歐洲。印度人及中國人所用之火藥，由來已久。而歐洲人則於蒙古西征之後，始得知之。其爲蒙古人輸入，毫無疑義。活字版印刷術，同時亦由遠東而輸入歐洲。中國人算盤亦由蒙古人輸入歐洲東部。至今俄國，波蘭兩地不識字之婦女，尙用以計算錢財賬目也。錢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發行交鈔，由蒙古傳於波斯。又戲賭紙牌，中國人於前七九二年（宋徽宗宣和二年）已發明之，最初以木版印成。歐洲人最初所玩之紙牌(Jende tarets)，其形狀、圖式大小及數目，皆與中國牌相同。或亦蒙古人輸入歐洲者也。

（三）介紹西方文物入中國　元代傳入中國之西方文化，其最著者一爲波斯天文學，二爲回回礮，三爲西域醫藥。元史天文志有西域儀象。前六四五年（宋咸淳三年至元四年）世祖命札馬剌丁造西域儀象。內包含混天儀、測驗周天星曜器、春秋分晷影堂、冬夏至晷影堂、渾天圖、地理志晝夜時刻器等。（各儀器之構造形式，詳載於史，文繁不具引。）世祖設回回司天臺官屬，以札馬剌丁爲提點。回回礮亦傳於是時。火藥雖中國人先發明，然用爲火礮，則爲波斯方面傳來。前六四一年（宋咸淳七年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礮匠於宗王阿里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礮。其後侵宋，自樊襄以南諸役，破城池，沉戰艦，皆大礮之威力也。設回回礮手軍匠上萬戶府。前六三三年（至元十六年是年元兵陷崖山宋亡。）括兩淮造回回礮新附軍匠（宋人降附者），六百，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人能造礮者，俱至京師。西域醫藥，憲宗攻釣魚山，命畏吾兒人月舉

連赤海牙修麴藥以療師疫。前六三九年（宋咸淳九年至元十年）世祖改回回愛薛所立京師醫藥院名廣惠司是年、遣人持金十萬兩市藥獅子國（今錫蘭島。）

第六節　蒙古西征對於中國民族之關係

蒙古先征西域，後併中原，西域人士附蒙古之驥尾，受蒙古之驅策者，實繁有徒。故進攻中國時，有西域之名將；駐屯中國者有西域之軍隊；柄中國之政，治中國之民者，有西域之仕宦；輸運貨物，懋遷有無，運山海之奇珍，擅水陸之大利者，有西域之商人。元代全國各民族，可分爲三大階級，蒙古人爲統治階級，漢人（包含北方漢人、契丹人、女眞人、高麗人，渤海人。）南人（宋之遺民）爲受治階級；西域人在其本籍言爲被征服者，然因其攀龍附鳳之結果，入居中國，乃成爲準統治階級。元史稱西域人爲色目人，但本書仍以西域人稱之。元之西域人久居中國，多已同化於華人。

（一）西域名將助蒙古攻取中國　西域武人，効忠蒙古，血戰中原之地者，史傳紀載，難以縷述。茲爲明晰計，列一簡表於下。但須先說明者三：（1）本表所列西域人指天山南北路以西之人，與元史中之色目人包含唐兀人（西夏人）烏思藏人者範圍稍狹。（2）攻取中原係指伐金，伐西夏，伐宋，伐大理等諸役。（3）所錄諸人以較著名者爲限，不能悉舉之也。

西域名將助蒙古取中原人事表

人名	戰蹟之舉例
畏吾兒人	
(1)巴而朮阿爾忒的斤	畏吾兒主，初歸太祖。從征河西（西夏。）
(2)馬木剌斤（前人之孫）	率探馬軍萬人，從憲宗伐宋合州釣魚山（今四川合縣）有功。
(3)達釋	初勸其主歸降太祖。後從軍伐金，戰功最多。
(4)岳璘帖穆爾	從太祖平河南。
(5)阿里海牙	世祖時從元帥阿朮攻襄陽，用西域大礮，先攻下樊城。
(6)忽都	從世祖南征，年七十，親冒矢石，戰功居多。
(7)拜降（前人之子）	世祖時從阿朮攻襄、樊，戰有功。
(8)士堅河牙	從太祖太宗平金及西夏俱有功。
(9)葉仙鼐（前人之子）	從征吐蕃雲南常為前驅。伐宋至鄂州先登奪其外城。
(10)八思忽都探花愛忽赤	憲宗時率畏吾兒等部兵從攻四川。
(11)脫力世官（前人之子）	平雲南諸蠻有功。
(12)八丹	從世祖征哈剌章（即烏蠻，雲南之部落）有功。
(13)月舉連赤海牙	從憲宗征釣魚山，奉命修麴藥以療師疾。

(14)撒吉斯　從世祖討李璮於山東，有功。

哈剌魯人（葛邏祿）

(1)鐵邁赤　太祖時從征西夏。又從皇子闊出忽都定河南，累有戰功。世祖攻鄂，命兀良哈台，自交趾擣宋，與諸軍合。鐵邁赤率鐵騎三千迎兀良哈台於岳州。

(2)沙的　從太祖平金，戍河南。

(3)沙全（前人之子）　世祖時，從攻襄、樊有功。從攻常州下沿海諸城。

(4)匣答兒密立　從太祖攻臨洮。

(5)密立火者（前人之子）　從憲宗攻蜀。

(6)也罕的斤（前人之子）　世祖時立功西蜀、雲南。

(7)哈剌䚟　世祖時從軍攻襄樊。又率水軍攻宋之江陰、乍浦、金山、上海、崇明、金浦皆下之。又攻溫州、福州，鎮守沿海，南至交趾，北至乍浦。攻廣州，又敗宋臣張世傑於大洋。

西遼人

(1)曷思麥里　從太祖征汴，至懷孟。授懷孟達魯花赤，佩金符。金將強元帥攻懷州，曷思麥力戰敗之。

(2)密里吉（前人之子）　繼父位爲懷孟達魯花赤。世祖時，從攻淮西。

康里人

(1)艾貌拔都　太祖時，攻河西城，收西關，破河南。後又從軍南征，渡江至鄂。

(2)愛伯伯牙克　太祖時，從軍南征。

(3)也速解兒（前人之子）　世祖時，從征襄、樊，平江南，有功，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

(4)也里里白　太祖時，以武功授帳前總校。奉旨南征，至洛陽。

(5)堵里赤（前人之子）　世祖時，從征襄、樊，駐臨安，攻福建，征交趾等處。

(6)海都　憲宗時，從征釣魚山。

(7)斡羅思（前人之孫）　世祖時，平雲南諸蠻。

(8)也速台兒（前人之子）　世祖時，從軍伐宋，至福建興化招古田等處民五千餘戶。

回回人

(1)賽典赤瞻思丁　太祖西征來歸，憲宗伐蜀，賽典赤瞻思丁主饋餉。

(2)忽辛（前人之子）　立功雲南。

(3)札八兒　太祖時，奉使於金。金恃居庸關之險，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兵居庸關，札八兒輕騎前導，黑夜繞間道入關內，黎明趨南口，金兵驚起，關遂破。

(4)怯烈　憲宗時，從賽典赤經略川、陝。後立功雲南。

(5)馬合木　世祖時，從征襄陽有功。

(6)河老瓦丁
(7)亦思馬因　二人善造大礮。世祖時，攻襄陽，用所造大礮重一百五十斤轟城，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攻宋江南各城，皆得力於大礮。置回回礮手軍匠萬戶府，亦思馬因爲萬戶。阿老瓦丁副之。（按此爲大礮傳入中國之始。）

欽察人

(1)班都察　率欽察百人。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強勇稱。

(2)完者都　世祖時，從攻襄、樊有功。又率舟師攻泰州，破常州，入臨安，下揚州。又平漳州陳吊眼之衆（反抗蒙古之民軍）數萬人。

(3)禿孫　世祖時，從丞相伯顏立戰功於山東。

(4)昔都兒（前人之子）　世祖時，從攻襄、樊、唐、鄧、申、裕、鈞、許等州有功。

阿速人

(1)捏古來　憲宗時，從兀良哈征哈剌章有功。

(2)阿答赤　世祖時，從征山東李璮，又隨伯顏平江南，皆有功。

(3)別吉八　憲宗時，從攻釣魚山，有功。

以上所舉諸人。皆鼎鼎著名，元史列有專傳或附於文或子傳內者。此外尚有西域士卒，効忠蒙古，馳騁於中原

之地者，更不知其幾千幾萬也。

（二）西域軍隊分駐中原　元代兵制，大略言之，可分爲二部：內爲宿衞諸軍。外爲鎭戍諸軍。宿衞軍又分爲怯薛及各衞二部，前者直隸於天子，後者與鎭戍諸軍同隸於樞密院。各衞軍之任務，爲守護皇城、京師、近畿，防戍廩藏、漕運、屯田等重大事務。各衞之長官是爲都指揮使。世祖以後，有蒙人之衞軍，有漢人之衞軍，亦有西域人之衞軍。西域人衞軍有如左列各衞：

（1）右阿速衞　前六四〇年（至元九年）立阿速衞。

左阿速衞　前六〇三年（至大二年）阿速衞改爲右左兩衞。

（2）右欽察衞　前六二六年（至元二十三年）初立欽察衞。

左欽察衞　前五九〇年（至治二年）欽察衞改爲右左兩衞。

（3）西域親軍　前六一七年（元貞元年）始立。（或是畏吾兒人及波斯人）

（4）隆鎭衞　前六〇一年（至大四年）分欽察、唐兀、貴赤、西域、右左阿速諸衞軍三千人，並南北口太和嶺舊隆漢軍六百九十三人，屯駐東西四十三處，立十千戶所，置隆鎭上萬戶府以統之。

（5）康禮衞（康里）　前六〇二年（至大三年）定康禮衞。驗實康里人始得入此軍籍。

（6）斡羅斯（俄羅斯）親軍　前五八二年（至順元年）置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總斡羅思軍士。

（7）哈喇魯萬戶府　前六二五年（至元二十四年）招集哈喇魯軍人立萬戶府。尋移屯襄陽。後征交趾。後

置司南陽。終奏隸大都督府。

上列(1)(2)(4)(5)(6)(7)六種軍，觀其名，即知其兵卒之原籍，祇西域親軍不能確指爲何部人，然考世祖時，以輝和爾（畏吾兒之異譯）及沙律回回等兵戍商州、藍田諸隘，又嘗簽諸路回回軍。可見畏吾兒及回回軍有駐在中原者。故疑西域親軍，即畏吾兒人及回回也。又據福建省通志元外紀載，元順帝時泉州有波斯戍兵之叛亂。其事起於前五五五年至五四六年（至正十七至二十六年）泉州萬戶賽甫丁阿迷里率亦思巴奚兵（張星烺先生考證即 Isphan 之譯音，元史作亦思法杭，即波斯之地也）據泉州陷興化二府，人民塗炭，幾無噍類。後爲福建省參政陳有定剿平之。凡此，足以證明元代西域軍隊散布於中原各地也。

（三）西域仕官列居京內外　自太祖以來，登用人材不問種族、國界，凡賢能而願効忠者多任命之。蓋蒙古文化極幼稚，政治人材甚感缺乏。中國土廣民衆，政務紛繁，絕非少數蒙古人所能獨攬治權；對於漢人尤其是南人，則猜疑恐懼之念時存於懷，不敢予以重用。有元一代之制，無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即不用智能奴隸以治衆奴隸之政策也。人材之急需既如此，漢人南人之不敢用又如彼，於此有西域人焉，既輸奴僕之誠於先，復効犬馬之勞於後，故樂以登用，命以官職，一則酬勞功狗，二則牽制漢人。因此，西域各部如畏吾兒人、哈剌魯人、康里人、西遼人、波斯人、阿剌伯人、欽察人、意大利人等之來仕爲文武吏者，其數不勝枚舉。茲介紹幾員爵位顯赫或政績卓著者如左。戰功與高官常有連帶關係，故今茲所舉有曾立戰勳者，有靠先人之庇蔭者，有其他出身者。

(1)賽典赤贍思丁布哈爾人，太祖西征時來歸，歷仕至世祖時，任中書省平章政事。旋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居雲南六年卒。其子五人，長納速剌丁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次哈散任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忽辛任雲南行省右丞，四川、江浙行省左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次苫速丁兀默里任建昌路總管。次馬速丁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又納速剌丁有子十二人：伯顏任中書省平章政事。烏馬兒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劄法兒任荆湖宣慰使。忽先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任雲南行省左丞。阿容任大常禮儀院使。伯顏察兒任中書省平章政事。(按贍思丁及其子孫歷仕雲南，同時其親戚故舊攀附者亦必大有其人。元代風氣，文武官吏之子孫入籍於其居官之地甚多。由此觀之，雲南省回教徒如此之多，此其一因也。)

(2)札八兒賽夷(波斯東境)人。太祖伐金，札八兒領兵襲破居庸關，破中都(今大興)大震，金人南遷汴，太祖覽中州山川形勢，顧謂左右曰：「朕之至此，札八兒之功居多」。後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達魯花赤。享壽一百八十歲云。

(3)奧都剌合蠻波斯商人。太宗時，買撲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以四萬四千錠爲額。從之。又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再見波斯商人勢力之大)太宗病，奧都進酒，飲之而崩。定宗即位，誅之。

(4)阿合馬錫爾河畔肥納開忒(Fenaket)人。擅理財術，爲世祖所信任，興冶鐵，增鹽稅，成績大著，拜中書平章政事，括天下戶口，以至藥材榷茶無遺，專事聚斂。然其人好事刑威，貪於賄賂，中外咸怨，卒爲益都千戶王著所槌殺。阿合馬擅權之日，以其子呼遜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又其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尙書，一門悉處要津。

（5）廉希憲畏吾兒人。其父布魯海牙從畏吾兒主歸太祖，積勳授燕南諸路廉訪使，適子希憲生，喜曰：「吾聞古人以官爲姓，天其以廉爲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子十人，孫五十三人，居顯仕者，代有之。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世祖爲皇弟時，一日召希憲，希憲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爲廉孟子。及即位，重用之，累遷至中書省右丞。希憲居相位，振舉綱維，綜覈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尤足述者，則爲希憲於元之政治大有貢獻者二事：其一爲官守遷轉法。元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垂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希憲言於世祖，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於是始議行遷轉法。其二建御史臺，各道提刑按察司。其時阿合馬總理財政，反對御史按察制。希憲折之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爲耶？」前六三七年（至元十二年）元兵取江陵，世祖命廉希憲行省荊南，施行德政，收買民心。

以上所述諸人，不過略舉幾位實例而已。此外居要職列高位者，尙難以縷數。細讀元史所載：京師之中書省右丞相左丞相、樞密院知樞密事、御史臺御史大夫、各種衞軍都指揮使，外而各行省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各萬戶府達魯花赤等，皆以西域人與蒙古人參用之。至於西域人之爲中下級官吏者數多於麻，不能悉舉之。據百官志載：京內外各主要機關皆置有回回掾史、回回令史、通事、書寫等官。此是西域仕宦列居中外之情形也。

（四）西域商人分布各省　蒙古勃興以後，東西交通之頻繁，邁軼前代。其所以然者，有兩大原因：（1）是空

前絕後之大汗國成立以來，前此爲交通障礙之無數部落小國完全滅亡，交通往來，因以自由。(2)是以軍事及政治上之目的，而新闢官道，（例如著名之伊犂、精河間之山道，今俗名菓子溝者，即太祖西征時所開，有四十八橋。）設驛站，置守備，而旅客之危險困難，遂從而減少。有此二因，東西交通，乃爲之面目一新。當時交通孔道，分爲水陸兩大系：水道發程於波斯、印度之海岸，經印度洋、中國南海，而抵泉州、杭州諸港。陸道發程於歐羅巴及亞細亞，分兩路東行：其一通過西伯利亞南部經天山北路以達和林及燕京；其一經天山南路入甘、陝至內地。當時外商以回回（解釋見下）資本最厚，勢力最大，見於紀載者頗多。如：前六五〇年（憲宗十二年）「是歲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貸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可見有放高利貸之回鶻商人也。世祖時，有回回伯克瑪哈瑪迪沙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是錢以贍貧民。」成宗時，命回回人在內郡者，輸商稅，給鈔千錠。武宗初，中書省言：「回回商人，持璽書，佩虎符，乘驛，名採珠異，既而以一豹上獻，復邀回賜，似此甚衆，乞一一追之。制可。英宗時，有回回哈勒哈台貸官鈔，違制往別番邦得寶貨無算，法當沒官，而丞相都爾蘇私其種人，不許。文宗初立，丞相布哈請籍哈勒哈台家產。從之。由此觀之，回回商賈之布滿天下可想見其盛況矣！

元代來居中國之西域人，除上述武人、政客、商賈外，尚有天文學家、宗教師、星相家、建築師以及技藝百工之流，不勝枚舉。

（五）西域人之華化　西域人布滿中國者既如此之多，（明史撒馬兒罕傳有「元時、回回遍天下。」之語。）

彼輩居社會之上等地位而於經濟又有優越勢力，卽在各地置產業，長子孫。趙翼二十四史劄記有元代色目人隨便居住一題，列舉實例多人，其實趙氏亦不過略舉著例，未盡實數之百分一也。元制，色目人居外省者，卽可在外應鄉試。請閱下面會試之擧人出身地域表：

京師會試中選之擧人地方別表（仁宗延祐二年）

		蒙古人	色目人	漢人	南人	合計
中書省直隸	大都	一五	一〇	一〇	〇	三五
	上都	六	四	四	〇	一四
	眞定	五	五	一	〇	二一
	東平	五	四	九	〇	一八
宣慰司	河東	五	四	七	〇	一六
	山東	四	五	七	〇	一六
行省	河南	五	五	九	七	二六
	陝西	五	三	五	〇	一三
	遼陽	五	二	二	〇	九
	四川	一	三	五	〇	九
	甘肅	三	二	二	〇	七
	雲南	一	二	二	〇	五
	嶺北	三	二	一	〇	六
	征東	一	一	一	〇	三
	江浙	五	一〇	〇	二八	四三
	江西	三	六	〇	二二	三一
	湖廣	三	七	〇	一八	二八
合計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三〇〇

觀上表，可見色目人分布區域之廣也。西域人入居中國已久，其中亦有與華人聯婚，沐中華之文化，效中華之風習者。（陳垣先生有元西域人華化考，繁徵博引，考核精審，讀者可自取閱。）然大多數外國人，未必與被征服之中國人同化，必仍保守各族之固有風俗習慣。至明太祖光復神州，中華民族主義極形熱烈。前居中土之蒙古人，西域人皆被強迫同化。據日知錄云：「洪武元年（前五四四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又明律集解云：「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爲婚姻，不許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爲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爲婚姻者，

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又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元年徐達入元都。詔：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綜觀三事，可見太祖對於當時形形色色之民族用種種法令整齊之，混合之，調和之，以產生新民族。今日中國民族，不若元代之複雜者，太祖之功也。又回教徒之來華，起源於唐朝，而盛極於元代。蓋當時來居中土之西域人，有許多回教徒也。元史上所謂回回者包含回鶻人、波斯人、突厥人、阿剌伯人、康里人等皆回教徒也。又哈剌魯人亦回教徒也。畏吾兒人有回教亦有釋教。（據蒙兀兒史記載：蒙格汗即位（即憲宗立於前六六一年）時，別失八里流言忽起，謂薩倫的斤（畏吾兒之主）將殺盡部民之奉天方教（即回教）者。其僕人告發。蒙格汗命殺薩倫的斤，而立玉古倫赤的斤，天方教徒大悅。薩倫的斤崇釋氏，故其下謀殺之云。）此輩回教徒，固守教規，不與教外人聯婚，飲食習慣，亦與異教人有別，而自成一宗教團體。惟文字、語言、服飾等完全與漢人同化。國家觀念亦一致。

總之，蒙古之西征，誘起西域人之入居華夏，其結果：一則增加漢族血質之新成分；二則助長回教徒在中國之繁衍。

本章主要參考書

元朝秘史（元忙豁侖紐察脫察安著鈔本）

元朝秘史地理考證（丁謙著）

元朝秘史注（李文田著）

皇元聖武親征錄（元人闕名）

皇元聖武親征錄校注（王國維著見王忠愨遺書第三一冊）

皇元聖武親征錄地理考證（丁謙著）

西遊錄（耶律楚材著見庶齋老學叢談卷一）

長春眞人西遊記（門人李志常述見皇朝藩屬輿地叢書）

長春眞人西遊記地理考證（丁謙著）

常德西使記（劉郁記見元史類編）

西使記地理考證（丁謙著）

元史（宋濂等修）

新元史（柯劭忞纂）

蒙兀兒史記（屠寄纂）

元史譯文證補（洪鈞著）

成吉思汗實錄（日文日本那珂通世從蒙文秘史譯出）

多桑蒙古史（日文日本田中萃一郎譯）

元西域人華化考（陳垣著）

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日本箭內亙著）

中西交通史料滙篇第二册之五「元代」

平回紀事本末（王定安著鈔本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藏）

第六章　明朝之經營西域

元順帝荒淫無度，國用大虧，乃濫發交鈔，横征暴歛，以致百物騰貴，四海騷然，於是九十年來懾伏於蒙古勢力下之漢族，乃鼓其敵愾之氣，四方蜂起，以革元命。當時羣雄計有：方國珍發難於浙江，郭子興起義於濠州，徐壽輝稱帝於江西，張士誠自王於高郵。韓林兒據有河南，明玉珍據有四川，而郭子興部朱元璋得士民之心，代郭子興領其衆，奠定金陵。以次翦滅羣雄。復命大將徐達、常遇春北伐，屢破元兵。前五四四年正月，朱元璋即帝位於金陵，建號曰明，年號曰洪武。是年八月，徐達、常遇春克復大都（今北平），元順帝逃於應昌（在達里泊附近）前五四二年（洪武三年）正月，徐達、李文忠等分道北伐。四月元順帝崩，子愛猷識理達臘嗣。五月李文忠克復應昌，元嗣君北走，獲其子及部衆五萬餘人。於是漠南平定。漠北猶爲元君愛猷識理達臘所據，及卒，脫古思帖木兒嗣。前五二五年（洪武二十年）明大將藍玉襲破元兵於捕魚兒海（今貝爾池。）脫古思帖木兒走和林，爲部下所弒。自是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皆被弒。部將鬼立赤自立，改稱韃靼可汗，蒙古大汗之系統，從此中絕矣。

前五〇四年（成祖永樂六年）元知院阿魯台殺鬼力赤而迎元之後裔本雅失里立爲可汗。其後，又有蒙古舊部居於天山北路之瓦剌，復乘韃靼之衰，先後攻殺本雅失里及阿魯台，而佔有漠北，南下與中國爭衡。故明初、北方外患初爲韃靼，繼爲瓦剌，而瓦剌之根據地在天山之北，故本章加以詳述之。

明爲防禦北敵之南下，置鎮設衞，振軍經武以備之，然強兵必須有良馬，而本國缺乏，必須仰給於外番。故東北開馬市於開平、廣寧、大同、宣府；西北則於西寧等六州榷官茶以易西番之馬；不特此也，復屢遣使節齎綵幣厚賜西域諸國，諷令貢獻良馬。當時求駿馬於西域，有似今日購飛機於歐美也。於是乃有通西域之事業。

扼西域之咽喉，當中西之孔道者，是爲哈密。明爲通西域計，乃優遇其王，始與哈密發生密切之關係。其後哈密被其西鄰吐魯番急烈之侵害，明室爲保護哈密計，始與吐魯番發生嚴重之糾紛。此二事皆將詳述之。

明代通西域之西門是爲嘉峪關，此關位於肅州西嘉峪山之西麓，建於何年，尚待考查，惟明得肅州，在於前五四〇年（洪武五年，）建關當在其後。前四一八年（孝宗弘治七年）扁關曰鎮西。迄今尚爲甘新交界之要隘。案漢代以玉門、陽關爲赴西域之西門，明代則東縮以嘉峪關爲西門。

第一節 明與瓦剌之交涉

天山北路之瓦剌，元史爲斡亦剌，又作外剌。語解改作衞拉特。成祖時，嘗封其酋馬哈木等三人爲王。馬哈木破韃靼，入漠北，大舉犯邊，成祖親征破之。其兒皝暫殺。傳其子脫懽，勢復振；孫也先在位，益強暴。英宗時，也先分道入寇，英宗親征，乃有土木之變，皇帝被虜，京師危殆。至也先死，瓦剌始衰。

（一）瓦剌部長之受封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天山北路。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前五一〇年成祖即位，遣使往告，復數遣使往賜馬哈木等以文綺。前五〇四年（永樂六

年）冬，馬哈木等遣使貢馬，仍求封。明年夏，册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賜印誥。明年春，瓦剌復貢馬謝恩，自是歲一入貢。案明之封瓦剌三王，不但欲得其馬，且有遠交近攻，以圖韃靼之作用在焉。

是時韃靼主本雅失里偕其屬阿魯台居於漠北。馬哈木發兵襲破之。前五〇二年（永樂八年）成祖親征破韃靼兵，馬哈木亦上言請合攻韃靼。後二年，馬哈木攻殺本雅失里，上言請獻傳國璽，又瓦剌士馬強盛，請予軍器。成祖曰：「瓦剌驕矣，然不足以較。」賚其使而遣之。

（二）馬哈木犯邊　馬哈木既殺本雅失里，漸有窺明之意。前四九九年（永樂十一年（馬哈木留敕使，不遣。復謂甘肅、寧夏歸附韃靼者多其所親，請給還，成祖怒，命使切責之。冬，馬哈木等擁兵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明年夏，成祖親征。瓦剌三部掃境來戰，成祖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剌河（今外蒙圖拉河。）馬哈木等脫身遁去。乃班師。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且謝罪，還前所留使者，詞卑。成祖受其獻。明年，瓦剌與阿魯台戰，敗走，未幾而馬哈木死。

前四九四年（永樂十六年）馬哈木之子脫懽請襲爵，成祖仍封之爲順寧王，遣使賜賢義、安樂二王，別遣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

前四八六年（宣宗宣德元年）太平王死，子捏忽烈嗣。時脫懽與阿魯台戰，敗之。後八年，脫懽殺阿魯台，遣使來告，且請獻玉璽。宣宗賜勅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前四七六年（英宗正統元年）脫懽以兵逐達靼朶兒只伯，將有併吞之勢，未幾，脫懽

內殺其賢義、安樂兩王，併有其衆。欲自爲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爲可汗，以所併阿魯台之衆歸之，自爲丞相，居於漠北，其勢張甚。已而襲破朵兒只伯，復脅誘朵顏諸衛（在今察哈爾省境）窺伺塞下。是時，其疆域奄有漠北及天山北路之地。

（三）也先入寇京師　前四七三年（正統四年）脫懽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於是北部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具空名，不復相制。每入貢主臣並使，明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並及其妻子部長。故事瓦剌使不過五十人，被利明廷爵賞，歲增至二千餘人，屢勅不奉約。使往來多行殺掠，又挾他部與俱，邀索中國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饜，輒造釁端。所賜財物，亦歲增。也先攻破哈密，執其王及王母，旣而歸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衞名，在嘉峪關之西）、蒙古諸衞。破兀良哈（女眞別部，在今熱河北部）脅朝鮮。邊將知必大爲寇，屢疏聞。止勅戒防禦而已。

其時明使至瓦剌，也先有所請乞，無不允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又僅五之一。也先大愧怒。又是時也先貢馬，太監王振裁其馬價，也先遂大擧入寇。遂致土木之變。前四六三年（正統十四年）七月，也先分四路犯邊：

(1)脫脫不花率兀良哈寇遼東。

(2)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今察哈爾省赤城縣。）

(3)西路騎兵寇甘州。

(4)也先自犯大同。

王振挾英宗親征，羣臣爭諫，不得。車駕出居庸關，歷懷來、宣府，而次大同，時大同守兵已敗，寇氛甚熾，軍中常夜驚，人心恟懼。乃急急班師。太監郭敬請帝從紫荊關（在易縣西）入，王振不聽，仍由居庸關歸，次土木堡（懷來縣之西）為也先追及。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為敵據。士馬渴甚，敵騎益增。明日，敵見明軍止不行，佯為退去。王振據令移營。距軍方動，也先揮騎四面來衝，士卒爭先走，行列大亂。敵人跳陣而入，六軍大潰，死傷數十萬。英宗被虜，王振死於亂軍之中。是為土木之變。京師震駭。百官奉郕王即皇帝位，是為景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由大同，破紫荊關，直犯京師。兵部尚書于謙督石亨等屢破敵軍。也先夜走，自良鄉至紫荊，大掠而去。都督楊洪復大破其衆於居庸。初，也先有輕中國心，及犯京師，見中國兵強，城池固，始大沮。是時脫脫不花、阿剌知院皆遣使來議和，撤還所部。也先亦挾上皇北歸。于謙於天壽山（在昌平東北十八里）、居庸關、涿州、通州、易州、保定、真定皆駐重兵，而自遼薊至甘肅邊關堡寨，皆防戍得人。敵兵入寇，輒敗去。前四六二年（景泰元年）瓦剌奉還上皇。

也先與脫脫不花內相猜忌，也先疑脫脫不花與中國通，治兵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也先追殺之。前四五九年（景泰四年）冬，也先自立為可汗，以其次子為太師，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猶言天聖也。建元添元。也先益驕暴，荒於酒色。後二年，阿剌知院攻也先殺之。韃靼部索來復殺阿剌知院。自也先死後瓦剌勢衰，世次不可考。漠北地復為韃靼人所據。天山北路仍為瓦剌所有。

第二節　明與哈密吐魯番之關係

天山南路之哈密爲通西域之門戶。太祖時，以其梗阻西域之商貢，嘗發兵破其城。成祖時，哈密內附，封王授印，寵異冠西域。其後屢被西鄰吐魯番之侵略，明室屢援助之。王位三立三絕，至武宗以後，卒併於吐魯番。哈密已亡，肅州失其屏蔽，數受吐魯番之寇掠。

（一）哈密之內附　哈密、漢之伊吾盧，唐之伊州，唐季屬於回鶻。然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前一一九八年）領州，凡數十世，宋太宗遣王延德使高昌過其地，城主尙爲陳氏，唐時詔勅尙在。元初屬於高昌國。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鎭之，尋改爲肅王。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明太祖於前五二一年（洪武二十四年）命總兵官宋晟與都督劉眞等統兵討哈密（又作哈梅里參看附錄）。其地去肅州千餘里，晟令軍中具糧糗倍道疾馳，乘夜至城下，質明金鼓聲震地，闔城股栗，遂克之，禽其王子列兒怯帖木兒及僞國公以下三十餘人，收其部落輜重以歸。

成祖即位，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易市。哈密種落雜居，一曰回回（西域奉回教之人）一曰畏吾兒（即回鶻元爲畏吾兒）一曰哈剌灰（即黑帽回，哈剌爲黑之意義，灰爲回之異譯）各有頭目，王權衰落，不能統屬。前五〇九年（永樂元年）哈密貢馬四千七百四十匹，命有司給直。擇其良者十匹入內廐，餘以給守邊騎士。明年六月，復貢請封，及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賜金印。是年爲人毒殺。明年二月，遣官賜祭，以其兄子脫脫爲王賜玉帶。脫脫自幼俘入中國，成祖拔之奴隸中，俾列宿衛，欲令嗣爵，恐其國不從，遣官問之，不敢違，還主其國。

前五〇六年（永樂四年）立哈密衞，以其頭目馬哈麻火者等爲指揮、千百戶等官。前五〇二年（永樂八年）脫脫卒，封其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世守哈密。成祖之封忠順王也，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蕃，爲西陲屛蔽。成祖又以忠義王勤修貢職，以禮延接朝使，前四九三年（永樂十七年）命中官齎綺帛勞之，賜其母妻金珠冠服綵幣，其使臣及其境內回回貢馬三千五百餘匹，及貂皮諸物。詔賜鈔三萬二千錠、綺百、帛一千。後四年，貢駝三百三十、馬千匹。前四八六年（仁宗洪熙二年）忠義王卒，明年，立故王脫脫子卜答失里嗣忠順王。前四八四年（宣宗宣德三年）以卜答失里年幼，立故忠義王弟脫懽帖木兒嗣忠義王，同理國事。自是有二王。哈密嘗一年三貢，明廷議以爲煩，定令每年一貢。

英宗時，瓦剌也先強盛，哈密陰附之。也先死，哈密復內附。其後爲其西鄰吐魯番所併。

（二）吐魯番侵併哈密　吐魯番、漢時車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滅高昌，置西州及交河縣，此則交河縣之安樂城也。宋時復名高昌，爲回鶻所據。元代吐魯番與柳州、火州各設萬戶府。前五〇六年（永樂四年）明遣官使別失八里，道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玉，自是朝貢不絕。初其地介于闐、別失八里諸大國間，勢甚微弱，後併呑其東鄰柳城及火州，始強大。

柳城（今吐魯番縣魯克沁）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唐置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里。前五〇五年（永樂五年）柳城萬戶瓦赤剌遣使入貢。自是奉貢不絕。至前四六四年（正統十三年）來貢後不復至，蓋併於吐魯番也。

火州（今吐魯番縣之哈喇和卓）在柳城西七十里，吐魯番東三十里，卽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元爲火州（卽和州）。前五〇五年大州王子哈散遣使貢玉。自是朝貢不絕。至四六四年奉貢後不復見，蓋與柳城同一命運也。

吐魯番既併柳城火州，國勢強大。其酋也密力火者僭稱速檀（蘇丹之異譯，回教國之王也）嘗遣使入貢。前四四七年（憲宗成化元年）明廷令吐魯番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使者不得過十人。是時哈密無主，勢日弱。前四三九年（成化九年）春，吐魯番速檀阿力襲破哈密城，執王母，奪金印，命妹壻牙蘭守之。憲宗命都督同知李文等赴甘肅經略無功。前四三〇年（成化十八年）春，哈密故都督罕愼糾集罕東、赤斤二衞及己部共萬人，夜襲哈密，遂還居故土。前四二四年（孝宗弘治元年）從其國人請，封罕愼爲忠順王。

時吐魯番酋阿力已死，子阿黑麻嗣爲速檀，謂罕愼非忠順王族，不得爲哈密王。乃僞與結婚，入哈密誘殺之，而據其地。前四二二年（弘治三年）春，吐魯番遣使僧撒馬兒罕使貢獅子（獅生於阿母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士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言願貢獻哈密城及印。內閣閣臣劉吉言：「飼獅日用二羊，十歲則七千二百羊矣，守獅日役校尉五十人，一歲則一萬八千人矣。若絕其餧養，聽其日斃，傳之千載，實爲美談。」孝宗不能用。明年秋，奉還哈密城及印。

前四二〇年（弘治五年）朝廷擇故忠義王脫脫族裔陝巴爲忠順王，使守哈密，賜印誥官服及守城兵器等。其明年春，吐魯番復襲踞哈密，擒陝巴以去。明廷命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經略之，而無功。乃閉嘉峪關絕西域之往來。

與漢閉玉門關事遙遙相對。）羈其前後使者一百七十八於邊。

前四一七年（弘治八年）甘肅巡撫許進率師夜襲哈密，吐魯番之守將遁去。是時西域諸部以中國閉關絕貢，咸責怨吐魯番。後二年冬，吐魯番發還陝巴爲王。自是哈密復安，吐魯番亦修貢惟謹。旣而，吐魯番酋阿黑麻死。長子滿速兒嗣。哈密王陝巴卒，子拜牙嗣，昏愚失道，國內益亂。滿速兒桀黠變詐踰於其父，復有併吞哈密之志。前三九八年（武宗正德九年）滿速兒誘拜牙降己，而復奪哈密。以上哈密三立三絕，自是以後，哈密不可復得。禍且及於甘肅。

（三）吐魯番入寇甘肅　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所以保陝西。哈密旣亡，甘肅失去屏藩，邊無寧歲矣。

前三九六年（正德十一年）吐魯番分兵據沙州（今甘肅敦煌縣西，在關外。）入寇肅州，大掠而去。自是屢犯邊。明絕其貢使。吐魯番屢求通貢，責以必具蓋印之悔罪文書乃可。旋歸忠順王家屬，明許其貢，待之如前。

前三八八年（世宗嘉靖三年）秋，吐魯番擁二萬騎圍肅州，分兵犯甘州。巡撫陳九疇敗却之。陳九疇奏請閉關絕其貢使。明年秋，復寇肅州，不利而去。於是卑辭求通貢。其後時叛時貢，烽警時傳。直至前三六七年（嘉靖二十四年）滿速兒死，其子爭國，兄弟仇殺，勢始微。後定五年一貢，貢使如令而來。使者益多，世宗末年（前三四六年）番文多至三百四十八道，明廷重違其情，咸爲給賜。自是以後迄萬曆朝（神宗年號，前三三九至二九三年）奉貢不絕。

案歷代山北之遊牧強族據哈密之地，以阻中國通西域之路，並從此寇掠河西者，則爲常見之事。若山南部落

佔此地以爲肅州邊患者，惟見吐魯番而已。

〇附錄　哈梅里即哈密考

明史西域傳一有哈密，西域傳二有哈梅里。丁謙明史西域傳地理考證謂：「哈梅里傳中不詳疆界，然觀劉縝往討，由涼州西出，則其部當在祁連山北，今孛羅城地。」完全臆斷，不足取信。愚見二者實爲一地，史列而爲二，大誤也。茲考訂如下：(1)哈梅里、元大典圖作柯模里，元史阿而朮巴而忒傳作哈密力，馬哥波羅遊記卷一第四十一章作 Camul，皆同一地方之名。北方口音「哈」與「柯」同，例如「可汗」或譯作「黑韓」，是哈、柯、可、黑皆與ca同音也。柯模里、突厥語「多沙」之義，今新疆土人稱哈密仍曰柯模里。明史之哈密省去語尾「里」音也。(2)西域傳一「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傳二「哈梅里近甘肅。」明史宋晟傳「哈梅里去肅州（嘉峪關在肅州）千餘里。」二者之距離相若，實即一地。(3)傳一哈密「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傳二哈梅里「元諸王兀納失里居之」二王名之音相近，時代又相同，實即一人。(4)傳二有「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哈梅里所遏……劉縝偕宋晟督兵討之，縝等由涼州西出，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攻破其城。」可見哈梅里當西域通商奉貢之孔道，衡以哈密扼西域門戶之形勢正相合，尤足證明，實同一地也。(5)宋晟傳洪武二十四年討哈梅里破其城。方孔昭全邊紀略洪武二十四年命都督宋晟統兵征哈密。方氏以哈密即哈梅里，實先得我心。故辯之於此，用訂明史之誤。

第三節　明朝西域諸國之入貢

太祖既定中原，復敗韃靼，乃有志於通西域，西行使節，相望於道。求取良馬，爲其主要之任務。成祖踐位，尤銳意交通外域。除海道有尹慶、鄭和諸人外。陸路有傅安、陳誠、李貴、李達諸人偏歷葱嶺內外，廣事招徠。而西域人善賈，貪中華互市，既入境，則一切飲食道途之資，皆取之有司，招待優裕。所貢方物，賞賜又甚厚。耗費國帑，難以數計。國人揚揚得意，謂萬國皆朝貢於中國，如明史西域傳三所謂：「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日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各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自是殊方異域，鳥言侏僞之使，輻輳闕廷，歲時頒賜，庫藏爲虛；而四方奇珍異寶、名禽殊獸，進獻上方者，亦日增月益。蓋兼漢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並也」。其語固有夸誕之處，然讀此，外域朝貢之盛，可見一斑。其海道交通姑置不論，僅就由嘉峪關出入西域之朝貢之大國，述其大概。小國另列一表於下。又瓦剌、哈密、吐魯番既見於前節，茲不贅。外使入境，通事多用色目人，時發生弊竇，致交通生釁，後改用漢人爲通事。

（一）別失八里　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東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龜茲。（案焉耆龜茲二地屬於別失八里故也。）元世祖時設宣慰司，尋改元帥府，其後以諸王鎮之。（別失八里唐之北庭，今之孚遠。）以城名爲國名，其地跨天山南北皆有之。蒙兀兒史記帖木傳謂是察合台之後裔。）前五二四年（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征元，至捕魚兒海（今貝爾池），獲撒馬兒罕商人數百，太祖遣官

送之，還道經別失八里，其王黑的兒火者，卽遣千戶哈馬力丁等來朝貢馬及海靑，於前五二一年（洪武二十四年）七月達京師。太祖喜，賜其王綵幣十表裏，其使者皆有賜。九月命主事寬徹、御事韓敬、評事唐鉦往使西域。旣至，王以其無厚賜，拘留寬徹，敬鉦二人得還。太祖復遣使齎書諭之，寬徹得還。成祖初，黑的兒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遣使入貢。前五〇五年（永樂五年）夏，入貢，因言：「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故地，請以兵復之。」命使戒以審度而行，毋輕舉。黑的兒火者卒，弟馬哈麻嗣；卒，從子納黑失只罕嗣。前四九四年（永樂十六年）其從弟歪思弑之而自立，徙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元之亦剌八里，在伊犂河北岸。）成祖遣中官賜以弓刀甲冑及文綺綵幣。自是奉貢不絕。其別失八里故地，後爲瓦剌所有。前四四七年（成化元年）禮官姚夔定西域朝貢期，令亦力把里三歲五歲一貢，使者不得過十人。自是朝貢遂稀。其國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人性獷悍，君臣上下無體統。飲食衣服多與瓦剌同，地極寒，深山窮谷六月亦飛雪。

（二）哈實哈兒　古疏勒國，（淸代官書譯爲喀什葛爾。其都城在葉爾羌）前五〇四年（永樂六年）李達等齎敕往賜。後六年遣使隨明使阿兒忻台入朝貢方物。其後常貢獻。

（三）于闐　古國名，自漢迄宋皆通中國。前五〇六年（永樂四年）遣使來朝貢。迄萬曆朝亦間入貢。

（四）撒馬爾罕　撒馬爾罕卽帖木兒汗國，其建國之君名帖木兒，系出蒙古疏族巴魯剌思，世仕於察合台汗國。帖木兒有才略，善戰陣，見重於權相及其汗，得掌兵權，威望日著，旋乘察合台國之衰，於前五四三年（洪武二年）自立爲汗，察合台國葱嶺以西之地，盡爲所有，建都於撒馬爾罕。以其娶察合台汗之女爲后，故曰駙馬帖木兒。

帖木兒於前五三〇年（洪武十五年）始侵略波斯，經十餘年併吞之。前五一八年（洪武二十七年）破欽察汗國。前五一四年（洪武三十一年）攻印度，明年凱旋。前五一二年（惠帝建文二年）應東羅馬之約，大舉伐土耳其，後二年與土兵大戰於安哥拉，破之，擒其王巴牙屑忒。帖木兒汗國乃明初之中亞細亞一大強國也。

初、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主未有至者。前五二五年（洪武二十年）四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滿剌今譯作毛拉，回教之教師也，其階級在阿渾之下）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有八錠。自是頻歲貢駝馬。後五年，兼貢絨六匹、青梭幅（回回毛布之精者）九匹、紅綠撒哈剌（肩披）各二匹、鑌鐵（良鐵）、刀劍、甲冑諸物。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徧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尙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撒馬爾罕者千二百餘人。又後二年八月，帖木兒貢馬二百，上表祝壽。帝嘉其有文，命給事中傅安等齎璽書幣帛報之。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並賜寶鈔償之。成祖踐位，遣使諭其國。前五〇六年（永樂三年）傅安等被拘留尙未還，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將入寇，勅甘肅總兵官宋晟儆備。先是洪武末年，帖木兒適有事於印度及小亞細亞，無暇東顧，對於明室，不得不卑詞奉貢，及永樂初西顧無憂，乃預備東征，以雪亡元之恥，故不復再進貢於明。成祖遣使責其貢賦，是時適西班牙國亦遣使克拉維局（Ruy Gonjaley Clavijo）通好於帖木兒。帖木兒謂：「西班牙國王吾之友也；其使當坐於上。中國主爲奸惡賊人吾之仇也；其使者當坐於下。自是以後，宴會引見席位皆當如是。」帖木兒放明使歸，告以歸報中國皇帝，帖木兒自此不再稱臣奉貢於明，不久將親來見皇帝，使之稱臣納貢於帖木兒也。明使已去。帖木兒下令全國親征中國，徵集大軍一百八十萬人，整備軍

實多時。東行至訛打剌城（Otrar）在錫爾河畔）二月十八日（約當永樂二年底或三年初）卒，東征之師乃止。中國得免一大禍。撒馬爾罕人稱太祖為唐古斯汗卽猪皇帝之義也，大抵以太祖姓朱，朱與猪同音，異域之人遂誤以為猪，或戲言之為猪皇帝也。

帖木兒卒，其孫哈里嗣，復遣使貢方物。自後貢獻迄萬曆中不絕。

（五）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爾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一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卽今之阿富汗之都城中世紀名（Hari）或（Heri）音與哈烈相近。）帖木兒旣入撒馬爾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據哈烈。洪武中別失八里、撒馬爾罕皆入貢，而哈烈道遠，不至。前五二〇年（洪武二十五年）遣官賜文綺招諭之，仍不至。後三年遣傅安等率士卒千五百人往，為撒馬爾罕所留，不得達。成祖踐位，遣使往招之，前五〇四年（永樂六年）隨傅安等朝貢。

前四九三年（永樂十七年）哈烈王沙合魯遣沙的和卓（Shady Khajah）使中國，偕隨人及商人五百餘人。於明年十二月抵北京，待遇優渥。成祖狩獵騎哈烈所獻之馬，馬蹶，帝墮地傷手。大怒，命囚其使，將放流之。臣下諫，乃釋之。使者又云：「此馬帖木兒汗之馬，沙哈魯王獻此馬者，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謂貴國必以此馬為馬中之寶也。」成祖大悅，厚待之。其後三年或五年一貢，至前三六五年（嘉靖二十六年）以後，朝貢始絕。

（六）天方　天方（卽阿剌伯）一名天堂，又曰默伽。交通中國分水陸二道。前四八二年（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遣人至其國，其國王亦遣使隨朝使來貢。宣宗喜，賞賚有加。前四七一年（正統六年）王遣子賽亦德阿

力及使臣賽亦儻哈三齎珍寶取陸路來貢，至哈剌（或卽哈剌火州）爲賊所刦，殺使臣，傷王子之右手，貢物盡失。天方產善馬，武宗遣使諭貢，前三九四年（正德十三年）其王遣使貢馬。天方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常五六年一貢，迄萬曆中貢獻不絕。

以上各國乃常貢之國，其實亦可謂通商之國。初期一國祇有一王，其餘皆稱頭目而已。其後番使入貢稱王者漸多。前三八九年（嘉靖二年）天方多至六七王，吐魯番多至十二王，撒馬爾罕至二十七王。至前三七九年（嘉靖十二年）天方二十七王，吐魯番十五王，撒馬爾罕五十三王。一王各給以一敕。番使故爲多王，以邀賞賜也。至是一國止給以一敕，且加以詰讓，示以國無二王之義。然諸番迄不從，後三年入貢復如故，多至一百五十餘王。

番使至嘉峪關，報明使團人名數目，及所攜貨物種類數量。邊吏上報朝廷，得回諭，始放之入京。依例：哈密每年一貢，貢使三百人，送十一赴京，餘留關內，有司供給食宿。他若土魯番、撒馬爾罕、哈烈、天方等國，或三年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如哈密例。其後邊吏濫放入京。沿途有驛站供給馬匹及食宿。至京按籍所載上貢，禮官按籍給賜。籍未載之物，許自行貿易。其後又有貿易餘貨，令市儈評値官給絹鈔之例。西域使多賈人，挾重貲，與中國市，邊吏嗜賄，侵剋多端，類取償於公家，或不當其直，則咆哮不止。前三八〇年（嘉靖十一年）番使愬邊吏之侵剋，訴之禮官，卻不問。鎮守甘肅太監陳浩者，當番使入貢時，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諸物，使臣愬之。一日遇洪於衢，卽執詣官，以證實其事。禮官言：「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派員赴甘肅按治，洪竟獲罪。

番使貢獻既竣，須從原道出關還國。使臣不許遊覽中土。

由中國使者運赴西域之貨物以絲織品爲大宗，賜諸國王必以綵幣。西方人最寶貴之茶爲西域人必需之飲料，亦輸出之主要品也。麝香一物，世界他處所無。紅玉、鑽石、珍珠、大黃等物亦由中國運往。朝廷賞賜番使，亦以綵幣或鈔錠。

明朝葱嶺外貢使國一覽表（以陸路入貢，前面未述者爲限）

國名	今地名	始通年	主要貢品
黑婁	萬邏蘇部伊擊河下游	宣德七年 前四八〇年	馬騾駱駝玉石等物
八答黑商	巴達克山	仝上	
卜花兒	布哈爾	永樂一三年 前四九七年	
俺都淮	今呼羅珊境內之 Andkud	永樂八年 前五〇二年	
俺的干	費爾干省之安集延(Andijan)	永樂一一年 前四九九年	
失剌思	波斯法爾斯省（Fars）首府	永樂一一年 前四九九年	獅子文豹名馬
亦思罕	波斯西南阿德罕城	永樂一七年 前四九三年	同上又番刀

乞力麻兒	沿波斯灣之起兒漫(Kerman)	永樂中	獸皮鳥羽氍褐
討來思	波斯境內之Tauris	宣德六年（前四八一）	
阿速	俄國南部黑海沿岸之地	永樂一七年（前四九三）	
沙哈魯	克里米半島	永樂中	
魯迷	土耳其國	嘉靖三年（前三八八）	獅子西牛珊瑚琥珀金鋼鑽花瓷器等

本章主要參考書

明史太祖本紀、成祖本紀、宣宗本紀、英宗本紀、景帝本紀、食貨志茶法馬市、地理志、宋晟傳、于謙傳、馬文升傳、彭澤傳、陳九疇傳、外國傳八韃靼、外國傳九瓦剌、西域傳一二三四各國。

哈密國王記（明馬文升著見說部續）。

邊略（高拱著見玉簡齋叢書第二册）

興復哈密記（見歷代小史叢書）

明史西域傳地理考證（丁謙著）

蒙兀兒史記帖木兒傳

平回紀事本末（王定安著鈔本）。

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出使撒馬爾罕記（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册一百四十一節）

沙哈魯遣使中國朝廷記（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册四十九節）。

中編

第一章　清朝取新疆及羈屬中亞各部

有明之季，朝政紊亂，流賊蜂起，張獻忠據成都，李自成陷北京，漢奸吳三桂鎮守山海關，以愛妾陳圓圓爲李自成所奪，遂引狼入室，借滿洲兵以討李自成。於是滿洲之世祖入據北京，統一中華，盜竊神器，是爲清朝。世祖年號順治，下傳聖祖、世宗、高宗，年號爲康熙、雍正、乾隆。康雍乾三朝憑藉中國之富庶，以經營邊疆，武功頗爲顯赫。其最著者爲：

東北擊退俄國之兵，而訂尼布楚條約，以外興安嶺爲中俄國界。

北收撫喀爾喀（外蒙古）。

西北平定準噶爾、回部，又招撫中亞各部落爲外藩。

西定西藏及青海，又平大小金川之亂。

西南討平廓爾喀，又收撫緬甸、暹羅、安南以爲外藩。

於是清之版圖，東自琉球羣島，西極阿富汗；北至唐努烏梁海，南逮新嘉坡；東北包有庫頁島，西南併有廓爾喀

（即尼泊爾）錫金（即哲本雄）布魯克巴（即不丹。）然本書所述以經營新疆之事蹟爲主，與此有直接關係如收撫喀爾喀，定西藏，平青海諸役，亦連帶述及之。所謂新疆者，卽天山南北，故爲準噶爾回部牧殖之地也。準回既平，河山內屬，淸廷視爲新得之疆土，故曰新疆。其名始見於皇輿西域圖志中。

第一節　淸初西北塞外之強大部落

淸初，西北塞外之強大部落，是爲準噶爾與回部，玆二者以天山爲綱，山北爲準噶爾，山南爲回部。玆分別述其概況如下：

（一）準噶爾部　準噶爾乃是厄魯特（或作額魯特）四部之一。四部遊牧於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之南，蒙古沙漠之西。其族本元代牧人，分駝馬牛羊四部，稱爲四衞拉特。明代稱爲瓦剌（卽衞拉特之轉音。）瓦剌部長馬哈木受明成祖封爲順寧王，其後裔漸繁盛，成祖曾親征，大破其衆，及其孫也先在位，尤強盛兇暴，數入寇邊，爲中國一大患。也先死，其勢驟衰，其四部遊牧之地如左：

厄魯特蒙古
- 和碩特　烏魯木齊（後移於青海）
- 綽羅斯　伊犂（卽準噶爾）
- 杜爾伯特　額爾齊斯河
- 土爾扈特　塔爾巴哈台

厄魯特人以遊牧射獵爲生，性獷悍好殺伐，崇信黃教，凡決疑定計，必咨於剌麻而後行。明崇禎末年，和碩特顧始汗（或作顧實汗）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佔領喀木地方（今西康省）。同時綽羅斯部長巴圖魯渾台吉，亦蠶食近部，土爾扈特被迫，出奔於俄羅斯，居於額濟勒河（卽窩瓦河）濱。又脅服杜爾伯特。和碩特之原有牧地烏魯木齊，爲綽羅斯所有，自是綽羅斯始強盛。屢與俄羅斯通使，以貂皮易取銃工諸物。巴圖魯渾台吉死，子僧格立，被異母兄所殺。僧格之同母弟噶爾丹在西藏爲剌麻，於前二三九年（康熙十二年）歸而定亂，自立爲準噶爾汗。噶爾丹野心甚大，欲併吞青海之和碩特部，先娶和碩特車臣汗女爲妻，以示和好。至前二三五年（康熙十六年）以和碩特納準部叛人爲名，襲破之，殺達顏汗，而佔有其地。於是四衞拉特全屬於噶爾丹，其勢甚張。明年又奪取天山南路之回部，威力益振。

（二）回部　回部在天山南路，卽漢代西域三十六國所在地。漢以後佛教輸入，至唐宋尙盛行於各國。（據晉法顯記：于闐民篤信佛，多大乘學。北史西域傳：高昌兼信佛法。焉耆咸依釋教，齋戒行道。于闐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唐書西域傳：龜茲、疏勒國貴浮屠法。宋王延德高昌行紀：高昌佛寺五十餘區，有摩尼寺波斯僧，各奉其法。）宋初，始傳入伊斯蘭教。先是唐代大食勢力，伸入中亞細亞，其地各民族逐漸改奉伊斯蘭教。前九四六年（宋太祖乾德四年）喀什噶爾王名布格拉者奉伊斯蘭教，而人民亦從之。其後布格拉西征土耳其斯坦，大獲勝仗，虜其人民，置於天山南路，皆伊斯蘭教徒也。前九四〇年（開寶五年）大半釋歸本部，其未歸者，名爲東干，「東干」者卽遺留之義也。（註一）閱二百餘年，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統兵入侵中國，其衆雖有甚多回鶻人及回回（包括波斯，

大食、突厥等族之伊斯蘭教徒。）中國陝甘人民亦相率而信其教。華人以回回信伊斯蘭教，故稱之爲回回教。明季，有瑪木特玉素布（創教主摩訶末卒，傳其從兄子阿里爲第二世。瑪木特玉素布是第二十六世。）始越葱嶺而入居喀什噶爾。是爲天山南路有回教領袖之始。此是回教傳入天山南路之史略。

至於天山南路之政權，本元太祖次子察合台之後裔世封於此。清初，元太祖十九世孫阿布都拉爲葉爾羌汗，派諸弟分長土魯番、哈密、阿克蘇、庫車、和闐、喀喇沙爾（今焉耆）、烏什、喀什噶爾等八城。是時，元裔勢力日就衰微；回教日益擴張，各城人民信奉者甚多。其後遂逐漸代元裔而興，握有南路政教之權。回教分爲白山黑山兩宗（俗稱爲白帽回黑帽回）各習師說，互相攻擊。時白山宗首領阿巴克被黑山宗首領伊士摩兒所逐，走克什米爾轉入西藏，求援於達賴剌麻第五世。達賴命噶爾丹助白山宗。噶爾丹本懷併吞山南之野心，即乘機於前二三四年（康熙十七年）帶兵踰天山，擊破黑山宗，並盡捕元裔諸汗，拘禁於伊犂。自是天山南路之元裔政權完全消滅。命阿巴克居葉爾羌，總督回部。任用準部人爲昂吉（準部官名）徵收諸城租稅，威令震於全部。秋成後準噶爾向回城一帶徵收賦稅，每回男一名謂之一戶，每七日之巴雜爾（市場）交布一疋或羊皮數張，猞猁一張，逐項索取，收穫糧食，與回人平分，分後再徵收稅糧十分之一。差來頭目人等日奉以牛酒婦女，仍多勒索，餽送不如意則肆行搶殺。故回人所有細糧財物皆埋於地中，今俗仍其舊。又南疆田野中多土堡，高三四丈，其下空虛，據云準部常來騷擾，或三五數十爲羣，奸淫婦女，搶奪畜產，少不如意，則放槍擊斃，故置樓堡，人避於上，畜藏於下，而謹密其實云。

噶爾丹既併有天山南北、青海、西服屬哈薩克，又圖併吞喀爾喀（在今外蒙古。）故移居於阿爾泰山，命杜爾

伯特人、且耕且牧，以裕糧食，伺機而動。於是，清朝和準部之交涉由此而發生矣。

（註一）參看西域回教考略（見續西學大成）

第二節　招撫哈密吐魯番

歷朝經營西域者，必先取有哈密、吐魯番之地，以為進兵之途徑，如漢之取伊吾盧、車師前部，唐之佔伊吾、高昌皆其著例，清朝之進攻準噶爾，亦先撫有此二地，駐兵屯田，與由歸綏外蒙趨科布多之北路相犄角。故此二地之內附對於後來滅準平回之役，贊助良多。茲將招撫哈密、吐魯番之經過略述於下：

（一）哈密之內附　哈密巴拜汗為元太祖之後裔葉爾羌汗阿布都拉之弟也。前二六五年（順治四年）哈密始遣使赴甘州乞糧，願効忠上國。清廷許之。後二年，河西回人丁國棟糾集哈密、吐魯番回人，侵入嘉峪關，佔踞肅州，奉巴拜汗之子土倫泰為王，以叛清廷。清軍攻破肅州城，生擒丁國棟，殺戮數千人。閉嘉峪關以絕西域。是時準噶爾強盛，旋即併有天山南路，哈密亦附屬之。

前二一六年（康熙三十五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為清兵所敗，欲取糧於哈密。是時清副都統阿南達設哨於布隆吉爾（在玉門縣之西）、堵勒納沁（在哈密之東部）、巴里坤（今新疆鎮西縣）、都爾博勒津（在奇台縣之東）諸路，適哈密伯克（回部之官名），額貝都勒拉遣使奉表至嘉峪關求內附。清廷許之，令不得助糧物與噶爾丹，如至哈密即縛之來獻，不得資之他往。明年，噶爾丹自殺，其子赴哈密取糧，哈密人捕之來獻於清，清廷徇額貝

都勒拉之請，頒扎薩克勅印，賜紅纛。其子郭帕率百人屯於肅州，以便朝貢。貢使限額十五人，得乘驛入都。明年，遣官赴哈密編旗隊，設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參領佐領驍騎校各員，如蒙旗之制。肅州別設佐領一員。復許哈密人赴甘肅互市。是爲哈密正式內附之始。於是清之勢力已伸出嘉峪關外，而扼住西域之門戶矣。

準部以哈密擒噶爾丹之子，常恨之。前一九七年（康熙五十四年）準騎二千南掠哈密，清駐軍二百合回兵奮擊之，準騎退去。聞準部將復來侵，清廷諭：『哈密編旗隊，無異內地，安可置之不問？』於是發大軍屯巴里坤以防之。又詔運糧貯於哈密。明年，富寧安奏准於布隆吉爾、哈密、巴里坤、都爾博勒津等處擇水泉富足，土地肥沃之地，募兵屯田。是爲清朝在西域屯田之始。前一八七年（雍正三年）適清廷與準部議和，撤巴里坤大軍，惟防備準部乘間犯邊起見，於哈密駐兵一千；仍留嘉峪關至哈密之軍站以備不虞。後四年，清廷復發大軍駐巴里坤，於哈密、塔勒納沁等地大興屯田，歲獲四千石。後六年，清廷復與準部議和，撤還大軍，惟於哈密駐軍四千，布隆吉爾駐軍五千，以防準騎東犯。哈密諸地屯田如故。

清軍駐於哈密，大興屯田，後至乾隆朝，大征準部，南路之師，由此北進，與北路軍相犄角。用其屯糧以濟軍食，可省運輸之煩。

額貝都勒拉曾孫玉素布助平回部有功，受封爲郡王銜。其領地，東界喀爾喀，西接吐魯番，南跨沙磧至星星峽，北以天山界巴里坤。所屬回民一千九百五十戶，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三口（乾隆中葉之數）其子孫世王於此，下至民國十九年，始改土歸流。

（二）吐魯番之內附　吐魯番蘇勒檀汗亦集爾羌汗阿布都拉之弟。於前二六六年（順治三年）遣使奉表貢，詔於京師會同館及蘭州予市，以官役監督，勿市以熟鐵及軍器。是為清朝與西域發生關係之始。丁國棟據肅州時，吐魯番亦助之而掠我內地人民。肅州已平，閉嘉峪關以絕西域。前二五七年（順治十二年）葉爾羌汗阿布都拉遣使朝貢，獻還內地人民。清廷許之，規定貢使三十人，所帶貨物得在京師會同館互市，不得沿途遷延滋擾。貢品為璞玉及馬匹，清廷則賜以緞絹。

準部強盛時，吐魯番為其所屬。前一九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將阿喇納率軍赴闢展（今鄯善縣）魯克沁（在今吐魯番縣之南），回人一部份來降，一部份投於準部。及清軍退，準部脅吐魯番人民遷於喀喇沙爾，其中有不願者中途逃歸，聚居魯克沁城。明年，阿喇納率兵二千，赴吐魯番，擊退其地之準騎。明年，由巴里坤調兵五千赴吐魯番，築城、墾地、輓糧、守汛，以禦準騎之南馳。其地屯田，歲納糧五千石以濟軍食。前一八七年（雍正三年）清廷與準部議和，撤還大軍，吐魯番人懼準部威迫，請徙於內地。於是內徙者六百五十戶，安置於肅州境內。後九年，吐魯番頭目額敏和卓復率衆八千餘人內徙於瓜州。自是吐魯番各城莊空無人矣。前一五八年（乾隆十九年）遣官赴瓜州，編旗隊，置管旗章京副章京參領佐領驍騎校各員如哈密例。清軍平定準回二部後，吐魯番人民全部遷回，復舊業焉。

額敏和卓助平回部有功，封郡王。其領地，東界哈密，西接喀喇沙爾，南至沙磧，北至天山。所屬回民二千九百七十三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名。（乾隆中葉之數）其子孫世王於此。下至同治間回亂平後，收其土地人民，而仍

其封號。

第三節　平定準噶爾

康熙時，準噶爾汗噶爾丹東侵喀爾喀，佔領漠北，寇入中國。清軍大張撻伐，噶爾丹窮困自殺。其姪策妄阿布坦據有伊犂故地，爲準部之汗，勢力復振，侵擾西藏，亦爲清軍所敗。其子噶爾丹策零繼之好戰如其父，雍正時，屢擾哈密及喀爾喀，外蒙軍大破之，兇燄始息。乾隆時，準部內亂，其部屬頭目多自投於清，清廷乘機出軍，以降人爲先導，虜其汗，而有其地。其詳情以次分述之。

（一）準部侵喀爾喀　初，喀爾喀分爲三部（土謝圖遊牧土拉河流域，札薩克圖遊牧杭愛山西麓，車臣遊牧克魯倫河流域。）有衆數十萬，爲漠北雄部。惟自明季以來，崇人專佞剌麻，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因此爲其西鄰準噶爾所覬覦。前二二八年（康熙二十三年）土謝圖等三部內訌，清廷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者前往調和，而噶爾丹亦派使同往，密令其使故意嫚罵土謝圖汗。土謝圖汗怒，殺其使者。噶爾丹即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將至。喀爾喀探知並無其事，守備乃懈。而噶爾丹再三揚言，喀爾喀益不相信。噶爾丹暗派剌麻千人遊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前二二四年（康熙二十七年）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破喀爾喀三部，並劫大剌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帳。於是三部數十萬衆，同時奔潰，投奔漠南乞降。清廷大發倉粟茶布以賑濟之，並指科爾沁地方借與喀部遊牧。於是漠北爲噶爾丹所佔領。其志氣益驕蹇。前二二二年（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以追喀爾

喀爲名，引兵二萬越呼倫池而南，入寇中國。先敗淸兵於烏珠穆沁。時中國統一，天下無事。聖祖知噶爾丹志不在小，且不可使喀爾喀無故地放牧，故決定發兵兩路出古北喜峯二口以迎戰，己亦親至邊外以節制諸軍。噶爾丹深入至烏蘭布通，（今熱河赤峯縣境）爲淸軍所敗，狼狽逃歸科布多，生還者僅數千人。

前二一七年（康熙三十四年）噶爾丹又引兵三萬據克魯倫河上流。於是聖祖派將軍薩布素，以滿洲科爾沁兵出其東；費揚古調陝甘兵出寧夏，攻其西。車駕親出獨石口。明年四月渡瀚海，指克魯倫河。噶爾丹夜遁。至昭莫多（在庫倫東）爲費揚古所敗。退據塔米爾河（鄂爾坤河之支流。）又明年，聖祖幸寧夏，命薩布素費揚古分兵深入。是時噶爾丹之伊犂舊地已爲僧格之子策妄阿布坦所據，阿爾泰山以西全失；回部、青海亦叛；哈密回部伯克額貝都勒拉亦於是年內附於中國。噶爾丹所部連年苦戰，牲畜及精銳兵卒，死亡略盡。聞大兵至，遂自殺，自是阿爾泰山以東平定。喀爾喀三部，依舊安然遊牧於漠北。案以上三次用兵將強悍之噶爾丹撲滅，將喀爾喀收爲藩屬。又北得科布多，西得哈密，爲後來兩路夾攻準部之根據地。

（二）準部擾西藏　初，策妄阿布坦襲據伊犂，遊牧於博羅塔拉河流域。用其父舊臣七人，招集散亡。杜爾伯特諸臺吉附從之，擴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之大半。當噶爾丹死亡時，伊犂一帶空無所主，而策妄生聚未盛，不能佔有其地。淸軍若乘戰勝餘威進而服其殘部，收其土地，未嘗不可使數千里河山早入中國版圖。惜淸帝以其地曠莽遼隔，頗費運輸；且以策妄曾奪噶爾丹之尸來獻，外貌似極馴服，遂劃阿爾泰山以西歸其遊牧。經十數年之後，準部復大盛，復爲西北邊上一巨患。策妄阿布坦富機略有大志，自領準部以來，連年西侵中亞細亞，勢力益強。前一

九七年（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布坦侵哈密北境。於是清福康安率大軍出甘州至巴里坤，奏請於哈密附近，募兵興屯以防之。其明年，策妄阿布坦使將大策零敦多布率兵六千，從和闐踰崑崙山突入西藏之拉薩，殺拉藏汗（和碩特達顏汗之孫。）藏中大亂，求救於中國。於是聖祖派年羹堯備兵成都，允禵駐兵西寧，預備進剿。後四年，清軍由青海四川兩路入藏，大敗準兵，大策零敦多布由原路逃去。清軍擁立達賴六世，藏中大定。同時清廷又命富寧安自巴里坤，傅爾丹由阿爾泰，夾攻準噶爾本部。會策妄阿布坦與俄國構兵，東邊守備甚疏，前一九〇年（康熙六十一年）清軍攻至烏魯木齊，以伊犂隔險未能深入，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復代爲請罪。清廷乃漸撤西北兩路之兵。後數年駐兵於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布隆吉河（在甘肅安西縣北，）以防準部東侵。案策妄阿布坦擾西藏，爲清廷所敗，自是西藏列入中國藩屬。

前一八九年（雍正元年）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顧始汗之孫）叛清而獨立，川陝總督年羹堯平定之。羅卜藏丹津逃於準部，策妄阿布坦納之。清廷遣使索獻，不聽命，亦不犯邊。

（三）準部再侵喀爾喀　前一八五年（雍正五年）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稟承父志，酷好戰爭，屢屢侵犯中國邊境。清廷欲一舉而覆其巢穴。前一八三年（雍正七年），世宗詔傅爾丹屯阿爾泰山，岳鍾琪屯巴里坤，豫備出兵。哈密至巴里坤中間有科舍圖嶺，（嶺上有唐裴行儉西征碑。蒙語稱碑爲科舍圖，故以名嶺。）嶺上設有牧場。其明年冬，噶爾丹策零發兵二萬突劫科舍圖牲畜，大獲而去。明年六月，噶爾丹策零又遣小策零率兵三萬犯北路。使間諜佯被清軍所獲，詭言：「準部大軍未到，其前隊僅有千餘，駝馬二萬，距清軍三十程。」傅爾丹勇而

寡謀，信以爲眞。發兵往襲。準部伏兵二萬於谷中，待清軍至，胡笳遠作，氈裘四合，乘高衝突，遂圍清軍前鋒四千於河通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萬矢雨集，衆寡不敵。傅爾丹急揮後隊往援，又爲所敗，死亡甚衆，生還科布多者止二千人。準部俘獲清兵，穿脛盛以皮囊，繫於馬後，唱歌而歸。同年九月，噶爾丹策零乘勝進犯北路，命小策零率精騎六千爲前鋒，自統二萬爲後應。士謝圖部所屬額駙策凌，爲元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後裔，憤喀爾喀之微弱，自練精兵一枝，頗爲強悍。至是，與準部接戰，大破之。其明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入寇喀爾喀。因科布多及察罕泊（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清軍駐有大營，故繞道沿阿爾泰山南麓，潛至杭愛山，掠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地。哲布尊丹巴已徙帳避居多倫泊，故準部毫無所得。八月探知額駙策凌不在帳，遂突襲之，劫掠其子女牲畜。策凌聞耗，卽斷髮及所乘馬尾，指天發誓，返旆馳救，策凌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峯巓，輒以兩手張其衣，有如阜雕鼓翼而立，故敵人遠望，不覺盡得敵軍形勢虛實，歸報，遂引導蒙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山上奔騰而下，如狂風如暴雨，猛撲敵人。準兵夢中驚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大敗西逃。蒙兵緊緊追擊，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畔之杭愛山，卽古燕然山南麓。其地右阻山左偪水，道狹不能容大衆，又有大剌麻廟橫亙河側，前無去路，幾成絕境。蒙兵薄暮乘險迫之，呼殺之聲，震動山谷。準兵被斬及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西遁，盡棄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追兵。惜清軍各將領不能沿途截擊，坐視敵魁西去，縱虎還山。兩次大創準部，皆是額駙策凌之功勞，於是晉爵爲親王，使其獨立成一部，是爲三音諾顏部，喀爾喀自是增爲四部。

前一七八年（雍正十二年）準噶爾遣使來請和。世宗嘗奉聖祖密諭：『以賊巢遼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

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方爲萬全之策。」而準部自上年大敗後，已遠徙不敢深犯。淸之兩路大師暴露已久，因此亦派使往報。旋卽撤還北西兩路之兵。北路築城於鄂爾昆河，留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準部要求佔有阿爾泰山故地。淸廷不許。使命往返，至前一七五年（乾隆二年）始議定以阿爾泰山爲喀爾喀與準噶爾之遊牧界限。

（四）準部之消滅　前一六七年（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次子策妄多濟那木札爾因其母貴，故得嗣立爲汗。性情狂暴，爲其姊夫賽音伯勒克所殺，而立噶爾丹長子剌麻達爾札爲汗。部衆有圖立噶爾丹少子策妄達什者。剌麻達爾札殺賽音伯勒克，並殺小策零子達什達瓦。所謂大小策零者，世爲準部大將，數有功勞，人民愛戴。初，土爾扈特北徙之後，杜爾伯特所屬輝特徙居其地，成爲輝特部。輝特部長有子名阿睦爾撒納，至是，攻殺剌麻達爾札，而立大策零孫達瓦齊爲汗。阿睦爾撒納恃功驕恣，與達瓦齊不和，出兵相攻，阿睦爾撒納失敗，率部衆兵二千口二萬來投於淸。時在前一五八年（乾隆十九年）秋。先是，達什達瓦被殺時，其部將薩拉爾率千戶來降。達瓦齊立爲汗時，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棱等率三千戶來降。淸帝詢悉其內亂，先封降人，卹其部衆；並調西北兩路士馬屯邊備用。及阿睦爾撒納入覲於熱河，備言伊犂可以攻取之狀，高宗大喜，封爲親王。其後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繼降淸，必召大兵，且知達瓦齊不可輔，準噶爾不能救，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爪牙心腹，盡在中國，且指劃準部形勢，瞭如指掌。定議明秋，大舉直搗伊犂。阿睦爾撒納及瑪木特建議：「塞外秋季，我軍之馬肥壯，敵人之馬亦肥壯。不如春月乘其不備而進攻。敵不能遠遁，可一戰擒敵，以絕後患。又額爾齊斯河可屯田備餉，宜先發萬人進據形勢，而以大

軍二萬整隊繼進。」清廷用其計。明年二月分兩路出師：北路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爲副，出烏里雅蘇臺；西路永常爲定西將軍，薩納爾爲副，出巴里坤。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降將各率部衆分配於兩路爲前驅。各擕兩個月之糧餉，約會師於博羅塔拉河。兩副將建立其舊旗以先進，各部人馬望風投順，師行數千里無一抵抗者。兩軍長驅直入，五月會軍於博羅塔拉河。達瓦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倉促分派親信持令箭去徵兵。自帶衛隊萬人走保於伊犂西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清軍截獲其徵兵之使，具悉其國中解體。士氣益壯，爭渡伊犂河，長驅進迫。將及格登山，夜間使降人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探道路。阿玉錫卽乘夜突擣敵營，拍馬橫矛，搴旗大呼。敵軍瓦解。達瓦齊率二千騎遁去，餘衆不戰而降。以二十餘騎收降兵六千餘，黎明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在伊犂之南，阿克蘇之北。）南走回疆，部下逃散，僅餘百騎，投於烏什城。烏什城主霍吉斯巳率清軍移檄，故執達瓦齊來獻。準部初平。

先是，四衞拉特各自獨立，非有統屬之關係，君臣之名分。自綽羅斯部巴圖魯渾台吉始強，噶爾丹繼興，方爲四部盟長，與中國抗衡者數世，凡八十餘年。至是，高宗欲仍杜爾伯特和碩特之舊，以輝特補土爾扈特，以綽羅斯代準噶爾，仍爲四衞拉特。分封阿睦爾撒納等四降人爲汗。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與四部臺吉同受册封典禮。惟阿睦爾撒納野心極大，欲清廷封己爲四部總臺吉，以便總領四部，專制西域。在伊犂隱隱以總汗自處。擅調兵，專誅罰。不服所賜衣頂；不用副將軍印，而用巴圖魯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諱言降清，自稱統領滿漢蒙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人散布流言謂：「如非阿睦爾撒納總攝四部，則邊地不得安寧」云云。與其黨人日夜聚謀，詭祕莫測。時班第留駐伊犂，籌畫善後。將阿睦爾撒納之陰謀，先後密奏。高宗詔班第殺之。班第因爲大兵已撤，不敢動手；只

備之入覲。阿逆行至中途，乘機逃回，四出煽亂。伊犂諸剌麻等紛紛響應。班第兵敗自殺。時允常有勁兵數千屯烏魯木齊附近，聞變膽寒，退軍巴里坤，並移軍糧於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勢越發猖獗！是年九月，高宗封噶爾藏爲綽羅斯汗；沙克都爾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車棱爲杜爾伯特汗。（初擬封阿逆，因其叛變，故改封車棱。）明年正月，清軍復分兩路進剿伊犂，諸汗皆從軍助戰。阿逆兵敗，出走於哈薩克。其後綽羅斯輝特二部等又叛亂，阿逆聞訊，復歸與諸賊會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攘。清軍失敗，退出伊犂。前一五五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出西路，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出北路會攻伊犂。時準部自相吞噬；又痘疫大行。兆惠等長驅殺敵。阿逆不能抗，走哈薩克境內，哈薩克酋長欲擒之來獻。阿逆竄入俄國。是年冬患痘而死。俄人以其尸歸中國。兆惠留剿餘黨，至前一五二年地方始平靖。初，準部有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此次死於天痘者，十分之四；死於兵戈者，十分之三；逃入俄國和哈薩克者，十分之二；存者不及十一。人稱爲「衞拉特之一浩劫」。於是，準部滅亡。

案清廷之對付準部也，經康雍乾三朝，積時七十載，始克大功告成。其進取之方策，北則收服喀爾喀，西則招撫哈密、吐魯番，平定西藏及青海，剪去其羽翼，布置大包圍，然後乘其內亂之機，發大兵由南北兩路犂其庭而掃其穴。此種方策，非清創之，乃襲唐之故智也。唐朝之平西突厥，先平東突厥，收服伊吾及高昌，和吐番，服吐谷渾，待西突厥內亂，然後用降人爲先導，南北進兵以撲滅之，先後形勢，若合符節，出兵路線，大致相同。

第四節　平定回部

準部盛時，併有回部，羈其首領瑪罕木特及其二子博羅尼都及霍集占於伊犂。清軍已定伊犂，釋博羅尼都使歸定回部。阿睦爾撒納之變時，霍集占亦自逃歸回部，逆料清軍無力進取山南，故倡言獨立。清將遣使招撫，反爲所殺。於是，清廷復發大兵伐之，平定回部，而有其地。其詳情以次分述之。

（一）回部之獨立　初，噶爾丹，併有回部時，將元裔諸汗及回教領袖盡遷居於伊犂。設官於回疆徵租稅，課徭役，又數數干涉其宗教上之紛爭。及噶爾丹敗後，其質居伊犂之回教領袖阿布都實特，（初入喀什之瑪木特玉素普之孫。）自拔來投，清聖祖，待以優禮，派官送至哈密，使返居故土。後來其子瑪罕木特苦準部干涉，欲據葉爾羌獨立。準酋策妄阿拉布坦復襲捕之，幽禁於伊犂，並羈其二子博羅尼都，及霍集占，使督促回民墾地納稅。（博羅尼都及霍集占即世稱爲大小和卓者也。）其後準酋達瓦齊立，準部有內亂，天山南路諸黑山黨乘機圖獨立，盡逐準部守兵，又與葱嶺西回教國訂約，求其援助。及前一五七年（乾隆二十年）夏，清軍定伊犂，而大小和卓本屬白山黨，故釋大和卓博羅尼都，假以兵力，使歸定天山南路，以禮留小和卓霍集占於伊犂，使統率天山北路之回教徒。後二年清軍再定伊犂，欲藉戰勝餘威，以服屬南路，使人前往招撫，未得要領。同時小和卓亦自伊犂逃歸，與其兄共商事大與獨立之利害。大和卓初欲歸附中國；小和卓以己在伊犂時曾助阿睦爾撒納造反，且又以爲清軍初定準部，無力取南路，故主張獨立。大和卓卒從其議，於是一方面則召集族衆舉行獨立式；一方面傳檄各城使戒嚴以待。回部數十萬衆爭起應命。惟庫車城主鄂對，素悉小和卓忍鷙；且念中國兵威方盛，不可輕敵，而庫車首當其衝，禍且先及，乃與其黨北奔伊犂。霍集占殺鄂對之親族，使阿卜都固守庫車。清軍復派阿敏道爲回部招撫使，偕鄂對帶護隊

二千名前往。回人用計誘殺阿敏圖、鄂對及護隊逃回。由是撫議決裂，不得不用兵征剿矣！

（二）庫車之戰　清廷以都統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於前一五四年（乾隆二十三年）五月，統大軍萬餘，自吐魯番進攻庫車。回酋阿卜都據城守。鄂對世居庫車，熟悉其形勝，是時亦在軍中，故獻計：大軍佔據城外樹林，用雲梯攻城，絕水道以困之。料敵方必有援軍將至，又獻計云：「城之東南通庫爾勒（今縣佐在尉犂縣東北）、喀喇沙爾，可保無虞；北通賽里木，有沙勒達朗、鄂斯克伯什兩隘，宜使健卒以石塞之，必不能至；托和鼐西南有地名托木洛克，通賽喇木、拜兩城，爲敵人援軍必由之路，宜派兵往守。」大小和卓果自引數千越大戈壁捷逕來援。清軍迎戰，一再大敗之，大小和卓斂餘衆入保庫車城。鄂對料大小和卓必不困守危城，必乘我不備突圍歸巢，歸則難制。又獻計：「城西渭干河水淺可涉；又北山口要路可通阿克蘇戈壁；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則可擒賊酋。」雅爾哈善終日飲酒奕棋，不聽其計，又不設備。大小和卓果帶四百騎，乘黑夜潛出西門，由北山口遁去。至八月，城守阿卜都復突圍出竄，餘衆開城降。是役清軍以萬餘兵馬，乘勝餘威，圍攻一城，坐視敵首出險遠走，其結果僅得一空城而已。於是清廷震怒，誅雅爾哈善，以下諸將。改命兆惠移師南征。

（三）黑水營之戰　先自庫車以西，阿克蘇、烏什諸城，聞和卓戰敗，皆有貳志。及大小和卓自庫車逃出，初至阿克蘇，伯克霍吉斯（即前擒獻達瓦齊受封者）不納，紿令往烏什。烏什亦不納。大和卓走據喀什噶爾，小和卓走據葉爾羌，東西犄角，爲背城一戰之計。及兆惠至，先後平定沙雅爾、阿克蘇、烏什等戈壁北境諸城。又使鄂對越戈壁收撫和闐。時大兵尚未集，兆惠所部，不過步騎四千餘，乃使副將軍富德留駐阿克蘇，待大軍齊集，然後繼進；而自率

少數兵隊先發，攻葉爾羌。時霍集占堅壁清野，刈田禾驅人民入保城中，使清軍無所掠，又於城東北五里地掘濠築土基，欲持久以困清軍。十月兆惠兵至，回兵於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銳數百騎來迎戰，清軍三戰三勝，回兵入保城中，固守不出。葉爾羌城周十餘里，四面十二門，兆惠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間出奇。先於城東隔葱嶺南河有水草處結營自固，葱嶺南河，又名葉爾羌河，回語喀喇烏蘇，譯言黑水，故兆惠所駐稱爲黑水營。兆惠分兵八百扼守從喀什噶爾來援之路。偵知敵人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乃留兵守營，自率千餘騎，渡河謀劫取以充食。不料纔渡四百，橋忽斷折，敵發奇兵五千，步兵三萬人來衝擊，隔水軍不能相救，且地阻淤泥，不能馳騁，清兵且戰且退，涉水還營，中途爲敵兵截斷數處，人人各自爲戰，自旦至暮，殺敵千計，而馬多陷淖，陣亡將士百餘，傷者數百。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死者再。日暮收兵，歸保大營。因馬力久疲，無力復戰，乃築深濠固守，敵亦築長圍以困之，兆惠派索倫兵五人馳赴阿克蘇告急。回兵於上游決水灌營，清兵挖溝以排洩之。清營依樹木，槍彈落樹上，伐樹得鉛丸數萬。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米，故三月不困。會布魯特來攻喀什噶爾，故大和卓不能來救葉爾羌，曾使人來乞和，兆惠射書諭以必先縛獻小和卓，方許納款。富德赴黑水營受困，率新到之索倫，察哈爾兵二千餘及北路兵一千餘冒雪赴援，前一五三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至葉爾羌東北三百七十里地，遇敵五千，轉戰四晝夜，沙磧乏水，嚼冰救渴，又乏馬力，半馬行，渡葉爾羌河，距黑水營尚三百里，敵人益衆，不能前進。於是兩軍皆困於萬里外。時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奉命以兵六百馬駝三千，合副都統愛隆阿兵一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是與敵人相持處，卽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敵營，與富德軍三路奮擊，圍遂解。復長驅進援黑水營。兆惠遙聞礮聲，知救兵已到，卽勒兵潰圍，兩軍會合，振旅而還阿

克蘇。

（四）回部之平定　霍集占倡議獨立時，回部人民鑒於前此準噶爾之苛政，知服從他國之非計，故萬衆一心，樂於效命，然大小和卓偏信舊時在伊犂患難相從之數千回人，編爲親兵，疏遠南疆舊部，因此人心漸去，此促其衰亡者一；又戰爭發生後，賦稅繁重，供給稍遲者，立致破產之禍，因此民衆解體，此促其衰亡者二；黑水之役，清軍以三千人當回人萬五千人，戰守逾數月不屈，敵人喪膽，完全喪失抵抗之勇氣，此促其衰亡者三。已而清軍集阿克蘇者漸衆，新舊三萬人，馬匹相當。乃於前一五二年（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分道西征：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各萬五千，時大小和卓共集葉爾羌，聞大軍至，不敢復議戰守，遂攜妻孥親從，載輜重，越葱嶺而西逃，謀取巴達克山（在帕米爾西南）清兵跟踪追之，以布魯特人爲嚮導，連戰連勝，至伊西洱庫河，已屬巴達克山界。霍集占尙欲據險決死戰，但其部衆不願死戰，蔽山而下，聲如奔雷，來降於清軍，凡回衆降者萬餘人，得牲畜數萬頭。大小和卓攜妻孥舊僕三、四百人走巴達克山。初大小和卓擁衆向西，本謀奪取巴達克山國。今巴酋不來親迎，怒斬其使，欲約隣部攻巴達克山，於是巴達克山興兵拒戰，擒其兄弟二人。清將移檄索之。巴達克山酋以回教經典，不能執送派罕帕爾（回教徒稱摩訶末爲派罕帕爾）子孫，又畏兵威，乃殺兩酋以其首來獻。於是天山南路大定。

準回已平，天山南北復歸於中國版圖。案自唐德宗貞元間，吐番陷北庭以來，歷九百七十年，至是復與中國永合。案清朝用兵西域，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至雍正時兩次用兵，共費庫帑七千餘萬兩，乾隆時平定準回兩部，又費帑三千餘萬兩，合共一萬萬餘兩。而康熙中葉，援喀爾喀戰敗噶爾丹之役，用帑若干，尙不在內。

第五節　葱嶺外各部之內附

天山南北平定之後，葱嶺以西各部落，紛紛內附求爲屬國。當時領地及屬國，以葱嶺爲綱，東爲新疆，西爲外藩。外藩最著者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爲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北爲東西布魯特。其次，在葱嶺以西有浩罕、塔什干、巴達克山、帕米爾、布哈爾，西南有阿富汗及乾竺特諸部。玆分誌於次：

（一）哈薩克　哈薩克分左右西三部。左部哈薩克東南與準噶爾接，西與右部接，北與俄羅斯接，南至布魯特。右部哈薩克東去左部二千里，北至俄羅斯界，西南至浩罕界。西部又稱塔什干。清初皆被阻於準噶爾未能與中國交通。前一五五年（乾隆二十二年）大軍追剿阿睦爾撒納，直入左部境，哈薩克謀擒阿逆來獻。左部汗阿布賚遣使奉良馬四匹，表請內附。明年秋，清參贊大臣富德追準部餘黨哈薩克錫拉至右部境，時右部方與塔什干構兵，富德遣使宣示威德，勸兩方息戰，兩方皆聽命。於是右部亦遣使貢馬奉表，求爲內附。後六年西部有三汗，同時遣使奉表貢。自是哈薩克遂爲中國藩屬。諸部三年一貢。左部汗阿布賚死，其子斡里繼位，清廷封之爲汗。其俗遊牧爲生，類似蒙人崇信回教，惟不善禮拜誦經。民性慓悍，攘竊成風，漫無約束，雖有頭目，亦不能禁止。向例每遇冬季雪大，許其入附近卡倫放牧，暫爲度冬。每馬百匹，例收稅馬一匹。夏季展牧卡倫，如有潛留者，驅逐淨盡。每年秋間，其頭目各率所屬，驅牛羊馬匹，及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至伊犁塔城等處來易綢緞布匹。各卡官兵查明稟報，方准放入。及貿易處，另派官照料。台吉頭目，照例筵宴。

（二）布魯特　布魯特分爲東西二部。東布魯特在準部之西南，回部之西北，距伊犂一千四百里。內有四部，各戴頭目，不相統屬，推一年長者兼轄諸部，初遊牧於特穆爾圖泊左右，後爲準部所逼，西徙安集延；及準部平定，始復歸故地。西布魯特凡十五部，在葱嶺西，距喀什噶爾三百里。東西布魯特均以遊牧爲生活，而崇拜回教。前一五四年（乾隆二十三年）大軍追準部餘黨，兵臨東布魯特界，其酋馬木特呼里率衆內附。其明年大軍追剿回酋，道經西布魯特境，各頭目遮道，籲請內附。自是東西十九部皆爲我國藩屬。大小頭目向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放，給以二品至七品翎頂。近伊犂者間歲遣領隊大臣親往巡查一次；常年稽查約束則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每歲貢馬，酌賞綢緞。布魯特人來喀什噶爾貿易者貨物牲畜，納商稅按牲口數或貨價三十分取一。布魯特人貪市畏威，易於傲馭云。

（三）浩罕　浩罕或作霍罕，又作敖漢。在喀什噶爾西北八百四十四里。國內有大城四，地當平陸，南控葱嶺，北濱那林河。那林河自布魯特境西流，過安集延城北，又西過瑪爾噶朗城北，及西過那木干城北，又西過浩罕城南，下流入鹹海。沿河土壤膏腴，氣候和煦，人民殷庶，穀畜饒富。其人爲布魯特種，信奉回教，習帕爾西語。四城均有伯克，而以浩罕伯克額爾德尼爲其首領。前一五三年（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剿回酋，遣使至其地，額爾德尼表請內附，貢馬京師。其後大和卓博羅尼都之子逃赴浩罕，故浩罕有回酋餘孽，世爲回疆之大患。

（四）塔什干　塔什干東北與右部哈薩克接，東與布魯特接，東南與那木干接，距喀什噶爾城一千三百餘里。有三和卓，一曰莫爾多薩木什，一曰沙達，一曰吐爾占，以分轄回衆。向爲右部哈薩克所羈屬，歲供差役。莫多爾薩

木什是哈薩克所立之和卓，被吐爾占所逐。哈薩克與師問罪，久而未決。前一五四年（乾隆二十三年）富德遣使調解，二部悔悟息爭。於是塔什干上表求內附。

（五）巴達克山　巴達克山（或作拔達克山）是葱嶺西南之回教國，距葉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洱西河，有城郭，負山扼險，戶十餘萬。前一五三年回酋霍集占兄弟被清軍所敗，西奔巴達克山，詭言假道往麥加國謁其教祖，而縱兵四掠。巴達克山酋素爾坦沙因起兵執霍集占兄弟，惟以二酋與己同是派罕帕爾之後裔，不敢縛獻於清軍。故殺之而獻其首。於是遣使貢八駿馬，列為藩屬，朝貢不絕。

（六）帕米爾　帕米爾（或作博洛爾）在巴達克山之東，有城郭，戶三萬有奇。三面負山，西北面有河。前一五三年與巴達克山同時內附，貢劍斧匕首，列為藩屬。

（七）布哈爾　布哈爾（或作布哈拉）亦回教國。外藩列傳稱其國在葉爾羌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其四境：東接浩罕，東南接巴達克山，南接阿富汗，西接俄羅斯，北接哈薩克。幅圓廣闊，部落甚多，抱鹹海而達裏海。布哈爾民性強悍，常與浩罕構兵，而與中國則常通市。前一五二年遣使往諭。後四年其部長卽因巴達克山，請求內附，列為藩屬。

（八）阿富汗　阿富汗（或作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布哈爾之南，部落繁多，土酋分據。當巴達克山擒殺霍集占兄弟時，阿富汗曾與師問罪。巴達克山酋懼，乃贈以中國文綺，說明霍集占負中國及擾亂己國之罪狀。阿富汗遂與言和。其汗亦聞中國強大，特未詳道里遠近。前一五〇年（乾隆二十七年）遣使來朝，貢刀及四駿馬。此

是中國最西之回教屬國。

(九)乾竺特　乾竺特又稱坎巨提，位於帕米爾南麓，在新疆蒲犂西南邊外。境內兩面多山，峻峭壁立，中貫棍雜河，面積約九萬三千方里，扼南疆與印度交通之咽喉。人民多業遊牧。前一五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內附，定例三年一貢，砂金一兩五錢，賞賜以綢緞銀茶。

綜觀上述，新疆邊外藩屬環峙，然其毗鄰錯壤，作我屏衛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此外各部，西隔葱嶺，關係於邊防者較淺；但浩罕豢養博羅尼都之後裔，世為南疆之巨患。清廷對於各藩屬徒，取羈縻政策，未曾實力經營。宗主國與藩屬國之相互關係，除布魯特頭目由中國任命，並常年監督，派員巡視，關係較為密切外；其他各部僅有朝貢及互市二事而已。其中又有朝貢亦未嘗定例者；至於其內政外交諸端，更從來不加過問。徒擁天朝之虛名，未行宗國之實權也。

第六節　土爾扈特之東歸

準部已平，山北地虛，空穴來風，乃有土爾扈特東歸之事。土爾扈特遊牧俄境已百有餘年，至此何以忽然東歸？東歸之經過如何？歸來後如何安插？皆於此節詳述之。

(一)東歸之動機　土爾扈特為四衛拉特之一，初遊牧於塔爾巴哈台。明季，被逼於綽羅斯等三部，其汗和鄂勒率衆西逃於俄羅斯境。俄羅斯指定額濟勒河歸其遊牧。其地在闊理雅部之東，俄羅斯之南，哈薩克左部之北。

夾河兩岸，地面廣衍，水草豐美。自和鄂勒下傳第六世孫渥錫巴爲汗，歷代皆以河南岸爲王庭，分其部衆牧於北岸。初期人口尙少，休養生息百有餘年，兩岸各有四十六萬戶，氈幕如雲屯，駝馬用谷量。又有和碩特人與土爾扈特人同在此地遊牧，但未詳何年來投於此者。清軍平定伊犂時，厄魯特各部人民之投入俄境者，皆安置於渥錫巴部下，稱爲新土爾扈特。此是土爾扈特出亡及在俄境遊牧之史略也。初康熙中，俄羅斯曾徵土爾扈特兵，以攻西費雅圖，土爾扈特人素不習戰，傷亡者甚衆。至是俄羅斯攻圖理雅部，又徵兵於土爾扈特，死傷者已數萬人，而戰雲未息，徵兵未已。因此土爾扈特，甚苦於征戰。是時有其族人名舍楞者，新叛中國，自伊犂逃往，極力稱說：「伊犂土地肥美，防備空虛，可以襲取而佔有其地。」慫恿渥錫巴東歸。而其他從伊犂逃往之厄魯特人亦同聲附和，勸歸故土。渥錫巴及其部衆正苦俄羅斯之苦差，一聞此說，無異舍地獄而登天堂。故決議東歸。

（二）東歸經過及其安插　渥錫巴傳諭部衆，各戒嚴，約北岸部落於河冰合時，同渡東徙。時在前一四二年（乾隆三十五年）冬十月，適天氣暖和，河水久未凍結。渥錫巴不能久待，卽自率南岸四十六萬戶及和碩特，新土爾扈特等起程。沿途攻破俄羅斯之邊城四座。俄羅斯發兵追擊，已出境，初欲假道於哈薩克，哈薩克盡力拒戰，不許通過；繼改道於布魯特，布魯特人千百成羣，沿途攔阻，襲取其輜重牲畜，有如佈網以待羣獸之來者也。土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於各部邊界沙漠中。地絕水草，走十餘日，人人皆飲牛馬羊之血，適會天熱，厲疫大作，人畜死亡大半。至明年六月，始達伊犂卡倫，僅存七萬餘口，衆皆瘦弱疲倦至極。伊犂將軍舒赫德一面嚴守邊境，一面遣人前往責問。渥錫巴與部下頭目商議數日，始決定以慕化歸義爲詞，答稱：「俄羅斯之宗教衣冠皆與本部不同，中國是

尊崇黃教之上國，故率部衆來歸。」又將所帶西洋鐘表、自來火槍、及祖傳明永樂八年敕封漢篆玉印等物來獻。將軍奏於朝。清帝許其來歸，召其酋長入覲於熱河。封渥錫巴爲汗，其餘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臺吉有差。又賜賑以牛羊馬二十六萬頭，茶、麥、棉、裘、氈等物甚多，共費賑銀二十餘萬兩。清廷對於土爾扈特等之安插，採用衆建以分其勢之策，將舊新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分爲三盟，各自獨立，不相統屬；又給與之遊牧地方，亦分散各地，不相聯接。如此可以分散該部之勢力，安定其民衆之生活，以圖長治久安。茲將各盟之遊牧地方分列如左，以供參考。

（甲）土爾扈特爲烏訥恩蘇珠克圖盟，設十札薩克，分四地遊牧。

南土爾扈特是汗渥錫巴所部，凡四旗，遊牧於珠勒都斯河，轄於喀喇沙爾辦事大臣。

北土爾扈特是親王策伯多爾濟所部，凡三旗，遊牧於塔爾巴哈台，轄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

東土爾扈特是郡王巴木巴爾所部，凡二旗，遊牧於庫爾喀喇烏蘇，轄於庫爾喀喇烏蘇辦事大臣。（後改爲領隊大臣）

西土爾扈特是貝勒默圖們等所部，凡一旗，遊牧於精河，歸伊犂將軍兼轄。

（乙）和碩特爲巴圖色啓勒圖盟，設四札薩克。是貝勒恭格貝子雅蘭丕勒臺吉諾海等所部，遊牧地及管轄大臣與南土爾扈特同。

（丙）新土爾扈特爲青色特啓勒圖盟，設兩札薩克。是郡王舍楞所部，遊牧於阿爾泰山，轄於科布多參贊大臣。

土爾扈特、和碩特皆總歸於伊犂將軍節制。而新土爾扈特則否。案土爾扈特等部，東歸以來，永爲邊地良民，從未作亂，不惟不作亂，且屢助官軍平回亂，此是衆建及封爵政策所收之效果。

本章主要參考書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乾隆三十七年大學士傅恒等奉敕撰）。

聖武記（魏源著）之親征準噶爾記，雍正兩征厄魯特記，乾隆蕩平準部記，戡定回疆記，綏服西屬國記，乾隆新疆後事記。

藩部要略（祁韻士著）。

西域聞見錄（滿洲椿園著）之新疆紀略，外藩列傳，西陲紀事本末。

藩疆歷覽（蒙古松筠撰）。

欽定新疆戰圖（乾隆年間製）。

西陲要略（祁韻士著）。

回疆通志（和寧撰）。

異域錄（滿洲圖理琛著）。

第二章　乾隆朝統治新疆之政策

清廷為鞏固西北國防計，不惜糜鉅款以平定準回兩部，使天山南北重隸中國版圖，不可謂非壯舉也。然取之不易，守之尤難。清廷之統治新疆，採取何種策略耶？統治之策固不止一端，綜其大要，不外設軍府、駐重兵以鎮懾之；興屯墾、講牧政、籌經費以輔助之；更封以爵位，錫以俸祿，以羈縻其首領；尊其宗教，允其自治，以撫慰其百姓。此是乾隆朝所制定施行者，歷嘉、道、咸、同，奉行不渝。

第一節　新疆之設官與駐兵

天山南北內屬之後，其統治之主要政策，將國防與民事分而為二：國防之權操於朝廷，派遣將軍大臣以行使之，有各種防兵分駐要地，隸於將軍大臣，是之謂軍府制度；民事之治，少數地方設州縣，大部區域任命蒙回王公伯克以處理之，是之謂懷柔政策。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茲分述於下：

（一）軍府制度　軍府建於伊犂，始於前一五〇年（乾隆二十七年），設總統伊犂等處將軍一員，駐於伊犂惠遠城，其職權為節制南北兩路駐防官兵，撫綏屬部，監督外藩，為統治新疆之最高長官。此外，烏魯木齊設都統，伊犂、塔城、喀什噶爾各設一參贊大臣；其他諸城，各設辦事大臣，協辦大臣，或領隊大臣，此諸大臣之在北疆（哈密、

吐魯番地理上在南疆，但當時政區上併入北疆）者，領於烏魯木齊都統；其在南疆者，領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自都統、參贊以下皆節制於伊犂將軍。此新疆駐防將軍大臣之系統也。附表於下，以清眉目。

新疆駐防將軍大臣表

伊犂　將軍一員　參贊大臣一員　領隊大臣五員（一員駐惠寧城領滿營，四員分領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各營遊牧事務。）

塔爾巴哈台　參贊大臣一員　辦事兼領隊大臣一員　協辦兼領隊大臣一員

烏魯木齊　都統一員　領隊大臣一員

鎮西　領隊大臣一員

古城　領隊大臣一員

庫爾喀喇烏蘇　領隊大臣一員

吐魯番　領隊大臣一員

哈密　辦事大臣一員　協辦大臣一員

喀什噶爾　參贊大臣一員　協辦大臣一員

英吉沙爾　領隊大臣一員

葉爾羌　辦事大臣一員　協辦大臣一員

和闐　辦事大臣一員　協辦大臣一員

烏什　辦事大臣一員

阿克蘇　辦事大臣一員

庫車　辦事大臣一員

喀喇沙爾　辦事大臣一員

此表根據新疆識略，查皇輿西域圖志、回疆通志、新疆圖志所載與此不盡相符，蓋由於歷年有增删移置之故也。其變置較重要必須申述者，如喀什參贊大臣前一四七年（乾隆三十年）移置於烏什，其後二十二年復移於喀什，前八一年（道光十一年）移於葉爾羌。上列之伊犂、塔城、烏魯木齊、喀什噶爾是爲新疆四大鎭。

（二）軍隊佈防　防兵之分配，隨形勢而定。大別之分爲北東南三路。兵之種類有：滿蒙馬步，綠旗馬步，（綠旗卽漢兵）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回兵等。兵額無一定，隨年代而略有增減，但大致相差無幾。少則一萬九千餘，多則二萬三千餘員名。

（甲）北路駐防兵　天山北路，地曠人稀。西接哈薩克、布魯特等強悍之遊牧民族，若無充分之防備，易招彼輩之入侵，故駐兵特多。如伊犂之惠遠城駐滿洲兵四千，惠寧城駐滿洲兵二千一百四十，伊犂河兩岸，分駐錫伯兵一千，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察哈爾蒙兵一千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百。設領隊大臣五員，分別統領各營。達呼爾屯種外，其餘皆是以射獵遊牧爲業，並定期操練。共有駐兵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皆是攜眷移戍，永駐

斯士者也。每歲派換防於回疆者八百，換防於塔城者一千五百。（塔城本有駐防兵九百，綠旗屯田兵六百。後撤去駐防兵，惟存換防及屯田兵共二千名。）

○附錄　伊犂駐兵之開始及兵之來源。

（1）惠遠城滿營，始自乾隆二十九至三十一年，由熱河、涼州、莊浪移駐。（2）惠寧城滿營，始自乾隆三十五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駐。（3）錫伯營，始自乾隆三十年由盛京移駐。（4）索倫達呼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黑龍江移駐。（5）察哈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張家口外移駐。（6）厄魯特有自乾隆二十九年由熱河移駐者；（準部未滅之前，小策零敦多卜子達什達瓦，爲其汗剌麻達爾札所殺，其部衆內附，安插熱河。）有準部既滅，殘餘人民，散居山谷，於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編爲騎兵者；有自哈薩克布魯特投出者。（7）沙畢納爾乾隆三十六年隨土爾扈特歸來者。（8）綠營屯兵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由陝甘兩省陸續移駐，至四十三年始改爲攜眷。此是各營官兵先後駐防之大略也。各營駐戶蕃衍甚速，至嘉慶間，將軍松筠調查，共九萬八千三百餘口。列表如左：

惠遠城滿營……二二、六〇〇口
惠寧城滿營……一三、三四〇口
錫伯營……九、二〇〇口
索倫營……四、五〇〇口
察哈爾營……一一、七〇〇口

厄魯特營……………二六、三〇〇口
綠營……………一〇、七〇〇口
合計……………九八、三四〇口

（乙）東路駐防兵　迪化扼南北要衝，特駐重兵，以資防備。計有駐防滿兵三千四百餘。以都統轄之。兼轄鎮西副都統駐防兵一千，奇台副都統駐防兵一千，並屬伊犂將軍節制。各種兵皆是攜眷永駐。

（丙）南路換防兵　南路回民素習農工，城郭棋布，以比北疆數千里地曠人希者迥然不同。內屬之後，設立驛站卡倫外，其各城所在，似無須多駐兵馬。初以阿克蘇爲回部適中地點，喀什噶爾及葉爾羌爲回部諸城之冠，英吉沙爾地處邊圉鄰接外藩，故於四處兼設滿營綠營，分兵防守。其他如哈密、喀喇沙爾、庫車、賽里木、烏什、和闐等，祇酌留綠營以資捍衛。前一四六年（乾隆三十一年）阿克蘇滿營移駐烏什，烏什又爲山南重鎮，而阿克蘇祇留綠營。其兵額增減，令將軍大臣等隨時酌量情形，酌加變通，計圖久遠，大約五千至六千之間。滿營統以佐領，綠營統以營員。兩種兵皆非挈眷永駐者。滿營由伊犂派往，綠營自陝甘迪化調充，初議三年一班，後改爲五年一班，更番輪戍。又有回兵分隸於各城伯克，而總轄於將軍大臣。

此外，又有巴里坤總兵，哈密副將，各轄綠營，歸陝甘總督節制，與新疆駐防相聯絡。

綜計駐防兵額一萬九千餘名。北路最多，東路居次，皆爲永駐兵；南路最少，又爲換防兵。東北兩路，皆在天山之北，可見當時駐兵制度，重視山北，而路於山南。

（三）地方行政　新疆民族甚爲複雜，對於各民族之治理，隨其風習而各有不同，大別之可分爲郡縣、札薩克、伯克三種。以次分述之：

（甲）郡縣制　山北之迪化、鎭西各屬，山南之吐魯番大興戶屯，廣事招徠內地之漢人及漢回負載出關闢草萊，長子孫者不下數十萬人。（詳見下節。）乾隆朝，劃迪化以東，設鎭迪道，隸屬於甘肅省。其建置如下：

鎭迪道　置分巡鎭迪糧務兵備道一員。駐烏魯木齊。轄府一州一。

鎭西府　知府一員，駐鎭西（巴里坤），轄縣二。宜禾縣（治鎭西，）奇台縣（治今舊奇台在木壘河之西，）知縣各一員。

迪化直隸州　知州一員。駐迪化州城。轄縣三。昌吉縣、綏來縣、阜康縣、知縣各一員，呼圖壁巡檢一員，濟木薩（今孚遠縣）縣丞巡檢一員。

吐魯番直隸廳　撫民同知一員。

（乙）札薩克制　札薩克制，可分爲四：哈密、吐魯番、（人民業農信回教。）土爾扈特、和碩特、（人民業遊牧，信喇嘛教。）其札薩克各以王公貝勒、貝子、臺吉等充任，皆是世襲，對於其所轄範圍內之土地人民有完全管轄之權。但須受駐在其地之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之監督。其人民對於朝廷或駐防新疆之官吏不負任何徭役賦稅之義務。儼如封建制下之諸侯然。惟吐魯番回民承種官田歲須納地租，此爲例外。其區域與組織，已見於上章第二第六兩節，茲不贅。

（丙）伯克制　伯克乃回部之舊名，卽官吏也。當淸軍之進討大小和卓也，諸城伯克，多望風降附，或効命戎行，事平之後，始於南疆八大城，卽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爲東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今莎車縣、）和闐爲西四城。八城又有所屬之小城，諸城人民之種族、宗教、語言、風習等與內地不同，不能以郡縣爲治。故因其舊制，設阿奇木伯克以治之，蓋以中朝之品級最低六品高至三品。復設伊什罕伯克以佐之。其下復設各種伯克分任諸務。其設官，初無定員，在度城之大小，事之繁簡，而制其額。其廉俸則錫之土田以代祿，授之佃役以代耕，各視秩之高下爲等差。其考察黜陟之柄，則統於辦事領隊諸大臣，毋或不率，以奸其政。各級伯克，皆非世襲，任免陞調，率有定章。其各城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總理本地方一切事務，責任綦重（有似內地之知州知縣）。照內地迴避本省之例，由各城揀選任用。當時各城阿奇木伯克，皆是哈密、吐魯番之王族，及先前投降淸軍之伯克，著有功勳，曾經受封王公等爵者。其封爵雖世襲，而其所任職務則否，此與哈密、吐魯番之世襲札薩克不同者一。又各城人民，須納賦稅，任徭役，供駐防大臣之服用，此與哈密、吐魯番不同者二。

○附錄　伯克之職掌陞調缺數及其廉俸

伯克之職掌，有總理者，有專司者，大小內外，各有等差，今疏其色目，詳其職掌如左：

阿奇木伯克總辦地方一切事務。　伊什罕伯克協理地方一切事務。

商伯克專徵收糧賦。　噶雜納齊伯克管理地畝糧賦。

哈孜伯克專辦刑名事務。　密納布伯克管理溝渠灌溉事務。

茂提色布伯克管理經典，整飭教務，不與民事。　木特幹里伯克職司催受田園房產，爭訟貨財，幷其爭訟，收其稅入。

納克布伯布管理匠役營業諸公務。　巴濟格爾伯克專管稅務。

都觀伯克管理供應外番來使。　帕提色布伯克巡查城市，防捕盜賊。

阿爾巴布伯克催交錢糧。　多博伯克徵收二千戶糧賦。

明伯克分領回衆頭目，職如千總。　玉孜伯克管理百人。

巴克瑪諾爾伯克管理果園事務。　喀魯爾伯克管理坐卡回民。

伯克陞調：八城伯克缺出，該處如有堪勝任者，咨送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處，擬定正陪，奏請補放。依補放伯克條例（乾隆二十八年軍機處議定。）：各城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總理本地方一切事務，責任綦重，應仍照內地迴避本省之例，由各城揀選奏請調補陞用。

由各城彙齊揀選調放者二十二缺，由各城所屬地方內彙齊揀放者二十八缺，在各城所管本城村揀放者二百一十三缺，色勒庫勒大小伯克八缺悉由本地人補放，庫爾勒、布古爾兩城大小伯克十八缺，俱在本城內補放。以上補放伯克各缺，除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城所屬伯克，聯銜具奏外，其餘六城所屬伯克，俱係參贊大臣單銜具奏。至六七品伯克並金頂回子缺出，由各城辦事大臣擬定正陪二名咨送本處驗看揀放，咨明理藩院。又於十月內彙咨軍機理藩院備查。每年春秋二季將各城伯克陞遣調降數目彙册咨送理藩院。

各城彙齊揀選調放者二十二缺：三品阿奇木伯克九缺：喀什、葉爾羌、和闐、阿克蘇、賽里木、庫車、沙雅、庫爾勒、布

古爾。四品阿奇木伯克七缺：英吉沙爾、哈拉哈什、克里雅、塔克努勒、玉瓏哈什、策勒、拜城。四品伊什罕五缺：喀什、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五品阿奇木一缺，烏什。

伯克養廉，有如下表：

伯克養廉額表

伯克品職	養廉錢	田地（單位巴特滿合京石五石三斗）	佃月
三品阿奇木伯克	三〇千文	一五〇	八〇
四品伊什罕伯克	一五千文	一〇〇	五〇
四品阿奇木伯克 商伯克 噶雜納伯克	十二千五百文	八〇	三〇
五品阿奇木伯克 茂提色布伯克	七千五百文	四〇	一五
六品阿奇木伯克	五千文	三〇	四
其餘省略。			

所有伯克共支養廉錢一百九十二千五百文（每年由回民交納。）伯克之陞調盤費，視地之遠近，品之高下為等差。

○附錄　乾隆間回疆各城一部分阿奇木伯克之籍貫

(1)玉素布　哈密郡王，任喀什阿奇木伯克，又任參贊大臣。玉素布與額敏和卓，更番駐防回部，倚任甚重。

(2)額敏和卓　吐魯番郡王，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

(3)茂薩　額敏和卓之子，任喀什阿奇木伯克。

(4)阿布都拉　玉素布之弟，任烏什伯克。

(5)伊斯堪達爾　吐魯番額敏和卓之六子，襲郡王職。乾隆五十三年，任喀什阿奇木伯克。

(6)色提卜阿勒　拜城人，乾隆十九年投清。歷任喀什、阿克蘇、葉爾羌阿奇木伯克。

(7)阿克伯克　拜城人，前人之弟，與其兄同時投清。任葉爾羌伯克。

(8)鄂對　庫車人，乾隆二十二年，投清。受封貝子。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

(9)鄂斯滿　鄂對之子，任庫車、喀什阿奇木伯克。

(10)噶岱默特　拜城人，乾隆二十二年，投清。受封輔國公。任拜城阿奇木伯克。

以上所舉諸員，皆爲哈密、吐魯番、庫車、拜城之人，先前投効於清者。此輩人物，清廷雖視爲功臣，而西四城回民多視爲仇人。人所用屬役通事等，亦多東部人，常倚勢欺陵人民。例如額敏和卓嘗縱通事虐回民，雖經鄂對訐之，不得直。凡此，胥爲後來回疆民變之前因也，故特揭明於此。

第二節　新疆之屯墾與牧廠

新疆既駐防大軍，分據要害，然駐兵需餉浩繁，疲敝國力，耗中事邊，勢難持久。且糧食馬駝牛羊皆爲軍隊必需之品，不可一日缺乏者也。而新疆土壤肥饒之荒野既多，水草豐美之牧場又廣，故興屯墾以裕軍食，創牧廠以供軍用。其結果屯田牧廠對於防軍之貢獻實大，分述如下：

（一）屯墾概況　籌邊要略，要使兵食兼足，自宜以屯墾爲先；而闢新地實邊防，尤宜以移民爲繼。清高宗之對於新疆，以爲武定功成，農政宜舉，故敕命施行大規模之屯墾政策，與駐兵政策相輔而行。前一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派兵二百名於哈密所屬塔爾納沁試墾，成績甚佳。後來全疆平靖，逐漸推廣，其屯墾區域：山北推及於鎮西府、迪化州、庫爾哈喇烏蘇、精河、伊犂、塔爾巴哈台；山南推及於闢展、哈喇和卓、托克遜、喀喇沙爾、烏什、阿克蘇等地。調派武職以專其成，特置重臣以董其事。其重視如此。玆以屯墾之農夫爲標準，列爲五種，略述如左：

（甲）兵屯　即綠旗屯田兵。一夫授田二十畝。由官給予籽種牛具。每歲納糧十二石至十八石，視地肥瘠以爲差。屯兵皆是攜眷永屯。

（乙）犯屯　即囚犯遣往新疆屯田者，又稱爲遣屯。一夫授田十二畝。由官給予籽種牛具，僅合屯兵之半數。每歲納糧六石，不分等級。（兵犯屯墾之區域人數畝數見另表）

（丙）戶屯　招內地人民，前往開墾，照例陞科，編爲民戶，永爲土著。大率於無礙兵犯屯之隙地，撥令客民自

種，一戶授田三十畝，官不給籽種牛具。每歲徵銀五分，或細糧八升。（其戶墾區域、戶數、畝數見另表。）

（丁）回屯　前一五二年（乾隆二十五年）參贊大臣阿桂，由阿克蘇率滿州索倫驍騎五百名，回民三百名，越冰嶺至伊犂鎮守辦事。以驍騎兵招撫散匿於山谷之厄魯特人，綠營兵築城，回民開渠屯田，是爲伊犂屯田之始。其明年，除調內地綠旗屯田外，又於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吐魯番等處陸續調來回民屯墾。計戶不計丁，計籽種不計畝。至前一四四年（乾隆三十三年）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其中除三百餘戶種地所收麥供大小伯克及挖鐵回人六十戶養贍口糧外，每戶歲納十六石餘，共有糧額十萬石。回戶分爲九屯，建寧遠城居之。選回人爲阿奇木伯克管轄回屯事務。此項回民，人稱爲塔蘭奇。塔蘭奇者蒙古語「種麥人」也。或云，回語「挑選之人」也。（註一）蕃衍甚速，至嘉慶時有三萬四千餘人。

（戊）旗屯　卽伊犂惠遠惠寧兩城駐防之滿、蒙、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八旗兵所墾種之田。初，乾隆朝，凡兵、遣、戶、回各屯均次第舉辦，著有成績，卽對於伊犂駐防之八旗兵亦擬給地耕種，以資生計；惟歷任將軍，皆因灌溉之水未及籌辦。至前一一〇年（嘉慶七年）將軍松筠，始於惠遠城東伊犂河北岸濬大渠一道，名通惠渠，透迤一百七十里，引河水灌田，授惠遠城旗兵屯種。分開散餘丁代耕，並僱人佃種，永爲世業。其後又屢引山泉濬溝渠大興水利，獲良田數萬畝。此是旗屯之概略。以上五屯兵犯戶三種成績頗優，爲簡明起見，列二表如左：

新疆兵屯犯屯概況表（乾隆四十二年調查）

屯地	畝數	屯兵數	遣犯數	土宜	每畝收穫最高	每畝收穫最低	兵屯之始年（乾隆年號）
塔爾納沁（今哈密縣屬）	七、〇三〇	一七〇	一三〇	小麥胡麻菜子糜青稞	一〇斗六	六斗八	二十一年
蔡巴什湖（同上）	四、〇六五	一〇〇	五〇	小麥穀糜	一一斗二	六斗〇	二十七年
牛毛湖（同上）	二〇九	一〇		小麥豌豆	九斗八	六斗一	三十一年
闢展（今鄯善縣）	一三、六三三	八〇〇		麥青稞豌豆穀粟	一五斗九	六斗五	二十四年
哈喇和卓（同上）	六、〇〇〇	三〇〇		同上	九斗二	五斗五	二十四年
托克遜（今吐魯番縣屬）	一四、二五三	一、〇〇〇		小麥豌豆粟穀	七斗五	四斗一	二十四年
喀喇沙爾（今焉耆縣）	七、四四〇	三六二		粟穀小麥青稞	九斗八	三斗六	二十三年
烏什	八、〇〇〇	四〇〇		小麥大麥豌豆糜	九斗九	八斗六	三十一年
阿克蘇	一五〇	一五		稻	三七斗二	二二斗〇	二十七年
合計	六〇、七七六	三、一五七	一八〇				

以上爲南路屯田

朴城子(今鎮西縣西)	一八、七〇〇	五〇〇	三五〇	小麥豌豆青稞	五九斗七〇	二十三年
古城(今奇台縣)	二二、一〇〇	五五〇		小麥豌豆	一一二四斗三〇	三十七年
木壘(同上)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		同上	二九四斗二二	三十一年
吉布庫(同上)	三、三〇〇	一五〇		同上	一一二四斗一〇	三十五年
五堡(今迪化縣屬)昌吉羅克倫(今昌吉縣屬)	六九、三四八	三、一九五	八一	小麥粟穀胡麻青稞	六九斗八三	二十三年
瑪納斯(今綏來縣)	二八、二〇〇	一、四〇〇	二三	青稞小麥粟穀	一六四斗一〇	二十七年
濟木薩(今孚遠縣)	一五、一〇〇	七五五		同上	一六四斗〇〇	三十三年
庫爾喀喇烏蘇(今烏蘇縣)	三、六三六	一八〇	三	同上	一六一斗五九	二十七年
晶河(今精河縣)	三、三六〇	一六八		同上	一六二斗二六	二十七年
塔爾巴哈臺	一七、〇〇〇	八五〇		小麥胡麻青稞	一七六斗八〇	三十年
伊犂	五〇、五八八	二、五〇〇	四九	大麥小麥糜穀青稞	一一二八斗〇八	二十六年
合計	二二七、三四二	一〇、七四八	八六六			

以上爲北路屯田

綜觀南北兩路兵犯墾地共二十八萬七千一百餘畝，南路較少，約合北路四分之一强。共有糧米十四萬三千餘石。屯兵共一萬三千九百餘名，南路不及北路三分之一。遣犯數共六百餘名，（亦有時多至一二千名。）南路祇哈密有犯屯，其他各地不派遣犯屯。大概因犯人多勇黠，恐糾結或騷擾回民之故歟。又南路兵屯只限於烏什以東各地，前受戰事影響，居民空虛，故事平後，開屯設戍，以資防備。烏什以西之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和闐河三流域，地本肥饒，至宜耕植，然當時屯墾不及於此。大概因三流域原住回民較稠密，恐兵屯擾民之故歟。

新疆戶屯概況表（乾隆四十年調查）

屯地地名	畝數	招募安插墾民 戶數	招募安插墾民 口數	糧額（單位石） 糧賦	糧額（單位石） 草折糧	招民開墾之始年（乾隆年號）
宜禾縣	五〇、五二一	六九七	二、五九六	二、三二七	一、五一五	三十一年
奇台縣	七三、四九五	一、九九四	六、八二四	三、三八五	二、二〇四	三十七年
迪化州	四二、二一六	三、四九六	一六、六三一	三、八七一	草無	三十二年
昌吉縣	六二、三七〇	四、三三二	一九、七三四	六、〇〇六	草無	三十二年
綏來縣	七、三二〇	二、二五二	七、六二四	七〇四	草無	三十八年

阜康縣	三九、九四〇	四、三九〇	一八、四〇五	草三、八五二 無	三十四年
伊犁	四、三九一	七一	二〇九	草三五一 無	三十三年
合計	二八〇、二五三	一七、一九一	七二、〇二三	二四、二一五	

募民開墾只限於北路，而不及於南路。此是北路地曠民稀，南路居民稠密之故也。乾隆之季，兵犯二屯不再增加，惟銳意募民興墾，適會昇平之際，關內人民爭先恐後，如水赴壑。其中從事工商者固多，而在山北一帶領地開墾者尤衆，吾人試閱嘉慶間調查迪化州轄境內戶墾畝數之數目，大於上列戶屯之畝數六倍餘。伊犁境內亦如此。

北疆戶屯畝數之增加表（嘉慶十三年止）

迪化州	一八一、八六六畝
昌吉縣	一六五、五六七畝
綏來縣	九三、五九五畝
呼圖壁	五一、八四一畝
阜康縣	六三、六七八畝
濟木薩	九三、二一七畝
喀喇巴爾噶遜	七、三八四畝

頭屯	八、〇二三畝
蘆草溝	五、三一三畝
塔西河	一〇、五二九畝（以上均在迪化州轄境內）
合計	六八一、〇一三畝

前一表迪化州轄境內之戶屯畝數，祇有十萬二千八百餘畝，此表增加至六十八萬一千零一十三畝，前後約一與六·八之比。此外伊犂戶屯亦增加甚大，計有五萬七千餘畝，與前表所列之四千三百餘畝相比較，亦增加約十四倍弱。又前表未有戶屯之庫爾喀喇烏蘇及精河，至嘉慶間，烏蘇有二千五百餘畝，精河有一千二百餘畝。由此可以證明荒野日闢，戶口日昌也。

（二）屯墾之利弊　考當時屯墾之結果，利益頗多。聖武記作者魏源曾加以批評，語甚精確，茲引其說以爲證：「漢之西域，前稱山北六國，後又稱車師六國，車師有前後部，前王庭則今吐魯番，後王庭則今烏魯木齊（？）也；其西爲烏孫，則今伊犂；其北爲北匈奴地，則今塔爾巴哈台也；皆爲天山北路行國，非居國。當其阻於風氣，閒於山川，我朝嘗勤天下之力以經營之，幾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旦追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郡縣，人又或以爲取之雖不勞，而守之或太費。抑思兵果否嘗增耶？財果否嘗費耶？南北兩路養兵，萬有九千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防，駐防擕眷之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家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支俸餉銀六十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卽內地應領之額項。其增兵者安在？（內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疋棉

花布可抵銀七萬八千餘兩。）三十七年十一月，高宗斥四川總督文綬開捐之請，諭曰：「自平定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五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出較少，約積成千有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四百萬，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惟未嘗糜餉，而且節帑，其費財者又安在？且北路屯田二十三萬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畝。（案魏氏將哈密併入北路計算。）歲交糧米共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尚不敷二萬三千石，於舊存倉儲五十萬石內支放。計有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於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佔。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裒多益寡者政之經。國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馬麥麵蔬蓏之賤，澆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緞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關，至輒闢汗萊，長子孫，百無一返。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爲盛世消息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綸之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較之康熙雍正間，烽火偪近畿，邊民寢鋒鏑，中國運饟屯甲於科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七千餘萬者，其勞敝又安在？」由此可見，當時對於新疆未增兵未費財未勞敝，而收效頗宏。語其著者有五：(1)兵備鞏固，(2)糧餉充裕，(3)土地開闢，（山北自昔爲牧場，今則闢爲農地。）(4)邊防充實，(5)爲內地過剩人口之新樂土。（除兵犯民旗各屯丁有十餘萬外，又准內地商民攜眷經商於北疆及哈密等地，或在其地租地種菜，其數雖不可考，然想亦不少。但在南疆官兵商民均不得挈眷前往。）然其駐屯政策未能普遍施行於南疆，此爲其最大之缺點。魏源又嘗謂『戡定新疆，經畫善後之計，北路詳於南路。故屯田二

十八萬餘畝，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案哈密應併入南路計算，宜云不及四分之一。）其官兵則北路駐防，而南路僅換防；商民則北路挈眷，南路不得挈眷。夫固畛域視之矣！……誠使防伊犂烏魯木齊移眷駐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為額兵屯田裕餉；并許內地商民挈眷墾種，以漸升科。計喀城葉城以東兩河沿岸，原隰膏沃，各數百里，有準夷溝渠遺跡，可各得萬餘頃，瀦緩渠平決溉，反掌蒔插，輒獲畝收數鍾。鹵莽為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民愈衍愈熾。外足以控制回戶，內足以分中國生齒之蕃。利可殫述哉！——惜清廷不知務此，忽視西南不駐重兵，坐棄膏壤而不興屯。祇競競於嚴防漢回交通，以圖姑息苟安，豈非失策！果然患弭於有備，禍生於所忽。後來北疆安如磐石，南疆則亂波疊起，雖各有其特殊之背景與發生之原因，然而駐屯之詳略，防範之嚴疏，實為北治南亂之一重要關鍵也已。

（三）牧廠之概況　山北伊犂一帶，水草豐美，牧業發達，馬駝牛羊，輒以谷量，而其天馬明駝，自昔名馳於天下，歷朝勢力能及其地時，無不取之以供軍需，以富國用。乾隆朝，於伊犂、塔爾巴哈台、鎮西、烏魯木齊等處，創辦牧廠，孳生畜羣，以備駐防官兵，及解往內地之用。玆述其概況如下：

（甲）伊犂牧廠　伊犂創辦牧廠，始於前一五二年（乾隆二十五年，）馬駝牛羊四廠相繼設立，有孳生廠及備差廠，孳生廠放成本以孳生新畜，即從事生產也；備差廠儲備牲口以供差用，即預備之消費財也。各廠不須另派官兵放牧，交於遊牧其地之旗營代為牧放，公家按照章程取牲畜，多孳之數，歸於放牧人作酬勞費。

（1）孳生馬廠　交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四營放牧。共有本馬二萬八千五百六十九匹。三年一均齊，即每三年本馬三匹，取孳馬一匹。統計每三年，共取一歲至三歲之馬駒九千五百二十四匹。

（2）孳生駝廠　交厄魯特營放牧。本駝四千一百七十六隻。五年一均齊，每五年本駝一隻，取孳生駝四隻。統計每五年共取一歲至五歲之駝一千六百七十二隻。

（3）孳生羊廠　交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回人放牧。本羊共十四萬零六百九十五隻。一年一均齊，每一年，本羊十隻取孳生羊三隻。每歲共取羊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隻。

（4）孳生牛廠　交察哈爾、厄魯特、回人放牧（初有錫伯、索倫，後撤回其牛本）。本牛共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五隻。四年一均齊，每四年本牛十隻取孳牛八隻。統計每四年共取一歲至四歲牛犢九千四百七十七隻。

馬駝羊牛，均有備差廠，分別交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等營放牧，每年准二釐倒斃。交備差廠之牲口，多出自孳生廠，或購自哈薩克或其他各地方。凡本城調用，謂之撥補；南北各路及內地調用，謂之撥用；官兵交價請領，謂之領買；皆於備差廠取之。並置駝馬處章京，牛羊羣千戶長諸官專司廠事。長夏草生，將軍以時親閱焉。

（乙）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處牧廠　烏魯木齊牧廠在南山，畜數未詳。巴里坤馬廠有三：東廠設於巴里坤，西廠牧於古城，三廠牧於木壘。皆水草茂盛之區。由綠營官員總理廠務，每廠分為五羣，每羣派千總把總為牧長，外委為副牧長。按馬二十匹派兵一名放牧。三年一均齊。承平時各有馬九千餘匹。其後日益滋蕃，木壘河地狹，漸不能容。至前一〇五年（嘉慶十二年）更於濟木薩（今孚遠）、瑪納斯（今綏來）設廠放牧。牧政以巴里坤總兵為專轄，烏魯木齊提督為統轄，輪流查驗。每屆均齊所選之馬，分為四等。一等二等撥與各營差操臺卡之用；三等發給戶民變價繳官；四等交與廠員變價作公費。歷年已久，弊竇百出，廠員虧空侵蝕，習為固然。均齊之例，虛應故事。咸豐三

年至六年均齊册內尙有孳息馬三萬六千餘匹。自此後未均齊册報無稽。廠地多由廠員包庇，放於人民私墾。同治初，烏魯木齊都統平瑞，深知其弊，奏擬整頓之策，將現有馬匹合併於巴里坤廠放牧。其他各廠之地，放民開墾，並收回以前之私墾地畝。每年收糧，備放滿營兵食。清廷旣可其奏。但未幾新疆回亂大作。各地官廠，盪然無存。惟巴里坤守禦獨完，其時糧盡道絕，難民宰東廠馬一萬四千餘匹，以充食云。

駝廠設於宜禾縣，有孳生駝八百餘隻。張格爾之役（詳見下章）調赴運輸。事平後，存活無幾，乃告停辦。塔爾巴哈台亦有孳生馬廠二。其詳情則未悉也。

綜觀上述，屯田所以養兵，孳畜所以利兵，蓋當時以軍政爲重，故一切措施皆以補助軍事爲主旨，然戶屯之擴大，實有移民實邊之功效，已超出軍事範圍之外矣。

（註一）據參斯武德之解釋，參氏爲伊犂塔蘭奇人，現任參謀本部邊務研究所回文教官。

第三節　新疆之軍餉與賦稅

近世列強之掠取殖民地也，必搜刮其地之脂膏以奉本國，惟中國之於西域，歷朝皆虛糜巨款而未嘗獲其厚利也。清朝之於新疆，設官駐兵，支出浩繁，雖新疆本地有相當之收入，然距支出之數相差仍甚遠也。

（一）歲出之軍餉　新疆內屬之後，設官分職，開屯列戍，年須餉銀三百餘萬兩。雖聖武記有云：「嘉慶以來，談度支者，動以乾隆開闢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爲詞。無論各省解甘肅出關之餉，歲只百有八十萬，並無三百萬

之多。且其餉皆卽內地陝甘兵、蒙古兵、東三省原額之餉，移往新疆駐防，並非增諸額外，而西師息警後，歲省防秋戍寨之費，更不知凡幾。」此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考平定陝甘新回匪方略載，烏魯木齊都統平瑞奏有云：新疆地處邊陲，內地接濟各城官兵歲餉銀三百餘萬兩。卽烏里所屬，已佔三分之一。」此根據當局之奏文，必不致誤，可推翻魏源之說也。茲就三百萬兩之數而推算之。自平定回疆之明年卽乾隆二十五年起迄同治三年新疆回民大亂止，共一百有五年，合計支出軍餉三萬萬一千五百萬兩。而乾、嘉、道、咸間，回疆幾次變亂（見後章）之臨時兵費尙不內。由此可見淸廷對於新疆之重視也。

（二）賦稅之收入　新疆本地亦有相當收入，以助駐防之經費，其最大宗者惟田糧與田賦，糧賦分爲數種：

(1)兵犯屯田歲交糧……一四三、〇〇〇石

(2)戶屯歲交田賦……三三六、〇〇〇石　此項照乾隆時之畝數糧數比例，以嘉慶時之畝數推算而得。

(3)伊犂回屯歲交糧……一〇〇、〇〇〇石

(4)闢展回戶承種官田歲交糧……三、四二三石

(5)回疆各城歲納田賦……六六、五六三石

合計……六四八、九八六石

此項糧賦，用以支放官兵口糧外，所存尙多。例如：乾隆季年，僅伊犂倉庫存糧五十餘萬石。

次於糧賦之收入是爲回疆各城所納之銅錢，歲納共約六萬一千七百五十騰格。回疆錢法，五十普爾爲一騰

格，乾隆時定價每一騰格合銀一兩。卽歲納銀六萬一千七百五十兩也。

次於銅錢之收入，是爲棉布棉花，棉布歲收十四萬匹。此外，尙有茶馬稅，烏什、喀什之與外番互市稅，菜園稅、鋪房稅、煤窰稅、木稅等，無定額。又關於軍用之火藥原料硫黃、硝、鉛等亦有定額。產銅之區，又納銅斤，詳見於下。至於黃金玉石，貢於朝廷，與新疆餉項無關。

○附錄　南疆賦稅一覽

	稅錢 單位千文	雜糧 單位石	布 單位匹
喀什噶爾	三、五〇〇	一〇、七〇〇	一一、一一〇
英吉沙爾	五八九	二、二六四	一、九八五
葉爾羌	二、三八〇	二一、三六〇	四九、一四二
和闐	一、二〇〇	一三、九三四	七七、六六三
烏什	—	二、〇一〇	—
阿克蘇	—	六、一六五	四、〇〇三
賽里木	—	九四六	—
拜城	—	五二三	—
庫車	—	二、八八五	—
喀喇沙爾	—	一、二四一	—

闢展	—	四、五六五	—
合計	七、六六九	六六、五九三	一四三、九〇三

此表從回疆通志摘出，觀此表，可知西四城富庶過於東四城也。

○附錄　烏什喀什華番互市抽稅稅則

凡外番商人，在烏什、喀什貿易者，三十分抽一；其緞布皮張，則二十分抽一。本地商人往外番各部貿易者，二十分抽一；其緞布皮張、則十分抽一。若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馬一匹抽收五十普爾，大牛一頭抽收二十五普爾，小牛半之，大羊一牽抽收十二普爾，小羊半之。雜項物件，視其物之貴賤，折收騰格普爾。遇有應買物品，即以充貢。

（三）銅錢之鼓鑄　乾隆以還，在葉爾羌等四處先後設局鑄銅錢，亦新疆財政收入之一大宗也。

（甲）制式　回地舊用錢文名曰普爾，以紅銅鑄之，每五十文爲一騰格，其式小於制錢而厚，形橢圓而首微銳，中無方孔，一面用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名，一面用厄魯特文鑄厄魯特汗之名，如策妄拉布坦及噶爾丹策零是也。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迨新疆內屬，更鑄新錢，初仍舊式，後改如內地面鑄「乾隆通寶」漢字，幕用淸文回文鑄設局地名，如「葉爾羌」之類。初鑄時每一普爾重二錢，後改爲一錢五分，後又改爲一錢二分。（案內地制錢，面鑄年號，幕用漢文淸文鑄省名。）

（乙）爐局　先後安設爐局鑄錢之地，南疆有葉爾羌、阿克蘇、烏什三處；北疆祇有伊犂一處，各地以次舉行開爐。

(1)葉爾羌　葉爾羌於前一五二年(乾隆二十五年)設局，以軍營備帶餘銅，鑄錢五十餘萬，易回部舊錢，銷燬之更鑄新錢。初議得新錢十萬騰格，卽行停鑄。至乾隆三十二年奏停。其明年續收舊錢二百六十餘萬騰格，加鑄一次。

(2)阿克蘇　前一五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始以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賽里木、拜城等七城所用錢文，就近在阿克蘇鼓鑄。以各城回民交納額銅，本城伯克交納貢銅，及官採銅斤開鑄。後四年移駐烏什，本局停鑄。至前一一二年(嘉慶五年)、烏什鑄局復移於阿克蘇。由部頒「乾隆通寶」「嘉慶通寶」祖錢二枚，按二八成鑄造。

(3)烏什　於前一四六年(乾隆三十一年)設局開鑄，如阿克蘇例。後復移於阿克蘇。

(4)伊犂　於前一三七年(乾隆四十年)設局。由烏什解銅三千斤。又阿克蘇、喀喇沙爾、喀什噶爾等城以餘糧折銅二千三百餘斤。開鑄爲例。

(丙)流通　葉爾羌開鑄之始，令民以舊普爾易新錢應用，(初以舊錢二換新錢一，乾隆二十六年始改爲以一易一。)舊普爾盡後，以銀易錢。自爐局移安烏什後，其錢文由烏什按照解撥葉爾羌銅三千斤之數，鑄就錢文，解交葉爾羌備用。

阿克蘇、烏什先後開鑄，其錢文以六分散給納銅之回民，四分存官發放兵餉。又於回民六分之內抽回十分之二，添備支餉之用。其貢銅、官採銅斤所鑄錢文，全支兵餉。庫車、沙雅爾、喀什噶爾、喀喇沙爾諸城，每年遣伯克解交額

徵銅斤（數目見下）到局，即領回錢文，分別散給回民，搭支兵餉如例。其不徵額銅處所，亦得次第流通，利民日用。

（丁）錢銀比價　開鑄之初，每五十文合銀一兩，其後逐漸跌價低至二百二十文合銀一兩，此必由於新鑄數目過巨之故也。請閱下表則錢幣歷年跌價之情形便一目瞭然矣。

錢銀比價表（乾隆二十四年至嘉慶六年）

前一五三年	乾隆二十四年		錢五十文	合銀一兩
前一五二年			錢七十文	合銀一兩
前一五一年			錢一百文	合銀一兩
前一二五年		兵丁鹽菜綢緞變價	錢一百六十文	合銀一兩
		大臣養廉糧員公費採辦材料	錢一百文	合銀一兩
前一一一年	嘉慶六年	兵丁鹽菜	錢二百二十文	合銀一兩
		綢緞變價	錢二百文	合銀一兩
		大臣養廉糧員公費採辦材料	錢一百文	合銀一兩

以上歷年之錢銀比價，是先後由將軍或參贊大臣奏明公布流通者，即經濟學上所謂「法定比率」是也。然當時之「市價比率」不知如何。大概兵丁鹽菜錢即「市價比率」，或近於「市價比率」者也。姑以該項爲標準，則可知四十餘年之間，錢價下降誠可驚人，即嘉慶六年之四十四文祇值乾隆二十四年之一文也。錢幣之跌價，人

民無形之損失也。

（戊）銅之來源　鑄錢所用之紅銅每年約二萬數千餘斤。其來源有官採及民納二種。官採銅有阿克蘇屬之溫巴什銅廠，派遊擊一員，專管把總外委三員，兵丁二百九十八名。每年採煉銅一萬六千二百斤。（其中除運送伊犂三千斤外，實交阿克蘇鑄局一萬三千二百斤。）共實鑄錢一千六百餘千文。（每文重一錢二分。）以爲烏什、阿克蘇、賽里木拜城搭放官兵鹽菜之用。

回民納銅有阿克蘇、賽里木、拜城、庫車、沙雅爾、喀喇沙爾、喀什噶爾等處。每年共納約一萬餘斤。茲將各處之額徵紅銅列表如下：

阿克蘇	四、六六七斤	賽里木	三八三斤
喀什噶爾	三、六五〇斤	拜城	三七〇斤
喀喇沙爾	九〇五斤	沙雅爾	三五八斤
庫車	七二〇斤	合計	一一、〇五三斤

第四節　新疆各族之羈縻與懷柔

淸廷對於邊塞各部落或各民族，皆施行各項羈縻政策，對於新疆亦不能例外。其羈縻手段，一爲尊崇宗教，二爲錫封爵號，三爲減免賦稅，四爲嚴禁漢回交通等，分述如下：

（一）尊崇宗教　厄魯特人、土爾扈特人、和碩特人皆信仰黃教，清廷爲懷柔蒙古、西藏而尊崇黃教，厄魯特等諸部人民亦因此而堅其內向之誠。徐松西域水道記載：伊犁各處皆建有剌麻廟，如綏定城東北有興教寺，惠遠城東有普化寺，格登山北麓有厄魯特左翼剌麻寺，空格斯河哈什河岸有厄魯特右翼剌麻寺，沙嶺東有沙畢納爾剌麻寺等等。皆所以尊崇黃教也。

哈密、吐魯番、及回疆人民，皆崇奉回教，昔準部征服回疆，干涉其宗教上之紛爭，激起回人之反感。清廷平定其地，對其宗教純取放任，不加干涉，教民仍誦經禮拜；沿用回教曆書；判斷訴訟，引用教規，不從國家法律；回人不著清朝服制，沿用其圓領大袖；又清廷最重視之辮髮，回人亦不得留之，回人視辮髮爲榮，伯克有請留者，非官至四品者不得留辮髮。對於回教和卓雖未加以錫封，然於和卓坟則極力保護。喀什回城東北十里有初入回疆之瑪木特玉素布之坟，舊有回戶看守，有地畝以供祭祀。前一五二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諭：「喀什噶爾所有從前舊和卓等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採汚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和卓坟爲回教崇拜之偶像，加以保護，所以籠絡人心也。昔回教徒佔領耶路撒冷耶穌墓，而引起三次十字軍之東征。若清廷毀和卓坟亦必遭回人激烈之反抗。凡此種種，皆可證明清廷對於回人之宗教風習等純取放任態度也。

（二）錫封爵號　新疆各部落首領，除準部以叛亂誅滅之外，其他如哈密、吐魯番、土爾扈特、和碩特皆有封號，已見於前章。又回疆之庫車、阿克蘇、和闐、拜城、烏什諸城之回民領袖亦皆有錫封。其詳可參看附錄之回部王公世系考。茲爲簡明計，不暇繁述也。此種封爵政策收效頗宏，如土爾扈特人終清之世以迄於今從未有叛亂之事，且

屢助官兵以平回亂。又哈密以西回部王公，亦極恭順効忠，其後歷次回疆變亂，各王公不惟不參與，且有竭力助剿者，有臨難死節者，有慷慨殺賊者，此豈非封爵之效果乎？

○附錄　回部王公世系考

（1）哈密回王之世系　哈密回王最初之受封人名額貝都拉，於康熙三十五年來歸，三十六年封札薩克一等達爾汗，四十八年卒，長子郭帕伯克襲，五十年卒，長子額敏襲，雍正五年晉鎮國公，七年晉貝子，乾隆五年卒，子玉素布嗣，二十三年晉貝勒品級，二十四年封貝勒，錫郡王銜，三十一年卒，三十二年次子伊薩克襲，四十五年，次子額爾德錫爾襲，五十三年詔世襲罔替，嘉慶十八年伯錫爾襲，道光十二年晉郡王，咸豐三年賜親王銜，同治六年封親王，子賣哈木特嗣，光緒七年，姪沙木胡蘇特襲，民國四年賞食親王上俸，給一等嘉禾章，並因年班到京，授為翊衛使，此人刻已物故，子名聶滋爾，民國四年時，封為貝子。沙親王故後，新省主席未命其子聶滋爾襲爵。（事見新省特派員宮碧澄報告。）其世系為：

一額貝都拉—二郭帕—三額敏—四玉素布—┬伊勒巴喇伊木（早卒）
　　　　　　　　　　　　　　　　　　└五伊薩克—六額爾德錫爾　七伯錫爾—八賣哈木特—九沙木胡蘇特

（2）吐魯番回王之世系　吐魯番回王之始受封人名額敏和卓，雍正十年封為札薩克輔國公，乾隆二十年晉鎮國公，二十一年晉貝子，二十二年賜貝勒銜，二十三年封貝勒，賜郡王銜，二十四年封郡王，四十二年卒。長子素

賚瑞襲，四十四年以罪革，授一等侍衛，其札薩克郡王，由額敏和卓第五子伊斯堪達爾承襲，四十八年詔世襲罔替。

其世系爲：

額敏和卓——
- 次子二 素賚瑞（乾隆四十二年襲郡王以事革）
- 三子 鄂羅木咱人（乾隆二十一年授閒散一等臺吉五十三年世襲罔替。）
- 四子 丞爾敦（乾隆三十六年授閒散二等臺吉，五十三年世襲罔替。）
- 五子 伊斯堪達爾三（乾隆四十四年襲札薩克郡王，四十八年世襲罔替）——伊魯斯四——邁瑪

五 薩伊特——阿克拉伊都六——瑪木特七——葉明和卓八（葉明和卓於民國二年晉封爲親王，與哈密沙親王係翁壻，其人有瘋疾。見新疆遊記。）

（3）庫車回王世系　庫車回王之始受封人名鄂對，乾隆二十三年授散秩大臣，二十四年封輔國公，旋晉封貝子，賜貝勒品級，四十三年卒，子鄂斯璊仍襲輔國公，四十八年始世襲罔替，四十九年晉貝子，五十三年卒。子邁哈瑪特鄂三襲，道光四年，子邁哈瑪特鄂對襲，六年子伊薩克襲，八年晉郡王，世襲罔替，二十二年，子愛瑪特襲，同治三年因回亂帶兵陣亡，子阿密特於光緒九年奉准承襲，出缺後，由瑪木特承襲，現在庫車回王名買買的敏，於民國晉封爲親王，其世系爲：

一鄂對——二鄂斯滿——三邁哈瑪特鄂三——四邁哈瑪特鄂對——五伊薩克——六愛瑪特——七阿密特——八瑪木特

——九買買的敏

（4）阿克蘇回王世系　阿克蘇回王之始受封人名霍集斯，乾隆二十三年來歸，賜公品級，旋晉貝子品級，封貝子，三十四年封貝勒，賜郡王品級，二十五年爲回人所訐，自請留京，允之，編入蒙古鑲黃旗，將其幼子托克托索丕，遣回阿克蘇，以供祭掃其烏什所有田產，卽行變賣，在阿克蘇置業，賞給托克托索丕承管，四十六年卒，三子哈的爾襲，（藩部要略作四子，茲依新疆圖志，）賞都統，兼御前大臣，出缺後，由次子柯克色布庫，於道光十年襲，十一年，因事被革，蒙特恩以買邁達里（此人未詳）之次子阿布都爾滿承襲，並准世襲罔替，出缺後，以邁瑪特愛孜斯承襲，出缺後，由哈弟阿布都瓦哈普請襲，未及等到覆文，遭變殉和闐之難，其子哈的爾於光緒十七年襲，民國五年晉封爲郡王，給二等嘉禾章。世系表從略。

（5）拜城貝子世系　拜城回貝子之始封人名噶岱默特，乾隆二十年來歸，二十三年賜三品，二十四年賜公品級，四十年卒，子阿不都拉滿襲，出缺後，子買瑪提敏襲，四十八年，詔世襲罔替，嘉慶二年，子買賣提亦不拉伊木襲，道光六年因事被革，孫木沙襲，道光十八年，子買瑪他立普襲，咸豐九年，子愛瑪特襲，光緒二十六年卒，子司迪克襲，民國三年，晉封貝子，其世表爲：

一噶岱默特——二阿不都拉滿——三買瑪提敏——四買賣提亦不拉伊木——（因事革）——五木沙——六買瑪他

立普—愛瑪特[七]—司迪克[八]

(6)和闐回公世系　和闐回公之始封人名和什克，乾隆二十四年來歸，二十五年封輔國公，四十六年卒，子伊巴喇伊木襲，四十八年詔世襲罔替，出缺後，子河布都木敏，於嘉慶十年襲，光緒八年因事被革，子邁瑪愛里襲，出缺後，木沙於光緒二十三年請襲，民國三年晉封鎭國公。其世系爲：

和什克[一]—伊巴喇伊木[二]—阿布都木敏[三]—邁瑪愛里[四]—木沙[五]

(7)烏什貝子銜輔國公世系　烏什貝子銜輔國公，最初受封之人，名色的瓦提，於乾隆年間，因案出力，賞給輔國公，加貝子銜，子買賣提阿不拉，於乾隆年間承襲，子艾買提於嘉慶年間承襲，子買賣提艾沙，於道光年間承襲，子買賣提木沙於同治年間承襲，光緒三十年病故，有子二，長名依不拉引，次子依司馬一，於宣統二年請襲，未奉准，而民國成立，至民國三年，經前蒙藏院呈准，以依不拉引承襲，此人曾充國會議員，其子名買賣提阿不拉，其世系爲：

色的瓦提[一]—買賣提阿不拉[二]—艾買提[三]—買賣提艾沙[四]—買賣提木沙[五]
- 依不拉引[六]—買賣提阿不拉[七]
- 依司馬一[六]

(三)免輕賦稅　遊牧爲生之土爾扈特、和碩特人民不納牲畜稅；種地之哈密、吐魯番人民，免納糧賦。回疆

各城人民雖須納賦稅，但較之屬於準部或大小和卓獨立時，負擔爲輕。例如：準部時代，喀什歲徵田賦商牧稅折錢七萬二千騰格（一騰格合制錢五十文合銀一兩）此外又供給氆氌、剌麻衣帽、金銅菓園稅、邊界貿易稅等。葉爾羌歲徵田賦商牧金銅菓氈等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稱是。且不時需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鱗次櫛比，堅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虜刧掠。及兩和卓時雖減科則，而兵餉徭役繁興，供給稍遲，家產立破；及出亡，又盡其資以行，民脂殆竭。自內屬後，蠲苛省斂，二十而取一，回戶休息更始，無不歡騰。

（四）嚴禁漢回交通　清廷爲防制漢人教唆回人攜貳計，爲避免愚樸之回人被漢人之侵凌計，不惟不令駐防回疆官兵攜眷永駐；不惟不於回疆膏腴之地舉行戶犯屯墾；而且嚴禁漢回交通。其禁止之法爲實行監督，如：（1）喀什、葉爾羌……等城均有漢城回城，朝廷派遣之官吏駐漢城，阿奇木伯克等回官住回城。漢城回城交通限制極嚴。例如回人婦女禁止私入漢城；漢城漢滿人等不得隨意入回人城莊居室。（2）漢人由中國內地前往者，非有護照不得入回疆；雖有護照而人與照不符者，亦飭回原籍。（3）禁止漢回通婚，此項最迎合回教徒不與異教人結婚之信仰。此外金錢之借貸，貨幣之行使，及勞役之貿賫等，皆有限制。

以上各項，皆所以羈懷新疆各民族之策略也。

本章主要參考書

欽定西域同文志（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乾隆二十七年大學士傅恒等奉敕撰）

十一

欽定新疆識略（嘉慶間大學士松筠奉敕撰）
伊犂總統事略（松筠撰）
聖武記之乾隆蕩平準部記及附錄新疆駐防事宜
回疆通志
新疆圖志（宣統三年袁大化總裁王樹枏總纂）
西陲總統事略（王廷楷原輯祁韻士編纂道光十九年本）
西域水道記（徐松撰）
天山南北路考略（龔柴撰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西域釋地（祁韻士撰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莎車記行（蒙古倭仁著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第三章　回疆之多亂

讀第一章清朝之取新疆，用兵山北之困難情形十百倍於山南，然而山北平定以後，土地日闢，戶口日昌，邊鄙不聳，邊民樂業者百有餘年。其間雖有前一四五年（乾隆三十二年）中秋，昌吉縣犯屯變亂事件，因其烏合之衆不過千人，以一百五十名官兵，瞬息之間亂事卽平。故其影響不大。至於回疆則否，內屬未久，卽有烏什之變，嘉道以還，亂事尤熾，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竟使清廷，窮於應付。一長治一多亂，其故安在耶？吾以爲其主要原因不外下列各種：（1）山北土著爲準部，伊犂亂平，準人死亡殆盡；歸來之土爾扈特人數不多，且分散各處。亂源肅清，亂事卽無從發生。至於南疆，回民繁盛，且其宗教、風習、語文、種族，等與內地官民，大不相同，文化互異，感情隔閡，加以官吏貪汚，以致人民怨恨，觸機暴發，亂事常生。（2）自土爾扈特歸國爲良民，準部殘黨在國外卽無所憑藉以爲捲土重來侵略山北之根據地。而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等皆未有援助準人侵略山北之事情。南疆有博羅尼都之後裔，居於浩罕。浩罕人以其種族、宗教、語文、風習等大略相同，感情頗洽，故常常加以庇護，並慫慂其入寇南疆，一則可從中取利，二則可擴充回教國之勢力。博羅尼都之後裔有此憑藉，故屢屢伺機入寇。勝則割據城池，敗則逃歸巢穴。攻之不能攻，防之不勝防；防檄浩罕獻賊，則藉口同教而不奉命。南疆歷次變亂，除烏什之變外，其餘皆以此輩爲主動人物也。（3）北疆駐兵多，屯田廣，守備周密，足資鎮懾，弭亂於未生，止禍於無形。南疆兵屯較少，防範尤疏，每次倡亂之暴徒爲數

少，如有相當兵力迎頭撲滅，絕不致滋蔓難圖。又如通浯罕之道路，萬山叢疊，天險可憑，若該地邊卡，守備謹嚴，外寇豈能自天而降？以上三者爲北疆恆治南疆多亂之主要原因。但每次亂事各有其特殊之近因，以爲導火綫，待於下各節連帶敘述之。

第一節　烏什之民變

乾隆平定回疆之第五年，即有烏什之民變。此次事變，由於虐政之激成，少數人爲洩恨而揭竿，初非有濃厚之民族仇殺或政治野心也。惟當局處置失宜，以致民衆合力死鬪。幸而國勢尙強，兵力尙優，不勞內地興師動衆，猶能應付，加以回疆諸城之阿奇木伯克皆不助逆，鄰近之悍族布魯特亦不附和，故新疆之防軍得以圍攻撲滅之。述其始末於下：

（一）事變之起因　烏什在庫車西北千里，戶口數萬，爲回疆大都會之一。當伊犂通山南之衝途。前清準噶達瓦齊兵敗南投烏什，烏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達瓦齊來獻。清廷封彼爲多羅郡王。及二和卓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事平之後，清廷以其反覆，不可使主大城，故召彼入居京師。而任命哈密伯克阿布都拉爲烏什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性情殘暴，虐待人民，且貪惏至極，多方需索；而其所用之哈密回人，尤爲不法，四出敲詐，人民不堪其苦。辦事大臣蘇成（或作素誠）糊塗貪淫；其子尤爲惡劣，遇回人婦女少有姿色者，不問何人，皆喚入署內，父子宣淫，且賞給家人輪姦，以爲笑樂，有被留數十日始放出署者。烏什人民，憤恨至極，又苦無處伸訴。壓迫既甚，反動隨生。是

時，葱嶺西境布哈爾、阿富汗諸國，嫉中國威震西域；又惡巴達克山殺二和卓，自殘同類，乃起同盟軍殺其酋而屠其城。其前鋒於前一四九年（乾隆二十八年）到浩罕。烏什人民聞之，卽祕密通使乞援。是時，又因解送沙棗樹苛派回戶，激成民變（或說因小差役遞送什物，不知送至何處，向阿奇木伯克請示，阿布都拉怒其唐突，重責數十棍；差役又向印房請示，復被打三十棍。因此羣回疑慮謀亂）總之，人民積恨既深，復湊以機緣，禍亂遂一觸卽發。

（二）事變之經過　前一四八年（乾隆二十九年回疆平定後之第五年）二月，回人二百四十八相聚謀亂。有一回民，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方飲酒，以爲造謠惑衆，而叱逐之。城中回民，不願附逆，投奔於駐劄大臣署中，亦被拒不納。是夜亂作，阿布都拉、蘇成及兵役等完全被殺。內地官兵商賈死者甚衆。距烏什最近之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或作邊特哈）聞變，卽率兵五百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卞塔海卽令開一礮，城門復閉。逾二日又以礮攻城。時城中亂黨不過四百，其餘皆是良民，閉戶不敢預聞其事。至是人民迫於形勢，羣起而合力反抗之矣。共推賴哈木圖拉爲首領。共有馬步二千餘人，出城迎戰，戰敗卞塔海。庫車辦事大臣鄂寶率兵來援亦失敗。於是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犂將軍明瑞，參贊永貴各率兵來援，會圍烏什，晝夜攻城。亂黨分派黨羽，潛赴各回城煽動，並乞援於浩罕布魯特。遠近洶沸，幸而各城伯克皆深明大義，應變有方，未曾響應，捲入漩渦，故事變未至擴大也。如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夫人熱依木隨其子鄂斯滿住在庫車。（鄂斯滿任庫車阿奇木伯克）聞烏什暴動，五晝夜馳返葉爾羌，助其夫料理。及至，見人心洶洶，鄂對束手無策，日夜愁哭。伯克阿渾等紛紛來告烏什事變。熱依木含糊答應，約明日飲酒議事。卽於席間，責以大義，曉以利害，不宜謀亂，以附和烏什。伯克阿渾等唯唯聽命。熱依木復命歌舞

回女勸酒，將諸伯克阿渾等灌酒以至酩酊大醉。一面使心腹分頭查出各家之兵械，獻於辦事大臣署中；一面將各家之馬匹令人驅出城外百里深山中放牧。人心始定。地卽安事，庫車鄂斯滿隨辦事大臣出發赴烏什。庫車城中擾亂份子，亦思作亂。賴有伊什罕伯克阿拉雅爾，嚴密稽查，每日率諸伯克，隨大臣署前二更始散。乃得平安無事。阿克蘇回人，亦有蠢蠢思動者，其阿奇木伯克色提卜阿勒，赴京入覲，回至肅州，聞警報，七晝夜馳返城中，回衆乃不敢動。因此諸城均不能響應。又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通告布魯特：「暴動者，惟烏什一城」，故布魯特將烏什所派通浩罕之使者，擒獻於中國。於是烏什亂黨，外援盡絕，坐困孤城。清軍又斷其樵牧，敗其衝突。惟烏什城南依山，北臨河，自城至河半里許林木密布，隔河望城不見，礮攻不入。然其首領尙強制其衆不許出降，惜援絕勢孤，如釜游魚，苟延殘喘已耳。

（三）亂事平定及其善後　清軍自五月至七月攻城未克。有一晚，城中回人忽將林木盡行砍伐，城池豁然露出，清軍向前圍攻。城中內潰投降。遂克復烏什，人民死亡甚衆。移老弱萬餘口於伊犂，烏什空虛。後於阿克蘇、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四城各徙回民五百戶，來居於城外。烏什既復，奏善後章程數條，其要點如下：分阿奇木伯克之權柄；革除私派，平均人民之差役，秉公補用都觀伯克，節省伯克等之僕役；明定賦役之額數；分別漢回之居住；規定伯克會官員之儀節。皆是切中時弊，對症下藥。又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於烏什。（後二十二年仍移回喀什噶爾。）

自此以後，疆回吏治，頗爲整飭，太平無事，人民安居樂業者，五十餘年。

第二節　張格爾入寇回疆

大和卓博羅尼都之子孫竄伏浩罕，爲回疆之亂源，前已明言之矣。徒以乾嘉時，新疆兵威尙盛，足資鎮懾；吏治頗平，無隙可乘。又每歲賜銀萬兩與浩罕，使其監視大和卓之子。因此，自烏什亂後，閱五十餘年，回疆太平，人民康樂。下至道光初年，始有大和卓孫張格爾入陷回疆西四城之禍。其勢兇猛，將及阿克蘇。新疆之兵不能自平，清廷知事變嚴重，急調內地之兵數萬人以剿之，始克復失地。惟張格爾逃逸於葱嶺之外。在事諸臣，鑒於此變，竟有倡放棄西四城專力東四城之說者。其後，張格爾雖被捕，而回疆之亂猶未已也！其詳情以次敍述之。

（一）回疆吏治腐敗之一斑　初，回疆平定後，每歲徵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人民負擔甚輕；以比前時準部之虐取，兩和卓木之騷動，相差甚遠。兼之烏什民變以後，朝廷對於新疆之大臣常愼選人材，任用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官吏既用得其人，回戶賴以休養生息，仰朝使如天人。其後經過已久，保舉制度漸次弛懈，多任用侍衞及口外駐防人員，此等官吏，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之服食日用，無一不取給於阿奇木伯克。而各城伯克多是東部回人，卽前時附從清軍戡定回疆著有勛勞者之子弟，故對於西部回民關係較淺，常與清吏朋比爲奸。又常藉供官爲名，苛派回戶，日增月盛。新疆赤銅普爾錢，一文當內地之五文。喀什噶爾每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每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每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除正賦外，又需斂土產氈裘金玉緞布等，皆歸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分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犂將軍窵遠，特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

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於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值，奴使獸畜。於是回民始恨入骨髓矣！民心已失，外寇卽乘隙而入。

（二）張格爾陷西四城　張格爾者是大和卓博羅尼都之孫。乾隆年間，博羅尼都以叛伏誅，其子薩木克逃匿浩罕，生三子，次子卽張格爾。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奸回假餽送和卓爲名，常斂財煽衆，時有譌言。是時回民受政治壓迫，逃往浩罕者日衆。又布魯特亦有怨恨清廷者。前九二年（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糾集回疆亡命者投奔布魯特，率數百人入犯喀什噶爾邊塞。領隊大臣色普徵額大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人，舍騎步逃。其後四年（道光四年）秋，及五年夏，張格爾屢糾引布魯特數百騷擾近邊，且詭降，要求叵測。內地回民，多爲其耳目。官兵往捕，卽行遁去。是年九月領隊大臣色彥圖率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未遇張格爾，而縱兵殺遊牧之布魯特人妻子百餘人。其酋汰列克大恨，率二千騎，追覆清兵於山谷中。於是捷報傳於四方，加入者日衆，敵勢遂猖獗。前八六年（道光六年）六月，張格爾率安集延布魯特五百餘人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之墓，回人稱爲和卓墳，距喀什噶爾回城十里許。參贊大臣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率兵千餘進勦，殺敵四百，賊退入大和卓墳內，墻垣三重，周圍五內。官兵圍攻，敵突圍而出。各地回民，紛紛響應，旬日之間，衆至萬人。慶祥盡調各營卡兵還喀什城，編爲三營，令烏凌等分將迎戰於渾河，先後敗覆。喀什城被敵包圍。初，回部惟浩罕人最驁悍，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張格爾恐伊犂北路援軍速至，故派人求兵於浩罕，許以如攻破四城，子女玉帛，兩方共分，並割喀什城以爲報酬。七月浩罕酋自將安集延兵萬人來助戰。張格爾已探知喀什城無援兵，後悔借兵，遂背前約。浩罕

酋怒，自督所部攻城，久而不下。又懼張格爾背約反攻，以致腹背受敵，故率兵宵遁。張格爾使人追上招誘其衆，歸投者二三千人，編之爲親兵。八月二十日喀什城遂陷，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相繼失守。於是西四城盡爲張格爾所據。

（三）清軍集中阿克蘇　清廷見敵勢猖獗，未可忽視，乃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爲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剿；又命署陝西巡撫盧坤赴肅州理餉。七月，伊犂將軍長齡奏言：「逆酋踞巢穴，全局蠢動。喀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犂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惟有速發大兵四萬，以萬五千分護糧台，以二萬五千進戰。」詔授長齡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代鎮伊犂。又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騎兵三千出關，與楊遇春均參贊，會阿克蘇進剿。又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里，僅於哈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其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及伊犂採買之糧，赴阿克蘇，可省內地轉輸大半。其內地軍械火藥，改由烏魯木齊北路逾冰嶺（在伊犂之南，阿克蘇之北）轉赴阿克蘇，以比取道吐魯番庫車之南路，水草較便。又開新疆銅山，鑄普爾錢。又撥烏里雅蘇臺伊犂等孳生牧廠牛駝各數千，馬二萬；及蒙古汗王公所進駝三千，以備軍用。又寓居伊犂之川楚客民，及流犯內，多有曾充鄉勇練行陣者，奏准選二千從征。是時張格爾已據有西部，復派兵東犯，夜渡渾巴什河，逼近阿克蘇二十餘里。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百十騎騁沙揚塵，鼓噪追擊，敵退走不敢再窺河北。東四城始平安無事。十月清兵已集阿克蘇者萬餘，事事俱備，準備西征。

（四）清軍克復西四城　張格爾軍自渾巴什河敗後，以三千人扼守柯爾坪（今柯坪縣）。此地在阿克蘇

西南三百里，爲進兵要道，山路崛險，中隔沙漠。長齡使提督楊芳襲破之。是時和闐伯克伊敏等亦率衆二千縛帥來獻，幷獻和闐大臣舊印。原來張格爾是白山宗，入回疆後縱白回以虐脅黑回，故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伊薩克遣人赴和闐離間之，黑回各伯克乃獻城內附。然適在冬令，大雪封山，兵未能進，故和闐復爲白回所陷。前八五年（道光七年）二月，長齡等統大兵二萬二千西征。至巴爾楚克軍臺（今巴楚縣），此地西通喀什城，西南通葉爾羌之分道處，復留兵三千，以防南路繞襲之敵人。大兵長驅西進，惟深入半月，糧餉已盡，日食疲駝羸馬，深恐敵兵堅壁清野，不戰而困我。追至英阿瓦特（在疏勒東一百二十里），敵衆二萬，據崗迎戰。清軍三戰三勝，追至渾河北岸，距喀什城十餘里。敵衆悉十餘萬，背城決一死戰，阻河列陣，亙念餘里，前築橫壘，穴壘列銃，鼓角震天，其勢甚壯。夜二鼓，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昏黑。清軍乘夜分兵上下游同時渡河，前鋒用大砲轟擊，礮勢與風沙勢相併，有似百萬雄兵，摧壓驟至，敵陣遂亂。及天曉，清軍已全數渡河，風停霧霽，乘勢衝入敵陣，敵衆崩潰。遂克復喀什噶爾漢回兩城。惟張格爾逃遁未獲。時在三月朔日。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大城亦先後收復。初、張格爾招誘安集延人爲爪牙，攻破四城，公私財物盡爲安集延人所有；且盡量搜括回戶。張格爾又甚昏憒，濫行誅殺。回人大失所望。及張格爾敗，投奔浩罕，浩罕亦不收留。六月長齡令楊遇春楊芳率兵出塞搜捕，並諭各部落擒獻。楊芳屯阿賴，楊遇春屯色勒庫爾（今蒲犂縣），南北相去十餘站。阿賴是葱嶺之山脊，脊以西水皆向西流，當喀什城赴浩罕之要道。時出塞清兵八千，留喀什城兵九千。浩罕布魯特雖各有擒獻張格爾之語，然張格爾愈遁愈遠，終不得要領。而軍懸絕徼，道遠餉艱。楊芳在阿賴遇浩罕二千餘兵，被誘中伏，鏖戰一晝夜，步步爲營，嚴陣出險。清廷責諸將孤軍突入，老師糜餉，命留兵八千防喀

什城，其餘九千隨楊遇春入關。以楊芳代任參贊，辦理後事。

（五）放棄西四城之議　初、大軍西征，密奉清帝手諭，待事平之後，西四城可否仿行土司分封之例，令將軍參贊籌議。至是長齡以張逆未獲，上奏曰：『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錮習。卽使張逆就擒。尙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希都里，乾隆中覊在京師者，令歸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亦奏曰：『善後之策，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支。前此大兵進剿，賊卽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謀。幸克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塞，環逼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糜有用兵餉於無用之地，不若歸併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卽鞏若金甌，似無需更守西四城之漏卮。』宣宗切責長齡老悖昏謬，欲釋逆裔歸長舊部，與武隆阿均革職留任。案捐棄西四城之弊害顯而易見，蓋東四城膏腴不及西四城什之二；卽北路伊犂亦不及焉。若捐畀土酋，必互相吞併，自相雄長，易世之後，且挾其富庶倔強，以與我離，東四城亦將不保。如或不然，則爲布魯特所侵據，邊圉其能晏然無事乎？

（六）長齡計擒張格爾　張格爾傳食諸部落，諸部落漸不能供，生計日蹙，時中國懸重賞，如擒獻張格爾者封郡王，賞金十萬。十二月長齡等密遣黑回出卡，散布流言：『官兵全撤，喀什城空虛。衆回人翹首以望和卓復來。』清軍對於從逆出走之白回家室，一律保護其安寧，以離其部衆之心。張格爾聽信流言，果復率衆五百由開齊山舊

路潛入，想乘除夕節，清軍不備，而襲據喀什城。入至阿木古回城，白回奔竄，黑回接戰，張格爾知有變，即折奔出卡。楊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殺殆盡，張格爾僅餘三十人，舍騎登山而逃，爲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所擒獲。

是役用兵三萬六千，用帑銀一千餘萬兩，經過時間爲十九閱月。初深懼敵人深溝高壘，而遣奇兵繞出東路，斷我糧道。故多留兵隊，嚴防後路，實達喀什城者不及二萬。其川陝兵有尚在中途聞亂平而折返者。

（七）善後策略　張格爾已就擒，長齡等檄諭浩罕布哈爾，縛獻張逆之家屬。浩罕遣使來賀，曰：「被擄兵民，可以獻出；惟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不肯從命。上年清廷詔直隸總督那彥成爲欽差使回疆，至是長齡凱旋，那彥成赴喀什城籌善後策，先後奏章程數十條。其要點如左：

（甲）安內策

（1）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於都統參贊，又總考核於伊犂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役使。

（2）印房章京由京揀派，不用駐防，以重其選。

（3）嚴禁賄補伯克，定其資格，愼其保舉，制其迴避。

（4）五城叛回之地產，歸官收租，歲收糧五萬六千石，支五城兵餉三萬八千餘石外，餘糧一萬八千石，而喀什城大河沿葉爾羌亮噶爾新壅尚不在內，皆爲酌增各官養廉鹽菜銀之用，有餘變賣解阿克蘇。

(5)采買倉儲，兼改城垣，增卡堡，練戍兵，以漸裁撤。

(乙)制外策

(6)嚴禁浩罕通商，以窘其生計。

(7)將浩罕人盡逐出境，以斷其耳目。

(8)收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黨。待其款關求貢，然後撫而用之。

各條款均次第實施。其明年，那彥成回京，詔以札隆阿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以璧昌署葉爾羌辦事大臣。清出葉爾羌私墾地畝新糧二萬石，改徵折色，撥補東四城俸餉，而以葉城額貯二萬石，按歲出陳易新，充葉城經費。又改西達英吉沙爾之戈壁一百四十里置驛，開渠，商民漸復，壁壘一新，然而後兩年又有浩罕入寇之亂。

第三節　浩罕入寇回疆

浩罕之窺伺回疆，由來久矣，自褊護張格爾案起，清廷絕其互市，浩罕不甘示弱，以武力求快其志，釁端已開，邊禍益急，而動輒引誘和卓之族人為傀儡，以號召新疆之回民。然其兵奸淫刼掠，慘無人道，回人初雖受惑，後多恨之。惟回人柔懦，不能合羣相抗，任其蹂躪而忍受之也。故有人謂：「浩罕如狼，回人如羊。」洵非虛言也。

(一)浩罕強迫通商　浩罕既不肯獻出張逆之家屬，中國即斷絕浩罕之貿易，驅逐浩罕之商人，而沒收浩商之財產。當時新俄直接通商尚未開始，中國與中亞細亞以西各地之貿易事業，大部份操於浩罕所屬安集延之

商人手中。而浩罕亦全賴商品收稅，以資國用。至是中國對浩罕斷絕通商，浩罕卽感大窘。乃決以武力報復，爲利於號召回疆人民計，故招誘張格爾之兄玉素普於布哈爾，擁立爲和卓。糾集布魯特、安集延人數千人，於前八二年（道光十年）九月入寇。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前數月旣風聞此消息，但不相信，而不加以防備。及寇旣入卡，始命協辦大臣塔斯哈赴喀浪圭卡，副將賴永貴赴明約洛夾剿，被敵誘入險地，先後覆沒。賊勢大爲猖獗，乘勝長驅入境，分頭圍攻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及葉爾羌三城。

（二）漢回合力禦寇　時葉爾羌城中僅有五六百名，辦事大臣璧昌聞警報，盡徙城外商民於城內；召集各回伯克，曉以禍福利害；選派回兵分防各要隘——一爲西通英喀二城之科熱巴特，一爲西南通呼庫勒之亮噶爾，一爲東通樹窩子之巴爾楚克。——每路各守以兵勇二百，回兵一、二千。部署方定，而賊兵已圍英喀二城，卽分兵來犯葉城。璧昌選回兵千餘屯漢回兩城，中路官兵四百列陣東門外。賊以步騎萬餘來犯，清兵上下夾攻，用大礮轟擊。斬賊三百餘，又撲滅闖入回城之賊兵三百餘，賊退走三百里外。我方僅陣亡兵一人，回兵五人。是役漢回一心，以少破衆，全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滿（烏什前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之孫）助順之力。是時，喀什城札隆阿亦三次督兵出城大破賊衆。但賊兵仍圍城不退。英吉沙爾，亦被圍不解。是時伊犂參贊大臣容安領步騎四千五百於九月中抵阿克蘇，尙欲等候烏魯木齊各路兵集合而後進。於是葉城敗賊復分兩路來犯，回兵迎戰於二十里外不利；清兵五百復迎拒於十里外，始將賊兵擊退。又遣回兵擊退呼庫勒之賊衆，時葉爾羌境內布魯特安集延人聞援兵將至，皆已退走；惟留上年從逆出走浩罕之朶蘭回子（霍集占之家奴，爲回民中之敗類，白回不與彼聯婚姻，分派各城充

當苦差者）。脅聚各莊回民。惟回民多不願附和，朝脅暮散，不能成隊，故不敢攻城，僅刧掠各小回城及村莊，回民之生命財產損失極大。十月初，桑蘭回脅衆千人，第三次來犯葉城。復經璧昌督兵民擊退之。十一月初，敗賊復聚合，第四次來犯葉城。初，淸廷逮容安職，以哈豐阿代爲參贊大臣，領步騎三千五百，進援西三城。是時適布哈爾與浩罕生嫌隙，故浩罕急撤還其兵，於是浩罕兵解圍縱掠，出塞而去！此次浩罕兵志在刧掠子女玉帛，不圖占領土地城池，而白回多懼賊衆騷擾，助官兵守禦，亦非上年甘心附逆者可比。然而三大城雖未失陷，附近各回莊，概被搶刧一空，損失難以計算。玉素普誦經慈善。見浩罕荼毒回衆，深悔受其愚弄而來也。

（三）浩罕乞和　明年，中國揚言：將發大兵，由伊犂、烏什、喀什三路出討浩罕。浩罕聞訊，即於東北二邊築壠防守。又遣使入貢俄羅斯，欲乞援兵。而俄羅斯以浩罕新與中國搆釁，拒絕浩使不許入境。浩罕旣無外援，七月遣三頭目來乞和，請恢復通商，此外別無他求。時欽差大臣長齡在喀什城籌善後，長齡留一使者，遣伯克隨其他二使返國，告浩罕曾「縛獻賊頭目，釋回被俘兵民。」至十月伯克始歸報，浩罕要求條件如左：

(1)浩罕放還中國被俘兵民，但縛獻賊頭目事請免議。

(2)中國允浩罕通商，並免抽商稅。

(3)中國發還前所抄沒浩罕商人之資財。

此條件較前次要求反奢。惟長齡以道遠且險，勞師出征，未必取勝。奏准淸廷，允許浩罕所請各條。於是，浩罕大喜過望，遣使前來，抱經盟誓，通商納貢如故。

（四）回疆再籌善後　時中外諸臣上奏回疆善後策略者甚多，清廷將各種奏議交欽差大臣長齡，伊犂將軍玉麟會議。長齡等奏請移參贊於葉爾羌，並增防兵之方策。奏曰：「此次入寇之賊與張格爾不同，不過烏合夷衆，挾驅逐鈔沒之憾，擄掠取償，並無志於土地人民。而各白回畏賊騷掠，助順守禦，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是此時戰緩而守急。惟是兵未至，而賊已先逃；兵久據，而賊無一獲；戰守俱無長策。諸臣條奏：如言增兵廣屯，自爲耕戰，以省徵調。言之事易，行之實難；卽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至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則回性懦弱，非浩罕敵；若無官兵守禦，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臣等再四商籌，統兵之人，宜立於不敗之地，斯能制人，而不爲人制。惟有：（1）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其地本回疆都會，距喀什噶爾六站，在不遠不近之間；再移和闐領隊大臣一員以備調遣；其喀什噶爾留換總兵一員，與英吉沙爾領隊大臣犄角；再於葉爾羌阿克蘇適中之巴爾楚克駐守總兵一員，以爲樹窩子咽喉鎖鑰；則六城相距，均不過數百里，聲勢聯絡。（2）其防兵之數，請於西四城六千額兵之外，再酌留伊犂騎兵三千，陝甘綠營兵四千。計新舊兵額萬有三千。除阿克蘇、烏什各有兵千餘，毋庸議增外。喀什噶爾擬駐綠營兵三千，哨探前敵；英吉沙爾駐步騎千有五百，爲喀葉二城中權接應；巴爾楚克擬駐綠營兵三千，築堡駐守，使賊不能繞截後路；和闐僻在一隅。止需駐兵五百；此外滿兵一千漢兵四千全駐葉爾羌，隨參贊大臣居中調度。小賊，由各城自剿；大賊，參贊相機遣援；無煩由內地徵調。如賊敢深入，以主待客，前後夾攻，必可一痛創之。無後患，卽可酌減新兵，以復舊制。（3）其新兵糧餉，應請於各省綠營兵額內酌裁百分之二，可歲省銀三十餘萬，以爲回疆兵餉。俟屯田興舉有效，地利日增。生聚日盛，兵民日固，卽可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回內地餉額。」奏上得旨允行。（去年長齡密奏請移參

贊於喀喇沙爾。其地距喀什噶爾東西四千餘里，有事鞭長莫及。且賊未受創而卽退守，適以示弱。故清廷未允行。至是始自改前議。）自是參贊移駐葉爾羌，以璧昌任此職。初，乾隆時初定新疆，於回莊旁築牆及肩，名爲漢城。僅容官署兵房倉庫而已。其商民街市，均在漢城外，或雜處回房中。故張格爾入寇，四城易失。亂後，重建漢城，始與回莊隔別。然僅喀什新城包坊市於城內；其他英、和、葉三新城，商場仍在城外。浩罕入寇，璧昌守葉城，急移商民於城內，而焚燬城外市舍，及再籌善後，仍未築關牆以包坊市，論者以爲缺憾。

第四節　倭里汗等兩寇回疆

先是浩罕雖與中國議和，然夷情詭譎，非誠心修好也。依舊豢養張格爾之族人，伺隙而動。且其所屬安集延城之商人在喀什一帶者常數千人，秘密勾引回民，偵探軍情，一有機會，復驅之而入寇。於是道光末葉及咸豐中，復有張格爾兄玉素普之子邁買的明及張格爾弟巴布頂之子倭里汗等兩寇回疆之禍。前一役有和卓七人，故稱爲七和卓之亂；後一役祇以倭里汗爲主，稱爲倭里汗之亂。二役皆是外有浩罕爲後援，有一部份布魯特人爲之助：內有安集延商人及白帽回爲其內應。故雖皆烏合之衆，一時附和者多，故聲勢頗大。然皆以不數月，卽爲清軍所撲滅。

（一）七和卓之亂　前六五年（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張格爾之姪邁買的明、倭里汗等勾結寓居浩罕之喀什回人、安集延人、布魯特人等，潛入卡內，襲敗清兵於明約洛卡，長驅而入喀什，回城之安集延商務管理員，煽惑居民，開城降附。遂佔領回城。喀什辦事大臣開明阿事前旣乏防範，臨時又畏葸不戰，卽所部之滿營綠營，又臨陣摧

誘致諜事機。回城既失。漢城尚有官兵三千，然不敢出擊，坐待外援，一籌莫展。倭里汗等又分兵二、三千進犯英吉沙爾，清兵拒之。敵築礮臺以攻之。城兵固守，不能下。和卓分遣黨羽，四出煽動，倡言恢復。然諸城回民懲於前事，多不敢附和。

清廷聞警，頗爲注意，詔受陝甘總督布彥泰爲定西將軍，駐節肅州，調度軍餉；授奕山爲葉爾羌參贊大臣，統兵數千由阿克蘇進剿。又命台湧帶兵三千由甘肅出關爲後繼。諭戶部速撥軍費百萬兩。敵兵進擾葉爾羌，守兵敗之，退回喀什。十月，奕山兵至葉爾羌屬科熱巴特地方，敵兵數萬，據沙梁，蜂擁迎戰，槍礮並發，勢甚洶湧。奕山分兵三路，中路轟以擡槍，張左右兩翼夾擊之，敵衆紛紛潰退，清軍乘勢逼之，連戰皆捷，一日三勝，長驅而援英吉沙爾。圍城之敵，望風喪胆，不戰而遁。奕山復進援喀什，敵人稍稍迎戰，郎向浩罕而逃，同走者數萬人，遂克復回城。復派隊出邊卡巡查。然鑒於楊春阿賴嶺之遇伏，故不敢深入。諸和卓復竄居浩罕。事後，清廷令撫慰未附逆之回民；又免徵喀什被災戶民之正雜賦稅。事變漸息，民心始定。

（二）倭里汗之亂　咸豐初，喀什之阿斯圖阿爾吐什莊挖銅礦，苛派民夫，累擾殊甚，回民怨恨。前五七年（咸豐五年時洪楊起義之第六年）庫車辦事大臣家丁串通回目苛派差徭，回民將起而抗之，辦事大臣掩殺回民至三十人之多，不取口供，亦不稟報，遂引起各地回民之反感。其時蟄居浩罕之倭里汗等，又視爲有機可乘，是年八月，先使黨羽玉散和卓等十三人潛入喀什煽動，爲官吏偵悉，一律落網。倭里汗自率衆入侵馬帕拉特卡。清軍擊退之。後二年五月，倭里汗等復率衆潛入喀什，佔領回城。復決河水以灌漢城。城守辦事大臣巴哈善有兵二千人，見

敵決河，速開渠口，驅水北流，城得不淹；又屢派兵出城，襲擊圍城之敵，城得不陷。倭里汗又分遣黨羽略取英吉沙爾之回城，領隊大臣烏勒欣泰據守漢城。敵兵築礮臺以攻漢城。是時也，附近各回莊，皆紛紛響應，一時聲勢浩大。回兵又分兵東犯巴爾楚克城，中糧員據城拒守，城雖未陷，然敵兵遊弋城外，以致阿克蘇西赴喀什，西南往葉爾羌之道閉塞，文報不通。當局乃開設新臺自阿克蘇之玉河直達和闐，由和闐轉赴葉爾羌，文報始達。回兵又分兵犯阿克蘇所屬村莊，又令布魯特人五百騎擾阿屬之柯坪，均經守兵擊退。和闐與葉爾羌間有玻斯坎水驛，置船夫及守河兵（本地回兵）數百名，敵兵進攻玻斯坎。船夫守兵皆不知下落。於是文報又不通。

事變之初起也，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飛章入奏，請飭伊犂、烏魯木齊、喀喇沙爾各地派兵赴援。一面督兵守城。閏五月初，倭里汗發大兵約七千分東西二路進犯葉爾羌。慶英派隊出西路迎戰二十里大橋，獲勝，西路之敵卻。而東路之敵乘虛掩攻回城。幸城中守兵協同兵民及克什末爾商民擊退之。未幾敵騎又大舉撲漢城，慶英親臨城上督戰，用神威大礮（本地自鑄之礮）轟擊之。正酣戰間，忽見城外樹林中轉出無數步隊之敵，復以礮轟之。敵不得逞，城賴以安，復聞援兵將至，兵心益奮，然將士晝夜梭巡，不敢暇息。如是者凡數十日。

既而援兵四集，伊犂將軍派領隊大臣錫拉那率滿、綠、察哈爾、厄魯特各營兵一千餘人，協領富珠哩率遣勇（遣犯入伍）一千三百餘人，統於參贊大臣法福禮，由冰嶺向阿克蘇而進；烏魯木齊都統派提督額布沖額率滿綠營二千五百人；喀喇沙爾辦事大臣裕瑞（新調喀什辦事大臣）調蒙古土爾扈特、和碩特之民兵一千一百餘人。六月中旬，伊犂兵已抵阿克蘇，烏喀二處援兵亦已達庫車。法福禮以葉爾羌、喀什諸城待援孔亟，故不待後二

路援軍到齊，卽向巴爾楚克進發，擊走城外附近之敵，乘勝由三台、頭台向葉爾羌進。至頭台有敵衆數萬距高梁分三路迎戰，清兵張兩翼奮擊之，另以騎兵抄其後路。相持未久，對方紛紛潰退，窮追二十里，殺敵七百名，乘勝長驅，六月二十六日抵葉爾羌，圍城之敵已於昨日之夜潛然退去矣。援兵安營城外，助城兵搜捕附近殘敵，肅清村莊。七月中旬，烏、喀二處援兵亦抵葉城。是時援兵共有五千人，

法福禮統領三路援兵於七月廿二日向二十里大橋前進，至橋敗隔河之敵，數日達柳樹泉，距英吉沙爾不遠，敵衆數千迎戰，清軍一鼓勝之，長驅入英，回城之敵自遁，於是被困百餘日之英吉沙爾漢城立解重圍，休兵數日。是時，喀什聚敵兵數萬，復決河水灌漢城，形勢頗危殆。八月初三日，法福禮領大軍赴救喀什，敵衆如驚弓之鳥不戰而逃。克復回城，立解漢城之圍，是役也，倭里汗竊據喀什回城爲時不過四個月。倭里汗尙潛伏喀浪圭卡，額布冲額等出卡跡之，不能得。

伊犂將軍札拉芬奏擬善後之策，謂：「安集延爲浩罕所屬八城之一，其人貪利，在各處貿易，道光年間，喀什回城滋事，安集延商人均歸城應賊。擬請令安集延人另於離城二三里之地，築屋而居，以杜勾結，而免滋擾。其原有店房，官發價買回。」清廷恐與夷情不協，而未行。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亦奏請令浩罕擒獻倭里汗。否則絕其通商。清廷亦未之許，蓋懸於浩罕之前禍，不欲輕啓釁端也。

本章主要參考書

聖武記之乾隆新疆後事記，道光重定回疆記，道光回疆善後記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道光十年曹振鏞等奉敕撰）

東華續錄（王先謙撰）之宣宗文宗兩朝，

回疆通志

新疆圖志

第四章 同治間新疆之大亂

道咸以前，回疆雖時遭變亂，然其亂波限於一隅，未及於全疆。同治間，全疆回民蜂起爲亂，除鎮西外，各屬全陷失，幾不可收拾。考其變亂之原因有遠近兩種，遠者計有(1)吏治之腐敗，(2)回人與漢人感情之惡化；(3)中亞諸回教國，尤其是浩罕，對於中國之歧視；(4)大和卓博羅尼都子孫之仇恨中國；上述四因，乾嘉以來歷次回疆之叛變皆由於此，已詳於前，不再贅述。(5)漢回人與漢人之仇視：自新疆內屬以後，大興戶屯，廣事招徠，陝甘人民，負載出關，移殖於天山南北各地者爲數甚衆。經數十年之休養生息，戶口滋盛，不下數十萬人。其中有漢人有漢回，漢回信仰回教與新疆回人信仰相同，而語言服飾完全與漢人同化。漢回體格強壯，性情慓悍，與漢人雜居，常因利害衝突，以致互相水火。此次新疆各處變亂之主動者，以漢回居多。(6)駐防清兵腐化，失其鎮懾效能：乾隆間於伊犁、迪化、鎮西及其他各要城皆駐以重兵，鎮守其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故數十年之間北疆及南疆庫車以東從未發生亂事，以兵力足資防止故也。惟日久玩生，各種防兵漸趨腐化，兵額不足，戰術不講。而且洪楊事起以來，內地協餉撥解寥寥，兵丁藉口無餉，妄生事端，時有譁潰之虞，失其鎮懾之能力矣。又營中弁兵漢回亦不少，一旦變起，以回兵附和爲回匪，其勢易成，其禍益大。因此，事變起後，駐防之將軍、都統、參贊、辦事諸大臣皆先後戰死，防兵之無能可知也已。案咸同以來，旗兵腐化，不獨新疆爲然，凡內地各省之旗綠營無不如此。試觀洪楊起義金田，天下無敵，長驅武

漢，奠定金陵，分兵北上，震撼京津。旗綠營失效，此爲明證也。至於新疆回變之近因，係受陝甘回變之影響，亦可謂陝甘回亂之擴大。原來清廷對於漢、蒙、藏三族在政治上均賦予相當地位，惟對於回教人民，不給與政治之權。而滿漢官員對於回民亦似有忽略輕視之處，此在清季吏治腐敗以後益覺其然。因此回教同胞積恨極深，乘清廷外交失敗，內亂蜂起之後，雲南、陝、甘之回人相繼蜂起，反抗清政府。而陝甘地扼中原赴新疆之孔道，亂事起後，新疆孤懸塞外，易啓奸宄之窺伺，狡黠之徒，出關煽動，謂官兵將洗剿回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各地回人咸惴惴危懼，且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故，遂起而響應之。此爲同治間新疆回亂之最近之主要原因也。案東漢西羌叛變，而西域不通；唐代吐蕃犯隴右，而安西北庭危亡；同治間陝甘回亂，新疆陷失，三朝如出一轍。案清初，稱回疆人民爲回人，及漢回移殖後，新疆有漢回及本地回，漢人爲便於區別起見，稱漢回爲東干、回回、甘回、或回人，稱新疆回爲纏頭或纏回，以其用布纏頭之故也。考天下郡國利病書：西域有回回及纏頭回回。是纏頭之名，非起於清代也。此種名詞以名一民族，本不確當，新疆回人亦不願聞。民國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改纏回爲維吾爾。本書此章以後凡稱纏回者，一律改用新回，或維吾爾；稱東干，仍作漢回、或東干回，或甘回以資區別。

第一節　回亂之鳥瞰

此次新疆之回亂，最初發難於庫車，蔓延於全疆，軍事中心，政治首府如伊犂、迪化、喀什噶爾……皆先後陷失，全疆鼎沸，土崩瓦解，除鎮西外，竟無一片乾淨土。各地亂事情形頗爲複雜，茲分述如下：

（一）黃和卓踞東四城　前四八年（同治三年）四月，庫車漢回馬隆等謀亂，殺庫車辦事大臣薩凌阿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文藝、葉爾羌幫辦大臣武仁布等，而踞庫車城。共推黃和卓爲首領。阿克蘇辦事大臣富珠哩飛檄求救於伊犂，援兵未至而阿克蘇失守，富珠哩全家殉難。黃和卓部旋又東取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依奇哩死之；西併烏什城；於是東四城完全爲黃和卓所佔據。伊犂將軍常清所遣援軍至冰嶺，冰嶺爲回人扼守，不能踰嶺。烏魯木齊（以下省稱烏垣）都統平瑞所派援軍至喀喇沙爾之烏什塔拉戈壁爲伏敵所乘，全軍覆滅。六月，又攻陷吐魯番及達坂城。然吐魯番所屬各城後歸於佔踞烏垣之妥明，而不屬於黃和卓。黃和卓後來欲奪取喀什噶爾，爲阿古柏所併。

當庫車變作，伊犂將軍常清奏請發甘肅大兵三千進剿。然其時甘肅回亂正熾，無兵可調。

（二）妥明踞北疆及吐魯番哈密　陝西回亂起，有阿渾妥明（卽妥得璘）者貧無業，以星祿卜筮術游金積河湟間，與各回目相識，乘亂由西寧潛出關，至烏垣寓參將索煥章家，假星卜煽惑羣回，從者日衆。煥章卽前甘州提督回人索文之子也，素懷不軌，得妥明，推爲掌教，以師事之，常以其言蠱惑烏魯木齊提督業布冲額，業布冲額信之，二人遂糾合謀亂，而業布冲額不知也。前四八年春，都統平瑞檄各縣加徵民糧，綏來、奇台二縣不應，惟迪化州應之，州役馬全馬八皆是漢回，倚勢苛索，漢人恨之，團結以抗，回民大懼，訴於官，置不理，馬全等遂煽動回民，言漢人將殄滅回衆，於是各地回人皆響應之。六月，奇台漢人以回人形勢可疑，乃糾集千人奪木壘河營武庫軍械，與回人決鬭，回人大敗，死八百人。回人西攻古城（今奇台縣），焚街市，殺漢人千餘，西陷阜康縣。回人又潛入烏垣與城中回

入謀叛，在南關（迪化城南）禮拜寺明火議事。有人告知業布冲額，業令索煥章往視，索紿布以回人不爲亂，業信之，反殺告者，州人大譁。未幾，索煥章嗾南關回人乘夜入焚漢城，業布冲額匿索家，仰藥死。（或云爲索所殺。）平瑞據滿城，飛章入奏，檄伊犂告急。索煥章推妥明爲清眞王，自爲大元帥，進圍都統平瑞於滿城，斷絕糧道。九月，滿城陷，平瑞自焚，官民殉者萬餘人。伊犂援兵二千至，聞城失守，倉卒奔還，死傷積半。索煥章分兵掠各地，東路之阜康、濟木薩（今孚遠縣）、古城、奇台，西路之昌吉、呼圖壁、綏來（瑪納斯）皆爲其所併，山南之吐魯番、哈密亦皆叛變，而附於妥明。妥明自建王城於烏垣城外。索之母屢責煥章倡亂，促其反正，爲妥明發覺，降索爲散目，使居吐魯番，旋即病死。時鎭西（巴里坤）爲清官兵所守，妥明屢遣黨羽自哈密、奇台犯鎭西，皆不得逞。妥明之稱王也，總元帥馬陞之力居多，前四四年（同治七年）妥明惡其專權，嗾元帥馬官殺之。自是妥明之勢驟衰，後敗於阿古柏，死於綏來，地爲阿古柏所佔領。

（三）金相印等分踞西四城　前四八年六月，葉爾羌漢回變亂，踞葉爾羌城，其首領爲阿布都拉門。越數日英吉沙爾中營守備藍發春暗約漢回滋事，喀什中營把總王得春亦密通漢回起亂，均經駐軍先發制人，一網打盡，事變幸未發生。八月，喀什回目金相印糾結布魯特頭目思的克同叛，踞喀什回城（今疏附城）。又馬福迪、哈比布拉亦據和闐。是時西四城除喀什之漢城（今疏勒城）及英吉沙爾尚爲清軍駐守外，餘皆爲叛徒所佔領。其明年二月，金相印糾安集延將阿古柏入喀什，亂波益擴大，另述於下段。

（四）邁孜木雜特踞伊犂　伊犂有九城（惠遠、綏定、廣仁、惠寧、熙春、寧遠、拱宸、瞻德、塔爾奇。）爲新疆重鎭。

安明已踞烏垣，使人入伊犂煽動。前四八年十月惠寧惠遠二城亂起，漢回及新回（即伊犂回屯塔蘭奇人）聯為一氣，推新回邁孜木雜特（卸任回屯阿奇木伯克）為首領。將軍常清討之失敗。十一月明緒代常清為將軍。明年正月，回兵陷惠寧城，官民死難者二萬餘人。寧遠、熙春亦經失陷。四月回衆進犯惠遠城，盡焚北關祠屋。五月，六城之駐兵盡集於惠遠城，進剿惠寧回兵，清兵大挫，死三千餘人。是時也，明緒守惠遠城，伊犂東部三城已為回兵佔踞，南面冰嶺迤北之新回亦叛附之，北面頭臺（在廣仁城附近）、菓子溝等處，回人紮營數座以阻外援。明緒糧盡餉絕，數奏乞撥餉銀，清廷先後指撥一百數十萬兩由外蒙草地解往，分文未到。明年正月，回兵陷惠遠城，明緒、常清皆被殺，官民死者數萬人。二月，綏定、廣仁、瞻德、塔蘭奇諸城相繼附降於回人，惟拱宸堅守數月，糧盡援絕，兵民盡殉。自是伊犂全陷。塔蘭奇戰敗漢回而自立。至前四一年（同治十年）俄人侵入，敗塔蘭奇人而佔據伊犂，另詳於下。

（五）伊瑪木起塔城　塔城遊擊副將回人米慶，阿渾伊瑪木等陰謀起事。參贊大臣錫霖、領隊大臣博羅果蘇心知其謀，推誠開導，不能止也。前四七年（同治四年）正月，回衆入塔城內，官兵拒之出，損失軍械不少。錫博二大臣親往城外禮拜寺，與米慶等商議和平。一矛自窗口入刺，博奪矛大罵，當場刺死米慶，錫博亦為回衆所殺。新授葉爾羌參贊武隆額時在塔城，聞變，據城拒守，官兵百數十人，漢人千餘人。回人圍攻之不下。至三月雪稍化，穿地道通城外，使人潛出求救兵。塔屬哈圖山金礦內地商民聚此掘金者數萬人，至是金頭劉光和率礦夫數千屢來赴救，回人勾通哈薩克人來助攻，礦夫失敗，礦場盡毀。又有青海剌麻棍噶札拉參呼圖克圖者時在塔城，適遇事變，率崇古人屢敗回衆以助清兵。至明年，塔城失守，武隆額戰死，官民死者極衆。厄魯特蒙人退牧於布倫托海，棍噶退駐於

阿爾泰山，有衆萬餘人，漢人往依者七八十戶。至前三七年（光緒元年）九月，伊犂將軍榮全進駐塔城，塔城收復。

總之，新疆漢回與新回，乘陝甘回亂，紛紛蜂起響應之，不出數月，全疆糜爛。依其割據形勢可分爲五系：西四城爲金相印等所據；東四城爲黃和卓所佔，北疆及吐哈爲妥明所踞，最後皆併吞於阿古柏。是發難者是中國之回民；獲漁人之利者，乃亡國之安集延人也。伊犂及塔城二系，與妥明或有相當關係也。

（六）鎭西巍然獨存　鎭西漢人最多，扼北疆門戶，當各地回亂之際，鎭西回人亦躍躍欲動，前四八年九月，游擊何琯捕回目馬天保等及其同黨千餘人殺之。設城防，練民勇，城內肅然。然鎭西南踰天山爲哈密，西面緊鄰奇台，均已陷於妥明，與內地交通已阻塞，糧道復斷絕，內食將盡，外無援兵，糧價奇昂，形勢危急。幸而民心固結，士氣壯盛，妥明之衆凡三次自哈密來犯，何琯皆擊破之，巍然獨存，誠無負鎭西之名。不第自存已也，且能據此收復哈密，復開通中原之大道。前四六年（同治五年）六月，哈密回部郡王伯錫爾遣人至鎭西告知回人虛實，幷乞兵收復哈密，願助糧食爲官兵開道。是時何琯已升爲總兵，令游擊凌祥將二千人踰天山南征，郡王果以糧食來迎接，進至南山口，大敗回衆，長驅入哈密，立復漢回二城。十一月，妥明令馬陞率七、八千人犯哈密，凌祥倉卒應戰，淸兵大敗，郡王伯錫爾年近八旬，親自出陣，被執殺死。哈密再失。十二月，馬陞自哈密犯鎭西，何琯大破之。

前四五年（同治六年）二月，何琯派芮林南復哈密，糧道復通，奏請撥敦煌倉糧萬五千石以濟急。明年二月，馬陞犯哈密，芮林擊退之。是月哈密辦事大臣文麟飭守備魏忠義率兩營先進駐塔爾納沁（在哈密之東部，）此是新疆生亂以來內地出關軍隊之第一批。七月文麟由涼州募勇進駐哈密，自是哈密防務漸有起色。又明年八月，

哈密協辦大臣景廉抵任，安明復發兵來侵哈密，清兵大敗之，歷來安明部犯哈密，以此次受創爲最深。

總之，鎮西爲北路門戶，哈密又爲全疆咽喉，二城固守，將來大軍出關渡哈密南面大戈壁時，則可免遭敵人之襲擊，清軍之能安然越磧收復失地者，其關鍵卽在於此。

（七）漢人義勇軍之戰績、回人蜂起暴動，肆意屠刼，清軍無力鎮壓，於是漢人爲求生存計亦紛紛團練義勇軍，協助官兵與回人相周旋。其最著者有：迪化之徐學功，濟木薩之孔才，又沈廷秀起於昌吉，趙興體起於綏來，鄧生玉、張和、張興、張著、馬進福等起於奇台，各團練數百人或數千人，漢人往依者甚衆。漢人之不盡死亡者，諸義勇軍之力也。茲將各義勇軍之戰績分別略述如下：

徐學功迪化人，本將家子，世田南山。安明圍困烏垣時，學功率弟七人屢突圍送糧入城，學明學忠學孝皆戰死。學功據南山築碉堡結柵寨練精壯，以拒回人，漢人逃生者多集於此。安明視學功爲眼中釘，屢發兵攻之。學功以衆寡不敵移駐於呼圖壁之芳草園，復被迫擊再移於河西之化樹林，最後又退駐於博羅通古（皆在呼圖壁縣之西部。）

前四四年（同治七年）二月，安明命馬泰犯哈密，學功乘烏垣空虛，潛師襲之，一戰而克滿城。馬泰回救，連戰數日，殺敵數千，生擒回元帥馬環、卒以兵力太單不能久持。四月乃棄城退駐南山。馬泰糾衆圍攻南山。學功結蜈蚣陣以禦之，步卒居中，馬隊環外，敵前則後，敵退則進，如是者相持十餘日，敵方疲懈，學功發奇兵截之，敵人大敗，殺其元帥馬占奎、馬全、馬生福等。學功之兄學信亦於是役陣亡。回軍敗北，南山無恙。

前四二年（同治九年）冬，阿古柏聞徐學功威名，遣使相約，共攻烏魯木齊。學功應之。迨妥明已降，阿古柏以徐學功徒勇無謀，不予烏垣，而令馬仲爲烏垣阿奇木伯克。徐學功恨之，明年四月，學功約孔才攻奇台，沈廷秀攻昌吉，趙興體攻綏來，己則攻烏垣，四路同時進兵。學功一戰復滿城，進攻漢城，尙未得手。六月各路軍皆敗。馬仲由綏來回援烏垣，進至倉房溝，學功登高瞭望，見敵人連亘數里，己之兵力祇馬步五百人，召其弟學策，謂之曰：「賊壓我而陣，我一移動，全軍覆滅矣！賊與我中隔一橋，若突過此橋，直搗其中心，或可不敗。弟素勇敢，成敗在我二人，孰先過橋？」學策曰：「弟氣已怯矣！」學功曰：「若然，我先進，但見賊陣亂，則速以兵繼之，倘賊隊不動，我死必矣，弟卽走保南山，勿同盡也。」學策挈轡諫曰：「請勿冒進，容再計之。」方欲有言，敵已逼近。學功以刀斷轡，縱馬直進，將及橋，彈如雨注，學功伏身馬肋旁，乘塵土飛揚，馳入敵陣，與馬仲肩相摩，以馬箠擊之，馬仲墜地，學功生縛之，敵人大驚，爭相逃命，學策乘勢攻之，殺賊五百餘人。阿古柏復以馬仲之子馬人得爲烏垣阿奇木伯克。學功後又與阿古柏戰，兵敗退駐沙山子。

俄人已得伊犂，復倡言代收烏垣。前四〇年（同治十一年）俄人糾新回僞言貿易，欲襲取烏垣，進至綏來縣西八十里之石河，徐學功率衆邀擊大破之，獲駝馬洋貨及俄票二萬。自是俄人始不敢東犯。烏垣不陷於俄人者學功之功也！以上皆言學功之戰績。

前四七年（同治四年）七月，奇台知縣恆頤督勇目張和西剿，連克奇台、古城、濟木薩，進駐滋泥泉，約綏來縣督民勇東剿。妥明命馬陞禦之。張和率衆從間道大敗之。八月恆頤率張和進阜康，與孔才會兵共剿，爲馬陞所破，恆

頤陣亡。阜康、奇台、古城復失守。明年巴里坤佐領百喜督張和孔才，敗回兵於塘防門，進駐木壘河，迭敗敵人，敵嘗西竄。乃召集奇古戶民共團練以固防守。覬於妥明之衆謀取鎮西，四次自哈密北犯，而不由奇台東侵者，以奇古一帶有義勇軍活躍之故也。同治九年，哈密已爲清軍克復，妥明復派大股東犯奇台，其時有鄧生玉、馬進福、張著等各集有民勇，盡力抵禦，回兵不得逞。由此觀之，鎮西之幸存，義勇軍與有力焉。

案唐天寶間，吐番陷隴右，遮斷中原與西域之交通，其時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安西留後郭昕等率軍民閉境拒守凡三十餘年；又沙州人民張義潮，乘吐番之亂，糾集義勇軍光復沙、瓜、甘、肅、伊、西諸州以奉於中朝。清代之鎮西游擊何琯，及徐孔諸英傑等之偉績，亦不下於李元忠．張義潮，可謂後先輝映矣。此非國力盛時，開屯列戍，移民實邊之效果乎？

第二節　阿古柏竊據新疆

新疆回亂如火如荼之際，浩罕之將名阿古柏者，受亂黨之請，乘機而入回疆，發揮其鐵腕，將新回、東干各亂黨一網打盡，併有新疆之大部分，自稱爲汗。外而聯絡葱嶺以西回教諸邦及俄英二大國，東面與中國相抗衡。於是由分散之亂黨變爲統一之大敵，單純之內亂問題，增加複雜之外交關係。新疆愈不易收拾矣。玆將阿古柏之入新，及其外交事件，分述如下：

（一）阿古柏乘亂入回疆　金相印佔據喀什噶爾回城之後，因清軍堅守漢城，攻之不下，金相印乃求兵於

浩罕，是時浩罕諸城已爲俄併，惟安集延僅存，浩罕之阿來姆苦爾汗（Alim Kul）遣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偕部將帕夏阿古柏（左宗棠奏云「帕夏、伯克之轉音」非也，帕夏乃突厥語將軍也。）並募得六十六人以入喀什。於前四七年二月，入喀什，新回皆歡迎之。三月，阿古柏攻下英吉沙爾。七月攻陷喀什之漢城。初，漢城清軍決死戰，防禦歷十四月，守戰俱窮，辦事大臣奎英、幫辦大臣福凌阿等赴火死，城遂陷。於是西四城全失。

前四五年（同治六年）阿古柏攻滅阿布都拉門而併有葉爾羌，西三城一切軍政大權皆爲其掌握，布素魯克坐享其成，沉溺於聲色之中，浸成萎靡之徒。布素魯克惡阿古柏專權，二人齟齬日甚。阿古柏迫布素魯克參謁天方，自立爲汗，稱畢條勒特汗。布哈爾汗聞之，尊阿古柏爲阿達里克格式，取聖道擁護者之義。是爲阿古柏獨立之始。阿古柏訓練新式軍隊，向印度購買新式槍炮，聘請造槍工匠。團結南疆各種民族，及集中行政。所用文武官員，以安集延人居多數。其明年誘殺馬福迪、哈比布拉而吞併和闐。又明年，阿古柏東侵庫車，滅黃和卓，掠併東四城，轄地與妥明之吐魯番相接，阿妥遂成對立之勢，直接衝突，由是起焉。

前四二年（同治九年）三月，妥明懼阿古柏之勢力日大，派元帥馬仲馬泰，率衆七八千，進擊庫車，阿古柏親自迎戰，大敗之，乘勝追至庫爾勒，馬仲退守吐魯番，阿古柏使人說之，十月馬仲降於阿古柏，阿古柏以馬仲爲前導，幷約南山徐學功合兵進攻烏垣，新回多被殺戮，執馬泰送於南疆。妥明不能禦，舉城投降之，阿古柏削妥明王號，毀其王印。下令漢人回人皆薙髮易服，光頂留領，效安集延人之裝飾，新疆遂淪爲化外之域矣。

阿古柏已降妥明，命馬仲爲烏垣阿奇木伯克，徐學功殺之，其子馬人得繼爲阿奇木伯克。妥明恨馬仲之導敵

攻已，故與馬人得不和。其明年十月，馬人得導阿古柏兵進攻妥明於王城，妥明大敗，遁於綏來，旋卽病死。於是烏垣、昌吉、呼圖壁、綏來皆爲阿古柏所有。是時南北兩疆、鎮西、哈密、奇台、古城、濟木薩爲清軍及漢人義勇軍所守，伊犂爲俄人所佔，其餘皆屬於阿古柏，是爲阿古柏最盛時期。阿古柏移都阿克蘇，欲窺取伊犂。

前三九年（同治十二年）四月，陝西回首白彥虎率大股數千人自西寧出竄，經玉門、安西、敦煌，脅迫回人同奔，清兵追之，則不戀戰，輒先自逸去，令其死黨殿後拒戰。閏六月至哈密，攻陷回王城，清兵進剿，則向西竄入吐魯番而投於阿古柏，阿古柏納之，令助守天山北路烏垣一帶。於是阿古柏驟增若干勢力矣。

（二）阿古柏之外交　阿古柏之起源發展已略述於上，玆接述其外交情形。新疆西北隣俄羅斯，南接英領印度，西通中亞、西亞諸回教國。阿古柏已踞回疆而獨立，諸回教國、及俄、英皆曾與阿古柏發生外交關係，玆分別略述於下：

（甲）回教國　中亞回教諸國，素嫉視中國之統治回疆，今見阿古柏建新國於回疆，皆交相慶幸，以爲能解放回教徒於異教政權覊絆之下而深表同情。同時又以俄國正於此際積極侵略蠶食亞洲回教諸國，故皆深望阿古柏能於回疆新樹勢力基礎，冀與彼等聯絡以抗暴俄。因此，阿古柏立國之始，布哈爾卽贈予尊號，諸國又常常勸誘阿古柏作對俄宗教戰爭之領袖。阿古柏雖深知俄國勢大，不敢妄動，然對於諸國同情暗助，在所不免，而對俄則始終抱不屈服之態度以臨之。前三九年（同治十二年）阿古柏遣使赴土耳其，尊之爲上國，並乞封號，土耳其卽封彼爲天山南路愛迷兒，譯言爲摩訶末之後裔。此是阿古柏與回教諸國通好之史略也。

（乙）俄國　阿古柏入新疆之日，卽俄人鯨吞浩罕之時，阿古柏曾爲將軍與俄惡戰，身中五槍，創痕猶在，心實銜之。迨其稱汗之翌年，俄國遣使勸令通商。阿古柏婉辭答之曰：『我在世不過五年；請待五年後，唯命是聽！』言外有「我在不准通商」之意。俄國恨之。不特此也，阿古柏又與回教國聯絡，與英國交好，益觸俄人之痛惡與嫉忌。屢欲發兵攻之。旋見阿古柏戰敗妥明之兵，勢力已達吐魯番，乃爲先發制人計，用迅雷手段突佔我伊犂，以便對回疆作包圍之形勢。旋又遣使告阿古柏曰：『通商則和，否則戰！』阿古柏不得已許之。於前四〇年（同治十一年）四月九日，俄阿成立通商條約，該約大要：(1)俄國承認阿古柏爲回疆領袖。(2)俄人在回疆任何地方有通商及旅行之權利。回疆人民在俄境內亦同。(3)俄國在回疆各城市有建造貨棧，及設置商務員之權利。回疆人民在俄屬土耳其斯坦各埠亦有同樣權利。(4)俄貨運入回疆，及回貨運入俄國，皆納值百抽二·五之稅。(5)俄商及其駝隊有通過回疆而至隣國之權利。回疆商人亦有通過俄國之權利。其後阿古柏又遣使者賽亦德至塔什干及聖彼得堡，俄皇待以上賓禮，並請其參加閱兵典禮。此爲俄阿關係最融洽之時期。其明年，阿古柏與英訂商約，又用種種方法阻止俄商前來貿易，俾免俄人之偵探與陰謀，蓋阿古柏始終懼俄人之故也。俄國恨之，議出大兵，卒因浩罕有亂事，俄國未暇兼顧而中止。後來清軍出征阿古柏時，俄國數以糧食運售於清軍，蓋欲速滅之也。

（丙）英國　新疆亂起，與中國隔絕，商賈不通，一部份日用必需品如茶布之類，向之仰給於內省者，今則大感缺乏，不得不求之於他處，於是回疆與印度之貿易始漸漸發達。阿古柏遣使赴印度通聘，印度英總督，贈予軍械若干，並允許其聘用造槍名匠。前四二年（同治九年）印度總督派費昔斯爵士(Sir Douglas Forsyth)隨阿

古柏使者入喀什以調查商務爲名。適阿古柏出征東部與安明部交戰之時，費昔斯不能久待而還。迨阿古柏已取烏垣，復遣使赴印度報聘，謝未見使者之歉忱，並告知已佔領烏垣。前三九年費昔斯復奉命入回疆，與阿古柏訂商約十二條，其內容大要：(1)英國承認阿古柏爲喀什及葉爾羌之愛迷兒。(2)阿古柏承認英人在回疆有通商之權利。(3)阿古柏承認英國在回疆有派遣使節，設置領事之權利。(4)英貨入回疆納值百抽二·五稅。但經喜馬拉雅山運入之貨則免稅。(5)英人在回疆享有領事裁判權。於是英阿友好之局成立。(註一)案英國所得之通商權利大於俄國之所得。後來淸兵伐阿古柏時，英國百計阻撓之，蓋恐喪失其在回疆已得之經濟與政治方面之優越地位也。

總之，陝甘之回亂，引起新疆之回亂；新疆回亂，引起安集延之入侵；阿古柏獨立，引起回教諸國及英俄等邦之外交關係，引起俄國之佔領伊犂；叛徒勢力，雖由分而統於一，然國際糾紛則益趨於複雜矣！

(註一)參看西域回教考略（見續西學大成）
I. C. Boulger: Life of Yakoob Beg。
喀什噶爾略論（美國林樂知著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第三節　左宗棠戡定新疆

同光之際，太平、捻黨、回變雖經先後平定，然而海疆外患，又如狂風暴雨，電閃而至。加以度支困難，羅掘俱窮。因

此，收復陷失之新疆一事，幾爲當道所不敢言者也。然而有識見宏遠，氣魄雄壯之左宗棠，深悉新疆關繫全國之安危，其重要程度，決不下於海防也。故力排衆議，主張收復失地，且引之爲己任。時慈禧太后秉政，韙左氏之議，而授之以西征軍務大權。於是調兵馬，轉糧餉，浩浩蕩蕩，度出雄關，實行「剿撫兼施」之政策，「先北後南」之戰略。大兵所指，小醜消亡，不二載而全疆大定。述其始末於下：

（一）西征政策之確定　陝甘回亂，日就肅清之際，清廷即注意於失陷十載之新疆；欲用武力實行收復，故於前三九年三月命正白旗漢軍都統金順、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等各率馬步出關，廣東陸路提督張曜率馬步十四營進屯哈密，八月授景廉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張曜在哈密大興屯田，墾荒地二萬餘畝，歲獲糧數千石以濟軍食。景廉亦銳意興屯，奏請仿古移民實邊政策，徙關內戶口赴奇台、濟木薩一帶耕墾，寓兵於農，無事操耒耜爲農夫，遇警執干戈爲戰士。其計畫蓋欲先固基礎然後用兵，故未進攻阿古柏，而阿古柏亦不來侵犯。是年九月，關內回氛完全肅清，清廷以爲關內業已底定，急應乘此聲威掃盪關外匪氛以復已失之領土。左宗棠亦請軍出關以恢復新疆。惟當時有一極大之阻力，即直隸總督李鴻章所主張之移西征之餉專注海防政策是也。此其故因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外交着着失利，對於東南海防，漸知注意。適日本亦在此時（同治十三年三月）藉口琉球人民被台灣生番所殺而出兵侵佔台灣，東南海防愈見急迫。而負有東南守土之責者乃大倡海防政策，於是派遣學生到西洋習海軍，學製槍炮輪船，急購鐵甲船，新式槍炮，沿岸設炮臺，練新式軍隊，形勢緊張。因此左宗棠出師西征之計劃，竟大遭一般人之攻擊，塞防海防成爲當時兩大國策激烈之爭辯。茲將兩派主張之理由撮要介紹如下：

（甲）海防政策　提倡移塞防之兵餉專注海防之議者爲李鴻章，山西巡撫鮑源深等亦附和之。此派所持之理由，不外下列數點：（1）塞防不如海防之重要：新疆與中國內地不及海防關係之密切，新疆猶中國之肢體，海防則中國之腹心，塞防不固，不過肢體之小患，海防不堅則係中國之大患。振興中國，必須統天下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自古立國必先足用；足用之道，必須充實內部，而後以餘力控制邊陲；未有竭內地之藏以供邊陲之用，而能善其後。且海防密邇京師，一旦有事，京師動搖；縱新疆不守，亦難危及京師。爲中國整個計，關外西征不若海防之重要，故宜撤西征之師移西征之餉以充實海防也。（2）財政困難，關外難平：自咸豐初年，軍興以來，殫竭財賦以佐軍餉，爲數已不可勝計。迨至髮捻已平，滇黔肅清，而各省尤協撥頻仍，不遺餘力，以內地甘肅未靖，不得不竭力圖維，勉貸軍食，其實百計搜刮，已極艱難。乃自肅州告捷，師行緊要，徵餉益繁，而兵事伊始，需餉亦極浩繁，蓋關外駝騾之費，轉運之資，較之關內且增至數十倍。然其事果有把握計期可以告蔵，各省卽設法籌措，尚冀有日息肩；無如西地遐荒，回情狡譎，必非尅日成功之舉。設遷延歲月，邊外之征需未已，內地之羅掘先窮，萬一遺誤戎機，悔將何及；（3）新疆荒僻，恢復無用：新疆自乾隆年間，歸於中國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卽承平無事之時，歲需兵費三百餘萬，費內地人民無數之脂膏，徒收數千里無用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爲不值。是新疆失之無損，得之反有害，卽可恢復，亦不過謀一無窮無了之地而已。（4）緩復新疆，不爲不孝：或謂新疆爲乾隆開拓之地，今關隴已平，正宜乘威收復新疆，以竟同治未竟之功，豈容緩圖。然今茲主張撤關外之兵，並非棄「先帝」之地於不顧，不過不必急圖進取，養精蓄銳，以待他日機會而已。（5）新疆強隣窺伺，斷難久守：新疆位處中國西北，俄鷹瞵於北，英虎視於南，士耳

其波斯諸國通其西，危機潛伏，即勉強收復，今昔異勢，將來亦斷難久守。而喀什回首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幷與俄英立約通商，已與各大國勾通一氣，不獨伊犂為俄久踞已也。揆度形勢，俄先蠶食，英必分其利，皆不願中國得志於西方。而論及中國目前力量，勢不能專顧西域。師老財病，尤慮別生他變。李鴻章等對於塞防之意見既如上述，故主張下令西征各軍，未出關者暫緩出關，已出關者暫緩前進，挑選精銳數千，駐紮安西、玉門、敦煌一帶防守關塞。北則於熱河、河套要隘，相地駐紮，扼賊東進。其業經先進之師，可撤則撤，不可撤者，令其謹防城池，勿輕遠擊；並仿趙充國屯田之法，令各處駐軍，且屯且耕，且耕且守。一面又招撫伊犂、喀什、迪化諸酋，准其自為部落，如雲貴之苗猺土司，越南、朝鮮之奉行正朔可矣。總之，此派主張：放棄新疆，專重海防是也。

（乙）塞防政策　左宗棠不反對海防，但主張收復新疆鞏固塞防，與海防同其重要。其所持之理由，主要者有五：（1）新疆為西北之屏藩：清廷建都燕京，蒙部環衛於北方，數十百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京畿晏然，蓋皆先朝削平準部，兼定回疆，建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若新疆不守，蒙古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省之邊域時虞侵掠，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2）各國志在通商，不致輕啓釁端：各國之來中國，志在通商取利，緣其國取用，寄於征商，故所歷各國一以佔埠頭爭海口為事，而不利其土地。自通商議成，埠頭已開，各國久以為利，知敗約必妨國用也；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有不得已，何致輒發難端。（3）海防無須借塞防之餉：海防籌辦之初，始事所需，如購造槍礮，購造輪船，購造守具，修築礮臺是也。經常費如水陸標營練兵養船之費是也。

閩局造船漸有頭緒，由此推廣精進，成船漸多。購船之費可省，僱船之費可改爲養船之費，此開辦費經常費無待別籌者也。海防之應籌，水陸練軍最爲急務。沿海各口風氣剛勁，商漁水手，取材非難，陸路則各省就精兵處募補，如粵之廣惠潮嘉，閩之興泉永漳，浙之台處寧波，兩江之淮泗鳳徐潁亳諸處。皆可訓練成軍，較之召募勇丁，節費而持久。現在浙江辦法，餉不外增，兵有實用，台防議起，浙之開銷獨少，似非一無可恃者比也。(4)塞防餉絀，無可勻借；塞防之餉勻作海防，如海防之急，倍於今日之塞防，隴軍之餉，裕於今日之海防，猶可言也。今二次入關請撥之餉四百萬，分六十萬畀陝西，餘以餉所部各軍。合計入關度隴，每年所獲實餉，不滿五百萬，而應出之款不下八百萬兩。協餉到營，一散即盡，陳欠相因，旋成鉅款，截至同治十二年止，欠常年餉八百二十餘萬兩，挪空卹賞銀三十餘萬兩，而各省積欠之餉，則已達三千數百萬兩矣。餉如此希絀，實難通融。(5)險要未扼，未能撤兵：停撤出關兵餉，無論烏魯木齊未復，無撤兵之理；即烏垣已復，而險要未扼，亦斷無撤兵之理。烏垣迤西，土沃泉甘，物產殷實，素號腴疆，所謂富八城。烏垣以東四城，地勢高寒，山路多而平川少；哈密以西抵阿克蘇四城，地勢褊狹，中多沙漠，所謂窮八城。以南北兩路言之，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準部強時，回部時被併吞；乾隆朝亦先平準部，後定回部。腴疆已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財賦，供駐屯之用，節省塞防之費用實多。今若劃地自守，不規復烏垣，則無險可扼。即烏垣速復，駐守有地，而烏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爾巴哈台各路，均應增置重兵以張犄角。精選良將，興辦兵屯民屯，招徠客土，以實邊塞，然後兵漸停撤，而餉可議節矣。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科布多、烏里雅蘇台，恐亦不能晏然矣！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

讀此可見左宗棠之識見遠大，理由充足。清廷亦韙其言，嘉其志，而力促之出關。於是西征之策爲之確定。

是時，英國代阿古柏請和，許其稱藩臣，經總理衙門駁斥而止。英人派若干軍事教官入回疆，爲阿古柏訓練新式軍隊；並助以軍械，以期增厚阿古柏之抵抗力。然終屬無效。

（二）西征之營兵餉糧及其進兵計劃　前三七年（光緒元年）三月，清廷詔以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西征軍務，金順爲烏魯木齊都統副之，陝西巡撫譚鍾麟督西征餉事。左宗棠檄西寧道劉錦棠率老湘軍，四川提督徐占彪率蜀軍出關西征。明年二月，左宗棠在蘭州禡旗啓行，進駐肅州，飭劉錦棠統率湘軍，出星星峽向哈密進發，因戈壁水泉不足以供千人，故分爲三起以次遞進。經哈密、鎮西而至古城與金順會合。西征之師先後出關各營，有如下表：

(1)前欽差大臣景廉移交金順馬步精壯十九營。（原爲三十九營，經金順汰弱留強，編爲十九營。）

(2)張曜馬步十四營。（河南嵩武軍）

(3)金順馬步二十營。

(4)劉錦棠馬步二十四營。（湘軍）

(5)徐占彪馬步五營。（蜀軍）

合共八十有二營。

西征之餉，左宗棠籌議，光緒二年須餉銀一千萬兩，因各省關協款，及商家借款均緩不濟急，奏擬借用洋款一

千萬兩，由各省關於應協西征餉內分十年劃還。清廷許之，惟兩江總督沈葆楨上奏反對，因而中止。清廷以大軍業已出關，必須士飽馬騰，着戶部以四成洋稅項下撥二百萬兩；准借洋款五百萬兩，各省關協餉三百萬兩，湊足一千萬兩。各省關協餉數目如下表：

廣東	九一萬兩（內除上屆洋款本息共四十餘萬兩仍存五〇萬兩）		
福建	六〇萬兩	閩海關	一〇萬兩
浙江	四五萬兩	江西	三〇萬兩
河南	五萬兩	湖北	三八萬兩
湖南	六萬兩	山東	六萬兩
山西	二〇萬兩	安徽	一〇萬兩
四川	二〇萬兩		

清廷嚴飭各省將軍督撫，速解協餉，倘有延擱，准左宗棠指名奏參。是年末借洋款。第二年奏准借匯豐銀行洋款五百萬兩；各省關協餉四百萬兩，提前速解，繳八成以上。（自光緒元年正月起至三年十二月平定新疆止，共支出餉銀二千六百四十五萬二千六百三十兩。）

西征之糧，須由內地採運，費大而事繁，新疆第一任布政使魏光燾曾云：「塞外用師，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路阻以遠，勞費倍千百，籌轉運更難於籌糧籌餉。」蓋哈密、奇台、古城一帶雖有屯田，產糧不多，以供關外各軍，

猶虞不給，新出關大軍之糧食則必須內地運往。左宗棠於肅州設一糧局採購甘、涼、肅三州糧食。每石三百斤給價銀四兩。用牛車騾驢運至安西，改用騾驢，送至哈密糧局，是爲南路糧運。又於歸化設一糧局，分局設於包頭，採購歸綏、寧夏一帶糧食，用駱駝經內蒙小草地運至鎮西糧局，是爲北路糧運。第二年，哈密糧局積存二千數百萬斤，鎮西糧局積存一千二百餘萬斤。南路糧運，哈密以南渡沙漠，其北翻天山，艱難險阻，勞費特大，自肅州至古城，每百斤脚價十五兩有奇。北路駝運，脚價較省，自歸化至鎮西每百斤八兩有奇。由是以觀用兵新疆，宜採用西北之糧，可斷言也。此外有一意外糧源，卽俄國運售之糧食是也。是時有俄國遊歷官索思諾齊斯晤左宗棠於行營，自言：「俄國在山諾爾（卽宰桑諾爾，南距塔城二百五十六公里。觀其後運糧至布倫托海被刦，必由今吉木乃入境也。）產糧甚豐，收集亦便，距古城不遠。中國如需糧食，俄國願代採運，送古城交收。由俄起運，護送兵弁，俄國自派，糧價每百斤需銀七兩五錢，運費兵費均在內。如年豐收，駝脚價不貴，尙可酌減。」左宗棠卽與定議，年內（指光緒元年）運至古城二百萬斤，明年運足三百萬斤。其後俄國果實行運來。其糧費較北路糧更省，但數目不多，約佔南北兩路十七分之一耳。後來大軍克復庫爾勒以西各城，糧食就地採購，卽令南北及古城各糧局一律停止購運。此西征軍糧採運之大概情形也。

進兵計劃，分爲兩步，第一步專剿北路白彥虎，第二步進剿南路阿古柏。因此時白彥虎奉阿古柏之命，駐守烏垣、綏來一帶，故宜剿之，待北路克復，相機南進，自北而南，其勢較順，所謂致力於北，收功於南也。且其時，阿古柏跧伏未動，貌爲馴順，以示無他，若劇加以兵，則滅勤勁之軍，增前敵之賊，尤非計之得也，故剿阿古柏宜在其次。計劃已定

卽飭張曜守哈密，繼續興屯，招撫哈密回民，以杜敵人勾結，並防止阿古柏由吐魯番東犯哈密；徐占彪駐防鎭西，以固後路；金順、劉錦棠由阜康合兵進剿。對於回民，設法招撫，不抗拒者，不妄殺戮。此是左宗棠所奏「剿・撫・兼施，糧運・兼籌。」之計劃也。

（三）克復山北　前三六年（光緒二年）六月，劉錦棠、金順進駐阜康。阜康城西九十里古牧地，形勢扼要，白彥虎屯大軍於此，層築柵壘，以防淸軍之西進。去年伊犂將軍榮全進駐塔城，屯田於博羅塔拉，前陷於伊犂之官民投出者日衆。是年榮全令領隊大臣孝順率吉林營千餘人，及總兵孔才、副將徐學功共勇三千餘人進攻綏來。至是金順又派總兵胡飛鵬往綏來助孔才進擊，約東西齊舉，使敵人不得互救。白彥虎自紅廟子（迪化之東）進駐古牧督守。阿古柏亦遣新回來助戰。阜康至古牧中隔小沙漠，淸軍屯地乏水，兵士渴甚。劉錦棠詢悉士人，知黑溝驛上黃田有積泉，敵人嚴守以斷淸軍汲道，欲迫之使走戈壁西進，前阻堅城人馬渴乏，可乘其敝而敗之也。劉金令士卒赴沙漠佯爲掘井，表示將走戈壁大路以懈敵心。二十一日之夜劉金分左右進襲黃田，用開花礮轟之。敵衆大驚，狂奔而歸古牧，淸軍遂克黃田。先是敵以馬明踞黃田，後疑其與淸軍通，逮回南疆，改命王治金中萬率萬餘人守之。沙漠用兵，水爲生命，黃田乃兵家必爭之要地也。

翌日進圍古牧，劉錦棠攻其東北，金順攻其東南。阿古柏派阿托愛將數千來援。劉錦棠令余虎恩迎戰大敗之。連戰連勝，攻破城外堡壘。劉金視古牧守備極嚴，倉卒恐不能下，乃築壘困之，增建炮臺高出城堞丈餘，架大炮轟之。城牆數處崩圮，二十八日淸軍奪缺口，蜂湧而入古牧城。白彥虎原踞紅廟子，往來卡子溝，以未入城倖而免。

劉錦棠入城拾得回漢文各一通，卽烏垣阿奇木伯克馬人得致王治金中萬之公文，文中云：「烏垣精壯，已悉數遣來，三城（指烏魯木齊、迪化州城及安明所築之王城也。）防守乏人，南疆兵不能速至。」劉金知烏垣空虛，翌日率大軍速進。白彥虎馬人得初議送婦孺於南疆，留精壯守城池，不料淸軍如此神速，故不及防禦，棄城而逃。阿古柏所遣援軍四、五千至達坂城而止。淸軍布置城防，增築要隘。今迪化城外有地名一炮成功，卽是役之架炮地也。

劉錦棠駐守烏垣，搜捕山中餘賊。七月，金順西進，連克昌吉、呼圖壁、綏來北城。惟綏來南城之敵守備極固，伊犂將軍榮全率徐學功、孔才等與金順之軍圍攻之。至九月二十一日始攻破。自是山北收復。是時大雪封天山，淸兵未南進。

（四）克復山南　初阿古柏聞北路已敗，知淸軍必來，極力籌備防禦工事。以達坂城扼天山之口，爲自迪化往南疆必由之要路也，移其城於兩山之間，堅厚倍常，命大通哈（華言大總管）守之，此爲第一防線；達坂之東南托克遜，命次子海古拉守之，日役萬人，增築兩城互相犄角，命白彥虎旁托克遜而居以助守，此爲第二防線；以馬人得守吐魯番，其地之滿漢二城尚完好，此爲東面防綫；阿古柏自駐喀喇沙爾，以爲後應。

前三五年（光緒三年）三月朔，淸軍分三路並進：劉錦棠自烏垣踰天山趨達坂城；張曜自哈密，徐占彪自鎭西，會攻吐魯番。劉錦棠令軍士乘夜銜枚疾走，中途遇敵則斬之，期五鼓至城下合圍，以免敵人竄逸。途中擒獲二敵卒言：達坂城敵人以淸軍尙屯紅廟子。達坂城外草湖游泥，深及馬腹，蓋敵人引水成泥湖，欲以阻陷淸軍也。大軍前進，掠過草湖，佔據城南城後兩山崗，以馬隊環守兩軍而陣。天明，城中回兵開槍射擊山上淸軍。劉錦棠一面令掘長

壕圍困之；一面於山上架大炮轟擊之。時海古拉自托克遜發兵五百來援，清軍迎戰破之。復遣千騎，聞先遣已敗，亦自動退去。山上三大炮，環轟不息，城中炮臺崩圮，城身月城亦缺數口，最後彈中子葯房，瓦磚齊飛，風起焰張，延燒儲葯庫，子彈砰訇震撼，城中人馬砰裂，奪門出走。清軍遏之，不得出。劉錦棠令人傳呼：「縛獻異裝者有賞」（安集延人皆光頂圓領。）七日遂克達坂城。大小頭目，悉隸麾下，無一人一騎漏網。是役擊斃敵人二千餘，俘虜亦相當，大通哈愛伊德爾呼爾亦就擒。大通哈等同聲代阿古柏乞和，願致書阿古柏，請其縛獻白彥虎，獻還南八城以贖死。劉錦棠令其派親信人擕書前往，而留彼等於軍中。又釋放安集延人，新回、土爾扈特人，賜以衣糧，縱之歸去。又前此潛逃烏垣求撫之新回三百餘人給以牛種，令就達坂城附近耕墾復業。夷回大悅。

十一日劉錦棠自達坂進搗托克遜。時白彥虎嗾死黨四出劫掠人畜，焚燒村堡，脅衆隨奔。清軍未到城下，見火光四起，隱隱聞槍炮聲，知賊正圍攻村堡。馬隊急進攻之，大部繼至，鳴鼓呼噪，直撲城下，敵衆驚潰，自焚糧葯，棄城而逃。清軍遂復托克遜。新回及漢回被脅從賊者二萬餘人乞降。劉錦棠令繳械聽候安插。

東路軍張徐會師，三月初八日克七克騰木（由七角井西經東鹽池西鹽池而至此）九日進克闢展，長驅至吐魯番城下。敵人出城應戰。適劉錦棠分派羅長祜等率湘軍自北路而至，合攻敵人，殺獲甚衆。十三日城守馬人得出降，立復滿漢兩城。釋新回萬餘人令各復業。

達、托、吐三城已復，南八城之門戶已洞開，不難一鼓盪平矣，阿古柏知大勢已去，事不可為，乃服毒死。其次子海古拉載其尸西行，至庫車，被其長兄伯克胡里所殺。伯克胡里仍稱王於喀什噶爾，保有西四城。

是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Wade Thomas）復代爲遊說淸廷，請保存伯克胡里，立爲保護國。駐英公使郭嵩燾亦附和其說。左宗棠聞之上奏反對，有云：「安集延非無立足之地，何待英人別爲立國；卽欲別爲立國，則割英境與之，或卽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示私恩？……英人陰圖爲印度增一屛障，公然強我新疆撤一屛障，此何可許？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於胡底？臣奉職邊方，惟有勉效駑鈍，不顧目前成敗利鈍。……前聞英人已遣使至安集延，臣已馳告劉錦棠張曜囑其妥爲接待，如論回事，則以「奉命討侵佔疆土之賊，以復我舊土爲事，他非所知，別事不敢干預；如欲議論別事，請向肅州大營。」彼如來營，臣自有以折之也。」左宗棠可謂倔強之外交家，至今讀其奏疏，猶想見其爲人也。又定計俟秋熟糧足，卽飭將士鼓行而西。淸廷諭令督飭將士戮力同心，尅期進剿，以竟全功。

八月劉錦棠令余虎恩等率馬步十四營取道烏沙堵拉傍博斯騰淖爾南岸而西行，逕指庫爾勒之北，此爲奇兵；自率隊由大路向開都河前進，是爲正兵。是時白彥虎駐開都河西岸，壅塞河水，阻止淸軍，深者滅頂，淺者及馬背。淸軍循巇地斜行六、七十里，一溪橫前，深可丈許，令兵士泅水而渡，造浮橋，修車道。九月初一日，進喀喇沙爾城。城內水深數尺，官署民舍，蕩然無存，人民皆被白彥虎脅迫西走，未去者匿山中不敢出。劉錦棠招和碩特蒙人百戶實之。奇兵余虎恩等亦於初三日入庫爾勒城。城空無人，食盡，掘地窖得粟數千石以濟軍食。

是時白彥虎脅兵民西遁，劉錦棠發輕騎追之，十一日至布古爾（今輪台縣）遙望回衆數萬，持械者僅數千，皆被脅之難民也。下令：「持械者斬，其餘勿問。」白彥虎逃於庫車。祇見難民萬餘伏地乞降，撫慰之。十三日之夜鼓

行而西，將近庫車城，聞有槍聲。蓋白彥虎方脅新回隨行，新回不從，方以槍嚇之也。淸軍迫之，回人大潰，遂復庫車城。新回言：『白逆動止必脅回民隨行者，一則使官軍無所資藉，難以追擊，一則欲至喀什獻之伯克胡里爲結納計也。』自庫爾勒西行，六日夜馳九百里，克復大城二，村莊無數，拔出難民以十萬計。

十五日劉錦棠至拜城，見城門關閉，蓋白彥虎昨日才過此地，新回不從，閉門拒守。至是開城乞撫。劉錦棠令諸將蓐食急進。時霜凍凝聚，人馬趯行，手足皸瘃。明日抵銅廠，見敵方擁脅口渡河，新回數萬，麕集河岸。淸軍乘勢迫之，遇騎卒則殺之，尸壅河流。被脅新回，悉皆遣散，令復歸故里。是時白彥虎以淸兵追之過急，念不一死鬬無以收衆心，於是白部在左，安集延兵在右，列陣於上銅廠以迎戰。淸軍又大破之。長驅而至阿克蘇，阿克蘇人民十餘萬亦閉門拒白彥虎，而乞降於淸軍。十八日遂復阿克蘇。

白彥虎自逃於烏什，嗾安集延兵逃於葉爾羌，冀分淸軍之勢。劉錦棠舍安集延人而專迫白彥虎，令黃萬鵬等赴烏什，白彥虎棄城投入布魯特界。二十日克復烏什城。於是東四城完全克復。

是時伯克胡里猶踞西三城，而和闐回目呢牙斯已受撫。十月聞淸軍西進，自攻葉爾羌，與淸軍遙相應和。伯克胡里聞之，令其頭目阿里達什守喀什，自將往攻呢牙斯，呢牙斯敗，投於淸軍，和闐復爲伯克胡里所有。時喀什有前喀什守備何步雲率滿漢弁兵數百據漢城，遣使迎淸軍。阿里達什據回城以攻漢城，并約白彥虎來助戰。伯克胡里亦棄和闐而至英吉沙爾。劉錦棠原擬計劃須先取葉爾羌，惟因什喀有漢兵內應，機不可失，故令余恩虎等發阿克蘇，黃萬鵬等發烏什，兩路會攻喀什；自率一軍趨葉爾羌。伯克胡里棄英吉沙爾而入喀什。十一月十三日，余黃兩軍

進抵喀什，白彥虎、伯克胡里等及其部隊數千人皆紛紛逃入俄境，惟有部將王元林整隊迎戰，清軍攻之，漢城之兵鼓譟響應，清軍生擒王元林，翌日收復回城。劉錦棠亦於十七日收復葉爾羌，二十日收復英吉沙爾。劉錦棠又令董福祥取和闐，二十九日入城。於是西四城俱下，南疆完全收復。捕阿古柏妻子孫，金相印父子，及安集延陝回大小頭目訊明正法者共一千一百六十六名。

案清軍之所以勝利，一則進軍神速，砲火猛烈，二則新疆回民雖屈伏於阿古柏詐力之下，確非心悅誠服，阿古柏最殘暴殺人不以挺刃，有所讐輒餌以毒藥，登時斃命。新回婦女八歲以上多被安集延人姦淫，死者十常七、八。又誅求無厭，橫征暴斂，其最慘者家長死亡，即將其家產悉數充公，旦夕之間，人亡家破，流離失所。至於白彥虎之劫掠脅迫，新回尤畏之如虎狼。因此新回對於安集延人及白彥虎部下之漢回，皆視若仇敵。故自阿古柏死後，白彥虎節節敗遁，雖欲佈置防守，或驅新回隨走，實行清野空城之計，新回皆不願合作，有力者竟閉門以拒之，而歡迎清軍，或爲嚮導，或隨同攻戰，此清軍之所以勢如破竹，不二月盡復南八城也。

此次大亂十四年，人民死亡極衆，而漢人受禍尤慘，平定後採訪所得各城陷時，漢滿官紳兵民婦女死事最慘烈者計二萬四千八百三十八員，採訪未及者，尚不知其數也。至於罹兵燹而流離死亡者，更不知幾千幾萬也。茲僅就迪化州、昌吉、阜康、綏來、奇台、濟木薩、呼圖壁、精河八屬戶口而觀察之，原有戶數共計兩萬四千餘，至光緒四年實存之戶祗有六千餘，以今比昔，滅去四分之三，死亡之衆，殊可驚人也。乾隆以來，移民屯墾之成績，至是幾完全消滅。南疆方面，初期死亡者多爲漢滿官兵人民，其後繼之以新回與漢回戰，漢回與安集延人戰，又繼之以阿古柏之殘

晏，白彥虎之劫掠，清兵之進攻，各族人民死亡者難以數計也。嗚呼慘矣！

布魯特十九部落，其在喀什西北之五部因中俄劃界劃入俄境。其在喀什西之十四部向附於阿古柏，至是其頭目來謁劉錦棠，願仍歸於中國。又乾竺特，於阿古柏盛時，屹然自立，獨不附和，至是復遣使貢砂金求爲內屬。案乾隆時所收撫之西北外藩，迄今保存者，唯此二部落而已。

（五）俄人縱殘敵擾亂新疆　白彥虎、伯克胡里之衆退入俄境，俄人納之。俄人佔據伊犂，曾有聲明，暫行佔領，待中國政府威令能行其地時，卽行歸還。今見新疆已平，中國將索還伊犂，故縱使回人殘部以擾亂新疆。其衆有由伊犂出入北疆之塔城、博羅塔拉、精河、庫爾喀喇烏蘇等地，劫掠官餉及商貨者，有由烏什、喀什沿邊各卡，持俄國貿易票，詐言貿易，幾次入境擾亂者，皆白彥虎及伯克胡里之殘部也。（俄國安插白彥虎殘部於湖托瑪哈拉湖一帶。民國五年，俄屬哈薩克、布魯特諸族大變亂，卽發難於哈拉湖之東干，其禍根卽種植於此時也。）此外又有安集延人屢欲侵擾喀什，其聲勢較大者凡二次：

前三四年（光緒四年）十一月，安集延普愛克木汗條勒，故張格爾弟玉素普之孫也，欲爲阿古柏復仇，煽惑布魯特人各部一千八百人自烏魯克恰提（距喀什七百里，中隔戈壁。）入境取道喀浪圭內卡以入明約洛，清軍扼之，不得入。明年正月，折而南趨踞博斯塘特勒克，其地左右高山，中爲廣谷，饒有水草，出谷而東南爲烏魯阿提外卡，有徑道通色勒庫爾（今蒲犂縣。）劉錦棠令諸將自喀什進兵大破之，安集延汗遁去，斬其頭目大小七十餘人，安集延、布魯特之衆二千。

普愛克木汗前次犯邊，俄官實助之，幷謂之曰：「如不能取喀什，不許再入俄境！」至是果為俄官所逐，欲奪取我邊城以居處。同年六月，竄入烏魯克恰提，轉入色勒庫爾。劉錦棠親率兵敗之，普愛克木汗遁入俄境，殺其黨甚衆。是役也，師行所至，率皆荒瘠阻絕之區，石壁冰梯，上插霄漢，鳥道陡絕，猱附而升，俯視幽壑，冥不見底，士卒染瘴，及糧駝戰馬之傷斃者不可勝計。蓋自出關以來，艱阻勞瘁，以是役為最著云。

是時殘敵已平，邊圉漸安，流亡漸復，惟俄踞伊犂，尚未收復也。

第四節　曾紀澤收回伊犂

俄國自十九世紀初期，侵略波斯，併有裏海沿岸之地。其後逐漸蠶食西土耳其斯坦，向為我國兩大藩部之哈薩克、布魯特先後折入於俄，新疆卽與俄領土接壤，於是脣亡而齒寒，藩籬撤而堂奧空矣。旋乘新疆回亂方熾，逆料清廷無力收拾，藉口保護國境之安全，突然佔領我伊犂。並照會我國謂代收權守，非有久據之意。迨南北路已平定，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國，索還伊犂。崇厚昏瞶，不明伊犂形勢，與俄訂約，僅收回一空城，而將伊犂上游最險要最富饒之特克斯河流域割讓於俄國。於是朝野大譁。朝廷不明外交方法，有主張殺喪權辱國之崇厚者，有主張對俄開戰者。爭論良久，乃改派曾國藩之子紀澤出使俄國再議。經曾使之折衝樽俎，改訂原約，收回伊犂及其上游特克斯河流域。

（一）俄國之佔據伊犂　先是回人攻陷伊犂之後，俄國亦發兵進據博羅胡吉多爾（在霍爾果斯河之

西；）別遣一隊進伊犂河上源之特克斯河，據冰嶺以阨天山南北之咽喉。旋見阿古柏之軍勢日振，遂於前四一年（同治十年）五月佔領伊犂。緣是年三月，俄國有盜馬者逃匿於伊犂，俄官索之，不能得，回人且以兵逐俄人。五月，俄七阿省巡撫喀勒帕科斯克率兵進佔伊犂各城。是年七月，總理衙門照會駐京俄使，請其交還伊犂。俄使答覆略稱：「俄國並無久佔之意；祇以中國回亂未靖，代爲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綏來各城克復之後，卽當交還。」是時俄人又聲言，將出兵代收復烏魯木齊，淸廷懼之。俄藉兵名貿易，欲襲取烏魯木齊，進至綏來縣之石河，爲徐學功擊敗，自是不復進。俄人之守伊犂也，於西部拱宸、瞻德、廣仁、塔蘭奇四城，均棄而不守，傾圯殆盡；綏定城以之雜置陝回（白彥虎敗後，其殘部投入於此者；）伊犂大城（卽惠遠城，將軍所駐）人煙甚少；俄兵及商戶均聚居於東南惠寧、熙春、寧遠三城，而寧遠城，煙戶尤多，新構街市，延長數十里云。觀其忽略西北，注重東南各城，蓋爲防備中國軍隊進攻之計也。俄人極力經營佈置防守，並按戶抽稅，漢回人民皆苦之。淸廷以交涉收回，不得要領，遂決意收復南北兩疆爲先務之急。

迨新疆已平，我國遂要求返還伊犂，適是年，俄欲囊括巴爾幹半島，與土耳其開戰，俄國不欲與中國啓釁，故答以「若中國能保護國境將來之安全，又賠償俄國佔領伊犂之軍政費，則俄國可交還伊犂。」淸廷乃於前三四年（光緒四年）六月，派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赴俄商議返還伊犂之事。

（二）崇厚之昏庸誤國　崇厚之赴俄也，俄政府急電召駐華公使布策星馳回國，與崇厚談判。是時值俄國與土耳其，所獲巴爾幹半島之特殊權利與領土，被英墺干涉，爲同年六七月間柏林公會所限制，憤無從抒，遂有

失之東歐，求之中亞之意。故崇厚與俄政府之談判，頗難順利。崇厚又甚昏庸，徒取收還伊犂之虛名，對於俄人要求各款不加考慮，且不奉朝旨遽加以承認，遂於前三三年（光緒五年）八月，於克里米離宮締結返還伊犂條約十八條。其大要如左：

(1)俄國交還伊犂地方與中國。

(2)中國償還俄國佔領伊犂軍政費五百萬盧布。（合中國銀二百八十萬兩）

(3)伊犂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割讓與俄國。

(4)修改同治三年塔爾巴哈臺界約所規定齋桑湖方面之國界。赦免伊犂叛民之罪，及通商事務。（案此三款與曾紀澤所改訂伊犂條約之相當條款大致相同，茲從省略，可參看下段。）

先是清廷本俄政府之回答，僅以保護國界安全，與賠償俄國佔領軍政費二條件，委崇厚往俄國交涉，毫不思俄國有要求割讓土地之事。崇厚擅將特克斯河流域割讓與俄，實權限外之行爲。且該流域地味肥沃，適於農牧，爲伊犂唯一之富源地。地居伊犂上游，進侵伊犂，其勢甚順。且伊犂之北西兩面，同治三年中俄伊犂界約已劃於俄，今特克斯又劃爲俄境，祇餘東面可通烏魯木齊，其他三面皆受包圍，形勢異常危險。不特此也，又伊犂通南疆有三道：

(1)由伊克哈布哈克卡倫赴烏什之貢古魯卡倫。

(2)由冰嶺達阿克蘇之札木台。

(3)由那拉特卡倫（崆吉斯河上流）通喀喇沙爾。

依照此約，一、二兩道皆劃入俄境，咽喉阻塞，南北不通，一旦有事，彼此不能相顧，非第伊犁僅膺彈丸，即南疆亦成孤立，實爲新疆全部之隱憂也。條約案至北京，朝野議論沸騰。皇太后大怒，不僅不批准，俟崇厚歸國，即下之獄，議處死刑。俄政府亦大怒，兩國國交將破裂，我國主戰派甚熾。惟李鴻章主張棄地，上奏言：「崇厚全權出使，不可謂無立約之權。若先允復翻，其曲在我，旣失伊犁，復居不直之名，爲各國所訕笑，所失更多。且彼仍以分界修約爲詞，時相迫促，迫促不已，乃生兵端，中俄接壤萬餘里，防不勝防，邊釁一開，恐照現議亦不可得。」云云。

（三）左宗棠準備進攻伊犁　先是，左宗棠於西四城收復之後，力主以武力收還伊犁，迨崇厚與俄人訂立喪權辱國條約，左宗棠憤甚，上奏有云：「武事不競之秋，割地求和者有之；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不止，此可爲嘆息痛恨者矣！」故主張：「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以求勝。」拜摺後，即分兵三路進取伊犁：

東路　伊犁將軍金順主之，有馬步萬人，檄皖軍卓勝營二萬人助之。嚴兵精河一帶，扼阻俄軍進侵北疆，不以深入爲功。

中路　張曜主之，有馬步五千人，檄皖軍千人，土爾扈特騎兵數百，湘軍一千五百人助之。自阿克蘇向特克斯河，取道冰嶺直搗伊犁之南面。

西路　劉錦棠主之，有馬步萬餘人。自烏什出貢古魯卡倫經布魯特遊牧地攻伊犁之西南，並斷俄軍自浩罕赴援伊犁之路。

此外，又分飭譚上連率二千屯喀什噶爾，譚拔萃率二千屯阿克蘇，陶鼎金王福田率二千屯哈密，爲後路聲援；塔城逼近俄境，參贊錫倫兵力單薄，飭孔才、徐學功率勇三千往助之。前三二年（光緒六年）四月，左宗棠自肅州出關，舁櫬以行，以示決心，五月初八日抵哈密。俄國亦增兵守伊犂、那林河。又以軍艦向黃海進發，冀以震撼京師。七月，清廷召左宗棠入京備顧問，以緩和戰機，命劉錦棠爲欽差大臣代理新疆軍務。命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嚴天津一帶海防。（旅順口黃金山炮臺卽於此時僱德人漢納根築成。）

是時也，兩國戰機間不容髮，英將戈登以助平太平天國有功，博得清廷信用，自南京北上，勸清廷依和平交涉，修正前約，勿開戰端。清廷納之，俄政府亦許可。於是一方修戰備不怠；一方派駐英公使曾紀澤爲使俄欽差大臣，赴俄商改還付伊犂條約。

（四）伊犂之收復　曾紀澤旣奉命，先請赦崇厚之罪，以緩和俄國之感情，清廷許之。六月由倫敦向俄京進發。及至，主張破棄前約，另從新議。俄外務大臣吉爾斯與駐華公使布策主張以前約爲基礎。曾使態度強硬，不爲屈。俄方乃以命海部下戰書之語相恫喝。曾使不得已聲明、「伊犂緩索，全約廢棄。」依照西洋國際慣例，每有因辯論之事，兩國爭持未平允，而又不願輕於用兵；於是知照對方，並宣告各與國，謂某事本國未曾允准，特以不欲用兵，姑以緩議。其緩議之期，並無限制，少則數月，多則數年以至數十年。遇有機會，仍可將前事提出商議。先是曾使初奉朝命，卽與總理衙門電商若俄國堅持原約，可聲明「緩索伊犂；」爲最後辦法。至是，曾使果提出此議。俄方進一步要求曾使具牘言明。永遠不索伊犂。曾使嚴詞拒絕之。正相持不決間，適俄皇歸自黑海，諭其外部：「無使中國爲難，於

無可讓中再行設法退讓；但此次相讓後，卽當定議。」於是，俄外部態度轉緩。乃依照前約，折衝多次，彼此讓步。於前三一年（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改締還付伊犂條約二十款，其大要者如左：

(1)俄國交還伊犂地方與中國。

(2)中國降諭將伊犂居民不分民敎，在擾亂時及平靖後所爲不是，均免究治，免追財產。

(3)伊犂居民，或願仍居伊犂爲中國民，或願遷居俄國入俄國籍者，均聽其便，應於交收伊犂以前詢明。其願遷居俄國者，自交收伊犂之日起，予一年期限遷居，攜帶財物，中國官並不攔阻。

(4)俄國人在伊犂之田地，照舊管業。其伊犂居民，交收伊犂時入俄國籍者，不得援此例。又俄人田地在貿易圈以外者，應照中國人民一體完納稅餉。

(5)中國允將俄國自同治十年至今代收代守伊犂之軍政費，並所有前此俄商民在中國境內被搶害各案之撫卹費，共銀盧布九百萬元，歸還俄國。二年歸完。（合中國銀五百萬兩）

(6)伊犂西邊地方劃歸俄國，以安置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人民。自伊犂西邊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犂河匯流處，再過伊犂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自此處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

(7)同治三年塔城界約規定齋桑湖方面之國界，倘有不妥，應自奎洞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劃一綫爲新界。

(8)俄國照舊約在伊犂、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外，應准在肅州（卽嘉峪關）吐魯番兩城設

立領事。其餘如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齊、古城五處，俟商務興旺，由兩國陸續商議添設。但吐魯番非通商口岸而設領事，他處不得援以爲例。

(9)蒙古各處各盟，均准俄人貿易，照舊不納稅。並准俄民在伊犂、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及關外天山南北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由兩國議定稅則，卽將免稅之例廢棄。

(10)俄國人民在中國沿海通商者，照各國通商總例辦理。在中國關內外陸路通商者，照此約及所附章程辦理。此約所載通商各條，及所附陸路通商章程，每十年商議酌改。

(11)咸豐八年愛琿條約，已准中俄人民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行船，並准與沿岸一帶居民貿易。現在復爲申明。

此約異於崇厚原約之點，爲爭回特克斯河廣大流域，僅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之小部份是也。曾紀澤當兩國國交將破裂之際，以樽俎上之折衝旋轉大局，卒能挽回已允割讓之重要地方，保全國家領土與體面，誠自中英訂立南京條約以來中外交涉史上最光榮之一頁也。然而，左宗棠嚴修戰備，以武力爲後盾；又值俄土戰後，俄國財政困難，此二事所以助本約之成功者也。自是，伊犂重歸故主，新疆全部復入中國版圖。淸廷命伊犂將軍金順辦理接收事宜。前三〇年（光緒八年）二月初四日正式交還。部撥七十萬兩爲籌辦分界及善後事宜。伊犂未亂以前，各營及商民戶口有十餘萬人，收回後調查祇存六萬七千八百餘人云。

本章主要參考書

戡平回匪方略（光緒二十二年敕撰）

戡定新疆記（魏光燾撰）

新疆圖志「兵事」「交涉」及「奏議」

左文襄公奏議

曾惠敏公奏疏

金軺籌筆（闕名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詳見曾紀澤使俄事）

第五章　新疆建省及其後之重要設施

回亂已平，伊犂已歸，當局爲杜俄英之覬覦，安土著之反側，乃改弦更張，以圖長治久安，將軍府之制，易爲郡縣之治，舍去放任政策，進而實際經營，以期發展地利，開化種人，充實邊疆，鞏固國防，此新疆建省之主要目的也。建省之後，規模大具，氣象一新。繼任諸巡撫，類皆能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對於吏治、軍政、財政、實業、交通、教育、諸大端，有重大之變革者，有計劃之設施者，有相當之推進者，有顯著之成效者，有措施之失策者，亦有慘然之失敗者，要之，不問其推行情形如何？結果如何？足供後人治新，前車之鑒，他山之玉則一。是誠值得吾人詳細研究之者也。

第一節　建省之經過

勘定新疆，決策定計，總督軍務者爲左宗棠，衝鋒陷陣，奏功最偉者爲劉錦棠。即圖謀新疆之長治久安而實行建省亦倡之於左，而成之於劉。是左劉二公，關係於新疆之得失，關係於中國西北塞防之安危，顧不重哉？茲將新疆建省之經過，略述如下：

（一）左宗棠倡議建省　新疆建省倡於左宗棠，當吐魯番克復之日，清廷諭令統籌全局，左即上奏謂：「爲新疆劃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其事有不容已者。」迨全疆已平，清廷復諭：「郡縣以民

為本亂後人物凋殘，新疆人民。見存幾何？今設郡縣，有無可治之民？倘設省非宜，此外有無良策？」左復奏明宜建省其所持之理由有三；

（甲）建省有可治之民。鎭西舊有種地六萬畝，今有民墾三萬六千餘畝；迪化州屬原有民戶二萬三千八百餘戶，今報墾之戶已有六千四百餘；自木壘河西抵精河，地多膏腴，土客人民及散勇，領地耕種者逐漸增加；吐魯番荒地尚少，糧食租稅，已逾舊額之半；南八城除英吉沙爾壤地褊小，烏什土質瘠薄外，餘均較吐魯番為饒；而喀什葉爾羌、和闐物產豐盈，又較各城為富；經劉錦棠張曜悉心經理，開河引渠，清丈地畝，修築城堡塘站，百廢肇興，具有端緒，較之北路尤易為功。是南北兩路開設行省，天時人事，均有可乘之機，失今不圖，未免可惜。此新疆應設行省者一也。

（乙）建省立長治之基。舊時將軍都統與參贊辦事大臣，協辦與領隊大臣，職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闥，或久握兵符，民隱未能周知，吏事素少歷練，一旦持節臨邊，各不相下，稽察督責，有所難行。地周二萬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其政教旁敷，遠民被澤，不亦難哉！北路糧員但管徵收，而承催則責之頭目，南路徵收，均由阿奇木伯克交官，官民隔絕，民之畏官，不如畏所管頭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輒以犬羊視之，凡有徵索，頭目人等輒以官意傳取，倚勢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頭目也。內地徵收常制，地丁合而為一，按畝出賦，故無無賦之地，亦無無地之賦。新疆則按丁索賦，富戶丁少賦役或輕，貧戶丁多賦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於此。貨幣之制，子母不能相權，爭訟之事，曲直不能盡達。官與民，言語不通，文字不曉，全賴通事傳達，顚倒混淆，時所不免。此非官與民親，通其情，達其蔽不可。惟

廣制義塾，先教以漢文，俾略識文義。徵收用票，漢文居中旁註回文，令戶民易曉，遇有舛錯，隨時更正。責成各廳州縣，而府道察之，則綱目具而事易舉，頭目之權殺，官司之令行，民之情僞易知，政事之修廢易見，長治久安之效實基於此。此新疆應改行省者二也。

（丙）建省可減軍餉。從前額兵之多者，一則轄疆與蒙部回疆雜處，兵少恐啓戎心；一則須內地撥兵換防，兵少難敷調派。若以現在局勢而言，蒙回皆就鈐束，防營可以漸減。新疆改置行省，換防之制，可以永停。又擬節省兵餉，以紓各省協款之力也。承平時，甘肅、新疆軍餉，歲撥四百一十五萬兩，建省後開源節流，每年以三百數十萬兩爲度，自無不可。開源之道，如：丈地徵糧，以給軍食；修渠導流，以備旱潦；改鑄制錢，以便民用；設局徵釐，以裕課稅，次第經理，已有端緒。此外南北兩路之物產，尙有藥材皮張，吐魯番之棉花，和闐之玉，庫車之金銅鉛鐵，均應設籌及之，是新疆利源非無可開也。節流之道，建省之後，防兵可以漸減，又可停止換防之兵，改行餉爲坐糧，每年可節省百數十萬，改設郡縣，出入經費，較之從前，不但無增，且可漸減，誠於此時開設行省，於國計邊防，不無裨補。此新疆應改行省者三也。奏入，清廷深韙其議。惟因伊犂未還，建置事宜，尙難遽定。

左宗棠之擬制，是按新疆形勢，北路則烏魯木齊，南路則阿克蘇，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全疆。故建議：設新疆總督治烏魯木齊，新疆巡撫治阿克蘇，將軍駐伊犂，都統駐塔城。設伊犂道於伊犂，鎮迪道於北路，廣安道於吐魯番，阿克蘇道於東四城，喀什道於西四城。各道內設府廳州縣以治之。

（二）劉錦棠完成建省　左宗棠奉詔入關，薦劉錦棠以自代，迨伊犂已歸，建省之議復起，前三〇年（光緒

八年）七月，劉就左之原奏斟酌情形而變通之。其改擬之大要是：甘肅、新疆，形同脣齒，籌兵籌餉，製辦轉運，皆以關內為根本，新疆不宜獨自為省。請仿照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駐烏魯木齊，加兵部尚書銜，統轄全疆官兵，督辦邊防；設布政使一員隨巡撫駐劄；設鎮迪道，（左擬之廣安道併入此道。）阿克蘇道，喀什道。伊犁設將軍，塔城設參贊，以統轄旗營及蒙哈部落。又設伊塔道，下置府廳縣官，辦理屯墾事宜。試委南路之道廳州縣各員，又明年，清廷簡授劉錦棠為新疆巡撫。於是新疆建省之基礎竟成，數千年來視為西北塞外之藩屬地，現在已置諸內地諸省同等地位矣。

案左氏建省計劃之所以成功者，一對於清廷，謂郡縣之治，優於軍府之制，收效甚大，用費較省，清廷值茲國庫空虛之時，一聞此說，無不容納。二對於部屬，以建省計劃實施時，革故鼎新，原有官吏，盡歸淘汰；而定亂部屬，既有大功，復富經驗，則任新政施行之責，必無疑矣。誰不歡欣而贊同耶？對於土著，以建省計劃是休養生息，與民更始相號召，且薄稅歛興農桑諸要政，皆循此軌進行。大亂以來，人民流離，辛苦備嘗，今得以安居樂業，故大多數百姓，甘心順從。雖有悍黠之徒，或死或逃，間有殘留，亦因勝威之下，無敢抗顏行者。此新疆建省之所以順利推行也。

新疆之政治區域，自開省迄清末，凡設道四，府六，廳八，分防廳二，直隸州二，州一，縣二十有一，分縣二。茲列表於左，其下附以戶口。

新疆省政治區域及其戶口表（宣統元年調查）

地名		戶口 城廂	鄉村	市鎮	卡倫	鄂博	籍貫 本籍	本省寄居	外省寄居	外僑

鎮迪道 駐迪化，轄府一，廳四。戶四一，七六五。口一九八，四九二。

迪化府 治迪化，轄六。

地名		城廂	鄉村	市鎮	卡倫	鄂博	本籍	本省寄居	外省寄居	外僑
迪化縣	戶	四、六九九	二、六四三				二、六九八	四四六	四、一九八	二三
	口	三三、〇九七	一五、八九七				三三、五八五	三、七九八	二二、六一一	五五三
昌吉縣	戶	六六六	一、一〇二				一、四一〇	一一八	二四〇	
	口	二、五四三	七、三五八				七、八二〇	四一七	一、三六四	
呼圖壁縣丞	戶	一六六	一、一六三	一三三			一、二一六	九四	二五一	
	口	六六四	六、六一七	九三九			七、二四四	三六八	九二八	
綏來縣	戶	八六二	二、四六四	一三八			一、七五三	三〇九	一、四〇二	一
	口	三、四三八	四、七五一	五二三			八、五一〇	一、三二四	五、九七八	一
阜康縣	戶	二七七	七一二	八二			六〇八	一六五	二九七	
	口	七七七	三、五九四	二七三			七、九五五	七〇五	八二四	
孚遠縣	戶	二七八	一、五四四	一七四			一、三三九	八	五五九	二三
	口	一、〇四三	六、六九八	四九四			六、一三五	六三三	一、四七八	六
奇台縣	戶	一、九五〇	四、三七六	三六六			三、七六四	二七三	一、七五八	三一
	口	六、九九六	六、三二四	一、二八〇			四、九八八	七七九	八、八八五	一四四
吐魯番廳	戶	七二六	八、三七九				八、一〇九	一六三	八二三	一九
	口	二、八六三	三六、八四一				三八、五三五	四九五	二、六八四	八二
鄯善縣	戶	一七三	四、一五六	六九三			四、七四七	二	二五三	一
	口	五七一	二六、二〇〇	三、三二四			二九、一六八	九五	八三八	三

鎮西廳 戶 口	九一九 三、九九一	八九六 四、〇六七				一、四八六 七、三九一	一八九 三七六	二四三 二九一	
庫爾喀喇烏蘇廳 戶 口	三五五 一、一九二	一、四一三 二、六一三				三八四 三、〇〇三	一四一 七〇三	二四三 一、一〇〇	
哈密廳 戶 口	四七五 一、四八九	三七五 一、五四四	四〇一 一、五三五			二五七 八三四	一八三 六四一	八三三 三、〇九三	二 一三二

回部親王所轄回民八四四七丁口不在內。

伊塔道　駐寧遠城，轄府一，廳二。戶九，七三八。口四〇，七五九。

伊犁府　轄縣二。

綏定縣 戶 口	一、四九五 四、六四九	一、四九五 四、六四九	八九三 三、一〇八			一、二八〇 四、五九九	七四八 一、七一三	九四九 四、一四五	八一 二九四
寧遠縣 戶 口	一、二三九 五、〇三三	三、四三九 一七、九一四				三、六七〇 一〇、九三三	一、〇三四 五、四九七	八八四 六、五三六	一、三三四 五、四七九
精河廳 戶 口	二八〇 九四六	一一七 六六二	一四五 六七七			二八五 一、四四七	一八五 五三三	七三 二四五	
塔城廳 戶 口	六〇九 四、三八〇	三四二 九一三	四二 一六三			八二一 二、四八八	一五四 三〇八	二八〇 二、三三六	三七 六二六

阿克蘇道　駐溫宿，轄府二，廳一，州一。戶七三，六二二。口三七八，六六二。

溫宿府　轄縣二；分縣一。

本府 戶口	一、三三四 / 四、四四二	九、八〇四 / 四六、八九五	一、〇三四 / 三、八六五			一二、五七九 / 五三、四三三	一九五 / 八二四	二七六 / 九四六	六 / 六
溫宿縣 戶口	二、七五五 / 三、四〇三	八、三六三 / 三七、八三三	二三六 / 一、〇六〇	二一 / 四〇	一〇 / 三四	一〇、四七四 / 四八、七五六	五三六 / 一、九八七	三六四 / 五四四	四九 / 一五四
柯坪巡檢 戶口	一一七 / 五七三	一、一二三 / 五、三三〇	三四 / 六九			八三〇 / 四、五七一	二六一 / 九三三	二〇三 / 三八〇	二 / 五
拜城縣 戶口	八四一 / 三、一八〇	七、七七七 / 四四、四五九				八、五九七 / 四六、九九〇	三 / 三〇		一 / 一

焉耆府　轄縣三。

本府 戶口	一、一二八 / 四、二五二	二、一八三 / 一六、六七七	一、一三五 / 四、〇九五			二、九五四 / 一三、九三〇	六四一 / 三、六三五	一、三二一 / 三、四五九	二 / 二
新平縣 戶口	五三 / 一九四	七三二 / 四、五一七	五三 / 一九四			六〇四 / 四、〇三一	二八 / 八三三	一五 / 六一	
婼羌縣 戶口	八四 / 一六一	六六八 / 三、八〇〇				六五二 / 四、〇七三	五三 / 九三	七 / 五	五 / 一八
輪台縣 戶口	二四〇 / 一、一七六	二、四五六 / 一四、五七八	一三八 / 五九五			二、六三〇 / 一五、六三〇	二六八 / 四三六	八八 / 三八三	二 / 七
庫車直隸洲 戶口	二、一四八 / 八、四七三	一五、二八九 / 八七、八九一	七二四 / 三、〇七三			一六、八二一 / 九五、一四六	一、一五一 / 三、一四四	一八九 / 三四五	四四 / 一四一
沙雅縣 戶口	六三三 / 一、九九四	五、三四一 / 三三、四九二	二三四 / 九三六			五、八六七 / 二四、六五五	一八四 / 三、七四〇	三六 / 二三四	六 / 八
烏什廳 戶口	七三三 / 三、三〇八	六、三七四 / 四三、七五四	一三〇 / 三九四	六四 / 二四〇	一五 / 三三	六、九〇三 / 四六、三〇八	二四九 / 六七四	六五 / 一七二	四〇 / 一三六

喀什噶爾道　駐疏附縣轄府二，廳一，州一。戶二八七，四七一。口一四〇〇，〇一八。

疏勒府　轄縣二。

本府	戶	六三九	三五,五九六				三三,二三六	一,六二四	一,四〇四	二
	口	二,三二八	一六七,七三二				一五八,九五八	六,一六七	四,八三一	三五
疏附縣	戶	六,一三六	三一,八九三		一,一五〇	一,一三九	三七,六一七	二七四	一四〇	一三七
	口	三,四八七	一五一,三三一		四,五三三	四,四四四	一七三,七三三	六八六	四〇〇	四九五
伽師縣	戶	一三三	二七,六三〇				二七,五〇〇	二三五	二七	一五
	口	四六九	一三四,〇三三				一三四,一五七	一,九七〇	一四七	三三

莎車府　轄州一，分防廳一，縣二。

本府	戶	六,五五〇	三七,三五一	七六二			四〇,九二五	二,六五六	二,〇八二	八六三
	口	三,五五〇	一七〇,四〇九	三,四三〇			一八三,九四七	八,九六六	三,四六七	三,四二三
巴楚州	戶	七九一	九,八二四	一九八			三,四四四	三	一五	六
	口	二,七三〇	五〇,六六九	八,四四九			六一,二七五	六八	三二	四二
蒲犂分防廳	戶	九八	一,五七六				一,六七四			二
	口	一九九	九,〇四一				九,二〇〇			三一
葉城縣	戶	二,一〇三	二六,一三三	八五六			二六,〇四六	七〇五	五三三	三
	口	八,五三三	一二四,六八八	五,三六四			一二四,四三九	三,七九八	一,三三七	六六
皮山縣	戶	二八一	七,〇〇〇	五九八			七,六〇四	二六三	一二	
	口	九八一	四一,三一〇	一,九八三			四三,一一〇	一,〇五二	三三	

和闐直隸州　轄縣二。

本州	戶	二、四二三	四〇、九六九				四一、五七〇	一、〇八〇	七七一	一五五
	口	九、一四〇	一九、六三九				三三、八七六	一、三三三	一、〇七一	二七六
于闐縣	戶	二、九九七	二二、一三二				三三、七六六	二〇一	二五一	六四
	口	五、九八一	九三、九九六				九六、一七三	四四三	三六五	三五五
洛浦縣	戶	五二四	一二、四三二				一二、六八四	一九	二七七	
	口	九九七	七二、七七六				七二、六七一	四七	五四	
英吉沙爾直隸廳	戶	一、五〇一	二四、八四六				二五、五五四	七一	九二	一〇一
	口	一〇、五〇〇	一〇六、六七一				一二六、五三三	一、八五〇	一六四	二五〇

全書合計　戶四一二，五九六。口二，〇一七，九三一。

四道人口之比較，喀什道最多一百四十萬強，阿克蘇道次之約四十萬弱，鎮迪道又次之約二十萬弱，伊塔道最少祇四萬餘人，阿、鎮、伊三道不及喀什一道人口之半數。

外省人寄居新疆之數，卽內地各省人旅居新疆者共有八萬一千餘人，其中以鎮迪道最多佔四萬九千餘人，該道內迪化縣佔二萬餘人。其次伊塔喀什二道各佔一萬二三千餘人。阿克蘇道祇六千餘人。此內省人旅居新省之分布狀況也。

再觀察新省外籍僑民之分布狀況，總數一萬一千餘人，其中僑居喀什道者最多約五千二百餘人，伊塔道次之約四千四百人，鎮迪道又次之約八百餘人，阿克蘇道約六百人，城與城較，寧遠城及莎車城（葉爾羌）各有外僑三千四百餘人。塔城廳外僑六百餘人，迪化及和闐各有外僑五百餘人，又疏附、于闐、英吉沙爾、烏什居有外僑四

百或二百餘人。

第二節　政制之革新

新疆建省後，最大之革新爲政治制度，前朝以伊犂將軍總統全疆，以都統、參贊、辦事、協辦、領隊大臣分別鎭守各城，各屬地方民政。除鎭迪道劃爲郡縣屬於甘肅外，其餘放任於札薩克、阿奇木伯克治理之。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今則伊犂將軍雖仍設立，而其管轄範圍，大爲縮小，而統轄新疆者代之以文職之巡撫（兼武銜）；各城之參大臣（塔城之參贊大臣，伊犂之領隊大臣除外。）一律裁撤，而代之以兵備道；吐魯番之世襲札薩克及各城之阿奇木伯克，一律裁革。而代之以知府、同知、知州、知縣等官。玆將其官制系統，裁撤伯克之經過，及辦理地方自治之情形，述其大概。

（一）文武官系統　開省後之官制可分爲兩大系統，一爲新疆巡撫，以文官兼武銜，所屬有文官及武官；一爲伊犂將軍，武職也，所屬亦有文官及武官。又二者所屬武官亦各具有旗營與標營分別條列於左：

新疆巡撫　駐迪化，爲新疆之最高統治官，名爲甘肅新疆巡撫，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職權爲：統轄各道，節制標營、滿營，督理軍務。

巡撫所屬之文官有：

布政使一員

提學使一員　又各道有：

鎮迪道　分巡鎮迪糧務兵備道一員。兼理全疆刑名事宜。

阿克蘇道　分巡阿克蘇兵備道一員。

喀什噶道　分巡喀什兵備道一員。兼管通商事務。

以上三道均隸於巡撫。道下分置府、廳、州、縣、分縣、府有知府，廳有同知或通判。州有知府，縣有知縣，分縣有縣丞等官以治理之。自此以後，回疆始有治民之官，實爲數千年來中國統治天山南路之政治制度之一大改革也。

巡撫所屬之武官，標營有：直轄撫標各營之副將、參將、遊擊、守備等，喀什提標提督，阿克蘇鎮標總兵，巴里坤鎮標總兵，伊犂鎮標總兵（兼受伊犂將軍節制）。旗營有古城滿營城守尉一員。

伊犂將軍　駐惠遠城，統轄伊犂、塔城之滿營及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各營，監督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節制伊犂鎮標及伊塔道，辦理中俄交涉事務等。

將軍所屬武官之在伊犂者旗營有：

右翼副都統一員。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四營領隊大臣各一員，舊新滿營各左右翼協領各一員。標營有

伊犂鎮總兵一員。其駐塔城者有：

左翼副都統一員，即塔城參贊大臣。參贊所屬有管理十蘇木遊牧領隊大臣一員。（察哈爾佐領九員。厄魯

特佐領一員。）滿營左翼協領一員。

將軍所屬之文官有：

伊塔道　分巡兵備道一員。該道轄伊犂府、（府轄綏定寧遠二縣）塔城廳、精河廳。

伊塔與新疆之分治，蓋有重要理由在，因伊塔密邇俄疆，同爲北路之屏藩，且哈薩克、布魯特種人雜處其間，控馭爲難，故伊犂九城及塔城仍存舊制，以重要之武職——將軍統治之也。此是國防上理由。又戡定新疆時，自北路克復後，軍隊分爲兩大系統，劉錦棠、張曜等爲一系；伊犂將軍金順爲一系。其後新疆巡撫、伊犂將軍之分治，卽基於此也。

新伊分治，往往發生權限上之爭執，兩不相下。宣統中，巡撫袁大化奏請，將巡撫、將軍、參贊三缺一律裁撤，改設新疆總督兼理巡撫事務。伊犂設副都統，歸總督節制。蓋爲統一新伊之計也。其議不行。（下至民國二年，都督楊增新始統一新伊。）

（二）阿奇木伯克之裁撤及吐魯番之改土歸流　回疆民事，從前委之阿奇木伯克等以管束回衆，乃伯克等往往倚權藉勢，魚肉回民，爲所欲爲，毫無忌憚。新回與官，語言文字隔閡不通，民怨沸騰，而下情無由上達。繼遭阿古柏之變，伯克等苛酷尤甚，橫征暴斂，朘削靡遺。湘軍之進攻回疆也，每克一城卽揀員設局，辦理善後，安集流亡，開渠墾荒，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其時，地方伯克雖亦揀新回署理，而不假以事權。凡地方應辦事宜，責成各局員，察看情形，稟承辦理，但藉伯克以傳達教令而已。此是存其名而削其權，爲裁撤伯克之先聲。

建省後回疆各城，委派府、廳、州、縣等官，已歷年餘，規模漸具，乃通令裁撤各城阿奇木伯克。准其各留原品頂戴，仍視城關事務繁簡，分設鄉約，專司稽查，即以被裁之伯克選令承充。並視品級之崇卑，分送道府廳州縣衙門，充當書吏。鄉約酌給租糧，書吏酌給口食，以資贍養。不願者，聽之。此是撤其職而留其銜，以慰其虛榮之心，復另委之以事，給之以俸，以贍其生活之計。自是伯克裁撤，傳達官府之政令者有鄉約以代之。於是新回失去地方之民政權矣。然地方官吏不識新回語文，不能與人民接近，鄉約之藉勢虐民，與昔日之伯克無異也。

原有伯克多半是王公貝勒貝子等，今雖裁撤伯克之職，而封號繼續世襲。吐魯番郡王前代世襲札薩克，管理其土地，統治其人民。建省後籍其土地人民，分隸於吐魯番廳，鄯善縣。而移吐魯番郡王居於魯克沁城，其王號亦依舊世襲。

惟有哈密，及土爾扈特。和碩特諸札薩克，依舊世襲其封爵，並世襲統治其土地人民。此是由於哈密親王，及蒙古諸部在回亂時，忠於清廷，曾助兵助馬助糧以討叛徒之故也。

（三）地方自治之籌備　從前回疆諸城，設各種伯克，各有職掌，亦即鄉官也。開省後裁伯克，改為鄉約。光緒季年，迭奉朝諭，進行憲法，舉辦地方自治，新疆、各族人民錯處，種族、宗教、語言、文字、服飾、風俗，以及性情心術各有不同，若施以治內地之普通法絕不可行，不能不仿治理藩地之特別法以治之。於是當局斟酌情形，謹就本省人民之程度，因其習俗而施之，又不越乎定章之範圍。先之以調查、研究，逐漸推廣自治之思想，繼之以議事董事選舉之方法，凡有關於憲政諸端，擇其於勢之可行者舉之；不可者暫緩之以待其後。於是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成立諮

議局籌備處，負責辦理地方自治一切應辦事宜。明年九月成立議諮局，有議長一，副議長二，常駐議員四，議員二十三，滿營專額議員一。又明年先後成立新疆全省地方自治籌備處，新疆全省調查戶口所，省城自治研究所。各屬地方官備費派員赴研究所肄業，北路漢人較多，派送入所者，尚多本籍之人；南疆各縣，盡係新回，派送者，識字之人極少，多係漢人冒籍。八個月畢業，畢業後，派往各屬宣講自治事務。畢業者有兩屆，共數十員。所中研究者爲部頒各項自治通行規程，於地方特殊情形，諸多未愜。學員所學何事，似多茫然，此項人員去宣傳辦理自治，其成效可知。各府廳縣，亦有調查處、自治研究所、議事會、董事會等之設立。各屬自治經費，均由地方自行籌集，南路附加草捐，每百斤徵銀五錢；北路多由地方官捐廉、斗秤稅、門市稅附加，或有畝捐，每畝收銀二分五釐。各府廳州縣，又劃爲若干自治區。然此皆表面文章，空洞招牌，而對實際毫無成績也。巡撫袁大化奏有云：「聯翩以迫於功令，設諮局，以本省候補府、廳、州、縣官，充當議長議員。」失自治意義遠矣！袁大化又云：「治理新疆緊要治法有三：大抵以殖民爲政策，以實業爲急務，人聚地闢，貨財充裕，以次及於軍政、學務、巡警、審判、選舉、自治各要政，不難款集事舉，完善立臻；否則不務根本，專事虛名，不惟於事無補，必致官民俱困。窮極變生，事所恆有，再有趁勢收我人心，從而煽惑其間。大局即不堪設想矣！」斯誠扼要而精確之論也。

第三節　軍制之變更

有清一代，新疆之軍制，自乾隆迄同治初年，繼續施行永駐與換防制，而無變革。中興後，有旗營與標營。旗營即

前代駐防伊犂、塔城、烏垣、鎮西等處旗營之殘部，招撫整理而成；標營即戡定新疆之內地客勇，裁編而成。茲將旗營標營之概況，分述如下：

（一）旗營之概況　旗營分駐於伊犂、塔城、古城三處：伊犂有舊滿營、新滿營、錫伯營、索倫營、察哈爾營、厄魯特營，皆舊時之攜眷駐防兵也。其戶口數如左：

營別	戶數	口數
舊滿營	六五二戶	一、六六二口
新滿營	一二七戶	四、一二九口
錫伯營	二、一四三戶	一三、七六九口
索倫營	七七一戶	一、七二三口
察哈爾營	二、〇三四戶	二〇、二六八口
厄魯特營	二、九八一戶	一二、四三一口
合計	八、七〇八戶	五三、九八二口

新舊滿營各分左右兩翼，每翼設協領一員以統之；錫、索、察、厄四營稱為四愛曼，每營設領隊大臣一員以統之；各營總統於伊犂將軍。旗營生計皆甚困難，將軍長庚到任（在前二十年）之始，亟思籌辦屯田牛種以裕錫、索二營生計；籌辦孳生廠以裕察厄二營生計。使各營兵丁無家計之憂，然後輪班調至惠遠城操練，教以新式武械。又將錫伯營出駐伊犂河南，索倫營出駐霍爾果斯，察哈爾營出駐博羅塔拉，厄魯特營出駐特克斯河，環衛伊犂，鞏固邊防。

塔城有滿營，設左翼協領一員以統之。察哈爾營九蘇木設佐領九員分統之；厄魯特營一蘇木設佐領一員統之；共隸於管理十蘇木遊牧領隊大臣。滿、察、厄三營總統於塔城參贊大臣，參贊受伊犂將軍之節制。

古城之滿營原是鎮西、烏垣滿營殘餘之數，開省之初，當局擬徙併於伊犂或塔城，皆未果行，乃徙駐於古城，以其地當外蒙入新之衝途也。其戶口爲二百八十五戶，一千六百一十五口。設城守尉一員以統之，歸新疆巡撫兼轄。

以上爲旗營。（各旗營入民國後，化兵爲民）

（二）標營之概況　戡定新疆全得力於內地出關之營勇，事平後分駐各屬，未予裁遣，其數有五萬餘人。

劉錦棠部馬步……………………二三、〇〇〇人

張曜部馬步……………………六、〇〇〇人

烏垣古城兵勇……………………八〇〇〇人

金順錫綸部……………………二〇、〇〇〇人

鎮西官兵……………………九〇〇人

各營每歲支出之餉銀，湘軍與甘肅軍餉合計共七百九十三萬兩，（湘軍自佔歲餉數未詳）。其餘各部共歲餉三百二十八萬六千兩。如此鉅額之軍餉，當時政府頗難負擔。於是戶部奏請飭甘新裁兵，新疆約留精壯三萬人爲度，歲餉三百數十萬兩爲度。於是陝甘總督譚鍾麟與劉錦棠、金順、張曜等商酌裁兵節餉辦法。裁編後定爲撫標、提標、鎮標、協標，共三萬一千人，統歸巡撫節制。其後又因協餉減少且短欠，復幾次裁兵，其軍制凡三變，分述於下：

（甲）第一期軍制　前二六年（光緒十二年），欽差大臣劉錦棠擬定軍制，經兵部核准。其兵額爲：步隊以四百九十八人爲營，三百六十七人爲旗，官弁火勇在內。馬隊以二百五十人爲營，一百二十六人爲旗，官弁在內，火勇在外。其各地布防之軍隊數如下：

撫標　巡撫直轄，共有官一百三十一員，步隊八營三旗，馬隊十五旗，共正勇六千四百零四人。嗣後添撫標開花礮一哨。分防省城、精河、烏蘇、綏來、濟木薩、吐魯番等地。

喀什提標　喀什提督管轄，共有官一百三十七員，步隊九營一旗，馬隊十六旗，開花礮一哨，除火勇共正勇六千三百九十七人。分防喀什之漢城、回城、英吉沙爾、莎車、葉城、巴楚、和闐、于闐等地。

阿克蘇鎮標　阿克蘇總兵管轄，共有官九十五員，步隊五營三旗，馬隊旗，開花礮一哨，共正勇四千五百三十三人。分防拜城、烏什、焉耆、庫車、沙雅等地。

巴里坤鎮標　巴里坤總兵管轄，共有官七十三員，步隊五營一旗一哨，馬隊七旗，除火勇，共正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分防巴里坤、古城、木壘、哈密屬之塔爾納沁等地。

伊犂鎮標　伊犂鎮總兵管轄，共有官四十九人，步隊六旗，馬隊八旗，除火勇，共正勇三千一百零六人。分駐綏定、寧遠、霍爾果斯等地。

塔城協標　塔城副將管轄，共有官三十八人，步隊三旗，馬隊四旗，除火勇，共正勇九百九十八人。駐於塔城。

總計南北兩路共有三萬一千人，統由巡撫節制。此兵制之一變也。

（乙）第二期軍制　庚子亂後，協餉不足，支出增加，財政困難。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巡撫潘效蘇請遣散內地客勇，改練土著世襲兵，以固邊防，而紓力餉。其辦法爲：步兵撥上地十畝，牛馬各五，羊十隻；馬隊加倍；營旗哨官，遞增加倍。令其家屬耕牧，內抽壯丁一人入伍，月給鹽菜銀九錢，食糧四斗。然新回多不願入兵籍，即應募爲兵者，又不善牧羊，羊多倒斃，且奪牧民之草湖，佔農人之熟地，被侵凌者顛沛流離，怨聲載道。旋以餉項無着即行停辦。

其明年，潘效蘇以標營欠餉過鉅，乃汰弱留強，以資節省，以濟積欠而免譁潰。其各路防兵裁編後數目如下：

撫標　所屬共馬隊十六旗，步隊九營四旗，礮隊三哨。正勇巡兵共四千五百五十六人。

喀什提標　所屬馬隊十四旗，步隊九營二旗；礮隊一哨，正勇等三千零八十人。比之前額，減少三千三百一十七人。

阿克蘇鎭標　所屬馬隊七旗，步隊五營四旗，礮隊一哨，正勇等二千三百一十九人。

巴里坤鎭標　所屬馬隊五旗步隊三營二旗一哨。正勇等一千四百三十九人。

伊犂鎭標　所屬馬隊八旗，步隊一營六旗，礮隊一哨。正勇等一千八百二十人。

塔城協標　所屬馬隊五旗，步隊三旗。正勇等七百三十五人。

綜計全疆撫提鎭協各標，共有馬隊五十五旗，步隊二十七營二十一旗二哨，礮隊六哨。內除火夫馬夫車夫等不列入正額，計共營旗哨巡查五百五十四人，正勇等一萬三千九百四十四人。此是因節餉而裁兵，兵制之二變也。比之前期正勇少一萬七千餘人。

(丙)第三期軍制　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陸軍部奏准擬行巡防隊章程，分咨各省。新疆巡撫聯魁遵照部章，將新疆軍隊改爲巡防隊，其制如左：

中路撫標　設步隊七營，馬隊六營。分駐省城、阜康、孚遠、呼圖壁、綏來、烏蘇、達坂城、吐魯番等地。

前路喀什提標　設步隊六營，馬隊七營。分駐喀什之漢城、回城、英吉沙爾、莎車、葉城、皮山、和闐、于闐、巴楚等地。

左路阿克蘇鎮標　步隊五營，馬隊六營。分駐溫宿、烏什、庫車、庫爾勒、焉耆等地。

右路伊犂鎮標　設步隊四營，馬隊五營。分駐綏定、寧遠、瞻德、霍爾果斯、精河、塔城等地。

後路巴里坤鎮標　設步隊三營，馬隊四營。分駐鎮西、古城、木壘、哈密等地。

總計五路馬步共五十三營，官弁兵夫八千七百八十八人。懸缺待補兵夫三千九百人。此是由標營變爲巡防隊。兵制之三變也。

(丁)編練新軍　新疆省奉旨，改練鎮兵，以餉項奇絀，久未舉行。自巡撫吳引孫蒞任之始，即以前撫潘效蘇創辦之土著世襲兵邊防廢弛，苦累人民，奏請廢止，改練新軍。既奏准而未行，吳即卸任。巡撫聯魁繼任，編練新軍，一遵部制。設督練處，兵備處，參謀處，教練處，籌備科，糧餉科，軍械局。一協減成營制，步隊一標減成營制。步隊一營減成營制，馬隊減成營制，陸路礮隊減成營制，工程隊，陸軍小學一所。此創辦新軍之大概情形也。

第四節　財政之整理

新疆建省之初，爲懷柔邊民計，課稅甚輕，地方收入，不足供本省之用，所有軍費均由各省關公認撥交甘肅藩庫轉解，謂之協餉。庚子亂後，協餉解不足額，新疆又須認攤賠款，每歲四十萬兩。戊戌維新之後，朝諭舉辦各項新政，新疆亦量力推行，支出益大，財政困難至極。當局爲彌縫計，實行節流與開源節流之法，大裁軍隊另節敍述，茲不贅言；開源之道，如整理賦稅，開爐鑄錢，發行紙鈔等，皆於此節詳言之。

（一）各省之協餉　先是左宗棠奏謂，建設行省，開源節流，歲協餉三百數十萬兩爲度，自無不可。然平定之初，大軍雲集，未經裁遣，南北合計有兵五萬餘。且辦理善後，又在在需款。每歲軍餉數目，據前二八年（光緒十年），戶部奏：甘肅、新疆軍餉共一千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兩。（其中甘肅軍及駐新疆湘軍佔七百九十三萬，伊犂金順所部佔二百八十萬，塔城錫倫所部佔三十三萬，烏垣長順所部佔九萬六千，張曜所部佔六萬，合計如上數）部撥之善後經費，不在此內。似此耗中事邊，終非良策，縱國庫富裕之秋，猶難持久，況羅掘俱窮之時乎？於是戶部建議：新疆宜裁兵，留精壯三萬人爲度；歲餉依左氏議，三百數十萬兩，各省關不得滯欠，嗣後不准借商款，不得率請戶儲。陝甘總督譚鍾麟與劉錦棠金順等依照部議，裁兵節餉。前二七年（光緒十一年）定爲甘肅新疆共歲餉四百八十萬兩，戶部按年指撥，由甘肅統收分解，關外佔七成計三百三十六萬兩。其新、伊、塔之分配如左：

新疆巡撫藩庫　二、七九七、〇〇〇兩

伊犂將軍庫　四〇〇、〇〇〇兩

塔城參贊大臣庫　一六三、〇〇〇兩

自前一五年（光緒二十三年）以前，各省關均能掃數濟解，而無滯欠，故當時新疆之財政頗爲優裕。自前八年（光緒三十年）起，關外之歲餉共減少三十八萬兩。三庫之現額如左表：

庫	額
新疆巡撫藩庫	二、五〇一、四五〇兩
伊犂將軍庫	三四〇、〇〇〇兩
塔城參贊大臣庫	一三八、五五〇兩
合計	二、九八〇、〇〇〇兩

然經減少之額，亦收不足數，例如前二年（宣統二年）藩庫僅收到一百四十八萬餘兩。協餉已短欠，財政大感困難，例如同上一歲之藩庫支出三百八十二萬兩。收入方面本省正雜各項收入共一百四十餘萬兩，合之協餉共入二百八十八萬餘兩。收支兩抵，出超九十二萬餘兩云。以上爲協餉之數目。此外又有部撥之善後經費。善後費之詳細數目一時無可考查，惟據巡撫陶模奏有『部撥善後經費，新疆十四萬兩，伊犂十一萬兩，塔城三萬兩。』云云。

（二）賦稅之收入　新疆收入以田賦爲大宗，釐金、雜稅、茶稅……等次之。茲將各項賦稅整理狀況，略述如左：

（甲）田賦　前二五年（光緒十三年）劉錦棠相度地勢，除去昔年兵屯民屯園畝地租，以當時民墾各地，斟酌升科，舉行清丈。山北之迪化、昌吉、阜康、綏來、奇台、濟木薩、呼圖壁及吐魯番各屬均按上中下升科，上地每畝徵糧七升，中地四升，下地三升，不徵草，不徵耗。其鎮西、烏蘇、精河及哈密俱照舊章。南路焉耆以西上地每畝徵糧四升

五升不等，徵草五斤；中地每畝徵糧三升，草三斤；下地每畝徵糧一升至一升五合，徵草二斤；概不徵耗。需糧較少之區，本色糧可改徵折色，小麥每一石折銀一兩，包穀每石折銀六錢。但倉儲為國用所關，以多徵本色為主要，折色僅徵三成或五成而已。至於草束，需用較少，折色亦較多，每百斤折銀五分，著為定例。此開省初田賦之等則也。

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巡撫饒應祺因認攤庚子賠款，始請加徵耗羨，不分本色折色每石隨糧徵糧一錢五分。

其明年，巡撫潘效蘇又改為糧草本色一石連耗准收糧一石五斗五升，折色一石連耗徵銀二兩三錢。北路向無折色，亦准每石連耗增至一石五斗五升。但名目愈多，積弊愈深，不肖官吏，相率浮徵，變本加厲，甚有加至數倍者。巡撫吳引孫知流弊太甚，令各屬仍照舊則徵收。

其後巡撫聯魁布政使王樹枏，一再訪查，抉其弊之根源，令各屬浮收之數和盤托出，明定羨餘，自光緒三十四年起，本折均於正糧一石耗餘銀一錢五分外，加收耗糧二斗三升為地方官辦公之用，一切堆脚餘糧淋尖踢斛諸弊一律禁革。折色照每年市價定折價，凡市價高於舊章折色例價者，所贏數完全歸於公家。額草每百斤加羨五十斤。折色草每百斤正羨統收銀五錢，核例價百斤徵銀五分，所贏之數一半歸公家，一半歸地方官。一切浮收攤派，一律革除。試行二載，頗收成效，百姓既免擾累，官府亦無因難，遂將新章稟部立案。綜上所述，自開省迄清末，糧賦等則，凡經五變，茲為簡明起見，列表如左：

		(一)光緒十三年定	(二)二十八年定	(三)二十九年定	(四)三十二年定	(五)三十四年定
糧	本色	一石	一石加銀一錢五分	一石加五斗五升	如第二期	一石加銀一錢五分加糧二斗三升
	折色	每石銀一兩	每石銀一兩一錢五分	每石二兩三錢		照市價
草	本色	一百斤				一百斤加五十斤
	折色	每百斤五分				每百斤五錢

觀右表，農民田賦之逐漸加重情形，可一目瞭然矣。糧草額數，自開省初迄清末，因荒地漸闢，賦則加高，故糧草亦大有增加，爲簡明計，列比較表如左：

新疆糧草額增加表

	開省初糧草額數	宣統三年糧草額數	增加之數
糧額	二〇三、〇二九石	三〇二、四〇七石	九九、三七八石
草額	一三、九五八、二一六斤	二八、二七二、〇三九斤	一四、三一三、八二三斤
糧草折色及地課銀	五七、九五二兩	九〇、四九〇兩	三二、五三八兩

二十五年之間，糧額增加九萬九千三百餘石，草額增加一千四百三十一萬餘斤，（合銀七萬一千五百餘兩）折色銀增加三萬二千五百餘兩。其增加之故，一部分出於賦則加高之數，一部分出於墾熟升科之地。無論出於何

項而省庫收入之增加則一也。

（乙）釐金　新疆初平，左宗棠以餉源不足，仿照各省百貨釐捐抽收釐稅，據左奏摺：「自光緒四年至五年夏，不足一年，已收足十八萬兩有奇。」堪目為新疆收入之一大宗也。行之未久，而奉旨裁撤。前二七年（光緒十一年）戶部以新疆既建行省，所有鹽法、茶務、關稅、法庫稅等均宜次第講求，以圖經久。於是巡撫劉錦棠復徵百貨稅，分設二局以抽收之。

哈密局　專收由嘉峪關出口運入新疆之貨稅。

古城局　專收由包頭歸綏走蒙古草地運入新疆之貨稅。鎮西設哈密分局一所，哈密附近之歧道，相度地勢，設立分卡若干以稽查之。其稅則：按照市價估值，每貨價一兩，抽稅銀三分。兩關由鎮迪道監督，製發道部稅單。所收關稅先由該道核收，轉解藩庫。又南北兩路之土貨，亦照市價徵收三分。惟祇收其大宗，零星小販，一概免徵。且不設關，不派委員，由地方官招殷實大商開設牙行，仿照南省風氣商人交易概由牙行經手，准其收取二分行用，應徵貨稅銀兩責成牙行報繳地方官，收存轉解。

惟因俄商限於條約，暫不納稅，以故華商賄託俄商包運貨物，謂較赴局上稅當為合算，俄商視為利藪，不論土貨洋貨，輒行包攬。甚至本省之新回亦復冒充俄人，希圖免稅。一經查出，又揑報領事，文牘往返，轇轕滋多。華商藉其庇護，雖得微利，生計仍是日貧。前十九年（光緒十九年）巡撫陶模深悉斯弊，奏云：「同為生計所係，此徵彼免，苦樂既嫌不均；而賄賂包攬，以應得之稅銀，轉入俄商之手，事理尤大不平。以其無限資財流入外人，不如保固有權利，

惠我商民。且歷年所收貨稅自二萬至五六萬而止，而局卡經費又以收數內統以二成開支，通盤計算，所收之款爲數究屬不多。請將華商稅暫行停止，以紓民困。」清廷批准。於是停辦。

其後因擔負庚子賠款，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復舉行釐稅。設下列各局：

總局設於省城　收西路貨之落地稅。

哈密分局　收由嘉峪關入新疆之貨稅。

古城分局　收由蒙古草地入新疆之貨稅。

綏來分局　攔收由伊塔運來之落地稅，明年裁撤，改設伊塔局收入貨之落地稅，及出貨之起稅。

阿克蘇分局　攔收南八城之落地稅。

吐魯番分局　收本地之土貨稅。

巴楚分局　收西四城東來之貨稅。明年裁撤，改設沙車分局，收起落貨稅。

喀什回城分局　收東北各城運來之落地稅，及運往於東北各城之起稅。各局稅則皆爲值百抽三。行之未久，而弊竇叢生；緣照章雖規定一貨僅抽起落兩稅，但因行市不佳，須轉運他地時，仍須納起稅至銷售地又須納落地稅。甚至一貨，徵稅至四五次不等。商民叫苦，百物壅滯。

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改辦統捐。省城設總局，哈密、古城、塔城、伊犂、喀什、沙車各設大局，吐魯番、庫車、溫宿、巴楚、和闐、烏蘇各設分局。起運各貨，自首局照起落兩稅收稅一道，以後運往何處，概不重徵。沿途局卡祇蓋年月，查

驗戳記立即放行。其由無局地方運來之貨准該商報明上稅，不作偷稅論。邊境局卡（如哈古爾局）入口出口之貨，均抽起落兩稅。如是可免重徵之弊矣。

全省實收總數：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總分局共收稅銀九萬八百七十六兩。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共收七萬七千三百一十四兩。其餘年份雖不盡同，大致相差亦不遠。案開辦之初，年收十八萬餘。後覺相差一半，其收稅範圍較前更廣；平定已久，地方逐漸繁榮，商務比前時當有發達，而收入反少，舞弊中飽可無疑也。

（丙）茶稅　茶爲西北各民族必需之品，視之如命源。由甘肅運往者爲政府公賣，是爲官茶。販運湖南茶又名湘茶。銷售於南北兩疆。晉商由蒙古草地運往磚茶。官茶每引徵正雜課釐四兩四釐四分，復由肅局抽收每票銀二十兩。後改由哈密局徵收。又於行銷地抽落地稅一道，按價值百抽三。前二七年設哈密古城二稅局，茶稅每百斤稅銀二兩，每票稅銀八十兩。其出口釐金仍歸哈密徵收。

伊犂附近之遊牧人民喜飲晉茶，伊犂將軍長庚奏請設伊塔茶務公司，專販賣晉茶，官民合辦，資本六十萬，官股二十萬，餘由漢回商民認股，洋股不准。銷售範圍爲伊塔各屬及蒙古、哈薩克部落。其他南北三道各屬仍歸湖茶行銷。該公司共發三百五十票，每票正課釐金稅銀共三百四十三兩六錢，別無他稅。預計每年可收課釐稅十萬餘兩。

（丁）其他雜稅　除上述三項以外，尚有房稅、牙行稅、園稅、煤窰稅、木稅、及鹽稅等。收入無多，不詳述也。

（三）幣鈔之發行　乾嘉時代，新疆既鑄銅幣以助餉需，回亂時，銷毀殆盡，平定後制錢缺乏，市面週轉不靈，

始開爐鑄造銅錢，復鑄銀幣金幣，發行鈔鈔，以助金融之流通，而補餉項之缺乏。茲分別述之如下：

（甲）鑄幣概況　銅幣之鑄造廠有三，茲以開辦之先後爲序，略述其概況：

（一）阿克蘇銅幣　前三四年（光緒四年）張曜奏明於阿克蘇開廠鑄錢，用庫車、拜城之銅。其後旋辦旋停。自光緒四年至十三年底止，得淨銅三十二萬五千四百六十五斤，成錢四萬五十七千二百餘文。後五年，以阿克蘇炭告缺乏，乃移廠於庫車。

（二）迪化銅幣　前二六年（光緒十二年）六月，始開廠鑄錢，採南山及庫車、拜城之銅，日出紅銅錢五萬文，（四百文合銀一兩）。每年可鑄一萬三千二百串文，耗銅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二斤，除發銅價及鑄造費外，尚虧銀九百餘兩。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改鑄一當十銅元，四十枚當紅錢四百文，准人民納糧完稅。

（三）喀什銅幣　前二五年（光緒十三年）開辦，用喀什、葉爾羌各屬之銅。一歲中嘗鑄銅五萬六千八百三十斤，鑄成紅錢一萬二千八百掛，共合銀一萬六千兩。每年除銅價及工本外，尚有盈餘，少則數百兩，多則一千二百兩。

先是，回民交易，原用制錢，漸專用銀兩，而成色高低，分量輕重，驟難辨晰，奸僞日滋。阿古柏竊據回疆，創鑄銀幣，名曰天罡。其式圓如餅，中無方孔，成色分量任意低減，圖售其奸，故市價相權，不能允協，回民苦之。左宗棠飭張曜於阿克蘇改造天罡，民以爲便。其後迪化、喀什亦相繼鼓鑄銀幣，分述其概況如下：

（1）阿克蘇銀幣　前三五年（光緒三年）張曜駐兵庫車，辦理善後，奉令改製天罡，用鋼模搖銀成圓，背印

回文「足銀五分」。後製一錢，一面印「好銀」，一面製「足一錢」，皆用回文。人民皆樂用之。前一九年（光緒十九年）以阿克蘇紅錢缺乏，流通不暢，開爐鑄銀幣，每圓重一錢二錢三錢五錢四種，一面鑄「光緒銀圓幾錢、阿克蘇字樣。一面用回文鑄如上。

(2)迪化銀幣　前二三年（光緒十五年）巡撫魏光燾始開鑄銀圓，有五錢三錢二錢一錢四種，一面鑄「光緒銀圓」幾錢、迪化字樣。一面用回文鑄如上。

(3)喀什銀幣　亦始於前一九年，有五錢四錢三錢二錢一錢五種，一面鑄光緒銀圓幾錢、喀什字樣。一面用回文鑄如上。

金幣，新省全恃協餉支持全局，光緒末年，協餉不足，且不能按時解到。每遇伊塔二城及標營陸軍請餉，無法因應。俄人乘機以其金圓銀票重價居奇。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藩司王樹枏請採購砂金，試鑄金圓，補餉需之不濟。顧市面之流通，重一錢二錢兩種。一錢者抵銀三兩。陽面鑄餉金幾錢，陰面鑄龍文邊加回文餉金幾錢。開鑄之初。月出五千零一兩。鑄銀爐附鑄不須加支鼓鑄費。惟發行後，均被市間收存，不易再見。流行不久，即告停鑄。以上為建省後，鼓鑄銅幣、銀幣、金幣之沿革情形也。

(乙)發行紙幣概況　紙幣之發行始於巡撫劉錦棠發行於迪化。其後伊犂、喀什、阿克蘇相繼發行。茲分述如下：

(一)迪化紙幣，先是北路行使內地之制錢，嗣因制錢缺乏改用天罡銀圓，制錢益形阻滯，伊塔一帶，制錢竟至

絕跡。劉錦棠乃發庫銀一萬兩，飭於省城設立官錢局，行使紅銅錢，派員赴吐魯番、焉耆、庫車收買紅錢解省運用，欲使南北錢法統歸一律。前二三年（光緒十五年）十二月，開局共發成本二萬五千七百兩。先後發行錢票一萬三千張，每張紅錢四百文，合銀一兩。後又印票三十萬張，除換回破票，及繳存司庫外，每年市面發行多至五六萬張。

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藩司王樹枏，乃擴充辦法，於省城設官錢總局，鎮、迪、伊塔、阿克蘇、喀什四道各設大局一所，府廳州縣除蒲犂、婼羌、新平、（今尉犂縣）霍爾果斯不計外，餘均設分局一所。總局由藩司督辦，大局由各道督辦，分局由地方官諭紳商為董事。發成本一百二十萬兩，六成官票，四成金銀銅錢，其營業為匯兌，為放款，訂有設局章程及放款匯寄章程。意倣銀行之制，以謀金融之流通，而增司庫之收入也。彼時紙幣數少，市間交易仍以紋銀為主，輔之者有銀元、紅錢、及銅元（每枚抵紅錢四文）三種。

（二）伊犂紙幣　先是伊塔亦行使制錢及當地所鑄之紅錢與當十當百之大錢。俄人佔據以來，市面之錢多被俄商吸去，改用俄國紙幣（俗稱俄帖）流行市場。前二四年（光緒十四年）伊犂知府潘效蘇稟請恢復制錢舊法。將軍色楞額亦憤俄帖充斥，大為邊漏，奏請設官錢局。明年，於綏定、寧遠各設官錢局一所，發成本銀八萬兩，甘肅運來制錢二萬四千串，（因此錢用黃銅攙鉛，俄人不重此也。）印發錢票十七萬五千張，抵銀十七萬兩。錢票有一千文、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其票皆以油布為之，初發時錢票五百文抵銀一兩，旋因用者不踴躍，改為一千文抵銀一兩。於是錢票日益流行，俄帖勢力稍殺矣。其後增設惠遠城官錢局。又裁綏定局併入惠遠局。前一九年復印行新票十萬張，抵銀十萬兩，收回舊票，清底票而查假票也。伊犂錢票，俗稱為伊帖，

（三）喀什阿克蘇紙幣　前二四年，喀什設官錢局，試用花票，庫儲發成本五千兩。阿克蘇於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設官錢局，由藩司發成本銀三萬兩，並印發洋紙花票四萬張，每張紅錢抵銀一兩。旋又由省領印油布花票三萬張，前後概作成本。其後發交津商聚興永承辦。

第五節　交通之建設

歷朝經營西域者，方軌所及，遐邇相維，傳命則有置郵，戍守則有亭候，其所以維護交通之暢達與安全之制度，髣髴有可考訂者。例如：漢武帝時，初列亭障至玉門，其後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唐太宗時，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蔥嶺，部裂府鎮，烟火相望。高宗時，蘇定方平西突厥，通道路，置郵驛。此皆古之郵傳也。有清之於新疆，初設軍臺又名營塘，繼進而為驛站，終改為郵政。郵傳方法，先後凡三變，愈變而愈便。又有電報以輔之，星馳電赴，消息益靈，萬里關山，遐若庭戶。茲將新疆交通之演進，略述於次：

（一）軍塘驛站之遞演　郵傳之創，始於前一五三年（乾隆二十四年），南北遍設軍臺，而嚴疆扼塞，與夫毗連藩封之地，酌設卡倫，以資捍衛。其喀喇沙爾以西赴阿克蘇、烏什、喀什、葉爾羌一帶，河溝阻絕，有可限戎馬之足者，復置舟以濟，以回民為水手，免其納賦。因地制宜，繩聯櫛比。其駐兵多寡，則視其地之小大簡要為差。駝馬車夫，分別安設，復以時酌量增減移置。北路軍臺隸於綠營，南路軍臺領於各城大臣。軍臺通內地之路綫有二：北綫自古城（今奇台縣治）北入科布多，經外蒙古而達京師。南路自哈密安西入嘉峪關而赴甘肅。蓋其時，邊事方殷，軍書旁

午，一切建置概從營制，飛符馳檄，限日計程，重軍政也。承平日久，迪化州以東改設郡縣，於是北路軍臺一部份改爲驛站，由牧令專司其事；而南路軍臺尙仍其舊。軍臺俗呼臺站，其後又名營塘，軍臺營塘其實則一，不過沿途站址間有移變而已。

建省後，南北營塘，一律改爲驛站，隸於省府廳州縣而不屬於軍府。此新疆郵傳行政之一大改革也。其驛站程途與前之軍塘大致相同。以迪化爲中心。其主要路綫如下：

(1)迪化吐魯番哈密綫　自迪化東南至吐魯番，東經鄯善而至哈密。共二十站，一千七百一十里。

(2)奇臺嘉峪關綫　自奇台南下七角井、哈密、安西、玉門而至嘉峪關。共三十二站，二千四百四十里。

(3)迪化鎮西哈密綫　自迪化東赴阜康、孚遠、奇台、鎭西、哈密。共二十二站，一千七百三十里。

(4)奇台科布多綫　自奇台北赴科布多。共四站，一千四百三十里。

(5)迪化阿爾泰綫　自迪化、西赴昌吉、呼圖壁、綏來，北上阿爾泰南界。共十二站，一千二百八十里。

(6)迪化塔城綫　自迪化西赴昌吉、呼圖壁、綏來、烏蘇北上塔城。共二十站，一千五百七十一里。

(7)迪化伊犂綫　自迪化西赴昌吉、呼圖壁、綏來、烏蘇、精河。而西至綏定、惠遠城。共二十三站，一千七百七十里。

(8)伊犂阿克蘇綫　自惠遠南經特克斯台，越冰嶺而至阿克蘇。共十六站，一千二百三十五里。

(9)吐魯番庫車綫　自吐魯番西赴焉耆，西南經輪臺西至庫車。共二十三站，一千七百七十里。

(10)焉耆婼羌綫　自焉耆南赴新平（今尉犂縣）至婼羌。共十六站，一千一百九十里。

(11)庫車烏什綫　自庫車西赴拜城、阿克蘇而至烏什。共十三站，一千一百二十里。

(12)阿克蘇莎車綫　自阿克蘇西南赴柯坪、巴楚而至莎車，共十七站，一千二百八十里。

(13)巴楚喀什莎車綫　自巴楚西赴伽師、疏勒，西南赴英吉沙爾而至莎車。共十六站，一千零九十里。

(14)莎車和闐綫　自莎車南赴葉城。皮山，東南至和闐、洛浦、而至于闐。共十五站，一千二百九十六里。

(15)莎車蒲犂綫　自莎車西南赴蒲犂。共十二站，八百七十十里。

以上是新疆郵傳由軍臺營塘遞演爲驛站之大概情形也。軍臺驛站之主要任務，皆是傳遞公家之軍政文書，一般百姓，概不能利用之也。

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巡撫潘效蘇效俄國驛車之制，自省城經哈密至肅州試辦驛車。其辦法，由官備馬車，每一大站十輛地方官專司其事。傳驛遞換，更番輸運。車價按站定値，遠近一律，無或差異。惟是車輛太少，週轉不靈；且驛夫倚勢作奸，行旅苦之，怨聲載道。行之三年，公私虧損，上下交困，不得已而罷之。

（二）郵政電報之設立　泰西諸國有郵政而無驛站，中國驛站遍於京內外各行省，二者同物而異名。然其制有屬官屬民之分，則其效有爲公爲私之別。新疆廣輪二萬餘里，郵亭二百，驛卒千人，官公文書，乘傳絡繹，亦云完備矣。然寓公萬里，羈客十年，關河迢遞，音問暌隔，往往鑄塵之氓，憚爲絕域，服賈之子，戒爲畏途，何者？驛站之制便於官而不推於民也，利在上而不及於下也。且建省以還，燕晉湘鄂之人，稍稍奔集，往還旣衆，東南消息，時間一通。而山

川修阻，濡滯猶如故也。清季，俄國之東方鐵路造成，彼乃因利乘便，遍設郵局於新疆境內之通商大邑，如省城、伊犂、塔城、喀什是也。收受華人函信，取道西伯利亞大鐵道，轉達北京，數十日而至。計時既速，收費又廉。我流寓商民，利其輕捷，爭相輸送，歲入郵費至十萬盧布以上，此一大漏卮也。俄人復企圖擴充營業，壟斷權利。前三年（宣統元年），俄總領事向我要求自省城至塔城允俄國設置驛站快車，往來輸送函貨，並請我方代售郵票，以廣營業。我方拒之，當局念新疆與內地聯絡，隔閡殊甚，非亟謀交通，無以保固有權利；非速興郵政，無以杜俄人之覬覦。乃裁驛站車馬經費之半提充試辦東北兩路郵政之費。咨部立案。八月，部派洋員畢德森入新，襄辦郵務。乃設總局於省城，東北兩路擇要城設分局。東路郵綫，由哈密入嘉峪關至甘肅；北路伊塔，則援萬國郵政公會之例，與俄商訂合同，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入北京。惟公文書雖交郵局辦理，但為慎重起見，照奉天直隸例，附設文報局，委員管理，以專責成。是年十月，總局成立，東及西北路各分局同時成立，南路分局，明年以次告成。章程雖採自部頒，而費用經營由省自籌，與部無涉。明年改歸北京郵傳部郵政總局管轄，以歸統一。所有郵務人員亦改由部派，委畢德森為新疆郵務總辦，其郵路仍沿用驛站，附表如下，以供參考。

新疆郵程簡明表

東路	發	過驛	程道里	時刻
迪化總局	東至古城	六	四七〇	三二
古城分局	南至哈密	一三	一、〇三〇	七三

哈密分局	南至安西	一一	八六〇	七一
安西分局	東至嘉峪關	七	五九〇	四一
東南路				
迪化總局	東南至吐魯番	六	四五九	三三
吐魯番分局	東至鄯善	三	二四〇	一七
鄯善分局	東北至七角井	六	四四〇	三四
七角井分局	東至哈密	七	五六〇	
西北路				
迪化總局	西北至烏蘇	八	六八〇	三七
烏蘇分局	西北至塔城	一三	九七〇	六五
塔城分局	出俄境經西伯利亞鐵路			
烏蘇分局	西至精河	六	三七五	三〇
精河分局	西至伊犁	八	五七五	八三
伊犁分局	西南至寧遠	二	一〇五	七
南路				
迪化總局	東南至吐魯番	六	四五九	三二
吐魯番分局	西至焉耆	一一	八三〇	三二

焉耆分局	西至庫車	一二	九二五	六二
庫車分局	西至阿克蘇	九	七四五	五二
阿克蘇分局	西至喀什	一九	一、二四五	九六
喀什分局	至莎車	七	四六三	五二
莎車分局	東南至和闐	一〇	八四一	八七
和闐分局	東至于闐	五	四五〇	四七

新疆電報之設立，早於郵政之創辦。先是俄人佔據伊犂時，在伊犂掛設電綫，通於其國境內。蓋爲便利軍事也。伊犂既歸，改爲商用，以輔助其商業之勢力，居心叵測，坐失利權。新疆地面遼闊，一州一邑所轄，大於東南一行省，且山川沙磧，行旅維艱，雖有驛站而軍書文報，隔閡濡滯，恆數月不達。前二一年（光緒十七年）帕米爾爭界案起，英俄交訌，文檄星馳，而我國以消息遲滯，艱以肆應。其明年，陝甘總督楊昌濬、新疆巡撫陶模會奏，請撥款安設關外電綫。經總理衙門及戶部覈議，撥款十萬兩，先行試辦。前一九年，電報總辦津海關道盛宣懷派員攜機料出長城，測量路綫，由嘉峪關達省城，自春阻冬，沿途建設始竣事。乃立總局於省城。十一月部續撥十四萬兩，明年二月南北兩綫同時興工，一綫由迪化經烏蘇至伊犂、塔城；一綫自迪化經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喀什。事先令沿途州縣，預備木杆，工程進行無阻，至明年三月兩綫一律蕆功。是役總計綫路延長八千餘里，凡總局一，子局十有六。自創始至告成，凡閱兩載，而全省貫通，環球消息，邇若庭戶。交通之機，由是漸闢。塔城、伊犂、喀什三處，與俄綫相接。前九年（光緒二十九

年）以奇台爲商務繁盛之區，乃展敷自迪化經阜康、孚遠、而達奇台。前二年（宣統二年）由綏來展綫至阿爾泰，東綫自哈密入關；西北線自塔城出俄境，取道西伯利亞恰克圖入庫倫達北京。本省電報，公文書居多，商電甚少，蓋漢商用電報者無多，新回更無人用電報。收入不敷維持，賴官家補助。然爲國防計，固不在區區之收入也。

第六節　實業之發展

實業爲民生之源，國計之本，內地之實業固宜振興，邊地之實業尤須開發，蓋實業開發後，不但可以富國裕民而且可杜絕強鄰之覬覦也。開發實業，宜就天然蘊產，人民智力，社會需要，因勢乘便而經營之。效乃可期。新疆自平定以迄清末歷任大吏無不注意於是，如農墾之復興，蠶桑之提倡，礦務之開採，商務之推進等是也，雖其成效，或著或微，然其得失成敗，皆足以供吾人之借鏡。故詳述之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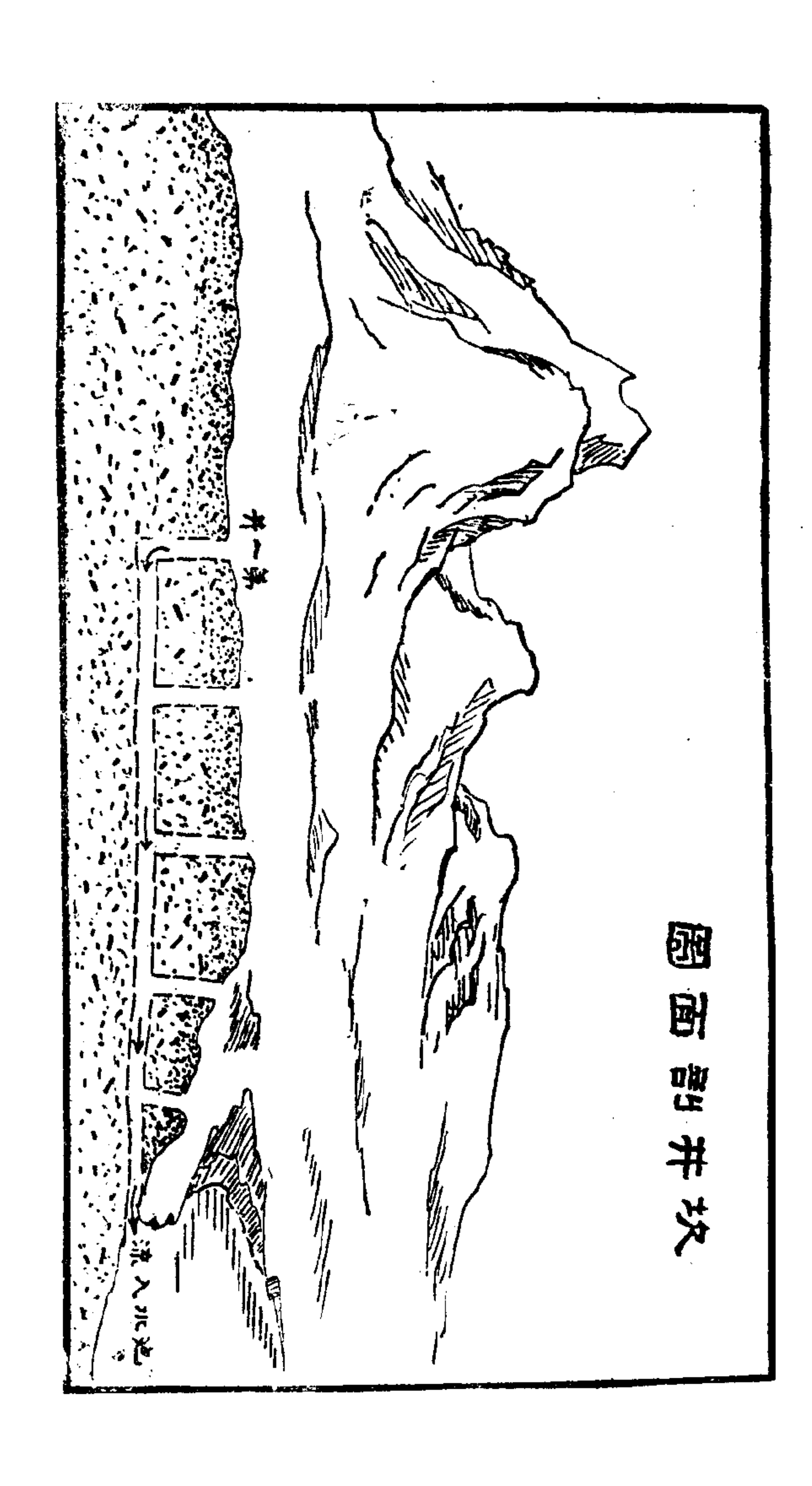
（一）復興農田水利　新疆地廣水乏，民爭水而不爭地，水源導自山谷融解之雪水，而不賴天然之雨水，天若淋雨，地現鹼性，有害植物之生長，故有雨反成災爲新疆之特殊現象。山南塔里木河及其上遊之喀什河、葉爾羌河、和闐河一帶，自古爲農業發達之區，新回設有伯克專司水利事宜。卽回亂時，人民耕鑿依然，荒蕪尙少，惟阿古柏之殘黨爲抗拒清兵而毀堤決河，以致良田淹沒，農民流離，爲狀甚慘；山北自古牧業盛行，水利不興，乾隆以還，大興屯墾，溝渠縱橫，田地闢治，惜兵燹之餘戶口凋殘，田渠荒廢，荊棘叢生，狐狸嘯聚。故事平之後，爲撫慰民心，安定民生，充裕國課，鞏固國防計，莫急於農田水利之修復。左宗棠及其領導之諸軍官深知其然，當行軍之際，莫不兢兢業業，

戮力於是。每師行所至，相度形勢，以屯田為務。戰事餘暇，即令士卒持鋤犂，開渠引水，從事耕種，樹藝穀粟，種植蔬菜，以充軍食。復助民治水，募民墾地，以故流民漸集，荒野日闢，成績斐然。建省之後，屯墾事業，益發積極推進，凡防軍牧令，無不努力從事。茲將南北兩路復興農田水利之概況，略述於下：

（甲）山南農田水利之復興　復興水利，最先著效者，當推駐防哈密之張曜所統之嵩武軍，張曜出關初駐哈密，躬率所部經營屯墾，不遺餘力，其地土質善滲，以土工石工及毛氈包裹各工，墾地二萬餘畝，歲獲數千石以濟軍食。此是未伐阿古柏前之事也。其後，嵩武軍調赴回疆，駐哈密之防營總兵黃木富、易玉林等相繼疏導石城子等渠。哈密水利遂為諸路之冠。

吐魯番有官渠坎井開自林則徐，林公以廣東查禁鴉片案，被譴戍新疆。伊犂將軍布彥泰請飭辦開墾事宜。林公履勘南八城，相度川源水勢，隨宜浚導，水利大興。請將各城可耕荒地，給無業回民。其利惠無窮者，尤以創鑿吐魯番之坎井為最。其法：擇定地點開一井，每相距數十丈加開一井，井與井間鑿地洞相聯，有如串珠，十數井相通，以第一井之水，溢而入第二井，以次而下，水從最末一井而出地面矣。（附圖）開一坎井需費數萬金，有官府開鑿者，有富農開鑿者，皆可供小農租水之用。回亂時，官渠坎井悉淤廢，事平後，善後局遊員雷聲遠及防營提督羅瑞秋等修復之，迄今農民尚食其利。

庫爾勒官民二渠，防營都司鄒令柄修之。庫爾楚河道長四十里，庫車之阿柯寺塘渠長六十里，皆軍官督民修理之。


坎井剖面圖
第一井
流入水池

葱嶺南河即葉爾羌河，是河之西自愛吉特虎台至阿克蘇克台河水潰決汛濫，由巴楚城逕達烏蘭烏蘇，數百里間，田廬漂沒，驛站梗阻，城堡傾頹，而巴楚為東西咽喉，竟成澤國。劉錦棠飭余虎恩率營勇益以民夫，堵築挑浚，河復故道。復修浚巴楚各渠，招集流民，散給種籽牛具，人民漸集。

烏蘭烏蘇河（喀什河之上源）之龍口橋上游決口，直注玉帶里克各台，湍悍特甚。防軍湯彥和督兵民開支河以殺水勢；開浚支渠，給民牛種，以闢荒地。龍口橋以上之英阿瓦提、牌素巴特、和碩阿瓦、大阿爾圖等地各河渠，次第修復。民食其利。

此外葉爾羌之圖木舒克各台之渠灞，焉耆之開都河隄亦勘估修築。於是水利大興，屯墾益廣。此山南復興農田水利之概況也。又宣統中、袁大化撫新，與哈密回王沙木胡素特商議；從八門洞唐時舊渠疏浚南北幹渠以灌哈東黃蘆崗百餘里之地；再由五道溝挖坎井引水過灘以灌哈西百餘里之地。預計用款不過萬金，省庫與回王各負擔一半。由墾戶按畝攤還。其水漢人與哈密回民各分一半。是渠成功後，可養十數萬人。未幾政變，事不果成。

（乙）山北農田水利之復興

鎮西防營蜀軍提督徐占彪，修復大泉東渠，灌田數千畝。迪化之永豐、太平二渠，綏來、奇台、昌吉、呼圖壁等地皆大修溝渠，或官借銀糧督民開辦，或由防軍自行經營，所鑿之渠，不勝枚舉。開省之初，鎮西廳兵民墾熟之地五萬餘畝，奇台民墾之地九百餘畝，兵墾之地六千六百畝，又前後報墾者迪化有二千餘戶，昌吉有一千三百餘戶，綏來有九百餘戶。其他各屬亦有報墾之民，此鎮迪道屬，荒野漸闢之象也。

塔城舊有兵屯，亂後荒廢，伊犂將軍榮全進駐塔城之始，大興屯田，歲獲七、八千石。此回亂未平以前之事也。其

後塔城參贊錫綸擇塔城北山邊隆及巴爾魯克山等處，以屯代防，將所部馬步十營分爲十屯，發給牛具籽種。前二七年（光緒十年）秋，收糧一萬一千餘石，其成績亦云佳矣。

伊犂原有兵屯、回屯、戶屯、旗屯，歲獲甚富。兵燹後多荒廢，尤以旗屯兵屯爲最壞，改還伊犂後，伊犂將軍金順，營屯、民屯陸續舉辦。然行之數年，迄無成效。其所以然者，營官以屯務非專責，勇丁視耕種爲當差，敷衍塞責以臨之，鹵莽滅裂以爲之，此官兵不努力營屯之所以失敗也。犂地專恃渠水，而溝洫多未開鑿，水源太感缺乏，卽偶有來水，必俟兵屯灌足，然後波及民田，小民治地數十畝，終歲勞苦收穫無幾。且糧食又爲官府定價收買，發以期票，有無不可知。因此，農人往往棄地遠徙，熟地且復荒，荒地無人過問，更何望成聚成色。前二四年（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錦棠奏設伊塔道，改伊犂廳爲府，改塔城爲廳，加理事銜，兼管屯田水利。自後屯務漸興，然嘉慶時松筠所開通惠大渠，未予修復，前伊犂之道勝銀行分行，要求集資百萬盧布，重爲疏浚，並延長至霍爾果斯境內所溉之田，彼徵收水租，期滿以無條件歸還。當局以礙主權，未允，宣統末年，伊塔道擬購機修挖，估定款數，書具意見，呈之新撫，以革命事起而罷。若修成可得田四十餘萬畝，民國後，當局議重浚，迄無實現，殊可惜也。此是山北復興農田水利之概況也。

（丙）民墾犯墾之概況　當時除兵墾外，復有戶墾犯墾。戶墾之人，多是孑遺之難民，出關之流民，或退伍之士卒。計戶授田，大抵上地六十畝爲一戶，中地九十畝爲一戶，下地一百二十畝爲一戶，然亦有多寡不一致者。天山以北，地經久荒，土壤膏腴，蘊蓄彌厚，大率一畝之地，種籽一斗，收穫四五石，猶以爲常，歲歉然若不足。其時田多戶少，高田無塍，下隰無畔，戶民頗多佔地自廣，無有經界，任其力所能及，取給而已。

○附錄　新疆溝渠灌田渠數畝數表（據新疆圖志溝渠志所載簡明統計之）

地別	幹渠	支渠	灌田畝數
迪化	四四	六六	一八六、六三七
昌吉	一三	九六	九六、六七四
呼圖壁	三八	六四	五三、八〇〇
奇台	二〇	三〇	三一六、二八〇
阜康	六	二四	五一、七五九
綏來	五一	一三六	一〇九、七四八
孚遠	七	二一	一二一、〇三九
吐魯番	三四	二三	八二、一四九
鄯善	四六	二一	七五、一五九
鎮西	三四	二四	四一、一七五
哈密	二一	二三	一九、二一〇
庫爾喀喇烏蘇	一七	三四	一一、四〇五
塔城	一五	一〇	四三、八〇七
精河	七	九	四、二二七
綏定	一五	二八	二九、一四〇

甯遠	一三	七	六四五、五五〇
焉耆	三〇	七	一六七、八〇五
新平	一八	一	一九、五六四
輪台	七	一七	一六五、七〇〇
庫車	四〇	一〇八	六五四、四七六
沙雅	三〇	五〇	三〇三、七四七
拜城	一二	一四	四四五、五七七
溫宿	一七	一二三	九一九、四七五
烏什	三六	一一七	五七二、七九三
柯坪	三	一四	二八、一六四
婼羌	七	一〇	一八、一一三
于闐	三九	四三	六三六、一三三
洛浦	八	四七	二九三、九四四
和闐	三二	一三二	六六二、三三四
巴楚	二六	一二一	二〇二、七二八
皮山	三八	一九	三六〇、八九一
葉城	三三	一四三	八四四、一〇六

莎車	一九	一八四	一、〇二一、五〇〇
伽師	六八	五八	三六六、八八九
英吉沙爾	九	六一	四八〇、〇一四
疏勒	三四	二〇六	五五五、四四八
疏附	四六	一六一	五九〇、四五四
蒲犂	一一	五一	一、九二五
合計	九四四	二、三三三	一一、一九〇、六二一

當時又舉行犯屯，先是部議將各省遣犯人等，發遣新疆，以資實邊，前二五年（光緒十二年）始有陝、甘、晉、直、魯豫七省犯人共一千五百餘名遣新疆。分別安插於鎮西、奇台、濟木薩、阜康、迪化、昌吉、綏來、呼圖壁、烏蘇、精河等地。

凡招徠之貧民及遣犯等皆無資本，概由公家借予成本。其辦法如下：

每二人爲一戶，每戶撥地六十畝。由公家借給種籽糧三石，製辦農具銀六兩，修造房屋銀八兩，耕牛兩頭合價二十四兩，並每月給鹽菜銀一兩八錢，口糧麵九十斤，自春耕起，按八個月計算，每戶銀糧合算約需借給成本銀七十三兩一錢，限初年還半，次年全繳。設遇荒歉，查明酌展。繳本之後，按畝升科，啓徵糧額自第三年始徵半，次年全徵，仍仿營田之制，十戶派一屯長，五十戶派一屯正，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員管理。凡請領成本，督察農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責之委員，委員責之屯正，屯正責之屯長，仍十戶出具連環保結，互相糾察，層層鈐束，以免領本潛逃，

耗費曠工，及滋事不法諸弊。屯正屯長各領六十畝，成本一如戶民，月給屯正銀四兩，屯長銀二兩。

第一批遣犯一千五百餘名中攜眷同來者不過十之一、二，與遣犯實邊之旨不符，劉錦棠奏請飭令各省：「凡遣發新疆各犯有家室者，務令簽同起解，既足以繫各犯之心，而生齒日蕃，屯務日增，兩得之術也。」清廷從之，其後又奏准，凡犯人墾地升科後，一律免罪入籍爲民，此民犯墾地之大概情形也。

鎮迪、阿克蘇、喀什三道之地，據開省初清丈，有荒熟地一千一百四十八萬一百九十四畝，應徵本色糧二十七萬六千零五十一石。其中已墾熟地應徵本色糧二十三萬三千餘石，至清末清丈確數，熟地一千五十五萬四千七百零五畝，應徵本色糧京斗三十萬零二千四百零七石。據民國四年官冊查報升科熟地，亦僅一千一百四十三萬五百六十七畝。（新疆有歇地辦法，北路最著，例如一戶有地三畝，今年種一畝，明年另種一畝，後年又另種一畝，使已種之地得更番休歇，故冊載一畝，其實必三四畝五六畝不等。）

（二）提倡蠶桑　天山南路居民，漢唐之間已知養蠶之法，尤以和闐產絲織最負盛名，至近世蠶桑之利反而不興。新疆桑樹雖夥，但人民均不利用以養蠶，但取其葚以代糧。亂事平定之後，左宗棠以爲農民之利，莫過於蠶桑之業，於是檄南北兩路局員，檢核屬境桑株，陸續稟報，統計桑樹八十萬六千餘株。委祝應燾募浙人熟悉蠶織事者六十人，攜帶蠶種、器具，教民栽桑、接枝、壓條、種椹、浴蠶、飼蠶、分簿、入簇、著繭、繅絲、織造諸法。設局於疏勒城教授人民。又以本地桑樹不良，更運東南桑樹數千株，給民領種。其後因疏勒地鹼，桑葉不榮，產絲不佳，局務主持之人，以致停辦。然當地人民自提倡之後，漸知興感，從事蠶桑矣。

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布政使王樹枏，亦注意新疆蠶業，謀復興其利，派戍員趙貴華遍歷南疆八城，既至，則以墟集期會之日，陳列器具，縱民聚觀，爲之講解方法，論說利弊，舉器以知物，卽物以明理。口述指畫，新回傾聽感動翕然嚮風，趙又教民插秧、試種、接條、修剪、捕蟲、焙葉，一如江浙成法，趙又條呈八事：（1）設局。（2）度地，南疆蠶事，東四城不及西四城，莎車地居適中，便於設局董勸。（3）考工，羅致舊時浙人及新回之熟悉蠶事者以資任使，（4）栽桑。（5）擇種，蠶種皆購自西人，既無佳種又屬漏巵，宜遣人赴浙江西湖蠶學館購取蠶種，自西伯利亞鐵路來喀什，三月可達。（6）製器，舊日蠶桑局器具殘缺過半，擬購東西蠶具各備模型，以資仿造，（7）選絲，新回絲繭不分精粗厚薄，故絲不勻淨。宜教民選剔，使歸一律，其精者售諸西人，可獲善價。（8）程功，程功有本有末。蠶桑爲本，紡織爲末，宜先改良繭絲，求合外洋銷路，並聽民自立牌號，設莊銷售，以廣利源。次則改良織綢，使寬狹合度，花樣翻新。除專綢貢緞須染練熟絲，未易紡織外，其餘湖縐紡綢羅絹諸品，皆易織造。擬次第仿製，以竟全功。所言頗切中事理。省當局通令各地方官，一切張施，皆如趙貴華之建議。自是蠶業駸駸，日有進益。

蠶業經當局力予提倡之後，加以俄英商人，競運繭絲出口，於是蠶桑事業，進步之速，確有可觀。如：（1）和闐州轄境內，據宣統三年調查，有桑樹二百萬株，歲銷英俄二國繭二十七萬斤，値銀七萬餘兩，絲約八萬斤，値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兩。和闐、洛浦、于闐、及莎車屬之皮山共有織戶一千二百家。所織夏夷綢，歲三萬餘匹，供本地回人服用，無行銷城外，其民之富庶，從可知已。（2）莎車歲產繭三萬斤。（3）葉城歲產繭十餘萬斤，絲一萬三千餘斤。（4）皮山尤富，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繭額不足七萬斤，其明年增加三倍，又明年增加五倍以上。蓋利之所在，如水赴

墾，不待董勸督課，而民爭趨之也，其他如溫宿、庫車、沙雅、輪台焉耆或宜蠶，或否，大都產額尚少。然民競於利，流風所扇，雖吐魯番、哈密等地亦有栽桑購種轉相傳習者。統計南疆繭絲舊額三十萬斤。至清末增至七十餘萬斤。此南疆一大利源也。

（三）開採礦產　新疆西有葱嶺，南有崑崙，中有天山，北有阿爾泰，氣象磅礴，蘊藏豐隆，礦產之富名播全球，凡金、銀、銅、鐵、鉛、煤、石油、硫黃、玉石、水晶、瑪瑙無不備之。而金玉貴品，自古馳譽於宇內；煤鐵石油尤爲近代立國所必需，所謂天富之國，新疆當之無愧焉。然而寶藏之富若此，而新省公私窮困至極，此何故耶？歷來文武大吏經營礦利，垂二百餘年，官本商資竭力興作，然或始盛而終衰，或旋舉而時廢，艱難叢脞之故，大抵是：(1)礦產所在，巖壑險巇，風日瘴毒，水草所生，遠者百里或數百里，路政不修，交通不便，薪芻糗糧不以時至，挽運之費支出浩繁。(2)人口甚稀，勞工極少，雖以高價招傭，常不可得；強迫徵工，又多逃散。(3)礦學人才缺乏，苗脈不斷，土法是尚，往往縋深鑿險，勞而無功。(4)循用舊式畚鍤器械朽鈍不堪，收效微小。(5)資本欠缺，不足以資週轉，往往利未獲，而本告罄，不得已而歇業。(6)官吏胥役藉名徵課，侵漁朘奪，恣爲奸蠹，尤弊之大者也。因如公私上下，成疾首蹙額，視開礦如陷阱，此礦利之所以不發達也。開省以還，當局雖注意經營，效終未見。茲將經營之各礦，分述於後：

（甲）于闐沙金　和闐（于闐原轄於和闐城）和闐砂金甚富，乾隆時已歲徵金課，道光以還，歲徵黃金五百兩，著爲定例。亂後，金業凋零，巡撫劉錦棠派嚴金清往設金課局，擇新回富者爲廠頭，共四十九名，每一廠頭領金夫五十名，一金夫有幫夫二名，通力合作，每三夫月納課金三錢。凡採金之戶悉免徭役，昔日派買官金之弊，咸予蠲

除。然金夫原是有業農民，今強之離田疇而入深山，多數逃亡隱匿，以致金課無出，勢不能不攤派以取盈。始則僅呼止於金戶，繼則追比及於對夫。於是一鄉之內，無一人非金戶，無一人不納金課，甚以頭人苛斂，倍征逾額，人民愁惻，不遑寧處。

前二五年（光緒十三年）乃撤金課局，改由人民自採，縣官爲價收買。其貧戶借貸資糧者，則令納金以爲償。定章，交金一兩，發銀十四兩五錢，後以金價騰高，增爲銀二十五兩。寓徵課於平價之中，上益而下不損。然而吏役之浮收，鄉約之掊克，權法之不一，久之而弊又滋焉。於是金戶多隱匿不報，統計和闐年採砂金不下五六千兩，而公家收買至多僅一千二三百兩而已。

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喀什道袁鴻祐請照漠河金礦章程，官商合辦，集官股二萬，商股一萬，設保利、保大、保源、保興四廠，其明年四月開辦，鍛成金條，運售京滬，期年之間，產金條四千七百餘兩，獲純利銀四萬餘兩。惟因金磅跌價，恐受虧累，即行停辦。仍歸于闐縣官出價收買，每年公家所採買不過千餘兩。

（乙）塔城金礦　塔城哈圖山金礦頗旺，承平時，列廠十區，礦夫數萬，依山憑谷，蟻屯蜂聚，其間因財窮力殫，中道而廢者，不知凡幾。咸豐初年，商人劉光和等尋獲北工新硐，跟苗追鑿，五年而小效，又四年而大贏，運造金磚，獲利無算，當時有「金駄子」之稱。同治回亂，被哈薩克擄掠，礦夫四散，積水湮沒，廠基遂廢。

前十五年（光緒二十三年）俄商墨斯克涎其厚利，要求租借哈圖山，開廠採金，巡撫饒應祺，奏准由中俄合辦，資本各半。購置機礦，咸用西法。然礦師技術不精，開硐二十餘處，深至二三百丈，竟無所得，僅運碾舊日棄礦以取

徵利。五年之間，折虧二十四萬餘金。始議停辦，廠屋機器，售歸中國。

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巡撫潘效蘇復發官本二萬兩，立寶新公司以經營之。然資本薄弱，尤不足以圖大舉，仍運礙舊時業礦，歷三載而資本耗盡，又告停業。

（丙）拜城銅礦　拜城上下銅廠為新疆銅礦之冠，舊時銅課攤徵於畝稅之內，設省之後，始徵銅於採銅。初由公家貸發成本，責令銅戶按月交銅，當時定額，歲徵銅十二萬斤，每百斤發銀十八兩。惟發價太低，銅戶不勤，故交不足額，復令各莊回民幫貼採銅之費，謂之幫戶。其後官銅鼓鑄日多，銅戶力不能供，乃強令幫戶亦須入山採銅。又煉銅所用薪炭，運自數百里外，於是有加派炭夫之事，民益不堪其苦。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巡撫聯魁通令停辦，以蘇民困。是年，王樹枬撫新，以拜城銅廠為本省第一利源，弊雖多而利實大，豈容因噎而廢食？於是復飭開採，歸人民承辦，由公家代招礦夫，因私人經營，勢不能僱得工人也。

（丁）庫爾佁銅礦　庫爾佁在焉耆之東，銅礦甚富，入土不深，百斤銅坏，含純銅百分之六七，質色均佳。附近又有胡桐梭梭木，利以燒烤。惟地臨沙磧，坂道傴仄，不通車馬。井水鹹苦，工人飲之生疾。因此，工人視為畏途。且附近之回民業農，不願應僱役使；蒙人必先咨其盟長，蒙官亦庇徇不復，故招工甚難。前十五年（光緒二十三年）巡撫陶模設局開採，旋以新平婼羌大興渠工，恐民力不支，即行停辦。其後雖曾復採，卒因虧累而止。

（戊）孚遠鐵礦　孚遠水西溝鐵礦頗富，質剛勁純粹，經久不蝕。附近溪流瀠洑，便於汲引；又多炭山，以供鍛鍊，乾嘉之際，有商人崔占元開設鐵廠，大興冶業，居民數千，隱若巨鎮。斧斤之聲，聞於十里。所產之鐵，外而蒙哈，內而

甘涼，爭相進取。淸廷以崔占元利賴及民，賜騎都尉世襲以獎之。同光亂後，燬爲灰燼，雖歷年興復，而墟落蕭條，已非昔比。且自俄國運入洋鐵，價廉三分之二，水西溝鐵之銷場盡被奪去。開省以還，官辦商辦，屢易其人，終無起色。出品僅賴公家造農具（時大興屯墾，造發農具數萬。）兵器，以資維持。至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完全廢止。此是機器工業打倒手工業之一例也。

（己）烏蘇石油　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新疆大吏，懲於前事之失謀，以全力專辦一二礦，改用機器新法以爲倡。偏察南北疆諸礦，惟石油之富，利擅五洲，欲藉此以抵制美俄之品，乃委員採烏蘇石油石腦礦質，攜往俄國工廠化驗，品質大佳。前一年（宣統三年）始購機器於烏蘇獨山子試辦。旋即停業。

天下大利所在，非殫心壹志以圖之，或作或輟，終無利之可言。新疆一隅，五行百產，無不備具，宜合全國人力財力以開發之，而其要則在築鐵路以便運輸，立公司以厚資本，運機器以省人力，設專科以儲人力。所以富新疆者在此，富全國者亦在此！

（四）商業之推進　海運未昌以前，新疆爲中西交通之咽喉，中外商貨皆由此而轉輸。歷來西域人之叩關求貢者，其志在於互市；中國之經營西域者，亦以武力商務同時並用。故通商事業促進中國與西域關係之密切，其功固不小也。淸軍之取新疆也，漢商亦踴躍追隨，商人固由此而致富，公家亦由此而省運輸之煩，裕課稅之徵，上下互利，公私兩益之事業也。玆將淸代新疆商業之推進概況，略述於下：

乾隆之用兵西域也，北出蒙古、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爲北路；西去嘉峪關至哈密爲西路。當時餽糧千里，轉轂百

爲師行所至，則有隨營商人，奔走其後，軍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頒，聲色百伎之娛樂，一切取供於商，無行齎之勞，居送之煩，國不耗而糧足，民不費而軍贍。迨干戈已罷，然猶屯營列戍，烽堠相望，商品之需求益多，商務之進展益大。其時之最大都市有三：鎭西當馳道之衝，關內商人，咸集於斯，穀粟如山積，牛馬用谷量。烏魯木齊三城，西曰鞏寧，東曰迪化，滿城附其郭，東西袤延八里，市廛迤邐相屬，肩摩軌擊，有小蘇杭之稱。伊犂九城，惠遠最大，廣衢容五軌，地處邊陲，諸蕃會焉。每歲布哈人民驅畜數十萬頭，易我綢緞磚茶而去。西方賈人，以所有易所鮮，恆多居羨，民用繁富。同治初，遭回亂，各都市夷爲灰燼，商旅裹足，百年來民間元氣凋喪盡矣。是爲商務衰落時期。

光緒初，大軍再出關，其時烽煙不息，轉運爲艱，天津商人首蒙霜露，冒鋒鏑，隨大軍而西征。軍中資糧充積，戰勝所獲，恣意奢汰，不屑較錙銖，故津商皆大獲其利，用此起其家，其鄉人相顧色動，聞風而至，謂之趕大營。晉湘諸省商賈亦不後人，相繼運貨以入新疆。事平後，當局師移民實邊之旨，除募人屯墾外，復廣招商賈，昔日自玉門以西，官道行千里，不見人烟，行人往返，無歇息之所，劉錦棠首治郵驛亭障，以通道路。於是商賈連袂接軌，四方之物並至而會。自內地入新疆之貨以綢緞茶紙磁漆工藝品及洋貨爲大宗。其商道有二：一自陝甘趨哈密，一用駝隊自歸綏走蒙古草地，皆會集於古城。陝甘道有車馬之煩頓，稅卡之重困，商販苦累，不償其勞費。蒙古道，沿途平坦，無盜賊之患，關卡之苦，其至常以夏五月、秋八月爲期。故商人多走草地。每歲由內地運往之貨值銀二三百兩，其中走陝甘者祇什之二三，走草地者什之六七。而私運漏貨尚不在此。其時最大之商市東部當推古城，蓋古城當四達之衝，其東南通陝、甘、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東北走草地至歸綏，燕晉商人多出焉；北上科布多入外蒙，蒙人每歲一至，運來氂裘皮

毛，易麥穀絹帛而去；北循天山北麓而西行，通於迪化、伊犂、塔城；南循天山南麓經吐魯番，而至喀什、和闐諸地。故新疆商務，以古城爲中樞，南北各貨悉由此轉輸，市廛之盛爲邊塞第一。西北之伊犂、塔城爲俄人及哈布通商之地；西南之喀什爲俄、英、阿富汗等互市之區，商務號稱繁盛焉。本國商人大別之爲漢人新回及漢回。漢商分燕、晉、湘、鄂、豫、蜀、陝、甘八大幫，各幫之中各自爲聯，聯各有董，不相關屬。燕幫中之津商，根基最厚，手段最靈，商品最富，營業最盛，勢力遍於南北兩路。迪化之八大家，尤負盛名。晉商資本最雄厚，握金融之大權，內地匯兌多由山西人經營之。協餉不繼，尤時時以資挹注。湘商有軍政界之關係，根基益厚，湘茶之利，湖南人操之。其他各幫，大都稗販小商，資本微薄，無足述也。本省之新回東干好賈逐利，更甚於漢人，多越境行賈，以土貨往，攜洋貨歸。北路多漢回，（其中有陝西甘肅之回人）自塔城出境，以趨七河省斜米，間歲一往返；南路多新回，自喀什、蒲犂出境趨俄英屬地，行商坐賈，遞相轉輸，三、四歲始一歸。其俗堅忍刻苦，殊少智慮，好窖藏金銀，此其短也。

開省之初，商業盛極一時，及至清末商務大落，求其要因有五：（1）協餉不繼：昔軍事方殷也，罄關內財賦以贍軍實，散諸邊民，率二、三千萬兩，市場白銀充斥，人民生計饒裕。庚子後協餉短絀，銀根日緊，銷貨日少，商務由此而日衰。（2）外貨入超：新疆出口之土貨不足抵入口之外貨，年年入超，金銀外溢，居民生計日乏，商務大受其影響。（3）釐金之障礙：新疆開設局卡，專收華商釐捐，而俄、英商人限於伊犂改訂條約不能抽稅。華商自不能與外商競爭，終至於慘敗。（4）受俄英之排擠：俄英商人，既以條約獲得天山南北免稅權，復有銀行之週轉，郵電之聯絡，鐵路之便捷，政府之獎勵，挾其機器製造，花樣翻新之貨物，而傾銷於新疆，吸取吾民之脂膏，若鷙鳥猛獸，舞爪磨齒，恣情

搏噬。此華商失敗之又一大原因也。(5)華商散漫無組織，又無商學智識，同利用相傾，同害不相援。其不能與外商角逐亦其宜也。

省當局為援助華商計，於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設商務總局於省城，整齊利導，與商民更始。明年復整理官錢局，發資本一百萬金，分布各道府廳州縣，俾紓民苦，而贍商力。貨殖者利官錢息輕，多稱貸以舉其業。於是商情散者復聚，睽者復合；市肆之內，泉布較為流通矣。

綜觀上述，農事、桑蠶，頗奏功績；商務則先盛而後衰；礦業始終無成效之可言。此外，山北富於優美之水草，當局不能積極提倡牧業，任無識邊氓，自生自滅，以致伊犁、四愛曼及蒙哈各部生計日窘，此其大失也。即前代經營有效之各種牧廠，當局雖有意規復，亦無成就。至於工業，雖有習藝之教，勸工之令，然實際上未見有若何之進步也，綜合各項成績與乾嘉時代比較，皆遠遜不如，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巡撫袁大化有云：「開荒、辦礦、工藝、牧養，為新疆之最大利！」後之治新者盍味斯言而實行之耶？

第七節　教育之辦理

天山南路之漢化教育，在昔之高昌國，頗為盛行；唐朝領有安西時，亦有相當發達，均已見述於前編。有清時代，初僅漢滿旗營設義學，清書房等，教育漢滿子弟。開省後，漢化教育始推及於新回及蒙古子弟。但以限於時地，囿於風氣，雖推行數十年而收效微乎其微，蓋有其特殊之困難原因在也。茲詳述於下：

（一）開省前之教育　乾隆時，新疆內屬，於伊犁、迪化、烏魯木齊、鎮西……各處，駐屯攜眷官兵，復招徠關內移民前往開墾，十數年之後，生齒滋繁，俊秀輩出，各城分設義塾，延師訓課，兼習騎射。兵民踴躍，造就多人。惟求學者皆漢滿人之子弟也。自前一四三年（乾隆三十四年）以後，於迪化州及所屬昌吉阜康、綏來三縣，鎮西府及所屬宜禾、奇台二縣，以次建學宮，置學官，設廩增童缺額。玆將各縣學額列一簡表，以明各縣文人之多寡，文風之興衰。

新疆各縣學額表

	廩缺	增缺	歲試文童	歲試武童	科試文童
迪化縣學	六年一貢 二員	二員	四員	四員	四員
昌吉縣學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阜康縣學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綏來縣學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奇台縣學	六年一貢 三員	三員	五員	五員	五員
鎮西廳學	六年一貢 四員	二員	六員	六員	六員

其時鎮西設立鎮，爲征西孔道，漢滿人居多，故文風甲於全疆，因而學額亦較多。

同治間之回亂，全疆糜爛，城池學宮，蕩然無存。其中完善之區，絃誦如故者，惟鎮西一城而已。平定後，復舉行科考，伊犂、溫宿、疏附三處亦經巡撫奏設學額。適値停考，未舉行。新省諸生應鄉試會試者，照邊省例，許給驛馬赴考，以資獎勵云。

（二）建省後之教育　建省前之教育爲義學，且教化祇限於少數漢滿子弟；左宗棠定亂之後，公家開設義塾，其目的欲普及於各族子弟，規模宏大，超軼前代。原左氏之治新疆也，鑒於漢回扞格不入，官民隔閡，政令難施。一切條教，均藉回目傳宣，壅蔽特甚。欲將化彼殊俗，同我華風，非分建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通曉語言不可。故與南北兩路在事諸員籌商，飭各局營大興義塾，吐魯番八、烏蘇二、精河三、拜城、焉耆、沙雅……各以次建設，不下三十餘處。重貲延教習，月給六、七十金，開書局於迪化，刊發書籍，所費不貲，皆仰給於公家。授以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書。以次授以對字作比。惟新回多茫然不知所謂，異常厭苦，收效殊鮮。劉錦棠主新政，繼續左氏之教育政策，增設義塾，並頒獎勵辦法，能讀一經者呈請賞以頂戴。然收效之微仍如故也。以上爲義塾時期。

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設新疆提學使，初膺簡命者爲杜彤。杜彤嘗謂：「國家之命脈，在多數之小學堂。」又謂：「辦學於新疆，視內地艱苦倍蓰。」故立定推行新疆之教育宗旨凡三：(1)求普不求高。(2)學務用人，厚薪不兼差。(3)循次漸進，不惑於各族人民難於見功之說。（按此項宗旨至今尚適用於新疆。）始於省城，設高等學校，後改爲中學。府廳州縣設兩等小學。地方官紛紛請派教習，乃於中學附設簡易師範班，一年畢業，厚其薪水，月三

十金，派往四道充任教習。又以漢人與新回，語言、文字、宗教無不隔閡，以漢人教新回，不若以新回教新回，收效較易。故調集前時入義塾之新回入師範學堂讀書，期年畢業，授以衣頂，有任學董者，有任鄉約者，（雖奏准有案，然實行委任者無多。）盛服過市，新回以爲榮。學務官遇於途，必假以禮貌詞色，以表優異。師範中學班皆習回文回語。昔日義塾教習撲責、禁錮學生之惡習，聞於通省，至是通飭官吏教習不得賤視學生。學生皆免徭役，以示區別，而資提倡。

府廳州縣皆以興學成績，列入考成。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分道視學，赴南北兩路視察學務而黜陟之，惟烏什同知彭玉章，焉耆知府張銑，成績稱最，達於學部，得優敍。於是官吏益奮。

全省學堂，迪化有：省立法政學堂，學生六十八人，經費約二萬四千二百餘兩。省立實驗教員講習所，學生一百二十八人，經費約四萬二千二百餘兩。省立中學附設師範學生共一百二十二人，經費約六萬五千餘兩。師範附小，學生二十二人，經費六百兩。省立巡警學堂，學生百零五人，經費一萬九千餘兩。省立中俄學堂，學生十八人，經費四千五百兩。省立將弁學堂，學生百人，經費未詳。省立陸軍小學，學生二百七十人，經費一萬七千兩。此是省立各學堂之概況也。四道所屬府廳州縣之學堂，有兩等小學、初等小學、識字學堂、漢字學堂、漢話學堂、實業學堂、藝徒學堂、初級農業學堂、官話學堂等名稱。有官立者，有私立者。有半日者，有全日者。茲將各道之學堂、學生、及經費數目列一簡表如左：

新疆四道所屬學堂概況表（根據新疆圖志學校志所列各校簡明統計之）

道名	學堂數	學生數	經費數（兩為單位）
鎮迪道	一六七	二、二二四	一七三、一七五
伊塔道	三五	六一二	三九、七四四
阿克蘇道	一五八	五、一四八	一八七、七〇八
疏勒道	二六二	七、九七九	二六四、一四六
合計	六二二	一五、九六三	六六四、七七三

省立學堂經費共一十七萬二千五百餘兩。四道屬之公私學堂經費共六十六萬四千七百餘兩。合共僅八十三萬七千二百餘兩，包括常年經費、學堂產業及儲蓄之款。觀其經費之微小，教育之幼稚可知也已。清末巡撫袁大化將教育經費提作軍用，教育事業益呈退步之象矣。

蒙古部落設立學堂者有二處：土爾扈特郡王帕勒塔少年英俊，入京師，遊日本，參觀各學校，歸而糾集各蒙部王公於烏蘇，建議設學堂為自強之基，設文學堂於省城，送子弟就學，歸學司考核。喀喇沙爾蒙部，焉耆知府張銑設一小學堂，招蒙古子弟二十餘人入學，供其氊帳飲食。又塔城參贊選各族子弟設一學堂，蒙、漢、回、哈各以其語言教之，為武備學堂計也。哈密、吐魯番、庫車之回部王，亦各設漢話學堂、識字學堂若干所。此全疆學堂之大概情形也。

（三）新疆教育不發達之原因　自左宗棠、劉錦棠以至杜彤皆注意興辦學堂，然新疆學務，依然毫無起色，此何故耶？

夷考新省教育不發達之原因甚多，其主要者約有三端：

（甲）由於天然地位之限制　新省四面高山峻嶺，且其四鄰地方如蒙古、甘肅、青海、西藏、印度、阿富汗、西土耳其斯坦等，多爲文化落後之區域。新疆人民處此閉塞深錮之天然環境中，不能與其他各文明國家接觸，甚少觀覽比較，缺乏時代激刺，人民不知學問爲可貴，有此天然限制，故教育不能進步。

（乙）由於民族性之隔閡　先就遊牧爲生之蒙古部落言，對於漢文教育，格格不入，凡決疑問難，必詢諸刺麻，人生六七歲，卽令認識梵文，嗥誦刺麻經書。又哈薩克、布魯特皆以遊牧爲生，而崇拜回教，誦可蘭經，漢文教育尤難引其來學之興趣。至於佔最大多數之新回亦不願讀漢書。其所以不願之原因有四：（1）新回宗教信仰過深，多認讀漢書爲反宗教，失去信仰心。一班阿渾對此尤爲堅決反對，故社會上無形中養成一種風氣，視讀漢書爲可恥，而非高尙人所願爲。（2）新回不了解漢族文化，不知其內容，常存輕視觀念，誤認爲讀漢書，不能獲得任何學問。（3）淸代迭經變亂，新回對於漢人常存「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觀念，以爲強迫其讀漢書，將希圖消滅其文化，同化其民族，與其族必多不利，故漢官催促愈嚴，而新回恐懼懷疑之心愈深，愈不願來讀漢書矣。（4）鑒於習漢文者，不第未得政府優待，且專爲當漢官之舌人而爲本族之敗類也。新回習漢語者原極少數，而就極少數中，能從事高尙職業者，則幾絕未一見。故社會人士，對之極爲失望，均認爲學漢文毫無實利，而且有害。有此種種，遂相率不令子弟入漢學堂，而成爲新回社會中根深蒂固之積習矣！

（丙）學堂辦理之不善　此外政府所辦漢學堂之腐敗，與教授法之惡劣，有更使此種「回民不願讀書」

現象，益趨尖銳化與嚴重化之勢。有時，即有勉強入學之子弟，亦多不願習讀；即有願習讀者，亦因辦理腐敗，毫無成效之可言。今略舉其缺點中之犖犖大者如次：(1)教員人選之太不講求：各學堂之教員，多為年齡長大，毫無能力學識之人，昏朽庸聵，不足為人師表。且有黑籍中人，精神萎頽，上課時極懈散敷衍之能事。在學生本身，視此為當差，根本無求知之慾。(2)有不合回教徒習慣之儀式：漢學堂中不合回教徒習慣之儀式，最使回民不滿者，厥為「向孔夫子叩頭」一事。原回教徒除向「天方」「眞主」朝拜，可用叩頭儀式外，餘在任何環境中不得用之，此為教中極嚴格之教規，不可稍有假借。然教員遇學生有過失時，必罰其向孔夫子叩頭，堅持強迫，非作不可。因此常引起學生之反感。(3)教授法不良：常有毆打學生情事。教員多腦筋陳舊，教授法不良，每致學生稍有過失，或不能背誦時，必嚴罰苛責，鞭笞並作，甚至有用鐵釘猛刺學生面部者，種種非刑，極盡殘酷，新回竟目學堂為活地獄，如有法避免時，決不願再令其子弟加入。阿渾輩即引此為反對入漢學堂之最好而最動聽之資料。(4)學堂環境不潔：新回素性向潔，雅好清淨。而學堂內多齷齪不堪，學生殊感不耐，此亦為回人不願入漢學堂之一大原因也。(以上各項，是新疆回人艾沙君所述，民國以來新疆漢學校之現象，然新疆圖志所載清末之學堂，其情形亦與此若合符節。而艾君之言更透闢而詳盡也，故引用之。)(5)課本之不善：清時所用以教回生之課本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四書等，枯燥無味，艱澀難讀，雖言文大致相同之漢人子弟，尚有窮年累月不能朗誦者，若讀之而不解其義者尤比比皆是也。用此課本以授回生，其領悟之難，可想而知也。(6)校舍相距太遠：各縣多有戈壁，每隔百數十里而後有一村莊，當時於城內或適中村莊設立學堂，而令相距甚遠之學生入學肄業，膳宿均多不便，此亦一困難問題也。回

人之不願讀漢書既如彼，學堂辦理之不善又如此，無怪回人望學興嘆，而不願來受教也。因此各學堂招生極難，官府嚴令每家派送名額，而人民則謊報子弟已故者有之，將子弟藏匿深山窮谷者有之，甚或向鄉約納賄，或投入外籍希圖免派者亦有之。有時遇官府催迫過急，則僱貧家子弟一二以代讀，謂之當差。學生畢業遙遙無期，往往因第二批生不易招集，地方官為顧全考成起見，將老生改易名字冊報上峯，故有十數年不能出校門者，謂之老當差。回疆各城市村莊均有禮拜寺，寺內附設學校，教習回文，學生頗多，官吏乃向禮拜寺選取學生，因此回人並回文學校亦不敢就矣。

上述怪象，自開省迄今繼續存在。竊以為治理新疆，必須推行漢文教育毫無疑義，惟辦理教育，必求其事之弊而革除之，必擇其事之宜而興辦之，改絃更張，庶乎有濟。今後主持新省教育者，應注意下列各項：(1)學校設備之改良，須清潔適於衛生；(2)教員人選之講求，最好用回族青年曾讀漢書有相當學識修養者充之，高其地位，優其薪俸。(3)特別課本之編訂，仿平民千字課之編制，採取新疆史地風俗人物，關於國家世界大勢及三民主義五族平等等諸教材，以為課本，由中央編印發用。(4)學生在學時期，免其徭役；畢業後或資送內省求學，以資深造；或量材錄用，委任鄉約之類，著有政績者，可任命為縣長。(5)利用禮拜寺為學校，聯絡阿渾為董事，反覆彌明，興辦漢學，與回教無妨害，與回民有利益。如此，庶可祛新回恐懼懷疑之觀念，消除畏讀漢書，仇視學校之心理，踴躍來學，於是可期。

本章主要參考書

戡定新疆記

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著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新疆改設行省議（闕名見同上）

西域設行省議（朱逢甲著見同上）

新疆建置志（宋伯魯撰民國三年北京同和印書局）

新疆圖志

第十八章　新疆之界務

新疆西北與俄壤毗連，西南與英屬相接。所謂新疆界務，卽中俄、暨中英國界之一部分也。當乾、嘉盛時，西北界外，藩部林立，爲我屏蔽。領土與屬部間，雖置卡倫，稽查出入；然非國界性質，界務固未成爲問題也。迨俄人鐵騎南下，英人槍桿北上，皆集中於葱嶺內外，於是中亞細亞、伊蘭高原、北印度一帶大小部落，悉被兩強蠶食已盡，新疆亦有脣亡齒寒，藩籬撤堂奧空之勢，岌岌危亡，勢若纍卵。幸有左宗棠、劉錦棠諸公之努力建樹，乃得關山無恙，永爲華人生息之樂土。然而藩部之淪亡，邊土之侵蝕，綜核失地之廣袤，猶足驚人也。

第一節　西北失地與勘界——中俄界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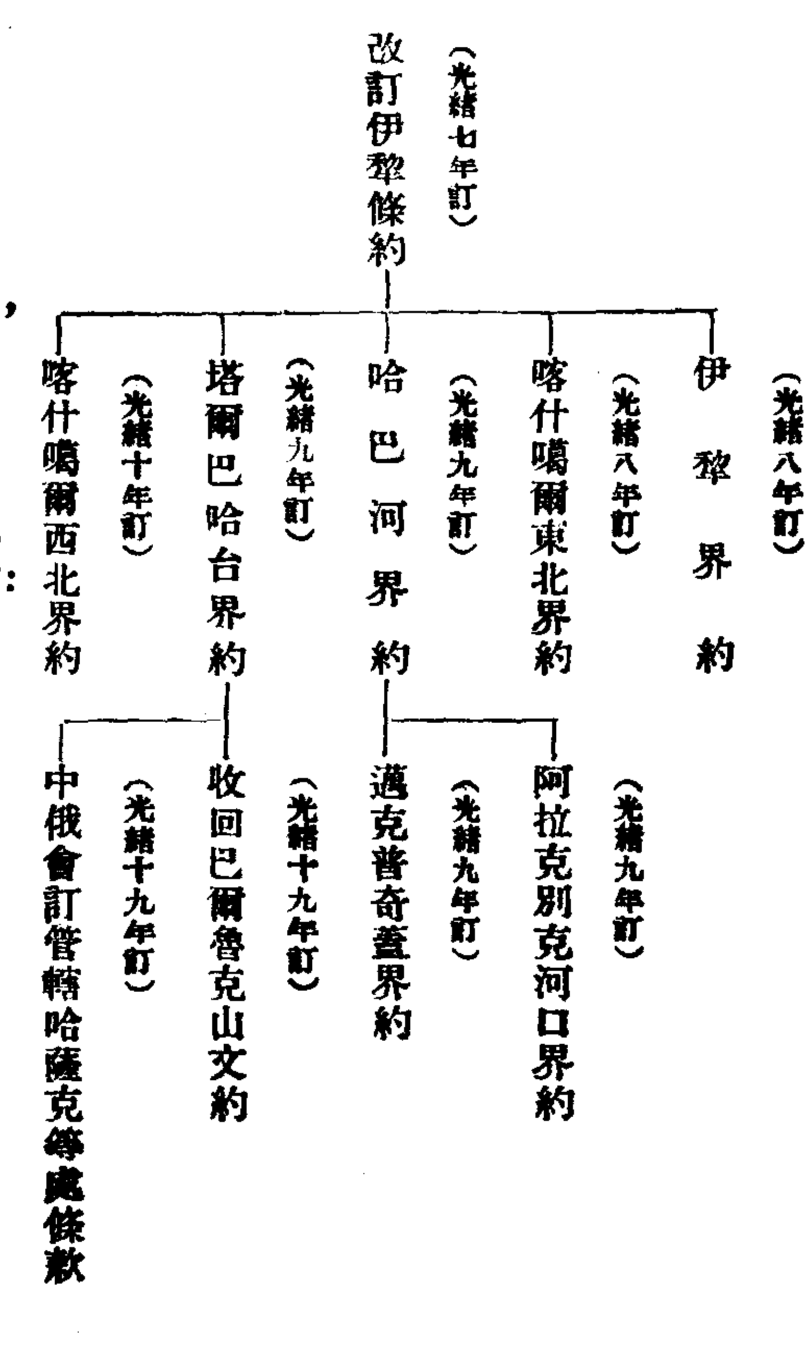
乾嘉盛時，新疆西北邊外有哈薩克、布魯特兩大藩部；葱嶺以西有浩罕、布哈爾……等屬國。下至同治末年，逐漸被俄國囊括以去。考俄國之覬覦中亞地方，早於清朝之略取新疆。前一七八年（雍正十二年）哈薩克卽入貢於俄國，其時準部尚強，天山南北猶在化外也。然哈薩克雖貢於俄，而遇俄人往來其地者，常劫掠之。因此俄國於吉爾吉思草原建立礮臺兵營以威脅之。迨清軍追準酋入哈薩克境，哈薩克左右部入貢於中國，世世頗爲恭順，未嘗有侵擾之舉。而對於俄國則時服時叛。至前七八年（道光十四年）俄將白洛夫斯基大敗哈薩克之衆。前六五

年（道光二十七年）巴爾喀什湖東南至伊犂河之哈薩克皆已折入於俄國，布魯特亦投降之。而清廷尚昏迷不知也。又至前四四年（同治七年）則浩罕與布哈爾皆已爲俄所併。於是新疆西北境外藩部完全喪失矣！

俄人已得哈布轄境直逼於新疆，復乘中國之內憂外患，而強迫清廷訂立各種條約及界約，明奪暗取，攫去大部分之土地。關於新俄邊務約章，頭緒紛繁，至難清理。唯綜其大要，以訂約時間爲標準，可分爲兩大系統：一爲中俄北京條約，一爲改訂伊犂條約，兩約又各自產生幾許界約。茲爲明晰起見，列一簡明表如左：

中俄西北界務約章系統表

- 中俄北京條約（咸豐十年訂）→ 塔城界約（同治三年訂）
  - 烏里雅蘇台界約（此約與今新疆界無關）（同治八年訂）
  - 科布多界約（同治八年訂）
  - 塔爾巴哈台界約（同治九年訂）



茲將各約之內容，摘要分析之於下：

（一）中俄北京條約

我國西北失地，推源禍始，實種因於前五二年（咸豐十年西一八六〇年）之中俄北京條約。考是約計十五款，其與西北界務有關者，爲第二款。其原文照錄如左：

第二款　西疆尙在未定之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七二八年即雍正

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碑末處起，往西直齋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據鍾佑中俄界務彙新疆識略，謂「邊徼卡倫，向分三等，有常設、移設、添撤之分：歷年不移而設有定地者，是爲常設之卡倫；住卡官兵有時在此處安設，有時移向彼處，或春秋兩季遞移，或春冬兩季遞移，或春夏秋遞移者，是謂移設之卡倫；有其地雖有卡倫而有時撤時設者，是謂添撤之卡倫。卡倫之設，本祇禁遊牧人私行出入，初無關於界址。故常設之卡倫，至近者距城或不過數十里，此約指明以常駐卡倫爲界。嗣同治初元將軍明誼與彼官勘界，彼官堅持常駐二字劃界。明將軍再四辯論，譯署亦力與爭持，謂中國卡倫向無常駐不常駐之分，必當以最外卡倫爲界。無如邊徼規制，彼中習見習聞，竟不克挽回成約，而烏里雅蘇臺以西之界遂蹙」。又鄒代鈞約說：「中國卡倫本有常駐移設之分；移設者卽更番分戍之意，其地在極邊；常駐則距城甚近。立約者旣貿然以常駐爲言，彼卽堅執不改，以肆其侵佔之欲，西界從此蹙矣」。要之卡倫不論有三種或二種之分別，然同爲外人所藉口則一也。依此約，則齋桑淖爾與特穆爾圖淖爾應爲中俄之邊界。

（甲）塔城界約

前四八年（同治三年西一八六四年）新疆回亂起，俄人乘機要求根據北京條約勘定塔城邊界。九月伊犂將軍明誼，會同俄官雜哈勞，勘辦西北界務，訂立塔爾巴塔台條約，又名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此界約計十款。原文如下：

同治三年九月初七日勘辦西北界大臣明誼等，會同俄國大臣雜哈勞，在塔城議定記約十條。兩國大臣遵照

京城議定和約，在塔爾巴哈台會同將自沙濱達巴哈起至浩罕邊界之葱嶺止，兩國中間，應分界址，順山嶺大河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議定交界會畫地圖，圖內以紅色線道分爲兩國交界，今將議定界址地名，幷擬議章程開列於後：

第一條　自沙濱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順大阿勒台山嶺至齋桑淖爾北面之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齋桑淖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轉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爲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爲憑。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

第二條　自瑪呢圖噶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台山嶺至哈木爾達巴哈，即轉往西南，順庫木爾齊、哈喇布拉克、克巴克圖、葦塘子、瑪呢圖、沙喇布拉克、察罕托霍依、額爾格爾、巴爾魯克、莫多巴爾魯克等處卡倫之路，至巴爾魯克、阿拉套兩山嶺中間，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蓋、阿魯沁達蘭兩山嶺中間，擇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爲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爲憑。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

第三條　自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起，依阿拉套大嶺，往西順阿勒坦特布什、素達巴哈、庫克托木、罕哈爾察蓋等山頂行，向北流水之處爲俄國地，向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至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河，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河，向南流水之奎屯河源之匡果羅鄂博山，即轉往南，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等河之處爲俄國地，向東

流水之薩爾巴克圖等河之處爲中國地。自此由奎屯河西邊之奎塔斯山頂行至圖爾根河水從山內向南流出之處，即順圖爾根河，依博羅胡吉爾、奎屯、齊齊幹（泚任河、）霍爾果斯等處卡倫，至伊犂河之齊欽卡倫（當即是伊犂河岸卡倫，）過伊犂河往西南行，至春濟卡倫轉往東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轉東，由特穆爾里克（南山）山頂行。圍繞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地，至格根河源，即轉往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處爲俄國地，溫都布拉克等向東流水之處爲中國地。自此往西南，出喀喇套山頂。行至畢爾巴什山，即順向南流水之達喇圖河至特克斯河，過特克斯河，順那林哈勒哈河靠天山嶺爲界。自此往西南，分晰回子部落、布魯特部落住牧之處，由特穆爾圖淖爾南邊之罕騰格爾、薩瓦巴齊、貢古魯克、喀客善等山，統曰天山之頂，行至葱嶺，靠浩罕界爲界（按此界亦於光緒七年，指明修改，至八年十年間，勘立界牌，薩爾巴克圖、庫克鄂羅木兩河源以上未有更改，折而南本順圖爾根河爲界，今順霍爾果斯河爲界，伊犂河北岸，遂爲俄割去。）

第四條　現將邊界順山嶺大河，及常住卡倫議定後，其邊界以外分入俄國之地，原有中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大阿勒台等山嶺，迤北舊住之烏克克（烏科克）等卡倫，塔爾巴哈台所屬塔爾巴哈台山嶺迤北舊住之鄂倫布拉克等卡倫及阿拉套山迤北舊住之胡蘇圖、阿魯沁達蘭卡倫，伊犂所屬舊住之匡果羅鄂倫等卡倫，建立界牌鄂博。以前仍聽中國在彼住守，統俟明年兩國立界大臣會同建立界牌鄂博時，何處將界牌鄂博立畢，即將何處應向內挪移卡倫，限一月內挪移。

第五條　今將邊界議定，永固兩國和好，以免日後兩國爲現定邊界附近地方住牧人丁相爭之處，即以此次

換約文到之日爲准。該八丁向在何處住牧者，仍應留於何處住牧，俾伊等安居故土，各守舊業；所以地面分在何國，其人丁即隨地歸何國管轄。嗣後倘有由原住地方，越往他處者，即行撥回，免致混亂。

第六條　自現在議定邊界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即爲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俄國兩起立界大臣均赴阿魯沁達蘭、喀布塔蓋兩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伊犂立界大臣，往西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里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濱達巴哈止，如遇大山，以山梁劃界，遇大河，以河岸劃界，如橫河橫山，俱以新立界牌鄂博劃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各界址處所水流之方向，作爲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如有大嶺，行人不越往，實難堆立之處，即以水流及山嶺爲界。其平曠之區，兩國堆立界牌鄂博時，中間共出二十丈作爲公中之地。所立界牌鄂博以左，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中國；所立界牌鄂博以右，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俄羅斯國。

第七條　明年兩國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畢，再將堆立界牌鄂博共若干處，及均在何處堆立地名作記互換爲憑。

第八條　今將兩國應分界址，議定建立界牌鄂博以後，倘有河水係在中國而流注於俄國者，中國不得改截其流注之故道。倘有河源係在俄國而流注於中國者，俄國亦不得改截其流注之故道。

第九條　從前僅止庫倫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官名）及伊犂將軍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與

西悉畢爾總督往來行文，自今勘定邊界之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處，遇有會同俄國查辦事件，應撥增添由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與托木（托木斯克）色迷珀拉特（斜米珀拉廷斯克）二省固畢爾那托爾往來行文辦理。其所行文件，或用清字或用蒙古字俱可。

第十條　塔爾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倫迤西小水地方，舊有種地納糧民莊五處，該處地面，按今定議界址，雖已分在俄國，惟該民人所種田地，斷難遽令遷移，應於立界後，限十年內令伊等陸續內遷。今經兩國欽差大臣會同議定，將一切分定界址，繪圖四分，圖內分定界址地名，用俄羅斯字、滿洲字合璧註寫，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並作此記約，用俄羅斯字、漢洲字各書寫四分，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一並互換。兩國分界大臣各存圖誌一分，記約各一分，以便查辦外，其餘圖誌二分合璧記約二分，由兩國分界大臣自行呈送各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一分，以備補續京城議定條約，爲此互換約記可也。

案塔城界約喪失西北國土，約一百三十三萬七千方里。蓋當乾嘉盛時，西北領土，直到齋桑淖爾溢出之額爾齊斯河下游約二百里。迨咸豐中北京條約以常駐卡倫爲界，同治中秉此約旨而定塔城界約以後，定邊將軍所屬烏梁海十佐領遊牧地、科布多所屬阿爾泰淖爾烏梁海二旗遊牧地（上二地因非伊犂將軍管轄，故本書第一章第五節未述及。）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布哈爾等地，皆劃入俄境。而塔城界約比北京條約失地尤甚，如北京條約所謂至齋桑泊；而塔城界約竟繞其東北岸到額爾齊斯河口，復溯河離泊而東，將全泊完全劃歸俄國。又北京條約所謂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而塔城界約不僅失去全泊，且退讓至泊南數十里外。

根據同治三年塔城界約而設牌博之約文有三：卽烏里雅蘇台界約、科布多界約、塔爾巴哈台界約。第一約在外蒙界與今之新疆無關，故略而不述；後兩約卽今阿爾泰塔城之邊界牌約，故摘錄於下。

（乙）科布多界約

前四三年（同治八年西一八六九年）八月，科布多立界大臣奎昌，會同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闊福，依照同治三年塔城界約，建立科布多西北邊疆界牌鄂博。其原約文如下：

同治八年八月初四日科布多立界大臣奎昌咨送建立科屬邊界牌博約誌三條。

會同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闊福，各遵照同治三年九月十六日兩國大臣議圖約，分劃限道界址地名，建立科布多所屬西北邊疆界牌鄂博完竣，爲此將兩國互相建立界牌地名起止處所，及牌博數目，並擬議章程開列於後：

第一條　自科布多東北邊界賽留格木適中之布果素克達巴哈起，向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卽往西行，沿大阿勒台山，至海留闊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轉望東南，沿齋桑淖爾邊，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分爲兩國交界，計此一段，共已建立牌博二十處，首起卽於布果素克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次接於杜爾伯特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於塔布圖達巴哈建立一處；博勒奇爾建立一處；察幹布爾噶蘇建立一處；烏蘭達巴哈建立一處；巴喀那斯達巴哈建立一處；（以下各界牌，於光緒九年均割歸俄國。）薩爾那開建立一處；巴爾哈斯達巴哈建立一處；拜巴爾塔達巴哈建立一處；庫爾楚木建立一處；特勒克梯建立一處；固洛木拜建立一處；薩拉陶建立一處；薩勒欽車庫建立一處；特勒斯愛哩克建立一處；鄂里雅布拉克建立

一處；奇普克里什建立一處；察奇勒莫斯建立一處；末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建立一處；共計建立牌博二十處。

第二條　自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起扣足三百六十六日，兩國各派能幹員弁查勘新建牌博一次，烏里雅蘇台委員自賽留格木山東行至沙濱達巴哈，科布多委員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往東至賽留格木山適中之布果素克達巴哈，每年應照此查辦。俄國派官二員：一員至賽留格木山，會同烏里雅蘇台委員查勘新立界牌；一員赴瑪呢圖噶圖勒幹，會同科布多委員查勘新建牌博，永遠遵行。其新立牌博，儻有損壞之處，仍應照舊各自修補。

第三條　同治八年七月初六日，中國大臣奎昌與俄國立界大臣巴布闊福等，自布果素克達巴哈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新建界牌鄂博二十處，其間疎密不一，有行人不能越往之處，即以山為界限。所建定界址，東面南面為中國科布多地，西面北面為俄國地。兩國各以此次新定邊界為憑，永遠遵守，不得混淆。其餘一切，悉照同治三年九月兩國分界大臣在塔爾巴哈台議定原約辦理。今經兩國大臣會同建定科布多邊界牌博，各將界址起止處所，牌博名目寫約各四分，兩國建界大臣各於圖約上鈐印畫押互換為憑。共畫地圖二張，兩國立界大臣會同畫押鈐印，俄國立界大臣分取一張，中國科布多立界大臣分取一張，永昭信守可也。

（丙）塔爾巴哈台界約

本界約是根據塔城界約而勘定塔爾巴哈台之界址，所立牌博之約文。其原約文如下：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奎昌咨送建立塔城邊界牌博約誌三條。

會同俄國建立牌博大臣稔噜木策傳，各遵照同治三年九月十六日，兩國大臣在塔爾巴哈台商定圖約，分別

紅線交界處所照名在塔爾巴哈台所屬地方交界，建立牌博。今兩國大臣會同自瑪呢圖噶圖勒幹起，至哈巴爾蘇地方，建立牌博完竣。爲此兩國彼此將已立交界牌博地名、起止地方，及已立牌博數目，並議定條例開列於後：

第一條　自塔爾巴哈台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台山嶺至哈巴爾蘇地方止，此一段共建立牌博十處；第一處起，即在瑪呢圖鄂圖勒幹卡倫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次在哈爾塔爾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沙爾布拉克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沙爾托羅蓋，建立牌博一處；察汗鄂博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克爾根達什地方，建立牌博一處（以上牌博，至光緒九年均割歸俄國，界圖畫界線略有誤）巴彥木爾占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庫哲滚大壩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布凱阿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哈巴爾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共建牌博十處。

第二條　同治九年七月十六日兩國大臣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至哈巴爾蘇地方止，新立界牌十處，其中間隔，疎密不一。凡人不能行走之地，卽爲交界處所。其立定交界，東南爲中國地方，西北爲俄國地方。兩國各以此次新定界址爲憑，永遠遵守，不可混淆。其餘各項事宜，均照同治三年九月間兩國大臣在塔爾巴哈台議定圖約辦理。今兩國大臣會同建立塔爾巴哈台交界牌博，各宜將交界起止地方、牌博名數，各書四分，兩國交界大臣，各將圖約鈐印畫押，彼此更換爲憑，並畫地圖二紙；兩國大臣會同畫押各鈐用印信，俄國建立牌博大臣存收一紙；中國建立塔爾巴哈台牌博大臣存收一紙，永昭信守。

第三條　此次兩國建立牌博大臣，各立塔爾巴哈台交界牌博十處，理應遵照舊章，每年兩國派員會同往查

一次。惟塔爾巴哈台尙未克復，不能照章往查。一俟塔爾巴哈台克復後，仍照舊章，每年兩國派員會同往查一次。

然此約建立之界牌自第一至第六各牌於前二九年（光緒九年）均割讓於俄國。

（二）中俄改訂伊犂條約

前三一年（光緒七年西一八八一年）正月，曾紀澤索還伊犂，與俄外部大臣，締結改訂伊犂條約，全約共二十條。茲錄其有關邊境之條文如下：

第七條　伊犂西邊地方，應歸俄國管屬，以便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國伊犂地方與俄國交界，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犂河匯流，再過伊犂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自此處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按此條爲光緒八年伊犂界約所本。）

第八條　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齋桑河迤東之界，查有不妥之處，應由兩國特派大臣會同勘改以歸妥協。並將兩國所屬之哈薩克分別淸楚。至分界辦法，應自奎峒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畫一直線，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線與舊界之間，酌定新界（按此文爲光緒九年，科布多界約與阿拉克別克河口約所本。）

第九條　以上第七第八兩條所定兩國交界地方，從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處，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安設界牌。該大員等會齊地方時日，由兩國商議酌定。俄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亦由兩特派大員前往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安設界牌。（按此條爲光緒八年十年兩次喀什噶爾界約所本，考此條上半段，是總結第七第八兩條之意義；下半段是勘定喀界之事情，並未有涉及塔爾巴哈台西南之界務。蓋第七條所指伊

犂新界，起於別珍島山；第八條所指塔城新界止於薩烏魯，則自薩烏魯到別珍島山一段，仍照同治三年舊界可知。曾紀澤曾自注此條末云：『以上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兩處分界之事，最爲緊要，似宜由勘明剛正通達和平之大員，細意履勘，乃能妥恰。』曾氏之所以如此說者，蓋恐後來勘界之人，不能謹愼從事之故。果然光緒九年勘界者，不明其意，竟將巴爾魯克山外一帶平地斷送！）

（甲）伊犂界約

此約是根據改訂伊犂條約第七條而更改界址之約文。時在前三〇年（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二年）七月初三日，哈密幫辦大臣恩特赫思巴圖魯長順，會同俄國七河省巡撫吉納爾魯諾依什達布納刺瑪玉爾佛哩德立伊犂西邊界牌鄂博。其原文如下：

第一條　自伊犂西南天山之陰，那林哈勒噶山口中起至伊犂東北喀爾達板止，此間共立界牌鄂博三十三處。兩國分界大臣，會同在那林哈勒噶山口中建立第一處界牌鄂博，因山中之水往北流，以水東邊爲中國地，以水西邊爲俄國地。從此出山口往東北，順水建立第二處界牌鄂博。又往東北，順水至草野，建立第三處界牌鄂博。從此往北行至草野，建立第四處界牌鄂博。從此往北行，至諾海托勒蓋山，在山之上，建立第五處界牌鄂博。從此往北行，至特克斯河之南沿，建立第六處界牌鄂博。自那林哈勒噶山口中至特克斯河之南沿，共立界牌鄂博六處，以界牌鄂博之東邊爲中國地，西邊爲俄國地。從此過特克斯河，順河沿往東北行，至格登山口中所出蘇木拜水流入特克斯河之地方，以特克斯河之南沿爲中國地，北沿爲俄國地。自蘇木拜水流入地方，逆流往北行，至格登山口蘇木拜

地方，建立第七處界牌鄂博。山中所出之水，往南流入特克斯河，以水之東沿爲中國地，以西沿爲俄國地。從此東北行，至沙爾套山之西南斷處，建立第八處界牌鄂博（按自第八牌博，當卽割棄格登山嶺之地。）從此往東北行，至沙爾套山梁爲交界，以山之東南爲中國地，以山之西北爲俄國地。順沙爾套山梁，往東北行，至山斷處，地名康喀。其水往東南而流，在水之西沿斷處，建立第九處界牌鄂博在東沿建立第十處界牌鄂博。以界牌鄂博之東南山水爲中國地，西北爲俄國地。從此往東北，順山梁行，至喀爾套山之達巴罕，建立第十一處界牌鄂博。自第十處界牌鄂博至第十一處界牌鄂博止，以山之東南爲中國地，西北爲俄國地。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二處界牌鄂博。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三處界牌鄂博。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四處界牌鄂博。從此往西北，順山梁行，至山高處建立第十五處界牌鄂博。從此往西北行，至沙爾諾海小山之橫路北邊山上，建立第十六處界牌鄂博。自喀爾套山之達巴罕，至沙爾諾海小山，共立界牌鄂博六處，以界牌鄂博之東邊爲中國地，西邊爲俄國地。從此往北，走過沙爾諾海大山之達巴罕，行至山陰，往東北路行，卽在沙爾諾海、別德圖二水中間之小山斷處，建立第十七處界牌鄂博。以小山之東邊，由沙爾諾海山谷流出之水，入於橫海之處，爲中國地，以小山之西邊別德圖水爲俄國地。從此往西北行至噶爾札特村之東邊，瑪雅村之西邊，兩村中間，在特奇勒干小山。建立第十八處界牌鄂博。從此往西北行，至伊犂河南沿，霍爾果斯河水流入之處，此間草野之地，建立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等處界牌鄂博。自沙爾諾海山之北邊，建立第十七處界牌鄂博，至伊犂河南沿，建立第二十五處界牌鄂博止，共立界牌鄂博九處，以界牌鄂博之東邊爲中國地，西邊爲俄國地。

從此過伊犂河，自北沿往霍爾果斯河，逆流往北行，入霍爾果斯河之山口，至河源，又往北行至別珍套山，又往西灣至康喀達巴罕建立第二十六處界牌鄂博。此間以河及河源爲交界，以霍爾果斯河之東邊爲中國地，西邊爲俄國地。從此往西行，又往西北行，順別珍套山梁，自崆郭羅鄂博往西北行，至庫克烏蘇山，建立第二十七處界牌鄂博。從此往西行，至庫克烏蘇山之平高德木克達板上，建立第二十八處界牌鄂博。自第二十六界牌鄂博至第二十八處界牌鄂博止，以界牌鄂博之東邊北邊爲中國地，西邊南邊爲俄國地。從此往東略北而行，靠阿拉山套之達巴罕，至蘇爾坎斯克山中、巴散斯克山中、庫克托木索達板、喀爾達板等處，建立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界牌鄂博共立界牌鄂博五處，以阿拉套山之達巴罕爲交界，以山之東南爲中國地，以山之西北爲俄國地。

第二條　霍爾果斯河源流出之水，在霍爾果斯河之東西兩沿居住民人等，願將河水灌地者，准其灌地，即作兩國公水，彼此不准爭競，以資各民得其地利。至霍爾果斯河中有洲之處，即作兩國公地。兩國民人不准在洲蓋房種地，將此載入條約，永爲例。

第三條　自今日分地之後，限三年每至六月，會同將所定界牌鄂博查點一次。兩國各派能幹之官二員，隨帶兵丁，一起自那林哈勒噶起查至伊犂河南沿止；一起自別珍套山起查至噶爾達板止，查其所立界牌鄂博，如有損壞之處，仍照舊章妥爲補修，將此載入條約，兩國永照此章辦理。是以兩國建立界牌鄂博大臣會同繪圖，所擬條約中，蓋用印信，並畫押，將條約各四分，與圖各一分，彼此相換，各爲憑據，以昭信守。

案伊犂界約喪失之地，約達三萬二千方里。欲研究本界約之失地，必須先明瞭同治三年塔城舊約，與光緒七

年改訂伊犂條約之界線，而後比以本約，即可一目瞭然。塔約之界線：從匡果羅鄂博（在賽里木淖爾湖之西北）向西到奎塔斯山，轉向東南，順博羅呼吉爾河（圖爾根河），至其流入伊犂河口，更向西南經春濟卡倫、坡得郭爾尼，復東折，順扣門嶺至格根河源，折向東南，順畢爾巴什山脊，又順達喇圖河，至其入特克斯河爲止。伊約之界線：僅自別珍島山口之南，順霍爾果斯河，至郭里扎特村東邊一帶，與塔約不同外，餘均照舊。不料伊犂界約竟越出伊犂條約範圍之外，將舊界內之格登山（上有乾隆平定準部碑）割讓與俄國（其後力爭此山收回）再南本以達喇圖河爲界，而本約又改以蘇木拜河爲界，縮地不少。又北邊之喀爾達坂，亦非舊界，自本約以喀爾達坂爲界，而塔屬之巴爾魯克山（在塔城南路西二百餘里，是厄魯特遊牧地）外一帶平地，勢不能復入界內。

（乙）喀什噶爾東北界約

此界約是根據改訂伊犂條約第九條之規定，而會同勘界之約文。訂於前三〇年（光緒八年 西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其原文如下：

第一條　兩國大臣奉旨會定邊界，由納林哈勒哈河起，過穆匝爾特達坂向西天山中梁罕騰格爾頂上，接薩瓦巴齊之天山，至喀伊車、庫庫爾圖克，以上各達坂人難越過，均係指天山中梁爲界。兩國大臣同到別迭里達坂，於別迭里達坂南面陡崖，從達坂行走路徑，兩邊相離二十二丈半埋立中俄兩國界牌鄂博。凡有天山斷處，從西北流過天山之河水，遵照紅線，天山西北屬俄國界，天山東南屬中國界，遵照條約不許改截源流，所有兩國大臣行走中國之博斯塔克山薩瓦巴齊口，此口有卡子庫瑪拉克河，即圖上之札納爾特河、楚拉克特、普庫魯克，伯果斯、喀西喀

來、烏魯再力雅克、庫奇嘎爾塔、臻丹、札特克勒克、貢古魯各山口，繞至天山，因高險難越，指天山中梁爲界。

第二條　大清國欽差分界領隊大臣沙，大俄國欽差分界格納拉爾、瑪玉爾、費克托爾密登斯開會面，互由那林哈勒哈河口起，至別迭里達坂以東，所有山大梁陡難以越過，實難埋立牌博，即別迭里達坂埋有牌博，由此山嶺向西北處，爲俄國界，靠東南處爲中國界，現在中國與俄國互相立定牌博各名山河繪圖編入文書爲憑。

第三條　大清國光緒八年五月初五日，即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依雲月（俄二月）初一日起，計足三百六十六日，由兩國各派委員，帶兵每年查驗達坂新立牌博一次，按年照章查辦別迭里達坂新立界牌鄂博，倘有損壞之處，即各派官員，按照舊式補修各牌博。

第四條　現在邊界山嶺降雪嚴寒，分界事宜難竣，兩國欽差大臣等會面言定分過邊界地名，編入文書造寫清俄文字各四分，兩國分界大臣鈐用印信書花手押。兩國大臣言定已分之界，各繪地圖二分。凡分邊界均靠輿圖紅線，仍將邊界地名兼寫清俄文字，鈐用印信書花手押，商定兩國分界事宜，由大清國光緒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即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倭克提雅巴里月（俄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計足二百二十日兩國分界大臣等均至庫克沙爾山奇恰爾達坂南面之阿克塞河會齊舉辦分界事宜，兩國分界大臣等編入文書，相換各存地圖各一分，文書各四分，以備查辦。爲此在喀什噶爾城，互換文憑文書以昭固信。

案依同治三年塔城界約以天山脊爲界，而本界約竟自納林廓勒河至別迭里山口一段，不遵天山正幹，截斷札納爾河，將該河上流三千方里之地，盲然斷送於俄國。

（丙）哈巴河界約

此界約是根據改訂伊犁條約第八第九兩條之規定，將齋桑泊迤東之舊界（卽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之界）重行勘定之約文。時在前二九（光緒九年 西一八八三年）七月初十日。其原條文如下：

第一條　查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卽同治三年）在塔城議定自阿勒泰山起至賽哩山舊界，今兩國改立新界，自賽哩山達巴罕木斯套山西嘴起至烏勒崑倫拉斯士河源，從此順河行至邁喀布奇蓋地方，有伊怎克勒德之名墳墓。從此順喀拉額爾齊斯河，行至阿勒喀伯克河，匯流入額勒爾齊斯河之處，往逆流行十里。至額爾齊斯河南灣。從此順喀拉額爾齊河之流行至阿勒喀伯克河，流入額爾齊斯河之處。過河以阿勒喀伯克河逆流過山，至額奇克阿素阿雅格之野，流入左邊阿克塔什河之處，從此往東越過克哲勒、阿什奇克珍山梁，自伯勒哲克河左邊至伯勒哲克河流入愛喇克巴什河之處，從此該二河逆流，行至薩斯地方流出之河源。從此直至阿克哈巴、喀喇哈巴二河匯流之處，從阿克哈巴逆流行，行至該河，由阿勒泰山流出之源，從此直達同治三年在塔城所定舊界，至木斯套山迤西及阿克哈巴河源迤東，卽按舊界不改，今將兩國議定交界繪圖分別畫出紅線，以界線迤東及東南爲大淸國地；以界線迤西及西北爲俄國地。今兩邊界址已經議定，再不准更改。

第二條　查科吉木伯特艾里哈薩克等從前大淸國所屬之人，今該哈薩克過冬之地，此次分界之後，皆畫入俄國。該哈薩克自換此約日起，予限一年，或情願仍住原地爲俄國民，抑或情願遷移大淸國地方爲大淸國民，均聽其便。自此之外，楚巴爾艾格爾、珍特克依，此二艾里哈薩克，此次定界，其過冬之地畫入大淸國，夏住之地畫入俄國，

該哈薩克等亦一律予限一年，或照科吉木伯特艾里之哈薩克，一律情願爲俄國民，抑或遷移大淸國地方爲大淸國民，亦聽其便。並將多住之地在大淸國地方夏住之地分入俄國之科吉木伯特之哈薩克內，有願爲何國之人，一律聽其自便。再此次議定兩邊情願遷移之人，各該新界地方指給冬夏所住之地，自換約日起，一年限滿，各該新界內，安插之處，應於兩國邊界官辦理。一年限滿後，不准越境遷移。

第三條　查此約第一條所載交界之地，各河之水，以兩國近邊之民開渠種地澆田，兩邊均勻分用。

第四條　按照此一條所載交界，自阿勒泰山達巴罕至賽哩山，所有議定新界內，應於設立牌博，今兩邊分界大臣內各去一員，按照此約第一條及兩邊分界大臣所定輿圖設立牌博。其所定兩分地圖，所立牌博地名，各開淸俄字。所立牌博之地，淸俄字各寫四分文約，畫押蓋印彼此相換，各爲憑據。

第五條　此約內所定交界之牌博，自今年起，限滿三年，兩國邊界官處至六月，即俄之伊約哩月（俄七月）各派妥員預爲商議會所，會同將牌博查點一次，如有損壞之處，仍照舊章，即按地圖妥爲修補。今兩國欽差分界大臣會同議定交界，各寫淸俄字條約四分，蓋用兩國分界大臣之印，各畫手押，並將繪畫輿圖各四分，以交界之地畫一紅線，所分地名開寫淸俄字，亦蓋用兩國分界大臣之印，各畫手押，彼此互換。兩國分界大臣將各所執淸字條約二分，俄字條約二分及輿圖各二分，彼此互換。其條約各一分，輿圖各一分，除呈送各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其餘條約各一分，輿圖各一分，咨送各本國邊界大臣，永遠遵行。今將此約在哈巴河賽哩山之奇巴爾地方互換。大淸國光緖九年七月初十日，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伊約哩月三十一日。

綜觀本條約，比較同治九年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兩界約所劃之界線，又失去額爾齊斯河南北之地方，約達六萬里。

（丁）阿拉克別克河口界約

此約是根據哈巴河界約而勘定科布多屬境之界約文，自阿克哈巴河源起，至阿拉克別克河口止，建立新界牌博四處。訂於前二九年（光緒九年西一八八三年）七月初十日。其原條文如下：

今照議定新約第一條內載北邊界址，由大阿勒泰山嶺西邊所出阿克哈巴河源起至左邊歸入喀拉哈巴河口止，該阿克哈巴河口由高山中間流通本分界大臣等會商此處，毋庸豎立牌博，即將本河議定作爲兩國界址，由阿克哈巴、喀拉哈巴二河匯流處，過山行至薩斯地方之山灣，此處有塔木塔克墳，名曰塔木塔克薩斯，豎立第一牌博。自該牌博向東北，相隔三百三十二丈，即是烏什庫拉孟齊爾之高山直梁，向東相隔三百零二丈，即是齊格白之墳，由該墳又二百七十二丈，即是克柏白之墳。從該墳向西，相隔六十丈，即是塔木塔克之墳。由此墳相隔一百二十七丈有薑阿拉山梁高處。由薩斯立牌博起至畢里子克、嘍拉克二河，順河而行相隔五里至鄂博，此河向西北流去，轉向西南流去至畢里子克、嘍拉克，今改爲科披爾塔斯名目，歸入畢里子克河之左邊。此河西北木勒喀山，向東南白克塔白卓塔斯二大高山之溝內流去，即將本河作爲兩國界線。由科披爾塔斯橐河口向西，即是克森阿什齊山梁，豎立第二處牌博。自該牌博北邊相隔三百六十二丈，即是克森阿什齊河，順河相隔一百五十一丈，有克斯白之墳，由此墳向東六里傍過齊奔得之山二里，有展齊斯圖木河源。由此向東南四百八十三丈，即克森阿什齊之山嶺，

由此山嶺相隔二百十一丈，至巴斯烏地方。由此處向南九十丈，至喀音德布拉克地方，向西順克森阿什齊之山，行至十二里過東畢里子克河之西邊，此河流入克森阿什齊素河，此河名曰庫木克底嘎拉克。過東阿拉克別克河，此河名曰巴斯特勒克特，左邊與阿克塔斯河合一，就近在喀拉圖柏山梁上，名曰阿克塔斯，豎立第三處牌博。自該牌博向西北，相隔八十四丈，高山梁有墳數座，由該山梁向東北，相隔二里得勒拉畢業噶山直梁，由該直梁向東，相隔一百丈，至阿克塔斯河。由此河向東南二百四十二丈至塔斯庫瑪沙山。由此沙山向南三百零二丈至圖克塔克畢業噶山，此二山中間有沙山嶺。由該嶺向西南，相隔四百二十三丈，即是東阿拉克別克河，此河左邊有阿克塔斯河合流處，豎立牌博起，至阿拉克別克下哨向西南流入喀拉額爾濟斯河，由河口左岸有喀拉素箏業格庫瑪小山，山梁上豎立阿拉克別克河口第四處牌博。自該牌博向西北，相隔二百八十丈託克托白之墳，由此墳向東北一百零二丈圖喀白之墳。由此墳向東南九十丈有水池，由該池向南九十丈阿拉克別克河口，由河口向西三十六丈，即是阿拉克別克河。該阿拉克別克河口流入喀拉額爾濟斯河止，此乃科布多所屬地面。由此處向上一帶，共立牌博四處。由喀拉額爾濟斯河起至賽里山嶺止，係塔爾巴哈台所屬地方，所有應分界址，自應遵照前經兩國分界大臣等，在哈巴河會商議定，以備大清國分界大臣升泰親往查照辦理。今兩國欽差大臣等，將科布多所屬自阿克哈巴河源起至阿拉克別克河口止，與俄國會立新界牌博。今將界址牌博、地名數目、編寫滿字條約四分，俄字條約四分，兩國分界大臣等，將條約各鈐印畫押互換，以歸永遠。今將條約在阿拉克別克河口互換可也。大清國光緒九年八月初四日，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阿瓦固斯塔月（俄八月）二十三日。

（戊）邁喀普奇蓋界約

此約亦根據哈巴河界約而立科屬邊境新界牌之約文，與（卯）約相啣接。從阿拉克別克河口起，至木斯島山之邁喀普奇蓋止，建立牌博三處，小牌博二處。其原文如下：

大清國特派分界大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伊犂參贊大臣升泰，大俄國欽差勘分界務全權大臣吉訥喇勒呢什塔布爾門之頗勒科瓦呢克撒斐索富等，會同大清國光緒九年七月初十日即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伊玉哩月三十一日，兩國欽差勘分界務全權大臣在哈巴河地方，議定自大阿勒泰山達巴罕起賽哩山達巴罕止，按照新界條約第一第四條。今將新界南段，自阿拉伯克河口起，至賽哩山達巴罕之木斯島山，所有設立分晰新定交界之條，開列於後。今按前約第一條所載兩國交界，自阿拉喀伯克河口起，以喀拉額爾齊斯河逆流，行至距阿拉喀伯克河口十里之上，至額爾齊斯河灣南頭，即此河灣南頭附近，建立一處喀拉額爾齊斯界牌鄂博。距此鄂博迤北六丈之地，有喀拉額爾齊斯河。又距鄂博東北四百二十三丈之河岸，有奇罕喀拉蘇等名小池，距鄂博東南一百十八丈之地，有察木開之名墳墓。鄂博西北有庫札敖科克特勒克等名溝，內有樹林。從喀拉額爾齊斯界牌鄂博起，往南行至邁喀普奇蓋地方之依怎克勒德墳墓對面，即將交界直靠烏勒昆烏拉斯士河，自額爾齊斯鄂博至此河，有一百餘里之遠，今因分晰畛域，在必爾扣地方小高阜之上，設立第二處必爾扣界牌鄂博。此所立牌博向北並向東北，有一道淺溝，由此溝距鄂博向東北四百一丈之地，有庫瑪庫勒之名，用土塊修築四方墳墓，並此溝內有所穿之井，其井名曰愛男庫斯庫敖拜康坎庫都克額斯頗勒也。其額斯頗勒之名井，即在鄂博之正東三百八丈之地井也。

並將必爾扣等溝迤東有昆固勒巴業格庫瑪等名山上之高崗，其周圍具有小沙崗。此溝之西北首，自鄂博之北邊，直達該溝之東北曠野，從此必爾扣牌博起，即按前約第一條所載往南行至邁喀普奇蓋地方伊怎克勒德墳墓對面。從此直達烏勒昆烏拉斯士河，其交界直線，直過阿克庫瑪等名沙灘，往東行過尖烏勒昆烏拉斯士等名。夏屆水乾小河溝，從小河溝順行至十四里，該河向南流矣。其界線畫過小河溝之處，因分晰交界之地，該小河溝南岸之卓索拜等名墳墓附近，建立小界牌鄂博一處。離此小鄂博迤北三里之地，因分晰交界之線，建立第二處小界牌鄂博。其在卓索拜墳墓附近科塔勒河溝迤南所立小鄂博起，行至伊怎克勒德墳墓，其河溝即在界線之西邊，所見甚明。我們分界全權大臣等，彼此商議，即此小河溝中爲界。從此伊怎克勒德之墳墓附近，烏勒昆烏拉斯士河西岸之烏蘭托勒格依之邱陵上，設立第三處邁喀普奇蓋之名界牌鄂博。由此鄂博向北距二百三十二丈，於前開之烏勒昆烏拉斯士河之兩岔匯流處所，距鄂博三十二丈之地，即烏勒昆烏拉斯士河之東邊大岔子河是也。距鄂博向東南二十二丈之地，即用土修築鑲木板伊怎克勒德等名之圓墳也。從此行至三十七丈之地，即山之高崗，名曰克吉勒土木斯克，其崗之險峻山梁盡頭處，又由鄂博直至迤南二十三丈之地向東，即齋桑城東邊行走邁喀普奇蓋大路，從此過邁喀普奇蓋鄂博至烏勒昆烏拉斯士之河逆流，行至在木斯烏達巴罕冰雪之中，直至河源。從此向東行，至賽哩山達巴罕高崗之上。從此行至舊界迤北曲灣之處，即靠合此灣曲此舊界曲灣之處向西及向南舊界仍爲不改。由此灣起阿克哈巴河源止，其舊界此次兩國分界全權大臣等，於光緒九年七月初十日，即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伊玉哩月三十一日在哈巴河地方會合，按照議定條約更改，即按此約，立定新界。爲此我兩國分界全權大臣

等，會同自阿勒喀伯克河口起，向南直靠舊界，其所立新界牌博之名以及數目，繕寫淸俄字條約各四分，於條約內各盖印畫押。其俄字條約各二分，淸字條約各二分，彼此互換，以爲憑據。今將此約在邁喀普奇蓋地方互換。大淸光緒九年八月十三日，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怎提雅巴哩月初一日。

（己）塔爾巴哈台界約

此約俄人引光緒七年改訂伊犂條約第九條爲口實，實則第九條並無改變塔屬舊界之明文。但因伊犂界約不遵照伊犂條約之約文，而守同治三年之舊界，則喀拉達板一帶，自不能不改，又無詞可藉，乃強援伊犂條約以相混。此約自喀拉達板起，至哈巴爾阿索達巴罕止，共建立牌博二十一處。其原條文如下：

第一條　今自伊犂東北塔爾巴哈台西南之喀拉達板地方，所立舊界牌鄂博分起，至塔爾巴哈台山之哈巴爾阿索達巴罕止，此間共立牌博廿一處。今將牌博在何處爲建立之處，逐一開明。分界辦法，自喀拉達板起，至士斯賽溝口，從此東南行，至該溝頭，即建立俄國三十四處界牌鄂博。從此行至郎庫勒之野高阜，庫庫阿德爾庫布都克地方，建立第三十五處界牌鄂博。從庫郎勒之野西北行，至莫敦巴爾魯克舊卡倫，就此兩間之庫夏奇等溝口對面，建立第三十六處界牌鄂博。從此行至沙拉阿噶奇達墩名溝口對面，建立第三十七處界牌鄂博。以札斐勒山之南嘴，建立第三十八處界牌鄂博。就此山之西邊，建立第三十九處界牌鄂博。莫敦巴爾魯克舊卡倫地方，建立第四十處界牌鄂博。從此順中國舊卡倫之路行，至巴爾魯克舊卡倫地方，建立第四十一處界牌鄂博。額爾格士塔素士舊卡倫地方，建立第四十二處界牌鄂博。察罕托海舊卡倫地方，建立第四十三處界牌鄂博。沙拉布拉克舊卡倫地方，

建立第四十四處界牌鄂博。瑪呢士舊卡倫地方，建立第四十五處界牌鄂博。從此順卡倫之路行，至葦塘子舊卡倫，有伊尙纏頭之樹木園子，此園以爲交界之西，其烏松阿哈奇泉子地方，建立第四十六處界牌鄂博。克吉爾拜泉子地方建立第四十七處界牌鄂博。葦塘子舊卡倫地方建立第四十八處界牌鄂博。從此順卡倫之路行，至喀拉布拉克、巴克圖舊卡倫地方，建立第四十九處界牌鄂博。從此順卡倫之路行，至奇塔特河水由山口流出地方，此處有烏松布拉克之河附近地方建立第五十處界牌鄂博。由塔城往素瓦素達巴罕之路附近地方建立第五十一處界牌鄂博。喀拉奇塔特河從塔爾巴哈台山中流出地方，建立第五十二處界牌鄂博。從此喀拉奇塔特河逆流行，至庫木爾奇舊卡倫地方，建立第五十三處界牌鄂博。從喀拉奇塔特河逆流行，至布爾罕布拉克河滙流之處，從此以布爾罕布拉克逆流行至河源，建立第五十四處界牌鄂博。從此卡倫之路行，至哈巴爾阿素達巴罕，直靠舊界。自塔爾喀拉達巴罕起，哈爾阿素達巴罕止，共立牌博二十一處，其所立牌博，繕寫淸漢俄三樣字。就此所立牌博之處，以爲交界。並將所繪輿圖內紅線，亦爲兩國交界。今將兩國所定之界，自塔爾西南喀拉達巴罕起，止迤北哈巴爾阿素達巴罕，其界線西北爲俄國地方界線東南爲中國地方；並將輿圖內所畫紅線迤東爲中國地；迤西爲俄國地。其所立牌博數目，及所有輿圖內山河，以及地方，均按此約議定章程辦理。

第二條　查哈拉奇塔特河水，自塔爾巴哈台山根流出，此河水以兩國軍民人等，均勻分用。至流過兩國交界之水，以兩國軍民人等灌漑田地及各項使用，一律均勻分用。其各河之水，仍舊放流本河，不准另行攔阻；使兩邊均獲其益，不得相爭。

第三條　此約內所開交界地方，所立牌博，自今年爲始，三年限滿，兩國邊界官處於是年七月間，卽俄國敖古斯月（俄八月）各派妥員會合商定會所，查點新立牌博，如有損壞之處，卽照與圖及約內所立牌博章程，妥爲修補。

第四條　查從前巴爾魯克山內及塔屬各處駐牧俄屬哈薩克等，因爲利己，未令中國官員管轄，亦未交稅。今議定此約後，其巴爾魯克山及塔爾巴哈台所屬地方，仍屬中國地方。卽令該哈薩克等遷移俄國之地，亦屬礙難。今換此約日起，其巴爾魯克山之哈薩克，予限十年仍舊巴爾魯克山內遊牧。俟限滿後，兩國官員如不另行商辦，則卽將該哈薩克遷住俄國地方。十年限內，中國官員，將中國人民，毋庸遷住。巴爾魯克山內，亦無須設卡。除巴爾魯克山哈薩克外，其餘塔爾巴哈台所屬各處駐牧哈薩克等，卽欲遷住俄屬地方，亦屬礙難。今換此約日起，予限一年，其一年限內，令將該哈薩克照舊原處遊牧，俟限滿後，卽將該哈薩克遷移額米爾河迤南及巴爾魯克山內，或俄國所屬地方。

第五條　查哈巴爾阿素迤南，順中國舊卡倫，有一條商路。今將此路，以爲兩國人民行走公路。於此路或俄國卽中國，均無須安卡，亦無庸修蓋兵房。

第六條　按照從前兩國官員商辦，其中國塔爾巴哈台所屬奇畢爾阿噶奇地方割草之地，塔爾巴哈台、巴克圖兩邊之人，照前一律均勻割用。又俄屬烏宗布拉克河水種地之所，亦照兩國邊界官商定，兩國人民，一律均勻耕種，此係兩國和好之道辦理。今將此事，均令兩國邊界官辦理。

第七條　今兩國分界大臣將界務分畢，公同商議，繕寫清俄字條約各四分與圖各一分，蓋印畫押互換爲憑。今將此約在塔城互換各執爲據。大清國光緒九年九月初三日俄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森提雅伯哩月二十一日。

（庚）喀什噶爾西北界約

此約是根據光緒七年改訂伊犂條約第九條而勘定建立喀什噶爾西北界牌之約文。玆錄原約條文。

大清國欽差勘分南路界務巴里坤領隊大臣頭品頂戴記名副都統世襲騎都尉加一雲騎尉庫楚特依巴圖魯沙克都林札布，會同大俄國欽差勘分界務總管斐勒奈省固必爾納土爾幫辦大臣辦理斐勒省事務衙門之爲首吉納喇勒瑪玉爾斐克托爾米德恩斯克依，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斐巴喇里月十二、二十四等日遵照中俄兩國在撒德爾布爾格城所定條約勘分中國所屬喀什噶爾天山西北地方、俄國地方之界址、本年已自中國喀什噶爾，俄國七河省之別迭里達巴罕起，順天山中梁向西南行，又自中國所屬喀什噶爾，俄國斐勒奈省之圖雲卽蘇岳克達巴罕起至烏斯別里達巴罕止，互相建立牌博，以爲交界。其間或有相距之界看其山嶺之所靠河水之牧場，應爲交界之達巴罕，均已建立牌博。惟有山險不能上去難立牌博之處，卽指定應立牌博之地名，隨時註明約內，今將條約開列於後：

第一條　兩國分界大臣，上年建立牌博，自別迭里達巴罕起，向西行至南邊科克沙勒山一帶，山中並無達巴罕，轉而向南，順天山中行經庫噶爾塔、齊恰爾、烏魯巴圖、瑪納克俄語喀喇濟勒干、清語和踐特，至俄語庫魯木都克達巴罕、清語庫倫都，自此又向西行，按照與圖指南向北，順本山行經博斯愛格爾、庫爾皮別里、黑皮恰克達巴罕、俄

語鐵列克達巴罕清語鐵列克提依達巴罕、烏圖魯達巴罕、俄語克則勒庫爾、清語黑子庫勒、俄語圖魯噶爾塔、清語圖魯阿提依至俄語圖雲卽蘇岳克達巴罕、清語蘇爾克達巴罕，以上十四達巴罕，均已建立牌博，獨不能上喀喇濟勒干達巴罕未立牌博。是以指其山之中梁爲界；靠與圖紅線迤南地方以及河水，爲中國所屬地方；順天山靠與圖紅線迤北地方以及河水，爲俄國所屬地方。

第二條　自圖雲卽蘇岳克達巴罕起，順喀什噶爾斐勒奈兩省中間山梁，向南行經俄語博爾貴、清語庫噶爾塔、伊提穆阿蘇至庫噶爾塔達巴罕。自此又向西南，順山行經圖子阿蘇卽阿郎庫勒、喀拉瑪阿蘇、塔勒格依、俄語薩依德、清語色旦薩瓦雅爾德、俄語塔爾塔庫勒、清語塔拉庫勒、克斯達爾，至俄語喀喇察勒達巴罕、清語哈恰哈拉。自此南行經俄語伊特特克、清語伊克則克，至喀喇別里達巴罕。自此不到喀喇灣庫勒達巴罕，卽順南山分脈，向東南行，自克則勒蘇河至伊爾克什塔木河止，以上十四處，均已建立牌博，或在山根，或在山中。以上所載達巴罕以及河水地方，靠紅線迤西，均爲俄國所屬地方；以上迤東以及河水地方，均爲中國所屬地方。

第三條　大清國欽差勘分界務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會同大俄國欽差勘分界務吉訥喇勒瑪玉爾斐克托爾米德恩斯克依，自伊爾克什塔木河地方向南行，經瑪里塔他巴爾山、烏斯別里達巴罕、喀喇阿爾塔達巴罕、卽喀勒達宛、喀喇札克達巴罕至烏斯別里卽克則勒借克山，此處卽爲兩國分界之末處。因其山高人不能上，且無建立牌博之地方，亦無走路，礙難勘分，是以兩國大臣商定自伊爾克什塔穆河地方向南行，順瑪里塔巴爾河，以河之左岸，爲俄國所屬地方，以右岸爲中國所屬地方。又自河口起，向南行順山行至瑪里塔巴爾山。自此又順此山分脈

行，至烏斯別里達巴罕。自此又經瑪爾堪蘇河，順喀喇庫勒池之迤東，又順本山至喀喇塔達宛，即喀喇阿爾塔達巴罕，看此一帶山，大約每歲積雪。自此又經喀喇札克達巴罕，至烏孜別里即克則勒借克達巴罕，看此一帶達巴罕，大約每歲積雪。至此巴達罕，即爲兩國地界分墢之處。於是俄國界轉而爲西南，中國界轉而爲正南。以紅線迤西地方以及河水，爲俄國所屬地方；以紅線迤東地方以及河水，爲中國所屬地方。

第四條　此約文內載中俄國所分界限，互相建立牌博之山河地名，應繪輿圖貼說爲憑。

第五條　兩國邊界官員，自分定界限之後，兩國每年各派委員帶領兵丁，會與邊界，前往查勘新立牌博一次。如有損壞之處，應由所派官員，仍照原制，各爲補修。

第六條　兩國分界大臣所有會同議定已分界限之地名，應立約文，以清文俄文合璧，各用印信畫押，又兩國分界大臣應將所分界限，繪畫輿圖，並畫紅線，將所分界限地名，以清文俄文合璧，用印信畫押，各將輿圖一分，約文四分，彼此互換存案備查。爲此今在新瑪爾格蘭城，彼此互換文約，以昭信守。

前面所說之光緒八年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失去札那爾特等河源，約有三萬方里。本界約亦未循天山正脊——阿特巴什山，竟順科克沙勒山（即廓克沙勒山）向西南割去，致截去科克沙勒河源，舊界向北凸出，本約界向南凸出，共計失地，約達二萬七千方里。

（辛）收回巴爾魯克山約文

大清國派辦接收巴爾魯克事宜伊塔兵備道英、大清國派會辦接收巴爾魯克事宜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圖、

大俄國署理駐塔爾巴哈台領事官柏、大俄國列別新斯科烏雅斯奈兼統領領等，茲於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三日，即俄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森特雅伯爾月（俄九月）三十日在塔城地方會同立約，因為遵照光緒九年在塔爾巴哈台所定分界條約第四條，俄屬哈薩克借住之巴爾魯克山暨額敉勒河（即額米爾河）南岸地方，十年限期已滿，俄國派出署領事官柏勒滿、列別新斯科烏雅斯奈統領領登，將上項所借的地方，原行交還中國派出官員，我們中國派出伊塔道英、領隊大臣圖，將巴爾魯克山、額敉勒河南岸各該處地方，於九月初三日由俄國官員手內全行接收矣。至該處中俄兩國交界牌博，前經彼此派員會同前往查明，各該界牌鄂博，均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所分交界原立地方，中國界牌內有三處損壞，均於原立地方補修，已由該員等互換約結在案。自交收該地之日，中俄兩國各照光緒九年原定交界經管，除交還巴爾魯克案內交給中國哈薩克暨俄屬哈薩克，尙有彼此交涉應辦事宜，一俟商量妥協，另立文約存查外，茲專為俄國交還原借地方，中國業經接收，會同立此文約，清漢字俄字一樣各六分，蓋印畫押為憑。彼此各以三分互換訖，中國所換三分，以一分存留塔城，二分送上司衙門；俄國所換三分，以一分存留塔城領事衙門，以二分送上司衙門存案。

（壬）中俄會訂管轄哈薩克等處條款

大清國派接收巴爾魯克事宜伊塔兵備道英、大清國派會辦接收巴爾魯克事宜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圖、大俄國署理駐塔爾巴哈台領事官柏、大俄國列別新斯科烏雅斯奈兼統領領等，茲於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俄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的克伯爾月二十日在塔城會同立此文約，因為遵照光緒九年條約，交還巴爾魯克案

內交給中國管轄哈薩克等與俄屬哈薩克彼此有益之故，商定將來應辦各事條款，開列於後。計開：

第一條　俄屬巴爾魯克及額敉勒兩博羅斯管下哈薩克內。自本年九月初三日交還巴爾魯克山之日，所有未經搬回俄境留住該山之戶，均照同治三年條約第五條之例，交給中國管轄，作為中國人民。業將該哈薩克等戶族花名數目，造具清册一樣三分，彼此會同蓋印畫押為憑。以一分交予中國存留塔城，其餘二分留於駐塔領事官處暨列別新斯烏雅斯衙門備查。此外册內未開及在九月初三日以前搬回俄境之哈薩克，仍係俄國人民，不歸中國管轄。

第二條　前項歸於中國管轄哈薩克，從前有與俄屬哈薩克，互欠賬債偸竊牲畜等事，現議仿照光緒十年塔城辦過成案，定於光緒二十年，卽俄國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在塔城會辦司牙斯一次，至在何處地方，設立會所，屆時應由塔城官員與駐塔領事官會商妥辦。

第三條　前項彼此哈薩克互欠賬債等事，若係前在俄國曾經出具庫普牙字據及曾經此等斷結，准其賠還牲畜之事，彼此均准查明字據，照追賠償。如無字樣及字據。限期已滿，概不准理。

第四條　以上各條，中國用清漢文繕寫，俄國用俄文回文繕寫一樣各二分，彼此蓋印畫押為憑，各換一分為記。中國一分存留塔城，俄國一分存留駐塔領事官衙門備查。

約名	年月日	訂約大臣	訂約地	所定之界線	喪失地方	備考
北京條約	成豐十年 西一八六〇年	恭親王奕訢 俄使伊格那替業福	北京	從沙賓達巴哈經齋桑泊爾順天山北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為界		此約為西北喪地之禍因
塔城界約	同治三年九月初七日 西一八六四年	勘辦西北界大臣明誼 俄使臣雜哈勞	塔城	自沙賓達巴哈起至浩罕邊界之葱嶺止	喪失烏梁海十佐領游牧地等達一、三三七、〇〇〇方里	又名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科布多界約	同治八年七月初六日 西一八六九年	烏里雅蘇台大臣榮全 俄使巴布闊福		從薩留穆斯嶺起至瑪尼圖噶圖勒幹卡倫止凡立牌博二十處	此界至光緒九年勘改割失齋桑淖爾東南之地方	總署載同治八年八月初四日此是奎昌畫約之日
塔爾巴哈台界約	同治九年七月十六日	塔城大臣奎昌	塔城	從瑪尼圖噶圖勒幹起至哈巴	齋桑上流一帶光緒九年被俄	總署載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

	西一八七〇年	俄大臣穆喻木饒傳		爾蘇台止共立牌博十處	人割去惟哈巴爾蘇界址未變更	日此是奎昌杏約之日
伊犁改訂條約	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西一八八一年	駐英公使曾紀澤 俄國外部大臣	俄京聖彼得堡後補結於里華特	約明伊犁西邊地方讓於俄並修改齋桑淖爾之界		光緒八年之伊約喀約九年之科約皆由此產生
伊犁界約	光緒八年七月初三日 西一八八二年	哈密幫辦大臣長順 俄大臣佛里德	那林哈勒噶地方	勘定那林哈勒噶山口起伊犁河東方喀爾達坂止	喪失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沃野約三二、〇〇〇方里	自喀爾達坂至匡果羅鄂博爲同治九年原界光緒八年增立界牌
喀什噶爾中俄界約	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西一八八二年	欽差大臣沙克都林札布 俄國費爾干省副將米德恩斯克依	喀什噶爾城	勘定那林哈勒哈河口起至別迭里達坂止	喪失札納爾特河上流地三千方里	此約一稱喀什噶爾界約亦稱南路東北界約

哈巴河界約	光緒九年七月初十日 西一八八三年	伊犂參贊大臣升泰 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爾慶額 俄國欽差分界大臣巴布啹富 烏木斯克總理衙門欽差大臣撒斐案福	哈巴河賽哩山之奇巴爾地方	勘定齋桑泊南海東舊界	喪失額爾齊斯河南北之地方	此約一稱中俄科塔界約亦稱喀巴河上約又有所謂科布多界約
阿拉克別克河口界約	光緒九年七月初十日 西一八八三年	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爾慶額 烏木斯克總理衙門欽差大臣撒斐案福	阿拉克別克河口	自阿克哈巴河源起至阿拉克別克河口建立新界牌博四處		此約一稱科布多新界牌博記另有阿勒別克河口約一份實卽此約之別本
邁喀普奇蓋界約	光緒九年八月十三日 西一八八三年	伊犂參贊大臣升泰 俄國欽差大臣撒斐案福	哈巴河	從科布多之阿拉克別克河口起至雅斯島之邁喀普奇蓋止		此係本哈巴河口約而建立塔屬北段牌博之約文

				建立牌博三處		
塔爾巴哈台界約	光緒九年九月初三日 西一八八三年	伊犂參贊大臣升泰 俄國大臣鎣里德	塔爾巴哈台	自喀拉達坂起至哈巴爾阿集達巴罕止共立牌博二十一處		以哈薩克屬俄予限十年仍舊於巴爾魯克山外一帶遊牧
喀什噶爾西北界約	光緒十年五月初十日 西一八八四年	沙克都林札布 米德恩斯克依	新瑪爾噶拉城	從別疊里到烏孜別里	喪失科克沙勒河源地方約達二萬七千方里	此約亦稱續勘喀什噶爾境界約又稱南路西北界約
收回巴爾魯克文約	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西一八九三年	伊塔兵備道英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圖俄國駐塔爾巴哈台領事官柏勒滿俄國列別新斯科烏禮斯奈畿統領暨	塔城	收回俄屬哈薩克借住之巴爾魯克山暨額敏河南岸地方		

中俄會訂管轄哈薩克等處條款	光緒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西一八九三年	同前	塔城			

第二節　帕米爾問題——中俄英未定國界

新疆西南邊境，中俄有成約之界線，止於烏孜別里。從此以南有一大高原，地雖貧瘠，而位置適處中俄英三國之交點，形勢卻極重要，此即著名之帕米爾高原也。在昔原爲我國領土，清季俄英竟私分其地，置我國主權於不顧，我國雖提抗議，徒以國勢積弱，空文無補於事，迄今尚成爲懸案。

（一）帕米爾之形勢　帕米爾，古波斯語稱爲帕米爾勒尼耶，帕米者，平屋頂也，勒尼耶者，世界也；猶言世界屋頂也。後世轉爲帕米爾，其曰波謎羅、播密爾、帕密爾、博洛爾、白彌爾、巴米爾或巴馬者，皆音相近而譯不同也。其位置處於亞洲中央稍偏西南，據薛星使稿本：『自赤道北（北緯）三十六度四十五分起，至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京師（北京）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其地形有似一桃，縱約三百公里，橫約四百六十餘公里。四周多大山，全境分爲八帕，皆以山嶺爲界。

（1）塔克敦巴什帕米爾　居全帕之東南，在我新疆蒲犂縣境內。

（2）小帕米爾　在塔克敦巴什帕之西，以阿克蘇河曲抱而成。

(3)大帕米爾　在小帕米爾之西南，薩雷庫里湖之南。大帕米爾河流其中。

(4)阿爾楚爾帕米爾　在大帕米爾之北，當葉什庫里湖東，有阿爾楚爾河流其中。以上四帕最著稱。

(5)薩雷茲帕米爾　在阿爾楚爾帕米爾之北，穆爾格阿布河左右。

(6)郎庫里帕米爾　在薩雷茲帕之東，郎庫里湖四周，及阿克拜塔勒河左右。我疏勒縣境。以上六帕，在光緒中葉，皆我領地也。

(7)和什庫珠帕米爾　在薩雷茲帕米爾之北，當後阿賴嶺之南，環抱大喀拉庫里湖。居全帕之最北。屬於俄領費爾干省。

(8)瓦罕帕米爾　在小帕米爾之西，大帕米爾之南，瓦罕河經流其中。原為巴達克山之地，亦為我屬。後巴達克山附於阿富汗，此帕亦屬於阿富汗矣。

全帕植物不繁盛，故居民甚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遊牧人民，夏往秋回。各帕地高出海面一千六百公尺至三千八百餘公尺不等，故積雪往往至孟夏方消。冬季人跡尤少。遊牧人所需食用品，非東逾赫色勒向薩雷闊勒置辦，則西下克什南購買。然而產業雖不興，形勢卻極其險要。我國無帕米爾則無疏勒；無疏勒，則無新疆；牽一髮足以動全身，足見其地關係邊防之重大！且地處俄、阿接壤；間道可通印度。（自漢以來，取葱嶺南道走阿母河南者，順瓦罕河而西下；赴印度者，由瓦罕河南越興都庫什山而至克什米爾。）英人以阿富汗是印度之藩籬，而帕米爾則豁阿富汗之背脊，因此，其地亦為英俄所必爭。

（二）帕米爾爲中國領土之證據　帕米爾北界布魯特，西達布哈爾、巴達克山，南屏克什米爾，爲我國之鐵證甚多。現舉其重要者於下：（1）唐代葱嶺西屬地有播密（即帕米爾）識匿（即什克南）等國。高仙芝征小勃律，由葱嶺守捉（今蒲犂縣）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即帕米爾河），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參看上編第三章第七節。）（2）大清一統志載：博洛爾在葉爾羌西南，巴達克山之東，乾隆二十四年，其酋沙瑚沙默特輸誠向化，與巴達克山同內附。二十五年，遣使沙伯克等來朝，賜宴賚予並賜勅書。二十八年，貢劍及斧。此後貢獻雙玉匕首等不絕。徐松西域水道記言：斡罕、什克南、羅善、達爾斯、博羅爾、皆帕米爾地。乾隆中戡定西域，命畸人絜儀器，歷數萬里，劃分中外封域。故胡文忠地圖，得本內府，將帕米爾劃入界內。（3）葉什庫里湖即伊西爾庫爾淖爾，乾隆時清兵追大小和卓，至其地三戰三捷。有御碑刻滿漢回三文，勒銘於此。劉錦棠收復新疆，於西南邊境展設黑孜吉牙克卡、六爾阿烏卡、巴什滚伯孜卡、圖斯庫爾卡、雅什特拱拜卡、阿克蘇睦爾瓦卡、塔敦巴什卡等七卡。前二一一年（光緒十七年）添設蘇滿一卡於伊西洱庫爾淖爾北十里之地。（4）前二二一年，英人楊哈思班游歷帕米爾所繪地圖之中國界線，是從阿賴嶺東端，沿大喀拉庫里湖東岸而南，走烏孜別里山口之西，渡阿克蘇河，沿其南面而西行，抱葉什庫里湖西岸而南折，再東走阿帕南，大帕北，適爲二帕分界，直至薩雷庫里湖始南折，抱小帕之西南界，而東南趨於穆斯塔格山脊以下葱嶺。假使此地非我有，彼英帝國主義者之楊哈思班，豈肯舉郎帕、阿帕、小帕、塔帕與薩帕之一半，皆屬我國耶？（5）前二一一年夏，俄兵大隊游弋帕米爾地方，揚言帕米爾地方已於光緒元年歸俄國管轄，欲我退出蘇滿之駐兵，迨後中英兩國向之詰責，俄仍託詞偵探情形，並無蠶食之野心，可見其時俄人猶不敢不

承認帕米爾是我國之屬地。(6)英議院亦曾聲明沙麥脫斯（卽薩雷塔什）和帕米爾一帶地方，確屬中國。又謂：俄界不過麥克鴉克蘇河而止，所謂麥克鴉克蘇河卽穆克蘇河。更可證實俄人不能越阿賴嶺而有帕米爾。

（三）英俄之私分帕米爾　自我國設立卡倫於帕米爾後，俄、英逐鹿帕地，各陰謀爲己有。前二二年（光緒十六年）英使來議共分帕地。我總理衙門以爲英俄皆屬強鄰，帕米爾接近俄疆，恐啓爭端，未允其請。明年俄兵侵入帕地，樹杆黏貼煽惑哈、布人民之布告。經我國交涉，始退去。明年春，俄向我要求撤回蘇滿各卡之兵，我國不允，正爭持間，英人嗾阿富汗兵突至蘇滿，脅據布回，甚且揚言東犯。我駐英使臣薛福成向英政府交涉，英政府已允嚴飭阿酋釋放布回，賠禮償卹。豈知阿事未平，俄兵又進，西隊與阿人戰於蘇滿；東隊則遊弋於朗庫里湖一帶。是時我國爲寧人息事計，飭駐英使臣薛福成與駐俄使臣許景澄分向英、俄商議，將帕米爾作爲三國公共之地，各不侵占。兩國皆不以爲然，我國之議，遂告失敗。以自己之領土，既不能自守；又不能制止英俄之交鬨；且退讓求爲三國之公共地亦不可得；終至於爲英俄所私分。

前一七年（光緒二十一年）三月英俄已合謀立約，私分帕界。玆錄俄使照會英外部勘界文如下：

俄國駐英使臣司照覆英外部大臣公爵齊會議勘界文本大臣玆准貴爵大臣來文，內附兩國會議劃分棹渾庫里湖（按卽薩雷庫里湖）迤東各帕米爾一帶界約一紙。查兩國會議勘分界址一節，既經本國允行，本大臣合將界約四款，錄呈貴爵大臣覽核施行。

(1)英俄兩國會議薩雷庫里（一稱維克托里亞）湖迤東，兩國交界，應行勘定，卽自是湖東行，至相對此湖

稍南山嶺、順此嶺至別疊爾及烏爾他別爾等山口，再順此山嶺，東行至與阿克蘇河接連之克則勒拉巴特山口，再順山嶺，東行至與薩雷庫里湖相對處，東行至中國交界爲止。如查克則勒拉巴特山，在相對薩雷庫里湖偏北地方，自應在於此山偏南，附近阿克蘇河地方，另勘最近最便處所分定，仍東行直抵中國交界爲止。

(2)辦理分界事宜，應設會所，由兩國所派委員，會同詳細勘定，繪圖貼說，並應派精於測繪之人，相助爲理。其兩國守邊兵丁，應令各守本國指定界址，不得互相越界，以防滋事。此外英國應商請阿富汗頭目酌派委員，前赴會所，襄理其事。

(3)兩國勘界官員，其勘分界址，至附近中國交界一帶，應將勘界一切事宜，隨時聲明，彼此會商。緣英俄兩國界址，既與中國屬境毗連，自應與中國會商酌定，方免隔閡也。

(4)兩國勘分交界之後，俄國不得於界線迤南，英國不得於界線迤北，互相派員查勘游歷，以免紛擾。自因都庫什山、薩雷庫里湖迤東一帶地方，直至中國交界。以上各該處地方，縱劃入英國界內，而英國允歸阿富汗屬轄，英國不得併入本國屬地，亦不得在彼設卡，修築礮臺，派兵駐紮。交界未定以前，英國應令阿富汗頭目，將所占之偏得闊河右岸地方，概行退出；俄國應令布哈爾頭目將所占之鄂庫色迤南之達爾瓦斯地方退出；以上兩事，英俄兩國，均應照約辦理。

俄國駐英使臣照會英國大臣文：俄英派員會議，劃分帕米爾交界，擬從薩雷庫里湖迤東一帶勘分，議立章程四款，開列於後：

(1)俄英擬從薩雷庫里湖迤東，劃分界線，應順山嶺偏南向東，過別疊爾至烏爾他別爾，與此湖對直劃線，如前面曠地，在湖之東北，則界線劃向克則拉勒巴特，直東遠走至中國界止。如克則拉勒巴特方向在湖之偏北，則界線應劃在附近阿克蘇河一帶，該處地廣，再由此轉南續劃可也。

(2)勘定交界線，須擇地標立記號，設立牌博，派兵防守，以免損壞。至阿富汗交界，應由該部派員勘定。此次應辦交涉各事，兩國承辦官各宜盡力商辦，以期妥善。

(3)俄英界鄰中國，如遇中國地界，須順便將道里界址查詢明晰，以便日後會商中國查勘。

(4)此次劃分交界，俄英兩國屢將大地形勝會商，意在南北二面為最要關鍵也。現奉英主上諭，查勘因都庫什地面，由棹淖庫里湖之東，至中國交界止，及阿富汗地勢，係指不連英地之處，可以不築礮臺設兵戍守，遵議查勘阿富汗地界至攀占，並由窩克蘇斯向南勘布哈爾地界，於達爾瓦斯，遵旨議將俄英兩國交界，以上所載各處，勘查明晰。

上面約文，傳至我國，清政府以所分界址，與喀什噶爾西境有關，乃分電駐英大使薛福成、駐俄大使許景澄，執約力爭，毫無結果。依咸豐十年北京條約，記南至浩罕邊界為界，所以帕米爾原為我國舊地，俄不能干涉，更何論風馬牛不相及之英國。乃英俄互相利用，攘奪我局中之地方，竟擯我為局外之人，不但北京條約，置之不顧；即光緒十年喀什噶爾西北界約所載中國界線止於烏孜別里山，轉向正南；俄國界線，自烏孜別里山轉向西南之規定亦全被拋棄矣。後來英人允許歸還我小帕米爾，奈枝節橫生，又代坎巨提索取塔克敦巴什平川迤北至塔什爾罕等地，

其事已不可行。俄人則從烏孜別里勘界之後，迄未重訂迤南界約。因循坐誤，洵堪痛恨！

（四）國人宜重視帕米爾　英俄既不顧我國之主權，擅自私分帕米爾，今後吾人對於帕米爾，應抱如何態度耶？從實際上言現在帕米爾只有塔克敦巴什帕與郎庫里帕之一部分在我國直轄之下，而其他各帕，已爲英俄所私分。查清光緒十八年，總理衙門奏摺云：『上年俄兵闌入帕地，經臣衙門，責其稱兵越界，俄卽引咎歸退。去冬、英兵入坎巨提，逐其頭目，意在窺伺帕地。疆撫因派馬隊數旗，巡歷帕境，駐於蘇滿……』可見當時我國之政治力量，尙達全帕北部。不過考前述之光緒十年喀什噶爾西北界約，所訂之帕上國界，已自瑪里塔巴爾山（阿賴嶺東端）往南過烏斯別里山口（卽烏赤別里）喀喇阿爾泰山口（二山口均在大喀喇庫里湖東面），又南至烏孜別里山口而止。觀此從瑪里塔巴爾山到烏孜別里山口，直線以西之帕疆，無形中已劃歸俄國達二萬方里之多。又該約云：『至烏孜別里……卽爲兩國地界分歧之處，於是俄國界轉而爲西南，中國界轉而爲正南（按錢恂等書皆云「一直往南，」但西文約並無「一直」之意義，所以俄人欲使我界往東南）以紅線迤西地方以及河水，爲俄國所屬地方，以紅線迤東之地方以及河水，爲中國所屬地方。』但此界線卻未勘定。假使日後勘界，確遵「轉而爲正南」之句，則我國邊境又將損失不少。況光緒二十一年，英俄在倫敦更訂界約（卽上面之俄國駐英使照會英外部勘界文）又破壞「正南」之句，割去阿克蘇江半圓形之一大部分。雖然，英俄訂約之時，我國既未派公使列席，又未有我國簽字，彼之分界當然不能承認。所以吾人今後應注意我國地圖；從烏孜別里山起，不可向東縮入，應將阿克蘇江流域畫入本國版圖。同時吾人應當竭力去排斥在帕米爾之英俄勢力，而謀所以經營帕米爾地方。

第三節　西南藩部之喪失——中英國界

從帕米爾東南麓，穆斯塔格山口起，沿喀喇崑崙山脈向東南行至西藏邊界止，此一帶界外，原有巴達克山、阿富汗、乾竺特等部，當乾嘉盛時皆輸誠內附，爲我外藩（已述於第一章第五節）道咸以後，英國勢力侵入，漸次爲其所併。茲分述如下：

（一）巴達克山併於阿富汗　巴達克山在今瓦罕帕一帶地方，大淸一統志載：有城郭，負山陸。土地肥沃，人民兼業耕稼與遊牧。面積三十一萬方里。乾隆時內阻。前四四年（同治四年）爲阿富汗所佔。

（二）阿富汗淪爲英之保護國　阿富汗面積約一百八十八萬二千方里。乾隆時，聞風內附，屢貢良馬。英國以阿富汗爲印度之屏藩，常思染指。前七三年（道光十九年）英軍破阿富汗之兵，奪其疆域過半。英軍旋撤，阿富汗恢復失地，得稍自振拔。至前三四年（光緒四年）秋，又與英人搆兵，明年英與阿富汗王耶克普訂約，規定：自後阿富汗與他國宣戰媾和，須經英國之許可，不容專擅。耶克普背約，英廢之而立其從兄，令遵前約。且納歲幣十二萬磅於英國。是時，俄已併有中亞土耳其斯坦，復窺伺阿富汗。英人大懼，乃助阿以抗俄；俄亦不示讓，雙方明爭暗鬪，傾軋甚烈。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英與俄訂立英俄協約，分爲三部：曰波斯條款，曰阿富汗條款，曰西藏條款。阿富汗條款最重要者爲第一款，文曰：

英政府今允聲明，並未有更改阿富汗政界情形之意。又允僅以和平之意施行勢力於阿富汗，並不鼓勵阿

富汗人民恫嚇俄國之舉，亦不自行爲此等事。

俄政府亦允聲明，阿富汗乃在俄國勢力範圍之外，凡俄、阿之政治界務事宜，皆由英政府代辦。俄國亦不派員前赴阿富汗。

自是之後，阿富汗卽歸於英國勢力範圍之內矣。

（三）乾竺特兩屬於中英　乾竺特西南與克什米爾接，北與新疆接，爲新印交通之咽喉，乾隆時內附於中國。至道光時，被克什米爾戰敗，媾和條約規定：乾竺特歲貢犬馬各二頭與克什米爾；克什米爾以印幣千五百元賞乾竺特。同光之交，英取克什米爾，乾竺特遂爲中英兩屬之部。又當阿古柏竊據新疆時，乾竺特獨不附和。迨新疆勘定，乾竺特復進貢砂金。前二一年（光緒十七年）英國築路取道乾竺特直達與都庫什山之陽，築壘駐兵，以扼俄人南下之咽喉，乾酋賽必得艾里罕（初立時，請中國派員巡視。清廷授以四品頂戴）不願英人築路，出兵抵抗，不利，兩次赴疏勒請援，清官不應。敗退色勒庫爾（今蒲犂縣。）其明年七月，薛福成自英奏請與英會立乾酋之弟買賣提哎孜木（亦稱買賣荔木）爲乾酋。此後我國乾部實權完全操之英人手中，我國僅存朝貢之虛名而已。入民國後，仍入貢今新疆省財政廳內尙存有乾竺特之貢金，裹以黃綾，中分十五小包，合重一兩五錢，俗稱爲「十五塔哈貢金。」

（四）拉達克讓與英　原名圖伯特又作退拜特，近來英人名其地爲拉達克，在新疆卡拉胡魯木達坂之南，西藏阿里部之西北，印度河源右岸，西南皆與克什米爾相鄰。當西藏第五世達賴剌麻強盛之時，完全收入西藏版

圖內。前二四年（光緒十四年）其地居民與印度邊民發生衝突，英國乃約我國議界，清廷以其地荒遠，於前二二年（光緒十六年）贈與英國。計喪地十二萬方里。現爲北印度之一州。

新疆與印度之交界，未定有界約，依喀喇崑崙山脈正幹爲中英天然分界嶺。凡嶺西北流入葉爾羌或和闐河之諸流域皆爲華境；東南流入印度河之諸流域皆爲英地。

本章主要參考書

中俄界約斠注（錢恂著）
中俄國際條約注（施紹常著）
中俄約章會要正續編（清總理衙門刊本）
中俄界務沿革紀略（張彀麒）
國際條約大全（商務印書館版）
改訂俄國約章疏（曾紀澤）
中外約章彙編（外交部條約司編）
新疆圖志「國界」「交涉」志
帕米爾輯略（胡祥鑅撰）
帕米爾圖說（許景澄撰）
西域帕米爾輿地考（許克勤撰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西域帕米爾輿地考（葉瀚撰見同上）

新疆遊記（謝彬著）

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葛綏成著）

新疆之三大問題（華企雲著見新亞細亞總號十期）

中國邊疆各民族之對華歷史及受治於帝國主義的經過（華企雲著）

第七章　新疆之對外商務

新疆自前六一年（咸豐元年）以前，境外人之來懋遷有無者，有哈薩克、布魯特、浩罕、阿富汗、克什米爾、印度、巴達克山等部商人，當時情形是上國懷柔屬部，招徠遠人，恩准貿易照章納稅，並無通商條約之簽訂。迨俄英鯨呑我藩部之後，新疆始有對俄與對英之商務關係。茲分節詳述之。

第一節　新俄之商務

考清代俄人來華之通商路線。除海道外，有三大線：東線自滿洲里入口，而至東北三省；北線自恰克圖入口而至蒙古，更經張家口而至天津；西線自伊犂等處入口而至新疆，更經嘉峪關而至漢口。前兩線非本文範圍，置而不論。茲專述新疆對俄通商之關係。新俄通商始於前六一年（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一年），而盛於清末。至新俄商務之所以發達有何原因？其發達之情形如何？皆爲吾人所急欲研究之問題，然研究此問題須從歷屆中俄商約之內容，俄商在新疆之概況各方面加以精密之考察，乃能求得答案也。

（一）關於新疆之中俄通商章約　中俄所訂章約與新疆商務有關者，主要者凡四：即伊塔通商章程、中俄北京續約、改訂伊犂條約、中俄續改陸路通商章程。茲將各章約之內容分析之。

（甲）伊塔通商章程

俄羅斯自彼得一世以來，常乘機應變，收攬中亞各部落人心，更移民居住，令與各地聯絡。逐漸使俄國商人往來於伊犂河畔，欲於新疆境內開闢通商之路。前一五七年（乾隆二十年）準噶爾餘黨附於俄國，清帝洞察俄人將爲邊患，先遣兵驅逐在喀什噶爾之商人。令除恰克圖外，不許俄人通商。俄人不得已，常優待浩罕人，經浩罕人手。轉售俄貨於新疆方面。然俄人直接與新疆通商之念實未嘗一日忘於懷也。至前六二年（道光三十年）洪楊事起，華南鼎沸。俄人乘機要求開放塔爾巴哈台、伊犂、喀什噶爾三處。准俄人通商，我國僅允許開放塔伊兩處。前六一年（咸豐元年）伊犂將軍奕山與俄官大佐可伯羅斯，訂立伊塔通商章程十七款，此爲中俄關於新疆商約訂立之始。該章程要點如左：

（一）兩國各設官照管本國商人事務，中國由伊犂營務處派員，俄國專派匡蘇勒官照管。遇有兩邊商人之事各自秉公辦理。

（二）俄商前來貿易，由該頭人帶領到中國，必須經伊犂博羅霍吉爾卡倫、塔爾巴哈台烏占卡倫進口。並須有俄國執照，呈坐卡官照驗。由坐卡官將人數及貨物數目聲明轉報。派官兵沿卡照料護送。

（三）俄商前來貿易，定於清明後入卡，冬至卽停止。倘於限期外，其貨物尚未售完，聽該商人在此居住。一俟售完，卽須還國。

（四）兩邊逃犯，須互相查拏送交。

（五）伊塔兩處，由中國各指定一草地給俄商放牧騎駝牲畜。各劃定一地區給俄人自蓋房屋住人存貨。各指定一曠地給俄人埋葬死者。

（六）彼此兩不抽稅

（七）兩邊商人爭鬬小事，卽着兩邊貿易官究辦。倘遇人命重案，卽照恰克圖現例辦理。（案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互市約第五款「兩邊人民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緝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

（八）俄商指定卡倫入境，及在貿易亭居住。貨物牲畜各自小心看管。如被竊盜，中國須嚴查究辦。

（九）俄商前往市街，須有俄國貿易官所發執照，方准前往。

（十）俄商得在自住房內，禮拜天主。

（十一）俄商帶來羊隻每十隻內，官買兩隻，每隻給布一匹。其餘一切貨物均在貿易亭，自由定價交易。

（十二）兩國商人貿易，不准互相賒欠。

此章程訂立之後，俄人經濟勢力始侵入天山北路。此章程賦予俄國之利益有二（1）兩不抽稅：兩不抽稅，雖是互惠待遇，但俄國推銷其製造物，而吸收我原料品，故俄獲利尤鉅。（2）俄國商人有事，由俄貿易官辦理，兩國商人爭鬬小事，由兩國貿易官會同辦理，人命案件，依照恰克圖現例辦理，實爲俄人在新疆享有領事裁判權之權輿。至於限制俄商自由行動之各點：如來新貿易，須在規定之時期內；須走指定之卡倫來往；須住在圈定之貿易亭內；

上街須有俄官執照；在限期外，貨物售完即須還國等。均於我國有利無害。

（乙）中俄北京續約

英法聯軍攻陷北京，駐京俄使居間調停，事平之後，市恩邀償，於前五二年（咸豐十年）訂立中俄北京續約，此約關於新疆通商事件者有三款，其要點如左：

（一）試行貿易喀什噶爾，與伊犂，塔城一律辦理。在喀什噶爾，中國指定可蓋房屋、放駝畜、置墳塋諸地，給與俄國商人。

（二）中俄兩國商人至通商之處，准其隨便買賣，亦准其隨意往市肆鋪商零發買賣，互換貨物，或交現錢，或相信賒賬俱可。居住兩國通商日期，亦隨該商人之便，不必定限。

（三）允許俄國在伊犂、塔城、喀什，設立領事官。中國亦得於俄京或他處設立領事官。兩國領事各居本國所蓋房屋，如願租與民房者，亦從其便。

（四）凡兩國商人遇有一切事件，兩國官員商辦。倘有犯罪人，各按本國法律治罪。

此約為天山南路開放之始。伊塔通商章程，與此約相比較，則後者賦與俄人之利益更大，蓋除前時章程所規定各項外，復多得數種權利：(1)喀什通商，與伊塔一律辦理。(2)伊、塔、喀三處，俄國均得設立領事官。是為新疆有外人領事官之始。(3)俄商得任便居住遊歷，不受日期之限制。(4)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

（丙）改訂伊犂條約

北京續約訂立後四年，新疆回亂大作，天山南北各城相繼失守，幸存者僅鎮西而已。其時俄人藉口保護邊境安寧，出兵佔據伊犂。我國提出質問，俄乃聲明代收代守，及回亂已平，中國索還伊犂。乃有前三一年（光緒七年）改訂伊犂條約之締結，該約關於新疆通商事件者，其要點有四：

（一）俄國照舊約在伊犂、塔城、喀什設立領事官外，亦准在吐魯番設立領事官；蓋房、遊牧、置墳等地，概照前例辦理。其餘如哈密、烏魯木齊、奇台，俟將來商務興旺，始由兩國陸續商議添設。

（二）准俄商在伊犂、塔城、喀什、烏魯木齊、及關外之天山南北兩路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由兩國議定稅則，廢止免稅之例。

（三）兩國人民因貿易發生爭端，應由領事官與地方官公同查辦。

（四）此約所載通商各條，自換約之日起，於十年後可以商議修改。如十年限滿前六個月未請修改，仍照行十年。

此次俄人所得權利，除從前章約所載各項外，復攫得天山南北各城貿易之免稅特權，其收穫不可謂不大！自是以後全疆各城均有俄商之踪跡，俄人之經濟勢力，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丁）中俄續改陸路通商章程

伊犂改訂條約附有中俄續改陸路通商章程內容共十七款。與新疆商務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若干款。其要點如左：

（一）兩國邊界百里之內，准中俄兩國人民任便貿易，均不抽稅。關於稽查貿易，得各按本國邊界限制辦理。

（二）俄商來天山南北兩路貿易，祇能經章程附單開列之卡倫出入。並須有俄國貿易官所發之中俄文執照。

（三）運到天山南北之俄貨未經銷售者，准其運入嘉峪關。或由嘉峪關運入內地。但須依照章程納稅，發給運貨執照，查驗放行。

（四）俄商運俄貨至嘉峪關銷售者，應納入口正稅（値百抽五）之三分二。若由嘉峪關運入內地者，應加納子稅（値百抽二·五〇）。

（五）俄商在嘉峪關買土貨運回國者，應納出口正稅。由內地買土貨經嘉峪關回國，如該貨在他口已納足出口正稅，有稅單可憑者，不再重徵。

（六）俄商在嘉峪關販運別國洋貨回國，如該貨已交正稅子稅，有單可憑者，不再重徵。倘祇交過正稅者，應在該關補交子稅。

（七）俄商運貨回國，沿途不得銷售。如違者，其貨全部入官。

（八）俄商不得包庇華商貨物，運往各口。

案右列章程一二三各款，均直接與新俄貿易有密切關係，無庸贅述。至其他各款，與新俄通商亦有間接關係。因爲俄商運貨出入嘉峪關，必取道於新疆，其所納貨稅，較華商負擔爲低，因此沿途銷售，或包庇華商運貨之事，層

見疊出。新俄商務糾紛案件，多由於此。特摘錄其要點如右，至於沿途銷售，及包庇華商運貨各情形，容於後節詳加敍述。

綜觀以上各章約，新疆對俄開放通商可分爲三期：第一期始於伊塔通商章程，僅開放天山北路之伊犂塔城二處；第二期中俄北京續約，加開天山南路之喀什噶爾准俄人通商；第三期爲伊犂改訂條約開放天山南北各城均准俄人通商。俄人得寸進尺，由局部之一二地方而推廣及於全疆，自是以後，俄人歷世企圖之新疆路線完全打通。

（二）新疆俄商概觀　俄人在新疆通商，既獲得條約之根據，乃從事實上銳意經營，其進步之神速殊可驚嘆！茲根據史實，從各方面考察俄人商事之概況：

（甲）新俄通商孔道　俄人來新貿易，須經指定之卡倫，載在通商章程，當時開放之路線有四：

(1)塔城之葦塘子
(2)伊犂之尼堪
} 對天山北路之塔城、伊犂、烏魯木齊、奇台、哈密等處貿易。

(3)烏什之伊布拉
(4)喀什噶爾之明約洛
} 對天山南路之烏什、吐魯番、阿克蘇、喀什噶爾、沙車等地貿易。

是爲新俄貿易之四大孔道，凡出入國境者必遵由上列四卡倫。至於入境後南北各城任其往來，並無限制。惟俄人因交通關係，謀事實上之便利，常自劃南北兩路之貿易線而已。在俄國境內亦設南北兩總匯地點：北路以斜

米；南路以費爾干。凡對新貿易出入百貨，均以此兩地爲集散中樞。

（乙）新疆之俄國領事館　俄國在新疆置總領事館一，設於省城；領事館三，分設於伊犁、塔城、喀什三處。先是依伊犁改訂條約，吐魯番允許俄國設領事官：烏魯木齊、哈密、奇台、允將來商務興旺，兩國商議添設領事官。前二五年（光緒十三年）俄方要求設總領事官於省城。我方亦根據條約要求天山南北兩路中俄貿易，訂定稅則，廢棄「暫不納稅」之規定。俄方乃飾詞延宕，兩作罷論。後四年俄方又重申前請，我方亦要求商議收稅，俄方始終堅持商務未興旺，往返辯論，又無結果而罷。再後四年駐京俄使，復舊話重提，唯預知我方必要求收稅，故自動建議：撤廢吐魯番領事官，移設於省城。我總理衙門竟許其請，失去訂立稅則之好機會，殊爲可惜。自此以後，省城始有俄國總領事館。至於哈密、奇台終清之世，俄國未設領事館。

俄國領事官職務，除一般之處理商務外，復兼營副業，如辦道勝銀行、郵政、電報、學堂等。又裁判俄商訴訟，及會辦中俄商民訴訟，亦爲俄領事官主要任務之一。惟中俄間施行一種特別制度以判結中俄人民相關案件，是爲「司牙孜制度」。自此制推行，俄領事官之裁判職務免減極多。

○附錄　司牙孜制度

司牙孜制度是判理中俄邊境人民互控案件之一種特別制度。此制度之緣起，是由於新疆沿邊數千里，與俄疆相毗連，兩邊民族，極爲複雜，如哈薩克、布魯特、中俄兩屬皆有；新疆回部人民與中亞浩罕人，宗教、語言、風習、大致相同，或隨牧移徙，或往來經商，交接日繁，糾紛時起。且邊民慓悍成性，搶奪劫殺諸事，迭出叢生。殺人越貨者，以鄰境

為淵藪；爭財攘產者，以外籍為護符。因此，兩國邊民互相加害，互相控告，積案纍纍，不可爬梳。法窮則變，乃有司牙孜制度之產生。司牙孜之譯義，是淸理積案之意。此法之創始，由於塔城參贊大臣錫綸，鑒於中俄間積案甚多，從前俄人佔領伊犂時，嘗藉口積案未淸延宕不交。至伊犂改訂條約成立，償以九百萬盧布作為全結。故錫綸於前三〇年（光緒八年）行文俄屬七河省巡撫，商議舉行司牙孜辦法。而俄方亦深知其中亞屬地各民族之特殊情形，關於彼等案件，斷非中俄兩國法律所能處置者，因此卽覆文贊成斯舉。其法：由雙方官吏將歷年積案，彼此互相知照，卽凡俄屬人民越華境所犯行為，經人控告有案者，由我交涉局造册送往俄領事館；凡華屬人民越俄境所犯行為，經人控告有案者，由俄方造册送達我方當局。兩方各根據案情，預備傳集人證，約定日期，擇交界適中地點，兩國各派官員，前往會同審訊。審訊不用中俄兩國法律，而依回教之舊俗，持經設誓，以判曲直。曲者償貨物或牲畜給與直者。其戕殺劫掠兇手在逃未經緝獲之案，則由兩國官吏，比較案件之多少，互相抵除。若一方案件較少，不能相抵，則議給償款。各有定章，遵照辦理。俄方官吏往往虛報案件，恃強欺詐，不可究詰。經一次審結之後，無論何人均不得違章瀆控。此次初辦共結案七十六件。但屬試辦性質，未為定例。後三年塔城舉行第二次司牙孜，共結束一百八十四件。

前二四年（光緒十四年）錫綸升任為伊犂將軍，見伊犂中俄積案甚多。其中有中國官兵及漢回人民被害案件。又根據塔城辦理司牙孜之經驗，深知此法有利無弊。於是復與俄方商議依照塔城成例辦理。得俄方覆文允辦。並定於霍爾果斯河迤北，中俄交界之克依地方，設立會所，兩國派員共同會審。且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但實際上不一定三年一屆。）

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新疆巡撫潘效蘇，以喀什噶爾自通商以來，中俄積案纍纍，奏准依照塔城成例，與俄方會辦司牙孜制度。行文俄方亦得其覆允。於是兩方各派員集於浩罕地方會審。關於烏什地方之中俄積案歸併於此合辦。自是以後，與俄鄰接之三大口岸均行此制。成績優良，解決案件甚多，玆列一表如左：

中俄司牙孜歷屆結束案件表

	塔城	伊犂	喀什噶爾
光緒八年	七六件		
十一年	一八四件		
十四年	一、五三四件	一、五〇〇件	
二十一年	二、六〇〇年		
二十三年		二、〇〇〇件	
二十六年	五、三〇〇件		
二十九年		一、七〇〇件	一、六九八件
三十三年		二、一五〇件	
三十四年	七、七〇〇件		
宣統元年			二、八八七件
合計	一七、三九四件	七、三五〇件	四、五八五件

自塔城創辦伊喀照行，廿餘年間各地共舉行十二次，解決案件計二萬九千三百二十九件。自此制施行之後，所有中俄商民交涉案件除一二西方俄商（即俄本國斯拉夫人）之訴訟案件，歸俄領事官會同我國地方官辦理外，其餘俄屬商民一切案件統歸司牙孜制度判結。因此，俄國在新疆之領事裁判權，大失其作用。考此制之所以成功實由兩國邊地內信仰回教之各民族，均深信宣誓賭咒之緣故。兩國邊吏即利用宗教之力量以代替普通法律之效能，誠為我國邊疆上一種特殊制度，吾人不可不知者也。入民國後即同屬本國籍之哈布種人，亦嘗施行此制。

（丙）新疆之俄國貿易圈地　天山南北各城，均有俄商之踪跡，而載在條約須劃地給俄商蓋房屋者，祇有伊犂、塔城、喀什噶爾、及烏魯木齊四處。此等地區稱為貿易圈地。茲分別述其劃地之經過：(1)伊犂於咸豐初年，伊塔通商章程成立後，即闢有中俄貿易市場，劃地給俄人自蓋房屋。回亂時，俄人代收伊犂，另於距城東一二里地方之金頂寺闢為新商場，市肆宏暢富庶，鱗次櫛比，號稱繁盛，為各城之冠。俄國領事駐於寧遠城外。(2)塔城亦於咸豐初年中俄通商之始，即於漢城西北隅，劃定貿易圈地，建造市場。回亂時，盡燬於火。前二九年（光緒九年）更於城東北隅，重開新市場。至前一四年（光緒二十四年）俄方以圈地不敷，請於舊地北邊山梁高地，擴充為市場。我國以北山據形勝，漢城倚為屏蔽，不許其請，而另給以楚呼河東岸地方。(3)喀什噶爾開放雖早經條約訂定，但因回亂遷延，至前三〇年冬，俄領事署始設於城北。尚未劃分貿易圈地，俄商但就北關租賃民房，與華人雜居。(4)烏魯木齊於前一六年允許俄設總領事館於此，同時於省城外劃定貿易圈地。各地之貿易圈地俗稱為洋行街。

（丁）新疆之俄僑分布情形　俄商在新疆不須納稅故奔走偕來，如水赴壑，天山南北各城，無不有俄籍商人之踪跡！據宣統元年間調查全疆計有俄籍商民，戶數約二千一百餘家，人口男女約一萬人以上。同時期之新疆人口約二百萬人。是俄商人口佔新疆人口二百分之一。其分布地區，以北路之伊犂屬各城爲最多。如寧遠城有戶一千一百餘，男女三千三百餘人；惠遠、綏定、霍爾果斯、塔勒奇三城共有二百餘戶，口數不詳。其次是塔城，有？戶男女三千八百餘人。南路以莎車城最多，有二百八十戶男女七百餘人。其次是喀什噶爾，有一百餘戶男女三百餘人。然俄籍商民雖有萬人，但屬於斯拉夫之俄人僅百居一二，其大部均是俄國之屬地人民，如哈薩克人、安集延人、布魯特人，浩罕人，西伯利亞人、波蘭人等，其中散處塔城伊犂者以哈薩克人爲最多；分處南路各城市者以安集延人爲最多。此外又有新疆回人貪圖免稅利益而加入俄籍者亦不少。玆列一新疆俄僑分布區域表，以供參考。

新疆俄僑分布區域表（宣統元年調查）

塔城	戶	男二、四八七 女一、三五七人	鄉約一人
寧遠城	一、一六三戶	男二、〇六二 女一、二六三人	鄉約一人
霍爾果斯	四五戶	?	鄉約一人
惠遠城	五一戶	?	鄉約一人
莎車	二八〇戶	男五一二 女二二〇人	鄉約一人
喀什噶爾	一一二戶	男一九五 女一〇七人	鄉約一人
溫宿	五六戶	男九六 女一六人	鄉約一人
葉城	四六戶	男五〇 女二三人	鄉約一人

地名	戶數	人口	鄉約
綏定城	四六戶	男九四 女三二人	鄉約一人
塔勒奇	一六四戶	?	鄉約一人
奇台	三〇戶	男六九 女七〇人	鄉約一人
迪化	一九戶	男九八 女九〇人	鄉約一人
		又散商三八四人	
阜康	六戶	男六 女三人	
孚遠	三戶	男八 女一〇人	
哈密	?	?	
鎮西	?	?	
烏什	四〇戶	男一二七 女一〇九人	鄉約一人
庫車	三三戶	男四一 女四七人	鄉約一人
英吉沙爾	二九戶	男四五 女三二人	鄉約一人
于闐	二六戶	男三八 女三〇人	鄉約一人
吐魯番	一九戶	男四四 女三九人	鄉約一人
和闐	一二戶	男二五 女一四人	
巴楚	一〇戶	男一七 女一三人	
沙雅	七戶	男一三 女一三人	
伽師	六戶	男女八人	
婼羌	三戶	男七 女三人	
疏勒府城	二戶	男五 女人	
焉耆	二戶	男四 女人	

輪台	一戶	男三人 女一人
柯坪	一戶	男二人 女一人
	六八五戶	一、八九〇人
合計	一五二七戶	八、〇三三人

南北兩路合計九千九百二十三人。但尙有數處，僅知其戶數者，亦有戶口均不明者。合計之，必在一萬人以上。南北兩路相較，相差甚大，約八與二之比例。考北路中俄籍民混雜已極，而伊犂尤甚。當俄佔領伊犂時，官商屋鋪，概爲所踞，散漫而居。收回伊犂時依條約有「田地照舊營業」之規定。於是，城廂內外鄉村地方，均有俄人與華人雜處。往往欺壓平民，爭佔水利，抗納糧餉，違約滋事，種種弊竇，迭出叢生。而地方官吏，每以事成之後，不認眞交涉。而俄人益放縱恣肆。甚至相沿成習，南北各城，凡有俄商踪跡者均有此種情形。卽英屬商人在南疆一帶亦有效尤俄人者，但尙不及俄人之在伊犂之橫暴程度而已！

（戊）新疆俄人商務之進展情形　新疆俄國商務之進展，以伊犂條約訂立之後，速率尤大。因有種種機緣促進其商業之發達。如：（1）新疆平定，時局安寧，內地華人出關者日衆，人口增加，需要亦多。（2）俄商有免稅特權，華商須抽釐稅。（3）俄政府奬勵商人輸貨入新疆，凡積荷馬一頭者，給奬勵金十六盧布。（4）新疆開省後，各種建設事業逐漸進行，本地土產原料日見增加，正合俄方之需要，同時又需要多數工業製造品，俄貨正宜於推銷。（5）

新疆與俄境毗連，交通甚便，商業自易進展。反觀新疆與內地各省相距殊遠，運輸困難。與印度、阿富汗等有葱嶺、喀喇崑崙兩大山脈谿谷險阻，且積雪封道，一年開凍通行者不過數月。因此亦足以助成俄新交易之頻繁。(6)俄國新獲得中亞各回部地區，地瘠民稠，需物甚多，其時俄國東方鐵道尚未成功，各種貨物運自中國，比之運自俄國西部，運費少，上稅輕，物價自然低廉。且茶葉大黃爲中亞各地人民所嗜好，只磚茶一項而言，出口歲值數十萬兩。（按此項貨來自內地，非新疆土產，但經由新疆出口，與本省商務不無關係。）(7)新疆與中亞兩地之經濟物自昔交流不竭，兩地之商民歷來互市頻繁。訂約通商之後，旣有保障，復有優待，商人趨利如水赴壑。凡此種種機緣，均是促進新俄通商進步之大原因。故俄人在新疆貿易日新月盛。俄國又於伊犂、塔城、喀什噶爾等處次第分設道勝銀行，爲俄方在新疆之金融大本營。辦理銀款之借貸，存放匯兌諸業務；兼發行紙幣，內外商民，頗爲信任，勢力極爲雄厚，伊犂、塔城、喀什三處發行紙幣有五百萬盧布之多，其勢力之大，可以想見。於是盧布羌帖充斥闤闠，市民交易，非俄票不行，中國錢幣，尋廢而不用。彼貴如珠玉，我賤若糞土，易中權衡，操於俄人之手！於是金融大權，完全被俄商操縱，俄人商業愈形活潑，日趨於興旺。積二十餘年之經營，下至清末，新疆市場幾乎全爲俄貨所獨佔！

新俄交易品之種類，出口以原料品爲主要，入口以製造品爲大宗。凡出口土貨，由漢口取道嘉峪關，到新疆各卡出境者，以磚茶爲第一位，次大黃、川椒、白蠟之屬；在新疆採辦者，以牲畜皮毛爲大宗，次棉花葡萄，次狐獺皮，次氈絨製造品。進口貨以布匹爲大宗，次呢絨綢緞，次鐵器、銅器、磁器，次白糖、熟皮、火柴、鐘表玻璃等製造品。此是對俄出入口貨物之大概情形。光緒十三與十四年間，新俄貿易，出口多於入口，兩項價值，若十與二之比例。至光緒末年，變

爲入超。茲列一表於左，以供參考。

新疆對俄出入口貨值表　省城商務總局調查。阿爾泰區不在內。以兩爲單位。

		鎮迪道	伊塔道	阿克蘇道	喀什道	合計
光緒三十一年（前七年）	入口	四二六、九五九	八三四、九三九	三二、五五五	一、〇七二、六六五	二、三六七、〇八九
	出口	四六五、九九七	五一二、八一五	二六、九〇四	八八八、九九八	一、八九三、六八四
光緒三十二年（前六年）	入口	七〇六、七二六	一、〇〇三、七四五	四二、六八七	一、八二八、二八〇	三、五八一、四三八
	出口	五七六、〇四八	五三五、二一六	三七、七〇一	一、七三二、一〇〇	二、八八一、〇六六

觀上表，光緒三十一年入超四十三萬二千四百零五兩，三十二年入超七十萬零三百六十八兩。可見新疆商業不能與俄人競爭，兩年之間，流入俄國者一百十餘萬兩銀。新關之貧瘠省區而有如此大之漏巵，殊可驚人也，若以兩年相比較，第二年入口溢出一百二十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九兩，出口亦溢出九十八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兩，又可見新疆實業漸趨發展之現象。

（三）俄國之六項要求　伊犂條約關於通商各條本規定：『十年後可以商議修改。如十年限滿前六個月未請商改，應仍照行十年。』又關於俄商在天山南北各城貿易免稅問題，亦規定：『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時由兩國議定稅則，廢止免稅之例。』我方根據此兩條歷屆向俄方交涉修改，均無效果。宣統三年第三次滿期又將

屆臨，我國正準備提出修改意見，而俄方爲先發制人計，突於當年一月間，向我國提出六項要求，並聲明：「所記六項，有一不允，俄國政府卽不認中國政府有維持善鄰之誼，將取自由行動。」云云。其要求六款如左：

（一）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之條約，及其他國際條文，皆除兩國邊界一百里外，（案：陸路通商章程規定：「兩國邊界百里內，准中俄兩國人民任便貿易，均不納稅。」）俄國政府制定國境之稅率，不受限制。國境彼我一百里線內，兩國土產及工業品，均無稅貿易。

（二）中國領土內之俄國臣民，關於行政裁判，歸俄國官憲管轄；所有中俄人民訴訟案件，應歸中俄審判員，會同辦理。

（三）蒙古及天山南北諸地方，俄國臣民得自由居住。不受何等獨佔及禁止之妨害，且一切商品皆爲無稅貿易。

（四）俄國政府於已設領事館之外，更於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奇台四處有設立領事之權。此權利之實行，雖應與中國協商，然是等地方，兩國人民屢起訴訟，足見實行此權利，爲不可緩。

（五）中國官吏須認俄國領事對於管區內之權能。關於兩國人民訴訟，不得拒絕俄國領事官會審。

（六）俄國於伊犂、塔城、庫倫、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科布多、哈密、奇台、向有設立領事館之權。俄國商民在上列各地及張家口，有購置土地，建造房屋之權。

我國接到俄方照會，答覆六項要求，大體承認；惟以議定關稅，爲增設領事之交換條件。乃俄國認此答覆爲不

滿意，調動軍隊以武力恫嚇。時革命軍風起雲湧，清廷積弱至極無如之何，不得已完全承認之。案此項要求爲清政府與帝俄政府，關於新疆商務之最後交涉。我國喪失權利，較於伊約所失更多二點：（1）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奇台等處，祇預約俄國得設領事館於其地。至此次六項要求成立後，俄國得卽時增設領事館。（2）前文所列有俄國領事館各地方，允許俄國商民有購置土地，建造房屋之權。從前各商約，規定由地方官指撥地段給俄商蓋房，此則許俄商自行購地建房。至於俄商享有之免稅特權，則繼續存在！

我國政體變更，民國成立。而俄國亦於民國六年發生革命，以前各約悉歸無效。新俄通商關係暫時停頓。

第二節　新英之商務

英國對於新疆之野心，在政治方面，嘗援助阿古柏，以離叛淸室；又與俄國私分帕米爾，此爲侵擾我安全，蠶食我領土之見於事實者也。其在經濟方面，亦極力培植印度、阿富汗商人在南疆一帶之商務勢力，欲分新疆經濟之一臠：中英間雖未訂有關於新疆商務之條約，惟英人援「利益均霑」之說，享受中國賦予俄國之一切片面優越權利。然而因新阿、新印之交界，萬山重疊，積雪阻途，行旅困難，貨不能暢其流，不若新俄交通頭頭是道，故英屬商人不能與俄商角逐於新疆，其勢力遠遜於俄商之下。

（一）英人效尤享受權利　英商多在南疆一帶，皆是所屬邦印度、阿富汗等部之商人。英國本土人千不得一。各部商民在昔均同華商一律照章納稅，自有「俄商暫不納稅」之規定後，駐喀什噶爾之英官馬繼業，爲保護

其屬部商民計，乃援利益均霑之例，要求免稅，於是新疆外商無一納稅之人矣！不但此也，俄僑在伊犂產業，不須上稅，英僑在南疆產業亦然。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英人亦享有之。俄僑常擅放牧場，霸佔水利，英僑亦效尤之。俄領事常勾引華人入其籍。常包庇華商運貨，避免上稅，英領亦優爲之。

英國駐新疆之領事，祇有喀什噶爾一處，其設立也，亦非根據中英條約。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英使以喀什噶爾向有英商貿易，雖商務蕭索，遠不及俄商勢力，惟英人往來遊歷者，率於其地爲理裝停頓之所。於是要求我政府，許其派員駐紮，名曰駐喀遊歷官。辦理中英交涉暨商務遊歷事宜。至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七月，英駐喀遊歷官馬繼業改爲領事官，從英政府之請也。

（二）英商放債盤剝華人　印度、阿富汗等各部商民運來貨物，售於本省回民，多生賒帳之法，利息極重，回民受其盤剝，以致傾家蕩產者常有之。回民貧不能償，彼商則投訴於官府，比限勒追，敲呼之聲，騰於道路。在先俄商原無此種惡習，其後亦尤而效之。因此而引起糾紛，日見繁雜。莎車知府汪步端有見及此，於前三年（宣統元年）與英領交涉，訂立取締英商放帳章程，其大要：凡賒帳須由華商總與英商總同意，須察實債務人之能力，酌定債款之數量，不得濫放。利息亦有規定。自是以後，英商稍就範圍，放債盤利之徒較爲斂跡。茲將新省英僑分佈區域，列表如左：

新疆英僑分布區域表（宣統元年調查）

地名	戶數	男女口數	僑民原籍
迪化縣	福音堂一	牧師一人	
吐魯番廳	五	男五人	阿富汗人
輪台縣	一	男二 女一 人	印度人
庫車州	一一	男二一 女二〇 人	英人(?)
温宿府	一五	男二六人	印度人
柯坪	一	男二人	印度人
巴楚州	二一	男二六 女二五 人	興都斯坦人
伽師縣	一三	男一六人	印度人
英吉沙爾廳	二一	男二一 女一一 人	印度人
莎車府	一、一〇四	男二、一二八 女六八三 人	印度 阿富汗 克什米爾 英 人
葉城縣	四〇	男三二 女二〇 人	印度 阿富汗 人
和闐州	一九	男二八 女二三 人	印度人
于闐縣	六	男八人	印度人
合共	一、二五七戶男女三、〇八七人		

本章主要參考書

中俄約章彙編

國際條約大全

新疆圖志「實業」「賦稅」「食貨」「交涉」各志

新疆之三大問題（華企雲著）

下編

第一章　新疆統一及其憂患

民國元年至十七年主持新政者爲楊增新，增新字鼎臣，雲南蒙自人，光緒己丑科進士，籤分甘肅卽用知縣，歷任甘肅藩署薪餉委員、文案等職、旋署中衛縣，政績優異，升河州知州，復保升知府而至道員。光緒末年，新疆藩司王樹柟言諸新撫聯魁，奏調來新，以道員候補。旋補阿克蘇兵備道，未幾調鎭迪道兼提法使。革命軍起，代袁大化而爲新疆都督。後改爲省長兼督軍。

楊氏才智絕倫，機警過人，一身兼統軍民兩政，垂十七年，先後統一新疆伊、塔、阿爾泰之政權，調和各族之人心，改良吏治，開闢荒地，平定內亂，抵禦外侮，其結果使新疆安如磐石。反觀內地，鼎革以來，干戈雲擾，自相殘殺，民不聊生，國勢日弱，惟新疆既不捲入內戰漩渦，復不被外人侵凌，洵不愧爲塞外桃源。本章將新疆之革命，與楊增新取得政權之由來，及其在職時之各種內憂外患，一一詳述之。

第一節　迪化革命

滿清政府之衰也，屢挫於列強，割地賠款之不足，復訂立種種束縛條約，因此政治被人干涉，經濟任人搾取，文化受人侵略，全國民衆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於是有中華民族之救主世界人類之導師孫中山先生應運而起，組織同盟會，提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五族共和政府，其說一出，有志之士聞風響應，故同盟會會員佈滿國內外，到處起義，前仆後繼，曾不稍懈，雖遐荒之新疆，亦有革命種子散佈其地，此迪化、伊犂革命之所由來也。雖失敗成功原有不同，而足供吾人之憑弔紀念則一也。

（一）革命前之驚擾　新疆番漢雜處，五方輻輳，多游勇流氓哥老會，習性梟桀，往往乘內地有事，聚衆起事。庚戌六月，有王高升者揭竿起事於迪化，一夫攘臂，四起響應。三十載之廛肆菁華積聚，燔爲灰燼，於是羣不軌之徒以官府之易與也，居恆蓄意快志，常覬地方之多故，思得間以求一逞。街巷偶語，輒以甘心八大家爲詞。八大家者迪化津商之巨擘也！辛亥九月，西安起義，警報傳至省城大震，革命黨人躍躍思動。於是有十一月初九日迪化革命之役。

先是有湘人劉先俊者，爲留日陸軍學生，因戚介紹，投効於新疆。巡撫袁大化委以督練處教練官，不受。堅辭求去。復贈予旅費又不受，而請給驛馬，馳傳東歸。時兵事方棘，秦隴道梗，袁慮其假官符以生事也，故不許其請。當是時，東南革命軍起，各省獨立之檄，喧傳道路，謠言繁興，新省官民惴惴憂懼，以爲變在旦夕，但未知變之所從起也。有密告者，袁大化一鎮之以靜，以爲新疆邊陲之地，密邇強鄰，兵單財乏，無一足以自立，且人民知識程度，不及內地什一，宜保土安民，以觀其變，不宜張空名召實禍，故不贊成革命，令敢有暴動者，是爲亂民，殺無赦。然自是以來流言四布，

居民數驚。督練公所門前，得匿名揭帖，聲言將於某日起事。城中商民，頻遭禍亂，創鉅痛深，懼蹈往歲覆轍，乃首先告變，謂劉先俊實主其謀。時十一月朔日事也。於是官府戒嚴，上下震驚。袁令馬隊營官劉雨沛，密偵先俊蹤跡，迫令出境。劉雨沛奔走三日，偵騎四出，竟不能得。初七初八兩日，哄傳事變將作，人民持錢帖向店肆兌換現錢者，途爲之塞。而津商八大家門前，擁擠尤甚。兵警分布彈壓，如臨大敵。

（二）起事之情形　初九日有黨人某某詣轅投首，呈名單一紙，大半皆哥老會中人，而先俊實爲其首領，潛通標營，散放票布。袁不動聲色，召集衛隊，嚴裝以待。部署已定，先捕獲黨人總統唐小雲，幫統陳光模，殺之。時已薄暮，先俊知謀已洩，突率黨徒百餘人，左臂纏白布，各持槍械，假作巡夜之狀，直攻撫署東營。東營兵之小部欲爲革黨內應，被幫帶某極力鎮壓，手殺數人，始慴伏不敢動。衛隊隊官王學斌督隊襲擊革黨於督練公所牆東，擊死黨人數名，王學斌亦受傷。革黨取東營之計失敗。復進撲陸軍礮營，斬關直入，督隊官鄧玉山，躍登短垣，周呼指揮。革軍舉槍射殺之。適有礮兵三十名，荷槍將出巡，與革軍遇於門外，互相射擊，屢進屢退。革軍知敵有備，舍之而去，取礮營之計又失敗。復進攻警察第一區，遇區官桂瑞麟率警開槍迎戰。先俊計劃，先攻礮營，奪礮登城，轟擊各官署，今數處皆不得手，士氣大沮。乃紛紛潰退，入據協營衙署，爲負固之計。

是時袁已飛檄調陸軍馬步隊入城，包圍協署，分扼要隘。先俊知事不可爲，黎明易服潛出，匿於劉猛將軍祠後水圈中，爲敵所捕。袁命以軍令收東營槍械，罪止首要，餘皆不問。傳令至協署，不納。彈數從門隙飛出。袁又殖手諭，矢以大信，革軍不聽。擾攘終宵，至於翌晨，猶死抗不屈。中午，袁令陸軍協統王佩蘭，置大礮於東城樓，轟擊協署。王因擅

神破手之名，瞄測極準。連發三彈皆命中。革軍震慄，始繳械受縛。閱二日而事平。是役也，革黨首領先後被捕者有劉先俊、唐小雲、陳光模、陳菊芳四人，志士陣亡者數十人。

當局籌善後之法，凡東營協營兵願歸農者，撥迪屬荒地，給以恩餉，至來年可耕之日為止。其願充兵役者，解送南疆，補營卡空額。計遣散二百餘人。民元後南疆哥老會勢力之興盛，此次被遣之兵有以助長之也。

（三）失敗之原因　迪化革命失敗之原因有四：（1）劉先俊到迪化祇有二月，情形未熟悉，人事未聯絡，運動未成熟，計劃未周詳，此為失敗之主要原因也。（2）袁大化巡撫新疆之初知陸軍氣習浮囂，非更換軍官，不能整頓，自協統標統隊官排長之類，皆換用關內帶來之親信人員。劉先俊在省運動革命時，陸軍軍官皆不附和。（註一）劉乃運動撫標中路巡防隊以起義。袁卒用陸軍力量以平定事變。（3）劉先俊聯絡之哥老會徒其中有志之士雖不敢謂為全無一人，然大多數皆為流氓不識革命之真義，志在藉機劫掠者。此輩平日街談偶語，輒以甘心津商八大家為詞。商人聞之，咸有戒心。當劉先俊被鞫訊時，承審官問曰：「爾所糾合之哥老會匪，亦知革命乎？能保秩序乎？設奸虜焚掠，爾能禁止乎？」皆應曰：「不暇審計。」官復指諸囚俘而詰之曰：「彼輩皆市井無賴，能助成大事乎？」則曰：「此大失著。固知其無能為役也！」（註二）（4）商人祇重私利，不明種族大義，更不識革命主旨，且鑒於去歲焚劫之禍，以為劉先俊領導之革命亦事同一律，故不惟不敢附和，而且首先告變。有此數因；故迪化革命終歸失敗，志士頭顱，埋沒於荒煙蔓草中，寂寂無聞於世，玆可慨已！然不旬日，伊犂革命繼之而起。

（註一）見補過齋文牘卷呈報新疆軍隊情形。

（註二）參看辛亥紀事（見鍾廣生著西疆備乘及袁大化著撫新紀程）

第二節　伊犂革命

迪化革命之失敗，繼之以伊犂革命，後者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是以新軍爲革命之中堅，二是得各族贊助爲革命之後盾。古人云勝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徵於迪、伊二役而益信。

（一）革命之動機及其醞釀　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秋，武昌日知會爲滿人所破獲，捕去革命同志，計有劉敬安，朱子龍等九人。其時黨人如馮一（即馮特民）馮大樹等，皆因重大嫌疑，不能久匿武漢，且清廷索之甚急，因思有以逃避。適湖北陸軍四十二標標統楊纘緒奉清廷電調出關，任駐伊犂陸軍協統。楊爲日本陸軍戶山學校畢業生，在日本即已加入同盟會，回國後雖任職清廷，暗中則仍致力革命運動，故與馮特民，馮大樹等過從甚密。日知會案破，馮等不能安居內地，楊亦有在邊疆另謀發展之意，遂祕密攜此革命之種子，以期散播於邊陲，於是馮特民、馮大樹、李輔黃、郝可權、李克果、方孝慈、徐叔淵、辛澤宏、李英、周輔臣、藍少華等十餘人，皆雜於楊之軍中，隨楊出關。行抵西安，李夢彪加入；至蘭州，鄧寶珊亦願同往。因均同赴伊犂，而邊遠荒漠之新疆，從此遂瀰漫革命之空氣。

楊纘緒至伊犂後，即將同去之革命份子，分佈於軍隊暨各機關中，極力運動革命。並創辦漢滿蒙回四種文字日報，籌設高初兩等校學。復命馮特民，李輔黃等運動鄂派軍人，李夢彪運動陝派軍人，馮大樹則運動該地回教徒及綠營。當時回教首領，因深恨左宗棠等在西北屠殺，尚與漢人挾怨。馮大樹乃告以『左宗棠雖漢人，但係滿清臣

子，左之屠殺，係奉滿淸諭旨，其過當在滿淸。滿淸屠殺漢人，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屠殺回人，都是同一手段，今値漢人復仇之時，回人正應起來共同革命」等語。回民於是乃有相當之覺悟。不過邊遠區域之革命，其危險固什百倍於內地，非至運動成熟，其結果必遭失敗，因爲邊陲有事，往往授異族侵略之機會，且滿蒙哈薩克及回民等，均富有戰鬭力，又多反對革命，全疆漢人無多，同志復佔少數，事苟不成，其後患不堪設想。且外人虎視耽耽，動輒受其牽掣。伊犂將軍廣福，爲人忠厚，頗得軍民信仰，故數年來竭力聯絡各族，運動軍隊，雖入黨者已日漸增多，然究不敢率爾起事。卽至辛亥十月間，劉先俊、彭翼仲、溫世霖等利用回教，聯絡湘軍起義於迪化時，馮特民等躍躍欲試，楊纘緒則仍主持以鎭靜。及劉事敗，伊犂空氣，亦逐漸緊張，而其時伊犂將軍，則已更調志銳繼任矣。

志銳本由淸廷自杭州調來。其人精明強幹，惟性質極貪婪兇殘，復以身爲光緒愛妃之兄，故益肆暴虐。彼至伊犂時，長江各省形勢已變，消息傳至伊犂，人心浮動。而伊犂所有軍隊，多半自南北洋調來，不免有所疑忌，遂將協統楊纘緒所統各團營軍官士兵，全行解散。是時多數兵士，皆自滿蒙旗挑選來者，所有各令所服之皮衣皮褲，悉爲公家之物，志銳因遍令全數繳庫存儲，楊纘緒以天氣嚴寒，兵士無衣，必致凍斃，乃婉懇志銳，暫允各兵士穿回遊牧地再行繳庫。詎知志銳於各兵士離營後，暗派四領隊大臣率隊於其經過之各要道，將皮衣褲悉數截下，以致各旗兵士，忍凍而回。遣回關內之軍官，又遲遲不給旅費。楊纘緒乃托詞辭職。在先志銳來伊犂時，曾帶來多數僅値銀一、二錢之氈帽，各處勒消，索値每頂銀一兩，至期無銀繳納，則須納羊一頭，再逾期則須牛一頭，幾超過原價數十倍。至是已屆收賬期，人民稟此剝削，怨聲載道，益以繳皮衣之事，軍民無不恨之切骨。楊纘緒等知有機可乘，乃遣黨人馮特

民，郝可權，李輔黃等，從中脇導，積極活動，而管理南庫軍火之黃立中，亦於是時暗沁加入，革命勢力，愈加雄壯。時楊纘緒猶在準備交代中，兵權固仍在握。至是乃極力聯絡新回首領及其有權勢者，又遣馮特民聯絡哥老會首領四川人徐開陽（字三泰）。蓋當時軍標，鎮標，綠營各官兵，太半係哥老會中人，故徐之潛勢力頗巨。因由楊纘緒用協統關防，秘密委徐爲義勇軍團長。於是伊犁各軍，除新滿營，舊滿營外，其餘皆已運動成熟。此醞釀數年之伊犁革命，乃漸進而有一觸卽發之勢。

（二）革命之經過　武昌首義，各省繼起，革命空氣，固所謂甚囂塵上，澎漲極矣，然而西北方面，則依然沉寂如故，黎元洪乃拍一密電，由上海陳都督英士自俄國轉至伊犁，略謂：「袁大化、升允、長庚、志銳等，謀擁宣統西遷；伊犁應迅速起義，響應武昌，以破彼偏安，而完成全民革命。」楊纘緒接電後，乃召集黨人密商，決定於辛亥十一月十九日（卽元年一月七日）起義。原定是晚十二時發動，後因探悉志銳已有察覺，並有十一時來攻協統署消息，乃改於晚八時舉事。猶恐外人橫加干涉，乃一面祕密照會俄領事，請其承認革命軍名義；並請其於革命軍發動時，嚴守中立。不得有任何干涉舉動。一面卽派馮特民，黃立中佔領南庫，李輔黃佔領東門，接應城外馬騰雲，徐建國，周浩如，姜國勝，錢廣漢，蔡樂善，李彪，以及徐開陽，黃寶善，周獻臣等所率步、騎、工等隊入城。郝可權率礮隊攻將軍署，馮大樹攻副都統署，李夢彪，盧岐山，鄧寶珊，徐叔淵，李英等攻北庫。部署既定，卽行發動。

當起事之先，陸軍小學教習春竹銘，曾向志銳告密。志銳以城內外均係滿蒙兵，且軍標、鎮標、滿蒙各盟旗練軍，不下數萬餘人，鎮懾有餘，態度頗爲鎮靜。至十九日軍標協陳甲福，都司馬雲亭復先後以革命軍將於十二時起事

進告，志銳始一面調滿蒙四愛曼駐防各盟旗練軍入城，一面調軍標，及新舊滿營，於是晚撲攻協統署。不知革命軍已提前發動。李輔黃首先佔領東門，各軍入城，卽紛至南庫領取子彈，軍威大振。郝可權率隊圍攻將軍署，志銳親兵不能敵，乃將大門緊閉，攀升屋頂，由屋上及牆隙放槍，與革命軍死戰。革命軍久攻不下，因派長於技術之官兵冒險越牆縱火，將軍署遂破。志銳乃由後花園越牆遁入東街烏協領衙門。同時副都統署亦爲馮大樹佔領，僅新滿營軍猶頑強抵抗。先是志銳調集各軍時，因鎮標尙遠在綏定，滿蒙四愛曼駐防各盟旗練軍，亦非三四日不能到達。故是時與革命軍敵對者，僅軍標及新舊滿營，而軍標見伊犂都統及錫泊；厄魯特領隊大臣皆逃入新舊滿營，將軍署及副都統衙門，業已失守，知大勢已去，乃相約保護市街。舊滿營亦經楊纘緒親往開導，曉以五族共和大義，及情勢之利害，各自退守汛地。惟新滿營正藍旗協領蒙庫泰，以北庫在其範圍內，舊式軍械及火藥均在其中，亟圖據此頑抗，且憑踞柵欄向革命軍猛施攻擊。革命軍乃開放東門，令漢回新回各商民入城，發給槍械，使同進攻。其時有甘回馬大鼻子，亦率衆百餘參加作戰。相持頗久，猶難克復，馮特民等遂主張用伊犂最大之二十四「生的」口徑後膛礮轟炸，並以火油焚燬柵欄。楊纘緒則以爲革命事業，首在得服民心，倘以此種大礮施之巷戰，其結果必連帶傷及民衆，且對新滿營亦不欲多事殘殺。故僅命向霍爾果斯河方向放射數礮，藉礮聲威力使其懾服。詎知駐防接壤新疆邊界之俄人，又欲施其同治間干涉回亂藉口佔領伊犂之故技，派兵一聯隊，由霍爾果斯河向我方暗中推進。適我方開礮，礮彈竟中落於彼隊。彼以爲我於百忙中，尙有準備，乃自動撤退。伊犂革命軍因得專力對付新滿營。然而新滿營有險可據，勝負殊未可知，時間延長，則此根基未固之革命軍，實有不能支持之慮。乃決定由楊纘緒親自前往

卸任將軍廣福處請其出面調停，於是由廣福及楊纘緒當衆宣言和平解決，一面組織漢滿蒙回藏五族共進會，推楊爲會長，宣布五族共和之眞義。新滿營仰廣福之威信，且懾於革命軍環城之圍攻，持久終將不利，至是亦不能不表示服從。全部戰事，遂告結束。復以廣福楊纘緒名義，召集都統及四領隊大臣，以至新滿營協領佐領，革命軍各首領，與地方法團等，會議於商務會，命新滿營將軍裝繳出，並命駐伊寧之錫泊營亦繳械。該兩營因處革命勢力之下，且特有廣福爲保障，乃皆聽命，悉數繳納。因由楊纘緒提議，公推廣福爲臨時都督，於二十日就職於商務會。所有新舊滿營及四營盟旗各長官領隊，均仍其舊，軍標、鎮標名義，則予裁撤，改編爲新伊陸軍第一師，師長由楊纘緒兼領。一面電達南京政府，一面組織臨時政府，並照會俄國領事。適俄覆前次之照會，並提出「保護中俄人民生命財產，維持新疆錢幣之信用，繼續過去中俄各條約之效力等三條」：乃以新政府名義與俄簽訂合同。惟第三條則加以中華民國共和政府所承認有效之條約，伊犂政府亦認爲有效之註釋。於是實行宣佈五族共和，出示安民，大局遂定。更由總司令部懸賞緝拿志銳。烏協領恐受連累，因其壻爲新政府步兵團長，乃囑其告密，經馮特民，馬步雲等帶隊前往協領衙門大堂東夾道內，將志銳拖至鼓樓東官錢局門首執行槍決；春竹銘與一姓呂之巡捕亦同時被殺。此役自起義以迄於停戰，革命軍中死難者，計有督隊官周獻臣，隊官劉岐山及兵士五十餘人，而革命卒賴告成。同時新回首領玉山八爺、楊和甫以及察哈爾總管索太，厄魯特總管，哈薩克千戶長等，皆極力贊助，遙爲聲援。而曾經留學日本士官學校之舊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即今敏珠親王之父）亦派其翻譯天津王某前來接洽，表示願爲後盾。此種精神，其間接實予伊犂革命以不少助力，充分表現五族共和之偉大。

（三）臨時政府之組織及其中心人物　軍事已息，即組織臨時政府，其中心人物如左：

臨時都督廣福，滿人，前伊犂將軍，調往杭州未到任，革命軍舉以爲都督，南北統一後，改爲鎭邊使。

總司令部部長楊續緒，湖北人，日本戶山學生，陸軍模範營協統。旋爲前敵總司令。

副司令周德勝，安徽人，綏定縣鎭台。未幾自入火藥庫放火炸死，以示効忠淸室。

參謀部部長賀家棟，湖南人，伊犂知府兼將軍署文案。

副部長徐心武，湖北人，哥老會首領，革命時欲聯絡漢回乘機擾亂，楊續緒乃收撫以爲己用。

正參謀　張英傑，未詳。

財政部長（後改爲司）黃立中，字執甫，安徽人，候補知事軍械局總辦。

軍務部長（後改爲司）郝可權，字大衡，湖北人，湖北陸軍學校畢業。

副長　李夢弼，字嘯風，陝西人，陝西大學畢業。

外交部長（後改爲司）馮特民，湖北人，湖北自強學校畢業，白話報總編輯。

副長　王鑄彤，未詳。

民政部長（後改爲司）賀家棟。

副長　黃希正，與齋，伊犂紳士，將軍署文案。

平政院院長馮大樹，湖北人，日本警察學校學生。

前敵總指揮李輔黃，字亞權，湖北人，模範營步兵督隊官。
第一標統馬凌霄，字騰雲，河南人，回教徒，模範營步兵隊官。
陸軍步隊旅長陳金勝，湖北人，砲兵團長。
騎兵旅長姜國勝；未詳。
砲兵團長鄧佐臣，湖北人，砲兵督長。

（四）新伊開戰及其議和　伊犁革命，九邊震動，然而新疆省會之迪化，固猶在滿官手中。伊犁政府爲竟革命全功計，遂不能不作進一步之努力，乃召集會議，決定電促新疆巡撫袁大化宣佈共和。一面電請中央政府，轉電新撫毋開戰端，一面組織東進支隊，以備不虞。及袁復電，謂願以兵力相見，並派旅長王佩蘭率隊向伊犁進攻。伊犁政府聞此消息，遂派李輔黃率領東進支隊一旅，並騎兵一團前往迎敵。中經大小數戰，營長李卓善陣亡，精河敵軍參將劉某，退守固爾圖，嚴陣以待革軍前衛，獨立騎兵（騎兵標統錢廣漢率領）乘戰勝餘威，節節前進，直逼固爾圖，並促大隊迅速跟進。此時錢廣漢忽與李輔黃發生意見，且有叛變之趨勢，消息傳到伊犁，總司令楊纘緒乃親自前往鎮攝，距方行抵精河，錢廣漢已實行率其所統馬隊三營降敵，且會合王佩蘭之師，將李輔黃所率東進支隊盤個被圍於固爾圖，先是李輔黃接錢廣漢佔領固爾圖之報告，卽命令各隊向前挺進，惟在沙泉之砲隊，因砲運動不靈，未能如令到達。至李輔黃所率隊伍，除砲隊外，其餘悉在固爾圖被敵包圍。而王佩蘭錢廣漢等聞楊纘緒已至精河，又另派騎兵一隊，由南山邊向精河移動，企圖抄襲楊軍。行經沙泉，忽爲在彼之砲隊發覺，乃以巨砲轟擊，當斃敵

兵數百，騎隊遂退。時楊纘緒在精河之軍隊，僅衞隊騎兵二百人，伊犂方面，又無隊伍可以抽調。同時消息傳來，東進支隊已於敵軍包圍中全體被俘，僅有少數突圍逃出，李輔黃亦無下落，王佩蘭大隊且佔領沙泉，準備向精河進擊，雖沙泉之礮隊已先退回，但亦不敷防禦。於是羣向楊纘緒進言，請其退守伊犂。楊纘緒則以爲一經退卻，即無法支持，革命全功，必致因此喪敗罄盡，乃一面札飭察哈爾總管索太，令其迅調盟旗練軍馬隊一千名，武裝來援，並限二日內到達精河，一面命礮隊嚴密警戒，楊則親率其衞隊騎兵，往精河要隘之黑頭山，收容由敵方潰圍逃回之革軍，計一日夜收得潰兵千餘名，乃給與糧食，略事休息，旋即令其整隊集合，聽候訓話。楊纘緒因將革命之意義，及革命軍之眞精神，反覆詳爲講解，並釋其敗績之咎，促其立功自新，且宣言願與共同奮鬬，非至戰死不回。於是士氣大振。楊遂將此千二百人，分爲四大隊，每大隊復分三小隊，每兵均發給內包錫糖之棉花一團，以燈爲命令進退之符號，乃於晚間，命各隊排成橫列，視中央綠燈爲記，口啣棉花，向沙泉急進，出敵不意猛力襲擊。王佩蘭以爲革命軍已在固爾圖全軍覆沒，精河軍力單弱，決無抵抗能力，故對精河方面，毫無戒備，及至革命軍晚間突然進擊，慌忙應戰，極感驚惶，且久戰之後，軍士亦已疲勞，革命軍復一鼓作氣，奮死猛攻，王軍無力支持，退至固爾圖，革命軍追蹤而至，同時察哈爾馬隊亦已趕到，王佩蘭知不能敵，乃棄固爾圖向迪化方面敗退。總計此役，王軍死者數千人，革軍無多損傷，惟在固爾圖被包圍時，血戰多次，堅持四五月，方孝慈因以陣亡，其餘如馬隊營長李周仁，步隊營長李德勝，邱玉成，參謀黃宗黃，高懷忠等數十人，或罵賊不屈而死，或臨陣殺賊而亡，驚天地，泣鬼神，其壯烈實有足矜式者。無如斯時迪化方面，已得援軍，伊犂方面，又有少數不明大義之隊伍，蠢蠢思動，在前敵者，合計察哈爾調來，及收容被俘逃

回之軍隊，罔已在六千人以上，但以四週環境，極爲險惡，且楊纘緒之意，以爲革命在求五族共和，倘迪化方面能贊同革命，又何必自相殘殺，故將前方防務，佈置妥當，即返伊犂鎭攝。

楊纘緒既返伊犂，適新疆巡撫袁大化來電要求議和，乃派馮大樹，李輔黃，賀家棟，郝可權，徐建國，陳錦等爲伊犂議和全權代表，與袁之代表等會議於塔爾巴哈台，於是全疆正式宣布共和。不久袁大化亦宣告退位，蓋當固爾圖戰鬭激烈之際，新疆提法使，兼鎭迪道尹楊增新，向袁大化自告奮勇，願赴前敵助戰，袁氏許之。遂起用遣犯馬福興爲統領，招集回隊五營屯紮迪化，佯待出發，按兵不動。是時哥老會戕殺官吏，散布謠言，袁大化爲其恫嚇，不安於位。乃電保喀什道尹袁鴻祐爲都督，袁鴻祐爲會黨所殺。袁大化乃保楊增新爲新疆都督，楊爲人陰鷙險狠，且受袁世凱之祕命，仇視黨人，因施種種詭計，知楊纘緒爲黨人領袖，且勢力雄厚，深得民心，乃電中央政府，保楊纘緒爲喀什噶爾提督，廣福爲伊犂鎭邊使，馮特民爲伊犂外交司長，伊塔觀察使，兼伊犂都督府政治顧問，李輔黃爲伊塔鎭台，兼伊犂都督府參謀長，賀家棟爲新疆民政司長，郝可權調迪化任事，馮大樹則任伊犂駐京代表，新疆革命勢力，遂因此分散。而楊增新猶爲未足，更設法陷害黨人，無論回漢各族，稍有革黨嫌疑，悉置之於死地，無一倖免。後又利用湖北人匡時，運動回部首領馬騰霄將馮特民，李輔黃刺殺於伊犂惠遠城，匡時亦爲楊增新所殺。楊纘緒因丁憂回鄂。從此新疆人民，重受楊增新專制之毒，尤較前清爲甚，而伊犂革命之偉大功業，至此遂煙消雨歇，僅成爲革命史上一過程矣。

○附錄　新伊和議條件（民國元年六月雙方代表訂於塔城）

第一款　新疆應實行承認共和，總以不違背共和憲法爲原則。凡伊犁首倡共和之軍隊及在事各人員，新疆均應確認爲中華民國共和黨員。

第二款　新伊關於對內對外政策，均宜合治，不宜分治，一切建設仍應以省垣爲全疆行政立法之最高機關地點以歸統一。阿爾泰塔城均應在全疆範圍之內。

第三款　新伊既商定合治後，須有都督執行一省之行政權。新任楊都督增新現經　大總統任命，應由兩方公認，俾得主持一切，早策進行。限期將省議會成立，再開正式選舉請國務院轉呈　大總統正式任命。

第四款　都督以下所有辦事機關，應暫照內地建設完全省分，並參酌邊地情形分別組織以便實行共和諸要政。仍候政府頒到統一章制，如有應行更改者，再行酌改。

第五款　邊地人材缺乏，所有組織各項機關，兩方人員均應公共推舉，呈候　大總統任命，以資融洽。俟組織完全，兩方原有機關同時取消。

第六款　廣都督係經各界公推，此次對於伊新保全不少，實於地方人民大有功德。將來籌備完善，辭職之時，應照最優之典報酬。

第七款　伊新軍隊撤退後，應照全國軍界統一聯合會章程互相聯絡，共保和平。惟錢廣漢、蔡樂善、李益順、王永興、郭錦章等數人反覆無常，應視爲公敵，不得再留於伊新軍界。

第八款　伊新協餉，來源久斷，相持數月，支發浩繁，全恃鈔票周轉。統一後應切實調查通盤籌計，一面設法維持，一面請政府撥款補助。所有伊新鈔票暫行照舊通用，以免金融阻滯。

第九款　伊軍死事之人均不惜犧牲性命爲中華民國構成共和，所有應得卹典將來應照新政府定章辦理，以慰英魂。

第十款　凡因謀建共和事業在新省被嫌疑拘禁者，均應照　大總統赦令，一律釋放。

第十一款　南疆現在紛擾，伊新合一之後，應設法聯絡，早定大局，免致再生枝節。

上列條件，經中央核示，稍有改易，惟關於組織事宜，均無指駁。（此係根據補過齋文牘丙集上。修改後正式條文未獲見之。北京政府檔案內當可查閱。）此條件公認楊增新爲新疆都督主持全省最高行政權，爲楊氏取得新疆政權之法律上根據。

（五）伊犂革命之價值　當武漢起義之際，各地風起雲從；滿清政府已將推翻，革命空氣，磅礴中原，神州震盪，其進展誠有足驚人者，然而邊徼遐荒，交通阻礙，風氣閉塞，腦筋頑固，不獨不知有所謂革命，而新疆巡撫袁大化，陝甘總督長庚，西安將軍升允，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伊犂將軍志銳等，皆忠於清廷之幹材，當時懾於革命之發展乃互相商議，萬一清廷危急，則聯絡新甘蒙古爲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如宣統難於西來，則暫擁大阿哥，割據西北，稍圖抵抗。加以邊疆之民，在數千年專制之下，僅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共和，旗民則更只知擁戴清室，設當時無伊犂革命之舉，則帝制餘孽，不知要到何時始可消亡？而素相仇視之各族，亦何由對共和有眞正之認識？是

此轟轟烈烈之伊犂革命，其有造於整個革命前途，及大中華民族之團結，在歷史上實佔最重要，最光榮之一頁。（註一）

（註一）參看伊犂革命始末記（林競著見新亞細亞雜誌三五）及伊犂革命追憶錄（楊從農著見天山第一卷第一期）。

第三節　新疆之統一

新疆自建省以來，鎮迪、阿克蘇、喀什三道屬於新疆巡撫；伊塔、及蒙哈部落隸於伊犂將軍，北部之阿爾泰初屬於科布多參贊大臣，清季始劃為阿爾泰區。入民國後，經楊增新之規劃，先後統一於新疆省。

（一）伊塔之歸併　伊犂舊設將軍，下有副都統兩員，左翼副都統隨將軍駐惠遠城辦事，右翼副都統分駐塔城。接辦參贊大臣事務，統轄其地之旗營。將軍下復有領隊大臣四員，正副總管各一員，協領四員，佐領八員，專管駐防兵丁及遊牧哈薩克等，并不干預民事。民國成立，將軍改為鎮邊使，副都統取銷。塔城副都統改為參贊。此伊塔官制之沿革也。自新伊議和之後，依約應即統一，但事實上並未實行統一，其時伊犂鎮邊使為廣福，革命要員馮特民，李輔黃猶欲據伊犂以與楊增新相抗。革命政府原設之軍務部改為師團部；參謀部雖已取銷，另設軍務廳於鎮邊使署：其民政、財政、外交、參事各司院，多仍其舊，並未一律裁革。二年四月間，伊犂擬借俄債二百萬盧布，呈請中央核奪。楊聞之急呈大總統勿加批准。是年十二月，楊利用匡時使人刺殺馮、李。明年二月，廣福亦病故。楊即遵中央令改鎮邊使為鎮守使，歸新疆都督統轄。薦楊飛霞署理鎮守使。新伊始行統一。

塔城參贊三年呈請將旗營遣散歸農。五年參贊改為道尹，歸新督統轄，道下設塔城縣（原設轄於伊犂道尹）、額敏縣、烏蘇縣、沙灣縣、和什托洛蓋縣佐。塔城之滿族與哈薩克同劃分各縣管轄。又土爾扈特六蘇木、察哈爾、厄魯特十蘇木，仿照舊土爾扈特、和碩特辦法，直隸於新督，仍受道尹節制。道尹加副都統銜以便鈐束蒙部。自是塔城亦統於新疆。

（二）阿爾泰之歸併　阿爾泰居新疆之北，與新疆有唇齒之勢，故籌新疆邊防者，不能不保有阿爾泰。其地面積，東西約二千餘里，南北約一千餘里。東則毗連科布多，南隔沙漠與新疆之奇台、孚遠、阜康、綏來諸縣遙遙相望，西南則緊毗塔城，西北則與俄疆接壤。清代屬於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原有居民為蒙古族之烏梁海、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三部落。清季塔城哈薩克人衆地狹，勢不能容，乃借科布多所屬阿爾泰哈巴河一帶蒙人牧地以安插之。其後科城索還借地，塔城不肯，奏請查辦，數年不結。至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始准設立阿爾泰辦事大臣。民國成立，改稱辦事長官，直隸於中央。其居民蒙、哈、漢、漢回、新回皆有。蒙人最多，原有二千一百餘戶，自外蒙西擾，密親王所部徙牧新疆孚遠，六年間，祇有一千餘戶，丁約五六千人。哈薩克分十二族，民元以前，有一萬三千餘戶，嗣多徙牧新疆轄境，六年間，祇有七千二百餘戶，丁約三萬六千有奇。漢人經商者約一百餘戶（金夫除外）丁二千餘口，多居承化寺及紅峒渠莊。漢回亦二千餘人，多在金場傭工，單身作苦，而有家室務農商者絕少。新回八九十戶，計一千餘人，多事農田，經商者亦在在有之。論其地利，阿爾泰山之金礦，世界馳名。至於河流支出，泉甘土沃，一望荒野，均屬膏腴，誠為耕牧咸宜，殖民最好之土地也。惜地曠民稀，邊防空虛，俄人垂涎已久，早欲得之而甘心。前清之設官分治，

意在獨立經營，謀固西北邊防也。無如事經十餘年，官歷五六任，長官皆非賢能，邊務每況愈下。且限於地勢人力財用三者，不克有所發展。在昔外蒙歸我藩籬，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星羅棋布，皆有重臣鎮守其間，阿山雖處邊荒，尚能自立。今則諸城之威力去矣，阿山形勢益形單露。外蒙之窺伺固切，俄人之覬覦尤深。民元外蒙西犯，志奪阿山，俄人慫恿之故也。同年俄人強在布爾津河腹地行輪開埠。旋即調兵一團駐紮，實行移民，強租田地，種地伐木。侵我權利，不一而足。無非垂涎阿山之地利，欺陵阿山之孤僻，而施其侵略手段也。六年調查全境僑寓俄民約三百戶，以哈巴河、阿拉克別克河二處最多，計二百一十餘戶，皆業耕牧，兵士各十餘名：布爾津次之，俄商四五家，莊民六十餘戶，騎兵二十餘名；承化寺又次之，俄商十餘家，無莊民。其軍隊經六年五月交涉撤兵後，尚存騎兵兩連。（註一）俄國革命暴發後，全撤。

四年七月，長官劉長炳鑒於形勢危殆，呈請中央，將阿山併於新疆，設鎮守使道尹以治理之。中央令楊增新會同阿山長官妥擬改官設治辦法。適劉長炳卸任，程克繼之，程以鎮守使道尹名義均有未妥，另擬設一「幫辦新疆軍務」駐紮阿山，遇事商承新疆督軍辦理。楊不悅，因而作罷。七年十一月，阿山所屬蒙古三部王公貝勒等聯名上呈新疆，請將該三部改隸新疆。楊增新即據以轉呈中央主持辦理；同時陳都護使亦呈中央請將阿爾泰歸併新疆改區為道，痛陳十利二危各節。（註二）未克實施，至八年阿山兵變，歸併新疆始成事實。

阿山之兵變，由於長官之貪暴。先是阿山地方瘠苦，向來官斯土者之搜括方法：一是魚肉蒙哈，多收牲畜稅，例如民二，帕勒塔向哈民攤派牲畜價值在三十五萬兩以上。故蒙哈皆願改隸新疆，或自動移牧新疆。二是虛兵冒餉，

額設馬兵職兵千名懸缺在十分之六七，實額不滿三百人，而應發之二、三百人餉餉，又復剋扣盤剝，以飽私囊。三是吞蝕金課。四是濫發紙幣，發紙幣始於帕勒塔計十數萬，其後歷任長官皆將由部所領餉項存放北京，在阿私發紙幣。劉長炳繼之又發阿幣數萬，程克任內未詳其數，紙幣皆不能兌現。歷任皆然，兵民痛苦蓋可知矣。長官張慶桐於七年十二月到阿，出京時未帶分毫餉鈔，以自印之紙幣（十元五元一元三種）發放薪餉。對於前任程克所發之紙幣則置之不理。所發紙幣無從兌現，信用大失，百物騰貴。張慶桐又以俄𢃇布三圓五六角向市面收買新發阿幣一元，當時𢃇布價格低賤，每圓祇値現金七分。如此是將自己十足發行之阿幣一元，另以二角五分代價收回之，一轉手之間贏餘七角五分，其貪惏如此。然而持有阿幣之兵丁商民大受其虧矣。又官兵薪餉積欠五個月仍不發放。於是官兵大譁，有被革之衛隊管帶馮繼冉煽動兵士，於三月七日羣起變亂，殺外交局長朱世昌，財政局長姚明煒，庶務員稽震等，囚禁張慶桐。馮自爲統領，宣布獨立。嘗由商會調停，墊出三萬圓發給兵士三個月薪餉，始稍安靖。幸而阿山兵額，祇有二百餘人，故事變一時不易擴大。

楊增新聞阿山之變，卽電呈中央保薦候補道周務學爲代理長官帶馬步數營，新募蒙旗一營兩連，經和什托洛蓋前往查辦。五月十日，周務學行至二岔河（當是額爾齊斯之某段名）因爲岸闊水漲，騎馬鳧水而渡；駝載繞道而行，折電桿以成筏，尋木槽以爲船，載各營弁兵渡河，職隊尙未全渡，忽起謠傳，阿山有變，乃急留軍隊三成固守後方，自帶七成輕騎僞裝裹糧夜行，十四日直馳入承化寺（長官治所），接見馮繼冉，慰以溫語，使之不疑。十六日聞馮由衛隊移住商會，周懼其別生枝節也，卽召馮來會，宣布罪狀，立予槍斃。安撫軍民，阿山大定。先是四月間，中央

國務會議已議決，改阿山區為道，歸併新疆。六月正式任命周務學署理阿山道道尹。自是阿山屬於新疆。蒙古部落直接由新疆省長兼督軍管理，仍歸阿山道尹節制。

（註一）參看新疆遊記（謝彬著）

（註二）見阿爾泰歸併新疆條陳（陳毅著）

第四節　哥老會之活動

歷來西域社會之紛擾，及中國統治權之動搖與喪失，皆由於土著之反側，或強鄰之侵犯所致，博稽史册，歷歷不爽。惟民國初年，有漢人為主體之哥老會，初則贊襄革命黨推翻滿清政府；繼則反對楊增新，到處開山立堂，企圖起事。而楊氏原是滿清官僚，搖身一變而為民國疆吏者，對於前時贊助革命黨之哥老會，因系統不同，不敢親近，故不惟不撫慰之誘掖之，而且極力壓迫之摧殘之；愈壓迫愈摧殘，而哥老會反抗亦愈大，擾攘經四年之久，為新疆之一大患。其後終被楊氏利用漢回兵隊以消滅之，自是漢人在新疆之勢力，喪失大半矣！

（一）新疆哥老會之起源與發展　哥老會濫觴於清初，咸同以後，支流蔓衍，布滿各省，在珠江流域者稱為三合會，在長江一帶者稱為哥老會或哥弟會。左宗棠統帶湘軍赴新疆時，有哥老會之龍頭大爺某君祕密由漢口赴安西，軍中兵士自動排隊以歡迎之，因為兵士多是會中人也。此故事見於孫總理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新疆之有哥老會，蓋即起源於此。哥老會之山、堂、香、水各異其名，多至百數十種，不可紀極，其流行新疆有蹤蹟可稽者有：新民、

太極、通統、迪龍、福壽、諸山名。清季，總兵徐崑山始在巴里坤開山立堂，招人入會。辛亥年十一月，革命黨劉先俊起義於迪化，所用之衆皆哥老會徒也。革命失敗後，黨人受撫者二百餘人，袁大化派譚長毅率領叛兵分派焉耆、庫車、阿克蘇等處，塡補營卡兵額。譚長毅者哥老會之重要頭目也。於是南疆哥老會由此漸興。同年冬，伊犂革命繼起，徐三泰在伊犂開山立堂，散布新民山票，各族人民入會者甚形踴躍，俄國僑民入會者亦有之。徐爲正山主，楊纘緒爲副山主。於是伊犂爲哥老會之重要根據地。民國元年夏，都司徐陞朝在阿克蘇開山立堂，山名未詳，入會者甚衆。考哥老會之份子，初期僅有湘軍中之官兵，繼則官兵有轉入政途者，則政界亦有哥老會；或退伍爲工商農者，則工商農界亦有哥老會；或失業爲游勇爲流民，則社會之游離份子亦有哥老會；且以其祕密團結，注重義氣，實行互助，失業羣衆更趨之若鶩。迨至辛亥，經革命黨人極力聯絡、鼓吹、提倡之後，哥老會形成爲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之基本勢力，（註一）入會者日見增加，論其民族有漢、漢回、新回、滿、蒙、哈、布及少數外國人；論其職業，上自文武官吏，下至工商農學及其他，無不有哥老會之同志。於是哥老會之發展如火如荼，氣燄萬丈。論其分布區域，天山南北各縣皆有，主要地方，則設有碼頭以爲招待同志傳遞消息之機關。此新疆哥老會發展之大概情形也。

（二）哥老會在南疆之活動　哥老會組織既密，羽翼又衆，活動能力頗大，破壞手段甚強。其所幹之事，如參加迪化、伊犂二次革命，皆屬驚天震地，可歌可泣之壯舉也。哥老會又於迪化、伊犂相持未下之際，在南疆各地戕官滋事，暗與伊犂聯絡而反抗迪化。竟使新撫袁大化窮於應付，聞風喪膽，不能不讓出政權，倉皇入關，其氣燄之猖狂可想而知矣。茲將哥老會戕官案，擇其重要者分述如下：

(甲)焉耆案　民國元年，新省奉中央電宣布共和。焉耆知府張銑奉省電，懸掛五色國旗，四月二十三日，卽被哥老會所戕。此案主謀是候選縣丞危雲霄，參將吳首懷亦與其謀。時値王道學曾赴喀什，路過焉耆，吳首懷設宴招待，請知府張銑，委員馬鴻賓作陪。席間，有會黨連浚泉等六人持刀闖入，砍死馬張二人，王學曾避入後室得免於禍。黨人分赴軍裝局劫械，府署奪印，將府印交與吳首懷，吳不受，共推王學曾權知府事。招集黨人百餘，歸連浚泉管帶，由王學曾發餉。吳首懷暗與伊犁聯絡，受阿克蘇總兵查春華之命與迪化對抗。袁大化令鎮迪道台楊增新負責查辦，楊卽派漢回隊營長安益元帶隊前往。吳首懷背信，反與安通謀，撲滅黨人。是時省府委王學曾補疏勒知府，吳與安密議，分頭佈置，約連浚泉等赴府署叩喜。叩喜已畢，將出側門，轟然礮聲一響，安益元預伏之滿回兵突出，捕殺連浚泉等七人。焉耆之案卽結。

(乙)阿克蘇庫車、輪臺案　哥老會首領譚長毅與阿克蘇總兵查春華及礮隊營長湯友廷等商議，於元年四月起事，戕殺阿克蘇道尹陳正源，溫宿知府王乃發。查委譚爲阿營遊擊。其餘頭目，委充營哨各官。於是遠近會黨及流民紛紛趨附，人懷私心，希圖權利。查春華乃議添招馬步各營，與袁大化對抗。旋恐需餉過多，日久難以遣散，祇募中和步隊一營。其餘流民，給資遣散。維時庫車馬隊有暴動訊，查派譚前往查辦。五月間，譚復指揮黨人鍾冠華、賀太平子等戕殺庫車知州毛英畏。查復任譚爲庫車代理遊擊。譚在庫車設立碼頭，與阿克蘇聯爲一氣。庫車之東是輪臺，輪臺知事李華嵩於五月，被哥老會王海龍等所戕。楊增新派漢回隊馬致和等率騎兵二營入輪臺，捕殺王海龍等，餘衆逃入庫車。自是南疆輪臺以東爲楊增新之勢力圈。庫車以西爲哥老會根據地。二年六月，楊增新呈請中

央裁撤阿克蘇總兵之缺，查春華取道俄國入關，以去會黨之羽翼。同年冬，楊委漢回隊營長馬紹武爲庫車知事。帶漢回隊一營，以開辦銅鑛爲名，其實所以謀取譚長毅也。馬巳上任，卽委赴京之新回議員哈德爾爲遊擊，譚交卸晉省，後爲楊所殺。阿、庫之案結。

（丙）喀什案　戕官案中最稱嚴重，轟動中外者，則爲喀什道尹袁鴻祐夫婦，參將湯殿恆，疏勒知縣張秉鐸等，同時被邊永福魏得喜所戕事件。當時喀什之哥老會甚衆活動最力，其首領爲邊魏二人，時時伺機起事，與伊犂相響應。加以有下述四件事情，遂促成事變之暴發：（1）喀什僻處西陲，對於內地革命情形，極其隔閡。惟駐喀俄領館消息靈通，辛亥年臘底巳得俄使電告十二月二十五日淸帝遜位之事。元年二月，袁鴻祐於交涉文牘仍署宣統年月，俄領不肯承認。各界皆料淸室巳亡，哥老會徒卽躍躍欲動。（2）新伊交戰之初，袁鴻祐奉命，加徵賦稅，辛亥年巳解去歲餉一批，元年二月又解銀二十萬兩。哥老會以爲新伊開戰，完全由袁鴻祐接濟餉糈，摧殘革命，殺害同胞，大爲不滿。（3）元年三月八日，喀什奉到袁大化鄧寄，淸帝退位，承認共和，暫頒佈之詔旨條件。袁鴻祐祕而不宣，僅飭審房照例敍稿，仍未發轄。哥老會猜忌益深，殺機卽伏於此。（4）四月間，袁大化致仕，薦袁鴻祐繼任新疆都督。袁鴻祐奉命，卽勒令官民剪髮易服，操之過急。愚民無知，不識時務，衆論譁然。哥老會乘之，遂於五月七日夜起事殺袁夫婦，又以湯殿恆、張秉鐸等平素趨附官長，一倂殺之。喀什提督焦大聚聞變，派隊馳往彈壓，道尹王炳堃親往曉以大義，不得損害中外人民生命財產。會黨聽命，秩序大定。中外人民，皆無損傷。哥老會將部衆選其精壯者編練成軍，分設治安左右各兩營，邊魏分任統領：共安營由陳得功統率。是時也、各地流民聞風趨赴，無論入伍與否，皆聽邊魏

等之號令。邊魏又收撫莎車、和闐、英吉沙爾、巴楚各縣之哥老會徒編爲隊伍，以擴大其勢力範圍。焦提督王道尹皆受其挾制。至於各縣知事更無一不仰哥老會之鼻息。畏之如老虎，敬之如神明。此種現象幾乎全省如是，不獨喀什道屬如此也。

是年、于闐策勒村發生戕斃俄人案件，俄國藉口保僑，進兵喀什，於中元節（舊曆七月十五）用炸藥轟燬城門，幾乎釀成巨變。蓋俄人意圖挑釁，乘機佔我土地也。幸而喀什官民極力隱忍，不敢計較；邊魏亦能約束部衆亦極服從：故俄兵居喀，無隙可乘，相安無事者數月，旣而俄弁積不能忍，縱令部下佩刀帶槍，橫行街市，習以爲常，巡警目之，而不敢問也。俄兵故意屢與軍民發生齟齬，對於邊魏部下尤有意啓釁。其處心積慮，無非欲惹起中俄戰爭也。其後楊增新與焦大聚電商，採「調虎離山」之計，將邊魏二人調歸省城。邊魏聽命，於十月間帶隊離喀。陳得功仍在喀什。俄國軍隊待策勒村案解決後撤去，

（丁）策勒村案　策勒村屬於于闐縣，在縣治之西，民國元年，策勒村發生燒殺俄僑案。是案之起因，由於俄僑在新疆享有領事裁判權及免稅權，俄領事常以此種權利爲餌以勾引回人投入俄籍，回人趨利，向俄領館領取通商票，冒入俄籍者如水赴壑。此乃中俄伊犂條約訂立以來之怪現象也。鼎革之初，政局紛亂，俄領館更派多人四處煽誘，有俄鄉約色一提在策勒村平日跋扈，欺壓回人，是時又發出通告，大意是：「中國現無力量，回人可從速投俄，利益甚多，中國官吏再不能管束，糧稅亦不須完納，渠水可任意引用……」回人被誘，新領通商票者甚多。假冒俄籍之人便倚仗外人勢力以欺壓同胞，因此引起回人對俄僑激烈之衝突，哥老會抱不平，助回人以抗之，遂發生

嚴重之糾紛。喀什道尹王炳堃派參將熊高陞前往查辦，解散流民。熊至必傳各方頭目查詢，而俄商頭目獨不受命。熊應村民之請率衛隊百人村人從之者甚衆將俄商戶包圍衝突結果，回人死二人，俄商除頭目聞風先遁外，餘均死於火中共計二十八家（亦卽二十八人）。其中祇有克力木江是眞俄民，餘皆本村土著新近冒入俄籍者。俄國聞之卽興風作浪調軍約五百人入喀什城，架機關槍對道署門口，迫王道尹承認將俄方提出之紳士百八十人一律正法。同時俄使又向中央提出交涉。當時袁世凱以民國肇造，險象環生，不願邊疆有事，故已允予道歉、懲兇、賠償三原則。旋應楊增新之請，派楊纘緒爲喀什提督兼外交特派員，辦理此案。楊提督於二年一月到任，與俄領索可夫談判多次，毫無頭緒。索領事堅持懲辦罪魁及巨紳，并依庚子賠款之例賠償損失。一面列陣示威，積極備戰。一面鼓惑民衆謂與其爲弱國奴隸，何如作強國臣民。因此謠言紛起，一般民衆及哥老會徒皆反對懲辦華人。按當時形勢，殺一會黨或人民卽有激起暴動或驅民投俄之趨勢。楊提督處斯艱局，益勵其志，召集各族領袖密商辦法。將各族壯丁招集數千人，祕密訓練，時僅一週，專教報名、立正、向左右轉、騎馬、托槍等姿勢，發給全套武裝以備交涉之日陳列點驗示威俄領。佈置就緒，於某日約索領事會議，并約索領事到操場參觀點驗。索領事見喀什驟增如許武裝士兵，且甚整齊，大爲驚異。交涉結果將參加事變之人分別處罰監禁，改罰苦工，賠償俄民死者每名二千塊布（解決條件未見於補過齋文牘內，此段紀事，是著者晉謁楊纘緒先生於京寓親聆楊氏口述者。條件原文須在北京政府檔案中方能求得之。編練民兵一則，補過齋文牘乙集三亦云：『在楊提台纘緒任內，添練陸軍一旅，不特漢人之游民，盡招爲兵，卽纏民之夙無職業者亦盡編入軍隊；甚至遠在和闐、沙車等屬之纏民，亦招來喀什當兵。』云云。由此

可證楊氏之言爲不虛也。）案既解決，俄兵亦撤退。卷首第二十八圖是楊提督與俄領談判策勒村案件交涉詞原本之一頁。該書亦承楊氏所贈。

喀什道內除上述重案外，所屬各縣亦有哥老會暴動事件，如巴楚縣有黎雲漢等戕殺吏目張開運；于闐縣有王定邦等攻署劫械，旋即平定；喀什回城有鄭昆山糾衆謀殺長官，事不果成；又和闐、葉城、洛浦諸縣亦有暴動風聲；然其勢不大，均經喀什提道令治安營派弁兵會同地方文武，先後獲犯正法；或收撫其衆，編成隊伍，歸邊魏等指揮，地方安靖，免遭糜爛。迨邊魏離喀之後，各縣新軍，漸次被淘汰矣。

以上各案，均發生於易幟之初，新伊交戰之際，楊增新以實力不足，無暇兼顧，故不用兵力去平定，而用政治手腕解決之。其方式大概是聯絡當地之高級文武官——如總兵、提督、道尹之類，設法安撫哥老會之首領，解散哥老會之部衆，待事過境遷，復一一正之於法。果也着着奏效，一二年之間，焉耆以西至阿克蘇一帶之哥老會皆風流雲散，銷聲匿跡矣！唯喀什及和闐、于闐、婼羌一帶之哥老會勢力倘盛。

（戊）婼羌案　羅布泊之南有婼羌縣，大戈壁之南有于闐縣，于闐東部有卡牆村（今且末縣）爲哥老會之大本營。村居婼闐二縣之中間，東通敦煌，西赴喀什，地闊而道通，既免掩襲之虞，復有退步之地。故哥老會於焉、輪、阿、各地失勢之後，餘衆麕集於于闐、婼羌。設碼頭於卡牆村。婼羌縣定湘王廟住持邱玉山在婼羌開山立堂，廣收徒衆。二年十二月間，卡牆會黨由敦煌運入鴉片四馱約三百六十觔，道經婼羌，被知事胡奠華所截留。會黨怒，聲言動武。胡奠華飛章告急，請兵赴救。會黨有于闐縣守備楊連陞暗中慫恿，有駐防卡牆哨官朱正祥供給軍械，乘省軍未

到，由卡牆出發，直入婼羌，殺胡奠華。推何開元爲婼羌知事。先是楊以胡之告急，電飭漢回隊參將董明才統馬隊兩營一哨，由焉耆兼程赴婼羌。董派哨長鄒維新爲前鋒，鄒至中途聞胡已死，乘夜潛入婼羌，會同當地紳約及新回獵戶百餘人，襲攻縣署。會黨皆夢中驚醒，倉卒應戰，不能抵禦，戰死十七人，統領廖國新、知事何開元等十四人，皆被鄒所虜。餘衆逃歸卡牆。

董明才於三年一月初入婼羌，復奉命西入卡牆，查辦會黨。途次擒殺會黨之偵探四人，直抵卡牆，出其不意，搗入巢穴，重要頭目劉丹成等五人，一網打盡。兩地宣告肅清。會黨被殺者，先後計四十餘人。

（己）于闐和闐之風潮　二年一月，楊纘緒就任喀什提督，在喀什一帶極力提攜哥老會，與婼羌、敦煌、安西等地之會黨聯絡，成爲一氣。婼羌戕官案起，喀什各屬會黨，即欲乘機響應。卒因省軍剿辦迅速，未至蔓延。惟于闐、和闐一帶常有風潮發生。五月初，和闐縣發現匿名揭帖，以哀懇推食爲名，意在激動無業游民，並約定二十日齊集縣署請願。知縣王祀濬電省請將卡牆馬隊調駐和闐鎮攝。楊增新派董明才帶馬隊一營赴和闐，營長趙榮福帶馬隊一營赴于闐。董已到和，即拏獲會黨首領劉鏞等六名，于闐亦捕獲虎俊德等六名，均經正法。和闐之碼頭取消，餘衆四散，地方安靖。以上爲哥老會在南疆活動之大概情形也。

（三）哥老會在北疆之活動　民國元年五月間，鎮西哥老會胡登科、王正元等勾結馬步各營，戕殺縣丞張在仁，旋被管帶劉榮升等平定。北疆會黨戕官之案唯此而已。二三年間，哥老會各派又在北疆開山立堂，散放票布，風起雲湧，盛極一時。玆略述各山之概況如下：

（甲）太極山　太極山原名古雲山，正山主是傅元鴻，傅死，副山主蘇金玉改古雲山爲太極山，蘇金玉自爲正山主，副山主是徐秉衡。二年間在古城開山立堂，散放票布誘人入會，尤注意勾引軍人。其票布內有：「太極山、兩儀堂、三才香、四象水」等字樣。其時，新疆軍正與外蒙軍相持於察罕通古，蘇金玉派劉萬鵬赴前方察罕通古、烏什克一帶散放票布，各營弁兵紛紛入會。劉萬鵬又奉派入迪化放票，爲守備郝金章（前爲哥老會徒，後反正者。）舉發，被捕正法。劉供出正副山主，於古城拏獲蘇金玉，於元湖捕得徐秉衡。（蘇在分統蕭學志營內充當號兵。）又該會龍頭胡仕玉、刑堂劉照魁、香堂彭占鰲、坐堂周炳榮、徐叔芳及陳鴻均、王有德等在水磨溝集謀起事，亦皆被捕，先後槍斃。楊增新電飭察罕通古團長張鍵，將各營下級軍官之平日在會者查明准假出營，以肅軍紀；又令駐烏什克之魏得喜、董履汶兩營，（兩營由喀什收撫調省者，原皆會中人也。）查明兵丁入會者准其焚燬票布，予以自新。至於古城一帶游民土著入該會者，准將票布焚燬，改過自新，概不株連。太極山系亡。

（乙）通統山　通統山總部設於陝西，首領稱「洪命雙金花總部欽差王」；分部設於肅州（酒泉縣），山主韓鷹中。二年十月十六日，在肅州開山立堂，韓鷹中命部下楊生花赴新疆散放票布，楊生花執持會黨傳牌文頗有趣，照錄如下：「洪命雙金花分部肅州後續通統山主韓爲傳知事：照得關外西路一帶同胞知悉，本山主係客歲九月，奉陝西洪命雙金花總部欽差王移開命各處會黨同胞，速辦聯絡，共和開山，以綏民國，而強敝肅同胞。衆議妥定擇吉十月十六日開山，酉時入堂，卯時告竣成規。茲查本山主管堂中軍楊生花，辦公勤謹，身揹統字第二號關防公事等件四套，計一千四百三十二張，發赴西路新省，會同各處貴公口商辦提升調補，毋得稍延疎，亦勿需索擾害

國民等情，仰該公口亦無阻滯。為此仰關外布隆吉、敦煌、玉門、小灣、安西、三道溝、新省等處一體接辦，示知會黨同胞，務須踴躍遵辦！」

通統山票布正面有歌云：「快把干戈力向前，英雄一晝又開天。剷頭割盡仇人首，齊頌共和帝萬年。」楊生花五月十六日由肅起程，經過上列各地及哈密，沿途放票布數百張。三年一月初，在迪化為郝金章告發，被捕槍斃。楊增新電甘肅邊關觀察使周務學拏獲韓應中等，肅州支部卽行解散。

（丙）迪龍山　迪龍山於三年間在迪化縣北鄉長山子一帶開山立堂。票布上印「迪龍山、長壽堂、南城水、同盟香」。約定中秋節起事。旋被漢回隊統領馬福興拏獲首要周喬生、鄧仕恆等。搜獲票布編列合縫字號已編至迪字一千餘號，黃洋布所寫告示已編號至南字八千五百九十七號。將周鄧正法，通緝在逃首要。嚴令被誘入會者自燬票布。

迪化道所屬之綏來縣為赴伊犂、塔城、阿山之要衝，人類龎雜，會黨充斥，向有游民在該處開山立堂。名曰「迪龍山、宣化堂、綏泉水、長壽香。」山主劉瑞亭。綏來縣署科長李臨九充當頭目，明目張膽，散放票布，不啻以地方官之衙門，為哥老會之碼頭。書役人員多數在會，全縣人民入會者十居五六，人人皆以為入哥老會為光榮，且以為不入會則不足以保身家，風氣之盛有如此者！歷任知事，懾於會黨勢力，皆敷衍目前，以求旦夕之安而不敢發其覆。三年八月，拏獲會徒馬小羊等，始供出李臨九發給票布事。四年五月，楊增新令捕李臨九及縣署總役馮世亨，在省槍斃。迪龍山系亡。

（丁）福壽山　福壽山之堂名爲同興堂，其根據地在塔城，其重要頭目有塔城小學校校長李士傑；又有李大才、葉松亭在老風口設立碼頭與李士傑聯爲一氣。五年六月，其機關被塔城副將馬福明破獲，李葉等三人被捕正法。

哥老會經楊增新嚴厲對付，將會中渠魁，或以貲遣，或以計去，或以法誅，一時風流雲散，勢力驟落。楊仍繼續督察，不稍放任，購求暗探，派遣軍隊，分途查訪，隨時捕拏，先後獲首要多人，依法懲辦，其餘脅從，概不深究。數年以來南北兩疆，風聲靄息。直至七年五月間，又有會黨暢進財等以新疆稽查嚴密，難以活動，乃於伊犁道屬博羅塔拉巡北俄屬小海子地方開山立堂，糾集流民，密謀勾串在俄鬍匪（東三省人）流落俄境者，竄入舉事。八年九月，楊增新據密探報告，卽派統帶董明才帶領馬隊三營前往查辦，先後獲暢進財、辛得元等二十人，立施槍殺。自是新疆哥老會完全消滅矣！

總之，新疆哥老會導源於左宗棠之出關，而極盛於革命黨之提倡，惟其徒衆多不明革命眞義，挾嫌戕官，恃勇械鬪，聚賭鬧娼，販賣鴉片，種種行爲，皆非革命黨應出之舉動，楊增新以其爲革命黨所提倡，爲革命黨所利用，固已深恨之矣；加以其種種舉動，擾亂新疆之治安，動搖自己之政權，尤痛惡之也。恨之惡之，以兵威之，如臨大敵，卒消滅之而後已。

（註一）據伊犂革命領袖楊纘緒先生口述。

第五節　哈庫和之回變

楊增新治新十七年，遭遇之風波，外患多於內憂。因其富於才智，應變有方，卒能化險爲夷，轉危爲安。其內憂之烈者爲前述之哥老會外，有民元之哈密回亂，庫車、和闐二地回人亦各發生一次小風波，均經平定。

（一）哈密之回變　民國二十年新疆大亂，星火發自哈密，而欲明哈密之亂，須溯源於淸季。淸代之撫有南疆也，哈密、吐魯番、各封有回部王公。自領其土地，治理其人民，儼然如封建諸侯焉。建省以後，吐魯番回王所轄之地已改土歸流，回王雖領支廉俸，而土地人民概歸地方官管轄。哈密回王因助平回亂有功，故仍襲舊制，統治其土地人民。回王轄地，共十二堡。每堡設一郡爾嘎，其組織類似縣政府，下設三司，分掌宗教、農牧、傳令訴訟等事。其職由王委派，均爲世襲；如有失職，亦可撤換。每堡轄境，小者亦有百里。（註一）回民對於回王，向不納租稅，惟與回王計日當差。舊例每月當差三日，漸而每月加至七日。回王部下頭目復強迫人民，額外當差，變本加厲。春耕秋收，均須服事王田，然後始治私田。其他差事，名目繁多。差徭苛酷，苦不忍言。此乃哈密回民屢起暴動之主要原因也。

前淸光緒間，回王賈哈木特逝世，因無嗣，由其妻姪沙木和蘇特（公牘上簡稱沙親王）繼襲。回民多有不服者。沙親王對於回民差徭益繁，以致民心益恨。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夏間，回民聚衆千餘人，各持土磚，砌塞王府頭門，要求脫離回王羈絆，歸哈密廳管轄。是時楊增新奉命爲阿克蘇道尹，由蘭州至哈密，伊犂將軍長庚及巴里坤鎭台亦同時抵達此地。政府電委楊氏等就近查辦。結果勸回王減輕差徭，亂事始息，民衆亦遂各安生業。但不久

新疆巡撫竟將此次事變中之領袖八人，捕押迪化斬首。回民不服，禍亂又作。巴里坤鎮台易盛富帶隊查辦，不惟不爲回民解除痛苦，反而槍殺回民多名！事變雖一時壓伏，然回民向之怨其王之差徭者，今則深恨易之殘暴矣！

元年，新疆各地哥老會到處戕官起事，哈密回民乘機再起，仍以減輕差徭爲詞，戕殺易鎮台於南山口。公推鐵木爾爲領袖。有和加尼牙子者亦參加其行動。巡撫袁大化卸任入關，行抵哈密，飭營廣漢等入山剿匪。軍需頗爲充實，槍礮亦甚精良，至吐魯克地方，即與回軍開始接觸，戰事極爲激烈。省軍曾以大礮轟擊山中百二十餘次，但回軍毫無損傷。而回軍槍無虛發，所命中者多爲省軍之領袖。和加尼牙子曾以一槍擊瞎營某之眼。省軍以傷亡過重，乃棄輜重，退往哈密。此次回軍踞守山險以一百八十餘人大敗省軍，奪獲軍械頗多，於是回民之膽氣益壯。

楊增新繼袁任都督，飭營廣漢招撫；無效。七月間，復派通曉回文回語之都司張彩廷兼程前往，入山開導，議定改爲當差三日。未數月，又復暴動。其時哈密回王及文武官員多有主剿者，惟楊增新洞鑒事變癥結，並審度當時環境，極力主撫。二年一月間，電沙親王暢論利害，闡明應撫之理由有六：哈民聚衆，求免差徭，非甘心叛逆，差徭減免，即可了事，此應撫者一；山中回民，未能招撫，日久恐牽動各堡，於地方殊有大害，此應撫者二；哈密之沁城小堡與外蒙接壤，撫局不定，萬一被外蒙煽惑，聯爲一氣，必致貽害全疆，此應撫者三；用武剿辦，有傷人道主義，違反共和政體，此應撫者四；現庫倫蒙人有西犯消息，邊防日緊一日，若哈民受撫，可專力對外蒙，此應撫者五；哈變未平，於現有軍隊外，尚須添派，餉械柴草供給苛繁，官民交累，此應撫者六。并力勸沙親王顧全大局，妥速招撫。繼復命東干回軍營長李壽福入山招撫。并以手書致鐵木爾，約其來迪化。信中略云：「余深悉爾之暴動，爲反對回王，並非反抗政府。關於

爾等之舉動余始終無加罪之心。似爾之勇敢深願能參加政府共同工作，請勿疑懼。如肯來迪化，余定可賜爾以無上恩惠，爾其相信無疑。」但入山交通早經斷絕，此信無法投交。後訪得住哈密之鐵木爾友人韃靼回民穆哈買德加尼阿不吉，請其袖函往見鐵木爾。此人應其請，偕李之衛兵四人入山勸其至迪化。鐵木爾意不為動。三月間，李營長親俾可蘭經求見鐵木爾，幷立誓保其無事。鐵乃首肯。復勸回王，減輕差徭，改為每月二日。將鐵部收編為一營名曰定邊馬隊第三營。駐紮省城，騎兵五百人，任鐵為營長。人皆呼之為鐵統領。哈密事變，始告平息。（惟和加尼牙子不願受撫，出奔阿爾泰、俄國、土耳其、阿剌伯諸地，後來返哈密，為二十年哈密事變之主要人物。）

當鐵木爾嘯聚山中時，吐魯番有阿渾穆依登，陰謀起事，應響鐵木爾。楊增新派人安撫穆依登，准其所部編練成軍；調省候用。鐵木爾野心勃勃，與穆依登勾結，九月間私運槍械出吐魯番，擬帶隊潛逃。企圖再舉。謀洩，鐵穆正法。餘衆解散歸農，但不久亦均遭殺戮。此事在哈密一帶，婦孺皆知，引為恨事。鐵木爾弟夏可爾往吐魯番與穆黨艾買提殺官滋事。然其勢已微，夏艾先後被殺。哈密民變告一段落。然禍根仍在，為二十年新疆大亂之源。

（二）庫車之回變　庫車新回變亂之首領是買賣鐵力汗，同治間，阿古柏之後裔也。買賣鐵力汗挾夙世之讐，仇視漢人。平素附會經典，煽惑人心，謬傳靡阿末轉世復生，當有天下。嘯聚徒衆於南鄉，約定燒油葫蘆之日，卽回教封齋之日起事，以殺盡漢人，收復領土為口號。不料事機洩漏，謀逆諸人之名單為官府所得。庫車知事陳宗器卽派人會同遊擊帶同前往協緝。亂黨亦負隅抗拒，開槍傷人。復派官兵民團直搗巢穴，亂黨四散，分竄各鄉。此七年五月杪之事也。

亂黨見事機已迫，即起而暴動，搶刼郵差，砍斷電綫，乘夜進攻庫車城，淋石油以焚燒東門，死力攻城，槍林彈雨，危險萬狀。幸而守城兵丁，沉着應戰，擊斃亂兵多人，餘衆喪膽，望風而逃。官兵一鼓作氣，出城追剿，生擒匪首五人。惟買賣鐵力汗帶領多人竄入銅廠山。（在庫車之北，有小路通伊犂。）官兵復入山搜捕，買賣鐵力汗槍斃，並奪獲回文叛旗槍彈刀斧等物。此次事變賴地方文武紳民同心協力，旬日之間，盪平事變，誠不幸中之大幸也。

案庫車為南疆要地，前清時南疆兩次變亂，皆發端於此。而買賣鐵力汗是阿古柏之後裔，足以號召無知新回，故阿克蘇、溫宿、和闐……各屬人民，均受其影響，有躍躍欲動之勢。又偷領有英領館之通商票冒稱英籍人民，其內幕必有外人從中贊助可無疑義。若非迅速撲滅，禍亂必然擴大，地方糜爛，人民塗炭，其害不知到若何程度也！

（三）和闐之回變　八年春間，安集延、塔什干等處人民叛俄而獨立，風聲傳入新疆，新回蠢蠢思動；加以去年庫車民變之影響，遂有四月十七日和闐民變之事。和闐人民熱合滿等糾集暴徒百數十人，於是夜自古魯巴莊出發，襲攻紫瓦明街市。時有修渠之民伕數百人暨阿渾鄉約亦率衆協助官兵迎擊之，擊斃叛首二人，餘衆逃散。一場風波，數日告平。

二十年以前，新回叛變事件，祇有上述三事而已。

（註一）見新疆民變紀實（續春趙瑞生合著載邊鐸一卷三期）

第六節　外蒙之侵犯新疆

詳考史籍。歷代雄據漠北之遊牧民族，必策馬西向，略取天山南北以爲屬地。例如：漢代之匈奴，南北朝之突厥，唐季之回鶻，宋末之蒙古等先後如出一轍。民國初年，外蒙獨立，亦曾師此故智，移兵西進，謀奪新疆；惟其發動機操於帝俄政府，外蒙古不過受人愚弄而已。幸而新疆當局應變有方，擊退蒙軍，俄人狡計終不得逞。否則，新疆早步西藏、外蒙之覆轍矣！

（一）外蒙獨立及西陷科布多　當辛亥年，武昌起義，各省志士，風起雲湧，共起而推翻滿淸政府。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俄人煽惑，於是年十月初九日在庫倫宣佈獨立，稱大蒙古國。更由俄人贊助，於民國元年進兵侵略科布多，於是阿爾泰及新疆省，大受威脅。

科布多是蒙古人遊牧地方，有杜爾伯部右翼十一旗，左翼三旗；輝特部前後各一旗；明阿特部一旗；扎哈沁部一旗；共十八旗。設有參贊大臣，統領諸部。科布多之四界，東鄰喀爾喀所屬之札薩克圖部，北鄰唐努烏梁海，西北一隅與俄國接壤，西連阿爾泰山，南接新疆省。俄人已唆使外蒙獨立，復令西侵科布多；更想乘機攫取阿爾泰及新疆省。使中亞細亞，與外蒙及西伯利亞聯成一氣。此是帝俄政府之大企圖。如此計畫成功，不特新疆陷於滅亡，即中國西北之藩籬，亦完全被撤，內蒙、甘、陝邊患立至！

當時外蒙之帶兵官爲丹柏江村，兵數約四千餘人，軍械均由俄國供給。外蒙軍又以槍彈發給烏梁海，及科布多之蒙人，使助外蒙而攻中國。科布多之參贊溥潤得此警報，急電乞援。北京中央政府於六月（陽曆以下同）初旬電令，新任科布多參贊延年會同新疆、阿爾泰之軍隊進援科布多。但各地援兵遲遲不發，六月十二日溥參贊急

電中央報告：「科城情形，危急萬分，阿、新等處援兵尚無到科消息，庫倫派人、雖經擊獲，仍虞復來，殊深焦慮……」七月二十六日科城被圍。至八月二十日夜間，蒙軍攻破科城。（舊曆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七日）經駐科俄領事庫思敏斯齊調解，由溥參贊交出印信軍器，官商未遭屠殺。

科城失陷，延參贊逗留阿爾泰，畏葸不前，實難辭其咎。阿爾泰親王帕勒塔所派兵隊，曾與蒙軍接仗，亦無成功。新疆都督楊增新於六月中奉令援科，急急調兵隊，籌糧械，延至八月十四日始有馬步軍各一營出古城，二十日始開拔。攜帶三個月糧草，預備直達科城。而不知是日夜間，科城即告失守，至九月取道五雲集至大營盤（距科城五站）被駐科俄領事派人阻止。退駐察罕通古。

（二）俄人阻止中國援科布多　十月初，科布多外蒙軍撤去大部，據阿爾泰電告新疆有云：「喀匪因車三省庫蒙與官兵開戰，已將喀匪撤回，所留祇千數百人。」是時新疆、伊犂各派有援兵五營計二千餘人集於阿爾泰；又新疆前派援科之馬步兩營，及續派之馬步三營，工程、礮隊、警察各一隊，退紮於察罕通古及元湖一帶扼住由科布多至阿爾泰赴新疆之要道。於是帕勒塔倡議恢復科布多，楊增新亦贊成其議，又以兵隊人數已多，權力相等，號令不一，電請中央：「頒發命令，准帕勒塔親帶阿營及新、伊援軍集合進取，收回領土。待進至青格河一帶與新疆現紮察罕通古等處陸軍三營會同進取。此項陸軍仍歸帕勒特節制，以一事權。此外再由增新於元湖、鄂倫布拉克一帶，厚集兵隊駐紮，以顧後路，而壯聲援。」至十月下旬援軍愈集愈衆，將近二十營。且士氣極盛，均具奮勇精神，與克復思想。楊都督帕親王會電懇請乘機進兵，恢復失地。中央政府覆電不准。此是由於俄政府從中搗鬼，故袁世凱不

敢用兵，恐礙及邦交！十一月初駐紮察罕通古之新疆軍隊有嚴保清李華楨兩營，不遵命令，自動東進，取道烏梁海（阿爾泰所轄烏梁海人遊牧地方）至葉爾羌距科城一百餘里。士氣之盛可見一斑。惟礙於俄人干涉，是夜派人趕回原防。

是月俄國駐烏里雅蘇台領事官雅及帶兵官瓦派人送公文於察罕通古阻止中國軍隊前進。茲將該項公文照抄如下：「古城帶兵官鑒：聞得貴軍多係烏合之衆。如果不避嫌疑前來，其顯然自大可知。我衆知古城並無五千人，均係艱窘之輩，不過虛張聲氣而已。烏里雅蘇台人煙稠密，意在將此喀爾喀，蒙古，驅逐出境，不令在烏居住，現在雅克台、奇爾克台地方頗爲畏懼，故暫歸俄國保護。此次之亂因前滿人辦新政，如遭焚掠。若你們官兵大衆再來，則蒙古必不令前行。我今祈求禱告，事早平靖，不必再來大兵，則可以安慰衆人。若你們官兵前來，我必有以回敬！用敢詳告隱情，迎頭投遞。我們保奉君令，不放你們進兵，以免蒙古畏避，通同吃虧。此皆和好之辭，非狡詐之語也。」

讀此公文，俄人之橫蠻態度，躍然紙上！又十月間俄國駐迪化領事，及駐科布多領事均先後照會新疆，不許派兵進援科布多，惟措詞較和婉，不若此文露骨表示其猙獰面目而已！

我方既懾於俄勢，不敢進軍收復失地，便告絕望；而敵情叵測，和議不成，阿爾泰及新疆，仍受威脅。援軍佈防邊境，以防蒙軍西進。自察罕通古，元湖，一帶由新疆兵駐守；阿爾泰境內，由帕親王及伊犂援軍防禦。嚴令各營：如外蒙軍來攻，則迎頭痛擊；如敵人不來，則不許東進一步！於是老師糜餉，士氣驟落。加以嚴冬降臨，糧草，寒衣，燃料等，籌集運輸更覺困難！

（三）新疆之防備　自科布多失守之後，新疆東北一帶大有脣亡齒寒之危險；西南一帶處處與舊土爾扈特，和碩特各蒙古部落接壤，防範撫綏，亟宜加意，煞費苦心。茲將當時防範情形，略述如左：

（甲）哈密東路　哈密爲新疆之門戶，該廳（當時爲哈密廳）之沁城、小堡、苕岡一帶爲通烏里雅蘇台之道路。又哈密新回與回王，生有惡感，時慮變亂。此地除舊有巡防營外，加撥陸軍馬隊張彩廷，張東文，張鍔三營。又有回王所招馬步隊兩營。又派新軍部隊李壽福一營，馬隊李策勝一營，礮隊趙廷楨兩隊，赴哈密擇要駐紮。

（乙）鎮西　由哈密而北是爲鎮西，該廳所屬之紙坊溝，臥雲磯，三塘湖等處與烏科接壤；而三塘湖尤爲赴歸化之要路，若外蒙由烏西侵，則鎮西首當其衝。此地除舊有巡防營外，加派馬隊王兆琳一營，步隊劉榮升一營，又王兆琳添募團練一營，以資禦防。

（丙）奇台　由鎮西而西北則爲奇台（即古城）。奇台西北一帶與科布多，阿爾泰接壤。若外蒙由科西犯，則奇台首當其衝。此地除舊有巡坊營外，加派步隊李華楨嚴保淸杜發榮三營進駐察罕通古，以扼科、阿來往之要衝。（已述於前）又於鄂倫布拉克元湖等處，分撥馬隊炮隊，及新編古城旗兵馬步等營駐紮。並派陸軍旅長蔣秋林駐紮奇台，以便調遣。

（丁）綏來　由奇台而西則爲綏來縣，與阿爾泰、蒙、哈、及新疆、舊土爾扈特北部落接壤，爲往阿爾泰必由之路，又爲省城之西路咽喉。若阿爾泰有事，則綏來適當其衝。此處除舊有巡防營外，派駐馬步隊各一營，馬隊團長馬紹星亦駐於此。

（戊）庫爾喀喇烏蘇　由綏來而西則爲庫爾喀喇烏蘇，扼迪化赴塔城赴伊犂之要道，與舊土爾扈特東部落接壤。此地除舊有巡防營，及原紮之馬隊二營外，添派步隊馬撲倉馬隊馬成有各一營，勉敷防守。

（己）塔城　由烏蘇而北則爲塔城，與舊土爾扈特北部接壤，又爲中俄交界通商地點。此地除協標，巡防隊外，畢參贊又擬新編陸軍一標。

（庚）精河及伊犂　由塔城而西南則爲精河，與舊土爾扈特西部接壤。又由精河而西則爲伊犂，有察哈爾、厄魯特、錫伯、索倫諸部落，又爲中俄交界通商地點。精河向有標兵，伊犂有標兵亦有旗兵。自去冬伊犂起義後，即將標兵旗兵一律取消，改練陸軍，歸伊犂鎮邊使主持。

（辛）焉耆至溫宿　由伊犂而南則爲焉耆，與舊土爾扈特南部及和碩特接壤。又由焉耆而西輪台，庫車，拜城，溫宿，皆與焉耆及伊犂之蒙古部落接壤。此地除巡防營外，又由阿克蘇添募中和步隊一營，於溫宿駐紮。所有新疆境內蒙古部落，均經詳細調查，設法聯絡。蒙古王公等，皆深明大義，贊成共和，撫綏有道，駕馭有方，故得相安無事。

（壬）烏什至蒲犂　由溫宿而西則爲烏什，由烏什而西則爲喀什，由喀什而西南則爲蒲犂，沿邊數千里均與布魯特接壤。又爲中俄交界而喀什尤爲通商重鎮。自烏什以西各屬已無蒙古部落。除喀什舊有提標巡防各營外，因本年南疆不靖，各屬文武亦多有添練新軍者。綜觀全局，自哈密西至伊犂，北自塔城南至焉耆，皆與蒙古部落接壤，而伊、塔、阿、哈各地又三面與俄交界。適遇烏、科有事，北路各屬人類龐雜，所以禦外侮防外患者皆注重北路；北路無事，則不至牽動南疆。除上述各軍外，省城有陸軍新軍防軍合計不下十餘營。亦加緊訓練，不論省內何路有事，

卽可調遣，以資策應。此是當時新疆軍事駐防之大概情形。

（四）外蒙軍兩次失敗　元年冬間，大雪封山，天寒地凍，兩方各守原防，未有接觸。至二年春間，屢據諜報，外蒙將官丹柏江村帶領大兵八千人（其數未必實在）將進犯阿爾泰。是時我方布防情形，阿爾泰境內有阿爾泰軍（數目待考）伊犂軍五營，及新疆軍馬隊三營，步隊二營，炮隊一連；布爾根河駐新疆軍馬步各一營。察罕通古駐新疆軍步隊三營，馬隊一營，由團長張鍵指揮。其餘元湖，古城等處亦駐有相當軍隊。且各軍操練純熟，器械精良。而張鍵團長平時督促訓練；聞警則晝夜梭巡，嚴加防範。

三月初旬，俄國風聞我方將進兵薩克賽河，由駐迪化俄領事照會新疆，表示強硬意思，說是「中國軍隊若開進薩克賽河，則阿爾泰及沙爾蘇美等地，難免俄國不發兵佔據」顯示以武力干涉我內亂，其蠻橫無理如此，我國除抗議外，亦無如之何。查薩克賽河在阿爾泰山之北麓，係阿爾泰所轄烏梁海遊牧範圍。由此可達科布多之西北。此時大雪封山，行軍不便，我方雖有此擬議，尙未實行。及經俄照會之後，因而中止。

四五月間，前方各軍積勞致疾，釀爲疫癘，愈染愈衆，十人九病，一說是冬令受寒氣，春夏之交爲熱風所吹，以致於此。卽省城軍民亦有此病，好在皆是外感，服發散藥便愈。幸當時外蒙軍未行進攻，誠爲不幸中之大幸！

五月二十二日張團長接到外蒙將官之下戰書，該書照錄如下：「大蒙古國欽差西邊勸慰托古伲拉胡領大兵參贊爲照會事：民國之兵，忽入蒙境牧地駐紮。我與你們大臣，雖然均係奉命駐防而來。你們這些兵，駐我蒙古地方，據的甚麼理由？你們帶兵，直然到此，所因何故？請明白示覆！」（此是原譯文）

張團長當即答覆，其文如下：「中國駐紮察罕通古統兵官張爲照覆事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接到照會內開：「……（原文見上）」等語。蒙古地方，本爲中國完全領土。前淸隆裕皇太后宣布共和，成立民國。蒙古全境當然應在民國版圖之內。載在約法，五族遵守。蒙古王公效忠民國，贊助共和，受我民國大總統封號，有加無已。乃庫倫獨立，襲取科布多城。又諸傳有窺伺阿爾泰之說。領土所在，豈能放棄！察罕通古地方在中國防禦綫內，奉中國 大總統命令駐兵防守。若庫倫不派兵前來，我亦不進兵科城，若庫倫派兵前來，中國官兵亦不能稍有退讓。蓋爲保存領土起見，自應不受他人干涉。況庫倫獨立，係庫倫一部份之行爲，非蒙古全部之行爲。現奉中國 大總統命令，正在停戰議約，將來如何解決，自有正當辦法。若不候政府解決，妄開邊釁，則我國領土所在，我國官兵勢難稍爲退讓。爲此照覆，請煩查照。」

因爲察罕通古是由科布多赴阿赴新之咽喉，故外蒙軍特別注意於此。六月十四十七兩日連據札哈沁部蒙人等來營報告：「外蒙軍已分三路進兵，一由烏梁海進攻布爾根河，一由包慶墩，五雲集兩處夾攻察罕通古。前鋒馬隊千餘人已到保土工地方，距察三站。十四日敵人二百騎，已到五雲集，着札哈沁人預備氈房料等項。旋即轉回保土工。」張團長得報，復派人偵探確屬實情，即電請速分駐紮元胡之砲隊星夜開拔前來，以壯軍威。幸是時各營病兵，十愈八九。又包慶墩河水漲發，蒙軍前鋒千餘人，未能渡過，暫住未來。過幾日蒙軍又下一戰書，限中國軍隊十日內退出察罕通古；否則槍彈對待。張團長亦答覆，大意是中國與庫倫事件；不如彼此靜候政府交涉解決，最爲上策。輕啓戰端，不論勝負，兩無利益。如你們必來攻擊，則中國官兵不能不採正當防衛手段。

是時由庫倫派來之兵卒有一千五百人，開到沙札蓋台（在科布多境內，由察往科之官台。）糾集各部人共有四千餘名。其中有索倫人烏梁海人及札哈沁人。統官兵名薩克札杜布。所用槍械有單響五響六響等類，均係俄人發給，因札哈沁公往投蒙軍告知中國方面又由古城調兵前來。又以馬隊七十名助蒙軍，每日在蒙營來往。蒙古軍官想趁中國調兵未到，前來攻擊。於七月四日黃昏時候，由沙札蓋起程，共三千人，均係馬隊，特來察罕通古劫營。到三更時分，已被我軍偵探探悉。張團長因黑夜無光，兵力單薄，不敢遠出，號令各營守住戰溝，沈着對敵。四更時兩方開火射擊。至天明我軍逾溝進攻，兼有砲隊助射，敵人抵禦不住，始行退走。我軍因兵少，未敢遠追。此次蒙軍大部包圍我軍駐地三面散兵戰綫約三十里。及敵人退後，計陣斃敵人二百餘人，戰馬三百餘匹，生擒兩人，奪獲槍械數十枝。我軍共計陣亡官兵六十二名，駝夫二名，受傷官兵九十八員名，駝夫三名，死馬四十五匹，失槍三十二枝。此次戰事全得力於地勢平衍，我軍先挖戰溝，藉資屏蔽。又以步擊馬，以逸待勞，故能以少勝衆。於是外蒙西侵之氣燄，始受一次打擊。

又據俘虜報告：「當蒙軍襲攻察罕通古時，另有丹柏江村，率領馬隊三千駐紮薩克賽，距布爾根河六站。不日就要起程來攻布爾根河。」楊都督以布爾根河，四面高山，中間平地，縱橫不過二里，形如釜底，易遭敵人射擊。又以兵力單薄，故電令該地二營，退駐察罕通古。

七月十一日天將曉，外蒙軍有三千餘人來攻察罕通古大營。另有七、八百人，先踞偏南數里之高山，槍彈可以直達我第四營營壘。又派隊越出我軍後路斷截我糧道牧場及樵地。北面山後十餘里地有大股敵軍以爲接應。情

形甚爲危急。張團長指揮軍士分頭迎擊。又以第四營形勢最危迫，恐抵敵不住，隨派楊團副慶明及備補營馬營長得貴帶隊前往協擊。兩員奮勇直前，轟擊四點鐘之久，佔領南山之敵軍始紛紛逃散，全團亦解。此次陣斃敵人一百餘名，中傷者不知其數，死馬兩百餘匹。我軍馬營長得貴不幸陣亡，令人痛惜！其餘各營兵丁共亡五名，傷七名，失砲馬七匹，槍械等件，均未遺失。惟在外放牧之馬匹，被敵人開花砲驚走四十匹。敵人戰敗後，退二十餘里，卽行駐紮。我軍因兵力單薄，且馬隊尤少，不能出營追擊。此是外蒙軍第二次之失敗。

先是四月間，中國中央政府正與俄使商定條約，所有阿爾泰山以北烏梁海及哈巴克地段，華俄雙方均不派兵前往。俄人不令外蒙軍西趨。而外蒙軍卽於七月兩次進攻察罕通古，俄人不顧信義如此！幸而兩次獲勝，否則阿爾泰必繼科布多而失陷。

（五）漢蒙戰爭之危機　外蒙失敗後揚言：「誓不干休派人回後方調開花砲兩尊，借俄兵九百，再來攻打」。新疆軍雖兩獲勝仗，但無生力軍補充，軍老氣弱，形勢頗爲危險。楊都督於七月十六日密陳中央，暢論漢、蒙戰爭之危機，大意是：

（甲）就全國大勢言，漢蒙不宜久戰之理由有四：（1）五族一家，宜共謀幸福。若殺機一起，怨毒必深，鷸蚌相持，漁人得利。（2）蒙古民族，在元代爲世界最強之民族，今若頻年戰爭，智慧日開，膽氣益壯，將來必爲西北大患。（3）中國國基未固，內爭隱伏，不宜勞師靡餉於對外。（4）黃雀捕螳螂，弋人在後。縱中國戰勝外蒙，俄人必出而干涉，我吉、黑、新疆、先遭其害，是以內爭而招外患。

(乙)就新疆情形言，不宜久戰之理由有五：(1)新疆東北二面，自哈密、鎮西、奇台，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接壤，沿邊二千里，防不勝防，戰爭一開，應接不暇。此對於境外之蒙部言，不宜久戰者一。(2)新疆境內有舊土爾扈特、和碩特、察哈爾、索倫、厄魯特等與漢人、漢回、新回、哈薩克相雜居，此次各蒙部不為庫倫所煽惑者，雖是各部王公深明大義，亦懾於兵力，不敢輕發。若我與外蒙久戰，一有挫失，必損國威，而啓戎心。此對於新疆蒙部言，不宜久戰者二。(3)近來俄國於我喀什、伊犂、寧遠等地添駐軍隊。又於邊境齋馬爾可拉木圖等處調駐重兵。又查明俄民車馬，不准遠走，又派人入新疆，潛購糧食以備軍用。此就對俄人言，不宜久戰者三。(4)新疆伊犂尚未實行統一，阿塔亦各樹一幟，喀什亦想擴張勢力，一省之內，儼同數國。已有四分五裂之形勢。且遊民會黨，伏莽潛滋。若與外蒙相持，一遇失敗，南北兩路，必受影響。此就通省言，不宜久戰者四。(5)新疆係受協餉省分，前清時，各省歲協餉二百四十萬兩，近年以來，協餉久絕。自本年一月至六月僅收中央接濟銀十萬兩。本省解款，只收喀什解來五萬兩。此外更無分文收入，全恃發行紙幣以度目前之急。又無準備金，萬一信用一失，危險堪虞。此就財政言，不宜久戰者五。

(丙)就察罕通古言，有可慮者四：(1)由古城至察，沿途所經，僅由古城四十里至北道橋，尚有居民，此外約計八程，一望沙漠，人跡罕至，又不通車。運輸糧草，專恃駱駝，入夏以來，駱駝放廠，雖有糧草，不能運往。此就糧草缺乏，所宜慮及者一。(2)孤軍深入，兵家所忌。察罕通古緊與蒙地毗連，後路之鄂倫布立克、錫泊圖台，號稱通古台、烏什克台等處，現雖步步為營，撥兵分駐，然平沙無垠，處處通匪，萬一敵人抄襲後路，則糧運梗塞，聲息不通。此就後路遼廓所宜慮及者二。(3)自新伊開戰以來，子彈消耗已多，前敵各軍每槍僅攜三百發，勉敷一兩戰之用。現雖從速撥

發，而省城所存無幾，杯水車薪，難期有濟。而由京領用之軍械，目下僅至涇州，有緩不濟急之勢。此就軍械不足，所宜慮及者三。(4)各軍遠戍寮境將及一年，曠野沙磧，並無營房，雖有帳棚，難禦風雨，冬寒夏暑，辛苦備嘗。加之夏令，疫癘盛行，十人九病，療治甫痊，猝遇大敵。幸而軍心團結，尚能以少勝衆。然由寮前往，四面皆蒙人牧地，山谷起伏，我軍未諳途徑；加以俄人干涉，即使戰勝，亦不敢冒險進攻。況兩軍相持，必無長勝之理，而由寮內向古城，路逾十站，水草缺乏。設或萬難抵禦，急待旋師，敵人縱不追擊，人馬亦將飢渴而死。此勝負無常，所宜慮及者四。

以上各種情形，新疆當局極爲明瞭，然仍死守寮罕通古而不敢放棄者，直接是保護阿爾泰，間接是護衛新疆。然勢窮力盡，恐不能繼續維持，故該呈最後懇請大總統飭部與駐京俄使交涉，毋令蒙軍輕啓戰端，以免塗炭生靈。又謂，聞中俄條約已交議院提議，惟願及早通過，條約早定一日，即邊患早弭一日云。

（六）中俄訂約雙方停戰　蒙軍自兩次失敗之後，未發大隊來攻，僅時時派小隊來刼牧場，或襲擊後路元湖，烏什克一帶欲斷絕我軍糧道，先後均被我軍擊退。九月初，阿爾泰帕親王與駐阿俄領會議，雙方停戰。由俄領電庫倫，勿再進攻。但事實上蒙軍依然不斷派小隊來騷擾。至十月初旬，帕親王爲中俄協約尚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保全領土起見，與俄領商議，新、蒙雙方停戰。訂臨時條約六條。茲將原約草案列左：

第一條　阿、新軍隊與喀爾喀軍隊，自此條約簽字後，各守現駐地點，均不得前進，互相攻擊，靜候中俄協約之成立。

第二條　中俄協約，未經成立以前，阿爾泰與科布多疆界，暫以阿爾泰山最高分水界爲界，但自江箇什河鳴

什起以布爾根河為界，至濟爾噶郎河口，卽濟爾噶河入布爾根河之處，再向東南經甜陶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線。

第三條　烏梁海，哈薩克人民，無論中俄協定成立與否，自此條約簽字後，滿八個月內任其隨便遷移，中國官與喀爾喀官，均不得阻止，俟八個月限滿之後，其在阿爾泰分水界以北者，歸科布多管轄。

第四條　阿、科兩屬，自此條約簽字之日起，應開通商路，聽商人自由貿易，凡商人生命財產，經過各該管境內者，彼此應實力保護，並負其責任。

第五條　阿爾泰軍隊，中俄協約未經成立以前，再不加兵，喀爾喀亦不得加增兵力，將來應練軍隊之多寡，悉遵中國政府之政策辦理。

第六條　此條約自簽字日起，共同信守，俟中俄協約成立之日失其效力。

該項草案最大弊端有二：(1)第二條規定中俄協約未成立以前，科、阿兩地之分界線，易遭失地之危險，故中央不予承認。(2)第三條八個月內任烏梁海，哈薩克人自由遷移，八個月後在阿爾泰山北者歸科布多管轄一則，流弊極大。原來哈薩克部向在塔城邊境居住，自中、俄分界後，始有中哈、俄哈之區別。中哈居塔城者以人多地狹，勢不能容，始由科布多借來阿爾泰、巴哈河一帶安插之。前清末年科城索還借地，塔城不允，奏請查辦。數年不結，最後議定設阿爾泰山辦事大臣。人隨地轉，又有塔哈、阿哈之分別。惟哈薩克以遊牧為生，阿、塔兩處，祇有冬窩而無夏窩。兩處哈人每年潛來新疆之鎮西奇台、阜康、孚遠一帶，逐水草以居。因其素性慓悍，常事搶掠，居民受害。而阿、塔兩城

又以該管人民，利用其當差，不容外出。於是新疆則派員驅逐，阿、塔則派人接收。特以地方遼闊，驅者自驅，收者自收，潛逃奔竄者如故，乘隙搶劫者如故。近來以蒙軍西侵，哈人益發鴟張，四出騷擾。新疆當局，以哈人亦是中國人民，恐其鬧亂，故飭各屬撥給牧場暫為安插，原期軍事解決再令各回原牧地。但已安插者不能恪遵定地；未安插者，又飄忽無常，以致鎮西、奇台各縣禀報劫搶傷人之案，紛至沓來！各地官紳有請力加驅逐者；有議設法安撫者；更有請緝兇懲辦者。惟蒙事未定，若不安撫哈民，必投入敵方，以為我害。而該條約第三條，限以八個月，定以分水界者，是俄人欲攘奪我人民之陰謀，顯然可見。八個月之後，我方境界，仍不能禁止科屬哈民來往。如是俄人可利用哈人竄入境內，從事擾亂。其禍害何堪設想！

十一月五日中央政府與駐京俄使訂定中俄聲明文件，內容大要是：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其他從略）。又訂中俄聲明另件，其第四條規定：「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轄之境為限。惟現在無詳細地圖，而各該處行政區域，又未劃清界域。是以確定外蒙古疆域，及科布多阿爾泰劃界之處，應按照聲明文件第五款所載，日後商定。」此項聲明成立之後，上述臨時條約即失效力。聞當交涉時，我方力主以喀爾喀四部為外蒙自治範圍。俄方力爭科布多要包括在內。假如阿爾泰失守，外蒙自治領土更為廣大，即俄人侵略之成績亦更上一層。則阿爾泰不屬於新疆省矣！此是新、阿當局竭力抵抗之功績。

十二月二十一日帕親王與駐阿俄領簽訂中蒙軍隊停戰條約，該約第一條「駐察罕通古一帶，中國軍隊，於

此條約簽字後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再此條約係指雙方駐兵地點而定，與阿、科疆界問題決無干涉。」於是至明年三月二十一日，雙方撤兵，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七）善後事宜　自二年五月間外蒙軍進犯阿爾泰境，阿屬烏梁海、新和碩特、新土爾扈特諸部落，均遭蹂躪，新土爾扈特正盟長親王密西克棟固魯於五月下旬率所轄三蘇木（卽佐。佐屬於旗。）南投於新疆。受安插於孚遠縣四廠湖地方。其他如新土爾扈特副盟長貝勒，新和碩特輔國公及烏梁海貝子等，均被蒙軍擄去，勒令繳銷舊印，頒發僞印。至議和停戰後，各部貝勒貝子公爵等始放歸。印亦發還；惟外蒙所發僞印，未曾收去，新疆當局，擬設法收燬，後因俄人干涉，卽行中止。當蒙軍退後，各部紛紛投誠，願效忠民國。又以蒙軍撤退時，駝馬牛羊，全被搶去，損失極大。中央頒給撫卹金，計新土爾扈特貝勒銀二千兩，新和碩特一千六百兩，烏梁海二千兩。各部均極感戴，親來新疆，趨謁楊都督，以示內向之誠心。

案此次阿爾泰之幸存，新疆之苟安者，皆由於地方與中央能切實聯絡，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故有此結果。假如僅有外交而無武備，阿爾泰必不能守，新疆必不得安；假如新疆不與中央聯絡以壯聲氣，俄人欺地方勢孤，進侵益急，而阿爾泰亦必不能守，新疆亦必不得安。此必然之勢也。

第七節　俄屬哈布竄擾新疆

民國以來，俄國內部事變，新疆直接受其池魚之災者有兩大波瀾：其一爲五年布哈難民之入竄，其二爲八、九

年白俄收兵之擾攘。本節專述其前者，將其變亂之起因，逃難之慘狀，及新省當局處置之辦法，一一敍述之。

(一)哈布人民竄新疆之起因　塔城伊犁邊外爲哈薩克部落，烏什喀什蒲犂邊外爲布魯特部落，有淸盛時皆爲我國藩屬。自俄國勢力侵入中亞，併吞各部，同光年間，中俄兩次劃界，致將哈薩克部落割成二部，其劃入俄界者稱爲俄哈，劃入華界者稱爲華哈。然而國界雖分，民族則一，遊牧生活，遷移無定，往往父爲俄哈，而子爲華哈，兄爲華哈，而弟爲俄哈者。劃界之後，彼等仍不問國籍，往返如故。然其族稟性強悍，剽竊成風，常常彼此發生衝突，惹起國際糾紛，而新俄邊界延長數千里，隨處有路可通，俄哈犯罪者往往逃匿於華境，華哈犯罪者往往亡命於俄地，雙方政府，俱感困難。至布魯特亦有俄屬華屬之別，亦爲劃界後人隨地轉之故也。

哈布諸部在昔爲中國藩屬時代，淸廷取寬大政策，不過問其內政，及被併於俄國，事事受俄人干涉，齟齬時起，怨恨日深。淸末俄國積極移民於中亞，哈部牧地，概被侵佔，故哈民逃入伊犁者有三千餘戶。至民國三年，始收入於華籍。五年九月，俄國革命爆發，俄政府在哈拉湖一帶(熱海附近村莊)徵募哈薩克人從軍，哈人不從，俄官捕殺其頭目數人，以致激成公憤。其地有纏吾爾族，亦有漢回，漢回乃白彥虎餘黨之後裔，先年俄人收撫安插於此者，彼輩藉同教關係，大起煽動，以故哈、布、漢回、纏吾爾各族人民同時叛變，殺官吏，焚街市，携婦孺，掠牲畜。俄政府派隊痛勦，人民不敵，投入新疆。是時在哈拉湖附近之華僑被俄軍搶殺者達四千餘人之多，其殘暴情形可想而知矣！

(二)哈布人民逃難之慘狀　亂事初起，風聲傳入新疆，楊增新電飭邊鎭長官，派遣軍隊嚴堵卡倫。然哈布難民，受俄軍猛烈之追擊，死裏求生，千萬成羣，闖入邊卡，且愈來愈衆，聲勢洶洶，竟防不勝防，堵無可堵。計塔城方面，

逃入難民可六七萬人，伊犁一帶則十六萬人，皆是哈薩克族；烏什、喀什一帶可五、六萬人，爲布魯特族及維吾爾、漢回等，總計三十餘萬人，牲畜倍之。當彼輩逃命之際，慘狀難以縷述，有如伊犁特克斯河附近卡外蜂聚無數俄哈，十月十九日清晨，有俄軍五百餘人，攜帶開花炮兩尊，由洋槓開放，直抵我納林郭納卡，自巳至未，連放數十出排槍，繼續不停，擊死俄哈無數。俄哈紛紛向我境內狂奔。我軍當經向空仰放數百槍，意欲藉以嚇阻。奈俄哈不顧生死，拚命竄入。我納林郭納卡指揮官郭義標派人與俄軍交涉，不得越境追擊，擾亂我治安。俄軍亦派人來稱：『亂哈既入中境，何不速行打死，即可將該哈人交與我軍。』云云。又南疆邊界，山路崎嶇，危險萬狀，而逃命之布魯特人不問有路無路，到處分竄，如遇險要山嶺河澗，即將牲畜先行推下，任其跌死，堆積成路，然後人口從而過之；適遇大雪紛飛數日，山中凍冰甚厚，人馬難行，難民多有用氈席皮衣鋪於冰上，轉相遞接，強爲上下，雪深數尺，凍餓而已者，尸體枕藉，塡塞道途，慘不忍睹。我守卡官兵，初擬攔阻，布民同聲哀告：『與其返回，終死於俄人之手，不如死在華界，尙能瞑目』。號哭之聲，震驚四野，慘不忍聞。似此情形，我國官兵，一因山路多歧，力不能堵截；二則律以人道主義，心不忍堵截；祇有任其竄入而已』。

（三）新疆處置難民之辦法　難民既入境內，或則佔據牧場，或則滋生事端，或則劫路牲畜。且深入腹地，北疆之烏蘇、精河、沙灣、鎮西、奇台、孚遠、阜康諸縣，南疆之阿克蘇。喀什兩道所屬各縣，莫不有彼輩之踪跡。以新疆之荒僻，驟增如此巨數無羈無束之強悍民族，情形之混亂，事機之危迫，蓋可想見矣。當局對此，處置辦法如下：（1）安撫：難民之來，原爲逃命，非有侵擾之意，故既來之則安之，使勿擾亂我之秩序。間有窮困，羅於凍餒無以爲生者，則施以

相當之賑濟。(2)防範：安置難民於指定之地點，或遷就其自佔之區域，派遣軍隊，嚴爲防範，以免越軌，而保治安。並設法堵塞，不讓彼等向有水草之處或城市區域流竄。然雖有越軌，雖有流竄，亦未嘗以武力攻擊之，蓋恐壓之生變，以破壞俄國之手段，轉而加害於新疆也。且俄政府初雖允我用武力解決亂哈；繼又照會不許用武力對付。(3)交涉收回：向俄方交涉，赦免其罪，招收回國。俄土耳其斯坦總督曾飭哈民遵守條例，其要點：放還所擄人民，交出槍械，執送叛變首領，各回原牧地，供應國家力役及馬匹，將侵佔未經官許之村落草場傷害俄民之地點交付官府查收。我方即將該條例向特克斯川哈民明白宣布。但哈民狐疑不從。俄方嘗派官兵，入境搜捕叛首，經交涉始已。難民間有自動回國或受勸回國，已入俄境，慘遭殺戮者數見不鮮，於是難民益形畏懼，寧死不願回國。其後迭經交涉，始由俄方宣布赦罪，至七年秋冬，難民始相繼返國，而留牧新疆者爲數亦甚衆。十六、七年間，楊省長嘗派員調查，分別發給入籍護照，以便稽考。

第八節　白俄之擾亂新疆

蘇俄革軍，着着勝利，白俄日趨崩潰，敗軍紛紛湧入華境。除退入東北，後又佔據庫倫之謝米諾夫爲世人所注目者外，其退入新疆之衆，遠過於謝部，且風波迭起，滋擾極甚，新疆幾陷於危亡，而蹈庫倫之覆轍。略述其經過如下：

(一)白俄鬪佔伊塔　民國七年冬，白俄軍事領袖阿連湖夫與赤軍交戰於愛古斯，白俄慘敗，節節潰退，屯於新俄邊境。由駐塔城俄領向新疆要求云：「有俄兵五千，其中夾有華人士兵，擬由葦塘子入塔城，假道伊犂進

攻薩馬爾之赤黨。』薩馬爾距伊犂祇數十里，白俄之假道，用意所在，一則以奇兵襲擊敵人，二則乘隙占踞伊塔爲根據，與蘇俄作最後之抗戰。蓋因伊犂形勢險要，白俄苟能得之據爲巢穴，於菓子溝（在綏定與精河間，爲廸伊往來之孔道。）等處置以重炮，則中國軍隊不易攻入，可無後顧之憂，專注兵力西向與蘇俄爭衡。伊犂爲中俄通商要地，百貨雲集，物產富饒，足資取給。又伊犂俄籍人民甚多，可選精壯，補充隊伍。有此三利，故白俄垂涎之。是時日本派往新疆之調查員亦慫恿白俄佔據伊塔以爲根基。勝則爲帝俄謀死灰之復燃，敗亦不過蹂躪他國之土地，犧牲他族之生命財產而已。楊增新深知其害，一面婉辭答覆，謂：『由塔城至博羅塔拉計一千數百里，皆蒙人遊牧地帶，無糧可食，無柴可燒，無房可住，馬無草料，大雪封山，人煙斷絕，俄兵深入，必遭凍餓，未至伊犂多已垂斃，豈非犯兵家之大忌乎？且伊犂糧料缺乏，由省派去之軍隊，亦由省城運糧前往，供給困難，達於極點，此乃日本調查員及俄領所共知之事實也。若俄兵來此，糧食更無法供應。俄軍進攻赤軍，取道斜米，頭頭是道，何必假道伊塔耶？』一面急電中央向俄使交涉拒絕其假道。俄軍亦不果來。是時日本調查員屢向新疆建議允許日本派兵一師團，分駐伊塔，協助邊防，經中央與日方交涉，新疆邊防由中國自行擔任。日人之計卒不得售。

八年五月間，白俄屢遣使要求新省出兵夾擊赤軍。日本調查員及英領事亦極力慫恿，謂出兵助白俄，將來可收回種種權利。惟楊增新深知國防空虛，實力薄弱，苟觸怒白俄，則白俄勢力抵抗蘇俄雖不足，擾亂新疆則有餘；苟袒護舊黨，則南疆邊外之俄地已入蘇俄手中，蘇俄怨中國之助其敵人也，難免不分兵由費爾干以侵喀什，由哈拉湖以入烏什，則南疆因之而糜爛矣。且鑒於世界潮流，逆料革黨必獲勝利，將來舊黨消滅，新黨追念前恨，更爲新疆

之大患。楊增新處此左右為難之境，對俄人之內爭，始終抱定不干涉主義，嚴守局外中立，靜觀其事態之變化，形勢之推移。隨防邊卡，運用外交，祇期於艱難困苦中，無為喪權辱國之事而已。

白俄既不獲新疆之援助，乃反羞成怒，仇視中國。且彼輩皆帝俄時代之人物，慣用橫蠻手段，欺壓中國官民，積習已深，牢不可破。有如塔城哆領事在塔舉動，故態依然，故縱俄軍殺戮我人民，劫奪我牲畜。駐伊犂領事呂巴尤桀驁強悍，動輒與華官齟齬。呂巴嘗秘密召集哈薩克，圖攻蘇俄；嘗將俄境逃來之新回數百編為隊伍，逐日操練；嘗藉口保僑，請於駐斜米之俄軍官派兵入伊犂；嘗散發回文傳單，謂蘇俄將入伊犂消滅回教徒；嘗縱反間走告蘇俄，謂新疆以實力助白俄，將出攻蘇俄；嘗利用新疆政策，向世界散布謠言，謂新疆允許過激派在伊犂宣傳赤化，並以槍械接濟蘇俄；嘗派人調查伊犂俄僑戶口，並通令凡俄籍人民年在十九至三十五歲之內者，限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起一律報名當兵，如有觀望者，定以軍法從事。因此俄民奔走駭汗，求救於華官者絡繹不絕。中國一面向俄使交涉，取消在伊犂徵兵計畫；一面派人安撫俄民，勿受呂巴之誘惑，勿懼呂巴之脅迫，安居樂業，毋入行伍。以上皆白俄人物擾擾伊塔，嫁禍新疆之大概情形也。

（二）白俄敗兵竄入新疆　八年冬，白俄斜米兵變，賽桑失守。阿連闊夫退紮烏吉爾以防克帕爾之赤軍，都托夫一軍退屯愛古斯以防斜米之赤軍。惟因冬令大雪封凍，又因蘇俄分派各自為政，不相聯絡，是以久未進攻。至九年一月，蘇俄結合，一律進攻，初敗都托夫而得愛古斯附近要隘；繼敗阿連闊夫而得克帕爾以東諸鎮。於是赤軍日日進迫，白俄節節敗退，直至白俄之最後壁壘亦被摧毀，境內無立足之地，復被赤軍激烈追擊，始紛紛竄入新疆

邊境，當局雖於事前加派軍隊，分守伊塔邊卡，然一則通路太多，兵數不敷分配；二則兵弱械窳，不足以抵禦俄軍。惟要求白俄領袖依照國際公法，解除武裝，然後入境，以免赤黨越境追擊，雙方同遭糜爛。入境白俄，塔城最多，伊犂次之，兩地所受影響甚大。喀什方面亦有白俄要求入境，幸地勢險要，阻之不納。各地情形，分述如下：

（甲）塔城　竄入塔城者為巴奇赤將軍，巴奇赤於三月間與赤軍大戰於葦塘子（距塔城三十五里），白俄慘敗，紛紛奔入塔境。赤軍乘勝猛追。巴奇赤殿後，據我巴克圖卡與赤軍相持，歷一小時之久，勢不可支，始奔入塔城。赤軍數十人直逼我國界。經我守卡士兵告以新疆嚴守中立，白俄已解除武裝，請勿越界追擊，破壞我國中立。赤軍亦允收兵，未越我界。統計逃來塔城白俄敗兵一萬一千餘人，戰馬九千餘匹。軍械十分之八已繳中國，其餘則私埋於山野。戰馬僅交出四千餘匹。又逃來之難民有一萬數千人。當局將敗兵安置於額敏縣南山一帶，取其遠離赤軍，免致各懷疑懼，發生他變。將難民安置於近邊之巴拉噶什地方，取其戰事稍定，便於回國。將馬匹分為九廠，由雙方派人放牧。敗兵每人每日發麵一斤半，難民每人每日給麵一斤。塔城貧瘠，糧食由迪化、昌吉、呼圖壁、綏來等地分路趕運，以資接濟。敗軍嘗欲自裝無線電機，我方不許。敗軍對外郵電，亦加以嚴查，以免勾結境外白俄。是時敗兵難民為數既衆，性復強悍，雖暫時安置，亦慮其變亂，或喧賓奪主，或肆意劫掠，或流竄各縣，或交通白俄出擊赤黨。故梭巡鎮壓，急不容緩。塔境遼闊，原有軍隊，不敷守備，道尹張鍵陳請招集土著蒙民騎兵兩營，及哈薩克騎兵若干，以漢兵居中鎮守，蒙哈巡守卡倫。蒙哈人人有馬，祇須官給月餉，便可成軍，蒙哈騎兵長馳驅，精射擊，明地勢，適氣候；且防範俄人，即是保護自己牧場，故皆樂於效力。自是塔城邊防較為穩固。

五月間，有日本援助白俄消息，於是塔城伊犁之白俄軍咸躍躍欲動。祕密挖取槍械，屢向塔城道尹要求發還前繳之軍械，以便由齋桑返國；否則必以武力對待。幸當局早已將槍機破門卸下裝箱，密運來省。又購眼線，將巴奇赤埋於南湖之軍械挖出，及在俄哈房內起出大批槍彈戰刀炸彈等物，加以防範嚴密，白俄敗兵不能發動。是時俄敗兵陸續回國者四千五百餘人，實存者尚有五千七百餘人。難民回國者亦甚多。

（乙）伊犁　逃入伊犁者為阿連闊夫部下。阿連闊夫所部原有二萬餘人，大部分投降赤黨，入伊犁者祇三、四千人。阿部入境，不肯解除武裝，槍械完全埋藏，繳交中國者祇壞槍缺刀，及無槍關之機關槍無引藥之炸燀，各種子彈數百箱而已。而新疆當局自審力弱，亦不敢用武力強迫其繳械。阿部入居於博羅塔拉，亦由中國發給糧食。六月間，阿氏部下私挖藏械，與塔城敗軍聯絡，陰謀反攻赤黨，其時塔什干蘇俄政府，雖經下令赦免白俄，允其回國，共享自由。然皆觀望不返。蘇俄偵知其計，增兵境上，防備綦嚴。我伊犁鎮守使楊飛霞亦嚴密監視，隨守伊塔卡倫，禁絕兩地俄人自由交通。白俄陰謀，終無實現。

（丙）喀什噶爾　喀什西倚葱嶺，有險可守，不似伊塔邊界頭頭是道也。我國鑒於塔什干一帶，秩序紊亂，宣布凡由塔什干來喀什之外人，一律不准入境，以重邊防。八年十月間，塔什干白俄失敗，其軍官穆喀諾夫率衆數百欲入喀什。我依爾克斯坦卡兵極力阻止，不得入境。穆喀諾夫乃於俄境依爾克斯坦卡（與我國依卡僅一河之隔。相距約十里）設立費爾干臨時政府。時駐喀什俄領事屢向我政府要求：一以餉械接濟穆喀諾夫；二允許穆喀諾夫在喀什購置用品；三允許俄方在喀什招兵。我方一律拒絕之。喀什道尹朱瑞墀為防止白俄闖入邊境起見，招布

魯特人為馬隊分守各卡。惟准許俄難民及完全解除武裝之敗兵入居喀什。九年二月間，穆喀諾夫又要求入我蒲犂縣招兵籌餉，駐喀英領事亦代為說項，我方嚴拒不納。三月穆氏投降於蘇俄。喀什邊防始告解嚴。

（三）阿連闊夫大鬧古城　先是阿連闊夫在伊犂陰謀起事，既告失敗；又要求帶領千人，取道喀什，轉赴印度。窺其居心，欲奪南疆。我方力拒之。其部下陸續回國者三千餘人，祇存死黨七百餘人，其中軍官約五百人，兵伕約二百餘人，有馬八百餘匹。當局以俄軍雖少，皆百戰精兵，且阿之為人雄心勃勃，防範為難，久居伊犂，終非得計，乃於十月間商請阿氏率部入居迪化，以便東行入關，取道內地以返國。阿氏已入省城，藉口巴奇赤提取塔城俄領館之鉅款，要求中國代為追索，否則部下行將暴動，彼則不負責任云。俄軍復揚言：「將刦掠洋行，佔領省城」。人心惶惶，如臨大敵，省軍嚴密防範，幸免於禍。

當局又以省城糧食缺乏為詞，商請阿氏移赴古城就食，幾經唇舌，始獲就範。將其部屬分作五起，派員監護，陸續開赴古城，安置於城外，省軍則坐鎮於城中。

是時謝米諾夫將侵擾我庫倫，竄入新疆各處之白俄敗兵，祕密東赴科布多者甚多。阿氏亦要求由科布多返國，蓋欲乘機佔踞科城，與謝米諾夫相響應。我方力拒之。阿氏一面派人赴塔城組織血手團，一面又密令安置伊犂之首領都托夫，勾結經我收撫之驕匪，（東三省人投入俄國為士兵，敗後來歸於新疆者，人數僅數百人。）定於耶穌誕日，實行暴動，破壞伊犂。俄兵四輪車所載木箱，皆是雙層，上層裝什物，下層藏軍械。十年一月六日，突架機關槍向古城東門射擊，復分兵進攻各城門。經駐古城軍隊極力抵禦，始轉危為安，雙方略有死傷。伊犂驕匪亦於九日叛

變，響應阿氏。阿氏修隄壕，築砲台，逐日操練，嚴修戰備。當局先將塔城之血手團破獲，次將伊犂之騷匪撲滅，同時電調東路哈密鎮西之馬步軍六百餘人進駐距古城八十里之老奇台，調省城附近西路各營七百餘人進駐距古城七十里之孚遠，古城駐兵七百餘人，合兵二千餘人。此外又分軍扼守由古往科之要隘元湖布爾根河以防其北竄，分令鄯善、吐魯番駐軍嚴守卡隘以防其南竄。俄軍之實力，據我方偵悉者有機關槍二十五架，山砲一尊，快槍三百數十枝，炸燀一千數百枚，各項子彈均備，矛杆三百餘根。其實尚不止此數也。

楊氏任陸軍旅長蔣松林爲前路司令，相機進剿，解其武裝。派外交特派員張紹伯教育廳長劉文龍前往交涉，迫令卸盡武裝。阿氏偵知我軍四集，不能反抗，始行屈服。然仍施故技，將軍械密埋於野外，繳出者祇少數而已。當局待其武裝全卸之後，將其部衆分爲四起遣送入關。及分遣數起之後，出其不意，將阿氏拘留，解至省城囚禁。亂事始告解決。

（四）巴奇赤佔阿山道　巴奇赤所部尙存五千餘人，仍駐於額敏縣南山，稱之爲露營，糧食全由新疆供給，派馬隊二營駐紮附近以監視之。楊增新所謂：「禮之如大賓，防之若大敵。」其言誠不謬也。

九年十月杪，塔城又闖入白俄敗兵千餘人，有快槍三百餘枝，機關槍四架，其首領爲勝系克，不肯交出軍裝，祕密埋於山野中。當局將此股安置於錫伯圖地方，與彼相約，在此度冬，明春必須出境。十年元旦，勝系克陰謀暴動，破壞塔城。阿連闊夫派往塔城之血手團，與勝系克必有關係。七日，張鍵派兵由探子領路衝冒寒雪，深入山野，將勝系克所埋之槍彈完全取去。幸免於禍。三月初，勝系克又謀暴動，祕密傳帖招兵，利用藏於露營及洋行之槍械，別爲五

支，分頭進攻，如獲勝利，則勇往直前，由老風口（在額敏縣之南）東南而下奪取綏來進撲省城。張鍵派兵入洋行搜查，勝系克問風先逃，捕勝部百餘人。其事乃息。以上各役，巴奇赤均未附和。

五月十日，塔城北山口卡外，又來白俄敗兵一股二千餘人，快槍一千九百枝，機關槍六架，車三百餘輛。首領名諾爲闊夫，要求入境。當局派人交涉，依照公法，解除武裝。則曰：「我不識公法，武裝不能解除！」當局派兵三營及蒙人騎兵布防於北山口一帶拒絕其入境。巴奇赤派人引導，於十四日繞道由南面越界，我守卡兵祗有數十騎，不敢阻擋，坐視彼輩蜂擁而入額敏縣與露營聯合。

先是本年二月初，謝米諾夫部將恩琴旣佔據我庫倫，巴奇赤亦欲於此時乘機奪我新疆，以便聯爲一氣，進攻蘇俄，爲帝俄謀死灰之復燃。巴奇赤散發傳單，擬分竄伊犂、烏蘇、綏來各處。當局亦深慮其竄入腹地，省城根本動搖，是無異移手足之疾而入心腹，禍患更不堪設想。於是急調大軍，分駐於老風口。烏蘇、沙灣、綏來一帶以堵截之。於情勢推之，巴奇赤之目的，或欲先奪阿爾泰，傳單所云，乃聲南擊北之計耳。不然，何以先散傳單，故意洩出軍機耶？

蘇俄以白俄攜械入境，違反公法，要求允許赤軍入境追捕。並聲明，赤軍入華境之宗旨，在於收服白俄，軍事一畢，全行撤回本國。當局正苦以無法對付巴部，亦遂接受其要求。赤軍於五月二十四日由葦塘子開始入境，其先鋒隊有精騎八百，馳至塔城，留二百騎，請華警領導撲入洋行搜查，捕獲白俄官兵九百餘人，起出機關槍一架，炸彈四百枚，快槍百餘枝。如是不慮有敵截擊後方之患矣。其餘六百騎直馳額敏，猛攻露營。巴部全不抵抗，棄營而走，監視露營之馬隊營崔營長及全營士兵，被巴部脅迫而去，令爲領導。巴部及難民不下萬人，槍枝約三四千，車輛人馬迤

邐而行，延長數十里，渡過額敏河南。赤軍步炮各隊一千人，隨即趕到，騎兵乘夜渡河追擊，兩軍列陣於沙漠中，赤軍奮勇擊之，炮聲隆隆，火光燭天。巴部大敗，向東落荒而逃。赤軍會同華軍，跟踪尾追之。六月初，巴軍走至烏魯木河（烏納木河）被駐防其地之指揮官安允升率隊迎頭一擊，巴部已探知烏蘇、沙灣、綏來一帶集有重兵，不敢南下，折而向北至庫克申倉及和什托洛蓋。是時也，赤軍一千八百人跟踪追至和什托洛蓋，抄擊巴部之南面；另又由吉木乃開來一千餘人迎頭截擊巴部之北面。前後夾攻，幾番惡戰，槍炮連珠，震動山谷。結果，赤軍失利，南北兩路人馬各走原道開回本國去矣。

巴部既獲勝仗，益肆猖狂，焚劫和什托洛蓋官商房產，掠奪蒙哈之牲畜，拔取沿途電杆編成木筏四隻，於十三日渡過額爾齊斯河。我國防守該河之馬隊一營，炮隊一連不敢抵抗，被巴部裹脅。先是巴部敗走之初，楊增新已電飭河山道尹周務學集合各卡軍隊，嚴堵額爾齊斯河口隘，以防巴部竄入。不料巴部行動迅速，各卡守兵，未及調回大敵已壓境內，餉械兩絀，戰守俱窮。周務學召集各界徵求意見，一致主張退避。周氏斥之曰：『我有守土責，城亡與亡，今日之事，惟有一死報國耳，何逃爲！』家人勸慰之，不聽。十四日晨起，官兵正擬退駐布爾津河。閤署倉皇，未及戒備。周氏乘間潛入客室，以手槍猛向額角一擊，家屬聞聲趨視，則已仆地氣絕矣。壁上懸周氏手書十六字云：『勿毀我室，勿傷我民，盡守土責，殺身成仁！』其臨難從容，有如此者！周氏事蹟，後經楊增新臚陳中央，宣付國史館立傳。周氏自戕之後，軍民退避於布爾津，布爾津縣知事魯效祖收集餘衆共商大計，衆皆激昂慷慨，願誓死守土。於是復進駐承化寺。楊增新電委魯效祖代理道尹，又以承化地處絕境，決不能守，飭令退保布爾津，至萬不得已時，可退入俄

境，以保全實力。

巴部已入阿境，八千人馬，雲屯於額河兩岸，又分兵南佔布倫托海驛北取承化寺，魯效祖果退於布爾津。巴奇赤派人與外蒙聯絡。又僞傳庫倫活佛命令召集阿屬哈薩王公，勸派騎馬一千二百匹。派哈薩克頭目，爲阿山道尹及布爾津知事養精蓄銳，躍躍欲動，巴部負隅之勢已成，北疆終無安寧之日也。蘇俄亦以阿山鄰近齋桑，白俄據此，無異附骨之疽。遂於七月初發大兵幾次欲入阿山追擊。魯效祖嘗謂，塔城方面允許赤軍入擊白俄，是引狼驅虎，大不以爲然。故對於赤軍之求入阿山屢婉詞謝絕之。蘇俄向新疆質問，楊增新疊電解釋，令勿阻止赤軍。魯終不從。然不數日，巴部來攻，魯逃亡吉木乃，布爾津陷落，遺失大炮十二尊。

七月初，佔據庫倫之恩琴爲蘇俄所敗，赤軍入據庫倫，阿山道之巴部驟形孤立。蘇俄亦謀乘勢解決之，迭與新疆商議進兵之計，約定：赤軍由齋桑取道布爾津，進攻承化寺。華軍嚴守和什托洛蓋、布倫托海、烏倫古河一帶，以防巴部竄逸。新疆允助赤軍麵十八萬斤。赤軍助新疆子彈若干，均不給價。

九月一日，赤軍開馬步砲共四千八百餘，分兩路向布爾津進發，沿途與巴部接仗，四戰四勝，三日攻下布爾津俘虜五百，獲牲畜車馬甚多。六日，赤軍進佔承化寺，巴部死傷無算，被虜一千八百餘人。餘衆四散，巴奇赤親領一股向東南竄逸，經烏倫古河，青格里河，布爾根河，而入於科布多。阿山遂告克復。是時我軍前鋒抵達布倫托海，未到烏倫古河，故巴奇赤亦由此脫逸而去。是役也，新疆未費一兵一彈，事後亦祇派員攜牛數十頭，羊數百隻，白麵十餘萬斤，犒勞赤軍而已。

綜計蘇聯革命，白俄敗軍難民竄入新疆者先後不下三、四萬人，滋擾二三年，全疆軍隊合計祇萬人，且老弱殘朽，不堪一擊。而楊增新能於艱難困苦中善爲應付，保全領土，蓋亦難矣！當阿連闊夫由迪化押送甘肅之際，曾聲言曰：「苟余早知新疆之內幕若此者，則余早已佔有新疆！」當日情勢之危迫，可想而知矣！

綜計楊增新自民元於全疆雲擾中繼袁大化而統治軍政凡十七年，迭遭風波，飽嘗憂患，其間如哈密之回變，哥老會之起事，外蒙之西犯，俄哈之竄新，白俄之擾攘等役，應變苟稍一不當，輒有全境糜爛，疆土淪亡之危險，然楊氏運其才智，竭其心力，竟能於艱苦危難中平定事變，保全疆土，其事可紀，其功可歌也。

十七年七月七日，楊增新被交涉員樊耀南槍殺，民政廳長金樹仁調集軍隊，圍殺樊耀南。代楊氏而主持全疆軍政大權，閱三年而全疆大亂。

本章主要參考書

補過齋文牘（楊增新撰）

楊增新行狀

第二章　新疆大亂及其平定

金樹仁字德安，甘肅導河人，清舉人出身，爲人篤實，文字甚佳，尤長於公文書牘，楊增新在甘時，卽甚重視之。後隨楊入新，歷長諸縣，廉潔勤奮，在阿克蘇任內，開渠墾荒，政績尤著，後升爲省府祕書長及政務廳長等職，楊氏頗倚重之。七七之變，因平亂有功，受衆擁戴，主持新疆軍政大權，自民國十七年七月八日起，至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主政將近五載，而一切措施皆師楊氏故策，然才識權變不及楊氏，不得其長，悉得其短。任用部屬，多不得人；如任其弟金樹智爲駐喀什師長，金樹信爲軍務廳長，擢升其馬弁崔肇基爲旅長，一切行政，惟金崔之言爲決，然此諸人皆貪惏橫暴，無惡不作。故施行諸政，乖謬百出，以致民怨沸騰，變亂大作，星火先發於哈密，兵禍幾遍於全疆，哈密之發難，有其特殊之原因，容於下節詳述之，變亂之波及於全疆者，則有普遍之原因四：

(1)漢與回之仇視　自有淸以來，新疆歷次變亂，皆以種族仇視爲基本原因，同治間之回亂，積乾嘉以來怨毒之總暴發也。左公劉公戡平大難，建立行省，欲以善政得民心，善敎變民質，以植長治久安之基礎，無如繼任大吏不能秉此宗旨以治新疆，坐視官吏貪惏而不察，軍隊粗暴而不禁，流氓侵凌而不制，民生疾苦而不卹，因此回民對於漢官，恨之刺骨，竟有「漢人皆狗惟顏色不同」之諺。楊增新時代嘗極力整頓吏治，惡例革除，壞官斂跡，民困稍蘇，民憤少舒。然漢回間之惡感猶未盡泯也。迨金氏主政，吏治大敗，民生憔悴，殺機復暴發矣。

（2）虐政之反應　金氏宅心忠厚，欲行善政建設新疆，無如用人不當，以致弊政百出，其虐民之最烈者，是爲官營商業與民爭利之事，新省有羔子皮，爲大宗之出產，或售於外人，或運至天津，銷路極廣，每張之價，約合內地銀三元，金氏乃作羔羊皮之經營，設大規模公司，以官價收買，每張給銀二、三角，禁止商民私售，商民無如之何，藏於家而不售，公司遣人四出搜查沒收之，羔皮商因此所受損失，數逾鉅萬。又省府發行紙幣，票面金額，值湘平銀一兩，金氏吸收現金，濫發紙幣，一兩之銀，予以二兩之票，因此紙幣充斥，價值低落，民國十七年前，省票二兩五錢可匯兌天津大洋一元，金氏當政不及一載，匯水日高，至省票十五兩始可匯天津大洋一元。因百物騰貴，生活窘困，現金皆集於金氏之手。又傳聞哈密回王，財產極富，金銀儲集有三十八間房屋之多（？）自哈密事變發生，金部下盡奪爲己有，故回民恨之刺骨云。

（3）漢回之助亂　新疆回民，性情和善，非好亂之民族也。徵之歷史，遠者勿論！自清以來，每次亂事，皆以浩罕人爲發動機，本地回民不過乘時而起，一洩其平素之積恨耳；最著之同治回亂，其主要人物妥明等爲東干人，阿古柏爲浩罕人。此次事變，若無馬仲英之入新，馬福明之倒戈，事變決不致擴大於全疆也。又甘肅連年漢、回仇殺，雙方死亡不下二十萬人，新疆漢、回之爭，皆受甘省之影響。

（4）軍隊之腐化與殘暴　軍隊素質異常腐化（其詳見另節）屢屢失敗，毫無戡亂之力量。然官兵之性，皆極殘暴慘無人道，對於無械之回民，則盡量屠殺，以致引起回民之極度寃憤，蜂起報復，無怪其然也。有上三因，故大亂一發而不可遏，起事於哈密，蔓延於鄯善、吐魯番，北及於阿爾泰，南至於喀什、和闐，除伊犂外，無一片乾淨土，迪化

受困凡二次。金樹仁竟因此被迫下野。新政府成立，盛世才主持軍政，戰事稍有轉機，力戰經年，卒驅逐馬仲英而平定全疆。計是役自二十年二月哈密起亂至二十三年六月省軍克復喀什止，爲時共三年又四月，殺人不下數十萬！新疆之財政因此而極度紊亂，蘇俄之勢力亦因此如潮水湧入！

第一節 哈密之回變

哈密回變，爲全疆大亂之炸藥，當局處置失宜，以致野火燒遍天山南北。

（一）回變之起因 先是民國元年，哈密回民以回王差徭煩苛，屢請改土歸流，迄未實現。一旦有機可乘，隨卽暴發。此哈密民變之遠因也。

十九年冬，回部沙親王逝世，其子聶滋爾襲位。回民對沙王之惡感未消，嗣王又懦弱無能，多起而反抗之者。聶滋爾乃挾巨金入省求援於金樹仁。駐哈密師長劉希曾乃建議，乘機改土歸流，當經省府通過，改哈密爲哈密、宜禾、伊吾三縣。調聶滋爾任木壘縣長，留居省城，尚未赴任，哈密之親王派及其部屬，見改土歸流，自己喪失封建地位，深致不滿，四出煽動，醞釀事變。哈密、宜禾、伊吾、三縣縣府於二十年元旦成立，征收回民租稅，依理應二十年開始，但縣府竟請徵收十九年之賦稅，而省府亦竟批准。於是回民大憤。且設縣之始，清理回王土地，凡哈密回民自願耕種者，准其領照耕種，不願耕之荒地，准漢人領照開墾，而應納之賦稅，回民所耕之熟田，自領照之日起，卽須繳納，漢人領墾之荒地，則豁免二年，因此回民見待遇不平，更生怨恨。不特此也，復有當地駐兵之橫暴行爲，逼迫哈人，趨於反叛

之路。

從前劉希曾之軍隊駐在哈密城附近，殷縣後恐人民反抗，各山內亦分駐軍隊，軍紀極壞，強買，搶奪，調戲婦女之事，日常有之。劉希曾性殘暴貪婪，每借端向回民強迫採辦軍需，交納軍馬，增加稅捐，稍有不遂，立予鞭笞屠殺，無所不用其極。因此軍隊與人民之感情日益惡化。哈密人大戶有一種習慣，一年磨兩次麵粉，春天磨粉食至秋天，秋天磨粉食至明春。一日秦里(Tal)堡之都爾嘎(回王所屬之地方官)名薩里者派人運麥二十四石去磨粉，歸時，軍士截獲，以為私運麵粉出外嘗發賣，將人貨帶回師部。劉希曾傳薩里詢問，結果除麵及馱粉之三十二頭駱駝充公外，加罰省票三千兩，糧食二十石，草四萬斤，柴四萬四千斤。薩里一時交不出，在獄拘押二月。有哈密回王大台吉綽號堯樂巴士(回語老虎也。其原名為阿哈莫特)。及王府衛隊長和加尼牙子(民國元年助鐵木爾起事，反抗回王者)二人為薩里作保，放其回家籌辦罰款。縣長趙某允之。當薩里騎上馬時憤憤而言曰：「我不反，喝爾師長縣長之血，我就不是薩里」。趙問何言，翻譯詐云，「彼向縣長辭行。」

甘肅以年遭災荒，難民八十餘人逃入哈密，金樹仁以同鄉關係，令宜禾縣長龍瑞成奪回民之熟地，畀難民耕種，免稅二年，而令回民另行墾荒，照舊納稅。回民對此痛心疾首，已懷變亂之思。因為上述種種關係，回人積恨已深，如有人登高一呼，羣衆必奮起而響應之。適有「小鋪事件」為暴動之引線，大亂由此而開幕，全疆陷於浩劫之地。

(二)變亂之暴發

小鋪鎮在哈密之東部，其地士紳盧有張卡官垂涎都爾嘎阿伯都之女，強欲娶之。此女已許配於堯樂巴士之子為妻，阿伯都聞張求婚，甚為憂懼，乃與親家商議造反，以保全女子。是時薩里罰款，限期一

月，亦以爲如果造反，罰款可以免交。於是各方準備，定於二十年四月四日起事。二月底張卡官急於成婚，派人催促。阿伯都伴許之，約定某日張往親迎。並謂：「我甚榮幸，得此有權勢之女壻，結婚之日，請率軍隊來，壯壯聲勢」。屆期張率三十二名全套武裝隨行，至其家大張筵宴，喜氣洋洋，張進內會新娘，大步方跨入門內，即被新娘攔腰縛住，動彈不得。蓋新娘非姑娘，乃是魁奘力壯之男子所假裝者也。外廳亦同時發動，喜氣化爲殺氣，結果張與兵士無一生還。

是時薩里亦將劉希曾派來取款之三人殺死，同時起事。各山亦紛紛響應。各將附近駐兵，圍殺之而奪其械。又將新移殖之漢民百餘家皆斷其頭，埋諸田中，以雪佔地之恨。

劉希曾聞變，即派一營前赴距哈密三站之石頭魚剿捕，四戰皆不利。復加派一團前往。其時和加尼牙子駐在哈密，一面急急通知山中令其準備，一面於夜中自率所部二百離哈密，遠遠追隨省軍之後，向山中前進。省軍入山，回兵略放數槍，即向後逃去，省軍以爲不敵，急追之，甫入山口，伏兵突起放槍，省軍後退，突遇和加尼牙子之兵，前後夾攻，全軍覆沒，生還者不過三、四人！

是時鎮西之回民亦起而響應哈密回亂。其地有哈薩克頭目阿里夫因其兄在迪化被金樹仁所殺，決志復仇，亦加入叛變，襲擊其地之省軍。哈薩克人以遊獵爲生，精射擊，叛回得其助，聲氣益壯。

叛回槍械缺乏，實力遠不及省軍，但彼輩強悍善戰，且利用崎嶇山道，屢敗省軍，獲械不少，膽氣日豪。金樹仁派人入山招撫，謂如能繳械輸誠，從前諸事，決不追究。和加尼牙子要求：（1）撤回縣長，恢復王制。（2）哈密省軍撤退，

歸和駐防其地。撫議不成，劉復進攻，又遭慘敗。

金樹仁撤劉職，而命朱瑞墀爲師長，熊發有爲旅長，馳往查辦。朱亦派人入山招撫，允恢復王位，但必須先行繳械。和加尼牙子祇允槍械一部分五年後交，一部分十年後交。意見相差甚遠，和平絕望。朱師長派隊往剿，於哈密、石頭魚、鎮西、瞭墩等處混戰，各路皆不獲勝。朱師長束手無策，請於省府，多派軍隊，穩紮穩打，不然損失太重。此消息爲和加尼牙子探悉，欲乘官軍未到，先奪哈密城。下令：所有婦女駐紮山卡，看守莊稼；全體壯男一律出動。復與哈薩克人聯合，進攻哈密。

是時有省軍由鎮西開赴哈密，中途被和加尼牙子截擊，死傷千餘人。和加尼牙子乘勝而至哈密。哈密有三城，老城、新城及回王城。和欲進駐回城。城內回人閉門不納。時天氣炎熱，回兵需水及食物，城中有人從墻上放物以接濟之。和加尼牙子駐於離城二里之回王墓，其處有水草，宜於駐兵。屢次進攻老城，不下。

（三）馬仲英之入新　先是和加尼牙子自審力薄，不能與省軍相抗，聞甘肅馬仲英勢力頗強，使人求其援助。馬仲英甘肅漢回，時年二十一歲，驍勇絕倫，所部皆漢回，強悍善戰，遠甚於新回。是時馬仲英初敗於馬步芳，擬至寧夏，遇乞援之使，乃率七百人出關，於五月二十日抵黃蘆崗。哈密回人奉之爲領袖。馬派和駐守瞭墩，絕哈密之外援，親自進攻哈密，是時聞鎮西何團長來援哈密，馬派人邀擊之，何團長投降，馬繳械數百枝，聲氣大振。馬派哈薩克頭目阿里夫守鎮西，親率部猛攻哈密。時朱瑞墀守新城，熊發有守老城，兩城有暗道可通，馬攻老城甚烈，熊擬投降，朱力阻之，誓死拒守。叛回掘地道通城壕，用火藥炸燬城垣，守軍以羊毛包堵禦，城得不破。馬又於黑夜用雲梯攻城，

守軍以油燃炬火禦之。日久油盡，乃宰牛取油，已而牛亦告盡。又開左宗棠平新所建之兵庫，得火箭，庫藏甚富。哈密卒賴以堅守數月。朱師長派堯樂巴士等往議和，堯樂巴士留於馬軍中，餘人回來，和議不成。

是時省府派秘書魯純伯爲總司令，杜治國爲旅長，馳往救援。馬聞之，一面派人圍哈密，一面親往七角井迎戰。魯杜均不知兵，杜部紀律極壞，軍中烟賭歌唱，忘其置身前敵，馬乘夜襲擊，杜部大敗，倉皇逃遁，死於亂軍之中。所部生還者不及十人。魯聞訊，燒燬糧秣，逃歸古城。馬亦腿部中彈，且亦傷亡過重，懼省方力大，未敢深入。馬與和加尼牙子意見不合，八月間，率部退回甘肅之安西、玉門、敦煌地方。

（四）張培元解哈密之圍　馬仲英雖已回省，哈密回人，勢仍囂張，省府急調駐伊犁之張培元爲前敵總司令，盛世才任參謀長，率部馳往救援哈密。張部長驅東下，九月抵哈密，城內守軍乘勢夾攻，重圍立解。叛回及回城居民，皆遁入山中。未幾和加尼牙子使人乞和，張允之。張坐鎮哈密，暫時相安無事。

金樹信向其兄進讒言，謂張擁重兵駐哈密，日久必將爲患，金信之，將張調回迪化，另派師長黎海如鎮守哈密張培元怏怏不平，未幾，仍回伊犁。

（五）哈密變亂再起　和加尼牙子雖暫伏山中，野心仍未少戢也。當張去黎來之後，時時派軍出山滋擾，亂事復起。黎派隊入山剿捕，以不諳路徑，略有傷亡。東山毗連外蒙之地，是時外蒙派人送軍服五百套，槍七十枝，子彈甚多，銀錢若干，接濟回人。和加尼牙子大喜，付以四萬元之支票，約以有款時歸償。

省府聞哈變再起，派劉傑三爲第一路前敵總指揮，盛世才亦任總指揮，前往應援。盛世才在前線，東征西討，行

踪無定，與和加尼牙子作戰大小十餘次，中間和而忽戰，戰而復和，一次和部困於窮山之內，婦孺無路可逃，乃詭詞乞降，但須限期兩天。盛以其無路可逃，允之。和以毛氈鋪於山坡冰上，使婦孺星夜逃走，然後出而應戰。又一次盛部支棚帳已駐營於山下，黃昏忽又撤去，和部探知，以為盛怯退兵，戒備稍懈。是夜，盛急進攻，和部大敗。

劉傑三有勇無謀，到哈密後，即督師入山。適遇馬仲英派其團長馬黑鷹（或作赫英）率數十名自甘來哈，援助叛回。省軍不知其虛實，徒震於馬仲英之威名，甘肅土語稱孩子為卡，呼馬仲英為卡司令，腐化之省軍，一聞卡司令來攻，有如雛雞驟見鷹影，紛紛潰散，茫茫逃走，劉不能鎮壓，乃親率騎兵五、六十，奪所遺大砲，受傷陣亡。叛回乘勝追擊，省軍遂繼杜治國之後再度慘敗。噩耗傳至迪化，全城震驚。是時金樹仁自蘇俄購得軍用飛機，派往助戰。回人伏處山中，不敢出。

二十一年五月，馬仲英又派馬世明（或作馬石明）入山助回人。六月盛世才督師入山，大敗回人，擊破其根據地。堯樂巴士逃甘投馬仲英。和加尼牙子逃於外蒙。

（六）馬世明陷鄯善吐魯番　二十一年八月馬仲英又派馬世明率匪綠團出青銅峽，逕赴婼羌，阻撓省軍後防。和加尼牙子堯樂巴士亦潛回哈密。省方至此，乃變更計劃，與和等議和，商定由省府撥小麥百石，生銀四萬兩；同時和等繳槍二千一百枝，作為媾和條件。省府即派人將麥款全交於和加尼牙子，令其分發回人，和加尼牙子與堯樂巴士因分配問題，發生意見，省軍乘機進圍堯部，和堯見省軍至，復聯合以拒省軍，省軍力剿之結果，和堯附於馬世明，逃入鄯善。鄯善守卡官兵，毫無戒備，襲擊之而奪其械。鄯善城遂告失陷。

先是，金樹仁見變亂難平，知省軍腐化不足用，乃妙想天開，招募白俄兵二千餘人，名曰歸化軍。十二月十五日歸化軍進剿鄯善魯克沁，屠殺數萬人，人民逃入山中，饑寒而死者，不知其數！然愈屠殺而怨毒愈深，禍亂亦愈大。

二十一年一月，金樹仁更調熊發有自七角井進剿。熊部所至，大施屠殺，人民益憤。加以馬世明之煽動，回人蜂聚為亂者數萬人，然皆無軍械，熊部至，即自潰散，遂克復鄯善城。馬世明逃至魯克沁，熊復追躡之。馬倉卒率八人入吐魯番，煽動新回起事，佔領吐魯番新城，聲氣復盛。熊部復追至吐魯番。守舊城之旅長馬福明亦是漢回，暗與馬世明勾結，脅迫駐舊城之縣長函招熊發有進城。熊中其計，率百人前往，行至中途，新回紛紛起而狙擊，愈戰而愈多，頃刻間已集數萬人，前仆後繼，重重包圍，水洩不通，彈盡援絕，卒為俘虜，縛熊遊行示衆，沿街大呼：「諸位孩子！殺你之父母者即此人也！」後凌遲處死。吐鄯一帶漢人男女老幼無一倖免！是時有數輛大汽車滿載軍械，自省垣而來，為叛徒所有，大概吐魯番未變前，由省垣起運之車也。

吐魯番失陷，警報入省，金樹仁忽調總指揮盛世才自哈密進剿。迪垣謠言甚熾，人心浮動，入晚斷絕行人，糧食騰貴，而不易購，街市貼有迪化縣告示：「禁止謠言，違者槍斃！」

（七）馬世明圍攻迪化　馬世明既殺熊發有，企圖北犯迪化，金樹仁急調鄒團長率數百馳赴達坂城堵截。達坂城扼天山南北之咽喉，形勢最為險要，昔劉錦棠剿阿古柏，先克此城，以次進復南疆。鄒團守達坂城於廢曆除夕之夜（陽曆二十二年一月某日），煙賭作樂，忘其身在前綫，馬世明偵知，乘夜進襲，鄒團大敗，生還者祇百餘人，其餘完全被俘。達坂城已失，迪化南面無險可扼，馬世明長驅北上，一月二十九日，前鋒達距省城四十里之芨芨槽，

省城大震，市面突呈緊張，逃出城外者有之，逃入城內者亦有之。南關漢人，新回漢回恐發生種族仇殺之禍。白俄畏回人復仇，無不極形恐慌。蘇俄領館眷屬，送往塔城，準備還國，城門已閉，商團亦荷槍守城，如臨大敵。金樹仁急調駐鎮西之陳品修任南路總指揮入援，陳率部進攻，馬世明退伏迪化附近之南山中。是時盛世才正在吐魯番與和加尼牙子相持，和出走，吐魯番遂告克復。迪化得捷報人心稍定，越數日，城門始開。二月十九日，迪化天山日報載盛總指揮七日告捷電內有「搜獲克虜伯廠彈十箱，飛機炸彈五箱，各種子彈萬餘粒」。來源何自，頗堪注意。

二月二十日，馬世明由妖魔山（離城西十餘里）進攻迪化北門西大橋，破警察局奪其槍械。西大橋居民盡爲回人，紛紛響應之。紅山嘴（離城五里）省軍一排亦被繳械。紅山嘴無線電台，蜘蛛山要塞，均被馬世明佔據，且迫近迪化西北兩城腳。奮勇爬城，城上開大砲機關槍擊退之。幸南關一帶因城防指揮白壽芝指揮得宜，未生變化。二十三日，金以敵人據西大橋民房以攻城，下令縱火焚之，於是長里許之商業精華街，須臾之間，化爲一片焦土。敵衆見火起，始行逃去，省軍、商團、民團、軍官學校學生隊等一齊奮勇，出城反攻，敵人小挫。然省城之外圍猶未解也。是役西大橋死於砲火之下者男女老少達二千餘人！

是時幸有東北抗日軍蘇炳文將軍部衆千餘人，由俄轉道塔城，進達迪化，吉林自衛軍李杜將軍部衆二千餘人，亦自俄國相繼馳至；此種軍隊原係正式陸軍，不但紀律嚴明而戰鬬力尤強。新省各軍莫能與比。因此省軍聲勢大振，迪化之圍乃解，於是城內漢人無不簞食壺漿，歡迎抗日軍，呼之爲天兵，家家慶祝，歡聲雷動。當東北各軍抵新之初，雅不欲參加內戰，乃由各將領函馬世明婉勸停戰，至低限度，亦須嚴禁種族之仇殺。詎馬世明恃戰勝之餘威，

竟不之顧，仍事殺掠。東北各軍爲數十萬漢人計，爲本身自衞計，乃毅然助省軍以攻馬。是時馬進駐三道壩，其地爲產米之區，且爲省城屯糧之所。馬佔其地後，卽將糧食運走，省城大恐。金急派人赴吐魯番調盛世才攻三道壩，克之。回兵逃入山中，省城人心稍定。未幾竄伏山中之回兵又集合向東，攻陷阜康。盛世才亦進兵克復阜康。還駐迪化城外。是時南疆到處騷動；迪化西北之昌吉、呼圖壁、綏來、阿山等地亦發生變亂；省府以軍隊不敷分佈，乃放棄鎮西、哈密、鄯善、吐魯番、達坂城諸地，黎海如退駐古城。於是迪化遂陷於四面楚歌之中！

第二節　迪化之政變

哈密回變引起迪化之政變；迪化政變引來新人物之登台，其後平亂事業，實肇端於此。

（一）歸化軍之發難　自馬世明犯迪化，城內秩序大亂，加以全疆鼎沸，殺人如麻，各處漢人，麕集省垣避難，與同治間漢人羣集南山、鎮西避難之情形大略相似。因此，迪化人口激增，食糧缺乏，饑斃者日有所聞。慈善之士雖出而組織救濟會，從事救濟，然力量薄弱，無補大局。（是時有外交部新疆特派員吳藹宸，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特派員宮碧澄、白毓秀三君，組織慈善會，向各界捐得二十餘萬兩，掩埋尸體數千具，城內設四粥廠，難民就食者日千餘人。）金樹仁之弟樹信及旅長崔肇基，竟倒行逆施，於全城飢困之際，搜括糧食，由公安局長李延明在局內高價出售，民怨沸騰，均欲倒金。會歸化軍團長安圖諾夫向金請餉，被樹信訓斥，積恨在胸，意欲倒金。同時省府科長陶明樾，督署參謀長陳中及張馨等，亦對金不滿，且以回人與金惡感太深，倒金或可稍平民憤，徐圖收拾河山。因此均

有倒金之意，各方接洽，醞釀成熟。

四月十二日駐紮南關之歸化軍四百餘人，以二百人，詭稱叛回進犯，遽擁入城，分兵一半把守各城門，一半直趨省府，省府衛隊見形勢不佳，即緊閉大門，然入內者已有七、八十人，向衛隊開槍，衛隊亦還擊，混戰中互有死傷。金樹仁聞槍聲，知禍起蕭牆之內矣，即由後牆縋繩出省府。歸化軍搜索不得，肆行劫掠，大小印信及重要物件，一掃而空。其時城內守軍，多已預先接洽，一致鳴槍響應。金出省府後，奔西門公安局。駐西門之寶副指揮、孟團長奉金命與歸化軍抗戰。金又調盛世才及陳品修部之楊正中參加抗禦，盛未應命，楊則作戰甚力。

是晚，謀事諸人在歸化軍指揮部開會，歸化軍團長巴平古特首先發言，略謂：「此次為救民而倒金，祇要金主席交出政權，並無加害其身體之意」。在座諸人表示同情。當時政治方面成立臨時委員會，軍事方面成立臨時軍事委員會，公推教育廳長劉文龍為臨時主席，東北救國軍旅長鄭潤成為代理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劉提出三項信條：(1)保全全省各種族生命財產。(2)保全金主席全家生命財產，(3)保護蘇俄領館。經全體委員簽字贊成。是為「四一二政變」。彼時已探悉金之下落，劉命人持公決信條交金閱看，請其放心。時鄭潤成在城外尚未知情，公推陳品修之參謀長楊學淵前往敦勸，鄭以客軍再三辭謝，但各方堅請，鄭乃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暫允維持秩序。倒金派又恐盛世才助金，議遣人馳報，俾免誤會，白毓秀願持函往報，白被金部捕殺，至今迪垣各界，尙以烈士稱之。時盛在鄭處，適楊學淵來報，三人乃同時入城。十三日晨，鄭調部入城，其部原均徒手，得自繳金之械，始有槍械。盛鄭均派隊攻金部。金知大勢已去，實力不逮，乃出走昌吉，逃於塔城。傳聞是時有向金建議借蘇俄之軍以平亂，駐塔

城蘇俄領事亦已允許轉達，惟金自悔前日養虎自衛，今日不願引狼入室，重蹈吳三桂之覆轍云。

（二）新政府之成立　十四日，劉文龍召集全體維持委員會暨漢、回、新回、滿、蒙、哈各族代表在省黨部開聯席會議，公推總指揮盛世才爲臨時邊防督辦，歸化軍及東北軍首先表示擁護。即日劉主席盛督辦召全體委員三十餘人，宣告就職，實行軍民分治。組織善後財政外交三委員會，政事公開討論，表決後，方置施行，各族皆有委員自由發言，氣象煥然一新，感情日臻融洽，各界開市民遊行大會，各族參加者數千人，更爲新省破天荒之舉。臨時維持委員會委員姓名如下：劉文龍、鄭潤成、朱瑞墀、李榮、屠文沛、陳繼善、李溶、吳藹宸、宮碧澄、白毓秀、陶明樾、趙得壽、陳中、陳得立、魯倫、李笑天、格米理肯、巴平古特（上二人爲歸化軍代表）、克氣格裘大亨、董光鐘、賀德元（以上二十二人爲四一二之夜推出者）。嗣又陸續增加盛世才、閻毓善、張培元、張馨、張明遠、楊學淵、張得善、聶滋爾（哈密回王）、胡賽音、滿素爾、阿布多哈買提、賈毋提恩弟克（以上五人爲新回代表）、吳鈞廷、德木丁車德恩（以上二人爲蒙古代表）、趙國樑、馬鴻祥、藍彥壽、馬國駿（以上四人爲漢回代表）、巴彥、阿寶（以上二人爲阿山伊犂之哈薩克代表）、通寶、廣祿（以上二人爲錫伯旗代表）、合共四十四人，各民族均有代表參與政治之權。又於十四日，全體委員就職之時，宣布政綱如左：

（1）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上一律平等。

（2）各地官員用選舉及考試法錄取，不分省界及民族界限。

（3）人民有結社、集會、出版、言論等自由。

(4)廢除金樹仁對人民種種非法不人道之束縛政策。

(5)發展交通,調劑各民族及各地方之生活標準。

(6)開闢鑛山,使新疆經濟獨立。

(7)輔助農民,使農村經濟充實及集體化。

(8)外交歸中央。

(9)施行黨化教育。

(10)財政與中央統一。

(三)阿山區之失陷　先是三月間,有漢回八人至布倫托海,佯言省城已陷,引誘哈薩克騷動,哈薩克及金溝採金之漢回,皆附和之,旋嘯聚千餘人,三次進攻承化寺,皆被擊退。四月十八日,阿山行政長魏鎮國接到金退出省城電,遂率隊退吉木乃,備事急則退俄境,臨行并將衙署商店盡付一炬,漢人爲逃命計亦盡棄所有追隨於後,哈薩克聞風追踪而至,將逃難數百漢人悉行殺害,有歸化軍之眷屬亦多遭哈、回慘殺,嗣魏又改道蒙古牧地繞向沙灣進發。自是阿山陷失,全境無一漢人。據天山日報載:「阿山街市,放火焚燒,凡晉商各大商號,均化爲灰燼,留者僅三道橋至驪商街幾家小舖,蘇聯商廠貨物尙無損失。布爾津、哈巴河兩縣街市焚燬無遺;至沖呼爾鹽池、克木齊可蘇、巴里巴蓋、紅墩渠各處村莊民舍,盡成焦土。阿山全境除吉木乃外,無房屋之可言。至河山和生號存糧最多,被魏都統臨行時放火燒盡,幸回商尙窖藏有麥米,勉足支持。西岔河等處金廠存有米麵數十萬斤,亂後被運至科布多。

一云。阿山哈薩克首領爲沙里福汗。省政府派維持委員會委員阿山哈薩克代表巴彥（氏通漢語，自民國十七年即被軟禁於省城，後復加以拘押，政變後始得自由）。乘飛機由塔城轉阿山宣慰。

（四）馬仲英再入新　四月十二日迪化政變之際，正馬仲英再度入新之日。先是回軍在三道壩被盛世才擊潰之後，聲氣仍盛，馬世明仍佔領焉耆，省府內部紛亂，無暇及此。和加尼牙子及堯樂巴士復勸馬仲英入新。馬先遣其弟仲傑率二千人入新，仲傑年才十九歲，驍勇有勝其兄。軍行沿途無阻，自哈密、七角井直趨木壘河，與黎海如部遇，黎部不支，紛紛潰退，馬部直迫古城，驍將李榮華出而應戰，馬仲傑親赴前綫督戰，中彈陣亡。所部損失過半。但馬仲英已跟踪而至，黎海如固守古城，並悉調古城城防司令張祖安部以守城，李榮華勢力孤單，激戰後，陣亡，古城旋陷，黎海如被虜，馬仲英任之爲參議。是役也，馬獲槍械八千餘枝，彈藥無數，實力益厚，聲氣益壯，乘勝西攻孚遠。孚遠守將李福壽漢回也，與馬同族；且自知不敵，盡率其衆以降。孚遠既失，迪化頓告恐慌。

先是，省垣得警報馬部來攻木壘河，盛督恐古城有失，親統省軍四千歸化軍千餘於五月二十六日出發，二十九日到三台（在孚遠之西）不數日，古城失守，盛督將軍隊盡數撤回，希望和平，免再兵戎相見，各族民衆聯合會推吳藹宸等五人爲代表，與馬仲英接洽和平，六月三日出發至三台晤和加尼牙子，抵古城晤馬仲英，接洽結果，馬派代表偕同晉省商洽。行至中途見和部向省城移動，省方得飛機報告，急派歸化軍佈防阜康，嚴陣以待。嗣省方與馬之代表議定給予馬仲英名義，並擬定辦法，代表等正擬遄還古城復命，忽中央特派新疆宣慰使黃慕松乘飛機抵省，馬之代表因謁黃公遂緩行。而盛督續得報告，古城敵軍亦向三台開拔，知戰事不可免，急急出發。迎頭痛擊。十

四日雙方接觸於滋泥泉（在三台之西，阜康之東）是時和加尼牙子鑒於馬之勢力日增，恐漢回壓倒新回，已存忌馬之心；且前約所得軍械軍需須均分，而馬任古城所獲槍械完全獨佔，絲毫不分。對馬深表不滿。盛督偵知之，密派員與和聯絡，並任和爲南路警備司令。迨兩軍開火，和率部離馬，佔領吐魯番。馬仲英親率騎兵二千餘名，步兵三千餘人，向前推進。省方亦遂迎擊，前綫之省軍、吉林自衛軍、及歸化軍合計不足二千人，激戰數小時，東北救國軍即趕到應援，雙方礮火異常激烈。直至翌晨馬始率騎兵千餘名後卻，步隊多有棄槍星散者，省方獲槍枝千餘，機關槍四架。是日大雨滂沱，天氣奇冷，時當夏令，可着棉衣。衆謂如此大雨爲向來所罕見，馬之軍隊自古城出發時，只穿粗布褂褲，終日冒雨作戰，兵士有凍斃者，此其失敗之一要因也。馬由原道退往吐魯番去矣。省軍追至古城而止，盛督凱旋而還。

馬仲英至吐魯番驅逐和加尼牙子，和退據托克遜。馬與駐焉耆之馬世明聯絡，並令馬世明率八千人由達坂城進攻迪化。盛督急令東北軍總指揮楊耀鈞迎戰於石水溝，劇戰三日，馬世明敗退，省軍亦不窮追。

馬仲英嘗派代表與省方議和，但條件未合，迄無結果，然戰事暫時停止。

（五）黃慕松入新宣慰　迪化政變，金樹仁下野後，戰亂方興未艾，電報達於南京，中央軫念邊情，鑒於過去金樹仁之措置失當，釀成民族仇殺之大禍，前途甚覺危險，僉認爲有派遣大員前往宣慰之必要，幾經磋商，決定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爲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黃公於六月六日，乘歐亞航空公司飛機，直飛迪化，十日到達，正省軍與馬部在滋泥泉備戰之時，黃公目擊戰事慘狀，不忍再見新民，重罹兵災，急電停戰。惜箭已在弦，未能生效。迨盛

督凱旋返迪化，省府秘書陶明樾，督署參謀陳中、督署飛機處長李笑天等別有企圖，密謀起事。李笑天勾結督署圖長陸緘麟等同時發難，陸乃告發，盛督於六月二十六日臨時委員會開會之際，突捕陶陳李三人，槍斃於省府後花園中，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事變後，盛劉聯名電中央，謂陶等勾結爲亂，故捕獲槍決；末謂請中央派陳立夫、彭昭賢、劉光、張鳳九四大員赴新調查眞象。中央接電，首急電黃使返京報告一切；蔣汪二公聯銜電盛劉，囑令不可自生攜貳，致隳前功，勖盛劉來電表明心跡。黃公亦於七月二十一日仍乘飛機返京。八月一日，中央發表劉文龍、盛世才、張培元爲新疆省政府委員，劉兼省政府主席，盛兼新疆邊防督辦，張兼伊犂屯墾使、新編第八師師長。

（六）羅文幹入新巡視　八月中馬仲英復派代表接洽和平，雙方商定省府任命馬爲東路警備司令，駐防哈密、鎭西。馬已應允。忽因馬部對馬世明佔據焉耆驅逐和加尼牙子於庫爾勒，形勢轉強，故未如期退出吐鄯。中央鑒於此次事變，已引起強鄰之注意，恐再有不測，前途不堪設想，乃派外交部長兼司法行政部部長羅文幹入新巡視。羅公於八月二十五日，由京乘歐亞航空公司專機啓程，過陝甘均小作勾留，便道視察兩省司法。九月二日抵哈密，與回王聶滋爾及馬仲英部將堯樂巴士等會晤。並巡視哈密兵燹後之慘狀。當日下午抵迪化，與劉主席盛督辦會商結束戰亂，辦理善後事宜，及各方代表晤談，極爲圓滿。七日晨，劉盛分別宣誓就主席督辦職，由羅公監誓。正午聚餐，到各族各界代表及蘇俄總領事等百餘人。席間對羅公不辭勞苦，遠道來新，安定局勢，均甚表欽佩，對劉盛就職亦熱烈祝賀。新回戒酒素嚴，是日亦破例痛飲。是日下午，羅公赴新回各坊禮拜寺宣慰，新回咸激異常。八日晨各族各界開歡迎羅公大會。下午出席由俄回新之東北將領歡宴。

九日晨羅公赴吐魯番晤馬仲英，調和戰爭，同行者有督署參謀長劉斌、迪化行政長李溶及馬仲英派來迪化歡迎之代表等。下午六時抵吐魯番，馬仲英郊迎三十里，並列馬隊一旅，請羅公檢閱，城內回民，空巷歡迎，途爲之塞。十日接見新回代表，宣達中央德意，馬仲英率全體軍官晉謁，聽候訓話。旋與馬仲英商談各問題，結果圓滿，馬表示絕對服從中央，保持和平，並保護交通。十一日馬仲英就督署所委之東路警備司令職，劉斌監誓。同日復開歡迎羅公大會到軍民數千人，熱烈情形，空前未有。當時新回代表百餘人請願，羅公極力撫慰，並允設法救濟。新回歡聲雷動。十二日返迪化，馬仲英親送二百里，至達坂城始回。並派代表陪同到迪化。是時省方以馬無和平誠意，整飭軍旅以應戰，羅公功虧一簣，悵然離迪，二十日抵塔城，二十二日自塔城啓程，二十四日抵斜米，二十七日達新西伯利亞，與來自莫斯科之駐俄大使顏惠慶會晤，商談外交事件。其後又至伊犂巡視，會晤屯墾使張培元，監張氏宣誓就職。羅公原定赴南疆宣慰，因省城戰事再起，遂不果行。十一月取道西伯利亞返京。

第三節　大亂波及南疆

哈密回亂再起後，其黨羽四出煽動，回民紛紛響應，以致南疆捲入亂波中，始則鐵木爾據阿克蘇，繼之以愛米爾陷和闐，再繼之以鐵、愛合力共佔喀什，其後竟又出現南疆僞政府。

（一）鐵木爾陷阿克蘇　二十一年冬，馬世明北犯迪化，復派黨羽西據焉耆。因此迪化與庫車以西各城之交通，完全斷絕，所有文電取道伊犂走冰嶺至阿克蘇分赴各城。由迪化至喀什每一消息需時二十餘日，呼應頓感

不靈。南疆各屬新回亦皆蠢蠢欲動，多有暗備武器者，如墨玉縣之查獲鐵棒案，英吉沙爾之查獲大頭棒案，（以堅木爲杵，粗其一端，長三尺許，粗端上滿裝鐵釘。）雖經官方破案但恐激起禍亂，不敢追究。新回窺其隱情，更肆無忌憚。其後大頭棒鐵棒等，無不人手一具，橫行鄉里，漢人皆懼狙擊，不敢遠出一步，即有事入鄉，亦須結伴攜械而往，事畢即返，不敢久留也。二十二年一月，和加尼牙子馬世明等（其時馬和未分裂）利用此種時機，派其黨徒四出煽動，此輩最著名者爲新回鐵木爾（托克遜人或云庫車縣腳夫攬頭）及甘肅河州之漢回馬占倉二人，彼輩口號爲「建設伊斯蘭教國」及「殺漢與回」因此無知愚回，均盲目從之，活動之成績，使庫爾勒、輪台、庫車、托克蘇（與吐魯番附近之托克遜不同）、沙雅、拜城諸地，相繼叛變。南疆各屬向不駐兵，每縣只有警察二、三十名，實力異常微弱，因此坐視禍起，無力鎭壓。凡漢人均遭慘殺，財產一律洗劫，婦女悉被奸佔。聲氣浩大，將西犯阿克蘇。

是時駐喀什漢城（即疏勒縣）之師長金樹智（金樹仁之四弟）毫無政治及軍事常識，性情驕奢，專事搜刮，人民恨之刺骨。聞報倉皇，即派團長楊慶明率騎兵兩連，於一月三十日出發援阿克蘇。猶恐兵力不足，與喀什行政長馬紹武（馬爲雲南回教徒，爲新教之領袖，駐回城，即疏附縣）商議再派師部副官長李登龍爲援阿克蘇第二路指揮，正備出發，忽接墨玉和闐一帶暴動消息（其詳見下），因而中止。二月五日，鐵木爾佔據阿克蘇。楊團長敗退巴楚。喀什風聲鶴唳，極形危急。此時正馬世明圍攻迪化緊急之時，消息隔絕，呼救無門。而且和闐一帶告急之電，如雪片飛來，倉忙失次，憂心如焚，染暴病而死，（或云係自殺）軍權即落於馬紹武掌中。馬紹武以同教關係，自料或能安定民心平息禍亂，一面派人往和闐一帶宣慰，一面促第二路援阿軍李登龍出發，行抵九台（站名巴楚

下第二台）即與鐵木爾部交鋒，相持兩月，其間李部雖曾勝數仗，擊死叛徒近千，但以衆寡懸殊，兵心渙散，終歸失敗，李指揮陣亡，是時適接省電委馬紹武爲南疆剿匪總司令，馬紹武即委李指揮之參謀司星洋（甘肅人）爲指揮，其人年輕識淺，且非行伍出身，以致軍心不服，時起內訌。馬紹武復派團長劉鼎爲第三路援阿指揮，劉與司意見不合，時起糾紛。馬紹武見前方如此情形，料難取勝；加以和闐方面宣慰無效，乃變更計劃派代表議和，歡迎鐵木爾來喀什，願交出政權。雙方乃停止軍事行動。馬紹武乘此時機電劉鼎開隊往和闐平亂，劉以敵兵未退爲辭，不奉命。是時有人向馬紹武建議，招布魯特（俗稱爲黑黑子）爲助，權濟一時之急，但亦有人謂，此輩不識人道，饑噬飽颺之強悍馬賊，萬不能恃爲保護疆土人民之用。馬卒從前議，不半月，招來七、八百人，編爲一團，給以快槍四百枝，大炮兩尊，以陳某（山東回教徒）爲團長，率領開往蘇紅卡（通烏什小路）以防守鐵木爾由烏什來侵之路。敍述至此，暫時按住，轉述和闐方面之變亂。

（二）愛米爾帕下陷和闐　和闐之亂，初起於墨玉，墨玉縣長閻某貪惏無厭，所用地方刁棍狠猾爲奸，致激起民憤。當省軍在哈密作戰時，金樹仁自拉達克（我國割讓於英之地）運入之軍械被墨玉人劫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墨玉回人乘鐵木爾佔據阿克蘇之機紛紛起事，奉和闐王愛米爾帕下及蓬比提達毛拉爲領袖，攻陷墨玉，洗殺閻某全家。旋進陷和闐，和闐漢人尙未多殺，惟財產全刦，形同乞丐矣。愛米爾既陷和闐，即蜂擁向西北進攻皮山，衆約有萬餘人，多持大頭棒，槍枝甚少。將近皮山，皮山駐防之王連長，黑夜拒戰於墨玉皮山交界之皮抨滿地方，開槍斃數百人，但以衆寡不敵，退守皮山，告急於喀什，是時正遇金樹智死亡，喀什亂無頭緒，不遑顧及，待至三月

底，喀什援軍始到。然以叛徒勢大，未能進攻，僅守皮山城而已。不久，皮山後路之葉城、澤普二縣之變又起，當地漢人，多被慘殺。於是皮山城之軍後路斷絕，危險萬分，乃繞小路走歸涉車（漢城），沿途被村人圍擊，開火十三次，打死亂回數百人。皮山退回之軍與涉車防兵聯合，並將涉車漢人及避難來涉之漢人編爲商團，合計一千餘人，固守涉車，一面告急於喀什。與涉車相連之葉爾羌（回城）旋亦猝變，涉車亦陷於孤立無援。幸軍民團結，閉城拒守，叛衆雖多而缺器械，困守四、五兩月，擊斃圍城之敵三千人，沿城數里叛徒不敢再近。

愛米爾率領部下四千人，不攻涉車，逕赴巴楚而入阿克蘇，與鐵木爾聯絡，會商進攻喀什之計。

（三）鐵愛聯軍進佔喀什　先是鐵木爾與馬紹武停戰言和，非眞心也，乃利用息兵之時，一面分派黨羽煽動烏什、巴楚、伽師、喀什各城之回人使起而響應；一面又使人聯絡布魯特營長烏思滿歸附於己。烏思滿布魯特人，原爲明約洛卡（在喀什西二百里）之稽查，前犯罪，囚於獄中，亂事發生，烏思滿自請效力殺敵，馬紹武信之，任爲布魯特兵之營長。至是受鐵木爾之引誘，殺陳團長以下漢人官佐，倒戈相向。率布兵佔據疏附二十里之無綫電台，將電台機件完全損毀。附近山中之布魯特人羣起附和，不數日聚衆五六千人（幸槍械不多），優亂城鄉，搜劫財物，遇漢人之居室洗劫一空，寸草不留。四月中烏什、巴楚、伽師各縣相繼叛變，附於鐵木爾。駐於巴楚之劉鼎團長被敵刺死，楊慶明亦受傷，軍隊潰散。鐵木爾、愛米爾等進駐伽師，有長驅而入喀什之勢。馬紹武以同教關係，遣使議和，願交出政權。五月二日鐵木爾使烏思滿攻疏附，城內回民應之，城遂陷，馬紹武被禁。漢人慘死者不知其數，財物洗劫一空。未死者強迫做「乃馬子」（回教做禮拜），遇見布回人，必須唸可蘭經一節，如不能唸或唸如不全，立

有殺身之禍！鐵木爾已佔喀什，自稱師長兼邊防總司令，即遣兵攻陷莎車，城中千餘漢人，除婦女被擄外，殘餘者祗百餘人。又攻陷英吉沙爾，漢人存者三、四人，蒲犂縣亦陷，漢人祗留一人，洵浩劫也！

是時南疆勢力派可分三系：鐵木爾據疏附，烏思滿附之；漢回馬占倉駐疏勒；愛米爾據和闐。因二十二年六月，馬仲英與和加尼牙子分裂之後，各地之漢回與新回，勢同水火，因此，鐵木爾與馬占倉，亦暗鬬甚烈。其時喀什一帶殘餘之漢人皆聚於疏勒，故馬占倉據此城，聯合漢回與漢人之力與新回對抗。馬占倉亦迫漢人信奉回教，又勒索捐款數百萬兩，漢人均覺依虎自衞，亦不過苟延殘生而已！

先是烏思滿與鐵木爾約，事成任以師長位置，其後鐵木爾自兼師長，烏思滿僅為旅長，心恨之。馬紹武乘機暗通烏思滿，反戈投誠；復使人暗通疏勒城之馬占倉相助。烏思滿果從之，自動率隊離喀什而入山中，鐵木爾追擊之，馬占倉乘鐵木爾出城之後，襲據疏附，並派兵埋伏道中，伺鐵木爾返城，邀而擊殺之。此八月九日事也。於是喀什之漢回二城皆入於馬占倉之手，馬紹武復為行政長。

和闐派之薩比提逵毛拉，前為鐵木爾所囚禁，此時乘亂得自由，見漢回勢盛，急指揮和闐人及鐵木爾部隊與馬占倉激戰，烏思滿復自山中來助之。八月十六日，馬紹武馬占倉放棄疏附，退保於疏勒。於是烏思滿竊有師長兼司令職權，然烏思滿原係山中之馬賊，其志固在多得金錢及漢人婦女，以故不顧利鈍，屢派隊猛攻疏勒，賴有漢人死守，城得不陷。未幾，薩比提達毛拉推倒烏思滿，烏即席卷其搶掠漢人之財物百餘箱及漢人婦女四十餘人，連夜

入山，隨派隊追捕，囚禁於營中。

（四）南疆建立僞政府　薩比提達毛拉等據有疏附，以地方大紛亂，認爲有組織政府之必要，派人赴阿克蘇與和加尼牙子商議，和亦贊成，遂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夜決定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是夜通過政府之組織法及各部之重要人選，組織綱領共三十條，茲舉其重要之五條於下：

第一條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依據回教教條而成立，謹遵萬世不渝之可蘭經，所載條文命令以爲準則。

第二條　東土耳其斯坦爲永久民主共和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爲謀人民之安樂國家民族之生存、宗教、文化、經濟等等之改進，請求南京或國際聯盟予以便利，協助人民，共同努力，以達最終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獨立。

第三條　中央政府設總統一人，秉承回教教條，治理國政。

第四條　中央一切行政事宜，概採合議制，共同商討興利除弊，以樂民居，俯察輿情，以除民疾。

第五條　中央政府總統之下，有國務院，內設總理一人，副總理二人，主持管理各部事宜。

各部之設置如左：

(1)內政部(2)外交部(3)軍政部(4)財政部(5)教育部(6)宗教司法部(7)教產管理部(8)農商部(9)衛生部，各部之性質大別爲二：一爲政治組織，如軍政、外交、內政、司法、教產管理等部，由第一副總理總其成；二爲社會文化組織，如財政、農商、教育、衛生等部，由第二副總理總其成。

偽政府重要人員題名

總統　和加尼牙子

國務總理　薩比提達毛拉（喀什阿圖什人諳印土、阿各地文字。）

內務部長　由尼斯伯克（漢名尤文彬吐魯番人迪化俄文法文學校畢業）

外交部長　喀斯目加納阿吉（和闐人）

教育部長　阿布都拉克里木汗麻哈都目（喀什富家）

軍政部長　烏拉孜伯克（喀什人）

教育管理部長　沙目斯底因（曾留學印度）

司法部長　澤里夫哈里阿吉（喀什人）

財政部長　阿里阿渾巴依（喀什富商）

農商部長　奧布爾哈三阿吉（富商巴烏頓巴依之弟）

衞生部長　阿布都拉哈尼（中亞細亞人）

國務會議秘書長·哈吉可藍可軍（庫車人）

偽政府對漢人及漢回，皆極力排斥，欲建立所謂淸一色之「東土耳其國」，然其人物，除薩比提達毛拉等一、二人有政治認識外，其餘皆屬於當地之流氓土劣，或貪利之市儈，或淺薄之阿渾，思想幼稚，知識固陋，既無一貫之

主張，亦無堅毅之意志其所謂中央要員者，嘗將財產眷屬送於印度或阿富汗，逆料大難將臨，準備見機而逃，非有成事之決心者也。

僞府成立後，派人往印度、阿富汗等處活動，又嘗徵集牛羊七萬頭，購入水聯珠快槍數十枝，馬步機關槍多架。人民在兵燹之後，浩劫餘生，驟然增加偌大之負擔，痛苦不堪言狀。

是時，愛米爾自據和闐，不與喀什僞府合作，徵集和闐之綠與阿富汗交換軍械。又派其弟赴印度活動。

同時疏勒城尚爲馬占倉、馬紹武所據，其勢力優於僞府，至二十三年二月，僞府卒爲馬等撲滅。

（五）僞政府之消滅　南疆僞政府，內部派別分歧，頓呈瓦解之勢。和加尼牙子尙駐阿克蘇防止馬仲英派勢力之西進，僞府政務由薩比提達毛拉主持。馬紹武、馬占倉據有疏勒，時思進攻，二城祇一河之隔，形勢異常危險。同時和闐愛米爾又自成一和闐國，進佔英吉沙爾。和加尼牙子於二十三年一月，自阿克蘇至疏附，薩比提達毛拉表示擁護，和闐王亦自英吉沙爾來會內部似有合調之勢。和加尼牙子卽任其部下麻木特爲總指揮進攻疏勒城。馬紹武、馬占倉極力抵禦，二月六日馬仲英派馬福元率部六千來援，和部不敵，始解疏勒之圍。其時和加尼牙子與薩比提達毛拉又發生裂痕，和自退英吉沙爾，漢回軍返攻，佔領疏附，靑天白日旗復飛舞於漢回二城之上。

漢回與新疆回人感情惡劣，勢同水火，故馬仲英與和加尼牙子雖一時合作，終難持久。盛督採「聯和攻馬」之策，和亦誠心合作，於是着着勝利，大功告成。昔左公平回亂，建設新疆，鼎革之初，新疆不步外蒙、西藏之覆轍者，左公之功也。今盛督亦平回亂，使新疆永爲中國之領土，繼前賢之偉績，裕後世之光榮，誠爲中華民族之大英雄也。

（一）馬仲英之失敗　新政府成立後，各方漸次安定，惟馬仲英尙未與省方言和，雖經羅文幹氏之苦心調解，卒無成效，最後不免於一戰，在未敍戰事之前，先將雙方防地形勢，述其大概。其時馬仲英部下有萬餘人，自駐於吐魯番、鄯善一帶，天山南北之咽喉達坂城在其掌中，其前鋒且越達坂城而達柴窩堡，距迪化百餘里。有時北至芨芨槽，距迪化四十餘里。其東面之鎭西、哈密（堯樂巴士駐於此），西面之焉耆、庫爾勒（馬世明駐焉耆）皆聽其號令。北疆方面，馬仲英派其部下馬黑鷹佔據阿山區，與哈薩克人聯絡，漢官漢商，完全驅除淨盡。伊犂之張培元有衆約六千，與馬有密約，共圖省城。又馬之防區，較爲富庶，糧食較充裕。省方部隊約一萬五千人，其中省軍八千，歸化軍二千，餘爲東北抗日軍。勢力範圍，東至古城；西北至塔城，四面受人包圍。地方貧瘠，迪化祇有二、三月之糧。羅公未抵新前，雙方迭派代表，會商和平，盛督任馬爲東路警備司令，部隊撤駐於哈密，餉糈由督署籌給。但馬以達坂城在握，退可守，進可戰，優劣判然，操縱自如，且尤不願放棄富庶之吐魯番而退居貧瘠之哈密，是以迭議而無成功也。羅公赴吐時，盛督希望能邀馬來迪化，而商一切，消釋仇隙。九月十二日，羅公返迪化，盛督見馬未來，即知和解絕望。十五日召開軍事會議，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等極力主戰，蓋歸化軍與馬仇恨最深，恐馬得勢，於己不利之故也。盛督亦知和平絕望，環境危迫，抱諸葛亮「與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之策，故決定報以槍礮，以判死生。又據傳說：盛督

初不審歸化軍之眞意如何，一日歡宴羅文幹席上，歸化軍諸將領賭酒取樂，已有醉態，有云「殺馬，殺馬，痛飲此杯」，亦有云「殺馬，敬祝三杯」，盛督聞之，認爲酒醉吐眞言，知其可用也。

九月二十左右，省軍首先發動，向馬進攻，馬卽報以還擊，雙方屢有勝負，旅進旅退，以迪化之南達坂之北爲主要戰場。有一次省軍與馬仲英相持約二日一夜，東北軍非盛督直屬，指揮不靈，省方漸感不支，東北軍又未得命令，自動退還迪化，盛督亦不得已退師。派代表與馬議和，以緩敵兵。某日午夜盛督召軍事會議，出諸將不意，將東北軍首領鄭潤誠、應占斌、楊耀鈞、蘇國及被服廠長李鳳翔、參謀周履中等軍政界共二十餘人押入獄中，以其私通敵人，謀奪政權之故也。

十一月十日，佔據阿山之馬黑鷹進陷塔城，復南下犯烏蘇、綏來、呼圖壁，攻省城之北面，與由達坂城北攻之馬仲英部遙相呼應。企圖前後夾攻一鼓而下迪化。省軍協同歸化軍迎戰於呼圖壁之梯子山溝，大破之，消滅其全部，乘勝克復塔城。

十二月十四日，省方由塔城運來購自蘇俄軍械四十五汽車，經過烏蘇，爲張培元所奪去，張復與馬仲英約夾攻迪化，自出兵約三、四千至綏來西面之烏蘭烏蘇，省方派歸化軍及駐綏來之東北軍劉斌部迎戰，張培元兵敗自殺。二十三年一月十日，南京接劉文龍、盛世才電報：「張培元因軍事失敗被部下擊斃」云。

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馬仲英進圍迪化。先是當省軍與張培元相持於綏來之際，馬仲英代表蘇繼善尙在省城，商談和平問題，蘇代表探得張培元進兵消息，歸報於達坂城，馬仲英認爲千載難逢之機會，得省城易如反掌，急

急進兵，初不知張培元之已敗死也。是時省方西上擊張之師尙未返省，盛督倉皇佈置，與馬軍遇於迪化之南關。在城東之飛機場無綫電台，城西之蜘蛛山，屢有接觸。未幾飛機場被馬佔據，奪去飛機兩架，無綫電台亦被馬佔領。馬復親率千人猛烈進犯城北一砲成功，此地至爲險要，昔劉錦棠克復迪化，先得此山架大砲以轟城內，此一砲成功之名所由來也。此山若失守，省城萬難倖免。因此省軍亦出全力對付，爭戰最劇，死傷最衆。

一月末，西路擊張培元之軍隊，東返援省，與馬仲英部急戰於昌吉一帶，省軍有飛機二十餘架，鐵甲車數十輛助戰，接觸五、六次，馬部失敗，死亡三千餘人。二月十一日，馬率殘衆南走達坂城。是役省城被困整一月而解圍。

（二）南疆之收復　馬仲英自犯迪化失敗之後，二月十一日，退駐達坂城，省方乘其喘息未定，大舉進攻，挾飛機、大砲、機關槍浩浩蕩蕩，越天山而南征，三月六日克復達坂城，八日克復托克遜、吐魯番、鄯善。馬仲英不能禦，率部西逃，深入南疆。先是馬仲英未攻迪化之先，已派其部下馬福元率兵六千向南疆方面發展，自焉耆、庫車、阿克蘇、巴楚直入疏勒，援助馬占倉。馬仲英迪化失敗之日，正馬占倉等撲滅南疆僞政府之時，如此漢回勢力失之於東，而獲勝於西。因此馬仲英決意入南疆，欲取爲根據地，以圖捲土重來之計。省軍亦知其謀，一步不放鬆，緊緊追躡之，沿途經焉耆、庫車等地小有接觸，馬部卽落荒而逃，三月底省軍至阿克蘇，馬仲英入據喀什，派人固守巴楚，以拒省軍之西進。

是時省府招撫和加尼牙子共攻馬仲英。四月間，省軍五、六百，歸化軍五、六百，蒙古軍千餘，合和加尼牙子所召集本地軍萬餘，自阿克蘇進攻巴楚，有飛機三架施放炸彈，漢回傷亡甚衆，其總指揮率二千人投降。消息傳至喀什，

馬占倉逃至和闐。六月七日，馬仲英自依爾克斯坦卡逃入蘇俄。於是南疆復歸於省政府勢力之下。和加尼牙子入迪化，任副主席之職。和之部將麻木特爲師長駐守喀什，馬紹武仍爲行政長，尤文彬爲省政府委員兼農礦廳長。

駐和闐之馬仲英舊部近況如何，無從探悉，惟據最近到京之新疆學生（計廿一人多數是和闐、喀什、莎車、庫車等處人取道印度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到京）云：「東干尚有二萬人，其首領爲馬占倉，其防地西至皮山縣，東至卡墻（且末縣），強徵人民糧食牲畜，百姓負擔甚重，男子十二、三歲以上者皆強迫入伍，兵械缺乏每人發大刀或木棒一枝，將本地回人以革麻油擦其面部充作東干人。來京之學生中有二人亦被徵入伍，逃出而來者。聞喀什師長麻木特奉省政府命派人前往招撫，東干不聽。馬仲英亦派人令彼等可服從省政府，但仍不從命。」其言如是，確否待證。

本章主要參考書

新疆民變紀實（懷春趙瑞生合著見邊鐸第三期至二卷第一期）
新疆與新疆事變（馮有眞撰見時事月報總五十二號）
新疆紀遊（吳藹宸著）
新疆事變追憶錄（吳藹宸著見時事月報總六十五號）
新疆通訊（李浴寄自迪化見拓荒二卷四五合期）
邊疆大事述評（邊鐸一卷三期及四期）
南疆變亂情形（喀什難民代表電告國民政府書）

新疆事變親歷記（佚名寄自喀什見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申報）
新疆事變報告書（某部派員（隱其姓名）等報告）
新疆之危機（趙瑞生撰見天山一卷二期）
新疆見聞種種（某君（隱其姓名）在邊疆研究所講演）

第三章　新疆之社會及政治經濟概況

上二章既將民元以來新疆之重大事變，一一詳述之矣，茲將本省之社會及政治經濟等項分為九節詳細討論之。

第一節　民族與戶口

天山南北自古為各民族馳騁角逐之場，往來遷徙之徑，故民族極其複雜，尤其是山北之民族新陳代謝更為頻繁，唐以前之古民族均出走消滅或同化，今之居民皆自元迄民國間先後遷入者。山南較為穩定，自唐季有回鶻遷入與原住伊蘭族混合後，迄今未見有外族人大批入居其地者。今日新疆之民族人口最多者為維吾爾族，其次為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又次之，漢回、漢、滿及其他各族又次之。各族人口數目及全省總人口數目均無確切之調查，惟參考各種統計，全省總數大概在二百五十乃至六十餘萬口之間。茲將關於新疆戶口各項報告或統計表列如左：

戶數	口數		男女合計數	每戶平均人數	性比例
	男女別數				
	男	女			

民國元年內務部統計表	四六一、九六一	男一、一一二、一七九 女九八五、五八四	二、〇九七、七六三	四・五四	一一二・八
民國八年郵政局報告			二、五一九、五七九		
民國九年郵政局報告			二、五一九、五七九		
民國十四年郵政局報告			二、六八八、三〇五		
民國十七年內政部統計	五三〇、九一〇	男一、四一四、二二八 女一、一三七、五一三	二、五五一、七四一	四・八一	一一四・三

新疆人口之密度，如以民國十七年人口爲標準，則每平方公里得一・五五八人，每平方哩得四・〇三八人。我國各省區人口最密者爲江蘇省，每平方公里得三二三・一五八人。最稀者爲外蒙古，每平方公里得〇・二四人。茲將各族之分布及其宗教風習婚喪等擇要描敍如下。

（一）維吾爾族

維吾爾（俗稱爲纏回）即古回鶻之後裔，漢唐時代居於山南之伊蘭民族，亦同化於此族內。元代稱爲畏吾兒，清初此族居於山南，自哈密而西經吐魯番、焉耆、庫車、阿克蘇、喀什、葉爾羌、和闐諸地皆回人也，統稱曰回部。乾隆時取新疆，乃徙南路各城之回人赴伊犁種地，伊犁之維吾爾被稱爲塔蘭奇者即種麥之人也，或云選擇之人也。又自乾隆迄清末新疆當局於北路大興戶屯，承墾之戶除出關之漢人及漢回外，維吾爾族亦所在皆有，又其商人奔走南北，懋遷有無，於是全省皆有維吾爾族，而山南居民幾乎全屬此族人。全省人民以此族佔最大多數，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之譜。其人多數爲高鼻、深目、黑眸、多髭鬚，與土耳其人狀貌相類。性情溫和柔善，然少智慧，多

猜疑，富保性守，此其短也。

（宗教）維吾爾族篤信回教，尊摩訶末爲派罕巴爾，譯言天使也。每日誦經五次，謂之乃馬子，第一次於日未出時舉行，謂之班達；第二次於下午二時許舉行，謂之撒繩；第三次於下午五時許舉行，謂之的格爾；第四次於日落後舉行，謂之沙廳；第五次於七時許舉行，謂之火不得。每七日一禮拜（當星期五）必入寺誦經，由阿渾領導講解可蘭經，向天方膜拜。富有者生平必赴天方朝摩訶末墓一次，雖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若中途死者，以爲上帝召去，視爲無上光榮，生還者名曰阿吉，亦受衆人之尊敬。歲法以三百六十四日爲一年，歲末前之四十五日，其族以葫蘆燃膏懸於樹枝，阿渾誦經，衆人羅拜，夜闌燈燼，蹴葫蘆於地，爭踏碎之，謂可消災，漢人稱爲燒葫蘆日。越十五日齋戒，晝間，禁絕飲食，必日落始飲食，齋期一月，至新歲開齋。過歲鮮衣華服，鼓樂喧天，男女往來稱賀，如是者七日。又十七日，而宰牛羊祭教祖與先世。

（生活）居屋爲土砌，上爲平頂，人可於其上坐臥行走，並可堆積什物，門多北向，屋頂開一天窗，以通空氣，屋內砌土爲坑，高尺許，中實，臥寢其上，穴牆爲爐，冬季生火取温。服裝，男子外衣形如西裝大衣，多喜以花布爲裏；女子喜服紅色。冠帽有二，內帽極小，僅覆其頂，鏤金刺繡，極爲精緻，終年不除。外帽爲華冠，或以布纏。女子尤喜以羽毛爲飾。靴履均以革製。飲食以麥、玉蜀黍、高粱等爲主要食品，每日三餐，食時除茶或涼水一杯外，別無他物。富者食抓飯，飯以羊油或青油和水煮成，間亦雜以紅蘿蔔或羊肉等物，食時以手抓之而進，故漢人謂之曰抓飯，其原名曰帕撈。食前必漱口洗手。盥洗不用盆，而以土盆儲水，傾而洗之。或飲酒，視醉酒爲可恥，亦遵從其教規也。

〔風俗〕 族人皆刻苦耐勞，好儲蓄金銀，雖妻子亦不告知，財主稱爲巴依，視放債取息爲大惡。人死，財產歸其子，其女及前妻之子得分其半；無子有女者，歸其女子；女俱無者，歸其兄弟親戚，不立嗣，撫養他人之子，不得分產；子先父母死，父母之產，例不及其孫。與人交際，重位敬老，遇尊長則交手撫胸，俯首再合手摸面以爲親敬；女子相見，以唇相撫掩。尊長卑幼相接以唇。宴客以多殺牲畜爲敬，並備音樂以鼓爲主，雜以絲絃。席間，男女雜沓唱歌，女子雙雙逐隊起舞。

〔婚喪〕 男孩四、五歲時，割去勢皮一周，謂之割禮，婚姻概由父母之命，聘禮視家境貧富而不同。訂婚時延阿渾誦經或立證書。結婚年齡男子爲十五、六歲，女子則十二、三歲。結婚時，新婦乘馬或轎，送於男家，男方誦經寫婚書，由阿渾宣讀婚書後，雙方交換飾物，禮成。次日宴男賓並設歌舞會；三日宴女賓，宴桌每人每次一件至三件，多以駝牛羊雞肉爲之。一月內親友宴新婦，一月後易新裝，操作家事矣。女子年屆雙十，容顏衰敗，如老婦。離婚之風甚盛，行若男離女家，中財物任女攜取；女離男，則財物屬於男子。離婚儀式極簡單，由雙方邀一證明人，當場證明，卽宣告離異。離婚時若有子女，子歸父有，女歸母有，但另須月給贍養費與其生女。離婚後一年內生子女，父皆承認之。離婚後六月，始許再嫁娶，亦有破鏡重圓者，但離異不得過三次。男子可多妻，但不得過四人。人死，則延哈里誦經，如內地之香火道人。親友吊唁，送牲畜與錢鈔。尸用白布包裹，葬於土穴中。家人皆素服，幷延阿渾誦經，布施財物與貧窮人。此後數週內，代死者施食於窮人。子女服父母喪，婦服夫喪，均四十日或百日，服喪期內，不剃髮，不穿華衣。封土爲墳，上飾馬牛羊角尾。富者間築廬舍，聘明經者守墳，朝夕爲亡人誦經。春秋佳節，家人常至墓前念可蘭經，爲死者求福。

不建廟，不立主位。

（二）蒙古人

蒙古族有新舊土爾扈特、和碩特、厄魯特、察哈爾、烏梁海各部，其遊牧區域分布如下：

（1）南路舊土爾扈特　牧地在焉耆珠勒都斯河流域，共四旗，約二萬數千戶，活佛所轄剌嘛約五千餘人。其首領之封爵爲盟長兼扎薩克汗王，中旗扎薩克郡王，右旗扎薩克輔國公，左旗扎薩克輔國公各轄一旗共隸於盟長。（盟長爲各族會盟時之長，扎薩克爲一旗之最高官職，王公貝勒等乃沿用清代之封爵也。）

（2）東路舊土爾扈特　牧地在庫爾喀喇烏蘇（即烏蘇縣），共二旗，約數千戶，活佛所轄剌嘛約百人，其首領封爵爲盟長兼右旗扎薩克親王，左旗扎薩克貝勒。

（3）西路舊土爾扈特　牧地在精河南岸，祇有一旗，約三千戶，剌嘛數百人。其首領封爵爲盟長兼扎薩克郡王。

（4）北路舊土爾扈特　牧地在塔城之東，和什托諾蓋一帶。共三旗，約一萬戶，活佛所轄剌嘛約二千人。其首領封爵爲盟長兼中旗扎薩克親王，右旗扎薩克輔國公，左旗扎薩克輔國公。

（5）和碩特　牧地在焉耆之北，珠勒都斯河之上游，共三旗，約七千戶剌嘛約二千人。其首領封爵爲盟長兼中旗扎薩克郡王，右旗扎薩克輔國公，左旗扎薩克輔國公。

（6）新土爾扈特　原牧於科布多，民國二年，因外蒙西犯，始逃來新疆，安插於孚遠之百塔山一帶，東界鎮西，

南界奇台，西界阜康，北至科布多，多數牧民尚在科布多。現親王名納木加旺登，其在白塔山者，聞僅三千五百餘人，刺麻三百人。

(7)扎哈沁　民國八年由科布多逃入新疆，凖乘五百餘戶，借地安插於孚遠之丘繖胡，及迪化、阜康各縣境內。牧民三千人。刺麻三百人。其首領封爵為扎薩克貝勒。

(8)阿爾泰烏梁海部　世業採捕，散處山林，以射獵為生，其先為元宗室，明初稱兀良哈，清初役屬於凖部，原為阿爾泰之土著自為部落，強悍耐寒暑，哈民族對之均有遜色，牧地在阿爾泰之額爾齊斯河、青格里河、烏倫古河、布爾格河、布察罕河、八里蓋河、布爾津河、哈巴河等流域。卡倫歸其世守，乾隆間編七旗，分左右兩翼，右翼有扎薩克貝子一，鎮國公一，副都統一，左一翼有扎薩克鎮國公三，副都統一。共五千數百戶，五萬數千人，刺麻千數百人。於民國十三年被科布多佔去大半，安土重遷，日盼援救，至今尚未收復也。

(9)厄魯特旗　清乾隆間招撫凖部遺民，編為旗營，置一領隊大臣管轄之，隸於伊犂將軍，世守伊犂、塔城一帶之卡倫，人數約二萬五千八百人。無王公，民國以來，退伍為民。

(10)察哈爾旗　清乾隆間，自宣化邊外遷來伊犂駐防，置領隊大臣一員管轄之，隸於伊犂將軍，世守卡倫，牧地在伊犂之北，博羅塔拉河一帶。人口一萬六千餘人，無王公，民國以來，退伍為民。

〔宗教〕　蒙人崇拜黃教，即刺麻教，信仰至誠，每家必供佛像，如有婚喪疾病，必延刺麻誦經。刺麻地位頗為崇高，凡家有數子而願令其一為刺麻者，可請於佐領執有憑書，然後入寺，向佛頂禮，而成刺麻。若他子死亡，其父母

無後，則已爲剌麻者，亦可還俗。

（生活）蒙人以遊牧爲生，逐水草遷徙，居室俗名蒙古包，以毛氈爲之，內支以木架，大者周十餘丈，小者三、四丈，四周無窗，頂有煙筒開閉以鈎，開一門以氈爲簾，門向南方，寢有用牀，亦有席地而臥者，嗜飲紅茶，和鹽少許，待茶色濃，去其渣，調以牛乳。食品爲餑餑或其他麵食。服裝爲窄袖長褂，布帶束腰，富者絹帛，貧者棉布，冬則服羊裘以禦寒。婦女好裝飾，多以金銀珠寶爲環鐲。

（風習）蒙人好客，凡賓客至，家主必出門接韁，男東女西，延客入內，坐佛龕下，奉以茶乳酒餅之屬。久住則宰羊敬客，無辭客者。貴賓至，執禮尤恭，宰羊敬客，必先牽羊敬客前，客頷首同意後，始殺之，先割其頭尾獻佛，然後煮肉饗客，鄰居亦爭攜酒肉敬客，謂貴賓至，其家將獲大福也。客去，亦無須餽送。蒙人尙武勇，善騎射。祭祀鄂博（卽界碑，以石堆積而成，上豎樹枝）時，剌麻誦經，衆人羅拜，壯年子弟，相率角力賽馬，勝者有獎賜。

（婚喪）男孩出痘後，謂之「熟人」，未出痘者爲「生人」。出痘後始與議婚。議婚是由男家先贄「哈達」一、羊酒，請媒人向女家致締婚之意。若女家允許，卽結哈達於酒壺上。然後媒人攜壻登門，禮見岳父岳母，並獻預藏膠質之哈達於佛座前，哈達藏膠質是取膠結之義也。來賓向主人致賀，新郞同時致聘禮羊、酒、布、帛等。納采之多少，視家貲貧富而定，至貧者，亦以一羊爲禮。女家接受聘禮後卽以分送親友，表示其女已經許壻也。結婚之日，新郞卽往女家親迎，延剌麻誦經，新郞行跪拜謁見岳父母禮，卽迎新婦以歸。新婦戴紅纓呢帽，服紅袍，穿皮靴，以長繡巾束腰，哭泣辭父母，以衣蒙面，表示不忍離別之狀，由兄弟伯叔扶持上馬，歌吹前導而去。至男家，剌麻誦經，男女持羊

膀骨拜天地及佛，跪地時，嫂氏散新郎新婦髮，再交合梳之，寓結髮之意。新夫婦同起入門，先拜竈神，再拜翁姑，禮畢，嫂氏引新婦入氈房梳洗易裝，始將髮結爲二辮，分垂左右胸前。嫂氏再爲引導拜竈神，禮翁姑，拜見長輩及親友。禮畢，回房垂幔而坐，不再與外人招呼。於是來賓團坐飲酒食茶點，跳舞唱歌爲樂。三日後，新婦執行婦職，躬自操作矣。男子已婚，不得再娶。男女已屆結婚年齡而貧不能婚嫁者，其長官向衆募捐贊助之。蒙人葬禮，有火葬天葬二種，火葬富貴者行之，先浴其尸，裹以白布，擡至高原，置於乾柴之上，刺麻誦經，舉火焚之，若尸體化爲灰燼，衆人色喜，交相慶賀，以死者無罪，可超升於樂土，取其灰和以藥屑（藥名于勒哩來自西藏）淨土，製成死者形態，卜善地葬之，壘土作塔形。天葬平常人死後行之，以常服裹其尸體，延刺麻誦經，置諸曠野，以待鳥獸啄食，尸旁燃火一炬，送葬者躍火而歸，不得返顧，其尸食盡，衆皆大喜，若越三日不食，舉家惶恐，謂死者罪大，鳥獸不食，將獲陰罰，復延刺麻誦經，驅鳥獸食之。葬畢，相率遷徙，以其地兇惡故也。復延刺麻誦經，並以死者衣服什物牲畜之半至庫倫延刺麻祈冥福。子服父母之喪，妻服夫喪，皆一百日，平輩喪祇四十九日。服喪期內不服華衣，不櫛梳，不赴宴，不遊戲。服滿出門。夫死，妻守節與否，聽其自裁。親死不設神主，不立祠廟，但於忌日燃酥燈於佛座前，焚香奠酒禮拜。富人以銀畜送庫倫，貧人獻哈達，爲亡人誦經。每元旦至元宵十五日間，爲誦經之期，男女爭擕銀物牲畜茶麵至庫倫爲亡人超薦。此時期內，牧場禁殺牲。富貴人每屆佳節，子孫延刺麻至葬處誦經追薦，家人哭奠。平民天葬者，亦請刺麻在家誦經，家人向空哭奠。

（三）哈薩克族

哈薩克於前清乾隆間內附，爲新疆西北徼外之藩部也。因其人民擾竊成性，漫無約束，以故不准入居卡倫內。向例每遇冬深雪大准於卡倫附近放牧，夏至展放卡倫時，仍驅逐淨盡，不許潛留。歲久年湮，禁令漸弛，蓋當事者貪其租馬，且慕聖德如天無所不容之虛名，而不事驅逐。於是邊外哈薩克始得塔城境內支築氊幕，從事遊牧。同治光緒間，中俄兩次畫界，人隨地轉，卡倫內之哈薩克，概屬中國。然其初原未取得土地權，係借用蒙古地面爲之居住，所以應納租馬。塔城境內哈薩克有四部：一曼畢特，一吐爾圖勒，一賽布拉特，一阿勒依，均無王公，有千百戶長分別統轄之。此在塔城之哈薩克也。

先是居塔城之哈薩克，因地狹人稠，勢不能容，乃借用科布多所屬阿爾泰哈巴河一帶蒙人遊牧之地以安插之。其後科城索還借地，塔城不允，奏請查辦，數年不結。至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奏准設立阿爾泰辦事大臣，阿爾泰境內所有蒙哈，均歸阿爾泰辦事大臣管轄。境內哈薩克共十二族，各設千戶長一員。每年共繳租馬六百匹。民國元年，外蒙西略科布多。北政府簡放新疆東路土爾扈特親王帕列塔爲阿爾泰辦事長官，爲籠絡計，始呈請以蒙古外藩王公之例，褒封哈首。此哈薩克取得中國官爵之始也。現有郡王一、鎮國公一、輔國公三，皆非世襲罔替者。其人口，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統計有五萬餘人。此在阿爾泰之哈薩克也。

前三十年（光緒八年）收回伊犂時，哈薩克黑宰部之台吉胡岱們部等，率大小頭目及氈工三千餘人，向我投誠。經伊犂將軍金順奏准收留，指令在博羅塔拉安插。其地原係察哈爾所管牧地，即交察哈爾領隊大臣就近管束。放千戶長三名。每年完納租馬三百匹。其後生齒日繁，添設千戶長二名。自願增加租馬七百匹，垂爲定例。此在伊

犂之哈薩克

哈薩克以遊牧爲生，阿塔兩處，祇有冬窩，而無夏窩，故各處哈民每年潛來新疆之鎮西、奇台、孚遠、阜康、昌吉、呼圖壁、綏來、烏蘇、沙灣一帶逐水草以居。以其素性慓悍，常事刼掠，居民苦之。而塔阿兩地又利其差徭，不許外出。於是新疆則派人驅逐，塔阿則派人接收。惟地面遼闊，逐者自逐，收者自收，哈民之潛匿奔竄如故也。外蒙西犯時，軍事不靖，竄入各縣之哈民，愈益鴟張。楊增新令各縣指定地段，分別安插之。安分者留之，不安分者驅之。三年七月，公布哈民納稅規則，令哈民照章納稅。除納稅外，無其他差徭，故哈民皆不願歸阿、塔原牧地。又俄屬哈薩克因避災稅，成羣結隊潛入中境，遊牧於上述各地者常有之。尤以民國五年俄屬哈拉湖之哈薩克逃入中境留牧各縣者爲數最多。此鎭迪道各縣之哈薩克也。

〔宗教〕　哈薩克亦崇拜伊斯蘭教與維吾爾族同，每日誦經五次，惟牧場無寺院，面向西方禮拜。禮拜前，必就水盥洗。亦喜朝天方而成阿吉。

〔生活〕　哈薩克以遊牧爲生，逐水草，住穹廬，與蒙古同。食品以羊肉爲大宗，亦有食抓飯者。食肉以刀割，食飯以手抓，不用箸。尤喜食熏肉所熏馬臘腸爲無上佳品，其法殺馬駒三、四歲者，切細，以五味和之，實諸馬腸，長三尺許，烤乾煑熟，香美無匹。哈薩克諺語有云：「柯支客支，可美支。」柯支卽馬腸，客支爲美女，可美支爲馬乳也，其意卽馬腸美女馬乳爲哈薩克之三寶也。喜飲茶，以其肉食故也。燃料以糞代薪，羊糞爲上，駝糞次之，馬糞一燃卽燼，但用以引火甚佳。其服飾不分貴賤，除夏季外均戴皮帽，著皮衣，衣尙黑色，男子腰束皮帶，左懸囊，右佩小刀。婦女服長曳

地，嫁後以巾覆頭上。初嫁用花巾，一、二年後易白布，僅露其目，不示生人以色相。男女均著皮靴，入室時均脫於門外。故數其履，即可知室中人數也。

〔風習〕 哈薩克亦好賓客，賓客至必留膳宿。客人對於主家婦女，絕不能有苟且行爲。有一次某獵者至哈薩克之家，主人恭奉酒食，以自己之床供客安睡，夜深，獵者見主婦色而心動，伸手探其懷，婦不許，亦不聲張。翌晨，主人待之如昨，盡取家中所有酒肉以饗之，待客已醉飽，乃厲色謂之曰：「汝攜子彈若干？吾亦備如汝之數，吾與汝同到彼山後一角勝負，汝能射死我甚好，否則死於我槍下，此處則不能，因爲汝是我家中之客也。我之所以與汝拚命者，是昨夜汝侵犯我之名譽，故必以血洗淸此汚點！」其謹嚴如此。貴賓至其家，執禮尤恭，牽牛羊至戶外，請客視之，客頷首然後就地宰之。馬以白色者爲上，羊以黃首白身爲上。最忌黑首白身，以此僅誦經時始宰之也。食前必洗手，且戴冠，如事急遺忘，亦以草插頭上，方敢就食，否則以爲不敬。其俗，禁煙酒，忌食犬豕之肉。每日晨男女均赴水濱盥洗，並浴下體。每年有齋月，期內白晝不飲不食。必日落始食。開齋過年，謂之小年，越七十日始過大年，由毛拉誦經，男女新衣相慶，三日之內歌唱跳舞爲歡，且爲「刁羊」之戲，刁羊者宰羊擲於地，年少者騎馬爭奪之，苟攫一腿，致親友，爲吉祥喜事，受者必厚報之。其族不講宗法，父業由其子承繼，無子者繼親族兄弟之子爲後，父死，子女均分之。

哈薩克人性極其強悍，又極懶惰，除牧畜外，無其他職業，一入冬令，即結羣以劫掠爲生，小者盜竊牛馬羊駝，歸而宰之，瘞其皮以滅跡；大者即集夥越境刼掠大股牲畜，常因此惹起中俄國際糾紛，爲新疆治安之一大隱憂也。

〔婚喪〕 哈薩克小兒至四、五歲行割禮，其後父母始與議婚。婚姻完全買賣式，不講門第，不論年齡，只有同

母所出，不能結婚。富人聘禮有馬千蹄、牛千足、駝百峯、銀二三千兩者。媒人先與女家議定聘禮，媒人卽與女主婚人至河邊行「踏水禮」，女主婚人跳水而過，往往有因踏水跌折肢體者。行禮後，女家卽向男家索取禮物，禮物付過半數以後，壻卽入女家拜見岳父母，與女共食宿，第一夜由嫂氏送女至男臥處，家人佯爲不知；第二天後，壻可朝夕入女家，一切不須顧忌。聘禮不付足，終身不得迎娶，雖女子懷孕，亦設法墮胎。親迎時媒人攜壻至女家納采帛，拜見岳父母伯叔與女兄弟，握手鞠躬爲禮。見岳母時，敬良馬一匹，報答哺養之恩。女辭別父母親屬，由人扶上馬，紅巾蒙面，手與新郎並馬而歸。至男家，毛拉高擧淸水一碗，口中念經，念畢，新夫婦共飲其水，如內地之飲合巹酒。然後主人歡宴賓客，夜間男婦羣向新人調笑，俗同內地之「鬧洞房」。衆人吹彈歌唱，跳舞爲樂，盡興而散。次日嫂氏爲新婦改裝，將素日所梳十小辮合爲二大辮，辮梢結以紅繩，下垂足踝，以彩巾蒙頭，穿黑色袷袢（彩襖）下繫紅裙，然後嫂氏扶往見婆母，見時，新婦將生牛油擲爐火中，火焰滿室，以爲吉祥，新婦鞠躬就坐。婆預置木盤滿盛肉食，嫂氏操刀代割，新婦先捧肉奉婆，並遍進賓客，衆人環坐而食。婆致訓詞，教以治家事，詞畢，新婦卽執婦工，先掃爐火，再遍歷家中各處，復入婆房，揭簾請安，入門偏左再請安，至火爐旁三請安，然後蒙紅巾而出。其俗翁媳不相見，相遇則背立以帕掩面。卽貧苦之家，亦須二、三年後始得相見。男子娶妻不得過四人，嫡妻主執家政，諸妾同時操作。夫婦反目欲離異，請親戚並頭目評是非曲直，夫有離妻理由則賠女嫁奩使之去。若女主動離異，則家中一切什物均不得攜走。離異事件發生之初，先由親友調解，無效，方立離異書，書由當事人按手印，頭目蓋戳印爲據。此種離異，哈薩克人名爲「羊士耳」。所有男女均歸父有，母不得過問。夫死，婦嫁否，隨其意。若嫁，則夫兄弟有優先權，不得卽嫁於異族。

哈薩克人病至沉重時，卽延毛拉誦依滿經於耳側，（經言，死後再生善地）。已死，淨水洗尸，裹以白布，置木板上，不經宿，毛拉率家人擡至「拱拜」，猶漢人之義園也。鑿地爲長方形，尸葬其中，頭北足南，面向西，意在朝天方也。上壘土爲墓，墓形或圓或方或作方塔高三級。死者未葬前，衆皆不飲食，已葬始進食。毛拉取死者衣服而去。葬後，四十日內皆誦經，毛拉多者二、三十人，少則四、五人，經畢，各酬以五歲馬一匹；亦有酬以銀錢者。周年忌日，富者大宴賓客，來賓送財物各自攜幕聯結於墓地附近。並有幼童賽馬會，凡不滿十五歲者，均可跨馬至會地報名，以次編號，羣集數十里外，整鞍按轡而立，聞角聲，各驅馬前進，先到者爲第一，得獎恆値千金，以下四十名各有賞，遠近羨慕，以爲光榮，甚有因此一會而費數萬金者。其俗，夫死，婦宜毀容，凡戚友來弔唁，當對之大哭，以抓面流血爲哀，否則遭人鄙笑，以爲薄情。

（四）布魯特族

布魯特亦前清時代西北大藩部之一也。今俗稱爲黑黑子，散處於烏什、喀什、英吉沙爾、蒲犂、葉城諸邊境，俄國境內亦有此族。彼等不問國籍，互相往返，其情形與北疆之哈薩克相仿。民性亦強悍，但知法度。信回教，尙遊牧，與哈薩克同。其族已有一部份從事耕稼，領袖曰鄉約，鄉約甚多，前清曾給以憑證，遺傳至今，統率其族，生活、風俗、習慣與維吾爾、哈薩克大同而小異。

〔婚喪〕　布魯特之納采及親迎與維吾爾族同俗。新婦至男家後，夫婦對坐，以餠浸鹽水中，取出分食，其意義如內地之飮合巹酒也。第二日，新婦出而拜見翁姑，家人長幼均行交手禮，鞠躬時說：「賽拉瑪坤」卽漢語之問

好也。其族盛行一夫多妻制，無嫡庶之分，且從一而終。若夫妻間有反目時，延阿渾誦經，施以感悟。若女子再嫁，丈夫之兄弟有優先權；無兄弟則嫁於族人；無族人始嫁於外姓。布魯特無宗法觀念，不立廟享祖。曾祖以上，即不能識其名。父母及夫喪均不着三年之孝，葬畢，即去素服穿青衣。人死後有墓祭，周年忌日，子孫大宴親友，來賓多以牛羊爲禮賻，間有「刁羊」之戲，或樹立高竿，用槍擊之，以中否較勝負。

（五）漢回（回回）

漢回即東干，俗呼爲小教，新疆初無漢回，自前清乾隆間大興屯墾後，由甘肅徙入，故又稱爲甘回；又有由陝西徙來者，稱爲陝回。此族散居於哈密、鎮西、古城、孚遠、阜康、迪化、昌吉、綏來、烏蘇、伊犂、塔城、阿山、吐魯番、鄯善、烏什……等處，多務農爲業，亦有經商者。

（宗教）漢回奉伊斯蘭教，與維吾爾族同。前清光緒間，甘回馬善人創立新教，始有新教舊教之分。教寺中，司誦讀者曰掌教，司事者曰社長，教授經典者曰阿渾，號召大衆者曰滿爾金，翻經者曰海提卜。新舊兩教，素不相容，時生衝突。但官廳若加以干涉，則又併力反抗。漢回間有狡黠者，挑撥漢人與維吾爾族之感情，自同治以來，歷屆變亂，皆由於此。揚增新維持新局十七年不變動者，固然有其他原因，而聯絡漢回得其擁護，爲其重要之一原因也。（參看第三章第四節附錄楊增新與漢回軍隊）。

（生活）漢回與漢人比，祇有宗教不同，服飾、語言、居住、生活、習慣，無甚大之差異。惟喜戴白帽，帽以白布製成。食忌犬豕，戒煙酒，如以豕肉觸其忌者，輒視爲莫大之汚辱，此教規之限制也。

（婚喪）　男子年十二，女子八歲，謂之「出幼」，延師誦經，以謝造我之主，生我之親。然後教以禮拜儀式，責以成人之禮。婚姻亦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禮爲茶葉一封，銀器一件。結婚之日，新郎親迎，拜辭岳父母，新娘蒙紅巾登馬車而歸，成禮時，媒人舉案，婦先夫後，同入合餜，餜後用盥，夫先婦後，洗畢以水濺屋之四周。夫婦並坐幃中，延通經之老婦誦經並教以夫婦之道。第二天新婦拜翁姑，新郎拜父母伯叔，然後同往拜岳父母，三拜而歸。第三天新婦始入廚房烹飪，即內地所謂「三日入廚房，洗手作羹湯」也。滿月始歸寧，俗謂之回門。婦無事不得外出，否則訴於教主，甚或起訴。人死不用棺，不立神主，不獻殺酒茗，不用祝文。將尸置於床，洗浴，覆以白衾，葬於墓中。葬不過三日，開隧奠尸，然後封墓。封墓後，孝子遵從遺囑之事一一行之，早晚看墓一次，藉作禀告，亦有住墓旁百日者。二年內不宴客，不遊戲，不嫁娶，穿素服，與漢俗同。

（六）漢人

自漢代通西域以來，漢人即有移殖於天山南北路者，今新疆土著，亦有漢族血液混合其中，最著之例，六朝時代之高昌國居民皆漢魏遺黎也，故今日吐魯番、鄯善一帶人民與漢人狀貌完全相同者甚多，此其明證也。惟其語言服飾、風習等，已與維吾爾族同化耳。今新疆之所謂漢人皆清代移入者，而同治以前之漢人，經回亂殘殺，所存無幾。左劉平亂，漢人復漸次出關，左部爲湘軍，故新疆漢人以湘人爲最多，服官者居多數，而種菜園蒔稻穀者亦有之。甘陝二省，以鄰近之便，移居者亦衆，在政界有相當勢力外，多經營商務或作苦工。當湘軍之出關也，津人多隨之出關，獲利殊厚，至今新疆商界牛耳，猶在津人手中。至晉、鄂、豫、蜀等省，亦有至新疆經營商務者，但均爲小本經營。至江、

浙、皖、贛、閩、粵人士，在新疆者不過數十人。全省人口，漢人不及全數十分一，然統治權完全漢人掌握，尤以湘、甘人爲最盛，凡設官之地，均有漢人足跡，迪化尤爲漢人之大本營。惜二十年變亂，大演種族仇殺之慘劇，漢人死者不計其數，南疆方面漢人幾將絕跡。據最近（二十四年十一月）迪化通訊：「南疆各地歷經戰亂，漢民被屠戮者極衆，一部虎口餘生之人，多流落於喀什、莎車兩處，總共約六百餘人。在莎車者受當地政府之救濟，尚可日得麵食壹斤，在喀什者則飢寒交迫，生活極慘。難民迭呈新省政府，請予救濟。現新省府議決：令南疆各縣查明被難人數，如願赴迪化者，或離新者，省即發給軍輛；願留當地者，准其耕種；如願爲公務員或任教員者，由喀什行政長官酌予設法。在未離境前，暫由喀什行政長官日發麵食一斤，以維生活。倘此批漢民離開南疆以後，則南疆之漢民，行將絕跡矣。」北疆方面有東北抗日軍，李杜、蘇炳文、王德林等部，自俄輾轉來新，總數約六、七千人，在內地之軍人眷屬，近來陸續赴新者甚多。又東北軍官在迪化大辦喜事，娶漢人女子爲妻室者亦不少。今後新疆之漢人中，東北人當居重要地位也。

（七）滿族

滿族卽淸代駐防滿旗之後人也。伊犂、塔城、古城之地均有之。伊犂之滿族有：

（1）新舊滿營　乾隆間駐屯於伊犂之滿營也。同治回亂時，丁壯死亡殆盡，勢力衰弱，現在兩營合計約三千七百人。以農業爲主，牧業爲副。用滿文說滿語。

（2）錫伯族　原居於奉天，相傳爲吳三桂軍隊苗裔。乾隆間移屯於此，或業農或遊牧。人口約一萬九千二百

人，爲伊犂滿族中之最有力量者。

(3)索倫族　乾隆間由黑龍江索倫達呼爾移此之屯軍，其勢力昔在錫伯之上。同治回亂後，死亡幾盡，現有人口約一千八百人。塔城原有新舊滿營，人數未詳。古城原有滿營，轄以城守尉，人數約一千餘。以上各營，民國以來，均化兵爲民。

(八)其他各族

新疆民族，除上述諸族外，復有：(1)塔吉克族　散居蒲犂一帶，以遊牧爲生，信奉回教，生活、習慣、人情、風俗，與布魯特大致相同。(2)韃靼人　原爲蒙古韃靼種，其後一部分遷居卡杉（漢語爲鍋，言其地形似鍋也）。刺麻每間十年，輒派員前往視察，因其族漸與回教民族同化，視察者憤極而罵之爲老朶夷，蒙古語狗也。人稱之爲老朶夷。其後又遷入俄境，漸與白人同化，膚爲白色，高鼻深眼，睛亦略帶綠色。清末民初，有來新疆經商者皆爲俄籍。至蘇俄革命，彼等皆爲小資產階級，乃歸化爲華人。其人散居迪化、伊犂、塔城一帶，多以經商爲業。(3)白俄族　帝俄遺民，被蘇俄政府驅逐入居新疆歸化中國者，人數約數千人，其中不乏才智之士，此次新疆變亂中，白俄軍隊作戰殊力，本省人對之有愧色云。此外又有蘇俄屬之浩罕人、安集延人、阿富汗人，英屬之印度人，及西洋傳教士等，人數無多，不詳述也。(註一)

(註一)參看回疆風土記（滿洲椿園著見西域聞見錄）
回疆雜記（王曾翼著）

西域風俗記（金人瑞著見昭代叢書）

新疆禮俗志（王樹枬撰見新疆圖志）

新疆遊記（謝彬著）

新疆回族雜談（見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二十一期）

西遊日記（徐旭生著）

第二節　行政與司法

新疆行政系統，省之下分為二：其一是札薩克制，凡新舊土爾扈特、和碩特各部落及哈密回部是也，其札薩克沿襲舊制各有封爵，世襲其位，對於所屬人民有完全管理之權，其人民對於省政府不負納稅服役之義務，此清朝封建之遺制也。其詳情已述於中編，茲不贅。其二是道縣制，將全省土地除上述蒙回部落外，劃為若干道，道下設若干縣，新闢地方置縣佐以備設縣之初基。民國初年有迪化、阿克蘇、喀什噶爾三道，迨歸併伊塔、阿山之後，增加伊犁、塔城、阿山三道，九年又劃分增置焉耆、和闐二道，於是共有八道，南北兩路各有四道。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對於地方行政制度重加改革，採用省縣兩級制，惟新疆以幅員遼闊，種族複雜，強鄰逼處，交涉繁重，如伊犁、喀什兩道均駐在邊境，向來兼理交涉事宜；如塔城、阿山兩道駐在蒙哈及邊疆地方，向來兼辦蒙哈及交涉事宜；又如和闐、阿克蘇、焉耆各道，其轄地各數千里，距省窵遠，需有大員坐鎮其間，以資策馭。省主席楊增新據此理由，請仍保留道制，將原有八道改為八區，區設行政長領之。此道區之沿革情形也。

（一）行政區域　新疆省會仍治迪化，共轄八行政區五十九縣，七設治局（卽縣佐凡該地未進度成縣時先設局以經營之）。列表如左：

（甲）北路四行政區

（1）迪化行政區　轄迪化、奇台、昌吉、綏來、阜康、孚遠、木壘河、鎮西、哈密、鄯善、乾德、呼圖壁等十二縣，七角井一局。（近來哈密、鎮西二縣合為一哈密行政區）

（2）塔城行政區　轄塔城、沙灣、烏蘇、額敏等四縣，和什托洛蓋一局。

（3）伊犂行政區　轄伊寧、綏定、博樂、精河、鞏留、霍爾果斯等六縣，特克斯一局。

（4）阿山行政區　轄承化、布爾津、布倫托海、哈巴河、吉木乃等五縣。

（乙）南路四行政區

（1）阿克蘇行政區　轄阿克蘇、溫宿、拜城、庫車、沙雅、烏什、托克蘇、阿瓦提、柯坪等九縣。

（2）焉耆行政區　轄焉耆、輪台、尉犂、婼羌、且末、吐魯番等六縣，庫爾勒、托克遜兩局。

（3）喀什行政區　轄疏附、疏勒、英吉沙爾、葉爾羌、沙車、澤普、巴楚、麥蓋提、伽師、蒲犂等十縣，烏魯克恰提一局。

（4）和闐行政區　轄和闐、墨玉、策勒、于闐、洛浦、葉城、皮山等七縣，賽圖拉一局。

二十四年六月，內政部民政司釐訂之新疆縣名與上表同，惟不列各行政區之名及少一特克斯局。行政系統及區域既明，然後再述各縣之吏治情形。

（二）吏治腐惡之原因　上溯建省之初，牧令諸官，取材於戎幕，一官出守，閱歷殊深，萬里於役，經驗宏富。乃歷時已久，老成凋謝，絕塞遐荒，碩彥裹足。仕途流品，逐漸混雜。而且前清邊防獎案，數年舉行一次，凡出關遊幕人員，苟遇機會，即保實官；加以秦晉順直各行報捐，報捐一知縣不過數百金，報捐一佐雜不過二三百金，新疆係變通章程，正班不引見，佐班不驗看，即可收歸候補，得官太易，吏治之壞即由於此。民國成立，前清候補人員去者寥寥，兼以佐班裁缺，前清佐雜各員，向求補署一巡檢典史而不可得者，今反有非分之奢望。給以盤費，亦不願回籍。而內省人士萬里投効者，又接踵而至。然候事之人雖多，可用之才實少，此流品龐雜，人才缺乏，為吏治腐惡之大原因也。新疆開省以來，光緒三十年前，牧令被參者並無一人。自吳引孫、袁大化巡撫新疆，而後始有破除情面，參劾僚屬之事。潘效蘇撫新之時，吏治最壞，官吏以鑽營為能，以狡詐為才；長官用人以屬員逢迎之工拙為衡。其時任迪化首縣者無不虧空鉅款。且以道途迢遙，不獨中央之耳目難周，即省城大吏雖注意視察亦有不及。此上官放任，下屬無忌，為吏治腐惡之二大原因也。新疆官吏，多萬里遠征，服務他鄉，其來既艱，歸亦不易，義務之念輕，而權利之心重。且以不明五族共和之眞理，而歧視回人。故身宰百里者，無不橫征暴斂，冀飽其宦囊。此貪官汚吏，以做官為營商，視人民若魚肉，為吏治腐惡之三大原因也。新疆知縣，薪俸甚低，支付甚大，查民元間規定，廳道月俸六百兩，省城各機關科長月俸一百二十兩，科員分三等，月俸六十、四十、三十兩；外縣一等縣縣長月支六百兩，二等五百兩，三等四百兩，公費在內，縣署科長月支十四兩，科員十兩，僱員八兩六兩不等，各縣額設職員大縣亦祇六、七人，不敷應用，需縣長另用幕友，自貼月薪，而科長以下各員亦賴縣長額外津貼，始克維持；南路各屬多回民，例設通事毛拉以譯言文，月支九錢或

一、二兩，其他政警月支工銀二、三兩，食糧一斗數升而已。俸微如此，萬難生活，浮收苛索，實制度逼之使然。其間雖有淸廉之官，然爲時勢所迫，事實所驅，難爲無米之炊。又如由省赴任，近則千里，隨攜眷幕僕役，川資已屬不貲，迨及卸任回省，情亦如之。況一縣區域大於內省一府，其間差使之供張，僚屬之酬應，署衙之支用，俱有難會之隱。故平時苟能恪守成規，不事外求者，已屬良吏；若貪婪者，方且額外苛歛，虐民自肥。此祿輕無以養廉，貴奢所以啓貪，爲吏治腐惡之四大原因也。新省各縣署自縣長以至科員僱員皆爲漢人（楊增新時曾用一回人爲縣長）而翻譯一職則用回人，因漢人鮮有識回文說回話者，回人識漢文懂漢話者每縣有三數人，翻譯者之權威甚大，回民如有訴訟或其他事務，皆由翻譯傳達其意，故訴訟之勝負，大半操於翻譯之手，且翻譯大半出身下流，敲詐剝削，甚於官吏。又縣之下分爲若干渠，渠有鄉約，仍舊名曰伯克，鄉約之下有百戶長，十戶長，（回語玉賓巴士及溫巴士）縣署對於人民之政令下於鄉約，鄉約轉令百長十長，鄉約等權威甚大，敲詐剝削爲其慣技，例如派捐稅，鄉約常浮收數倍之多。其收入甚豐，回人皆奔競鑽營納賄求充鄉約等職。此是漢官不諳回語，故翻譯、鄉約敢以僞亂眞，狼狽爲奸，爲吏治腐惡之五大原因也。總之，官吏之庸愚貪暴，官場之奢侈放縱，回員之狐假虎威，吏治焉得不壞？以此惡政臨於宗教、語文、風習迥別之民族，安能使之不懷怨恨之心耶？

（三）吏治之刷新　官吏腐敗，弊政百出，楊增新出身州縣，知之甚悉，故執政之後，勞怨不辭，苦心整頓。對於各縣知事嚴厲監督，注重考績，覈核之際，不稍寬假，凡有貪污失職者，准人民郵遞呈控，郵稟朝飛，查令夕至，委員調查，至再至三，而派赴各縣明察暗察之委員，絡繹於途。一經查實，輕則解任撤職，重則徒刑槍斃。（官吏受贓五百元

者槍斃。）例如喀什一道計十二縣因虧欠公款呈請懲戒之知事至十一員之多。其貪黷尤甚，如迪化知事謝維興，伊寧知事廖燊均經處以極刑。餘則因案被劾而去者踵相接也。嘗閱陳君在邊務研究所講演有云：「元二三年間，人民控知事之呈稟一入省署，若情節重大者，楊省長即下令將被控知事撤職，調回省城，然後派人詳細調查。如果所控屬實，依法懲辦；倘被誣告，則另委以優缺。亦不反坐誣告之人。此種先撤職後查辦之舉屢屢行之，爲知事者人人自危，以爲三分郵票，可以抵制一張任命狀也。因爲楊增新成見在胸，以爲只有壞官，而無刁民。所以一有控告，先撤後查。其後發見誣告之案甚多，故五六年之後，改爲先查後辦，以免好官受累。」云云。案陳君歷任新省知事多年，所言當是事實也。楊氏又通令各道尹知事，果於地方所興何利，所除何弊，應即自行縷陳，以便考驗成績，分別等差，以爲殿最。冀優劣不致混淆，涇渭可以立分。其考績之標準：以操守貞固，聽斷才長，懲辦匪首，消患未萌，經收各款，毫無舞弊，創辦墾牧諸政，實心愛民者爲甲等。蹈規循矩，撫字心勞，雖無卓異政績，而能清理積案，廉介自持，尚無過咎者爲乙等。此外如浮征糧草，私和命案，或濫刑虐民，或營私納賄，詞訟則藉端苛罰以飽私囊，門役則有心縱放剝削良民，甚至擅虧公款，侵盜倉儲，私收賭捐，巧立名目以爲罔利行爲者，一經查實或被告發，依法嚴懲，決不寬貸。雷厲風行，施之數年，官邪爲之斂跡，吏治煥然一新。舊式吏治，遂臻清明之域。

然不第嚴厲監督官吏已也，而對於弊政之革除，尤不遺餘力。茲將民元以來，新疆弊政，病民最苦，擾民最甚，經三令五申，切實革除者，略舉如左：

（1）禁止賣放鄉約　建省之初，南疆各屬，設有伯克居鄉官之位，有佐治之權。且以官民語言隔閡，凡上下交

往事件，必以伯克爲樞紐，是以作威作福，其道甚便。後經改爲鄉約。若干莊設一鄉約，一縣有數鄉約。名目雖更，實權仍在。加以地方官來去無常，鄉約不常更換（有連任二三十年或終其身者，亦有被革後新官上任夤緣復任者。）是以百姓畏懼鄉約，較地方官爲甚。其尤者地方實權，全操其手，卽地方官亦莫可如何。究其致害之源，一則不肖漢官利用若輩以爲剝削小民之工具，一則不肖鄉約爲虎作倀藉勢以虐民。流弊所及，習非成是，凡爲鄉約者，遂視爲假公蠹民爲其應有之權利。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已充者營謀固位，未任者乘機而動。是以新官到任，鑽營者紛紛納賄，秉權者乃擇肥而噬，賣放鄉約，遂成通病。鄉約既由買而來，豈甘無所取償？地方官既受賄於前，焉能禁制於後？故地方官以鄉約爲鷹犬，鄉約以地方官爲護符，百姓大受其害而不可救療也。鄉約之外，又有總鄉約、副鄉約、會辦鄉約、幫辦鄉約種種名目，悉非原來制度，不過地方官多設頭目，多闢生財之門而已。此增加鄉約，賣放鄉約爲南疆弊政之尤者也。識者謂：「欲澄清仕途，當自知事始；欲整頓地方，當自鄉約始。」洵爲扼要之言。四年二月，省長通令鄉約由民衆公舉，經知事查明係公正人，卽行批准充當。選舉時一聽民意，知事不得稍加干涉及授意強迫等情弊。鄉約批准後，應繳紙筆費六兩，此外不得納賄，知事書役不得需索。鄉約定期二年一任，公正勤愼者得連選連任。任期內貪污失職者，知事得詳敍案情，呈報省長核准革職。又除鄉約外，其他各項名目一律裁撤。各縣之鄉約名額，亦不得任意增加。

（2）革除稽查偵探巡長　民國以來，各縣有設立稽查、偵探、巡長諸名目，或給以薪水，或由彼自行籌款。任此職者，多係哥老會首領，大都不守本分，倚恃官府，橫行鄉市，訛詐百姓，恣意勒索。或通盜賊以分贓，或串鄉約以爲奸。

甚至擅受民詞，干涉訴訟，枷鎖監獄，無一不具，拘押良民，非刑栲打，儼然知事以外，另有一官。實爲各省未有之秕政也。四年十二月，通令各屬將稽查等名目，永遠革除。

(3)裁革門丁　前清以來，地方官署有所謂門丁者，其初不過職司傳達而已，相沿已久，往往假官以虐民，藉案以索賄，內與書役串通，外與鄉約勾結，蒙混上官，欺陵小民。地方官之權威，遂潛移於不覺之中。精幹之吏尙知鈐束，其弊猶淺；庸懦之吏一味信任，其害更深。四年四月通令知事用門丁與否，應自量能否操縱，以定去取。牧令衙門依前清之例，不得任用門丁，懸爲厲禁。至十二年九月，復通令知事縣佐，所用門丁，一律裁革，呈報查核。

(4)嚴禁征收糧草之舞弊　前清州縣經征糧石，或以運供軍需，或存儲倉中，然輾轉載運，日久儲藏，飛灑陳腐，難免耗折，收入之數，不敷發出，動遭賠累。於是責償於民，每石正供之外，徵一五私耗，遂爲歲入陋規大宗。元年提取歸公，又復加一徵收，至此竟變爲二五私耗矣。況踢斗堆尖，爲官所得，斛外餘粒，斛手所有，特製大斛，高入平出，是名雖納糧一石，實須兩石而後乃能完淸，此徵糧之弊也。元年頒布徵收糧草章程，並譯成回文懸貼通衢，俾民衆週知。嚴令地方官照章實行，不得浮收。復由財廳製定斗斛分發應用。如有舞弊者，一經告發察實，地方官依法懲治；司事人員立予枷斃。徵麥草之弊，尤暗無天日，凡駝馬馱負少者亦百數十斤，經收者竟不過秤。任意抑勒，雖經民戶再四懇求，每百斤之草，祇算作十斤八斤而已。戶民每多含淚告天，痛恨駝馬之不能負重，甚有擊斃駝馬以洩恨者！復有收草而不給予收據者。此項草，由於供給軍隊之用，故南疆阿喀兩道屬縣，尙收麥草。經收官吏，浮收麥草，積有盈餘，將應徵本色草改爲折色銀，以飽私囊。（例如某縣應徵本色草百萬斤，經收官吏，則以十萬斤之額浮收取足百

萬斤之數，其餘九十萬斤本色草折價徵收，每百斤徵銀二兩四五錢。）十二年一月，嚴令阿喀兩道，所有草，一律改爲折色，武營應需之草，發給折價，自行購買。

（5）嚴禁攤派糧食燃料　新疆各縣官吏及駐軍之食糧向由倉儲發給，倘有不敷則呈請批准依照時價採購。惟地方官往往藉採買軍糧爲名，私行攤派強迫人民賣糧，或以尖斛盤收而以平斛發付，或以賤價買入而以貴價賣出，且地方官買糧一石，鄉約卽向民間攤派兩石；官發價銀一兩，鄉約僅給與百姓五錢，甚有累年經月，價銀領不到手者。若遇歉歲，民少藏蓋；一被攤派，必出重價向市購交。官藉採買以牟利，民因攤派而受害。此攤派糧食之弊也。二年間庫車游擊譚長毅，嘗向民間採糧，後經撤職。又伊寧廖知事私買民糧，賤買貴賣，後經查明，施以槍斃。六年三月公布各屬人民，如有地方官未奉省長明文，有藉辦軍需爲名，私行派採糧石者，卽行據實呈控，以便查辦。

又官吏及軍隊所用之柴草煤炭亦向民間採買，官發之價亦爲司事鄉約所朋分，柴草煤炭則責令民戶攤派。驗收者又復挑剔抑勒，必至加多數倍，名爲採買，實則苛派。此項弊政，全省皆有，南疆尤甚。六年三月，通令各屬，此後所需燃料，必須向市上購買，公平發價，不得再行勒索苛派。

（6）裁撤各項行頭　行頭之名，卽所謂牙帖也。此項弊政，前清有之，民國相沿未革。該行頭納少數牙稅，購領牙帖，對於每貨必抽銀若干，名曰行規。無論何項貨物必先落行，須經行頭評定，方能交易，種種把持，竟令賣者喪失自主之權，實爲商業之一大障礙也。甚至有未領牙帖，假冒行頭，橫行市肆，人民不知眞僞，被其欺朦，官吏恃爲爪牙藉以攤派。以至無一處無行頭，無一項無行頭，下至百工小技亦有行頭。行頭愈多，害民愈甚。十一年十月，頒布取締

辦法，凡領有牙帖者，由財政廳查明原稅若干，分別酌量增加，如不遵行，卽令停業。未領牙帖者一律取消，不得再有行頭名目，以爲民害。

(7)嚴禁社倉放穀扣減浮收　新疆各屬，設有社倉，於青黃不接之時，准窮民借用，以資救濟。惟貪官汚吏於借出時，十斗之數只有八斗；收入時十斗之數須交十二斗。是以便民之政，反作累民之具。五年十二月，通令斯後社倉出入，一律用官斛，平發平收，照章加一收息。不得再有絲毫減扣浮冒情事。

(8)嚴禁差徭　阿克蘇喀什兩道所屬地方官吏，曁鄉約頭目人等，往往有藉官差過境爲名，常有攤派差徭擾累人民之事。凡文武官員過境，地方官招待之費及致送柴米，供張車馬等，皆令鄉約供應，而鄉約則分派於百姓。更有縣衙之門丁班頭，四鄉鄉約及其屬下之村長等下鄉之時，小百姓爲之殺雞屠羊，供草料備抓飯，來迎去送，如遇大賓。其費用按戶分擔。此種陋習，全省皆然，南疆尤甚。五年十二月，通令各屬將濫派民間供給差徭，一律查禁。不論何項官員委員過境，不准濫行供支，苛派百姓。

(9)嚴禁官賣蠶子　南疆之莎車、葉城、皮山、和闐、洛浦、于闐諸縣地暖宜蠶，爲人民天然一大利源。惟人民不知收養蠶子之法，地方官遂買外國蠶子，轉售於人民，每盒成本不過銀數錢多至兩許，而賣於人民收價則三兩數錢，或至五兩。百姓未獲養蠶之利，先蒙買蠶子之害。地方官藉興利之名，行罔利之實。四年七月通令，蠶子由商人買入自由賣與蠶戶，官但保護，不得干預。

(10)改良借籽種辦法　貧民向官倉借籽種，南疆無之，北路各縣已成習慣。每年春間，紛紛請借籽種。地方官

郎從中射利，貪圖收時斛面餘糧。或因前欠未清，抵扣所借，以作新帳。或假手農約承領，農約領得籽種自行出糶，貧民未霑其實惠。甚或有地方官揑造流亡，借出無收，空結移交，實糧無着，歷任如是，各縣皆然，尤弊之顯然者也。所以各縣請借籽種，不率行批准，查明確係災區，則變通辦法，借予銀兩，令自買籽種，如糧乏之地，仍借籽種，皆由地方公正紳耆負責借還，一概免利還本。

(11)嚴禁官吏放債　南疆新回，因信教規，不准放款求利，貧民小商，常苦週轉不靈，英俄商人及漢回商人失業者，利用此機，在各地開設小押當舖，兼營放款，利息甚重，月息七八分高至一錢者。各縣官錢局爲抵制此種重利盤剝起見，輕利放款於人民，月息祇收一分。惟日久弊生，官吏於官款之內攙放私款，將款攤於鄉約，鄉約攤之於百姓。被攤借者，多殷實之家不必須借，或本不願借，而強之使借；至於窮民則欲借而不可得。更有官親幕友亦假官之勢，重利放債於百姓。其利息至少在二分以上，鄉約復私加若干，百姓不知定章，悉聽其索取。如某縣祇有官款一萬兩，而放出之款有二三萬兩，此是知事及官親幕友攙入之款也。知事卸任，後任知事則代爲催收私帳。官放私帳之始作俑者爲涉車、和闐，各縣知事亦尤而效之。知事及官親祇圖私利，不顧百姓，或帳已還清，契約不肯發還；或欠尾數，利上起利，永還不清。歷時已久，欠債人被逼而賣妻鬻子者有之，爲盜爲賊者有之，殺死子女藉圖抵賴者有之，投入外籍求保護者亦有之，以上各節均已見諸事實。足徵放債取息，不第害及個人生命財產，而且危及土地人民。其流弊比之中外商民放私債者害處尤大。十一年八月，通令嚴禁知事官親攙放私帳。十一月復令，官債一律收清，不准再放，則官署無所藉口不能以私款攤借於民，庶免重利盤剝之害。

(12)嚴禁藉案罰金　新刑律雖有罰金條文，但按之新疆情形，難期推行盡善。因爲（1）新疆種族庞雜，語言文字，各有不同，官審案件，全憑通事繙譯，隔閡已多。而通事毛拉，需索人民，久成習慣，在地方官平日防閑甚嚴，倘或有所顧忌；若遇案苛罰，則若輩更得因緣爲奸，其所得或較官所罰爲多。(2)人民愚樸，不知新律條文，官雖違律多罰，彼亦惟有照判繳納，不敢言亦不敢抗也。(3)新疆改革後，從前陋規，裁汰殆盡，各知事清潔自矢者固不乏其人，其貪劣者則因公費之限制，缺分之瘠苦，於是遇訴訟案件，藉罰金之名，行利己之實。每遇一案，多則數百金少則數十金，有餘之家，已不堪其剝削，中人之產，遂多因此而破家。既無特識以辨別是非，宜判曲直，復濫行苛罰以飽私囊。在人民始則因受屈而控於官，繼則因罰金而重其屈，終則因繳款而傾其家，哀哉窮黎。情何以堪！且知事所罰之款，多不歸公，或即歸公亦不過十之二三而已。六年三月，通令各縣知事，一切案件，依律擬辦，不必罰金。即有不能不酌予罰金之案，亦須呈明數目，批准後，方許執行。又訴訟費，新疆不徵收，已咨部覆准有案，而洛浦、于闐等縣均有徵收訟費之事，亦同令禁止。十一年十月，復通令，無論民刑各案，均一律依法辦罪，概不罰金。縱各地方官據實呈報，亦必批駁。公家不需此項罰款，則凡所罰者皆係地方官自飽私囊，名爲罰款，直可以贓款論。應由被罰人向官追回，若不發回，卸任時可不放彼出境。如此地方官稍知畏懼，人民不再受罰金之累矣。

(13)嚴禁虐待上控之人　新疆民情淳厚，敬官畏法，各縣於農官鄉約外，所謂刁衿劣紳，亦不數數覯也。惟地方上貪污官吏既多，病民弊政層見疊出，加以楊增新三令五申獎勵人民告發，因此人民含冤受屈出而上控者間亦有之。惟各知事竟有電請鄰封查拏上控之人者，亦有派差赴省拘捕上控之人者，又有將由省回縣之上控人拏

案收押幾欲置之死地者，其他或串通郵局司事將上控呈文扣留不發，種種對待，務使窮民無告，並使省長於地方弊病毫無聞知。流弊所及，伊於胡底！查前清上訴機關，有道府，有藩臬，有督撫，層層監督，地方官尚任意虐民。今民國上訴機關，內省祇有高等審判廳，新疆則祇有司法籌備處，監督機關僅一省長公署，無論百姓如何寃抑，終不能出地方官掌握之中。卽偶有上控之案，亦因各屬距省遼遠，仍批交地方官覆審。是案件雖經上控，實不能發生何等效力。民國法律，並無不許人民上控之條，而地方官竟無不仇視上控之人，較之前清專制時代，其橫暴更有甚焉！唐人詩云：「不知羔羊緣底事，暗死屠門無一聲！」痛哉新疆之民，酷哉新疆之官也！十一年九月，通令不得再有虐待上控之人情事。

讀上述各項，一面可知新省虐政多端，民生疾苦之實情；一面又見楊氏苦心整頓，勞怨不辭數年之間，雷厲風行，其結果雖不能完全弊絕風清，然貪官汚吏有所顧懼，虐政病民之事去其大部矣。楊氏覆政府論大一回教問題。有云：「歐亞各回教國組織一回教大同盟國，並集合大一回教會。此種風潮，純係種族問題，宗教問題，究其內容，仍係權利問題。歐亞諸回教國，將來如何變幻，姑置不論，祇就新疆而言，惟有實行共和，使種族之見，潛消無形，自可並育而不相害。其最要者，尤在改良政治，不以回疆爲魚肉，使漢人之代治，遠勝回纏之自治，則外患無自而發，內亂亦無自而生，長治久安，必由於此！無如漢官有五族一家之名，無五族一家之實，惟權利是競爭，無道德之心念。西藏之自治，非獨藏人之罪也，我漢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後英人得而乘之也；外蒙之自治，非獨外蒙之罪也，我漢官之不肖，迫外蒙以自治，而後俄人得而乘之也。默視今日之時局，藏也蒙也回也，以種族之觀念，宗教之觀念，則漸漸

由分而合惟我漢族以南北之觀念，黨派之觀念，則漸漸由合而分。漢與漢且不能統一，而欲蒙藏之相安難矣！至於新疆回纏增新撫綏有年，尙可相安無事，維持現狀。所以然者，增新以新疆爲五族避亂之地，不以爲個人發財之地，十年以來，從未加賦，從未借債，人民負擔尙輕。是以外人過激主義，遽難輸入。若以暴易暴，回纏雖愚，必不能束手待斃，以聽漢官之宰割。溯新疆建設行省已數十年，漢官之有才而能辦事者，十不得一；有德而能愛民者，百不得一！其萬里遠來，不過藉此一官爲養家肥身之計，於領土之存亡，民生之苦樂，何暇問及！好官少而壞官多，故治日少而亂日多。內省已然，何況邊域？若不修明內政，從根本上解決，欲回纏之永受漢官統治，而無潰決之一日，必不可得也！現在自治潮流日甚一日，斷非快槍重炮所能壓制，舍善政善教，公德公理，不能維持。增新惟有痛除弊政，嚴懲貪吏，固結民心，潛消隱患，以紓政府西顧之憂。」讀此楊增新愛護人民之苦心躍然紙上。如楊氏者誠不愧爲民國史上之賢明疆吏也夫！

（四）哈薩克之撫綏　哈薩克入居新疆之經過及其分佈之區域。已述於上節，惟此族民性強項，擄奪成風，官吏若撫綏無方，甚易激成事變，小之破壞一方治安，大則牽動全疆局面，故對於此族宜撫綏有道，駕馭有方，以服其心，以馴其性，庶幾地方之秩序可保，各族之安寧可獲也。

（甲）救濟伊犁哈薩克　伊犁哈薩克向本富饒，民國七、八年生計忽告艱苦。溯其原因，有謂因俄國革命時，工商蕭條，哈部出產之牲畜皮毛，銷路停滯，收入銳減，以致貧困。然哈民致困，原不止此一端，凡官中差徭頭目攤派，皆爲哈民之致命傷也。民國十一年九月，令行救濟辦法四項：

第一杜戶長運動之弊：哈部向設有千戶長、副千戶長、百戶長、副百戶長、五十戶長。各長出缺，行賄於官，求補其缺，而其運動之費無非取於部衆。茲規定：千戶長或百戶長出缺時，由副千戶長或副百戶長陞補之。副千戶長或副百戶長出缺時，由百戶長或五十戶長內擇其資望深者陞充之，資望同者抽籤定之。如此可免運動戶長之弊，亦即減輕哈民之負擔也。

第二查禁戶長攤派：年終各級戶長來城辦公，除定有辦公羊隻外，千戶長給羊二十隻，副千戶長給羊十五隻，百戶長給羊十隻作爲旅費。不得再向哈民攤派分釐。如違作貪贓論，立予革職，追贓還民。

第三限制哈民賒買貨物：伊犂中外商民以茶布賒給哈民，言明第二年償羊。到期如無力償還，則變更字據，改爲償牛。遞推遞變，由牛而馬而駝。債務愈重，償淸愈難。今宜曉諭哈民向商人賒買貨物，須量淸償能力，必須年淸年款，不得任意欠帳，屢層滾算，永還不淸。令各頭目曉諭實行，以祛哈民之累。

第四禁止收稅員浮收濫索：哈民供納草頭稅，照章牲畜每百抽三。惟徵收員浮收濫索，弊端層出，其一對於牛羊駝馬，多方挑剔，不曰瘦弱，卽謂齒穉。稍不如意，鞭撻隨之，必至以數隻纔抵一隻。甚或賄送多金，方能收受。其二徵收員每到一處，頭目敬奉好馬一匹，或並與官署眷屬各帶一匹，而通事差人亦有需索。其三徵收員每到一處，哈民必供給食羊茶塊，往往所供之費有超過應繳之數者。其四哈民招待徵收員之氈房內所陳鋪墊各物，如徵收員或官眷所愛者任意攜去。哈民不敢聲張。此皆徵收員勒索哈民之事實也。徵收員將收得牲畜，肥壯者自己佔有，瘦弱者繳於公家。虐民貧國，莫此爲甚。今宜照新疆草頭稅章程，向來抽牲畜者，改徵銀兩。徵銀既有定數，徵收員則無用

其弊混矣。上列四項爲解除伊犂哈民痛苦之方，令伊犂鎮守使切實施行。

（乙）救濟塔城哈薩克 塔城從前歷任參贊遇有差事均向哈目取辦，相沿日久，成爲常規。頭目往往假公濟私，供於上者十之二三，派於下者十之八、九。哈民不堪剝削，相率逃避，紛紛闖入東路各縣。民國十一年十月，通令救濟哈民辦法三項：

第一照章徵稅，豁免差徭：其徵稅章程如下表：

牲畜	正稅	在官地放牧者除正稅外加收租銀之數
駝一隻	完銀 二錢	加收租銀 一錢二分
牛一頭	一錢五分	六分
馬一匹	二錢	八分
羊一隻	二分	一分

如有種地者查照縣發由單，徵收額糧。此外所有差徭，及舊欠差事，一律豁免。又向例攤派燒柴一項亦行革除。

第二不輕易更換頭目：哈部大小頭目無不以金錢運動充當。不肖官吏因此搜尋頭目過失，吹毛求疵，任意撤換，以圖賄賣其缺。並有被撤之頭目，行重賄得復職者。究之頭目所費，無不取償於部衆。此後大小戶長，非有過誤者，不得率行更換，以杜流弊。

第三查禁各項攤派：向例大小戶長在牧場辦事或因公進城，其費用加倍攤派於部衆。又有官中派員，或通事

等前往牧場，招搖需索，無所不至。應一併查禁，以免擾累。印發漢回布告，交哈戶收執，以資佐證。此後如有何項官員頭目，派差累民，催索舊欠者，准哈民指名控訴。如哈民不能出名，則匿名密稟亦可。惟關於邊防事件，必須向哈民派差備辦者，由道縣呈明省長，核准酌行。

第四盜案分別官辦私賠兩種：哈薩克人民攘竊成風，自古已然，於今尤甚。故盜劫牲畜之案，層出不窮。盜案之處理，有由千百戶長私賠私和者，亦有由官府究治者。哈盜案發，其賠償費照例由其同部落人攤派，故官署捕獲哈盜，即詢明該盜屬於何頭目所管，即向該頭目索費，門丁索之，吏胥索之，差役又索之，一索不已，至於再三。頭目所出，無非攤派於部人，是案未訊明，贓未追清，而與盜同部之人，先已被擾難堪矣！迫至問出指使有人，窩藏有人，同盜有人，銷贓有人，是謂「案件開花」，更爲衙門利藪！甚至有奸吏本無指使而唆扳有錢者爲指使，本無窩藏而唆扳有錢者爲窩藏，本無銷贓而唆扳有錢者爲銷贓，羅織多人，概被逮捕。地方官不明者，不能辨別眞僞，每令冤屈莫伸；甚或貪婪居心，更利其爲盜所扳，任意勒索，非至傾家蕩產不止。縱遇明廉之官，一被扳誣到案，拖累亦已甚矣。而在失主方面，往往贓未追還，先爲衙門糾纏，花費不貲，及至原贓領回，尙有不能抵償所失者！此官署辦理哈薩盜案之弊也。九年十一月令，凡遊牧犯盜，酌量案件之輕重大小，分別辦理。果係重而大者，責令其頭目拏送官署，按律治罪，力杜衙門需索教唆之弊，以免多所株連。至其輕而小者，仍交由頭目，按照慣例處結。其如何處結之處，隨時報官備核。

（丙）救濟阿爾泰哈薩克　阿爾泰自設長官以來，歷任長官對於哈民差徭繁重。如民國初年，帕親王任內，曾向哈民攤派，共計羊一萬、牛一千五百、馬及駱駝各三千，依民二時價可值三十五萬五千兩，哈民之被剝削可謂

甚矣！民國四年五月，令所有阿屬哈民之繁重差徭，一律裁革。

以上阿堵伊各處遊牧之哈薩克，除照章納稅繳租外，革除其他差徭；至於鎮西以西至烏蘇各縣之哈薩克，自始迄今均無差徭，故哈薩克在新疆可稱爲最自由之人民也。(註一)

總之新疆人民，營定居生活者，以新回人數居最多；營遊牧生活者，以哈薩克民性爲最悍。整頓吏治，是爲最多數之人民謀幸福，而買其歡心；撫綏哈薩克，是爲最強悍之人民圖安樂，而服其野性。多數之民心既歡，強悍之民性既服，故雖有內憂外患，而民不爲亂，(楊在任時，新疆民變事件，除民元哈密之亂不計外，祇有庫車、和闐兩地各發生一次，而其黨徒皆不過百數十人。兩次亂事皆賴本地之阿渾及民衆贊助官兵，努力攻擊，不數日將暴徒完全撲滅矣！)政府得以從容應付，保全疆土，此德政愛民之實效也。

二十年哈密變作，全疆響應，蓋虐政有以激成之也！誰謂回民愚懦，甘供不肖漢官之魚肉也耶？

(五)新疆之司法　新疆司法附屬於行政官，未嘗獨立行使。前清乾隆時，初平西域，鎮迪道劃歸甘肅省；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各族，仍歸其王公酋長管轄；回疆八城回民歸阿奇木伯克治理，故司法裁判亦歸阿奇木伯克行使之。審判悉遵教律習慣，監獄則有土牢，處罰則有鞭背斷手各刑。此是建省前之司法情形也。

建省之初，仿福建省臺灣之例，以鎮迪道兼按察使銜管理全疆刑名，綜覈定讞。府廳州縣兼理司法。其時戶臣不諳地方情形，牽文拘法，強以施行內省之程序，責之新疆。巡撫劉錦棠以道路窵遠，言文不同，且新設州縣，事屬草創，襄理乏人，略知例案者，多不願遊幕萬里之外，即由關內招募刑仵，大半濫竽充數，驗傷填格，諸多未諳，於各屬案

件，只期供情確實，不盡責之爰書。奏准變通辦理。此新省司法之因地制宜，不能與內地強同之情形也。

光緒末葉，清廷厲行新政，改良司法，京內之刑部易名法部，各行省之按察使易爲提法使。於是新疆提法使榮霈創辦法政學堂，考選員生學習法政，三年畢業，奏准由京派員考試，共錄取及格法官十八名，書記二十四名。成立新疆高等審判廳、迪化地方審判廳、迪化初級審判廳，實行新法審檢程序；並設習藝所，以樹範模監獄之基。不准迪化縣知縣受理訴訟。行之數月，漸無具控之人，竟有花落訟庭，草生囹圄景象。迨新任巡撫袁大化到任，百姓忽紛紛具控鳴冤。始悉新疆人民，智識簡單，厭惡審判程序紛繁，及不辨初地兩廳受理案件輕重之別，舉凡偵察證據，添傳證人，提起公訴一切手續，皆非所樂。於是袁撫仍准迪化縣知縣照舊受理民詞，蓋徇民之所願也。旋將審判廳一致廢除，通飭各府廳州縣援照新律條文處斷，詳由提法使總覈。此前清改良司法之經過也。

鼎革之後，廢提法使，設司法籌備處，主管司法。並攬人才，預備普設審判各廳，惟審時度勢，人種複雜，各有習俗，變更不易，而庫空如洗，又無力以支付法官薪俸，及修造公廨，不得不變通辦理，仍由縣知事兼理司法，民事則訊判後，以兩造具結爲完案；刑事則照新刑律擬判，造具初判書，分呈都督府、司法籌備處、本管道，由司法籌備處總核覆判定讞。罰金之條，經楊省長嚴禁援用。十四年各縣設承審員，旋多裁撤。跪訊刑訊，屢令嚴除，雖各縣奉行，尚未一致，而司法之改進，既漸開端。十八年裁司法籌備處，成立新疆高等法院，總核全省司法。考其實際，人民上訴，仍援楊省長時代舊例，直接呈訴省府，法院所能執行者，唯覈判各縣刑事初判案；及核轉司法計算案耳。內地現行各級審判之制，及訴訟程序，固未嘗推及於新省。至於拘留所仍前清之班房，監獄仍前清之舊牢，感化教育，衛生設備，以經費

無着，徒成具文。判決罪犯入獄後，雖有囚糧，典獄有尅扣之弊，拘留人犯，無人送食，有由縣長供給食物者，南路多數縣府習慣，每日縛諸衙署頭門，任其乞食，種種惡習，未能盡述。（註二）此新省司法之現狀也。以上所言是司法之外形，究至其實質：縣長則視錢判曲直，翻譯則視錢說是非，書吏差役則藉案敲詐肆意勒索而已！縣長判斷回民案件，亦遵照回教教律之宣誓法，以判曲直。茲述一趣聞：印度某商在喀什放高利債，有債務人數十人以無契據，不認債款，某商訴於英領，華官英領會同召集兩造審判，依教律債務人一一宣誓畢，債款取消，某商以數萬本金一誓消失，極爲憤懣。不數日，宣誓人果有死亡者，於是皆大驚駭，轉相傳告：「宣誓之律，雖對於異族人亦有靈驗！」

（註一）參看補過齋文牘

（註二）新疆籌設計畫大綱之「籌設法院計畫」

第三節　禁鴉片

鴉片之毒害中國，人人皆知之。遜清季年，中英訂禁煙之約，民國成立，嚴格履行，定於四年一律絕種。新疆亦奉命禁煙，成績甚佳。夫新疆地面之遼曠，民族之複雜，加以有種煙買禍之俄國，其禁煙之困難，十百倍於內地。然而，新省當局，竟能使毒卉一時絕跡於天山南北，不可謂非偉績也。惜善政不繼，毒卉復活，迄今新省人民，猶不能超出黑籍之苦海，爲可恨也！今後欲救新民，必須禁煙；實施禁煙，則前人之方策，成規具在，足資借鑑，故樂爲詳述之於此。

（一）鴉片之禁種　鴉片傳自印度，爲亡國滅種之毒物，是中國民族最大之敵人也。前清光緒三十三年

（西元一九〇八年）及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年）中英兩次訂約，規定西元一九一七年止，印度鴉片完全禁絕輸入中國；中國各地亦完全禁絕鴉片。當時清廷頒布禁鴉片之令，嚴行禁種、禁運、禁售、禁吸。新疆之有鴉片，傳自內地出關之官兵人民。（嘉慶間，洪亮吉謫戍伊犂，其伊犂紀事詩，有「擲得百花洲畔種，種來罌粟大如盤。」之句。）清之末葉，奉令禁煙，成效昭然。軍政人員無敢私吸者，民間亦大都戒除，種運與售，同時絕跡。改革之初，軍事倥傯，無暇兼顧，以致毒氛復熾，吸者、售者、運者種者仍蹈故轍。民國二年北京政府復通令禁煙，新疆奉令嚴禁，於吸、售、運、種數端次第查禁，尤以禁種視爲根本要圖。新省地面遼闊，除沙磧及鹵地不宜鴉片者外，其宜於種煙之地，以奇台、綏來爲毒卉最盛之藪，而孚遠、阜康、呼圖壁、昌吉、綏定、寧遠、焉耆、輪台、烏什、拜城諸縣，亦爲著名之產煙區也。二年頒布禁種煙苗功過規則四條。其大要：(1)自三年一月以後，各縣初次發見煙苗者，將知事記大過三次，每一大過罰公費銀五十兩。二次發見煙苗者，即行撤職。(2)各縣所屬各村莊鄉約同負禁煙責任，某村莊發現煙苗者，每次罰公費五十元。如鄉約家自種者，立即革退。(3)凡種煙人民處以四等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期滿出獄後而復犯者，除處三年徒刑外，並將所種地畝充公。(4)民國三年之內，經委員查勘四鄉無煙苗者，官則記功，紳約則給予匾額，以昭激勸。三令五申，飭各縣知事督率屬員及鄉約下鄉查勘，不得稍有寬容。如發現煙苗，立即翻犂，不得受賄代爲隱諱，或避罪巧爲飾瞞。如或煙犯反抗，即商同附近駐兵，協助剷除。復派委員分赴各縣查勘，以期早收效果。自民國三年冬至四年夏間，所有派出查煙委員有四十餘名。至於幽僻荒遠之區，或責成附近農約，或責成山場牧戶，或責成蒙古王公，或責成哈薩克頭目，務必實力查禁。如查有違抗私種，即加嚴懲不稍疏懈。四年爲中央外交部全國禁

煙總會，會同英使派員履新會勸禁種成績之期，故於是年一月間，復申禁令，加重處罰，如發見煙苗之地，官則嚴參；種煙之人，即行槍斃。惟新疆偸種煙苗較內地爲易，而禁種煙苗較內地爲難。其原因：（1）新疆煙苗有冬花、夏花、秋花三種，十月大雪佈地，即行播種。來春雪融，煙子入土，旋即發苗，是爲冬花，與冬麥相似；春間冰雪消融之後，煙子與豆麥同時下種，謂之春花；陰曆四、五月下種，七、八月即可割漿，謂之秋花。內地種煙在於春令，而新省收割三次。此因天時，而煙苗之易種難禁者一也。（2）內省人烟稠密，野無曠土，如有偸種者，同村之人易於察覺，官吏易於查禁。新疆則地曠民稀，荒僻之地，到處皆有奸人多集於深山窮谷，人烟絕跡之處，以播種毒卉。其地多離城市數百里，道路險阻，耳目難及，縱被發現，必須從遠處僱農夫牛隻以翻犂之，手續繁難，一言難盡。且地氣高寒，雪水及陰雨甚多，不需河渠灌溉，煙苗亦易長成。又其地多係無主官荒，雖被查獲，煙田無從充公。此因地理而煙苗之易種難禁者二也。（3）新疆種煙，多係游民，謂之花客，每年出關游民不下數萬。游勇會匪亦多混跡其中。播種始來，割漿則去。有時煙苗爲官家查出，煙犯則畏罪遠颺，姓氏里居，無從考查，難於拏辦。此因人事而煙苗難禁者三也。四年夏間，據委員查得呼圖壁縣佐所管石梯子雀兒溝一帶山深林密之地種煙者有三分之一，實可驚人。幸而當局督察極嚴，辦理認眞，雷厲風行，槍斃種煙犯之案，比比皆是也。數月之間，各縣一律肅清根株盡絕。是年英國派員密赴各縣，攜帶照相機巡查，亦無煙苗發現。又蒙哈部落，亦奉命惟謹，絕對禁種。惟其後毒卉亦間有發現，如民國九年東部土爾扈特轄境甘家湖等處發現煙苗，省長呈請罰其盟長薪俸之半。新省煙卉已告絕種，印度鴉片亦自四年六月一日起，禁止輸入，但是甘肅、俄邊之煙，源源而來，其害猶未已也。

（二）俄國種煙嫁禍新疆　印度鴉片，雖經禁止輸入中國，然而日本則銷售鴉片於奉天，俄國則輸入鴉片於吉林、黑龍江，我外交部曾與俄使訂有互禁煙酒條款，惟施行困難，鮮有成效。帝國主義者，祇知圖利，於此可見，不第此也，復有與新疆毗連之俄地如哈拉湖、斜米爾、齋桑……等地，俄人大興種煙之事。蓋俄政府因歐戰關係，財政困難，故與七河省地方設立種煙總分局獎掖俄民廣植罌粟，並招致華民前往種植。於是華民趨之若鶩。六年春間，華民前往者不下二萬餘人。其中有租俄人之地而自種者，有爲俄人傭工者，亦有攜款販運煙土者。此輩多屬甘新二省之游兵會匪及東干新回之類。依約中俄人民越界，須有護照，方許出入，惟此輩種煙之人祇有少數藉口經營工商冒領出國護照，大多數皆係繞越卡倫，私自出境者，邊界既長，歧道復多，守卡官兵，查無可查，阻不勝阻；而在俄國方面正歡迎此輩來種煙苗，固不問其有無護照也。是年夏間，煙苗行將收漿，俄政府復擬賤價收買煙漿，驅逐華民出境，意圖坐收其利。煙民人數既衆，受凌太甚，幾致激成事變。俄政府乃用武力彈壓，復縱令搶劫煙民之銀物煙膏，並禁止賣給食物與煙民，煙民反抗被殺者亦有之。後經我國嚴重交涉，須保全華民之生命財產。始由俄方提議備價收買煙漿，每一哈達克（合湘平十二兩）發價俄盧布十圓（約值現一圓）。風潮始息。然而俄國收獲大宗煙漿，源源運入中國，其禍害之烈不下於印度鴉片也！

七年，俄政府仍招致華人前往種煙，由公家專收以博厚利。我國雖注意防阻，毫無成效也。

八年，新疆當局與駐塔城俄領商訂，中俄會禁種煙辦法，俄方傳諭人民，凡有租與華人種煙之地，一律退還租金。此後不准再租地畝給華人種煙。又會同中國官員，前往俄境，勸導華人返國。有不從者，即強行驅逐，送交華官，接

解入卡，令其改圖生計。如解往阿爾泰挖金，或築城造路等。惟辦法雖訂，實際解回之煙民，究屬少數之少數，大多數仍在俄地播種煙苗也。是年夏間，駐塔城俄領事雖曾要求中國派兵入俄，協助翻犂煙苗，而楊增新恐蹈侵越俄國主權之嫌，未曾應許。此對於已在俄境之煙民無法處置之實在情形也。對於未出境者防止較爲嚴密，自迪化至塔城，沿途經過昌吉、呼壁圖、綏來、烏蘇、額敏、塔城六縣，節節設卡駐兵，凡遇取道塔城赴俄之單身客人一律阻止。此不單阻之於邊界上，而防之於邊內各卡，或可收幾許之效果也。未幾，俄國革命暴發，新舊兩黨，兵戈紛擾，前訂會禁辦法，無法施行。且俄方以軍費浩繁，正利用鴉片，圖取收入，新舊兩黨，皆明招暗誘，串通華人赴俄種煙。我國亦無如之何也！是時沿邊文武官員，腐敗至極，對於赴俄種煙之人，不第不力加查阻，且有暗中派員赴俄種煙販煙，希圖厚利者，實爲駭人聽聞之事！十年參謀本部駐塔城調查員曾將此項情形報告於部中。又守卡官兵受賄而放煙民出卡者有之；煙民帶煙入境，需索若干者有之；明定將煙土按成數均分者有之！（註一）如此官員，如此士兵，何能禁止華民之入俄種煙也耶？何能禁止俄煙之輸入中國也耶？

十七年，楊忽大開禁種之令，數年煙苗絕跡之新疆，忽然毒卉遍植於天山南北！十餘年之成效，棄於一旦，滋可惜也！

金樹仁時，忽開忽禁，無一定政策。大亂之際，吸種販運，公開無阻。全省漢人吸鴉片者居其半數。彼輩守着大煙燈，似爲無上之妙境，長此以往，吾恐新疆之漢族，盡歸消滅矣！

（註一）參看補過齋文牘

第四節　軍隊

民元以來，新疆軍隊之沿革與現狀，可劃爲四期略述之，卽楊增新時期，金樹仁時期，大亂時期，及現在是也。

(一)楊增新時期之軍隊　楊氏有懼軍人之心，故其軍事政策：(1)兵不求精。(2)編制奇零，有連、營、團、混成旅、師諸名稱，使無統多兵之將。(3)官兵複雜，各族皆備，使互相牽制。加以經費困難，人材缺乏，軍械腐舊，其實力如何蓋可知也。

(甲)陸軍　陸軍分駐於迪化、昌吉、哈密、喀什、伊犂一帶。

迪化　駐陸軍第一師(師長蔣松林)，陸軍第二旅(旅長杜發榮)，騎兵共兩團。騎兵中有滿、蒙、哈、漢回新回等。駐紮迪化、阜康、孚遠、奇台、昌吉、綏來一帶。

哈密　駐陸軍一旅(旅長劉希曾)本旅轄兩團。

喀什　駐陸軍一旅(旅長鄂英)本旅轄三團。

伊犂　駐陸軍一旅(鎮守使牛時兼旅長)本旅轄三團(騎、炮、步各一團)，分駐塔城。此外又兼轄錫泊、察哈爾、厄魯特、索倫四大領隊，此係清時伊犂將軍所轄之軍隊，各隊人數無定額，除錫泊人數較多可隨便調遣作戰外，餘者世守卡倫，不能移動。

(乙)新軍　新軍有漢回新回兵，有蒙古騎兵，有哈薩克騎兵。

（子）漢回新回兵

迪化　駐漢回步兵五營，各營人數五百人；騎兵十連，每連一百人。轄於統領（楊增新兼統領）。

喀什　漢回步兵二營，每營五百人；騎兵二營，每營一百二十八人。轄於分統（道尹馬紹武兼分統）。又統帶馬永賢　步兵一營，騎兵一營。

阿山　步兵兩營，騎兵兩營四連，計每營一百二十八人，每連一百人；機關槍、礮兵各一連。轄於營務處長（道尹張明遠兼）。

此外鎮西、婼羌各駐漢回步兵二營，阜康、布倫托海、精河、鄯善、蒲犂各駐漢回步兵一營。塔城、庫爾勒漢回騎兵各一營，元湖、烏魯木河、沙灣、七角井、綏來各駐漢回騎兵一連。此外，又有新回步兵駐哈密一營，駐烏圖布拉克二營。

（丑）蒙古騎兵

焉耆　蒙古騎兵二十營，每營一百人，轄於統帶（蒙古汗王兼統帶）。又騎兵一營（營長蒙古郡王兼）。

烏蘇　蒙古騎兵一營（巴圖拉克，敏珠親王之族人）。

精河　蒙古騎兵一營（營長蒙古親王濮爾拜）。

和什托諾蓋　蒙古騎兵一營（營長蒙古親王爾載泰）。

北塔山　蒙古騎兵一營（營長科布多蒙古親王拉木加旺登）。

（寅）哈薩克騎兵

阿山　哈薩克騎兵三營（營長哈薩克郡王愛林）。又騎兵三營（哈薩克鎮國公塞大庇雅）。

（丙）巡防營

地點	駐軍	地點	駐軍
塔城	協台馬福明轄騎步兵各一營	庫車	遊擊守備各轄騎兵一營
精河	參將趙廷楨轄騎兵一營	阿克蘇	協台遊擊各轄步兵一營
烏蘇	遊擊轄步兵一營	烏什	協台遊擊各轄步兵一營守備轄騎兵一連
綏來	協台轄步兵一營	巴楚	遊擊轄步兵一營
呼圖壁	守備轄騎兵一營	伽師	守備轄騎兵一連
昌吉	遊擊轄步兵一營	英吉沙爾	參將轄步兵一營
達坂城	守備轄騎兵一營	莎車	協台轄步兵一營
吐魯番	遊擊轄步兵一營	皮山	守備轄騎兵一連
哈密	協台轄騎兵一營	蒲犂	守備轄騎兵一營
沁城（哈密）	守備轄騎兵一營	和闐	參將轄步兵一營
焉耆	守備轄騎兵一營	于闐	守備轄騎兵一營

以上各軍編制不一，各營人數亦不一致，有百餘人者，有二百餘人者，亦有三百人者，且名額與實數不符，缺額極多，故難有精確之估計，大約共有一百四十餘營連，兵額約近二萬人，實際約萬餘人。

○附錄　楊增新與漢回軍隊

新疆全省軍隊多係漢人，前都督袁大化鑒於伊犂革命軍起，兵力太單，難以抵抗。乃依楊增新之計於辛亥年十二月飭令招募漢回隊五營，卽以楊爲統領。外蒙西犯，邊防緊迫，添募漢回隊十營，共十五營。（當時新疆漢隊八十七營其中陸軍八營，巡防五十九營，袁大化、楊增新任內共新募漢隊二十營。是漢隊數量約六倍於漢回隊。惟漢隊質量甚腐敗。）當時有人攻擊楊增新招用漢回軍隊以制漢人。楊卽密陳「招用回（指漢回下同）隊之理由有五：(1)新疆客強主弱內地人民之旅新者各分幫口爭持意見。此幫人之勢力盛則欲加害於彼幫；彼幫人之勢力盛則欲加害於此幫。該各幫之人軍隊中尤居多數（巡防各營兩湖人最居多數，陸軍各營，陝甘人最居多數，新軍各營陝甘回民最居多數。）非有回兵不足以互相牽制。(2)新疆漢少回多，現在科阿有事，各省援軍緩不濟急。如二年甘肅認派馬隊一營至今徒托空言。若非招募回隊，卽無可增之兵。於科阿防務，必多貽誤。(3)會匪游民伺隙而動，良由近來特別人物（指革命黨）多半洪黨，提倡哥老會，開山立堂，毫無顧忌。新疆百物昂貴，出關之人，十之八九困於衣食，人心之壞達於極點。若輩欲以會匪破壞新疆，故不能不以回隊以抵制之。(4)新疆有蒙、哈、回、纏，俄國亦有蒙、哈、回、纏，以俄蒙勾結華蒙而科阿不靖矣；以俄纏勾結華纏，而南疆纏民多入俄籍矣；回民強悍善戰，爲土匪用不過爲害於新疆，爲外人用必致爲害於全國。查俄國哈拉湖、湖托瑪等處先年安插中國叛回（白彥虎之部衆）不下數萬。若以俄國之回族勾結新疆之回族，爲勢甚易，而爲禍甚烈。惟練以爲兵，可激發其愛國熱忱，免致生心外向。(5)纏民與回民言語殊而宗教同，纏民之順逆常視回民爲轉移。今既招練回兵，可以羈縻回民，卽可以羈縻纏回。回纏悉就範，少數之游民亦遽然不敢蠢動。增新受付託之重，承乏回疆，倘回纏不樂爲用，或不能利用

回纏，便不能立足於新疆。究竟新疆之患不在於土著，而在於游官游勇游民之自爲紛擾。故新疆之官，新疆之兵，非參用土著，永無太平之希望。」讀此，可見楊增新之招募回隊，其主要目的在於壓制自爲紛擾之游官游勇游民；換言之卽抵制革命黨，確保自己地位也。

楊增新得繼袁爲都督者以其握有漢回隊五營之實力；其後能平定哥老會，消滅革命黨而確保其地位者，亦多得力於漢回隊之用命。謂余不信，請讀楊氏電呈回隊用命情形一文可以證實之。原呈曰：「元年六月五日，卽舊曆四月十八日，省城蔡樂善所帶陸軍馬隊兵變，意存破壞。維時藩司陳際唐、學司杜彤早已一律進關，而袁督大化亦於蔡樂善兵變之次日東歸，祇留增新一人支持危局。幸增新所統回隊極力鎭攝，並調精壯回團入城，始得轉危爲安，此回隊之用命者一。元年春夏，南疆到處戕官，維時增新尙在鎭迪道任，卽派回隊營長馬致和、韓玉鸞將所帶馬隊各營開赴南疆，焉耆戕官亂黨經回隊營長安盒元拏獲正法，輪台戕官亂黨經回隊營長馬致和拏獲正法。回隊卽分紮焉耆、輪台以扼南疆要隘，亂黨始稍斂跡，實爲南疆軍事一大轉機。此回隊之用命者二。元年八月，喀匪(外蒙)西竄，科布多失守，阿爾泰防務吃緊，帕長官來電告急，並奉中央命令，派隊援阿。九月六日接阿爾泰官商各界電，據稱：「全體集議，有謂宜固守待援者，有謂宜退駐平原者。」維時阿城人心惶恐，一夕數驚。幸新疆回隊馬實山等營於九月二十八日抵阿，恃以無恐。若回隊遲到數日，阿城現象必有不堪設想者。是新疆回隊到阿，實在各援軍之先，阿城未致糜爛，此回隊之用命者三。新伊媾戰，相持數月，後經雙方選派代表在塔城協商條件，停戰息兵，元年九月，伊犂代表賀家棟來省組織建設，所帶隨員兵隊甚多；而伊員楊纘緒等於賀家棟在省所定組織條件不肯

承認，又有帶隊來省改組之說；省城會匪復欲乘機竊發，迭次放火，人心惶惶，增新爲思患預防起見，是以檢查省城民間私藏軍械之事，自秋及冬屢起風潮，皆賴回隊及防（巡坊）陸各營協力防範，幸能相安。此回隊之用命者四。元年四月，哈密山纏據南山口叛變，袁前督大化督兵剿辦，未能敉平，後由增新派員往撫，元年冬復叛，派回隊營長李壽福帶隊入山設法收撫，並將叛纏精壯者編爲馬隊，即派纏目鐵木爾即鐵正元爲營長，調紮省城，餘黨解散，哈密之亂始平。此回隊之用命者五。二年春間，喀什治安共安馬步七營（但據楊氏呈奉查喀什戕官一案文：邊魏到省，帶來馬步四營。又喀什共安營係陳得功管帶，未入省城。皆見於補過齋文牘乙集。）來省，該營長魏得喜、邊永福等本欲報効前敵，心實無他，而省城奸民時造謠言，挑撥漢回惡感。幸魏等未爲動搖，又有回隊協力鎮攝，數月之久，風潮始息。此回隊之用命者六。新疆由東路援阿爾泰軍隊，進紮察罕通古，深入敵地，距古城千餘里，頭頭是道，所有後路烏什克、克伯溝、元湖、古城等處，隨地皆有回隊駐紮與前敵駐察各軍聯爲一氣，使喀匪不能襲我後路，幸能保全領土，若僅用漢隊，新疆安有許多漢兵以敷調遣？此回隊之用命者七。二年十二月，卡牆會匪越境戕殺婼羌知事，增新派回隊分統董明才帶馬隊兩營兼程剿辦，得以迅速敉平，南疆會匪，漸漸斂跡。此回隊之用命者八。新疆會匪充斥，隱患潛滋，回隊統領馬福興在省城拏獲通統山放票匪首楊生花；分統馬福明在古城拏獲太極山放票匪首蘇金玉等，先後正法。此後各處開山立堂之哥老會始能設法解散。若非楊蘇等早爲破案，難保關內亂黨不與關外會匪勾結，爲害地方。此回隊之用命者九。以上各節，迭經先後文電呈明政府有案。總之，新疆回纏知識簡單，少特別之思想。在前清同治年間回疆多事，官兵多用漢人以剿撫回纏；乃民國成立以來，回纏皆贊助共和，相安無事，而漢族

則游民會匪到處戕官，教猱升木，幾至不可收拾，非利用回纏不足以維持秩序而救目前之急。況新疆種類龐雜，非有回隊不足以互相牽制，因時因地，不得不然。惟漢人之未得逞志於新疆而去者，布散謠言，皆以回隊為必不可用，竟成一般輿論……」

案民五以前，新省內憂外患之最嚴重者有三：一為哥老會之暴動，二為哈密回民之叛變，三為外蒙之西犯。而楊增新之對付三項事變，皆利用漢回隊之力量，尤以拏獲哥老會之首領，解散哥老會之機關者，完全漢回隊之功也。即謂楊增新所握之利器為漢回隊，楊增新之政權基礎築在漢回隊之上，誠為根據事實上之論斷也！然漢回人何以樂為楊增新之用？此蓋有主要之原因在。自左宗棠平定陝甘新之回亂以來，漢回仇視漢人恨之刺骨。楊增新歷任甘新，政績卓著，漢回多信賴之，而楊亦深悉漢回皆具仇漢心理，勇悍善戰，智識簡樸，無特別思想；故募為兵弁，豢若鷹犬，授以利器，寵以官俸，驅之殘殺漢人，擁護自己。嘗自詡為「以土著牽制游民，以回纏牽制漢人」之妙法（註一）

（三）金樹仁改編後之軍隊　金氏欲整頓軍事，將原有各種軍隊依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加以改編，並購置新式武器，以期鞏固國防。共編為六師：

劉希曾一師駐省城

蔣松林一師駐塔城

牛時一師駐伊犁

魏鎭國一師駐阿山

張子亭一師駐阿克蘇

鄂英一師駐喀什噶爾

此外又將焉耆等處騎兵改編爲一旅轄三團，以蒙古人多某爲旅長。由上以觀，金樹仁時代之軍隊並未有多大之擴充，不過就楊督時代之軍隊依照國民革命軍之編制，重行改編，略加補充而已。其師長除蔣松林爲原有外，其餘各師長皆以旅長升任。至於阿山之營務處，喀什馬紹武之漢回隊，以及其餘蒙古、哈薩克騎兵，各地巡防營，均未改動也。

軍費楊督時代每年三百餘萬兩，金主席時代每年四百七十餘萬兩。

楊金時代軍隊之外形已如上述，至其軍隊之質素又如何耶？新疆之兵士多以甘肅、新疆人民充之，平時絕無訓練，戰時毫無能力，軍紀廢弛，惡習深痼，老壯不一，衣履破爛，新疆人呼爲乞丐軍。官長吞餉之風尤盛，如一營兵額二百人實際不過一百人；在上者以爲養兵以鎭懾人民，可以剝削聚歛，且恐下級軍官精明有爲，另有企圖，故任其尅扣兵餉，吞食軍額，裝聾不知。其原因由於楊氏治新持「弱兵政策」純以政治手腕相號召，對軍務總以愈壞爲愈好。各官兵聲色娛樂，縱情爲之，亦不之禁。故當時軍人均有兩桿槍，火槍之外又有煙槍一枝，平日吞雲吐霧外，別無所事。而負責指揮之官多爲文人（蓋恐武人作亂也）風紀操練，均非所長，故只求「兵不擾民作亂」，即可置而不問也。加以新疆人口稀少，人民生活易度，而營中月餉太薄，皆不願當兵，兵之來源名雖招募，實則強迫徵調，四出

拉夫之事司空見慣，常有此營兵士被彼營拉去者。亦有兵士吃兩處之糧者，被拉之兵，終身為兵，除非逃走或死亡，絕難擺脫兵籍，因此兵士對於職務，不惟不注意，且故意疏忽以期激怒長官而被革除，在內地兵士以槍為第二生命，若被人繳械，則認為絕大恥辱；而新省兵士則以被人繳械為幸運，蓋繳械後可望恢復自由也。又有各營之兵，每當農忙之時，即棄職逃往田間工作，農閑則返營入伍。長官知其然，亦樂得將缺額餉款私飽，而不加追究。積習相沿，各兵士乃視離營工作，為當然之額外收入，於冬季亦願代人負柴掃雪，以所入補助吸煙之費。軍紀愈難整飭也。金氏對軍隊稍加整頓，力施新政，購槍炮，置飛機，表面上似有革新之象，但以人才缺乏，兵質太腐，新式武械多不能運用，故實力空虛如故也。哈密變作，蔓延全疆，官兵腐敗其一因也。

（三）大亂時之軍事狀況　新疆自金樹仁出走後，軍事上已成四分五裂之狀態，綜計全省兵數，不過三、四萬人，槍枝甚少，戰鬬力極弱，而派別紛歧，各不相屬，茲分述之如下：

（甲）盛世才部　盛世才於民國十九年供職南京參謀本部，抱班定遠之壯志，故發奮而赴新疆，由錢桐、魯化純二君之介紹，在金氏處任上校參謀職，二十年哈密事變發生，金氏屬派朱瑞墀（金之財政廳長，係金氏之兒女親家）魯純伯征剿回亂失利，乃改委伊犂區警備司令張培元為剿匪總指揮，盛以日本陸大出身，被委為總部少將參謀長，自此盛氏始露頭角，迨南山匪亂又作，迪化告急，金氏乃任盛氏為剿匪指揮官，率步兵一旅，騎兵一團，前往剿匪，旋「四一二」變起，迪化羣龍無首，且皆憤回民倡亂，因漢回間彼此感情素為不睦，盛氏遂被衆人擁戴，而為全省軍事領袖。所部旋改為新疆暫編陸軍第一混成旅，共計有騎兵四團，礮兵兩營，機關槍一營，奮勇隊一隊，

衛隊營一營以編制觀之，兵力似多，實際上人數有四千人，槍三千枝，礮十六門。

（乙）東北軍　東北抗日軍由俄轉道來新，計有蘇炳文、李杜、王德林三部，人數近七、八千人，但槍枝甚少，雖由張培元、金樹仁分別補充，但精利之械不多，惟官兵精神甚好，滋泥泉與馬仲英部搏戰之役，該三部出力甚大。

（丙）馬仲英部　馬仲英自率部入新以來，古城子哈密數次戰爭，均獲勝利。當時哈密回族領袖均表示合作，自滋泥泉失敗後，堯樂巴士乃改隸為其補充旅長，和加尼牙子始則表示中立，繼而意見甚深，實力約萬餘，槍約二、三千餘。馬部實力，人約萬餘，槍約五、六千餘，礮及機關槍甚少。

（丁）張培元部　張為金氏舊部，在金氏未出走前，已占相當勢力與地位，自金氏離新後，除所領之步兵第五師內有步兵四團，騎兵兩團外，凡甘肅、青海之漢兵多往歸之，分駐於塔城、伊犂兩行政區。

（戊）魏鎮國部　北路阿山區行政長魏鎮國，有步兵二團，實力二千餘人，槍一千餘枝，現因該區秩序混亂，已移防奇台、孚遠一帶。魏原為金之舊部，今歸盛督辦指揮。

（己）新回部　（1）阿不都熱引木巴依駐喀什，部下有一師三團，其師長親王馬甫恩，駐庫車，第一團長而里木阿吉駐庫車，第二團長司馬益巴依駐溫宿，第三團長鐵木爾駐阿克蘇，槍械有購自英國者，有繳金之舊部者，實力約在一萬人以上。（2）和加尼牙子司令，係民國二十年，起事於哈密者，實力已如上述，茲不贅。（3）堯樂巴士亦為在哈密與和加尼牙子司令同時發難之人，惟以屢次失利，實力所餘無多，後充馬仲英部補充旅長。（4）雪里福漢，為阿山區哈薩克王之弟，其人精通俄文，自在省府任一等科員後，對金氏極表不滿，旋哈密回亂起，金氏對雪

頗生疑慮，雪乃回阿山區，與乃兄阿山王反抗金氏現其部衆約有人槍兩千餘，但哈薩克人民均受其調遣，將來之勢力，不可侮也。

（庚）漢回部　飽受亭爲阿山區一帶漢回之領袖，乘各處新回暴動之機會而起事者，現有人數七、八百，槍五六百枝。

（辛）歸化軍　係白俄編成，人馬槍各約二千。哈密變作，省軍毫無作戰能力，省府乃招募歸化中國之白俄爲軍，彼輩曾受嚴格軍事訓練之俄國皇室軍隊，善於作戰，成效大著。敵人聞風喪膽，「四一二」之變，歸化軍以八十八人發難，逐金離省，維持省城治安，歸化軍之地位愈益鞏固。而歸化軍人之富亦甲於全省。（註二）

（四）最近之軍事狀況　「四一二」政變後，盛督掌握軍權，氏富軍事知識，且能認淸時代，即下令整頓，首先提倡禁煙，然以漢人過少之故，老弱均未能裁汰，定額亦難補足，命令雖頒，情況依然，毫無成效。及馬仲英圍省城敗退後，始致力於軍隊之整理縮編，汰弱留強，實行以團爲單位，按各軍實有人數編制，並發給新由蘇俄購來之槍械，實力大增，此二十三年四月間事也。

（甲）軍隊編制與實力　據官方公布，各軍當時共編成步兵三十團，騎兵九團、砲兵三營、工兵二營、鋼甲車一營、飛機三大隊，共計步騎砲工全體兵士七萬五千八百七十二人。

新省最高軍事機關爲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內部組織與內地各軍事機關無異。在馬仲英圍困迪化以前，曾成立政治部，其後以故，又行取消。以往各軍之編制，極爲龐雜紊亂，無足紀述。現經當局整理，分全省爲十一軍區：

(1)哈鎮軍區（哈密鎮西）

(2)吐鄯軍區（吐魯番、鄯善、托克遜）

(3)奇孚軍區（奇台孚遠、木壘河）

(4)伊犂軍區

(5)塔城軍區

(6)阿山軍區

(7)烏綏軍區（烏蘇、綏來、沙灣）

(8)焉耆軍區

(9)阿克蘇軍區

(10)喀什軍區

(11)和闐軍區

各區設警備司令以統轄軍隊，維持治安，實際各區警備司令卽爲駐在地軍隊之最高長官，仍直接受督署之指揮。

各軍編制近因聘請俄國顧問教練，多已改仿俄制。步兵每團轄三營，營四連，連三排，排五班，每班十二人，每團實有人數爲二千一百三十九人。騎兵每團四連，連四排，共計人數一千零三十名。炮兵每營三連，連三排，共人數四百六十名。

此外新省現有航空學校一處，飛機大小十八架內有旅客機六，均係新購自俄國者。以往金樹仁時代所購之飛機十餘架，以棄置日久機件均毀損，良爲可惜。鋼甲車（實爲裝甲汽車）原有兩輛，後自俄購入六輛，此爲新省作戰空前之利器，故省軍實力大增。此外又編有「特克營」，以機關槍兵與鋼甲車隊合編而成，爲該軍最有勢力之一部，但人數則不甚多。至於歸化軍，已擴充至五千餘人，阿爾泰歸化軍亦在內，解迪化之圍，擊退馬仲英，實利賴於此。

（乙）軍隊之薪餉　各軍之待遇，原極微薄，在四一二政變之時，每士兵月僅銀票三、四十兩，以之吸鴉片尤感不足，所賴以維持生活者，端賴駐防一地日久，與居民感情融洽，爲人作工或貸借以生。及後，因屢次作戰，新餉日增，加以票價日益低落，乃實行另發給養，故新省士兵除薪餉外，另有給養若干，按糧食實價折發，此亦維持生活之良好辦法。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起，各軍一再加薪，當時各級將士月薪爲：(1)督辦二萬兩。(2)上將一萬零四百兩，中將五千六百兩，少將四千兩。(3)上校二千四百兩，中校一千八百兩，少校一千二百兩。(4)上尉九百兩，中尉七百兩，少尉六百兩，准尉五百兩。(5)上士三百兩，中士二百六十兩，下士二百四十兩。(6)上等兵二百二十兩，一等兵二百一十兩，二等兵二百兩，伙馬夫二百兩。此項數目較前已加數倍。歸化軍之待遇較優，每兵當在四五百兩左右也。(註三)

(註一)參看補過齋文牘

(註二)參看新疆之近況第三「軍事狀況」(高長柱著見邊鐸一卷二期)

第五節　財政

前清時代，新疆財政，全賴內省協餉以資維持，其協餉之數，自前二七年（光緒十一年）起規定，新疆、伊犂、塔城三處共三百三十六萬兩，至前八年（光緒三十年）改爲三處共二百九十八萬兩。然宣統間，協餉解不足額；新疆又須負擔庚子賠款，每年四十萬兩，舉行新政支出增大，藩庫已出超九十二萬。民國元年以後，協餉完全斷絕，且時局紛擾，兵費大增，於是財政大形恐慌，其彌補之策，一爲整理賦稅，二爲發行鈔票。分述如左：

（一）賦稅之整理　民國元年八月，楊督增新組織臨時清理財政所，將本省財政情形，出入確數，切實查核，逐項梳櫛，澈底澄清，以期除舊布新，爲挹彼注茲之張本，庶可循名核實，爲預算決算之準繩。一面派主計員分赴各屬，凡關於徵收正雜各稅，明定章程，會同印官，核實稽徵，禁浮收以恤民艱，革陋規以裕餉項，從前積習，一掃而空，以後推行，尚能順利，以楊氏清廉自矢，嚴厲督促之故也。當時即核定各屬等級爲三，規定辦公費之數目。

一等缺月支辦公費六百兩　計有迪化、焉耆、溫宿、疏勒、莎車五府，及和闐州、迪化縣共七缺。

二等缺月支辦公費五百兩　計有塔城、哈密、英吉沙爾、烏什、吐魯番、庫車、巴楚、奇台、伽師、于闐、皮山、洛浦、葉城、疏附各廳州縣共十四缺。

三等缺月支辦公費四百兩　計有鎮西、烏蘇、蒲犂、溫宿（縣）、拜城、輪台、綏來、昌計、阜康、孚遠、鄯善、沙雅、新平、

婼羌、計十四缺。

呼圖壁縣丞、柯坪巡檢各月支一百四十兩。此外例支書役、工食等項，照舊支給。定於元年十月一日實行。其舊日之減平、堂規、公耗、攤派、幫貼各項，亦於十月一日起，一律豁免。其在前清原定廉俸、公費、津貼、亦一律停支。在中央官俸未頒布前暫為定章。至於伊犂屬之精河、綏定、甯遠、霍爾果斯等缺因其時尚未屬新，故未規定。

元年九月又頒布徵收糧草章程十四則，其辦法於地方官吏，雖有不利，而對於人民及省庫則大有益處。其要點如左：

(1)糧折銀由主計員會同地方官，將折徵糧價，每石收銀若干，依照時估，先期擬定，呈核。

(2)徵糧悉用平斗平斛，所有地脚餘糧，聽納糧人掃回，不准淋尖踢斗。

(3)折徵糧草，或交銀，或交紅錢，或交官票，悉聽民自便，如何徵收，卽如何報解，不得向人民加收平水。

(4)不論本色折色，一律徵收一・五耗銀（卽一石徵耗銀一錢五分）。

(5)每額糧一石，除一・五公耗外，加耗糧二斗五升。

(6)南路徵收草束，每百斤加收耗五十斤折色草束連耗在內每百斤徵紅錢二百文（合銀五錢）。此外不得多收。

(7)無論正糧耗糧，以及糧草折色贏餘各項規費，一律歸公。地方官辦公費，照規定標準支給。（註一）（案舊章，本色糧徵二・五加耗，本色草每百斤加收五十斤，作為地方官辦公之費。）

自實行整理之後，省庫收入年有增加，其詳見於下面。

（二）歷年收支概況　新省賦稅，初無國家地方之別，民國五年，始遵稅法，劃分國地兩稅。茲將原列稅目及徵收方法，分舉如下：

（甲）國家稅

(1)正賦糧草　南路上地每畝科糧五升或四升五，草五斤。北路上地每畝科糧七升，不另徵草。兩路中下各地所科糧草，依次遞減，北路概收本色，南路本折兼徵。

(2)官租　官地每畝收糧一斗或二斗，亦有收銀一錢或五分者。

(3)公耗　庚子賠款，新省每年攤認四十萬兩，奏准每糧一石附徵耗銀一錢五分，以充此用。

(4)園課　庫爾勒、吐魯番、烏蘇、精河等縣，生產蔬果之地。上地一畝，徵銀二錢五分，或二錢，中下各地，依次遞減。

(5)金課　于闐、洛浦兩縣有之，最初月徵金夫課金三分，旋改課金於地，上地每畝徵銀八分，中地六分，下地四分，後又改爲民採官收，其間變更甚多。

(6)蘆課　官荒生長蘆草，可供織蓆之用者，由人民分段包銷，歲繳蘆課，疏勒、莎車等縣有之。

(7)水油磨課　南路各縣皆有水磨油磨，用以磨麵榨油，每上磨年收銀四兩，中磨三兩，下磨一兩五錢。

(8)水碓課　用以去稻穀殼者，一等每碓年徵二兩，二等以下依次遞減。

(9)葡萄稅　吐魯番、鄯善產葡萄及棉花，就其產地稅之。

(10)棉花地稅　庫車、沙雅兩縣產棉，每畝年徵銀六錢八分，不再另完糧草。

(11)牙稅　迪化、綏來、奇台等縣，商家承領牙帖，照章納稅。

(12)炭稅　迪化、阜康、鎮西、庫車等縣，按車按馱徵稅。

(13)蠶繭稅　左文襄派員由浙購運桑秧蠶子，並僱織工來新試辦，和洛等縣遂有是項出產，蠶繭稅，每斤收銀一分。

(14)房租　官產及充公房產，賃收租金。

(15)鹽課　南路遍地皆鹽，隨糧附徵鹽課四錢，北路由官運銷，或由商包銷。收取售價。

(16)統稅　統稅歸商承包，値百抽三，後改値百抽五。

(17)契稅　該省買賣田房，每價一兩收稅三分，官吏有徵至七八分者，嗣遵部章，買契增爲百分之九，典契增爲百分之六。

(18)酒稅　每百斤收稅一兩，後改煙酒稅，分等發照，按每季按等徵課。

(19)官款生息　淸末辦理自治，由公家借支經費，存店生息，以資支配，自治停辦。此項息款歸公。

(乙)地方稅

(1)二・五私耗　南路每糧一石加徵耗銀二斗五升，北路每石加收六升，爲徵收官吏羨餘，所有一切苛索，

一律革除，然徵時仍有私徵一、二斗者，民元各縣行政費，實行支領公費，此項改歸公有。

(2)畝捐草捐　清末辦理自治調查，北路辦畝捐，每畝收銀二分五，南路辦草捐，每百斤徵銀五錢。

(3)牲稅　馬牛羊均徵稅，稅率百分之四。

(4)油稅　每油百斤徵銀二錢或四錢。

(5)斗秤捐　買賣食糧，每值一兩，收銀三分。

(6)二五商捐　宣統年間，迪化大火，由公家墊撥三十萬兩，賑卹災戶，經商議決，於統捐內，每百兩加收銀二兩五錢，彌補墊款。

(7)茶稅　南商每票課銀二百五十兩，釐銀九十三兩六錢，新疆課銀一百兩，晉商每票五千七百兩，新疆課銀一百兩。

以上所列稅目，蔬菓蘆棉以及食糧交易，均有捐課，似嫌苛細。前清之際，各年收入，多無可考，宣統三年共收入一百一十六萬兩。玆將民國二、三、五三年收入約數，列表於下，以資比較：

年度	田賦	鹽金或貨物稅	正雜各稅	正雜各捐	雜收入	合計
二年	五五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一八五、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一、四〇五、〇〇〇
三年	九六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	一、五三五、〇〇〇
五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〇	三、三七〇、〇〇〇

案民國五年田賦，較三年驟增一倍，且為近年所不及，因疑此數恐未準確。

民八民十四兩年收入總數，均不達民五之數，稅目無甚增損，支出詳數，無可查考，惟出大於入，則無疑之事實，歷年全賴鈔票以資調劑。金樹仁主新以後，為充實軍隊，歲出增加。迨事變暴發，支出驟增，收入銳減，財政益感困難，迄乎今日，則完全破產局面矣！茲將民國十六至二十年各種收支狀況已有統計者，列表於左：

(1)新疆省歷年國稅收入統計表（單位圓）

民國年度＼稅別	鹽稅	關稅	統稅	郵包	印花	菸酒	總計
一六	三五七、七三八	七四三、六一七	五六五、九五二				一、六六七、三〇七
一七	三二一、七五三	一、二五八、九〇七	七五九、七一二	三三、五五六	二四、四六一	九、六七五	二、四〇八、〇六四
一八	三二一、七五三	一、二五八、九〇七	七五九、七一二	三三、五五六	二四、四六一	一四、五五七	二、四一二、六四五
一九	三五六、二九〇	一、四二八、七五〇	八六八、二四三	三八、三四七	四五、七九三	一六、四〇八	二、七五三、八三〇
二〇	三五六、二九〇	一、四二八、七五〇	八三二、六八二		四五、七九三	一六、四〇八	二、六七九、九二三

(2)新疆歷年地方稅收入統計表（單位圓）

民國年度＼稅別	田賦	契稅	牲稅	牧稅	草捐	斗秤捐	草租捐	雜項	總計
一六	一、三六〇、一七五	一九四、二三五	六四一、六五五	一五三、九三九	四六一、〇七八	八三、一〇一		一八四、三四〇	三、〇七八、四九三

一七	九二八、七〇二	一四八、六〇七	五三八、一五三	一三八、四一三	一四八、七一四	一一八、〇六六	一六三、四八九	一三六、四一四	二、四四〇、三五七
一八	九二八、七〇二	一四八、六〇七	五三八、一五三	一三八、四一三	一四八、七一四	一一八、〇六六	一六三、四八九	一三一、五四三	二、四四六、六八八
一九	一、四三四、三八〇	一六九、〇五五	六四七、五五三	一四九、〇〇九	一七〇、〇一六	一三五、四三三	三三三、九八七	四八六、〇七八	三、五二五、五一一
二〇	一、四三四、三八〇	一六九、〇五五	六四七、五五三	一四九、〇〇九	一七〇、〇一六	一三五、四三三		一五三、〇七三	二、八五七、五一九

(3)新疆歷年國家歲出統計表（單位圓）

民國年度＼項別	軍務	內務	外交	財務	交通	總計
一六	九、三一五、二三四	九四、六〇四	二七九、六五六	三三八、八一九	八八、六七三	一〇、一一六、九八五
一七	三、八八七、九九八	一一四、八三〇	三一三、二五八	五一四、二九〇	六二三、四六三	五、四五三、八三九
一八	二、九六四、三九四	一四一、九六五	三一三、二三八	三二〇、二〇六	一五五、六四五	三、八九五、四四八
一九	三、六一〇、〇三三	二〇六、八九一	二七〇、三八一	六三六、四四三	三三七、〇七五	五、〇六一、〇二三
二〇	三、一八〇、三七二	一二四、一五四	二六一、三七六	六九四、五八七	三三九、〇五六	四、五九九、五四五

(4)新疆歷年地方歲出統計表（單位圓）

民國年度＼項別	黨務	內務	司法	財政	教育	交通	建設	總計
一六		一、八五三、七三二	一九六、一三六	三三三、〇一四	二九九、一四九		八八、六六二	二、七五九、六六二

一七	三三六、〇〇四	三、〇六九、七六〇	三三三、八一二	六〇七、一一九	五三三、八九九	一二八、〇一一	五一、九四三	四、八二九、五六七
一八	三一〇、一四八	三、〇八〇、五三九	四七三、二四九	七三七、八〇一	五七八、六五一	一、六六八、四三〇	三七八、四三六	六、七〇三、三三四
一九	三一七、三三三	四、二六〇、〇六六	三五三、九八〇	七二七、四五八	七一〇、四八八	一、六八〇、九〇三	三三九、三三七	八、二四九、五〇五
二〇	三一七、二三三	四、三四五、六九二	三五七、四七〇	八三二、七一三	一、一〇五、六二七	一、七四六、〇三七	三六二、五九五	八、九四七、三六七

(5)新疆歷年國地收支比較表(單位圓)

項別／民國年度	收入：國家收入	收入：地方收入	收入：小計	支出：國家支出	支出：地方支出	支出：小計	相差
一六	一、六六七、三〇七	三、〇七八、四九三	四、七四五、八〇〇	一〇、一一六、九八五	二、七五九、六六二	一三、八七六、六四七	八、一三〇、八四七
一七	二、四〇八、〇六四	二、四五〇、五五七	四、八六六、六二一	一三、四五五、八二九	四、八二九、五六七	一八、二八三、三九六	一三、四二四、七七五
一八	二、四二三、九四五	二、四四五、六八六	四、八六八、六三一	一三、〇九五、六四八	六、七〇三、三三四	一九、七九七、八八二	一四、九二九、二五一
一九	二、七六三、八二〇	三、五一五、五二一	六、二七九、三四一	二四、〇八一、〇一三	八、二四九、五〇五	三二、三一〇、五一七	二六、〇三一、一七六
二〇	二、六九〇、九二三	二、八五七、五一九	五、五四七、五四二	三九、五八九、六四五	八、九四七、三六七	四八、五三七、〇一二	四二、九八九、四七〇
合計			二六、二九〇、九三五			一五二、八〇五、四五四	一二六、五一四、五一九

至二十一年度之收支，尚無正確之統計，茲就其大概說明如次：

(甲)國家歲入爲四百二十一萬七千〇六十五元，(內鹽稅五十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元，消費稅一百六十九萬〇一百三十四元，印花煙酒稅三萬七千四百〇八元。)

(乙)地方歲入爲三百二十六萬三千〇五十九元。(內田賦一百六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二元，契稅十九

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元，營業稅十四萬〇六百十三元，牲稅六十六萬五千三百十五元，牧稅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八元，油稅雜稅礦捐財產收入省事業收入七萬五千一百三十二元，臨時收入三十九萬九千〇十七元。）

（丙）國家歲出爲四千一百四十八萬三千五百四十六元。（內財務七十四萬九千五百五十七元，政費九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六元，軍費三千九百七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元。）

（丁）地方歲出爲一千〇八十九萬一千一百元。（內行政費三百〇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二元，自治費六十九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元，公安費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三十元，財政費一百十六萬五千九百〇一元，教育費一百八十八萬〇五十七元，建設費二百八十五萬七千〇七十七元，黨務、慈善、司法、禁煙共七十一萬三千〇四十九元。）

總計國地兩類歲入混合總數共七百四十八萬〇一百二十四元，國地兩類歲出混合總數共五千二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元，收支相較，不足四千四百八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二元。

根據上列各表之統計，可見新疆歷年收支相差至鉅，十六年度之支出幾達收入之二倍，十七年度幾達五倍，十八年度超過五倍，十九年度超過四倍，二十年度幾達八倍，二十一年度超過六倍，自十六年度以後，歷年收支相差之總數，幾於每年激增。再就歷年歲入歲出之百分比例言，大概歲入方面：關稅占百分之二十三，田賦占百分之二十二，統稅占百分之十二，牲稅占百分之十一，雜捐占百分之八，鹽稅占百分之六，契稅占百分之四；歲出方面：軍費占百分之七十四，內務占百分之十二，財政交通各占百分之四，教育占百分之二，司法、外交、建設、黨費合占百分之四。其中軍費一項，占全部歲出百分之七十四，最爲鉅大，超過全部歲入甚多，計十六年度之軍費，爲全部歲入之

二倍，十七年超過全部歲入之四倍，十八年度超過全部歲入之四倍，十九年度幾達全部歲入之四倍。二十年度爲全部歲入之七倍，二十一年度爲全部歲入之五倍。其次歷年軍費，自十七年度增加二·四倍後，其後復歷年增加，蓋由於事變爆發之故也。

以上所述，尙係二十一年度以前之情形，二十二年未有造報，及至二十三年度，則財政狀況更爲惡劣。收入方面以省方勢力所達之區域狹窄，且値連年兵燹之後，民生凋敝，故已至山窮水盡之境，財政廳除印發紙幣流通應付外，別無其他正當之收入，甚至印發紙幣之工料亦無從籌劃，然軍費支出之概算，則大爲增加，其初預定爲一萬五千萬元，較之上年度已達五倍，然以戰事之再起，結果不知須增加若干倍也。二十四年二月間，新疆建設廳長高惜冰入京，發表書面談話，關於財政者有：「目下新省開支計三萬萬兩，稅收約一萬三千餘萬兩，故收支數目，相差甚鉅。擬請中央設法補助。」云。

（三）鈔票財政　新疆幣制，建省以前，祇有金屬貨幣，如銅錢、銀元等；建省之後始發行鈔票，復以紅銅錢、銅元、銀元爲補幣。鼎革之後，協餉斷絕，支出歲增，入不敷出，完全賴發行紙幣以度日。紙幣發行情形，自民元至現在，可按甲、乙、丙、丁四期分述，以清眉目。

（甲）元年至四年　光復之後，協餉斷絕，本省全年收入，據宣統三年預算，僅一百一十六萬餘兩，而伊新搆戰，有軍事於西路，會黨蠭起，戕官吏於南疆，外蒙爲寇，邊防危急，阿爾泰及察罕通古前綫，增遣軍隊，伊犂革軍借匯俄商之款五十五萬兩，復由省庫代還，再加遣散伊犂軍隊之費，撥助伊犂鎭邊使之餉，及其他種種善後之款，支出

浩繁，無法應付，除陳前藩司續印紙幣二十六萬七千三百兩，楊督增新勢不得已，以石印機用俄國普通紙料，印製新式紙幣，以救目前，至三年秋，共印行六百二十三萬餘兩，收支不敷，計共虧欠七百餘萬兩。此項新印之幣，人稱之曰新票，亦曰省票，王前藩司發行之幣，流行喀什和闐一帶，喀什道庫，收入有紅錢銅元，足資兌換，收入之數，又佔全省收入總數三分之一強，足抵幣額，久見信用，人稱之曰老票，亦曰喀票，新票印製，既不精良，復乏現款可兌，流行市間，供過於求，喀什外商等拒絕收用，因之新票舊票顯分軒輊，喀和兩區，新票遂不通行。當元、二年間，新票四百餘兩，始可換紋銀一百兩，新票三百餘兩，始可匯國幣百圓，而舊票百零五兩或十兩，即可換紋銀百兩，匯國幣百圓，僅需八十餘兩，新票價既低落，所有北路銀元銅元紅錢，遂爲市間儘量收藏，流行日少，新票票面，雖載明兌換紅錢四百文，實只能兌百文上下。惟省庫徵收糧稅，支發薪餉，不分新票舊票，皆一兩作一兩之用，於是喀和一帶稅款，有以省票撥解省庫，於中取巧者，迪化商人，呈繳省票，撥匯喀銀，從中漁利者，而北路商貨之值，則按現計算，向之值銀一兩者，售價竟增至票銀三四倍，民生國計，窮困日深，於是楊督督同財政廳議定辦法，准商民等以新票二兩，呈繳省庫，兌撥喀什道庫舊票一兩，以一兩作喀什道庫解省正款，以一兩爲匯水作收回新票之款，積有成數，分期銷燬，以期減少新票之數，提高其信用，支出不敷之款，擬定設法，此爲新省紙幣膨脹之始期。

（乙）四年至七年　民國之初，新省財政艱窘，既如上述，楊督於發行紙幣暫資救濟外，委派主計員，分往各縣，調查各項陋規，如各縣牲稅等之盈餘，每徵糧一石應加經徵費用二斗五升之私耗，盡提歸公，設立臨時清理財政所，另爲各縣釐定公費，計歲入增多一百餘萬兩，以後復大裁軍額，撙節支出，停印紙幣，以免濫發，至民國五年，收

支平衡，新票之價隨之日增，而六、七年間，俄國大亂，俄貨不復進口，新省商人，且乘機運銷各貨於俄境，向之輸入超過輸出者，今適得其反，爲新疆數十年經濟狀況一大變遷，新票已與現銀無異，行使攜帶又較紋銀便利，人民樂用，流通之遠，竟入俄邊，在此時間伊犁流行之伊帖，定價每兩抵省票六錢，由省庫陸續收回一百四十萬九千九百餘兩，其餘未收回一百四十四萬四千餘兩，已成新票之輔幣，按六錢在伊犁通行，新伊之幣制得以統一，此爲新票信用昭著時期。

（丙）七年至十六年　民七以後，俄白黨爲赤軍戰敗，竄入新邊，伊犁、塔城、阿爾泰各地防務吃緊，增招新兵，留養逃入資遣敗軍，其間復有白黨巴奇赤竄擾阿爾泰，阿連闊夫擾亂古城之役，益以外蒙多事，科布多叛變，設備籌防，軍費大增，新省預算除民五外，無歲不虧，歲收項下，迭經整頓，雖年有增益，而歲出不敷之數，亦有增無減，計自六年至十年度，由虧欠七十萬升至八十萬，及一百八十八萬元（係以省票按七五折合非實洋。）十一年至十六年度由虧欠二百五十五萬至五百數十萬元，由民元至十六年度止，共積欠四千九百六十三萬九千餘元，加之民國以前積欠之數，約共六千餘萬元，合四千餘萬兩，此項不敷之款，均以紙幣抵補，在此期間，曾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印製較精新幣五百餘萬兩（五年訂印八年發行）換兌舊日爛票，復印二錢五分小票，以爲輔幣，蓋銅元紅錢，日見其少，勢需小票以資找補之用，復印大小喀票，以收前清王藩司所發舊票。自支出大加之後，京印之票已不敷用，續印則緩不濟急，遂又開印石印之紙幣省票、喀票，大小同時印製，復以二錢五分小票，仍不足以濟找零之窮，更用油布印製一錢之小票，於是紙幣之種類益複雜矣。計分以下數種：

(1)喀什大票一兩
(2)喀什小票二錢五分
｝專行使於喀和兩區

(3)省票大票一兩
(4)省票小票二錢五分
(5)油布票一錢
｝行使於迪、焉、伊、塔、阿及阿爾泰各區

此外阿爾泰前長官及前塔城參贊所發行之阿票塔票，爲數無多，早經收清，不必另述，此時省票價值，每三百餘兩換紋銀一百兩，匯國幣百元，合省票二百六十餘兩，是省票每兩僅抵現銀百分之三十強，此項價格，民八以還，維持十餘年之久，足以證明新省新票，除以全省收入及土產輸出額相抵外，百分之六十餘，無準備基金，至省票兌喀票之價，則由每省票二百兩兌喀票百兩，一度降至省票一百七十兩，繼復陸續增至二百六十兩，是喀票之信用，經久未變，蓋喀和兩區收入，足抵喀票流行之額，尤足證明發行紙幣在經濟原則上，基金充足，始可維持其票面價格。

（丁）十七年至現在　其間又可按三段分析言之：

（子）民十七年七月楊主席被刺，金樹仁繼任，整頓關稅契稅，增加統稅牲稅包額，歲入雖增益不少，而同時將原有三師軍隊，擴充至八師之衆（新省一師，實額不及一旅，僅以提高各軍官地位）軍費一項至二十年度，已增至二千二百四十九萬五千餘元，復向印度購運新式快槍三千枝，子彈二百萬發，支付九十餘萬元，其他各

項，國家地方支出亦均迭增，於是收支相抵，不敷之數，每年累進，十九年度，計欠二千六百餘萬元，則唯有趕印紙幣，以資彌補，彼時省票喀票，雖較前增發，而地方秩序未亂，商務尚佳，土產大量出口，喀票仍能維持原價，省幣匯國幣百元代價最高亦僅三百餘兩。

（丑）二十年哈密事變發生，馬仲英由甘邊入據鎮西，援助回人圍攻哈密，臨時軍費，為數甚鉅，復向蘇俄訂購子彈飛機等項，所費尤多，以後馬部雖經戰退，而哈密回民迄未就撫，軍事未息，支出有增無減，唯有晝夜加工趕印紙幣，仍不應急，復印三兩五兩省票喀票以資應付，紙幣信用，從此低落，至二十一年省票四百兩匯喀票百兩，省票由七百兩至一千二百兩匯國幣百元，喀票由一百兩至二百兩匯國幣百元，是年冬，馬仲英部下軍官，復勾結哈密回人潛入鄯善，於是吐魯番叛變，迪化附近西路各縣先後暴動，南疆道阻，全省大亂，金樹仁被逐去位，省票復由一千二百兩至三千兩匯國幣百元，計自金氏主政連前所發紙幣約共二萬萬兩（包括喀票折合省票計算）已入財政恐怖時期矣。

（寅）金氏去後，盛世才、劉文龍分任督辦主席，馬仲英率隊入新，由古城退據吐魯番、哈密一帶，兵連禍結，南路去年一年未經收復，阿爾泰亦不通聲氣，省政府勢力所及，僅迪、伊、塔三行政區十餘縣，中間且多遭兵燹，故全省只有支出毫無收入，需票之數日增，每日趕印，不足應付，票價因之愈落，據二十三年六月新省府呈報 行政院之文，紙幣發行之額，已達十二萬萬兩，印幣工料之價，且較票價為高，乃復印發五十兩、一百兩之票，最後又印五千兩、一萬兩之票，以應急需而節工料。（註二）據二十三年八月初迪化通訊，每麥麻百斤，值省票一萬二千兩，大米每斗，

值七千兩，票價之低，於此可見，已成·破·產·之·勢·矣。邇來軍事平定，省當局已謀整理之方，其計劃擬於十八個月內將全省紙幣一律收回，廢兩爲圓，並由中央接濟新省發行中央銀行鈔票一千四百萬圓，分三期付給，俟該省財政整理就緒，於二十五年起按月攤還。報載：此項計劃由行政院飭財政部核議，核議結果，准該省發行公債八百萬圓，作爲整理經費。其下文如何，尚待探查也。

（註一）參看補過齋文牘

（註二）參看新疆建設計劃大綱草案之「整理賦稅計劃」及「整理省鈔計劃」新疆與新疆事變之下篇「整理財政」

第六節 教育

天山南北，居民不同，教育情形，迥不相侔，北路多漢人，甘回及與漢人同化之滿人，語言文字相通，頗知讀書，前清在迪化設有博達書院，各道設有訓導，應課赴考，尚不乏人。建省後設立學堂，人民即自動送子弟入學。至於蒙哈各族，以遊牧爲生，居無定所，前清未施以教育。南疆居民大部分爲維吾爾族，宗教言文均異，開省之初，各縣設義塾，入學拜孔，違其教規，阿渾及人民極力反對，但迫於政令，乃僱貧窮子弟入學，名曰當差，及後改設學校，學生待遇較優，而宗教阻力仍未免除，派僱之風猶存，此南北不同之情形也。民國以來，楊增新抱·愚·民·政策，不願興辦教育，啓發民智，蓋恐回哈蒙諸族人民智識漸開，對於己之統治地位有所妨礙也。又對於漢人稍有智識者尤極力設法排擠

之，蓋恐其教猱升木也。新疆省政府大禮堂題有楊氏自撰一聯云：「共和實草昧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勝境，狃率南回北準，渾噩長爲太古民。」此是楊氏閉關與愚民兩政策之自供狀。昔左劉諸公，欲以教育啓牖新人，同我華風，費大量經費與精力，尚不能驟收效果，今楊氏反其道而行之，此新疆教育事業之所以日見退化也。

（一）漢文學校之腐敗　民國元年，軍事發生，迪化原設之中學校、師範學校及各縣之小學，無形停頓。二、三年後，始漸恢復，而經費大減，設備尤爲簡陋，前清時代迪化中學師範之教員均由內地聘請，薪俸甚優，人選合格，故教授尚屬得法。民國以來，一則經費困難，二則當局不重視教育，中學師範等校師資均取材於本地，月薪僅票銀五、六十兩，其充任者，均希望藉此得官，教育原非其初心，於是敷衍塞責，不問學生之程度，到期一律畢業。師範卒業者程度已低，派赴各縣充任小學及高小教員，月薪亦僅票銀三、四十兩，或謀兼差，或中飽學生膳宿費，終日自謀不遑，何暇計及教育，敷衍塞責，多不上課，學校腐敗，尤甚於前，回民愈不重視學校，而招生亦益困難矣。自推行漢文教育以來，已四十餘年，而本省回民能諳漢文者萬不得一，其效果直等於零。民國二十年以前，全省學校，高等教育有俄文法政學院，前清設有俄文學堂，專習俄國言文，備翻譯之用，民元停辦，至十二年始恢復，易爲今名，迄今十餘年，畢業學生僅數十名。中等學校，僅迪化中學一所。普通教育，各縣有高級小學，或初級小學，又有漢語學校。茲將十九年中小學校統計如左：（註一）

學校數	教師數	學生數	經費數（元）	全省人口數	每千人中得受教育人數	學齡兒童百分數
中學校一	二二	一五〇	二四、九七三	二、五五一、七四一	〇・一弱	
小學校一四八	二五一	六、八五五	一五六、一四〇		三	百分之三

新疆省立私立各學校名（註三）

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省立俄文法政學院	省立師範學校
省立中學校	省立師範附屬小學
省立模範小學	沙雅縣立初級小學
迪化縣立第一小學	烏蘇縣立小學
迪化縣立第二小學	烏蘇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迪化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烏蘇縣立第二初級小學
迪化縣立女子小學校	烏蘇縣立女子初級小學
迪化縣立女子初級小學	精河縣立初級小學
兩湖私立小學	霍爾果斯縣立小學
甘肅私立中山小學校	綏定縣立小學
纏民私立初級小學校	綏定縣立初級小學

昌吉縣立小學校	惠遠公立小學
昌吉縣立初級小學	伊寧縣立第一小學
呼圖壁縣立小學	伊寧縣立第二小學
綏來縣立小學	乾德縣立初級小學
綏來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阜康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綏來縣立第二初級小學	阜康縣立第二初級小學
綏來縣立第三初級小學	阜康縣立第三初級小學
綏來縣立第四初級小學	奇台縣立第一小學
沙灣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奇台縣立第二小學
沙灣縣立第二初級小學	奇台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孚遠縣立小學	奇台縣立第二初級小學
孚遠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哈密縣立第一初級小學
孚遠縣立第二初級小學	哈密縣立第二初級小學
孚遠縣立第三初級小學	哈密縣立第三初級小學
木壘河縣立初級小學	哈密回部初級小學
鎮西縣立小學	尉犁縣立小學
鎮西縣立初級小學	巴楚縣立初級小學

鎮西縣立半日學校	伽師縣立初級小學
吐魯番縣立小學	疏附縣立高級小學
吐魯番縣立初級小學	疏附縣立初級小學
鄯善縣立初級小學	疏勒縣立小學
鄯善縣立小學	疏勒縣立初級小學
焉耆縣立小學	英吉沙縣立初級小學
焉耆縣立女子初級小學	莎車縣立小學
庫爾勒縣立初級小學	葉城縣立初級小學
皮山縣立初級小學	塔城縣立小學
和闐縣立高級小學	塔城縣立初級小學
和闐縣立初級小學	且末縣立初級小學
和闐縣立初級小學	輪台縣立初級小學
墨玉縣立初級小學	庫車縣立小學
洛浦縣立初級小學	庫車縣立初級小學
洛浦縣立初級小學	烏什縣立初級小學
澤普縣立初級小學	拜城縣立初級小學
于闐縣立初級小學	阿克蘇縣立高級小學
承化縣立初級小學	溫宿縣立初級小學

河秤縣立初級小學	額敏縣立女子初級小學
額敏縣立初級小學	塔城縣立女子小學

（二）回文學校之查禁　回民不願讀漢文但願讀回文，回人自辦之學校有初級高級二種，初級爲「墨克持」，此類學校多爲阿渾主辦，其課程有七種（1）回教儀式研究，所謂文之背誦與解釋。（2）阿拉伯字母（3）可蘭經最後數節（4）可蘭經全部（5）蘇巴阿剌亞爾（宗教詩）（6）那哇夷（宗教詩）（7）和甲哈皮斯（宗教詩），上列七種，前四項爲阿拉伯文，五、六兩項爲土耳其文，七項爲波斯文。七種習畢，始爲畢業。教師教法極惡劣，只令死記背誦，不求義解，實際於學生智識毫無裨益。教師多係宗教士，自賃一室，招生授課（如內地舊時之私塾）不須向政府立案，政府亦不過問。此類學校爲數甚多。其學費每人入學時納紅錢四、五枚（以前一兩省票換紅錢四百枚），每星期納四、五枚。冬日學生入校必攜木柴一塊以贈教師，中午學生攜麵包在校中午餐，食時必分一半敬教師，二者爲教師收入之大宗也。高級學校，多爲富商所辦，規模較大，設備較全，有寄宿舍，可收外地學生，其課程亦完全宗教性質，除穆聖歷史及阿文波文外，別無其他科學智識。教授法亦甚死板，畢業後有不能寫一普通函件者。畢業年限無定，有習讀二・三十年者，結果養成一班宗教士，與實際智識，亦毫無益處。此回文舊式學校之腐敗情形也。

民國以來，回民富商，漸有祕密派子弟赴土耳其等國留學者，此輩留學生，智識新穎，回國後，倡新式學校，但屢被當局禁止解散。據參謀本部邊務研究所回文教官麥斯武德自述有云：「予民國四年自土耳其學成歸國，鑒於

地方事業一切落人之後，決意提倡教育，創「圖冉」學校，兩年被政府查封。十年設「德爾乃克」學校四處，一年之後，盡被封禁。十四年又設伊犁學校，翌年被封，將予禁獄中，復帶刑具解往迪化，經楊增新親訊三次，終無構罪之事實，羈押一年，始獲開釋。十六年，創辦「東邁亥來」學校及中央初級學校，聘與政府接近之教員，以他人任校長，故至今仍存。予提倡教育費伊帖統計不下十萬餘兩，而遭種種挫折，地方官吏壓迫人民，摧殘教育之情況，概可想見！」（按麥氏是伊犁富商之子，曾留學土耳其，品學兼優，為新疆有名學者之一。現充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當選為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又民國四年有庫車回商合資請韃靼回名陸希爾宛爾來庫車祕密辦學校，後被政府封禁。又民國八年，阿布都拉以目（後任南疆偽政府之國長）請土耳其人阿合馬提長馬耳來阿圖什莊講學，並創設師範學校。未數月，突遭封閉，阿氏亦被捕，羈押兩年，始釋放。又民國九年，吐魯番阿潭毯素爾（後為和加尼牙子之前方司令）等請韃靼回名洽桑法米海乙得爾等數人，祕密辦學校，未幾亦被查封。此回民自辦學校遭遇挫折之情形也。

大亂平後，省當局注重教育，實施漢人讀回文，回人讀漢文之方針，省城設立維吾爾教育促進委員會，各縣廣設學校，各族子弟可不納費而入校求學，洵治新之要政也。

（三）文化之封鎖　楊增新惟恐民智之漸開也，對於內地或外國入新之各種刊物，始終施行封鎖政策，如申報、新聞報、大公報僅省府訂閱一份，人民訂閱者，皆被扣留，且津滬各報寄至新疆閱時已二月，加以檢查積壓，又費時四月，本省只有天山日報所載消息皆轉登津滬各報，故所載時事，概係半年前之新聞，而分發至各縣時，已成

一年前之歷史矣，又寄入新省之報紙、書籍、信件等悉被扣留積壓，須經二次以上之嚴密檢查，檢查人數已少，又復官氣十足，如每日規定檢查二小時，既姍姍來遲，又檢查十餘封卽去，致日積月累竟有歷一年之久，尙不能遞到收件人之手者！出境亦然。此是對於內地之封閉。

新省回民多不識漢文，回文報紙，祇民元楊纘緒在伊犂時曾開其端，創辦未久，楊氏離伊，該刊亦停，自此遂不復有重彈此調者矣。然則新省回民果因受此愚民政策不復知外界時事，將長此安居於盲昧境態乎？是又不然。回民富者，每年有朝天方者，取道印度或中亞細亞，沿途見聞，可廣智識，藉此稍覘世界大勢。返時常祕密攜回近代各種書報，輾轉借閱，聊蘇智識飢荒。此外，俄英兩國亦嘗以各種書報，供給回民閱讀，以結好於回民，各地之領事館爲銷售各種書籍之大本營，智識階級趨之若鶩，漢官雖嚴禁之而無效也。且有因圖取得讀書之便利，甘願投入英、俄之籍爲其順民者！外來書籍多自俄、英、土、印、阿富汗等國，土耳其文（未改革前之文字）與新疆回文大同，僅發音微有差別，幾人人皆可閱讀。英、俄文能讀者亦不少。惟印、阿文則較困難，不得不另請譯員解之，每值閱讀書，嘗集數百人於一室，由譯員講解，如上課然，然此事必須夜深舉行，否則必遭漢官干涉。蘇俄革命後出版風氣爲之大變，多取反宗教態度，阿渾輩以其有搖動宗教基礎之危險，極力反對之，因此回人不歡迎蘇俄之書報，其入新之數量乃漸見減少。惟蘇俄領事館公然陳列各種刊物，招引青年閱讀。民國十五年，復慫恿回族共產黨於塔什干創辦「庫吐施報」（卽解放之意也）宣傳共產，詆毀宗教，所用文字多新疆土語，極淺顯而富有刺激性，略識字母者亦能閱讀，而受其誘惑。蘇俄爲普遍宣傳，增加效力起見，常將該刊物分散於僑居中亞細亞之新疆種棉工人，並派人前往

講解；迨此輩工人工作完畢返新時，復令將該刊物攜回供鄉人閱覽。新省人士對此引爲殷憂，以其將破壞其宗教信仰，且將摧毀其原有文化，曾呈諸當局嚴予查禁，並請求准回民自辦刊物，以資糾正，未獲准許。民國十二年喀什大教長阿布多加底達毛拉（曾留學土耳其、阿富汗等爲新省有名學者之一）因鑒於基督教勢力漫佈新省，勾引回民，屢請當局准其發行刊物，終不獲許，阿氏乃手抄宣傳文字，派送各禮拜寺張貼，閱者爭誦，收效頗大，其後阿氏被人暗殺，兇手未獲，案沉莫白，回民疑是當局主使，視爲文字禍案，常怨恨之。十七年有薩比提達毛拉（即南疆僞政府之領袖）者自撰穆聖小傳一書，擬在伊犂付印，政府不許，後經回民領袖多人聯名擔保此書無政治經濟意味，始准印行。又回民所念之可蘭經多來自俄屬塔什干等處，自蘇俄革命後，不印宗教書籍，回民乃設法由印度印來，但崑崙山道，書本太重，運輸不易，來書甚少。以上是禁止回民出版之情形。

近數年來，各國研究新疆問題之回文雜誌甚多，其最著者：在日本東京有古班阿利（韃靼回回）所主持之新日本通訊，在德國柏林有前蘇俄柯桑獨立國委員亞沙士伊薩克主辦之民族之新路（此刊立場極端反對共產），在法有俄人毛斯達夫陶格易來主辦之青年土耳其斯坦，在土耳其有新土耳其斯坦等多種，就中以在德發行民族之新路材料最豐富，日本發行之材料最貧乏，但在新省之銷路，則新日本通訊最風行，人人愛閱，因其所附像片甚多，易引起興趣，有時常將日本貴官與回人合攝之照片刊出，（例如犬養毅當權時，有回人遊日，犬氏大爲招待，其攝影刊於此書內）回人見之，引以爲寵，此固邊民智識幼稚之過，亦帝國主義者引誘之毒計也。上述各刊，當局雖極力禁止入境，檢查綦嚴，不許攜帶，然事實上收效極微，今南疆各縣，幾無地不有此類刊物也。（註三）如是，

我則閉之，敵則誘之，新民思想入歧途，離心向外國，新疆前途，尙堪設想乎？大亂平定後，廸化、伊犂、塔城、喀什噶爾四處各有回文報紙之發行。

（四）維吾爾族青年來京求學　近數年來維吾爾族青年來南京求學者已有五十餘人，教育部按月給各生以津貼。所就學校，爲國立中央大學、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蒙藏訓練班等。案此事似甚平凡，其意義卻極重大，如向來內地與新疆之隔閡可由此而逐漸疏通，漢回之仇視心理可由此而逐漸化滅，又改造新疆之責任可賦予此輩有志之青年，望教育當局殷勤培植，爲邊地造就有用之人材，爲國家樹立堅固之基礎。

（註一）參看楊增新呈報新疆教育情形文（見補過齋文牘）
新疆建設計畫大綱草案之「教育計畫」。
（註二）根據新疆之近況第五「教育狀況」
（註三）參看新疆痛史之一頁（艾沙作見邊鐸創刊號）

第七節　社會經濟

新疆之經濟現狀，一言可以概括之，卽土地富厚而社會困窮也。地利之現於外者，有廣大之草場宜於牧畜，有縱橫之田畝宜於五穀；地利之蘊於內者，有無限藏之金石諸礦。惜民智固陋，猶滯留於古式之農牧生涯，而不知改進，天然富藏尤不能利用，以致經濟困窮，文化落後，甚可慨也。據古聖富而後教之訓，治理新疆，當先開發其富源，毫無疑義也。茲將新省最近之實業狀況，探本扼要分述如左：

（一）農業　天山南路沙漠水草田自古爲農業繁盛之區，山北水草優美，從來以牧爲生，間亦開渠種田。自漢唐以來，中國經營其地，無不大興屯田，至淸代而益著，迄光緒末，全疆已墾之地達一千三百餘萬畝。民國以來，經楊增新開渠墾荒，新闢一百數十餘萬畝。然可耕之地尙多，特患無人開渠引水耳。

（甲）開渠墾荒之近況　淸以前之興屯事業已經詳述於上編，民元以來，楊增新開渠墾荒，成績頗著，足資後人借鏡。緣鼎革後內省協餉斷絕，新疆財政困難，其挽救之法，除節流外尤宜開源；新疆收入，以田賦爲大宗，開渠墾荒，所以裕財源也。又民初新疆有遊民甚多，漂流各地，無業可就，人窮思盜，亂所生也，若用遊民以開渠，可以闢石田爲良地，化遊惰爲善良，發展富源，安定社會，莫善於此。故楊省長極注意墾荒事業。惟是新省幅員廣闊，不患無地，而患無水，水之來源分爲二種，曰泉水，曰雪水，泉水源遠流細，開渠引以溉地者居少數，渠道淤塞，加以爬梳卽能通利也；雪水奔騰浩瀚，開渠引以灌地者居多數，渠道潰決時有所聞，修浚多所耗費也。無論泉水雪水皆須開渠引之以注田，故引水必須開渠，開渠必須築壩，渠與壩固相因，而壩較渠尤重，壩不牢水難堵塞，壩崩則渠廢，渠廢則地荒。例如伊犂之哈什河，前三年（宣統元年）築壩引水，費帑數萬金，未及二年，而河水沖決，渠田悉成荒廢。此其明證也。此外如河低渠高，堵水難入渠道者有之；又渠爲沙底滲漏不克到地者有之；又如水到渠成，以地屬鹻滷不能耕種者亦有之。各屬興辦水利，往往地方棍徒出而阻止，或藉口草湖牧場不宜墾殖，或言民熟之地水不足用，既不許人開懇以廣利源，又復廣田自荒，空爲霸佔。此關於新疆水利之自然及人爲之障礙情形也。幸當局不懼艱難，力圖推進，四年設新疆水利委員會，計劃實施全疆水利事宜，決定先從北路入手，初用兵工開墾，墾熟後，准兵民照價領

種。復飭查禁煙苗委員下鄉時順便調查可耕地以報省署。又規定自五年始，各縣每年至少須招墾六十戶，以定知事考成，能招墾者准其留任，否則隨時撤換。於是上督下行，效果大著。分地敍述於左：

(1)迪化　迪化北鄉距省六十里青格里湖地方，地勢平衍，有泉水數處，自地中湧出，若開挖渠道，匯爲一渠，即可灌溉田畝，地處卑濕，宜稻不宜麥。四年四月派軍隊開渠墾荒，又沙山子地方舊有居民，亂後荒蕪。八年派隊五百前往開渠自頭屯河、老龍河下游淤塞之河道各開發四十餘里，引兩河之水，以注新開之河，引至沙山子灌溉荒地，又柴窩堡地方（迪化之南往達坂必經此地）有可墾荒地一萬五千餘畝，袁大化曾擬由白楊溝開渠引水，以灌此地，適遇鼎革而中止。楊省長亦派員查勘，計劃開墾。成否未詳。

(2)昌吉　縣屬三屯河有舊渠已廢，四年，知事匡時招人修浚疏通百三、四十里，可安插二、三百戶。並將其地之海子拓大儲水以溉下游之田。

(3)呼圖壁　河水洪流，發源於南山，直趨於西北，至荒草湖，則漶漫被野，無所歸宿，其濱湖之地，廣漠無垠，縱橫數百里，土脈悉屬膏腴，皆宜耕種。祇因有用之水泛濫於無用之沙窩，致令可墾之場拋棄於無水之灌溉，良可惜也。若順河開渠，束水就範，引流溉田，則湖濱一帶皆成沃壤。其地人民在承平時不下數千戶，今則僅存六百戶，水利失修故也。省署亦計劃疏治之。

(4)綏來縣　縣屬新順渠，地高水低，五年知事何耀桑請改用水輪木槽法，仿照內地水車之法。因龍骨河多水猶急，春夏水勢浩大，故安木輪於大河，引水上木槽，下流於新訓渠。此爲新省採用水車之始。

(5)沙灣　綏來縣屬之沙灣附近大拐小拐地方，前清咸同間，堵引龍骨河水灌地二十餘萬畝，安戶六百家。回亂後逃亡殆盡，田廬溝洫，遺跡可尋。民國四年於沙灣設一縣治，派軍隊前往開渠。渠成招民墾地。沙灣縣之設立由於此也。

(6)烏蘇　縣北車排子東西三十戶等處，地土膏腴。惟因奎屯河改道東趨，以致西邊一帶農田荒廢。三年知事崇本勢款僱工開車排子河渠，可安置八十六戶，開荒六千八百八千畝。八年升科，糧額二百七十五石。

(7)阜康　縣屬六運湖之西渠地方面積約一百三十餘方里。舊有西渠已淤廢，若修成之，可得良田五千畝，其渠道長四十餘里。需費五千四百兩。四年興工修浚。

(8)孚遠　孚遠縣屬北鄉四廠湖、五廠湖水草肥美，土質極佳。可耕地有一萬餘畝。徒因渠道未修，積水為害，良地等諸石田。四年知縣陳宗器請就四廠湖開挖幹渠，北行六十餘里。然以工程浩大，民辦難成，乃於五年撥隊助修。功成招墾。又城北十餘里小霜湖，原有居民，今亦荒蕪，七年知事段永恩招民開墾。

(9)鎮西　縣屬有荒地二萬數千畝。係先年墾熟，亂後復荒之地。但因渠道失修，無水灌溉。七年知事李樹棠督民修復故渠，規復遺荒。原有馬廠草地亦一律招戶承墾。已放荒地七千餘畝，安戶二百六十餘戶。升科年限，八年徵半，九年全徵。其新墾地緩至十年或十一年升科，共應徵正糧四百九十石。又察哈泉戶民亦仿用坎井，頗有成效。

(10)伊犁　皇渠龍口石壩，為前清嘉慶間所築，回亂廢棄。鎮守使楊飛霞籌劃興復，估計須三十萬兩。於六年八月，奏請組織公司招集商股，並發行水利鈔票。楊以公司發行紙幣，各省無成案中撥，不許。

(11)堵城　堵城衛鄉石廠地方，在大河上游築壩開渠。

(12)七角井　地居四路要衝，面積二萬餘方里，土壤肥沃，足資墾殖。五年，知事張衡耀擇其地四開坎井，興工開鑿。墾地四百二十畝，先安民七戶。

(13)鄯善　知事張衡耀於連木沁開官坎兩道，墾地三千七百畝，已安置六十一戶。又開連二工民坎二道，墾地二千三百餘畝。

(14)吐魯番　吐魯番屬乾溝發見泉源多處，水量宏大，順流而下，縱橫數十里，若開渠引之，約可墾地二千餘畝。吐魯番水貴如金。所屬雅爾湖有官坎五道，均已廢塞。四年，知事陳繼善規復其二坎，可澆地二百餘畝。

(15)焉耆　縣屬六十戶地方原由開都河引渠灌蔭，惟渠少水不足，荒地尙多。六年，知事劉希曾商准蒙部於北大渠之北開一新渠，分與水利，新渠以北歸蒙部放牧，渠南歸縣招墾，得官荒二萬餘畝。

(16)尉犂　尉犂水甘土沃，在在宜耕，苦於渠道淤塞，無水灌溉，任令荒蕪，殊爲可惜。查由蒲昌城荒地，水由葉爾羌河長流，可墾地一萬畝上下。而渠道年久淤塞，整理工大。又若由渭干河引一渠長七、八十里以灌古斯拉克地方，亦可灌一萬畝上下，然工程浩大。孔雀河南岸以及東河灘新莊一帶，水源不足，時有時無，未能卽時墾復。以上均未辦，孔雀河北岸，土質肥美，既有由庫爾勒來之長流水一渠，又有支渠縱橫七八道，仍其舊道略加修復，可墾地三萬畝。且無戶民牧場，致生阻礙。四年四月，縣知事張錫壽領戶民將由庫爾勒來尉犂之大渠，斬草除淤，大加疏通。又於是年冬將河流堵塞成乾，明春僱人挖深一、二尺，並於沿岸栽柳，以期鞏固。

庫爾勒農民另修支渠，不准私挖尉犂渠以偸水。

(17)婼羌　縣西鄉凹石峽，地當通于闐要衝，地段寬廣，土沃水甘，六年，知事廖振鴻，督率戶民開渠引水，墾荒升科。

(18)且末　且末濱臨卡牆大河，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縣西二十里之英爾斯塘地方，計荒地二萬餘頃，可資開墾。知事龍協麟督戶民開幹渠長一百四十餘里，引水灌溉其地，成爲良田。又於卡牆河開新渠二道，均長十六、七里，放荒地三萬五千畝，安戶民四百餘家。

(19)輪台　知事鄭潢督戶民開新豐大渠一道，長八里，墾地七千餘畝，安置二百九十四戶。

(20)庫車　西鄉托克蘇莊荒地甚多，該地人民自行由渭干河開渠至托克蘇，並修分渠至英阿瓦特莊，共計墾地二萬餘畝。

(21)沙雅　縣屬羊塔沙爾莊及波浪莊，知事魯效祖督飭戶民自行開渠引渭干河水，墾荒五萬餘畝。又縣屬沙衣里克開大渠，將上游渠南荒地五萬餘畝招戶承墾。復另開支渠三道，以注墾地。

(22)阿克蘇　七年，知事金樹仁督戶民於阿瓦提開大渠一道，水源豐足，闢良田十餘萬畝。安戶民一千數百戶，已放荒地七萬八千餘畝。

(23)英阿巴特　此地屬烏什，該地新回烏勺熱心墾務自備經費開渠。共費九千數百兩，水源可灌一萬四千畝。招戶承墾，其地價按年分繳，或照實墾之數收價。

(24)巴楚　巴楚爲西四城門戶，而地處下游，本城七、八兩台數十莊水利來源，分自上游喀什之洪流，經疏勒、伽師兩縣境，計程六七百里，沿途支道分歧，灌注到巴，細微已甚。開省之初，劉錦棠以巴楚上游之玉代里克龍口橋二處，施行封禁，不許開墾，免分水源，致困巴楚。至宣統間，上二地允民領墾，地愈開而截水愈甚，而巴楚愈感乏水之苦。四年，令飭引玉水北流，濟灌五、六、七、八台等地。較之食伽師之唾餘者爲愈。巴縣擬於伽屬夏托普地方開渠引水與玉代里克渠同流灌溉。惟伽屬則以其有礙己縣之水利，極力反對之，乃中止。知事盧殿魁銳意開挖玉河新渠，修築新壩，疏通老渠。四年底告竣，自是巴楚無旱乏之虞。

縣屬夏和地方，有可墾荒寬三十里，長一百餘里，無水蔭注，五年，盧知事於玉河下游，開渠築壩，引水灌溉，安插一百餘戶，幷於渠壩栽種楊柳，以固堤防。

(25)英吉沙爾　英屬夏渠黑孜莊地方荒地甚多，若由莎車縣克立品莊上游開一新渠，引水至英，可灌墾在十五萬畝以上。

(26)莎車　知事劉人俊督民開大渠一道，長二百六十餘里，支渠十九道，洩水渠二道，退潮鹹水渠四道，至長在七十里，至短在十五里以上，寬狹淺深，悉如各渠水量。已丈放荒地十六萬六千餘畝，安置四千二百二十餘戶，收穫極其豐盈。渠邊植楊柳，已達五萬餘株。其成績爲全疆冠。在新疆興水利史上，堪與松筠、林則徐齊名。

(27)洛浦　縣屬白石驛（在縣東）渠道若開成，不難田開千頃，糧逾萬石，惟工程浩大，須銀數十萬兩。又縣屬巷溝牙莊西北兩面荒地甚多，七年知事桂芬督戶民開新渠灌入舊渠以增水量，復於舊尾開新渠引至荒地，招

民丈放二萬三千餘萬畝。又七年吉牙莊戶民自開幹支渠，其地可墾田數萬畝。(註一)

以上民十以前之墾荒事業，雖無確數可據，約略計之新墾一百萬畝上下。其後之墾務未詳。

(乙)農產品之估計　新疆農民愚昧而且懶惰，農村資本又極爲缺乏；且交通困難，過剩產物，不便推銷；因此種種，其耕種方法仍沿古代之原始生產方法，而未能改進，其法至爲簡陋，旱田用犂破土，隨風播種，用耙以土覆之，以後即不過問，不鋤草，不施肥，待秋成而刈之。水田則先以犂破土，散播籽種，用耙覆土，不知分秧，令其與雜草一同生長，不加剪除，輪流放水，各有定時，往往日曬苗枯，而無水灌溉。然得天獨厚，收穫甚豐，無須費多大之勞力，即足終歲溫飽，故本省回民多怠惰成性。北疆之內地客農，勤勞耐苦，優於回民，然大都思戀故鄉，一有積蓄多捆載入關。又以交通不便，多餘之穀物，不能銷售外地，以致穀賤傷農。凡此皆新疆農業不能大振之原因也。關於本省之農作物數量，向無確實統計，據立法院統計月報估計如次：

新疆省主要農作物產量及栽培面積統計表

作物	面積(畝)	產量(斤)
食物		
小麥	四、七一〇、〇〇〇	七六二、〇六六、〇〇〇
玉蜀黍	二、六三八、〇〇〇	五九二、七八九、〇〇〇
秈稉稻	一、四六八、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小米	三三四、〇〇〇	四五、四八四、〇〇〇
大豆	一四九、〇〇〇	一九、九七六、〇〇〇
其他豆類	八、〇〇〇	九四七、〇〇〇

糯稻	二〇八、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高粱	七四七、〇〇〇	一五八、三一六、〇〇〇
大麥	六二六、〇〇〇	一〇〇、一四九、〇〇〇
豌豆	四四〇、〇〇〇	六三、一六〇、〇〇〇
特用作物		
棉花	八五〇、〇〇〇	二一、一八四、〇〇〇
菸草	一八、〇〇〇	三、六五六、〇〇〇公斤
胡麻	二二四、〇〇〇	四二、五五四、〇〇〇

棉花尤爲出口之大宗，自蘇聯商品侵入後，農作物之商品化，日益顯明。我國農民辛苦墾殖之作物，被俄人用低廉於生產費之價格以汽車運上土西鐵路列車內，經過中亞細亞工廠之製造再來到新疆。

（二）牧畜　新疆土地遼闊，人口稀少，既可耕耘，且利畜牧，爲我國牧畜主要區域，各種牲畜素稱繁盛。惟是對外交通阻梗，以致該區域之畜牧事業，仍未脫離原始時代之遊牧生活，人民缺乏科學知識，一任其自然孳生，受天演之淘汰，更無便利之交通運輸，貿易方法，簡陋幼稚，大量畜產應運而生之畜產工業，亦無由啓發，良可惜也。

新疆之家畜以牛馬羊爲大宗，駱駝雞鴨等次之，畜產品則有羊毛、羊皮、牛皮、馬皮、駱駝毛、馬鬃、皮貨，以及各項副產品，如骨角乳類等是。至其生產與消費數量，則殊乏精確統計，茲就其主要牲畜數量，列表於左，以窺其大概。

羊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頭
山羊	二、二〇〇、〇〇〇頭
馬	二、一〇〇、〇〇〇頭
牛	一、〇〇〇、〇〇〇頭

駱駝	五四、〇〇〇頭

上表所列比較確實，再縱橫各家數字加以考核，新疆之羊數，當在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之間；山羊一百五十萬至二百五十萬，牛約一百萬，馬約二百萬，駱駝有五六萬之譜，事實上各項數字，當相去不遠也。

又統計新疆之畜產額，有如左表：

羊毛	一二〇、〇〇〇擔
駝毛	二〇、〇〇〇擔
馬鬃	七〇、〇〇〇擔
馬皮	三六、〇〇〇擔
牛皮	六二、〇〇〇擔
小羊皮	五八〇、〇〇〇擔
山綿羊皮	六五〇、〇〇〇擔
牡羊皮	三〇〇、〇〇〇擔

此外尚有就地消費之肉類油類脂肪乳酪腸骨角蹄正副產品之數量與價值均未計及，新疆省畜產品之富繁，由此可見一斑矣。

新疆畜產品之富庶，並非因其生產方法之詳備有以致之，實因該省地域廣袤，水草豐盛，人民大都習於游牧，

故遍地幾無處無牲畜也。新疆土地既遼闊異常，於是有南疆北疆之分，南疆土壤肥沃，氣候溫和，人民對於畜牧雖亦著重，然大都均以務農經商為主，對於畜牧遠不及北疆之繁盛，北疆地廣人稀，氣候寒冷，水草豐茂，不便於農，習尚游牧；是新疆畜牧，實薈萃於北疆也。北疆畜牧事業，並非現世紀之科學與固定之牧畜事業，不過原始式之游牧生活而已。畜牧方法，係依習俗歷史與地勢，劃分為牧區，區共有七：曰塔城牧區、阿爾泰牧區、伊犂牧區，烏蘇牧區、烏什牧區、巴里坤及古城牧區焉者牧區是也。所有該地各民族，均分佈於此七大牧區之內，度其游牧生活。關於新疆畜牧事業之困難問題有五，分述如下：

（甲）牧政之不修　新疆遠處邊陲，牧民知識幼稚，因循古法，度其游牧生活，政府對之，除徵稅捐外，實無牧政可言，有之，要以前清時代伊犂將軍所設立之牛馬羊駱駝各項孳生廠，以及官商會辦之皮毛公司諸辦法，為新疆牧政之雛形，孳生廠以蕃殖多量之各類畜種為職務，當時各廠多者十數萬只，少者萬餘頭，各廠均設置於重要牧區之內，畜種於蕃殖後，即以之廣播於民間，人民深受其益，賴以生存者匪鮮，此種辦法，非特寓政府提倡畜牧事業之至意，其實惠及於人民之處，亦殊濃厚，借帶振濟之色彩，殊乏改進之旨趣，嗣後復因辦理不得其人，終歸失敗，後此亦無問津者。苟能慘淡經營，精益求精，綿綿迄今，則改良工作，當有相當基礎也。至官商會辦皮毛公司之辦法，則屬貿易性質，復採改良品質之至意，公司之運用，係借官商合作力量，改進皮毛製造，以廣市場而杜外商之壟斷，且許一般貧窮牧戶由頭目介紹，得向公司抵利借貸資本孳養牲畜，來年得將牲畜按照市價抵還本息，是則無畜之牧戶，亦可有畜種以謀孳生，事雖簡易，要亦合乎現代經濟原理之良美牧政也。惜厥後漸就廢弛，未能應時審勢，

改進其辦法，賡續辦理，洎乎現代官廳，則更每況愈下，祇知抽扣課稅，苛斂勒索，以致民不堪命，終使牧民於萬苦之中，仍然掙扎其遊牧式之生活。夫牧政爲保障牧民發展牧業根本之要件，牧政不修，畜牧事業，無由振興，牧民生活，無法改善，是卽新疆今日第一亟待解決之畜牧根本大問題也。

（乙）牧區之爭執　新省人民，族類繁雜，民性強悍，對於生存之鬬爭，尤不相讓，往往因牧地水草，發生激烈之爭執，強者既占良美之水草牧場，弱者則到處漂流，民族間既因生存而弱肉強食，互相嫉恨，自易引起外人覬覦之念，原始式之酋長，管理牧區牧民，體制固爲目前習尙之便利所容許，然此項辦法，殊不足以改進整個牧畜事業，是牧區之劃分與管理，實爲新疆畜牧亟待解決之第二大問題也。

（丙）墾牧之衝突　墾牧是否有衝突，應否有衝突，爲當今農墾專家引以爲爭執之理論，論者恆以爲既須提倡墾殖則勢須犧牲牧畜，一方之土，斷不同時作田園而復作牧場，況牧畜爲原始時代之生活方法，人類進化，勢必漸趨種植，理應拋棄牧畜而事耕耘也。是故墾牧兩者，於事於理，均相衝突，然此實似是而非之理論，蓋畜牧與種植，實並行而不相悖之事業，所謂農業科學化者，在能連年耕耘，而同時回復土壤中之原素，使植物之需要，不至缺乏，植物之生長大部份，須仰給於土壤中之成分，而土壤中之原素，並非用之不盡，取之不竭者，設予取予求，不卽時予以充實，則勢有告絕之一日，而其報償方法，不外施以天然或人造肥料，人煙稠密之處，土地窄狹，培土自有其便利，而西北土廣人稀，耕作之地，勢非仰賴牧畜作業不可，此墾牧不相違悖之理一也，耕耘固係人類進化之表現，而科學化之畜牧事業，何一非人類進化之結果，人類既不能脫離弱肉強食之習慣，與需要大規模之土地，自須仰天

然肥料，以保存其原質，工商業復須仰賴大量之牲畜產品，以爲製造之原料，是人類愈進化，耕耘愈普遍，而畜牧事業，愈須緊張，此墾牧不相違悖之理二也。再就實際上言之，西北土地遼闊，可耕之地固多，而完全不能耕種之地，亦復不少，此項疊峯層巒，互相環繞，水草肥美之地，洵爲絕好之天然牧場也，新疆省區廣大，耕牧均應提倡，牧政既修，土地管理有方，人盡其力，地盡其利，耕者自耕，牧者自牧，原無可衝突之必要，倡墾牧不能並行之說者，特所見不廣耳。要之新疆墾牧，已成問題，毫無疑義，惟是仍須以政治力量，劃定牧墾區域，爲第一要義，於牧區則教以合理化之牧舍與飼養方法，於墾區則教以耕牧合體制之農業，令牧者安心牧畜，墾者得安心耕耘，地無曠土，境無遊民，牧者勿濫牧，墾者勿濫墾，庶幾無墾牧衝突之問題發生也。

（丁）獸疫之損害　新疆畜牧之第四大問題，厥爲獸疫之猖獗是也。新疆居民，賴畜產爲生，所謂「氈幕漫野，牛馬遍地，八柵之日，廐滿街屯，遠客相逢，先以畜詢，畜有不安，寢食俱廢」誠能表現一般牧民之情況也，新疆牲畜雖夥，而同時劫耗亦多，牛羊輒以千百見棄，良以牧民對於畜之疫疾，無法予以有效之療治與防止，對於醫藥，除淺陋之方法外，鮮具新頴知識，一旦疫疾暴發，則均束手無策，任其倒斃，良可惜也。每年因疫疾之損失，雖無精確統計，然據各方不時之調查與報告，其數實可驚人。然獸之因疫疾而亡者，并非天意，乃人之不知所以預防與療治而已。是如何始可減免此項損失，亦爲新疆畜牧重大問題之一也。

（戊）畜種之退化　新疆畜類以羊馬牛爲最著，就此三者而論，新疆并非無優良之品種，祇以未能加以科學之硏究，合理之選配，精益求精而已，茲分別詳述之。

新疆羊種，與蒙古種同，除蒙古種羊外，亦多吉爾吉斯種羊，至歐美之現代改良種，則殊罕見，蒙古種羊，軀幹強壯，產肉多，所產羊毛，其品質殊粗韌，產量因飼養不足，與血統關係，亦不多，每年每頭，不過二斤而已。

新疆之馬概分為三種，卽蒙古馬吉爾吉斯馬與雜交種之改良馬是也。東部多蒙古種，西南二部，多吉爾吉斯種，大城市則有雜交改良種，蒙古種馬，體格精小，屬乘用類，高約五十至五十九英吋，頭大鼻鈎，頸短，胸部發達，背直，腿強，蹄堅，齒固，其色不一，以栗色居多。吉爾吉斯種馬，與蒙古種馬，無甚區別，為草原馬之標本，兼有其善良惡劣之性格，貌陋而強頑，性耐苦而刁惡，此吉爾吉斯馬之特性也。巴里坤之馬，體小而性劣，又蒙古馬中具有吉爾吉斯馬之特性者也。至雜交種改良馬，以焉耆所產者為最著，大都為土爾可曼（Turcoman）之混血種，較普通蒙古馬身高，跡近洋馬，但為數殊微，此新疆馬種之概略也。

新疆之牛，亦可分為三種，曰黃牛、氂牛與犏牛是也。黃牛，牡者高四呎至四呎八吋，毛色以紅黑居多，皮粗厚，毛絨長，頭大而高，前額闊，兩角粗而直立，耳小頸粗，胸部發達，低而且闊，軀幹成圓形，粗而健壯，易肥而肉量豐，誠良好之肉用土著種也。氂牛之體型，與黃牛大同小異，惟背頭胸及脇腹，皆披以長厚之毛，大都黑灰及橙色，惟肉質堅韌，味亦欠美，犏牛乃黃牛之牡，與氂牛之牝相交所生，其體態較黃牛為大，甚強健，毛長遍體，如御簑衣，體健壯，能運輸，而其肉味不弱於黃牛，新疆、蒙古、青海均有之，惟其數不夥。

此新疆主要種畜之大概也，此類種畜，此不加以科學之選配與改進，不特產量與品質，不能增進，且有逐漸退化之可能，至如何進行品種之改良，亦屬新疆畜牧之一重要問題也。

（三）蠶桑　養蠶亦為新疆農民之主要副業。和闐、洛浦、于闐、皮山、葉城、沙車皆富蠶桑。庫車、溫宿、沙雅、輪台、焉耆、吐魯番、鄯善、哈密亦試行養蠶。今舉新疆圖志之統計，與中外經濟周刊一〇九號所載之民國四年之統計數字，互相比較，可見新疆蠶業之進步。

縣別	新疆圖志之統計		民國四年中外經濟周刊之統計	
	繭量（斤）	絲量（斤）	繭量（斤）	絲量（斤）
洛浦			五〇七、九五六	三六七、九〇六
和闐	二七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三六六、〇〇〇	一二七、六四二
皮山	三二三、〇〇〇		一九六、一二〇	二一七、一四〇
葉城	一〇〇、〇〇〇	一三、七〇〇	七〇、五〇〇	二〇、二五〇
于闐			三四、三四五	一、二五六
沙車	繭絲合計 三〇、〇〇〇		三〇、五五〇	五、四三〇
阿克蘇			一九、六三四	四、一〇〇
輪台	產額無多		一六、四〇〇	一、八七二
庫車	五〇		九、二〇〇	一、三〇〇
焉耆	五〇〇		五、九九五	一、〇〇五
鄯善	六〇		三、五〇〇	八一八

共計	絲繭合計	八一七、三二〇	一、二六〇、二〇〇	六四八、七一九

據蘇俄海關公布之新疆對俄輸出絲之數量。民國十八年達百五十噸，價值一百四十四萬九千金盧布。較之十五年增加七十六倍。而在對俄貿易中，絲之地位逐漸增高。十五年佔對俄輸出總值千分之一·六，十六年佔千分之七·三，十七年驟增至百分之一·六。十八年則更陡增至百分之八·六六。四年之間，增高五十四倍。則可覘絲在新疆農村經濟之重要性。

新疆對聯蘇輸出絲量表（據外交部公報五卷第二號）

民國年度	數量（噸）	指數	佔輸出總量數之百分數	價值千金盧布	指數	佔輸出價之百分數
一五——一六	二八	一〇〇	〇·〇八	一九	一〇〇	〇·一六
一六——一七	八一	四五〇	〇·三三	九九	五二二	〇·七三
一七——一八	六七	三七〇	〇·四一	二三一	一、二二〇	一·六〇
一八——一九	一五〇	八三三	〇·六四	一、四四九	七、六二六	八·六六

（四）森林　新疆地多山嶺，因而森林亦富，其面積較大之森林，多在天山東麓，廣袤百八十里至三百里。除天山南麓及塔爾巴哈台以南及巴爾魯克山一帶樹林稍為當地人民採用外，餘悉為處女林。據民國十六年，某西人調查，新疆森林面積，可約如下表：

森林別	面積	處數
國有森林	三、四七七、三三三	二三三
公有森林	一、七〇四、〇六二	一、五四四
私有森林	三〇五、六八七	二二、九六三
	五、四八七、〇八二	二四、七四〇

天山南路產白楊、柳木及桑、榆、桃、杏、核桃、李、棗、梨、蘋果、酸梅、沙棗等樹，而以楊與柳爲最普遍，楊木高直，爲當地人民建屋所必需。核桃木皮山葉城一帶最繁，製造器具極佳。桑樹南八城均有，而和闐、皮山所產，有育蠶造紙之利。此外焉耆、庫車、阿克蘇、巴楚、沙車、喀什一帶，原生林多胡桐樹，可供燃料。北路氣候較寒，產木不如南路種類之繁，其最著者，爲榆樹、柳樹、至南北兩路，天山支脈縱橫，松柏森林，菁密如麻，松木中分紅松白松，據傳紅松可供鐵路枕木之用，確否待證。北路迪化鎮西、伊犂、塔城、阿爾泰一帶，普通建築材料，多用松木，榆木次之。南路氣候較溫，有塔里木河上下游天然水利，植樹較易，維吾爾人民復性好樹木，且燃料所需，多賴材木，故無論城鄉，家家門前，必有一溝流水，數株樹木，上中八家且無不修治林園。北路樹木養成較難，民情習於苟安，種樹非所重視，故城鄉之間，滿目荒涼，此新省林木之概況也。

昔左宗棠督軍西進，收復新疆，飭屬於沿大道兩傍，種植楊柳，除沙磧鹹灘不利生殖地段外，自秦隴出關遠達和闐，沿道葱蘢，蔚然大觀，當時有春風始度玉門之頌，惟此項道傍林木，祇足改良環境，點綴風景，特造林利益之小

部，非根本大計也，且歷年既久，護惜乏人，有被居民砍伐者，有被牲畜齧食者，日見寥落，不復當年。西北初步人造之林，幾難保存，清末各省籌設農林試驗場，新省當局令各縣擇地開辦，經營既少專款，指導復乏專才，林木與風土關係，育苗與播種方法，栽植及保護要點，當事者固皆茫然，僅就新闢場中種花樹木，聊以應命，爲官府增一宴遊之所，於提倡農林原旨無關，例如迪化省會東門外，前藩司王樹枏費公帑七、八萬兩，修闢農林試驗場一所，更名之曰說園，園中建有不繫山房，霞照樓，及其他亭台，園後舊有小林，留之作爲苗圃，滿園培植花木，均僱無知勞工司其事，塞上荒鄙，有此點綴，視爲名勝，春秋佳日，官場宴會，多集於此，省會農林試驗場之設備，作用如此，外縣者更可知矣。民國之初，在該場設立氣候測驗所，有北政府農商部所派技士二人，駐所測驗，尙係實在工作，惜以經費無着，不久停辦，此後該場，歸實業廳管理，以園外隙地，招人租種，經費有限，維持不易，卽園中供人遊息之亭台花木，已非舊觀。外縣試驗場則多改稱苗圃，每年春初，照例由地方官於圃中植樹若干，幷轉令各鄉村，添種新樹，揑造數字填表呈之省府，彙轉主管部，卽視爲造林之能事已畢。至於天山各處天然森林，松柏繁殖，任人採伐，以供建築，並無保護管理規則，而游牧民族，爲闢展牧場，恆有燒山之舉，數百年材木，付之一炬，歷日不息，尤堪痛恨。北京政府嘗令飭新疆造林，楊增新呈覆謂：「新疆造林於牧業有礙。」民國三年，伊犂設林木公司，亦只抽收赴山採木者之稅。迪化後亦收南山木稅，然於保護管理，毫未計及，此新疆以往及現在之林政情形也。

（五）礦產　新疆礦產，蘊藏甚豐，以地處荒鄙，交通梗塞，未經專家普遍探查化驗，礦類確有若干，礦質成分如何，礦層深淺，面積廣狹，何者宜採，如何採辦，向無研究，故少開發，卽有開採，亦多土法，事倍功半，實效難期，利棄於

地，殊爲可惜，茲就該省已知各礦及其產地分析言之：

（甲）礦產之分佈　新疆山脈可分三大支（1）南山一支，起於烏孜別里山之山緣，蔓延於英吉沙爾、蒲犂、莎車、和闐、于闐一帶，此支各山富金、銀、玉之屬，尤以和闐一帶之玉，自古馳名，有密而岱山者半嶺以上純爲白玉，亦稱玉山。和闐境內之玉河，每逢春秋二季，土著人民入河採玉，玉有羊脂、棗紅、青花諸名稱，自漢以來，西域人以玉爲貢品，進奉於中朝，今日國民政府所用之國璽，其原料卽爲此地之產品。（2）天山一支，起於喀拉和庫之山，蜿蜒東北行，至阿克蘇之北，折而東爲南北疆之天然屏障，此山礦產有銅、金、石油、煤……蘊量甚富，不能勝述。（3）北山一支，自天山額布圖嶺折而北，蔓延於伊犂、塔城一帶，又阿爾泰山，亦爲北山系統，此支各山礦產，以阿爾泰山（突厥語金山也）產金自古聞名。塔城一帶之石油，伏流入綏來，長約千里，爲全世界人士所注目。識者謂『中國礦產甲於世界，新疆礦產又爲中國各省之冠。』洵非虛言也。茲將各礦分佈區域列舉於下：

鉑卽白金　奇台西北，詳情未悉。

金　（1）塔城哈圖山（2）于闐克里雅山及喀喇塔什山（3）焉耆額布崗嶺（4）吐魯番喀喇巴爾噶遜山

砂金　（1）阿爾泰山產金區域面積約在二千方里以上，產量約有純金三千餘萬兩，爲全省產金最多之區（2）烏蘇奎屯河（3）綏來瑪納斯河（4）奇台西北之蘇吉等山（5）鎮西無度溝（6）和闐玉瓏哈什河（7）且末（8）于闐蘇克拉瓦等山（9）昌吉縣南境。

銀　（1）阿爾泰山附近烏什克山之銀墩子（2）且末之羊廠山（3）葉城（4）烏蘇（5）吐魯番之庫木什

(6)和闐之塔瓦克山(7)焉耆(8)塔城之塔爾巴哈台山(9)哈密

銅 (1)疏附西南之蘇渾山(2)庫車之銅廠溝(3)拜城之雅哈阿里克爾噶山(4)焉耆之庫爾岱山(5)溫宿(6)且末東南山中(7)葉城(8)和闐(9)伊犁(10)吐魯番

鐵 (1)烏蘇(2)疏勒(3)拜城(4)溫宿(5)英吉沙(6)塔城(7)孚遠之水西溝(8)伊犁(9)吐魯番(10)迪化(11)昌吉之頭屯河附近(12)焉耆(13)鎮西

鉛 (1)伽師(2)烏什衣克里山(3)焉耆額爾格齊山

錳 (1)塔城塔爾巴哈台山

煤 (1)哈密(2)迪化(3)烏蘇(4)庫車(5)拜城(6)溫宿(7)孚遠(8)奇台(9)塔城(10)阿爾泰(11)伊犁(12)疏附(13)鄯善(14)阜康(15)葉城(16)英吉沙

石油 (1)烏蘇之獨山子有油泉三十餘處(2)庫車(3)沙車(4)喀什噶爾(5)溫宿(6)迪化(7)綏來(8)塔城(9)阿爾泰

鹽 (1)迪化之柴窩堡(2)阿克蘇之鹽山口產水晶鹽(3)拜城(4)焉耆(5)精河(6)阿爾泰(7)七角井子

其餘喀什、和闐一帶隨地皆有。

硫磺 (1)溫宿之礦山(2)拜城之額什克巴什山(3)焉耆之額布圖嶺(4)烏蘇

硇砂　(1)庫車之大鵲山(2)拜城之硇付山(3)于闐之硇付達爾烏蘇布遜山

石臘　(1)庫車(2)烏蘇

石棉　(1)吐魯番

礬　(1)庫車

鹼　隨地皆有

硝石　(1)和闐之瑪扎爾山

玉石　(1)和闐(2)于闐(3)墨玉(4)洛浦

水晶　(1)鄯善(2)墨玉

按上所列，新疆富源，已大可觀，果能盡量開發，不特繁榮本省，且能補濟全國也。

(乙)礦產之開採近況　關於礦產之開採，前淸已經實行，然以人才乏，資本絀，勞工少，交通難之故，無大成效。民國以來，楊增新重視農業，視開礦爲畏途，金樹仁頗思振作，掘取富源，惜爲時不久，大亂即發。茲將民元以來，經營之重要礦業，略述於左：

(子)阿爾泰砂金　阿爾泰產金之區有七：(1)哈雄溝(2)東溝(3)前溝(4)後溝(5)板場溝(6)中溝(7)西溝。以哈雄溝之產額及成色爲最優，採出金塊，有重二十九兩數錢者，向例每年國曆五月入山，九、十月出山，其採挖淘洗，概用土法，金夫人數無定，四五千七、八千不等，阿爾泰未歸新省以前，由辦事長官管轄，於金夫每名，

月收金課二、三分不等，民國九年，改隸新疆，劃為道區，徵收金課辦法，一仍其舊，於金夫生活任其自然，課收數目，不實不盡，積弊極深。查入山金夫，貧人居多，所有消費，皆仰賴商人供給，阿爾泰氣候既寒，復為牧區，農業工業，向少發展，一切食物用品，均自奇台、迪化、綏來一帶販運而來，以交通不便，運費甚昂，商人居奇，諸物價貴，而賒欠借貸，又復重利盤剝，金夫消費過大，獲利故微，人數因之未見累進，產額亦難大增，據謝彬新疆遊記所載，民五產額，為六、七萬兩。而據新疆實業廳考查，阿山產金，以十三年為最旺，亦僅三萬餘兩，何者可靠，現難確定，惟辦理不善，未能儘量開發，則事實也。民國十九年，經省主席金樹仁，加以整理，初由官辦，無效而罷，仍由民採，另設金課局於阿山區承化縣，以該區行政長為監督，委收課委員四人，稽查若干人，規定優待金夫辦法，凡採金者，應需食糧器具等項，由金課局充分供給，秋後出山，按時價償還，以免商人剝削，俾金夫獲利較厚，藉資招徠，此項辦法，頗見成效，二十年收解金課若干，未得其詳，二十一年之課，則為砂金六百兩，較前增益數倍。

（丑）于闐砂金　于闐縣屬產砂金甚富，建省初設金課局，徵工採金；其後改為人民自採，售於官府；最後改為官商合辦，成績頗佳（已述於上編）。民國後，沿用民採官收之法，積弊甚深。十五年，楊增新以產量日減，民累甚苦，停止貸本收金辦法，由人民自採，並免課稅。十九年金樹仁施行優待金夫革除積弊辦法若干條，復開于闐等處金廠，未久亂生，成效未睹。

（寅）烏蘇石油　烏蘇城東南之南山及獨山子之油，該處共有油泉三十二處，現噴油者，有十五處，油色深綠或淡紅，清光宣之交，省當道由俄國購辦機器，在省設廠，擬提取該處之油，旋以未聘專家主持，事遂停置。民國初

年，陝西延長採辦石油由新省府派人前往學習提油技術，年餘歸新，僅運取獨山子等處浮出原油，就舊廠中極小蒸鍋，提煉燈油，所得甚少，據中國經濟年鑑烏蘇石油公司二十年度產額爲五萬斤。

烏蘇、綏來、沙灣等處之油，似係一脈，其油質分析結果，大約如下：

項目	數值	項目	數值
原油比重	○·八四五	揮發油	（一○○度以下）一·三○○
燈油比重	○·八二○	燈　油	（一五○——三○○）四三·二
重油	（三○○度以上）		五五·五
燈油發水點	五○度		

迪化城西四十餘里油泉子所出之油，其油質則揮發油極少，重油較燈油之成分多，與上列分析，稍有不同，迪化、沙灣、庫車、溫宿、喀什等處油礦，均先後經人試採，以無新器專材，未見大效，遂皆停止。

（卯）孚遠鐵礦　新省鐵礦，據清華大學教授袁君希淵前隨西北考察團考查報告「屬侏羅紀煤層，其質爲帶泥質之炭養鐵（Spharo-Siderite）最著地點，爲孚遠縣屬之水西溝，該處無好焦炭，則運費過昂，煉礦用土法，至多只得原有鐵質之半」等語，按水西溝位孚遠城南八十里，產鐵甚多，清乾隆時，冶業極盛，工逾數千，回亂時，工人逃散，遂致廢棄，其後雖屢經開辦，率以土法，質不純淨，不能與俄鐵競爭，終未發展。民國九年，有前俄礦冶工師瓦西列夫者，因其國內亂，展轉逃至迪化，至經實業廳集股成立公司，聘該工師採取水西溝之鐵，於是以乾磁泥（Fire Clay）製磚，建築冶爐，集坯提煉，以爐磚不耐極度熱力，半途炸裂，鐵質未經半熔，即行流洩，致未成功，公

司因以停頓。

（辰）拜城等處銅礦　前清鼓鑄銅幣，於拜城、庫車、阿克蘇、喀什各地開採銅山。其中最著者爲拜城產，但以辦理不善，木炭缺乏，銅戶苦之，因而停辦，其後藩司王樹枏以拜城銅礦爲新省一大利源，不能因噎廢食，改爲官督商辦。至民國三、四年，以木炭運銷爲艱，產量減少，終歸停辦。

焉耆之庫爾岱山銅礦，清季亦曾試開，虧折而止。民初楊增新亦派員試採，無效。

疏附之蘇渾山銅礦，每坯百斤約含銅百分之上下，由公家僱派銅夫，供給糧食，採取銅坯，在喀什鑄銅元。每年約可得銅七千至萬斤。

庫車、迪化銅礦，民初均經試採，無成效。

綜之，新疆礦產誠能開採，不特可以富本省，且可以富全國，今欲繁榮新疆，鞏固國防，開採礦產，乃爲無上法門。

（六）工業　新疆交通不便，風氣閉塞，工業多出手製，以人少物稀之故，因陋就簡，迄少進步。設省以來，北路襲先年駐防之舊，服用所需，無不仰給內地，一冠一履，皆自內地販運而來，故商多工少，凡鞋帽服飾棉布毛毡棉袋銅鐵日用器物，莫不製自土工，工不居肆，操作皆出私室，每七日則肩挑背負，行呼於市，謂之趕八柵，其俗高曾規矩，百年不變，師弟相承，不知改善，故器沿舊式，工無競心，亦無厚利。每逢八柵，需貨如林，各以類聚，工而兼賈，一人幷鶩，猶中古時代之工業情形也。自與英俄通商，人以奇功利便各貨充斥市場，競相購用，本省簡陋工業，幾難立足，逐漸趨於淘汰。厚養民生，自宜提倡開辦各項工廠，以宏製造，而於本省手工業，亦當指導改良以免失業。

（甲）葴有手工業狀況如左：

紡織　南路各縣產棉，婦女多勤機杼，其紡織方法，與內地土法大同小異，惟機械不精，摘棉不潔，所紡之紗太粗，所織之布太鬆，染料惡劣，顏色尤壞，布寬僅尺許，俗稱尺子布，長約二丈餘，以莎車、和闐、喀什、阿克蘇、庫車、吐魯番等處產額爲多，全年約共六十餘萬疋，俄國布疋雖甚暢銷，而鄉間貧民，仍多樂用自織之布，然不加改良，終歸淘汰也。

冶鑄　庫車所製刀剪劍鞍鐙等物，爲通省冠，行銷遠及甘省，和闐、拜城所製回、漢需用銅器，如鐺鑊盤壺，鐫鏨精美，人所樂用。

胰皂　新回以洋油和胡桐淚（樹名）提製洗衣胰皂，下圓上銳，形如饅首，色灰白，質堅耐用，頗能去污，庫車所產，爲最著名，行銷全省倂及甘肅。

造紙　和闐能以桑皮造紙，用桑枝嫩條搗爛蒸之，頗堅韌，色不潔白，爲本省普通需用之紙，又迪化、吐魯番亦有造紙業，另雜以棉絮、楮皮、麥桿揉和爲之。

皮革　阿克蘇、喀什皮匠善造帽，回民風俗，男女冠履，皆以皮製，故長於製革業。和闐所製皮箱尤佳。

刺繡　和闐、莎車一帶人民，頗知刺繡，惟甚粗劣。

氈毯　毛氈以喀什、烏什邊境山中布魯特造者爲最佳，每年銷售印度者，約值三十七、八萬元，毯以和闐出品爲最佳，近年有阿爾曼尼亞人，設廠製毯，花樣仿土耳其及波斯之式，頗能推銷，惟染色欠佳，宜速改良。

玉作　和闐于闐一帶所產之玉，有脂玉叉子玉兩種，脂玉係由沙土中挖得，或由河流亂石中檢得叉子玉則由山石中斫下，本地玉工製作之法甚粗，無奇巧出品。

（乙）本省舊有機器工業狀況如左：

機器局　前清光緒二十三、四年間，由公家向上海購辦機器，製造子彈，修配槍枝，鼓鑄銀元，原設迪化南梁，藉水力發動，旋以其地不宜，移設迪化東北十餘里之水磨溝，亦係由水力發動，其發動馬力原有百匹，現以年久，機件失其效率，已不及原力之半。加之歷年管理非人，日見腐化，恐不適用矣。

阜民紡織公司　前省長楊增新發起，股款公司各半，原定省票一百萬兩，後有增加，十四年，在天津訂購海京洋行二千錠紗機一部，織布機三十部，並附帶鍋爐引擎等項，係美國維丁廠出品，全部機件，假俄道及由黃河經甯夏二路運新，十五年，擇定迪化鑑湖附近地點，建築工廠，十七年，工竣開幕，總工師楊君，係南通州張季直所設紡織學校畢業生，據稱每月可出十丈長棉布約二千疋，銷路尚暢，除原料人工各項開支外，足以維持。惟當機件運新時，損壞遺失頗多，當地既無法修配，添置則迄未運到，致不能全部工作，且時因修機停工。查新疆全省產棉額數，向無統計，惟南北兩路每年輸出蘇俄棉花約三百五十萬至四百萬觔之間，而以鄯善間所產美種長絨爲最佳，民國十三年天津英商安利洋行購運二十餘萬觔，至上海出售，每百觔得價五十餘元，其質之良，可以想見。今新省既有此萌芽之紡織工廠，應利用本省棉產，由建設廳切實籌劃，以謀改良擴充，其利無窮。此外吐魯番所辦之土機織廠，效果欠佳，無善可述。

伊犁製革廠　設於伊寧縣附近，原擬由官商合辦，旋歸新回玉山巴依一人經營，資本約三十萬兩，成立於清宣統年間，機器購自德國，原聘德籍工師；繼用俄人，所出皮件，與俄製無異，惟機器配置，廠中管理，原料實價，工資銷耗，及每月出品若干，種類若何，向無記載，其盈虧詳情，亦少人知。查新省回、哈、蒙古各族，男女均用皮靴，中上人家，多購英俄輸入皮革所製之靴，每年漏卮不少。若就其已有基礎，查明情形，設計擴充，併減稅額，以資提倡。

迪化皮廠　民國十一二年間，由前實業廳主辦，廠設迪化南門外，技師爲俄人，雖用新法，機械不全，出品無多，管理亦不甚善，應由建設廳設計改良。查新省產含硝植物（如 badian 等）頗多，極利製革，於改進製革之餘，同時並應提倡製硝工業，以期將硝料輸出他國。

工藝廠　設迪化城內，前實業廳主辦，由派往日本練習一、二年之毛織學生，歸而教授製作毛織物，如圍巾、手套、毛襪等類，極其粗陋，此外提煉石油，亦在此廠內，出量甚少。

電燈　省府於民國九年自設一廠，專供省府及附近各機關安設電燈之用，馬力甚微，發電有限。此外吳某於十七年由伊犁購來舊式電機成立電燈廠，不久以機件損壞，遂告停辦。（註二）

（七）勞工就食俄屬中亞細亞　新疆勞工每年前往俄屬中亞細亞各地謀生者甚多，該地之華工總計在十萬人以上，大都幫同該地人民種植棉花。（民國七、八年間多植鴉片）。回人最能吃苦耐勞，俄人多樂用之，給與之工價亦較多。此輩工人在本省作工每日祇有工資銀一錢，所食僅爲玉蜀黍等，而在俄境作工每日工資銀一兩且食抓飯（回語名「帕撈」即牛油羊肉等和米飯紅蘿蔔煮成香鮮適口），因此回人多樂就之，尤以南疆貧民

爲最多，如粵閩諸省勞工之赴南洋然。出國之勞工須先至鄉約處登記，繳手續費若干兩，取得證明書，然後至交涉局（迪化、伊犂、塔城、喀什等處均設有交涉局）領取出國護照，須繳護照費二兩五錢，手續不甚繁難。（註三）

中國駐中亞細亞各城領事有五：塔什干、斜米、齋桑、阿拉木圖、安集延是也。各領事對於當地之華工，負有保護之負任。

（註一）參看補過齋文牘

（註二）參看新疆圖志之「實業志」。新疆建設計畫大綱草案經濟組自四至十各計畫。
中國西北部之經濟狀況（W. Karamisheff著 王正旺譯）
中國礦業紀要（第四次。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印行）

（註三）參看新俄關係述略（艾沙撰見邊鐸一卷四期）

第八節　交通

新疆僻處西北，孤懸塞外，沙漠遼闊，山嶺重疊，與內地之交通，跋涉維艱，以視難於上青天之蜀道，其困難不祇十百倍。即就本省而論，自北而南，有天山山脈之隔斷，自東徂西，有沙磧河灘之阻塞，自然之障礙既如此，人事之建設又不興，例如自迪化向西南赴喀什、和闐一帶須經月始達，其交通不便，蓋可知也。清朝經營新疆於走遞方面既興驛站，闢道路，治梁舟，行旅稍稍稱便；於傳信方面已設郵局，敷電綫，消息較前靈通，已述於中編。民國以來，交通略有進步，在省內有若干汽車路之修築，郵政電報亦略加擴充，且有最新式之無綫電及航空飛機。又綏新間有汽車

之通行，將從前四五個月程期縮短爲十數天，凡此皆交通進步之好現象也。然而西望蘇俄，又相形見拙，彼於數年之內完成西土鐵路，包圍新疆外廓凡七百餘公里，且沿途車站通新省各大城之間，均已修闢汽車路，瞬息可達。內地與新疆，依然萬山阻塞，俄國與新疆，則若共處於一堂，故新疆之形勢有如虎口之羔羊。玆將新省對內對外之交通現狀分述如下：

（一）省內交通之新建設　（1）郵政　郵政創於清末，歸北京郵傳部管轄，民國改屬交通部。新疆郵務管理局設於迪化，全省分設一等局一處（在疏附）。二等局二十處（古城、哈密、烏魯木河、綏來、承化、布爾津、塔城、烏蘇、綏定、惠遠、伊寧、吐魯番、焉耆、庫爾勒、庫車、阿克蘇、巴楚、沙車、和闐、于闐）三等局四處（吉木乃、霍爾果斯、疏勒、依爾克斯坦）。代辦所四十三處（古牧地、阜康、滋泥泉、三台、孚遠、老奇台、木壘河、七角井、鎮西、蘆草溝、星星峽、昌吉、呼圖壁、沙灣、沙灣市、和什托洛蓋、哈巴河、額敏、大河沿、精河、達坂城、托克遜、鄯善、尉犂、婼羌、輪台、托克蘇、沙雅、拜城、溫宿、烏什、阿瓦提、柯坪、伽師、烏魯克恰提、英吉沙爾、蒲犂、澤普、葉城、皮山、墨玉、洛浦、策勒村）。航空郵路由洛陽至迪化，沿途經長安、皋蘭、酒泉、哈密四處。

（2）電報　新疆電報創自清季，其路綫以迪化爲中心，東經古城、七角井、哈密、塔勒納沁、入星星峽與甘肅電綫接。西北經綏來、庫克申倉而至承化，又經綏來烏蘇而上塔城。又經烏蘇、精河而西通伊犂。西南經吐魯番、焉耆、輪台、庫車、阿克蘇、巴楚而至疏勒、疏附。西之依爾克斯坦卡、伊犂西之霍爾果斯、塔城之葦塘子三處均與俄國電綫相接。民國二年由古城展綫至元湖，因元湖東經察罕通古趕科布多爲東部要地也。又塔城至葦塘子一段凡四十餘

里，前無電桿雙方電報均賴馬差遞送。民國十六年因新省無綫電與遼寧、北平等處通訊發生阻礙，所有急要電報，勢非取道俄國西伯利亞電綫不可，乃與俄方商議，開始植桿掛綫，以省時力。電報管理之設備，大不完善，例如電綫桿因陋就簡，高低歪斜，粗細不一，且受狂風大雪之摧撼，人畜之損害，往往有斷桿墮綫之事。自迪化拍往平津，有遲至二三十日者，故爲一般用者之咎病。電政管理局設於迪化，各地分設二等局八處（哈密、烏蘇、承化、塔城、伊犂、吐魯番、阿克蘇、疏附）。三等局十一處（古城、元湖、塔勒納沁、綏來、庫克申倉、精河、伊寧、霍爾果斯、焉耆、巴楚、疏勒）。報房六處（七角井、星星峽、廟兒溝、霍爾果斯、輪台、依爾克斯坦）。

（3）無綫電報　民國八年，徐樹錚經營外蒙，北京政府頗有志於開發西北，鞏固邊防，鑒於西北路遙勢危，消息隔閡，而電綫桿多朽壞，修復不易，改善尤難，於是擬裝置無綫電報，乃有英國馬可尼公司前來投資，訂立借款合同，其內容大要如左：

一、馬可尼公司借給中國政府二十萬鎊，爲購置裝設蘭州、迪化、喀什噶爾三座無綫電報機器之用。年利八釐，分四期歸還，自全部機器交到上海之日起二年半起付。

二、馬可尼公司代爲建設二十五個啓羅華脫之孤光電台三座，並擔保迪化、喀什間日夜可以暢通。惟迪化、蘭州間相距過一千英里，祇能擔保夜間通訊暢達。

三、馬可尼公司派一才學合格之工程師，月薪八百元，代爲裝設各台機器。

其後機器到滬，政乃府將蘭州之電機移於庫倫。迪化電機於民國九年開工，擇定於東門外高爽之地安設。略

什擇地疏附縣北門外庫爾漢卡倫，十年秋開工，明年告竣，英工程師辭僱，由印度回國。惟先日計劃，原定新疆與庫倫通，庫倫與張家口通，張家口與北京通。不料外蒙爲俄人所據，致新疆電台不能與北京通，頗爲抱憾。十三年北京政府復於北京、漢口、上海三處裝置十個啓羅華脫電機各一座，十四年告竣，然後新疆北京間始可勉強通話，但音調低弱，不甚清晰。是年冬遼寧電台能與新疆通信，且極清晰。於是新疆境內伊犁、塔城、焉耆、古城各處之電報皆由迪化通遼寧遼轉致於內地。十五年夏、迪化電台與山東濟南電台通報。復應俄方要求與諾夫西伯斯克通報，成績甚佳。又應英領要求，每日與印度首府通報一次。二十二年交通部推廣全國無綫電報，新疆省府亦購妥大小電機八座計一千華脫、三百華脫、一百五十華脫各一座，七十五華脫五座，分別裝設於迪化二座，塔城、哈密、承化、伊犁、喀什、和闐各一座。交通部卽將派員攜機器前往裝置，但因亂事，未知如何。

(4)航空　國民政府積極籌辦國際通航事業，乃有中德合辦歐亞航空公司之創立，該公司成立於二十年五月，當時曾經完成上海至滿洲里之一段航綫，原擬經西伯利亞展至歐洲，但以當時中俄邦交未復，七月二日有外蒙擊落飛機事件，被迫停航；嗣擬改途經洮南以達滿洲里，忽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失陷，遂決計開闢第三航綫卽滬新綫。此綫沿途貧瘠，乘客郵件皆極稀少，而汽油材料之運輸需費倍於他處，靡費大而收入少，公司非不知之，惟因滬蒙、滬滿兩綫均生阻障，不謀此路，則歐亞通航計劃終不能完成。故公司忍痛舉辦，期收利益於全綫完成之後也。二十一年四月一日，開由南京至洛陽以達西安一段，五月十八展至蘭州，復以次升展入哈密、迪化、塔城，十二月十五日作第一次正式航行。其情形如次：

(一)最近航綫圖

塔　迪　哈　肅　蘭　西　洛　北　京　滬

(二)里程表(公里)

	上海	南京	洛陽	西安	蘭州	肅州	哈密	迪化
南京	270							
洛陽	960	690						
西安	1280	1010	320					
蘭州	1850	1580	890	570				
肅州	2475	2205	1515	1195	625			
哈密	3025	2755	2065	1745	1175	550		
迪化	3525	3255	2565	2245	1675	1050	500	
塔城	4050	3780	3090	2770	2200	1575	1025	525

北平至洛陽700公里

(三)最近客票價目表(元)

	上海	南京	洛陽	西安	蘭州	肅州	哈密	迪化
南京	40							
洛陽	140	100						
西安	215	175	75					
蘭州	445	405	305	230				
肅州	745	705	605	530	300			
哈密	1020	980	880	805	575	275		
迪化	1270	1230	1130	1055	825	525	250	
塔城	1545	1505	1405	1330	1100	800	525	275

北平至洛陽100元

是綫不僅爲開發西北之先鋒，且負有溝通歐亞之責任，將來由塔城飛斜米帕拉庭斯克（Semipalatinsk）轉接蘇俄航綫，以達於柏林。預料將來歐亞旅客欲速達者，必取道於此。（註一）

（5）汽車路　當西土鐵路未成以前，俄人於斜米帕拉庭斯克至我塔城凡一千五百餘里，通行汽車，以利運輸。民國十五年楊省長始提議闢迪塔長途汽車與塔斜汽車路相接，一面派員測量迪塔間舊有官道，路加修築，招集回族青年子弟若干人，聘俄人教以開車技術，一面電天津購買客車貨車各三十輛。十六年夏，車輛由西伯利亞運到新省，明年春開始通車，迪塔二日可達。十九年金主席，復派員修治迪化至古城之汽車路，及古城至哈密、星星峽之汽車路，與甘肅交通銜接。迪化經達坂城、吐魯番、鄯善、哈密之間，亦可行汽車。此外由迪化經綏來、烏蘇、精河赴伊犁、由迪化經吐魯番、焉耆、庫車赴喀什、莎車、和闐等處皆是舊時官道，馬車早已通行，若再加修治，汽車卽可暢達。

（二）新疆與內地交通現狀　從來由內地入新疆之主要路綫，有漠北、漠南、甘肅三大道。

（1）漠北道　民國九年以前，除甘肅、星星峽一路外，商貨多取道外蒙，用駱駝運輸至綏遠或包頭，因由此可接平綏鐵路運至天津出口，於商業上較多便利故也。自外蒙發生事變，厲行封鎖政策，此路自民國十年卽告斷絕。

（2）漠南道　外蒙封鎖北道，綏新商人大起恐慌，乃集資組織駱駝隊，由綏遠大青山（卽陰山）北麓沿內蒙沙漠水草田而西走，達於哈密，長約四千里（華里下同）。駝運單程，每次需時必在四個月以上，每年三月至六月間，爲駱駝休牧時期，不能行走，實際運貨客之時，年僅兩次而已。且經行戈壁，給養困難，與冬天戈壁氣候之寒冽，旅客多視爲畏途，不敢冒險嘗試。至二十二年，復有新綏汽車公司之設立，其汽車亦行走此路，誠爲內地與新疆交

通史上開一新紀錄也。茲將綏新駝運業及新綏汽車公司之概況分述於下:

(甲)綏新之駝運　西北運輸向恃駱駝爲唯一之利器。駱駝隊之出發，多以綏遠爲出發點，故綏遠養駝特多。過去綏遠商業之發達，全賴駱駝運貨於內外蒙古及甘、甯、青、新各省，歸來則載運西北各地土產，行銷內地及外洋，以繁榮市面。溯自外蒙獨立，交通斷絕，綏省商業蒙極大之損失。駝業亦隨之一蹶不振。所幸新疆自楊增新主政以來，關於交通方面商業上之往來，尙無若何限制。故綏省轉運外蒙之駝，一變而爲轉運新疆之駝，賴以維持其舊狀，綏新商業亦得苟延殘喘於今日。迨民國十四年後，綏新商業因駱駝運輸之便利，營業極發達。養駝者亦因之獲利頗豐。十七年，新省七七政變，金樹仁主政後，無端限制人民種種自由，以致激起二十年之民變，事起驅金，綏新交通因之斷絕，綏新駝業，亦因之一落千丈，市面因之頓呈死狀。據最近由新逃回駝戶及貨商談:「我等前由綏去新駱駝五千餘隻，頃已損失殆盡，所餘不過一、二百隻，仍被該地官吏扣留應差。我等去時均各有駝六、七百隻或二、三百隻不等，現僅隻身歸來。除駝隊損失淨盡外，尙須傾家支付駝夫人工薪水等費。」言下不勝苦痛之至。觀此綏遠駝隊之損失，可見一斑，茲將最近調查由民國十九年以至近日往來新疆駱駝及損失數目列表如下:

民國年度	原有駝數	損失駝數	損失原因及地點	病死數
一九	一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	本年秋駝隊三千餘運貨赴新途中誤入外蒙被扣幾一載及交涉放還時駝隊已損失三分之一	四〇〇
二〇	一六、六〇〇	一、五〇〇	駝隊運貨往來新綏間道經哈密鎭西一帶遇省軍與回軍互戰以致損傷及丟失	三〇〇

二一	一五、八〇〇	五、〇〇〇	新省歷年變亂被金樹仁及沿途軍隊抓用傷於陣地及倒斃丟失等	三〇〇
二二	一〇、五〇〇	一、〇〇〇	本年冬因孫殿英軍過境強徵民駝一千隻迄未發還不悉流落何所	二〇〇
二三	九、三〇〇	三〇〇	本年春三十五軍奉令討孫徵用民駝五百隻比及戰事結束歸來已死亡大半	二〇〇

由上表調查所得，可知綏遠駱駝十九年以前有駝一萬八千餘隻。至最近止，此五年中損失達萬餘隻，現在僅有駝八千餘隻，此是何等驚人之損失數目。綏省駝戶除受損失之餘，又復失去其唯一出路（新省），所以現在處境艱難萬狀。大有謀生不能謀死不得日處於水深火熱中之慨。甚盼當局加以救濟，以免此西北重要商業淪於滅亡之途。茲再就過去與現在駱駝運貨情形，論列於下。

綏遠駝業過去運貨情形，均係由歸綏攬運客貨，載往新疆古城交卸。每次途行約三月，年可往來二次。每駝載重二百四十斤至二百八十斤，所得運費由八十元至九十元之間。再由新疆古城運貨返綏，載重與去時相等，每駝可得運費由四十元至五十元之間。彼時養駝百隻，年可獲利五千元至七千元之間，所以營業極其旺盛。當時新綏交通雖無現代交通利器為之運輸，然以利用駝隊運貨，亦可暢行無阻，尚不感覺十分困難。查自十九年以前由綏遠運往新疆行銷貨物，年約一萬五千擔，再由新疆運回綏遠皮毛羊腸葡萄棉花玉石等貨，不下三萬擔。現在新綏交通斷絕，駝戶無端失去此數萬擔貨物之運費，又復受戰事之損失，致將數十年積蓄一掃而空。綏省商人則失去一萬五千擔貨物之行銷市場，又復斷絕其三萬擔貨物之來源。此又何等重大之損失！二十三年四月，新疆東部平

定，駝運復業。

（乙）新綏汽車公司　新綏汽車公司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通車，初期集資三十萬元，已有載重長途汽車五十二輛。總站設於綏遠省會歸綏，沿途設七十二站，因須避沙漠及山嶺而繞道凡長五千九百八十里，往來車行，十二日即可到達，每次皆採分段行駛辦法，第一段由綏遠至二里子河，第二段由二里子河至哈密，第三段由哈密至迪化。正式通車數次，即逢新省內戰，車不能通，營業上大受打擊，二十三年四月，新疆東部平定，始設法復車。該公司擬增加資本七十萬，合共一百萬元，有陸續添購汽車及補充設備之計劃，政府亦擬加入官股以資提倡。然該路雖已通車，但沿途僅就天然之駝道，略加修理，並未增高路基，修造橋梁排水工事，所有坡道灣度等等不合標準公路之處甚多，亟應設法，從事整理，不特可縮短行車之時間，且可以避免車輛之消耗，保障旅客之安全也。

（3）甘新大車道　自蘭州西北行經涼州、肅州、安西、出星星峽而至哈密，自蘭州至星星峽，共長約二千五百三十里。沿途通大車，即古之驛道。隴海鐵路已展築至西安。西安至蘭州之公路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修築，業已竣工，並已成立汽車管理局，試行定期開行之營業汽車，從前車馬勞頓累月之長程，現已不逾五日可達矣。惟蘭州至哈密間原有驛道，雖曾略加修理，可以勉行汽車，但其間路面橋梁坡道灣度，以及車站信號等設備均未修築，行車至感不便。且經行軟沙地帶多處，若不修築特種路面，難免風起路沒之弊。故亟應按照西蘭公路辦法，正式修築，完成設備，組織汽車運輸機關，以期西蘭及隴海路聯運。此路之價值不僅暢運輸便行旅而已，其關係於政治軍事國防諸問題，實至鉅要也。

有一事最爲發展汽車運輸之障礙者，即燃料非常昂貴是也。欲解決此難題，唯一經濟辦法，宜將新疆、甘肅之石油田從速開採。試觀玉門縣之趕大車者，將浸染石油之泥土以脂潤其車輪可以覘其產油質量之優良與豐富也。

新疆與內地之運輸工具爲駱駝與汽車，既如上述，然而駝運費時太久，不能應市場之需要，且往往有意外之損失，車載數量不多，運費亦昂，以致成本不能不提高，二者皆不能與蘇俄西土鐵路相競爭。吾人欲救新疆必須發展交通，而建築鐵路實爲當務之急。鐵路線之應首先興築者爲隴塔路，即將隴海路延長，經蘭州、哈密、迪化而至塔城；其次爲歸喀路，自歸綏經哈密、焉耆、庫車而至喀什。（註二）

（三）新疆與蘇俄交通現狀　由新疆往俄境之路線甚多，除循小河小道而往者不計外，共有大道六，其中自南疆去者及北疆去者各有三道，玆分述之如次：

（1）喀什至安集延線　自喀什西行一百二十里明約洛卡，二百四十里烏魯克恰提（清季曾有礮台，今爲設治局），二百四十里至依爾克斯坦，中俄於此分界。八百七十里安集延。此線共長一千四百七十里（約合五五四公里，爲山徑石路，不能通車，依爾克斯坦西，翻山越嶺，最爲困難，單人騎行，約須十三日，駝馬運貨約須二十二日。安集延有鐵路西通撒馬爾罕。清代浩罕屢寇南疆，皆取道於此。民國八年，白俄敗將穗略諾夫欲由此入喀什，楊增新派兵拒之於依爾克斯坦，果不得入，足見此路之險要。

（2）喀什至比什伯克線　自喀什北行約五百二十餘里越土爾朵特（或譯作土魯噶爾特）大山，逾山北

卽爲俄境。約四百八十餘里至那林（在大那林河之北，俄名那林斯闊業。約九百里有汽車路北行至比什伯克（西士鐵路過此，爲新俄貿易之中心地。）此路富水草，宜於駱駝，交通比依爾克斯坦路較爲便利。清代伊犂防兵嘗由布魯特牧地取行此道而入喀什，視爲捷徑。

（3）烏什至哈拉湖綫　自烏什騎行二日（里數未詳）越貢古魯達坂而入俄境，再三日而至哈拉湖。哈拉湖爲俄國種鴉片之地，民國五年。哈拉湖之哈、布、漢回諸族反抗俄政府之徵兵，大起變亂，卒被迫竄入烏什，卽取此道也。

（4）伊犂至阿爾汀伊蔑立司開雅綫　自伊寧約三百里至霍爾果斯縣，又約五百二十里至西士鐵路之阿爾汀伊蔑立司開雅站，霍爾果斯以西有汽車通行。

（5）塔城至愛古斯綫　自巴克圖（土稱葦塘子）至愛古斯共長五百七十六里（合三一〇公里一九二哩，）有汽車通行，愛古斯西士鐵路經過其地。

（6）吉木乃至齋桑綫　吉木乃至齋桑綫約百餘里。

以上喀什、伊犂、塔城三大埠均與蘇俄之西士鐵路相聯絡。西士鐵路之情形如何，似有敍明之必要。

西士鐵路者卽西土耳其斯坦（俄人對中亞細亞之稱謂）與西伯利亞間之鐵路也，該路建設計劃則始於一九〇〇年，當時俄皇頗窺伺南亞細亞欲出印度洋，擬以西伯利亞之穀物，接濟中亞細亞，以爲侵略新疆、西藏、印度、阿富汗、波斯諸地之準備。旣而見阻於英國，其計乃暫息。至一九〇七年復舊事重提，一九一三年，組織公司從事

興築，適歐戰及蘇俄大革命相繼而起，工程因而停止。一九二六年，蘇俄政府根據其新經濟政策五年計劃，土耳其斯坦專植棉，糧食由西伯利亞接濟之，乃決定趕速完成是路，翌年興工。全綫起自西伯利亞大鐵道上之新西伯利亞城（New Sibirsk）南行經斜米帕拉庭斯克、阿拉木圖（Almatn）而至於塔什干，與土耳其斯坦鐵路（Turkestan Railway）及外裏海鐵路（Tran Caspain Railway）相接於一九三〇年全部竣工，完成通車。此綫環繞我新疆外廓長約七百餘公里，作一大規模弧形線之包圍，新疆極形危險，平時受蘇俄之經濟侵略，戰時受其武力威脅。蓋蘇俄利用此路，往來貨物大量運輸，安全迅速而價廉，以比內地之駝運或汽車，一則遲滯而損失多，一則費大而數量少，優劣之差，不知幾千萬倍，故近年來，新疆市場完全為蘇俄所壟斷，與內地商務則一落千丈，其致此原由雖不止一端，然西土鐵路之完成，實為最主要之因素也。一旦風雲變化，赤軍朝發夕至，伊塔轉瞬失陷，全疆亦不能久守，數千年經營之疆土，恐淪沒於化外，言念及此，不寒而慄！又前述之土耳其斯坦鐵路，起於烏拉河畔之奧隆堡（Orem burg）鉛錫爾河直達塔什干。外裏海鐵路起於裏海東岸之克拉斯諾夫斯克（Krasnovodsk）經過木鹿（Meru）布哈爾、撒馬爾罕、浩罕，東迄於安集延。有支綫二：一自木鹿南下直達阿富汗之庫什克，（Kushk）一自俱戰提（Khodjend）北達塔什干。故塔什干為三大鐵道之交叉點。

新俄交通除陸道外，尚有伊犁河及額爾齊斯河，均可行船，有俄人經營之船隻來往。

（四）新阿及新印之交通　自蒲犁西行，越帕米爾，經巴達克山而至阿富汗。新印間有三條山道：（1）由蒲犁經丕依克卡至乾竺特，入克什米爾；（2）由皮山經星峽卡而至拉達克；（3）由皮山經界墩卡而至坦克昔。三路

均越崑崙山脈，大雪封山，每年只有三、四個月可以通行。(註三)英人在新疆之商務，不能與俄人競爭者，其主要原因卽在於此。

(註一)參看中國經濟年鑑（實業部編輯）第十二章「交通。」

(註二)參看新疆建設計畫大綱之「交通計畫。」

綏遠之駝運業概況（孫儒林撰見天山一卷三期）

聯絡新疆與內地之汽車運輸計畫 巴大羅夫士基著 張愼微譯（見新亞細亞五七號）

(註三)參看通俄道里表（繆祐孫著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中俄交界圖（參謀本部測量局製）

新疆分縣新圖（武昌亞新地學社製）

第九節　商業

國家與地方之元氣，常視本國商業之盛衰，若商業大權操諸外人，不僅經濟被人剝削，卽政治亦將受外人掣肘，帝國主義者之滅人國家，必先獲得其地之經濟統制權，然後伺機奪取政治之統治權。不幸今日之新疆，政治主權雖操諸中國，而經濟權則完全握於赤俄之手，試將新疆之商業現狀加以觀察，便可證實斯言爲不謬。

（一）漢人在新疆之商務　新疆北部之商業，昔時佔有最大勢力者，爲山西幫。新疆全省商業，按地域與種族別之，有山西幫、平津幫、新回幫（新省本地之漢商，爲數甚少。）自清季左宗棠平定新疆後，山西幫卽相率前往，

其經營事業之重大者爲票號（卽匯兌莊）及茶莊（新省茶葉銷數甚巨），因其資本雄厚，故握有新省商業之大權。繼晉商而業茶莊者則有湖南之乾益昇。其次爲平津幇販運粗細雜貨，自民國成立以來，各省協餉斷絕，山西幇之匯兌莊遂無事可作，相繼收束，南商茶莊亦受匯兌莊收束之影響，日漸衰微，是以平津幇在近二十餘年中，遂駕山西幇而上之，執新省商業之牛耳，計新商二百四十餘家中，平津幇幾佔十分之六。

南疆及伊犂一帶，商業大權，則在新回掌握，若就全省商業資本統計而比較之，則新回商人資本，較山西幇平津幇爲尤雄厚，新省本地之漢商，不過數家而已。蓋新回商富有冒險精神，近二十年來，經營商業，有長足之進展，內而天津四川，外而印度各部，均有相當根基，紐約倫敦間，亦常有貿易來往。至山西與平津之商人，在新疆雖有悠久歷史，能博得厚利，惜其不能打破鄉土觀念，缺乏冒險精神，均抱發財還家主義，自覺可以溫飽，卽回家納福，遂將商業收束。此亦日趨衰落之一大原因也。

新疆與內地之貿易幾全部操於漢商之手。在歐戰及蘇俄革命之時期，有甚多內地貨物，輸入新疆及俄國，同時新省土產，向銷俄國者，多轉輸內地，據英國駐喀什領事之報告，謂十六年及十七年間，新疆運至中國內地銷售之狐狸皮、兔猻皮、熊皮、猞猁皮、灰鼠皮、山羊皮、綿羊皮、狼皮、犬皮、牛皮、馬尾、羚羊角、麞角、蓯蓉、枸杞、貝母、葡萄乾、杏乾、哈密瓜乾、沙金、駝絨、駝毛、羊毛等物，其價值約七十三萬盧布。由內地運往新疆之貨物，如茶（兩湖所產之米茶、二四磚茶、三九磚茶、大茶、紅茶）菸（山西魁生菸草、祥生菸草、日本菸草、天生菸草）曲綢（爲綢緞之一種，有河南產，山東省周村、王村、長邑等處之產者）斜紋布（爲雲齋織有三兔牌貓鷹牌）粗洋布、土布、（山東寨子產，正定

大布）紙、火柴、砂糖、磁器、銅鐵器及各種雜貨等，約值一百九十餘萬盧布云。此外尚有許多貨物，經過綏遠轉運天津以出口者，茲將新綏公司，根據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間駝運時代，新疆運經內地之物產，及由內地運往新疆貨物之調查表列如左：

（甲）新疆運經內地之物產

（子）新疆主要產物每年運至綏遠轉天津出口數額（適於汽車轉運者）

產物名稱	數量	單價（元角分）	總價（元）	總重量（單位斤）
羊腸子	三、〇〇〇、〇〇〇根	〇・八〇	二、四〇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羊佳皮	一九〇、〇〇〇張	五・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庫車黑羔皮	六四、〇〇〇張	三・五〇	二二四、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
古城黑羔皮	二〇、〇〇〇張	一・三〇	二六、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油漢獺皮	四五〇、〇〇〇張	〇・九〇	四〇五、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狐皮	三〇、〇〇〇張	九・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狼皮	四、〇〇〇張	一二・〇〇	四八、〇〇〇	六、〇〇〇
貂皮	三〇〇張	四五・〇〇	一三、五〇〇	二八〇
猞猁皮	七〇〇張	四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四七〇
灰鼠皮	三〇、〇〇〇張	〇・八〇	二四、〇〇〇	三、三〇〇

猞猁皮	一、二〇〇張	一八·〇〇	二一、六〇〇	九八〇
野狸子皮	二五、〇〇〇張	一·五〇	三七、五〇〇	九〇〇
野猴子皮	三、〇〇〇張	〇·五〇	一、五〇〇	九二〇
狐腿子	二二、〇〇〇張	〇·八〇	一七、六〇〇	一、〇〇〇
鹿茸	四、〇〇〇斤	二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羚羊角	四五〇斤	六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四五〇
總計十六種			四、六一六、七〇〇	五六四、三〇〇

（丑）新疆主要產物每年中用駱駝運至綏遠轉天津出口之數量

物產名稱	數量	單價 元角分	總價 元	總重量 單位華斤
馬鬃馬尾	一二〇、〇〇〇斤	〇·七〇	八四、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巴哈白羊皮	四九、〇〇〇張	〇·九〇	四〇、五〇〇	三五、〇〇〇
庫車白羔皮	三〇、〇〇〇張	〇·八〇	二四、〇〇〇	二八、五〇〇
古城白羔皮	二二、〇〇〇張	〇·六〇	一三、二〇〇	三一、〇〇〇
哈薩紅羔皮	六四、〇〇〇張	〇·四〇	三五、六〇〇	四三、〇〇〇
青山羊皮	二、五〇〇張	一·〇〇	二、五〇〇	七、〇〇〇
山羊板皮	一四、〇〇〇張	〇·三〇	四、二〇〇	三〇、〇〇〇

狗皮	三、〇〇〇張	一·七〇	五、一〇〇	七、二〇〇
駝毛	二五〇、〇〇〇斤	〇·五〇	一二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美種棉花	二二〇、〇〇〇斤	〇·三〇	六六、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〇
白羊毛	八二〇、〇〇〇斤	〇·二〇	一六四、〇〇〇	八二〇、〇〇〇
雜羊毛	一、一五〇、〇〇〇斤	〇·一五	一七二、五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
乾鹿角	四、〇〇〇斤	〇·五〇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葡萄乾	一八〇、〇〇〇斤	〇·三〇	五四、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
貝母	六五、〇〇〇斤	〇·二〇	一三、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
枸杞	一三、〇〇〇斤	〇·四〇	五、二〇〇	一三、〇〇〇
蘑菇	二〇、〇〇〇張	〇·九〇	一八、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白宰羊皮	二四、〇〇〇張	一·四〇	三三、六〇〇	六五、五〇〇
總計			八六二、四〇〇	三、〇八九、二〇〇

上列各數量，係根據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中市況最不景氣期間之調查，查貝母、枸杞、蘑菇三項在十六、十七兩年中為最暢旺時期，其輸出額，曾超過現在之十倍以上，嗣因各埠景況日漸衰微，市價低落，銷路停滯，以致一落千丈。他如皮毛、棉花、葡萄乾等每年輸出綏遠一帶之數量，較前則減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其與年來到處之發生經濟恐慌，物價低落，出口停滯，固屬不無影響，但其最大原因，則以蘇俄利用土西鐵路完成之便，為大量之吸收與傾

略所致。

(乙)由內地運往新疆之主要貨物

(子)適於汽車輸運貨物之數額

物產名稱	數量	單價(加稅運費在內)元	總價元	總運量單位華斤
捲煙	二、〇〇〇箱	三八〇	七六〇、〇〇〇	二六四、〇〇〇
上等呢絨	八〇件	八六〇	六八、八〇〇	一〇、四〇〇
中等呢絨	六五件	五五〇	三五、七五〇	八、四五〇
普通綢緞	一二〇件	一、〇五〇	一二六、〇〇〇	一五、六〇〇
次種綢緞	一六〇件	六一〇	九七、六〇〇	二〇、八〇〇
蔴絲疋頭	六二〇件	四六〇	二八五、二〇〇	八〇、六〇〇
棉料絨呢	三〇〇件	三一〇	九三、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中等西藥成品	四〇件	七九〇	三一、六〇〇	五、二〇〇
國產丸散	五二件	五四〇	二八、〇八〇	六、七六〇
普通文具	一〇件	三〇〇	三、〇〇〇	一、三〇〇
皮件成品	二〇件	三四〇	六、八〇〇	二、六〇〇
鞋帽服著品	二二〇件	四五〇	九九、〇〇〇	二八、六〇〇

中等化粧品	三〇件	四七〇	一四、一〇〇	三、九〇〇
書籍印刷品	四〇〇箱	一五〇	六〇、〇〇〇	五二、〇〇〇
毛織及成品	二〇箱	五二〇	一〇、四〇〇	二、六〇〇
絲綿及成品	一二箱	四〇〇	四、八〇〇	一、五六〇
總計	四、一四九件箱		一、七二四、一三〇	五四三、三七〇

(丑)適於駝運貨物之數額

米心茶	四、〇〇〇件	一一五元	四六〇、〇〇〇元	四九五、〇〇〇
紅茶	一、六〇〇件	一三〇	二〇八、〇〇〇	二七五、五〇〇
三九大茶	二、五〇〇件	七八	一九五、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〇
龍井香片茶	二〇件	一六〇	三、二〇〇	二、六〇〇
普洱茶	一三件	二〇四	二、六五二	一、六九〇
漢煙	一二〇件	五六	六、七二〇	一五、六〇〇
次等捲煙	二〇〇件	二一〇	四二、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
青藍市布	六〇件	二〇〇	一二、〇〇〇	七、八〇〇
粗細藥材	二五〇件	一一〇	二七、五〇〇	二九、二五〇

次等丸散	三〇件	二六〇	七、八〇〇	三、九〇〇
次等西藥成品	七〇件	三〇五	二一、三五〇	九、一〇〇
次等化粧品	五〇件	二八五	一四、二五〇	六、五〇〇
油墨顏料	一〇件	一二〇	一、二〇〇	一、三〇〇
各種粗細五金	一二件	一八〇	二、一六〇	一、五六〇
各種海味	二〇件	二〇五	四、一〇〇	二、六〇〇
細紙張	三二件	一〇〇	三、二〇〇	四、一六〇
國產細瓷	一二件	一三〇	一、五六〇	一、五六〇
國產筆墨	二〇件	二二五	四、五〇〇	二、六〇〇
國產陳設品	一六件	一四〇	二、二四〇	二、〇八〇
其他	三〇件	一〇〇	三、〇〇〇	三、九〇〇
總計	九、〇六五件		一、〇二二、四三二	一、二一七、七〇〇

綜上以汽車駱駝兩種運輸之貨物內，其數量除捲煙、茶葉、呢絨、綢緞、書籍、國產藥品等，與已往每年中比較，尚無甚出入，其他各貨因受蘇俄貨之排擠，則有減落至百分之七十以上者。此外如煤油、汽油、洋油、燭、火柴、砂糖、鋼鐵、五金、棉料、布、平布、瓷器、玻璃等，此種銷額，値價年達數千萬之大宗貨物今已完全由蘇俄貨取而代之，於此可見蘇俄之經濟侵略，在我新疆者為如何也。漢人商店倒閉者甚多，長此以往，漢商必趨於絕跡（註一）

（二）新疆對蘇俄之商務　新疆因與俄國毗連，交通便利，故與俄國通商關係發生最早，自前六一年（咸豐元年）中俄訂立伊塔通商章程，俄國商人卽正式入新疆貿易，其後因帝俄政府在中亞細亞方面伸張勢力，並積極獎勵對新疆之貿易，新俄間之商務遂日見起色，在世界大戰以前，新疆商業幾於完全爲俄商所操縱。民國二年由俄輸入新疆貨物之總值約八百四十餘萬盧布，由新疆輸出俄國貨物之總值約九百八十餘萬盧布。但自三年大戰勃發之後，新俄間之貿易比較減少。尤其是六年俄國革命爆發，新俄貿易更受莫大之打擊。加之七年至十一年間，新疆當局對俄貿易採取封鎖政策，中俄商人雖有暗通貿易之事，但數量上大見減縮。在此期間，內地與新疆之貿易生氣蓬勃；而新省本地之手工業，亦漸復擡頭，因爲日用必需品，俄方既不能供給，逼得人民不能不努力於生活必需品之製造與改良。當時最感缺乏之者爲鐵與火柴及布匹等，此等貨物除由內地運入外，復由本省商人加工趕造，以應急需。凡前時消耗之紙烟、糖、煤油、蜂蜜等奢侈品均省去不用。因此一般窮人皆有業可就，金錢不外漏，白銀流通於市上，實爲新疆社會經濟之佳境也。惟蒙、哈遊牧部落大宗出產之牲畜皮毛，自新俄貿易停止後，銷路大滯，生活不免陷於困窮耳。至九年間，新俄商業始行恢復，至現在蘇俄在新疆之經濟勢力超出於帝俄時代之上，其進步之神速，誠足驚人也。

（甲）新蘇初訂通商約章　民國九年蘇聯土耳其斯坦政府，派代表抵伊犂喀什邊界，接洽通商，省長楊增新以俄之新政府尙未經我國正式承認，擬訂臨時局部通商條款，先從伊犂入手，喀什另議，令飭伊犂許道尹商辦，嗣經許道尹與該政府代表議定約款，呈明定案，其內容大要如次：

（一）蘇俄人由俄運貨來伊，或由伊運貨回俄，均依照新疆統稅章程，向中國稅關納稅。

（二）關於兩國人民間，因貿易發生爭論時，及所有民刑訴訟各事，均以住在國法律裁判執行之。

（三）關於商務兼交涉機關，中國得設於俄國七河省之嶮爾諾城內，俄國得設於伊犂之伊甯城內。

按上約挽回新疆數十年喪失之稅權法權，殊屬可貴。十年五月，蘇聯復派代表來新，要求於伊犂外，將迪化、喀什、塔城、承化一律開放，共設五領事，新疆亦於阿拉木圖（即嶮爾諾）外，加設塔什干、安集延、斜米帕拉廷斯克（省稱斜米）、齋桑四領事，以爲交換，並提出會議原則十四條，會商半載，迄無成議，蘇聯代表乃即返國。十二年九月，蘇聯另派代表來迪化，促再續商，新省仍本前提十四條磋商，歷時八月，始克竣事。於是蘇聯設迪化總領事，伊犂等四處分設領館，其詳細原案，尙未查得，而大要仍根據伊犂所訂臨時商約，惟考其實際，我仍多失，玆舉例以明之。

（1）蘇聯商業，全由國營，新商運貨入蘇聯境內，不克自由貿易，稅率既較我爲高，而存貨有指定之地，售貨有限定之時，過時加稅，賠累甚重，只有任彼定價收買，於是新商在蘇聯無立足之地。

（2）蘇聯在迪、伊、塔、喀及阿爾泰，設立貿易機關，傾銷其進口各貨，新商無法與競爭，收買新商土貨，彼以熱貨抵價，所付現款，僅百分之二五，且抵換貨品，多由彼分配，日用易銷者少，而粗製難售者多，新商以土貨運銷內地不易，久存又無以週轉，只得任彼宰割。

（3）蘇聯於各貿易機關外，復設中亞銀行支店，以匯兌爲主要營業，僑新津商售貨之款，多由彼匯回，甚至省庫在津滬需款，亦向購匯，匯價漲落，由其規定，全省金融盡爲操縱。

（乙）新蘇貿易發展情形　自迪化、伊犁、塔城、承化、喀什諸城重行開放後，蘇俄大量吸收新省之棉花及糧食牲畜皮革等，新蘇貿易漸趨昇騰。自十四年以後，蘇俄生產事業漸入恢復時期，遂以捲土重來之勢再向新疆猛進，賴運輸上之便利，顯示驚人之進展，反之內地與新疆之貿易被其壓迫乃一落千丈。由是新疆市場又幾全為蘇俄所壟斷。十四年至十五年間由新疆輸入蘇俄之貨物，已超過戰前；十五年至十六年間由蘇俄輸入新疆之貨物，亦超過戰前之數字。蘇俄自十八年開始實行五年計劃以來，蘇俄貿易更有飛躍之發展，尤其是俄貨之向新輸入，更形顯著。二十一年蘇俄輸入新疆之貨物總額，比較十二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六；而新疆對蘇俄之輸出總額，則增加百分之二十四。茲將民國十二年以後新疆對蘇俄之貿易統計列後：

新疆對蘇俄貿易統計表（蘇俄海關公布單位千盧布）

民國年度	輸入	輸出	輸出入總額	出入超
一二	八、四二七	九、八四六	一八、二七三	出超 一、四一九
一二—一三	四一八	三、〇一五	三、四三三	出超 二、五九七
一三—一四	二、六一一	四、五三五	七、一四六	出超 一、九二四
一四—一五	六、〇九二	一〇、三三一	一六、四二三	出超 四、二三九
一五—一六	一〇、二三二	一一、七五四	二一、九八六	出超 一、五五二
一六—一七	一〇、六四七	一三、五二八	二四、一七五	出超 二、八八一
一七—一八	一六、〇五一	一三、七七八	二九、八二九	入超 二、二七三

一八——一九	一五、二一六	一六、七三一	三一、九四七	出超 一、五一五
一九——二〇	一三、九五四	一〇、二一二	二四、一六六	入超 三、七四二
二〇——二一	一五、六九八	一二、三〇五	二八、〇〇三	入超 三、三九三

因爲新疆對蘇俄貿易日益發展，故現在新疆在蘇俄之對外貿易上也日增其重要性，吾人試看二十一年蘇俄之對外貿易，則知新疆在輸出方面佔百分之二又八，居第十位；在輸入方面佔百分之一又八，居第九位。如專就東方諸國來觀，在輸入方面新疆占第三位，次於蒙古、埃及、波斯、日本、阿富汗。茲將蘇俄聯邦對東亞諸國之貿易趨勢，列表於下：

蘇俄聯邦最近二年對東方貿易表（單位千盧布）

輸出方面

地名	民國二十年 價額	民國二十年 百分比	民國二十一年 價額	民國二十一年 百分比
中國本部	一一、〇六四	一·二六	八、〇八六	一·四三
新疆	一三、九五四	一·五八	一五、六九八	二·七八
蒙古	三七、三四三	四·二三	四一、三九五	七·三四
日本	一九、八四〇	二·二五	一〇、一九九	一·八一
波斯	三二、四七六	三·六八	三五、三六八	四·四九

地名	民國二十年價額	百分比	民國二十一年價額	百分比
阿富汗	一一、五三二	一·三一	一四、五七四	二·五八
土耳其	一二、五一五	一·四三	五、三九一	〇·九五
埃及	三、六八一	〇·四一	六、一六一	一·〇九
唐納(唐努烏梁海)	二、六五二	〇·三〇	四、三八六	〇·七七
輸出總額	八八一、二一〇	一〇〇·〇〇	五六三、八八四	一〇〇·〇〇

輸入方面

地名	民國二十年 價額	民國二十年 百分比	民國二十一年 價額	民國二十一年 百分比
中國本部	六、九三一	〇·六八	五、八八八	〇·八六
新疆	一〇、二一二	一·〇一	一二、三〇五	一·七七
蒙古	二八、八三三	六·八一	四九、二七八	二·七七
日本	一二、六六八	一·二四	四、七八六	〇·六九
波斯	一八、九一〇	一·八六	一四、一三七	二·〇三
阿富汗	一一、六一五	一·一四	一一、七八二	一·六九
土耳其	六、九六一	〇·六八	五、七四〇	〇·八二
埃及	一九、八一〇	一·九五	九四六	〇·一三
唐納	八九四	〇·〇八	二、一九一	〇·三一
輸入總額	一、〇一五、〇三四	一〇〇·〇〇	六九三、六九三	一〇〇·〇〇

吾人根據前表所列數字而言，新疆一省在蘇俄對外貿易中所佔地位，實較中國本部各省之總和為高。如果以人口比例來比較，則二十一年中國本部人每人消費蘇俄之貨物〇·〇一七盧布，而對蘇俄之供給，每人僅〇·〇一三盧布。但新疆一省一人（人口二百五十萬）每人平均消費蘇俄貨物六一·五盧布，而其平均供給額為四八·二盧布。由此亦可知蘇俄在新疆之對外貿易上所佔之勢力是如何重要。

新疆誠然與印度、阿富汗、蘇俄及中國本部接壤，但其貿易獨為蘇俄所壟斷，其餘各國不過僅得立於受動之地位。此種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其最重要者，即為交通之便不便。新疆離中國內地甚遠，由內地輸到新疆去，或由新疆輸到內地來，均非經過綏遠蒙古不可。鐵路之運輸，僅在天津包頭間得以利用，此外唯有靠用駱駝牛馬。由綏遠歸化運貨至新疆，從來多走大西路。由歸化出發經過蒙古草地以至新疆之奇台，其距離約五千餘華里，為時要七十日。但自民國十一年以來，外蒙在沿途設立稅關，徵收過境稅，因此駱駝隊不堪其煩，乃取道甘肅之阿拉善以至新疆。但此路費時百餘日，而且山路崎嶇，水草缺乏，駱駝往往死於途中。加之沿途多匪，商人無不時具戒心，以是內地輸入新疆之貨物，需要過重資本，其價格遂亦加貴數倍，自然流通困難。反之，蘇俄方面之鐵路，可達新疆省境。例如最近之土西鐵路，沿着新疆邊境敷設，全線與新疆之距離，最多不過四、五日路程，而且其間有汽車可供聯絡，一日即可達到，此與內地交通須用駱駝來比較，是不可同日而語。

印度或英國之貨物，因為印度政府獎勵對新疆之貿易，亦有相當之數量；在喀什噶爾一帶，英商雖亦保持有相當之勢力，但未至可以與蘇俄對抗。印度與新疆之通商運輸，從來均須越過喀喇崑崙山脈，山路險峻，一年只有

數個月可走事實上不便於大量貨物之運輸，唯有貴重品之寶石，生絲及藥品等交易而已。

中國內地及印度對新疆之貿易因爲交通之不便，故無發展之餘地，已如前述。其結果，新疆所需要之貨物，只有由蘇俄輸入，其所生產之貨物，只有向蘇俄輸出，捨此別無他途。蘇俄聯邦完全獨占新疆之對外貿易，亦勢所當然。最近羅文幹視察新疆後之談話中有云：「在迪化、吐魯番、哈密一帶，舉凡火柴、砂糖、茶葉一類極小之日用品，亦莫不使用俄貨。據一般調查，除喀什噶爾一帶爲英商勢力範圍外，舉凡塔城、伊犂、烏蘇、迪化、古城、吐魯番、哈密及阿山等地，均在蘇俄商業勢力範圍之下。新疆之商業及經濟權，已經全操在蘇俄之手。」

其次且論蘇俄對新疆貿易之方法。蘇俄政府對新疆有貿易之專門機關，其輸出輸入均由國家統制。新疆人民賣原料於蘇俄之代理商時，其貨價及匯兌價格，均由俄商決定，往往有故意將價格降低以便從中取利。而且，其代價之交付，一部分是以鹵布或新疆之紙幣；其他一部分則強制賣者收受蘇俄之貨物，然此種貨物又非二、三個月之後不能交現而其貨物又不必一定是賣者所需要。蘇俄商品之價格，時常變動不定，因此商人之營業非常困難。又最近新疆不兌現紙幣發行甚多，而價格亦隨之低落。此外又無別種貨幣流通。蘇俄商人因爲不受新疆紙幣，新疆商人買蘇俄之貨物只有採用物物交換之方法。但是，蘇俄站在供給者之地位，新疆站在需要者之地位，故蘇俄往往在其間能獲重利，亦是理之當然。最近羅文幹親至新疆，因急需汽油應用，特以羊二萬頭換購蘇俄汽油五百桶，即是最好之例，由此可以類推其他。

（丙）新疆向蘇俄之輸出　新疆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其主要之產業，爲農業與牧畜。礦物之埋藏甚富。金、石炭、

鐵、玉、鹽等雖均有，但多未開採。農業物有米、麥、果實、棉花、生絲等；畜產有家畜、肉類、羊毛、羊皮及其他皮革等。所以，新疆實在是個豐富之原料供給地，除去一部分供本地消費外，各種產物輸出者亦不少。就中以輸至蘇俄者爲多，約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則輸至中國本部，阿富汗及印度方面。下面所列，是最近十年間對蘇俄之主要商品輸出統計。

新疆對蘇俄輸出統計表（單位千盧布）

民國年度	羊毛	山羊毛	棉花	生絲	家畜	皮革	細毛皮
一二——一三	一、一二九		三三		一、〇四一	五三	七四九
一三——一四	一、九一五		一三七		一、九一三	二四〇	八八
一四——一五	三、四一一		一、五七七		三、〇七七	五〇四	一、三一九
一五——一六	五、六二六		二、四五五	一九	二、〇五四	一〇四	一、二二七
一六——一七	六、五〇四		二、七二四	九九	二、一三二	一八七	八〇九
一七——一八	七、四一五	一、九二七	二、三三九	三二一	一、五〇一	七七	一一三
一八——一九	七、九六七	二、〇九〇	一、九五九	一、四四九	二、七五一	一〇〇	七三

除上表所列以外，對蘇俄之輸出尙有頭髮、豬鬃、獸腸、糧食及毛毯等，幾全部均是原料品。各種輸出品中最重要者，當推羊毛。所以牧畜業是新疆經濟之主要基礎，居民中從事牧畜者，約佔四分之一。全省羊數約一千三、四百萬頭。羊毛年產額約一千四百萬斤。其大部分係輸入蘇俄，十二年對俄之羊毛輸出額約四千八百噸，十九年輸出增加至六千五百噸以上，約佔東方諸國輸入蘇俄之羊毛總額三分之一。（參看下表）自其品質而言，產於庫車、

和闐兩地者爲最良。但其所產均爲粗種，僅能用之於製造毛毯及毛線。蘇俄收買羊毛，多由塔爾巴哈台及其他商業中心地之蘇俄公司或分公司向該地商人收集，但亦有代理人至鄉下去收集者。在後者之場合，代理人獲得百分之十或二十之利益而轉售於公司。羊毛在輸出之前，須經過洗濯，揀選及包裝之手續。

蘇俄聯邦由東方諸國輸入之羊毛統計表（單位噸）

地名	民國十九年	民國二十年
蒙古	七、二八〇	九、三三二
新疆	六、五六四	五、五六六
阿富汗	三、一七二	四、九七一
波斯	四、五九五	四、二九六
土耳其	六三九	一、九一六

棉花亦爲新疆之主要農產物。產地以吐魯番、沙車最佳，鄯善、庫車、和闐次之。伊犂、綏來一帶，亦適於植棉。全省之棉產額，約二千五百萬噸至三千萬噸之多。種類分安集延種及美國種。後者之品質柔軟而色白，優於前者。近年蘇俄之紡織業甚形發達，其結果棉花之需要亦日增。新疆之舊種，已多數改良爲美國種，此是爲適合於蘇俄之需要而起也。棉花之輸出，亦以蘇俄爲多。其大多數，均是經過烏蘇而輸送至蘇俄內地。但是戰後比較戰前，稍呈衰退狀態。十二年對俄棉花輸出總額，計達五千三百噸；而在戰後，即輸出最盛之十六至十七年中，亦不過三千一百噸。

其原因是當大戰及蘇俄革命之時，新疆棉花因爲喪失銷路，棉田面積多少縮小一點；同時，新疆土產紡織品mata布，本省麻布及 Chekman 毛布之製造亦相當進步，本地之棉花消費量亦加增不少。故棉花輸出量較戰前減少。

新疆南部之和闐、莎車、疏勒一帶，產生絲甚豐；喀什噶爾養蠶亦盛。蠶種多由蘇俄輸入，生絲之大部分係輸出至蘇俄及印度。但對蘇俄之輸出，在戰後非常衰落。在革命前，對蘇俄之生絲輸出額，不下六、七百萬盧布；而在革命後，則有一落千丈之感。最近雖有恢復之徵兆，但在輸出最多之十九年，亦未上一百四十餘萬盧布。現在蘇俄方面對於供給新疆之蠶種，正在加以科學之研究，以求絲質之改良。

新疆牧畜業發達之結果，毛皮之產出甚形豐富。其種類有羊皮、馬皮、紅狐皮、黑狐皮、大野貓皮、狼皮、鼬皮，及銀鼠皮等。在十六年以前，對蘇俄之細毛皮輸出最盛之年，約輸出一千五百餘噸，價值一百八十餘萬盧布。近來新疆之細毛皮，大部分向中國內地輸入，以轉賣於歐美商人；對蘇俄之輸出量漸形減少，在十九年，僅僅七萬盧布而已。

新疆向蘇俄輸出之家畜亦頗多。其輸出之家畜係供蘇俄中部及西北部地方之需要。十九年對蘇俄之家畜輸出額，計一萬二千七百餘噸。在二十年，約輸出豬羊三十萬頭，牛二萬七千餘頭。此項輸出，亦是新疆對蘇俄大宗輸出之一。

此外，新疆之米糧，亦多賣與蘇俄邊境地方。獸腸，馬鬃及豬鬃等，一部分輸入蘇俄，一部分輸入西歐各國。又喀什噶爾之絹織物，所謂「霞夷」及和闐一帶所產之羊毛毯等，輸到蘇俄去者亦不少。

（丁）新疆對蘇俄之輸入　新疆之工業非常幼稚，蘇俄經營之軋棉花，羊毛洗滌工場，爲唯一之新式工場。家庭手工業亦不甚發達，人民日用品均非求之於省外不可。在大戰前，蘇俄商品充滿新疆市場。就中佔有絕大勢力者，爲棉布、砂糖、小麥、雜穀、鐵、金屬器具、木材、茶、石油、火柴、化學品。大戰後雖一時曾呈停頓之態，但爲期極短，近年來又以漸次恢復。下表是蘇俄商品輸入新疆之狀況。

蘇俄貨物輸入新疆統計表（單位千盧布）

民國年度	綿布類	砂糖	金屬及其製品	磁器及玻璃器	石油	火柴	茶葉
一三——一四	一、五三六	二八三	四五	四二	三四	三	一七三
一四——一五	四、〇六四	六三三	五〇八	一五八	一四一	三三	
一五——一六	六、六九一	八五一	八五四	四二九	七二	二一	
一六——一七	七、〇四一	六一二	一、〇六五	二九〇	一九九	一九三	
一七——一八	一〇、〇〇八	一、五五六	一、六八三	三八三	三一二	一四七	
一八——一九	九、二八五	一、六五三	一、四七二	四四九	三六九	四七	
	一一、二三六	九七八			一四二	九六	

此外電氣材料，香料及前表以外之各種日用品等，亦蘇俄輸入貨物中之主要者。

前記各種輸入品中以綿布類爲最重要。二十一年棉布類輸入額，佔輸入總額百分之七十一又五。大戰前棉貨主要供給者，爲莫斯科製造家摩洛作夫(Morozoff)及西巴愛夫(Abibaief)。該商人善迎合新疆人之嗜好，特

別製造一種稱為「拓列巴」(Dalemba) 綿布，以廉價販賣，且又品質堅韌。此種綿布，在新疆市場上有重大勢力。此外綿法蘭絨、西洋繻子、印花綿布等，亦有相當勢力。但在大戰時曾受一時頓挫。在此時期代之以興者，是中國貨或日本貨。但是最近數年來，蘇俄棉布又侵入新疆市場，從前曾經有過之壟斷勢力，至是已經恢復。

精糖亦是蘇俄之大宗輸入貨品。十二年由俄國輸入之精糖總額計七百五十噸。自十二年以來，年年有增加之勢。十八至十九年度計達二千九百噸。在二十一年雖減少為一千七百噸，但總較戰前之平均數值為多。

金屬及其製品之輸入，在十二年為一千六百噸。自十三年至十四年度起，逐年增加；自十七至十八年度，竟達三千六百餘噸之多。在新疆市場中，除蘇俄商品以外，亦有少數德國商品之刀、鍬及小刀等。在喀什噶爾地方，亦有印度之商品，但蓋屋用之白鐵及鍊鐵，均是由蘇俄輸進來者。

石油之輸入，在帝俄時代，十二年不過三百九十噸，但自蘇俄實行五年計劃以後，突增加三倍。現在新疆之石油市場，已完全為蘇俄獨佔。唯新疆省以石油為燃料用者，只限於都市，故販路擴張亦不見為其所欲。目下蘇俄正廉價販賣石油燈，宣傳發展。以迪化、喀什噶爾兩地為中心之汽車運輸及歐亞航空公司，需要汽油甚多，現在輸入量約達戰前之十倍。石油汽油將來發展，實在難以預測。

此外，蘇俄之磁器、玻璃、火柴、烟草、皮靴、文具等，亦相當佔有重要地位，其輸入額現正年年增加。

由上所述，吾人已知蘇俄商品在新疆市場之發展狀況。但亦有若干地方蘇俄商品猶未有獨佔之勢力。除蘇俄商品之外，尚有中國本部之商品與由中國各地轉送進來之日貨，或歐美貨以及由印度方面輸進來之印度貨。

但由此等地方輸入之商品，均遠不及蘇俄之勢力。(註二)

（戊）新蘇祕密通商協定之內容　民國二十年，哈密亂事緊張，主席金樹仁向蘇聯商購飛機及子彈等軍用物品，彼遂乘機要求交換條件，結果遂有新蘇臨時通商協定之成立，其原文如下：

新蘇臨時通商協定

逕啓者，查中華民國之新疆省與蘇聯共和國，彼此領土接近，在歷史上已有經濟發展之關係，又查雙方政府，屢次表示願意共同發展新蘇間商業，因此新疆省政府與蘇聯政府，在中華民國與蘇聯正式通商條約未成立以前，協定如左：

（一）新疆省與蘇聯共和國貨物出入及人民往來之邊卡，依照中國及蘇聯現行法律，將來由依爾克斯坦（或土爾朵特）、霍爾果斯、巴克圖及吉木乃（邁科布且蓋）經過之。

（二）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准予新疆商民不必經特別許可之手續，有權將新疆各種土貨，無限制運入蘇聯，售與蘇聯國營商業機關，但為蘇聯現行法律所禁止入口之貨，不在此限。

（三）新疆省政府對於蘇聯商務機關，及其國民在喀什、伊犁、塔城、阿山、迪化各區，准予自由執行交易之權，幷由上述各區內，遣派代理人或委員，前往莎車、吐魯番、焉耆、和闐、阿克蘇與各該本地商民或商號訂立買賣契約，及督促其履行之權。

新疆省政府為蘇聯買賣事業趨於軌道起見，允許蘇聯商務機關之職員，及其國民，遵守新疆現行法律或

規定，對於各代理人與各商務機關，在其地彼此來往之間，得有自由往返通行之權。

（四）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關於蘇聯商務機關及其國民與新疆商民或商號訂立買賣合同及契約之時，允予彼此間自由商訂買賣貨價轉運及契約期限各條件，并依照中國現行法律上公證之程序，將所訂之買賣合同到官廳內登記，新疆省政府聲明，合同登記程序之日期，依照新疆現行慣例，不得越過五天，新疆省政府證明本管地方官廳於雙方發生爭論之時，定能先行調查雙方所訂之合同或契約，依照中國現行法律，公平履行雙方所訂之契約。

（五）新疆省政府允許蘇聯商務機關及其人民，無論現在或將來，按照中國現行法律，所完納之關稅，及其他稅款，比之中國商民及商號，不能有較高或加重情事，如將來新疆依據現行法律施行營業稅及其他類似營業稅性質之稅捐時，所有在新疆之蘇聯商務機關及其人民，自應與中國商民及其商號，一律完納。

（六）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為重視新疆國民經濟利益起見，所有關於發展新疆應用各種機器，如工業、電氣、農業、交通等項全部購造之各機，將來依照商業合同性質，完全供給之，并以同樣性質之合同，擔任新疆建設上應用之相當技師，及由中國人民內造就專門人員。蘇聯政府并以同樣性質之合同，對於新疆國民經濟上，施行改良農業畜牧各事宜，仍乞予以相當協助。

（七）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為重視新疆國民經濟利益起見，對於新疆商民，將中國內地出產各貨，運入新疆，或將新疆出產各貨，運往中國內地，允准按附單內所列之各貨，通過蘇聯國境，此項附單，將來由新疆

省政府之特派員，會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以發達新蘇間商業爲基礎，在本年十一月十五以前，會同商訂之，該項附單，得按照新疆及蘇聯國民經濟必要之情形，每年商訂改定之。

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將來對於新疆省政府轉運自己必需上之訂購物件，亦非含有買賣性質在內，請求由蘇聯國境通過，無論由中國內地運入新疆，或由新疆運往中國內地，或由與蘇聯訂有商約及將來締結商約之第三國，運入新疆時，以極友好之態度，允予查照辦理。

新疆省政府接准蘇聯政府函稱，如所運通過蘇聯國境之貨，爲現行法律所禁止者，蘇聯政府對於新疆之請求，當然不便查照辦理一節，業已查照備案，所有以上規定各節，純爲發展新蘇間雙方經濟關係，新疆省政府認爲同意，發生效力。特此布達，順頌　公綏。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月一日
於迪化。

附件第一號

逕啓者，新疆省政府爲謀新蘇間商業發達起見，通令新疆稅關，對於新蘇間沿邊出口入口各貨規定劃一稅則，以期雙方商務，共同發展，爲此函達鑒核賜復，並頌台綏，此致。

附件第二號

逕啓者，爲謀蘇聯共和國與新疆省商業方便起見，擬在迪化、喀什、伊犁、塔城、設立蘇聯財政所，辦理蘇聯各商務機關內彼此買賣上，財政上，或與中國商號商民之往來事宜，中國商號商民，如向該財政所有商業委託時，亦兼辦之。

在執行上項事務時，該財政所根據雙方之情願，得抽取相當之手續費，相應函請貴特派員查照，並希新疆省政府對於上述各節，表示贊同，特此布達，順頌台綏，此致。

附件第三號

逕啓者，蘇聯政府爲運輸貨物及人民往來方便起見，希望新疆省政府核准於開放土爾朵特邊卡六個月後，即行封鎖依爾克斯坦卡，以便已經起運由依爾克斯坦入境尙在途中之貨，得以達到目的地爲止。相應函請　貴特派員查照，幷希新疆省政府對於上述各節，表示贊同。特此布達，順頌公綏。

附件第四號

逕啓者，新疆省政府，認爲新蘇間之電報有規定之必要，因此塔城與葦塘（巴克圖）之電綫必須銜接。同時新疆與蘇聯之無綫電亦須規定直接通訊辦法。其實行以上各節之手續及條件，將來由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會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共同商訂之。爲此函請　貴總領事查照，幷希蘇聯政府對於上述各節表示贊同。專此布

達，順頌
公綏。

查前項協定，既不合法，且多爲蘇方片面之利益，茲分析言之：

(1)民國九年省長楊增新時，伊犂先有臨時通商之約，十二年復有新蘇局部通商之議，此次協定，對前約一字未提，殊不可解，且不呈明中央，祕密簽立，尤非正軌。

(2)士爾朵特，係喀什通蘇聯邊卡，道路坦平，可行汽車，較依爾克斯坦，往來便利實多，就商運言，開放士爾朵特，固無不可，就國防言，則以不開爲宜，俄國革命時，楊省長已令飭封閉，只准由依爾克斯坦邊卡通行，原爲邊境易於防守計，此次協定第一款，竟允復開，喪失已經收回之地勢。

(3)原協定第二款，要求蘇俄准新疆商人不經特別許可手續，將新省各貨無限制運入蘇聯，售給其國營機關，而蘇聯徵收關稅稅率未經定明，新商如運貨赴俄，仍可由其加以重稅，限以時期，使我商不敢前往貿易爲止，與以前情形，幷無改進。

(4)原協定第三第四等款，准蘇俄貿易機關及其國民，在喀什、伊犂、塔城、阿山、迪化各區，有自由執行交易之權，於上述各區內，得遣派代理人或委員前往涉車等五處，與該各地商人訂立買賣契約，並許其自由往返，其範圍太廣，權利過大，將來全省商務，必盡爲蘇俄所得，且隨時隨地，可以宣傳共產主義，我將防不勝防，雖有遵守新疆現行法律一語，彼如實不遵守，又有何法以濟其窮。

(5)原協定第五款，蘇聯商務機關應納稅率，不得超過中國商民應納之稅率，查關稅我有自主之權，進出口貨物，按當地經濟情形，我得隨時規定稅率高下，以資調劑，若徵收蘇聯貨稅，與吾商相同，彼以國營之力任意傾銷，我商將逐漸被迫而停業。

(6)第七條關於新疆假蘇聯鐵道往來運輸貨物及新疆省政府必需用品各節，并未磋商運價，蘇聯隨時可以提高運價，使假道無利，而仍可保其壟斷之權。且以國內之地，不自行開發交通，以利運輸，而必假道他國，尤爲可恥。

(7)全協定中，凡我所求於彼者，均爲希望未定之辭，而彼求於我者，則爲允許肯定之語，損己利人，不平孰甚。

(三)新疆對印度阿富汗之商務　新疆接壤之外國，除蘇俄外尙有英領印度及阿富汗，故新疆對印對阿皆有相當之商務。惟新阿間新印間之通路一則沿葱嶺南端，一則翻越崑崙山脈，萬山重疊，羊腸險峻，且冰雪封凍，一年中祇有數月可以通行，因此不便於大量貨物之運輸，比較便於載負者，祇限於高價品而已。印度政府常極力獎勵對新疆之貿易，故新印之貿易額雖不及蘇俄，然比較其對中國內地之貿易尙勝一籌。英商在喀什噶爾一帶之勢力有相當之堅固。據民國十六年，駐疏勒英領館報告，新疆對印對阿之出入口貨價額如左：

新疆對印度之輸出總額　二、八一四、五六五盧布

輸入總額　一、一八六、八四八盧布

新疆對阿富汗之輸出總額　五四七、五四〇盧布

輸入總額　五三〇、五〇〇盧布

由新疆輸出印度之主要商品為黃銅、銅、毛製品、俄金貨、馬、小馬、金、鑄貨、生絲、土布、氈、毯、羊毛、皮革、驢、玉等。由印度輸入新疆之主要商品為歐洲棉布、顏料、天鵝絨、獸皮、印產絲織物、革製品、歐產眞珠、香料、印產紅茶、歐產毛織物等。

由新疆輸出阿富汗之主要商品為土布、羊毛氈、馬、磁器、絨氈、騾馬、生絲等。由阿富汗輸入新疆之主要商品為鴉片、山羊肚皮、馬皮、狐皮、山貓皮、外國杏仁等。

英屬印人在新疆貿易，并無專約，以前援最惠國之例，與俄人同享不納稅之權利。迫新疆與俄訂立商約，英印商人，先不納稅，旋亦就範。惟領事裁判權，英方根據中英條約，始終不允取銷，凡遇中印人民爭訟事件，新疆官吏則依新蘇之約同樣辦理，英領則堅持交涉。從前新疆省政府呈報中央，謂英、蘇在新疆之領事裁判權全已取銷。實則英方尚未承認，往往發生糾紛，處理不易也。又十二年新疆省政府與阿富汗訂立臨時通商條件十款，其內容如何，亦未查得。此為新印、新阿商務之大概情形也。(註三)

(四)新疆商務之危機　綜觀上述，新疆雖與內地、印度、阿富汗等有直接經濟之貿易，然為量極微，遠不及蘇俄經濟力量之偉大，因此新疆商業前途趨於危險之境地，其結果為：

(甲)受蘇俄之壟斷　蘇俄一方面憑藉其地理上之優勢，土西鐵路之便利，國營資本之雄厚，新蘇祕約之優惠，一方面利用我新疆之變亂，東路交通之阻塞，遂實行其傾銷主義，使新省原有之小商倒閉，大商凋衰，臨於破

產，同時以政府之力量設有新疆貿易公司，其輸入輸出，均由蘇俄政府統制之，新疆商民售原料於蘇俄代理商人時，其貨價及匯兌價格均由俄商規定，往往故意將價格降低，從中取利。至於貨價之交付，一小部分為新疆本地之紙幣，其他一部分則強制賣者收受蘇俄之貨物，然此類貨物亦非二三月後，不能現交，所交之貨物，又不必一定為賣者所需要，且蘇俄商品之價格，常有變動，因此新商所受之損害，更屬重大。最近因新疆濫發之紙幣日多，價格日趨低廉，新疆境內除此紙幣外，更無他種貨幣可以代替，故蘇俄商人遂不收受新疆之紙幣，乃採以貨易貨之方法，蘇俄以供給者之地位，與新疆之需求者交易貨物，則蘇俄所得利益之多，與新商所受損失之大，更屬明顯矣。

（乙）與內地斷絕往來　考內地與新疆交易途徑，可分東北二路，北路即由新疆經外蒙大草地至綏遠之路，東路為與哈密、玉門、蘭州而達西安之路，然商運所經，多由北路，自清季左宗棠平亂以後，數十年來交通狀態未起變化，亦未經中斷，唯民國十年至十一年，外蒙變起，沿途設局徵收過境重稅。駱駝隊不堪其苦，遂多改道他往，因此大草地之路不通者為時二載，大草地既難通行，商人於無辦法中，集資另尋內蒙小草地之路，即由新疆經寧夏、阿拉善內蒙小草地以達綏遠，嗣遂往來於此途，成為商運上最要途徑，至二十年新變驟起，往來於新綏與天津間之商貨，兩次被外蒙沒收，二次為新邊土匪搶掠，損失總數在五百萬元以上，因此小草地交通亦為斷絕，新疆與內地之商業乃完全停頓，損失至鉅，屯積貨物輸入輸出兩項，總計達千五百萬元之數，商人遭此意外之損失，金融更難周轉，因之小資本之商號多數倒閉，其有歷史之少數商家，亦僅苟延殘喘而已。

新疆商業既因內地交通斷絕，而受重大之損失，又因蘇俄傾銷政策之侵略而破產，其幸存數家，危險狀態已

達極點，同時蘇俄既壟斷我商務，復操縱我經濟，政府若不亟謀補救，恢復內地商運，抵制蘇俄侵略，則國防重鎮，寶藏富區將非我有矣！

（註一）參看新疆建設計畫大綱之「發展商務計劃。」

（註二）參看新疆與蘇俄之貿易（日人俟厚吉著見國際評論一九三四年七月九月號）

（註三）與註一註二同。

本章主要參考書已分註於各節不贅